國家「十一五」重大文化出版工程項目

域外漢籍珍本文庫

第二輯

西南師範大學出版社

人民出版社

域外漢籍珍本文庫編纂出版委員會

域外漢籍珍本文庫

第二輯

經部

西南師範大學出版社

人民出版社

第四冊目次

儀禮經傳通解　儀禮集傳集注　附儀禮經傳通解續（三）合六十六卷　（宋）朱熹撰　（宋）黄榦　楊復訂補
宋嘉定十年南康道院刊（續）宋嘉定十六年南康道院刊元明遞修本……一

儀禮經傳通解　儀禮集傳集注

附儀禮經傳通解續（三）

儀禮經傳通解續卷第十一

喪服義十一　　喪禮九

補

凡禮之大體體天地法四時則陰陽順人情故謂之禮訾之者是不知禮之所由生也（訾音紫一音子斯反○訾之言體也故謂之禮言刺有法有而生也曰訾曰訾○疏曰此論喪之大禮有四種之制體天地者上禮之大綱之體體於天地之間所生之物書所生之物皆禮以體定之法四時則陰陽順人情若下文所云是也以是觀物不[illegible]故謂之禮故注云禮之言體也若從法不信從之人是不識知禮之所由生也言不知禮之有法則也）夫禮吉凶異道不得相干取之陰陽也（言吉凶言異道[illegible]）喪有四制變而從宜取之四時也有恩有理有節有權取之人情也恩者仁也理者義也節者禮也權者知也仁義禮知人道具矣（取之四時其數也取之人情謂此制也○疏曰喪有四制變而從宜者言門內主恩若於門外則變而行義尊卑有定禮制有恒以節為限或有事故不能備禮則變而行權是皆變而從宜取之情也）其恩厚者其服重故為父斬衰三年以恩制者也（為于偽反○服莫重斬衰也○疏曰父最恩深故特以父而言之其實門內諸親為之著服皆是恩制也）門內之治恩揜義門外之治義斷恩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貴貴尊尊義之大者也故為君亦斬衰三年以義制者也（治直吏反揜於檢反斷丁亂反○資由也貴貴謂為大夫君也尊尊謂為天子諸侯也○疏曰此四制之中義制也門內之治恩揜義者以門內之親恩情既至待行私恩不行公義若公羊傳云有三年之喪君不呼其門是也門外之治義斷恩者門外謂朝廷之間既仕公朝以公義斷絕私恩若曾子問父母之喪既卒哭金革之事無辟是也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者言操持事父之道以

（事於君則敬君之禮與父同貴貴謂大夫之臣事大夫爲君者也大夫始入道境則是貴也此臣盡敬此君故云貴貴也尊尊謂天子諸侯之臣事天子諸侯爲君者也天子諸侯同爲南面則是尊也此臣極敬此君故曰尊尊也雖復大夫與王侯有異而其臣敬不殊故並云義之大者也故爲君亦斬衰三年以義制者也）三日而食三月而沐期而練毀不滅性不以死傷生也喪不過三年苴衰不補墳墓不培祥之日鼓素琴告民有終也以節制者也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國無二君家無二尊以一治之也故父在爲母齊衰期者見無二尊也（期音基苴七余反墳扶云反培步回反徐扶來反齊音咨見賢遍反○食食粥也沐謂將虞祭時也補培繕治也鼓素琴示務樂也三年不爲樂樂必崩○號曰此亦制之中節制也苴麻之衰雖破不補一歲丘陵之後不培益其土大祥之日得鼓素琴此教其民哀有終極也自）

（此以上皆節制之事從此以下更申明節制欲尊歸其一故更明無二尊之理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者言操持事父之道以事於母而恩愛同[illegible]而服乃有異以不敢二尊故也故以天無二日及家無二尊之等明皆歸於一以治理之也沐謂將虞祭時者雜記云非虞祔練祥無沐浴於祥月而鼓素琴於存省此樂縣而作樂在既禫之後）杖者何也爵也三日授子杖五日授大夫杖七日授士杖或曰擔主或曰輔病婦人童子不杖不能病也百官備百物具不言而事行者扶而起言而後事行者杖而起身自執事而後行者面垢而已禿者不髽傴者不袒跛者不踊老病不止酒肉凡此八者以權制者也（擔是[illegible]反又食豔反又餘塹反垢音苟禿吐木反髽側瓜反傴紆主反袒徒旱反跛彼我反○五日七日授杖謂爲君喪也扶而起謂天子諸侯也杖而起謂大夫士也面垢而已謂庶民也髽婦人也男子免而）

（婦人髽或爲免○疏曰此四制之中權制也有不應杖而杖又有應杖而不杖皆是權宜杖之所設本爲扶病而已爵者有德其恩必深其病必重故杖爲爵者而設也或曰擔主喪服傳文鄭注云擔假也尊其爲主假之以杖或曰輔病者亦喪服傳文非主而杖者何輔病也謂庶子以下雖非適子皆杖爲其輔病故也婦人童子所以不杖爲其不能病也婦人謂未成人之婦人童子謂幼少之童子百官備百物具不言而事行者謂王侯也喪具觸事委任百官不假自言而事得行故許子病深雖有杖而之杖亦不能起又須人扶乃起也言而）

（后事行者謂大夫士既無百官百物須已言而後喪事乃行故不許擔病所以杖而起不用扶也身自執事而后行者謂庶人也既無人可使但身自執事不可許病故直杖不得用但使面有塵垢之容而已也子於父母貴賤情同而病不得一故爲權制髽者是婦人之大紒重喪辮麻繞髮禿者無髮故不髽也丈禿不髽男子禿亦不免也袒者露裼傴者可憎故不露也踊是跳躍跛人脚蹇故不跳躍也孝子悲哀非病不食滋味若老及病身已羸瘠又使備禮必致滅性非制所許故酒食養之凡此八者[illegible]以權制者也八者謂應杖不杖不[illegible]而）

（杖一也扶而起二也杖而起三也面垢四也禿者五也傴者六也跛者七也老病者八也）始死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期悲哀三年憂恩之殺也聖人因殺以制節（解佳買反殺色戒反○不怠哭不絕聲也不解不解衣而居不倚息也○不解古買反）此喪之所以三年賢者不得過不肖者不得不及此喪之中庸也王者之所常行也書曰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善之

也（諒闇依注諒讀爲梁闇讀爲鶕音烏南反下同徐又並如字案徐後音是依杜預義鄭謂卒哭之後翦屏柱楣故曰諒闇即廬也孔安國讀爲諒陰諒信也陰默也○諒古作梁楣謂之梁闇讀如鶕鶉之鶕闇謂廬也廬有梁者所謂柱楣也○楣音眉鶉音淳柱知主反）王者莫不行此禮何以獨善之也曰高宗者武丁武丁者殷之賢王也繼世即位而慈良於喪當此之時殷衰而復興禮廢而復起故善之

善之故載之書中而高之故謂之高宗三年之喪君不言書云高宗諒闇三年不言此之謂也然而曰言不文者謂臣下也（衰色追反後扶又反言不文如字徐音問○言不文者謂喪事辨不所當共也孝經說曰言不文者指士民也○辨本又作辯同）禮斬衰之喪唯而不對齊衰之喪對而不言大功之喪言而不議緦小功之喪議而不及樂（唯余癸反徐以水反○此謂與賓客也唯而不對侑者爲之應耳言語先發口也）父母之喪衰冠繩纓菅屨三日而食粥三月而沐期十三月而練冠三年而祥（疏曰三日不怠者謂哭不休息三月不解者謂不解衣而居期悲哀者謂期之間朝夕恒哭三年憂者謂不復朝夕哭但憂慼而已恩之殺也者自初以降是恩漸減殺此聖人因殺以制節者言聖人因其孝子情有減殺制禮又鄭此喪之中庸也者庸常也言三年之喪賢者不得過不肖者不得不

及是喪之中平常行之久也王者之所常行也書曰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善之迺引書者明古來王者皆三年喪故讀曰梁闇讀曰鵪謂廬也謂既虞之後拖柱而柱楣故曰梁闇之中三年不言政[illegible]事之者言是古人載之於書美善之故此三年之喪君不言者是記者引古禮三年之喪君則不言國事書云高宗諒闇三年不言此之謂也者此記者引書高宗所行中節是君不言之事故云此之謂也然而曰言不文者謂臣下也者是記者既稱古禮君不言故又云言不文故記者復解云言不文者謂臣下也禮斬衰之喪唯而不對者謂與賓客言也但稱唯而已不對其所問之事侑者爲之對不勞及也齊衰之喪對而不言者但對其所問之事不餘言也大功之喪言而不議者但言說他事不與人議猶問答也緦小功之喪議而不及樂者得議他事但不能[illegible]及於樂也三年而祥者此章從上以來至此皆明三年之喪制節之事）比終茲三節者仁者可以觀其愛焉知者可以觀其理焉強者可以觀其志焉禮以治之義以正之孝子弟弟貞婦皆可得而察

焉（比必利反下音智○仁有恩者也理義也禁濟知足○疏曰三節者自初受至於一也十三月練二也三年祥三也能於此三節者仁者可以觀其愛知者可以觀其理強者可以觀其志也者記言初遭喪至於喪畢有三者之節也者可以觀其愛焉者孝子居喪[illegible]者仁恩期居喪思慕可以觀其知愛觀孝之不愛親則非仁恩也知者可以觀[illegible]善者孝子有知則居喪合於道理[illegible]合於道理則非知也強者可以觀[illegible]善者孝子堅強其居喪則能守其[illegible]若無志節則非堅強禮以治之者下有禮以治喪之事義以正之者謂[illegible]

以正居喪之禮孝子者謂孝順之子弟弟者謂遜弟之弟貞婦者謂貞節之婦皆可得而察焉者若能依禮合義者仁可觀其愛有理可觀其知有志可觀其強則是孝子弟弟婦也若無此事則非孝子弟弟貞婦也故云可得而察焉之○喪服四制）○再期之喪三年也期之喪二年也九月七月之喪三時也五月之喪二時也三月之喪一時也（期音基○言喪之節應[illegible]時一之氣）故期而祭禮也期而除喪道也

不爲除喪也（此謂練祭也禮正月存親親亡至今而期期則宜然期天道一變哀惻之情益衰衰則宜除不相爲也○疏曰孝子之喪親應感時之氣序改易隨時悽感故一期而爲練祭是孝子存親之心於禮當然也親終二期天道改變哀情益衰而除就其喪天道當然也祭不爲除喪也者言爲此練祭自爲存念其親不爲除喪而設除喪自爲天道減殺不爲存親而事雖同一時不相爲也此除喪謂練時除喪也男子除首絰女子除腰帶與小祥祭同時不相爲也若至大祥祭與除喪亦同日此亦兼言之也○小記）○三

年之喪何也曰稱情而立文因以飾羣別親疏貴賤之節而弗可損益也故曰無易之道也（稱尺證反別彼列反易音亦下同○稱情而立文稱人之情輕重而制其禮也羣謂親之黨也無易猶不易也○疏曰立文立禮之節文也飾謂章表也羣謂五服之親也因此三年之喪差降各表其親黨別親疏貴賤之節而弗可損益也者親謂大功以上疏謂小功以下貴謂天子諸侯絕期卿大夫降期以下賤謂士庶人服族其節分明使不可損益也故曰無易

（之道也者引舊語成文也立有差品其道不可改易）創鉅者其日久痛深者其愈遲三年者稱情而立文所以爲至痛極也斬苴衰杖居倚廬食粥寢苫枕塊所以爲至痛飾也（創初良反鉅音巨愈音庾遲直移反倚於綺反枕之鴆反○飾情之章表也○疏曰距大也夫創小則易差創大則難愈故云創鉅其日久也愈差也賢者喪親傷腎乾肝斬斫之痛其痛既甚故其差亦遲也既痛甚差遲故稱其痛情而立三年之文以衰是至痛之極者也）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哀痛未盡思慕未忘然而服以是斷之者豈不以送死有已復生有節也哉（復生除喪反生者之事也○疏曰言賢人君子於此二十五月之時心之悲哀摧痛猶未能盡憂思悲慕猶未能忘然而外貌要服以是斷割其不斷以二十五月則孝子送死子之情何特得已復吉反常之禮何有限節故聖人裁斷止限二十五月豈不是送死須有已止反復生禮須有限制也哉）凡生天地之閒

者有血氣之屬必有知有知之屬莫不知愛其類今是大鳥獸則失喪其羣匹越月踰時焉則必反巡過其故鄉翔回焉鳴號焉躑躅焉踟躕焉然後乃能去之小者至於燕雀猶有啁噍之頃焉然後乃能去之故有血氣之屬者莫知於人故人於其親也至死不窮（屬音[illegible]反喪[illegible]浪反如字翔均反過音戈又古卧反鄉音香衰蹢直亦反又治革反躅直錄反又治六反踟音馳又音廚躕張留反噍子流反頃苦穎反又如字知音智○疏曰偶也言燕雀之類亦知愛其鳥獸大者不知人含血氣之類人最有知而思深也於其五服之親念之至死無已也○疏曰天地之閒血氣之類皆有所知至於鳥獸小大各能思其種類況在於人乎有窮止也）將由夫患邪淫之人與則彼朝死而夕忘之然而從之則是曾鳥獸之不若也夫焉能相與

羣居而不亂乎（夫音扶下同邪以嗟反與音餘下君子與同曾則能反焉於虔反○言惡人薄於恩死則忘之其相與聚處必失禮也○疏曰此明小人曾鳥獸之不若若不以禮節之安能羣居而不亂）將由夫脩飾之君子與則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若駟之過隙然而遂之則是無窮也（隙去逆反○駟之過隙喻疾也遂之謂不時除也○疏曰此明賢人君子於三年之喪若駟之過隙駟馬駿疾空隙狹小以駿疾而過狹小言急速之甚若不以禮制節之則哀痛何時窮已）故先王焉爲之立中制節壹使足以成文理則釋之矣（爲于僞反中如字又丁仲反○立中制節謂服之年月也釋猶除也去也○去起呂反○疏曰小人君子其意不同故先王爲之立中人之制節以爲年月限節壹謂齊同言君子小人皆齊同使足以成文章義理則釋去其服所以三年乃成文理者以三年閏天道小成又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故服以三年成文章也理也）然則何以至期也（言三年之義如此則何以有降

至於期也期者謂爲人後者父在爲母也○疏曰鄭意以三年之喪何以有降至於期者故云爲人後者爲本生之父母及父在爲母今尋經意至親以期斷是明一期可除之節故禮期而練男子除絰婦人除帶下云加隆故至三年是經意不據爲人後及父在爲母期鄭之此釋恐不盡經意但既祖鄭學今因而釋之）曰至親以期斷（言服之正雖至親皆期而除也○疏曰謂至親本以期斷故雖爲他後及父在爲母但一期也）是何也（問服斷於期之義也）曰天地則已易矣四時則已變矣其在天地之中者莫不更始焉以是象之也（法此變易可以期也○疏曰言期是一年之周而天地之氣換矣前時已畢今時又來是變改矣其在天地之中動植之物無不於前事之終更爲今事之始也聖人以人事法象天地故期年也）然則何以三年也（言法此變易可以期何以乃爲三年）曰加隆焉爾也焉使倍之故再期也（焉如字一於虔反下同倍步罪反○言於父母加隆其恩使倍期也○疏曰此釋因期及三年義故設問何以三年加

隆焉爾者本實應期但子恩加隆重[illegible]三年也焉使倍之故再期也者焉猶[illegible]（由子既加隆於父母故然猶如是倍之言倍一期故至再期也）由九月以下何也曰焉使弗及也（言使其恩不及父母）故三年以爲隆緦小功以爲殺期九月以爲閒上取象於天下取法於地中取則於人人之所以羣居和壹之理盡矣（取象於天地謂法其變易也自三年以至緦皆歲時之數也言取象天地又是以盡人聚居純厚之恩也○疏曰三年以爲隆者謂恩愛隆重緦小功以爲殺者謂情理殺薄期九月以爲閒者是隆殺之閒也上取象於天下取法於地天地之氣三年一閏一期而物終九月以象陽之數又象三時而物成五月以象五行三月者取象天地一時而氣變是皆取法於天地中取則於人者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故服三年人之一歲情意變改故服一期九月五月三月之屬亦逐人情而減殺是中則於人故雖謂和羣聚君和諧寄一義理盡備矣）故三年之喪人道之至文者也夫是之

謂至隆（言三年之喪禮之[illegible]疏曰三年與[illegible]於人理中[illegible]極文理之盛者則期以下非其[illegible]極也至隆者恩之至極隆重也）是百王之所同古今之所壹也未有知其所由來者也（不知其從來[illegible]此三年之喪前世行之久矣○疏曰未有知其所由來者言三年之喪行之自遠未能[illegible]從何代而來）孔子曰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達喪也（達謂自天子至於庶人○疏曰[illegible]繫辭喪期無數尚書云百姓如喪[illegible][illegible]三載此云不知所由來者但上古云[illegible]期無數謂無[illegible]練祥之[illegible]其喪父[illegible]之哀猶三年也故堯崩云如喪考妣三[illegible]則知堯以前[illegible]考妣已三年但不知[illegible]在何時其喪服所起則黃帝[illegible][illegible]之時雖有衣裳仍[illegible]有[illegible]服也但[illegible][illegible]已[illegible]喪服與吉服同皆以白布爲之故鄭[illegible]注云大古冠布齊則緇之若不齊則[illegible]用白布也鄭注[illegible]服其[illegible]衰之異使三代以由[illegible][illegible]以上曰大古吉凶皆[illegible]白布則知二代吉凶異也○三年問）

○滕定公薨世子謂然友曰昔者孟子

嘗與我言於宋於心終不忘今也不幸至於大故吾欲使子問於孟子然後行事（集注曰定公文公父也然友世子之傅也大故大喪也事謂喪禮）然友之鄒問於孟子孟子曰不亦善乎親喪固所自盡也曾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可謂孝矣諸侯之禮吾未之學也雖然吾嘗聞之矣三年之喪齊疏之服飦粥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三代共之（齊音資疏所居反飦諸延反○當時諸侯莫能行古喪禮而文公獨能以此爲問故孟子善之又言父母之喪固人子之心所自盡者蓋悲哀之情痛疾之意非自外至宜乎文公於此有所不能自已也但所引曾子之言本孔子告樊遲者豈曾子嘗誦之以告其門人歟三年之喪者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故父母之喪必以三年也齊衣下縫也不緝曰斬衰緝之曰齊衰疏麤也麤布也飦糜也喪禮三日始食粥既葬乃疏食此古今貴賤通行之禮也）然友反命定爲三年之喪父兄百官皆不欲曰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至於子之身而反之不可且志曰喪祭從先祖曰吾有所受之也（父兄同姓老臣也滕與魯俱文王之後而魯祖周公爲長兄弟宗之故滕謂魯爲宗國也然謂二國不行三年之喪者乃其後世之失非周公之法本然也志記也引志之言而釋其意以爲所以如此者蓋爲上世以來有所傳受雖或不同不可改也然志所言本謂先王之世舊俗所傳禮文小異而可以通行者耳不謂後世失禮之甚者也）謂然友曰吾他日未嘗學問好馳馬試劒今也父兄百官不我足也恐其不能盡於大事子爲我問孟子然友復之鄒問孟子孟子曰然不可以他求者也孔子曰君薨聽於冢宰歠粥面深墨即位而哭百官有司

莫敢不哀先之也上有好者下必有[illegible]焉者矣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尚之風必偃是在世子（好爲皆去聲偃扶又反歠川悅反○不我足謂不以我滿足其意也然者然其不我足之言不可他求者言當責之於己冢宰六卿之長也歠飲也深墨甚墨色也即就也尚加也論語作上古字通也偃伏也孟子言但在世子自盡其哀而已）然友反命世子曰然是誠在我五月居廬未有命

戒百官族人可謂曰知及至葬四方來觀之顏色之戚哭泣之哀弔者大悅（諸侯五月而葬未葬居倚廬於中門之外居喪不言故未有命令教戒也可謂曰知疑有闕誤或曰皆謂世子之知禮也○林氏曰孟子之時喪禮既壞然三年之喪惻隱之心痛疾之意出於人心之所固有者初未嘗忘也惟其溺於流俗之弊是以喪其良心而不自知耳文公見孟子而聞性善堯舜之說則固有以啓發其良心矣是以至此而哀痛之誠心發焉及其父兄百官皆不欲行則亦反躬自責悼其前行之不足以取信而不敢有非其父兄百官之心雖其資質有過人者而學問之力亦不可誣也及其斷然行之而遠近見聞無不悅服則以人心之所同然者自我發之而彼之心悅誠服亦有所不期然而然者人性之善豈不信哉○孟子）

○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期音基下同○集注曰期周年也）君子三年不爲禮禮必壞三年不爲樂樂必崩（恐居喪不習而崩壞也）舊穀既沒新穀既升鑽燧改火期可

已矣（鑽祖官反○沒盡也升登也燧取火之木也改火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夏季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楢之火冬取槐檀之火亦一年而周也已止也言期年則天運一周時物皆變喪至此可止也尹氏曰短喪之說下愚且恥言之宰我親學聖人之門而以是爲問者有所疑於心而不敢強焉爾）子曰食夫稻衣夫錦於女安乎曰安（夫音扶下同衣去聲女音汝下同○禮父母之喪既殯食粥麤衰既葬疏食水飲受以成布期而小祥始食菜果練冠縓緣要絰不除無食稻衣錦之理夫子欲[illegible]

（我反求諸心自得其所以不忍者故問之以此而宰我不察也）女安則爲之夫君子之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故不爲也今女安則爲之（樂上如字下音洛○此夫子之言也旨亦甘也初言女安則爲之絶之之辭又發其不忍之端以警其不察而再言汝安則爲之以深責之）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

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宰我既出夫子懼其眞以爲可安而遂行之故深探其本而斥之言由其不仁故愛親之薄如此也懷抱也又言君子所以不忍於親而喪必三年之故使之聞之或能反求而終得其本心也○范氏曰喪雖止於三年然賢者之情則無窮也特以聖人爲之中制而不敢過故必俯而就之非以三年之喪爲足以報其親也所謂三年而後免於父母之懷特以責宰我之無恩欲其有以跂而及之爾○論語）

○齊宣王欲短喪公孫丑曰爲朞之喪

猶愈於已乎（已猶止也）孟子曰是猶或紾其兄之臂子謂之姑徐徐云爾亦教之孝弟而已矣（紾之忍反○紾戾也教之以孝弟之道則彼當自知兄之不可戾而喪之不可短矣孔子曰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子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所謂教之以孝弟者如此蓋示之以至情之不能已者非強之也）王子有其母死者其傅爲之請數月之喪公孫丑曰若此者何如也（爲去

聲○集注曰陳氏曰王子所生之母死厭於嫡母而不敢終喪其傅爲請於王欲使得行數月之喪也時又適有此事丑問於此者是非何如按儀禮公子爲其母練冠麻衣縓緣既葬除之疑當時此禮已廢或既葬而未忍即除故請之也）曰是欲終之而不可得也雖加一日愈於已謂夫莫之禁而弗爲者也（[illegible]）

原書漫漶不清

（示之至情則不肖者有致企而及之矣○孟子）○喪父三年喪君三年示民不疑也（不疑於君之尊也君無骨肉之親不言其服至尊不明○疏曰君無骨肉之親若不爲重服民則疑君不尊今喪君三年與父同示民不疑[illegible][illegible]之事也○坊記）天子之與后猶父之與母也故爲天王服斬衰服父之義也爲后服資衰服母之義也（疏曰天母者也[illegible]令於諸子者故其服同資[illegible]之齊衰之殺也○[illegible]喪）○君之喪所以取三年何也（問君之喪何取於三年之制）曰君者治辨之主也文理之原也情貌之盡也相率而致隆之不亦可乎（治辨謂能治人使人辨別也文理法理儀節也原本也情貌盡誠也致恭敬也隆太也言人所盡極敬無盡於君者則臣下相率服喪而至於三年不亦可乎）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彼君子者固有爲民父母之說焉父能生之不能養之（養謂哺乳之也）

（養或爲食）母能食之不能教誨之（食音嗣）君者已能食之矣又善教誨之者也（食謂祿廩教誨謂制命也）三年畢矣哉（君者兼父母之恩以三年報之猶未畢也）乳母飲食之者也而三月慈母衣被之者也而九月君曲備之者也三年畢乎哉（曲備謂兼飲食衣被）得之則治失之則亂文之至也（文謂法度也治亂所繫有法度之至也）得之則安失之則危情之至也（情謂忠厚有使人去危就安是忠厚之至也）兩至者俱積焉以三年事之猶未足也直無由進之耳（直但也○荀子）○齊宣王曰禮爲舊君有服何如斯可爲服矣（爲去聲不爲[illegible]詞[illegible]孟注曰儀禮曰以道去君而未絕者服齊衰三月王疑孟子之言太甚故以此禮爲問）曰諫行言聽膏澤下於民有故而去則君使人導之出疆又先於其

所往去三年不反然後收其田里此之謂三有禮焉如此則爲之服矣（導之出疆防剽掠也先於其所往稱道其賢欲其收用之也三年而後收其田祿里居前此猶望其歸也）今也爲臣諫則不行言則不聽膏澤不下於民有故而去則君搏執之又極之於其所往去之日遂收其田里此之謂寇讎寇讎何服之有（極窮也窮之於其所往之

國如晉錮欒盈也○潘興嗣曰孟子告齊王之言猶孔子對定公之意也而其言有迹不若孔子之渾然也蓋聖賢之別如此楊氏曰君臣以義合者也故孟子爲齊王深言報施之道使知爲君者不可不以禮遇其臣耳若君子之自處則豈處其薄乎孟子曰王庶幾改之予日望之君子之言蓋如此○孟子○）

親親尊尊長長男女之有別人道之大者也（言服之所以隆殺○疏曰此論服之降殺之義親親謂父母也尊尊謂祖及曾祖高祖也長長謂兄及旁親也不言卑幼舉尊長則卑幼可知男女

之有別者若爲父斬爲母齊衰姑姊妹在室期出嫁大功爲夫斬爲妻期之屬是男女之有別也人道之大者也言此人間道理最大者○喪服小記○）

親親以三爲五以五爲九上殺下殺旁殺而親畢矣（殺色界反○己上親父下親子三也以父親祖以子親孫五也以祖親高祖以孫親玄孫九也殺謂親益疏者服之則輕○疏曰親親以三爲五者又以父上親祖以子下親孫并者三今加祖及孫故言五也以五爲九者己上祖下孫則是五也又以曾祖故親高祖曾孫故親玄孫上加曾

高二祖下加曾玄兩孫以四龍五故爲九也然己上親父下親子應云以一爲三而云以三爲五者父子一體無可分之義故相親之説不須分矣祖孫非己一體故有可分之義而親名著也又孫祖親曾祖以孫親曾孫應云以五爲七今言九者庚氏云由祖以親曾高二祖由孫以親曾玄二孫服之所同義由於此也上殺者據己上服父祖而減殺故服父三年服祖減殺至期以次減之應曾祖大功高祖小功而俱齊衰三月者喪服注云重其衰麻尊尊也減其日月恩殺也不可以大功小功旁親之服加至尊故皆服齊衰也下殺者謂於子

孫而減殺子服父三年父亦宜報服而父子首足不宜等衰故父服子期也若正適傳重故喪服云不敢降是也父服子期孫卑理不得祖報故爲九月若傳重者亦服期也爲孫既大功則曾孫宜五月但曾孫服曾祖正三月故曾祖報亦一時也而曾祖是正尊自加齊衰服而曾孫正卑故正服緦麻曾孫既緦麻三月玄孫理不容異故服不依次減殺略同三月旁殺者世叔之爲是也父是至尊故以三年若據祖期斷則世叔宜九月而世叔是父一體故加至期也從世叔既疏加所不及據期而殺是以五月族世叔又疏一等故宜緦麻此外無

服也此是發父而旁漸重輕也又祖是父一體故加至期而祖之兄弟非己一體故加亦不及據於期之斷殺使正五月族祖又疏一等故宜緦麻此外無服是發祖而旁漸殺也又曾祖據期本應五月曾祖之兄弟謂族曾祖既疏一等故宜三月也自此以外及高祖之兄弟悉無服矣又至親期斷兄弟至親一體相爲而期同堂兄弟疏於一等故九月從祖兄弟又疏一等故小功族之昆弟又殺一等故宜三月此外無服是發兄弟而旁殺也又父爲子期而兄弟之子但宜九月而今亦期者且已與兄弟一體兄弟之子不宜隔異欲見猶子之義

[illegible]子尋所以至期故檀弓云兄弟之[illegible]猶子也蓋引而進之是也又同堂兄[illegible]之子服從伯叔無加則從伯叔亦正[illegible]月也族兄弟之子又疏故宜緦耳[illegible]發子而旁殺也又孫服祖期祖尊故[illegible]孫大功兄弟之孫服從祖五月故從[illegible]之小功也同堂兄弟之孫既疏爲[illegible]自緦麻其外無服矣曾祖爲曾孫三月爲兄弟曾孫以無尊降之故亦爲三月而親畢矣者結親親之義也始自[illegible]終於族人故云親畢也且五屬之[illegible]者同父則期同祖則大功同曾祖則[illegible]功同高祖則緦麻高祖[illegible]服亦是異也○同上

○傳曰罪多[illegible]刑五喪多而服五上附下附列也（列等[illegible]也○疏曰列等也言罪之與喪其數[illegible]多其服同五其等列相似故云列也[illegible]服）○服術有六一曰親親二曰尊尊三曰名四曰出入五曰長幼六曰從服（[illegible]猶道也親親父母爲首尊尊君[illegible]世母叔母之屬也出入女子[illegible]在室者長幼成人及殤也從服若[illegible]之父母妻爲夫之黨服○疏曰[illegible]服術之制也一曰親親者父母[illegible]柏叔二曰尊尊者君[illegible]）

原書有殘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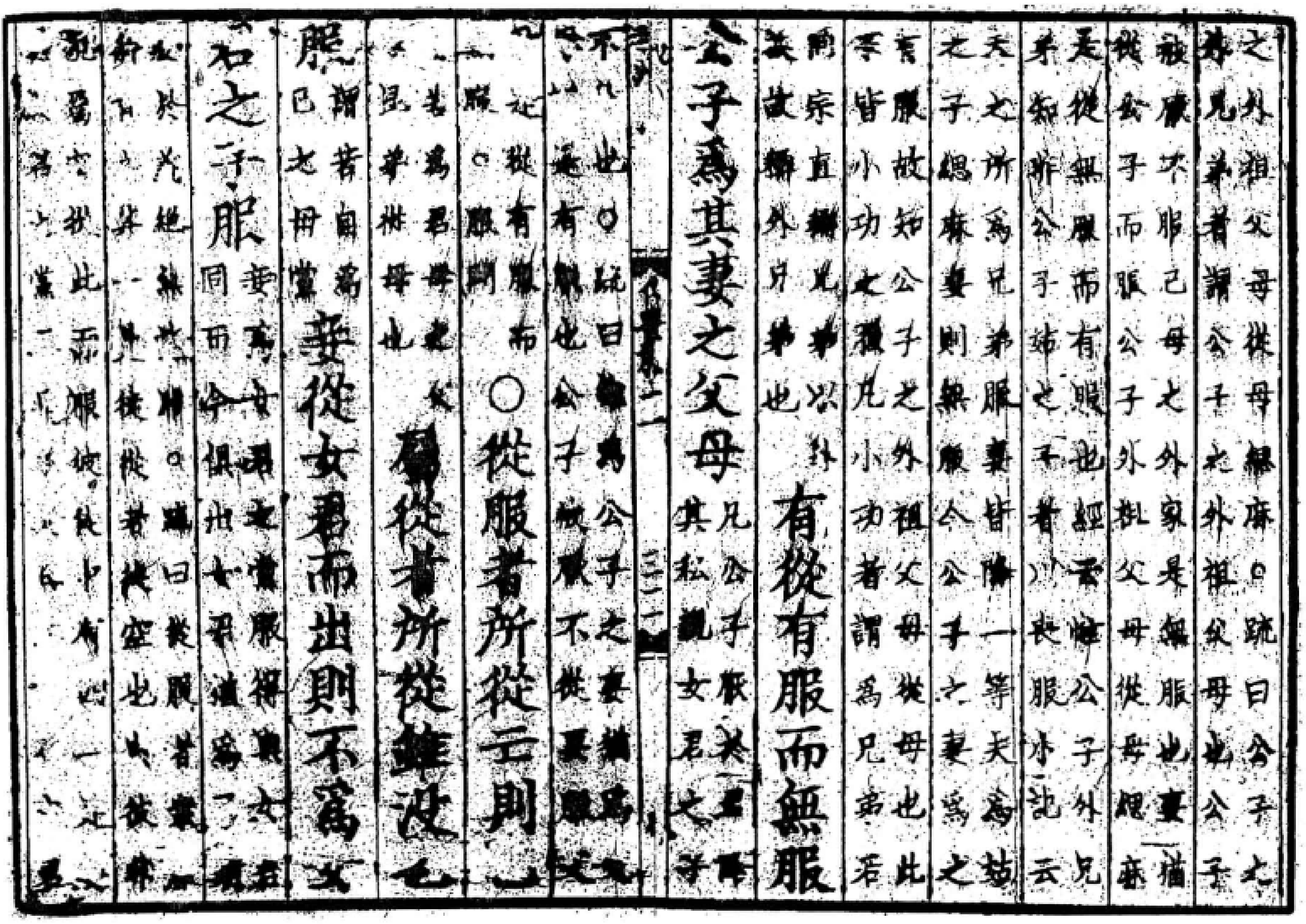
（次以公卿大夫三曰名者若伯叔母及子婦弟婦兄嫂之屬也四曰出入者若女子子在室爲入適人爲出及出繼爲人後者也五曰長幼者長謂成人幼謂諸殤六曰從服者即下從服有六等是也案從服有六略舉夫妻相爲而言之也）從服有六有屬從（子爲母之黨○疏曰屬謂親屬以其親屬爲其支黨鄭舉一條耳妻從夫夫從妻並是也）有徒從（臣爲君之黨○疏曰與彼無親空服彼之支黨鄭亦略舉一條妻爲夫之君妾爲女■之黨庶子爲君母之親子爲母之君母並是也）有從有服而無

服（公子爲其妻之父母○疏曰嫂叔無服亦是也）有從無服而有服（公子之妻爲公子之外兄弟○疏曰娣姒亦是也）有從重而輕（夫爲妻之父母○疏曰舅之子亦是也）有從輕而重（公子之妻爲其皇姑）自仁率親等而上之至於祖名曰輕自義率祖順而下之至于禰名曰重一輕一重其義然也（自猶用也率循也用恩則父母重而祖輕用義則祖重而父母輕恩重者爲之三年義重者爲之齊衰然

如是也○疏曰仁恩也親謂之父母等差也子孫若用恩愛依循於親節級而上至於祖遠者恩愛漸輕故名曰輕也義主斷割用義循祖順而下之至於禰其義漸輕祖則義重故曰重也若義則祖重而父母輕若仁則父母重而祖輕一輕一重義宜也言人情道理宜合如是案喪服條例衰服表恩者高曾之服本應緦麻小功而進以齊衰踰數等之服豈非爲尊重而然也至親以期斷而父母加三年孝不爲恩深故亦然矣○大傳）○有從輕而重

公子之妻爲其皇姑（皇君也諸侯妾子之妻爲其君姑齊

衰與爲小君同舅不厭婦也○疏曰公子謂諸侯之妾子也皇姑即公子之母也諸侯之尊厭妻子使爲母練冠諸侯沒妾子得爲母大功而妾子妻不辨諸侯存沒爲夫之母期也其夫練冠是輕之而妻爲期是重故云有從輕而重也云皇君也者此妾既卑若作云妾則有嫡女君之嫌今加皇字自明非女君而此婦所尊與女君同故云君姑也）有從重而輕爲妻之父母（妻齊衰而夫從緦麻不降一等言非服差）有從無服而有服公子之妻爲公子之外兄弟（謂爲公子



之外祖父母從母緦麻○疏曰公子之外兄弟者謂公子之外祖父母也公子被厭不服己母之外家是無服也妻猶從公子而服公子外祖父母從母緦麻是從無服而有服也經云爲公子外兄弟知非公子姑之子者以其服小記云夫之所爲兄弟服妻皆降一等夫爲姑之子緦麻妻則無服今公子之妻爲之有服故知公子之外祖父母從母也此等皆小功之服凡小功者謂爲兄弟若同宗直稱兄弟以外族故稱外兄弟也**有從有服而無服**

公子爲其妻之父母（凡公子厭於君降其私親女君之子）

不降也○疏曰[illegible]爲公子之妻[illegible][illegible]有服也公子被厭不從妻[illegible][illegible]從有服而[illegible]**○從服者所從亡則已**[illegible]服○疏曰[illegible]爲君母之父[illegible]昆弟從母也**屬從者所從雖沒也服**謂若自爲己之母黨**妾從女君而出則不爲女君之子服**同[illegible]妾爲女君之黨服得與女君同而今俱出女君猶爲子[illegible][illegible]於[illegible]○疏曰從服者[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從者從[illegible]空也[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此而服[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原書漫漶不清

此處缺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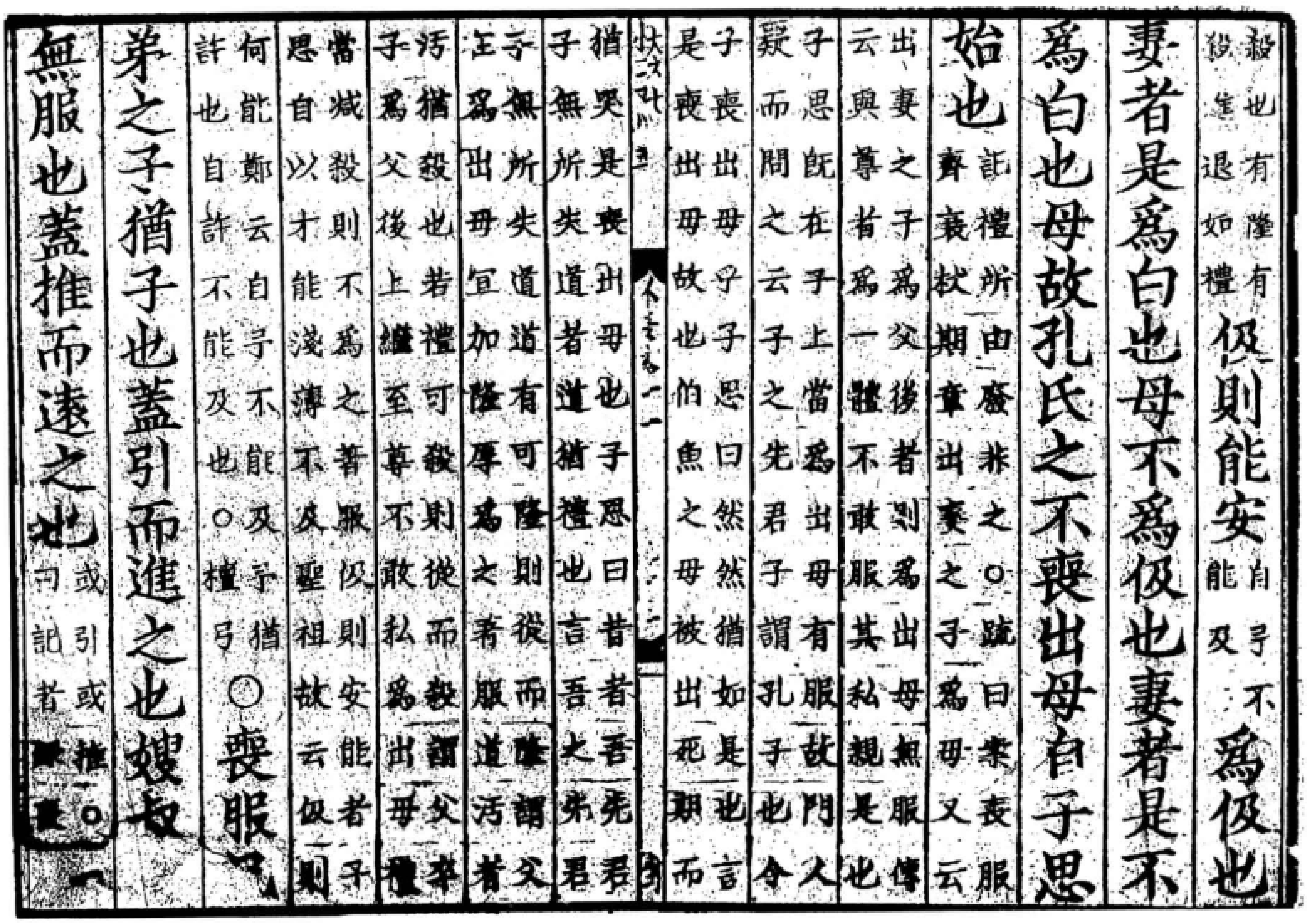
是[illegible]相明也但經記文[illegible]正不知幾世之適得遂益極服馬季長注喪服云此爲五世之適父乃爲之斬也而鄭注此云言不繼祖禰則長子不必五世矣庾氏云用恩則禰重用義則祖重父之與祖各有一重故至己承二重而爲長子斬若不繼祖則不爲長子斬也如庾氏此言則父適二世承重則得爲長子三年也而鄭不明言世數者鄭是馬季長弟子不欲正言相非故依違而言曰不必也然孫承於祖乃爲長子三年而此不言庶孫不得爲長子必云庶子者孫語通遠嫌或多世今欲明此祖非遠故言子以示近既義須繼祖言不繼祖自足又曰與禰者庾氏云若直云不繼祖恐人謂據庶子長子死者之身不繼祖故更言不繼祖與禰欲明死者之父不繼祖與禰非據死者之身鄭注喪服云此言爲父後者然後爲長子三年則是父之適子即得爲長子三年此經云必爲父適祖適乃得爲長子斬者但禮有適子者無適孫雖己是祖正若父猶在則己未成適則不得重長重長必是父沒後者故云爲父後者然後爲長子三年也然己身雖是祖庶而是父適則應立廟立廟則己長子傳重當祭而不爲斬者以是祖庶厭降故不敢服斬且死者其父見在父自彼祭然禮爲後者有

四條皆不爲斬何者有體而不正有正而不體有傳重而非正體有正體而不傳重是也體而不正庶子爲後是也正而不體適孫爲後是也傳重非正體庶孫爲後是也正體不傳重適孫有廢疾不立是也四者皆期悉不得斬也唯正（體又傳重者乃極服耳○小記）

○庶子不得爲長子三年不繼祖也（疏曰庶子不得爲長子三年不繼祖也者案小記云庶子不爲長子斬不繼祖與禰斬則三年與此一也小記云詳故兼不繼祖與禰此文簡略故直云不繼祖也其義具在小記已備釋之○大傳）

○爲父後者爲出母無服無服也者喪者不祭故也（適子正體於上當祭祀也○小記）

○子上之母死而不喪（子上孔子曾孫子思伋之子名白其母出）門人問諸子思曰昔者子之先君子喪出母乎曰然（禮爲出母期父卒爲父後者不服耳）子之不使白也喪之何也子思曰昔者吾先君子無所失道道隆則從而隆道污則從而污（污猶



（殺也有隆有殺進退如禮）伋則能安（自予不能及）爲伋也妻者是爲白也母不爲伋也妻者是不爲白也母故孔氏之不喪出母自子思始也（記禮所由廢非之○疏曰案喪服齊衰杖期章出妻之子爲母又云出妻之子爲父後者則爲出母無服傳云與尊者爲一體不敢服其私親是也子思既在子上當爲出母有服故門人疑而問之云子之先君子謂孔子也今子喪出母乎子思曰然然猶如是也言是喪出母故也伯魚之母被出死期而

（猶哭是喪出母也子思曰昔者吾先君子無所失道道者猶禮也言吾之先君子無所失道道有可隆則從而隆謂父在爲出母宜加隆厚爲之著服道汚者汚猶殺也若禮可殺則從而殺謂父卒子爲父後上繼至尊不敢私爲出母禮當減殺則不爲之著服伋則安能者子思自以才能淺薄不及聖祖故云伋則何能鄭云自予不能及予猶許也自許不能及也○檀弓）◎喪服[illegible]弟之子猶子也蓋引而進之也嫂叔無服也蓋推而遠之也（或引或推○句記者[illegible]）

此處缺葉

（也爲衆大傳）○絕族無移服（移本作施同以豉反○族昆弟之子不相爲服○疏曰此節論[illegible]盡則殺服絕族者謂三從兄弟同高祖者緦麻兄弟[illegible]族兄弟之子及四從兄弟爲族屬既絕故無移服在旁而及曰移言不延移[illegible]及之也）親者屬也（疏曰謂有親者則有服各以其屬而爲之服○同上）○喪紀以服之輕重爲序不奪人親也（紀猶事也）五廟之孫祖廟未毀雖及庶人冠取妻必告死必赴不忘親也刑

于隱者不與國人慮兄弟也弗弔弗爲服哭于異姓之廟爲忝祖遠之也素服居外不聽樂私喪之也骨肉之親無絕也（文王世子）○白虎通義曰弟子爲師服者弟子有君臣父子朋友之道也故生則尊敬而親之死則哀痛之恩深義重故爲之隆服入則絰出則否○哀公問曰

紳委章甫（委曲貌章甫冠名也）有益於仁乎[illegible]作色而對曰君胡然焉衰麻苴杖者[illegible]不存乎樂非耳弗聞服使然也（家語）○[illegible]衰三升齊衰四升五升六升大功七升八升九升小功十升十一升十二升緦麻十五升去其半有事其縷無事其布曰緦此哀之發於衣服者也（詳見喪服制度）○

斬衰何以服苴苴惡貌也所以首其內而見諸外也（苴七餘反見賢遍反○疏曰苴者黎黑色故爲惡貌也○間傳）○絰也者實也（所以表哀戚○檀弓）○或問曰冠者不肉袒何也（冠音官○怪冠表之相爲也）曰冠至尊也不居肉袒之體也故爲之免以代之也（免音問○言身無飾者不敢冠冠爲尊服肉袒則著免免狀如冠廣一寸○疏曰解冠不必袒袒不必冠之意也此冠不居肉袒者[illegible]）

（心既悲哀內袒形褻故不可褻其尊體而冠也若有吉事而內心肅敬則雖袒而著冠故郊特牲云君袒而割牲是也）然則禿者不免傴者不袒跛者不踊非不悲也身有錮疾不可以備禮也故曰喪禮唯哀爲主矣女子哭泣悲哀擊胷傷心男子哭泣悲哀稽顙觸地無容哀之至也（禿吐木反傴於僂反又好姬反跛補禍反又彼我反錮音故稽音啓顙桑朗反○將踊先袒將袒先免此三疾俱不踊不袒不免顙其所以不者各爲一耳擊胷傷心稽顙觸地不踊者若此而可）或問曰免者以何爲也（爲于僞反○疏曰隆成人肉袒之時須著免今非成人肉袒亦有著免故問之）曰不冠者之所服也禮曰童子不緦唯當室緦緦者其免也當室則免而杖矣（不冠者猶未冠也當室謂無父兄而主家者也童子不杖不杖者不免當室則杖亦免免冠之細別以次成人也緦者其免也言免乃實緦服也○疏曰不冠謂童子未冠者）

（著免也童子不緦者喪服經云記者引之故稱禮曰不緦言不爲族人著緦服也唯當室緦者謂童子無父兄當室本敘事乃爲族人著緦服緦者其免也者記者云所以此童子爲族人得著緦者乃其無父兄當室之時即著免也孤兒當室則得免而杖爲族人著緦也不當室則不得免及杖也○問喪）男子冠而婦人笄男子免而婦人髽其義爲男子則免爲婦人則髽（冠古亂反髽側瓜反○別男女也○疏曰此明男子婦人冠笄髽免相對之節其義爲男子則免爲婦人則髽者庾蔚云其義於男子則免婦人則髽獨以別男女而已非別有義也賀瑒云男去冠猶婦人去笄義盡於此無復別義○詳見制變）○或問曰杖者何也曰竹桐一也故爲父苴杖苴杖竹也爲母削杖削杖桐也（言所以杖者義一也　顴所用異耳）或問曰杖者以何爲也曰孝子喪親哭泣無數服勤三年身病體羸以杖扶病也（言得杖乃能起也數或爲時也）則父在

不敢杖矣尊者在故也堂上不杖辟尊者之處也堂上不趨示不遽也此孝子之志也人情之實也禮義之經也非從天降也非從地出也人情而已矣（辟音避處昌慮反遽其慮反○父在不杖辟尊者之處不杖有事不趨皆爲其感動使之憂戚也○疏曰堂上是父之所在辟尊者之處所以爲母堂上故不杖也爲母所以堂上不爲趨者示父以間暇不從遽也若趨則感動父情使父憂戚故不杖不趨莫不悲哀於父也此孝子之志意人情之實事○問喪）○裘之裼也見美也（裼星曆反見賢遍反○君子於事以見美爲敬○疏曰裘之裼也謂裘上加裼衣上雖加他服猶開露裼衣裼衣之美以爲敬也）弔則襲不盡飾也（喪非所以見美也○玉藻）○白虎通義曰玄冠不以弔者不以吉服臨人凶示助哀也○凡見人無免絰雖朝於君無免絰唯公門有稅齊衰傳曰君子

不奪人之喪亦不可奪喪也（免[illegible]吐活[illegible]見人謂行求見人也無免絰絰重[illegible][illegible]猶免也古者說或作稅有免齊衰[illegible][illegible]杖齊衰也於公門有免齊衰則大功者[illegible]免絰也○疏曰凡見人無免絰者[illegible][illegible]有齊衰之喪無免去絰重故也雖[illegible][illegible]君無免絰者以絰重[illegible]往朝君亦[illegible][illegible]稅於絰也唯公門有稅齊衰者謂己有不杖齊衰之喪至公門稅去其衰[illegible][illegible]不去也若杖齊衰及斬衰雖入公門[illegible]衰亦不稅也其大功[illegible]但稅衰又免去絰也傳曰君子不奪人之喪亦不可奪喪也解朝君無免絰之意引舊記以明之言君所以許其不免絰而入朝以君子之人以己恕物不可奪人喪禮使之免絰故許著絰也亦不可奪喪也非但不奪人喪亦不可自奪喪所以己有重喪猶絰以見君申己喪禮也○服問）○男子除乎首婦人除乎帶男子何爲除乎首也婦人何爲除乎帶也男子重首婦人重帶除服者先重者易服者易輕者易服者何爲易輕者也斬衰之喪既虞卒哭遭齊衰之

喪輕者包重自特既練遭大功之喪麻葛重齊衰之喪既虞卒哭遭大功之喪麻葛兼服之斬衰之葛與齊衰之麻同齊衰之葛與大功之麻同大功之葛與小功之麻同小功之葛與緦之麻同麻同則兼服之兼服之服重者則易輕者也（詳見變除練受服及并有喪變服條）○不能三年之喪而緦小功之察放飯流歠而問無齒決此之謂不知務（孟子）

儀禮經傳通解續卷第十一

此處缺葉

（見大夫以下亦爲此三人爲喪主也○服同）○士之子爲大夫則其父母弗能主也使其子主之無子則爲之置後（大夫之子得用大夫之禮而士不得也置猶立也○疏曰士之子身爲大夫若死則父母是士故不可爲大夫喪主云大夫之子得用大夫之禮者則傳云大夫之適子服大夫之服是也若無適子則以庶子當適處若無庶子則以族人之子當適子之處皆得用大夫之禮○雜記）○婦之喪虞卒哭其夫若子主之祔則舅主之（詳見士虞禮）○主妾之喪則自祔至於練祥皆使其子主之其殯祭不於正室（詳見卒哭祔練祥禫記祔條）○大功者主人之喪有三年者則必爲之再祭朋友虞祔而已（謂死者之從父昆弟來爲喪主有三年者謂妻若子幼少大功爲之再祭則小功緦麻爲之練祭可也○疏曰謂死者無近親而從父昆弟爲之主喪故云主人喪也有三年者謂死者有妻若子妻不可爲主而子猶幼少未能爲主故大功者主之爲之練祥再祭朋友虞祔大功不能爲練祥但爲之虞祔而已祭則大功尚爲練祥則虞祔亦爲之可知又曰親重者爲之遠祭親輕者爲之近祭故大功爲之祥及練小功緦麻爲之練朋友但爲之虞祔也○小記）○凡主兄弟之喪雖疏亦虞之（詳見士虞禮）○男主必使同姓婦主必使異姓（謂爲無主後者爲主也異姓同宗之婦也婦人外成○疏曰男主以接男賓女主以接女賓或無適子適婦爲正主以他人攝主若攝男主必使喪家同姓之男若攝婦主必使喪家異姓之女又云異姓同宗之婦謂喪家同宗其婦必與喪家異姓云婦人外成者以其外成適於他族故不得自與己同宗爲主此云異姓者與夫家爲異姓○小記）○其無女主則男主拜女賓于寢門內其無男主則女主拜男賓于阼階下子幼則以衰抱之人爲之拜爲後者不在則有爵者辭無爵者人爲之拜在竟內則俟之在竟外則殯葬可也喪

有無後無無主（詳見喪大記奉尸夷于堂拜賓條）○姑姊妹其夫死而夫黨無兄弟使夫之族人主喪妻之黨雖親弗主（此謂姑姊妹無子寡而死也夫黨無兄弟無緦之親也其主喪不使妻之親而使夫之族人婦人外成主必宜得夫之姓類）夫若無族人則前後家東西家無有則里尹主之（喪無無主諸侯弔於異國之臣則其君爲主里尹主之亦斯義也○䟽曰周禮六鄉之內二十五家爲閭閭置一胥中士也六遂之內二十五家爲里里置一宰下士也然不曰里宰而曰里尹故注引王度記以證之其記云百戶爲里里一尹其祿如庶人在官者則里尹之祿也云諸侯弔於異國之臣則其君爲主者以己臣在國而死他國君來弔則君爲主死者雖有至親不得爲主今此婦人之死里尹主之妻家之親不得爲主亦斯義也）或曰主之而附於夫之黨（妻之黨自主之非也夫之黨其祖姑也○雜記）○大夫不主士之喪（士之喪雖無主不敢攝大夫以爲主○䟽曰謂士死無主後其親屬有爲大夫者尊不得主之○小記）○士不攝大夫士攝大夫唯宗子（上之喪雖無主不敢攝大夫以爲主宗子尊可以攝之○䟽曰士喪無主不敢使大夫兼攝爲主士卑故也若宗子爲士而無主後者可使大夫攝主之宗子尊則可以攝之也○同上）○大夫之喪庶子不受弔（詳見喪大記未小斂受弔條）○宗子爲殤而死庶子弗爲後也（詳見喪服爲人後者條）○養有疾者不喪服遂以主其喪非養者入主人之喪則不易己之喪服（詳見受除改服條）

右主後○曾子問曰喪有二孤廟有二主禮與（恠時有之）孔子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嘗禘郊社尊無二上（䟽云嘗禘郊社之時雖衆神並在猶先尊後卑一一祭之不一時總祭故云尊無二上）未知其爲禮也昔者齊桓公亟舉兵作僞主以行及反藏

諸廟廟有二主自桓公始也（偽猶假也舉兵以遷廟主行無則主命為假主非也）喪之二孤則昔者衛靈公適魯遭季桓子之喪衛君請弔哀公辭不得命公為主客入弔康子立於門右北面公揖讓升自東階西鄉客升自西階弔公拜興哭康子拜稽顙於位有司弗辯也今之二孤自季康子之過也（辨猶正也若康子者君弔其臣之禮也鄰國之君弔君為之主主人拜稽顙非也當哭踊而已公先桓子以魯哀公二年夏卒桓子以三年秋卒是出公也○疏曰桓公名小白作偽主亟數也偽假也言作假主以行而反藏於祖廟故有二主也舉兵為南伐楚北伐山戎西伐白狄故云數舉兵也辨猶正也有司謂當時執事之有司長康子之威不敢辨正故云弗辨子者君弔其臣之禮也○曾子問）

○公儀仲子之喪檀弓免焉（故為非禮以非仲子也禮朋友皆在他邦乃袒免○疏曰喪服記云若他邦則還家而無主者為之免故鄭注云歸有主人乃止明無主猶袒免也若朋友俱在則弔服加麻加麻者素弁上加緦之環絰若一在一否亦然故云皆在他邦乃袒免明不皆在者則否）仲子舍其孫而立其子（此其所立非也公儀蓋魯同姓周禮適子死立適孫為後○疏曰案史記魯相公儀休此云子服伯子故疑魯同姓也春秋有公為公若公儀同稱公故知同姓）檀弓曰何居我未之前聞也（居讀為姬姓之姬齊魯之間語助也前猶故也）趨而就子服伯子於門右曰仲子舍其孫而立其子何也（去賓位就主人兄弟之賓者而問之子服伯子蓋仲孫蔑之玄孫子服景伯蔑魯大夫○疏曰案賓位之法隨主人而變小斂之前主人未忍在主位有事在西階下則賓亦入門西東於西階下故士喪禮

（君使人從主人拜送拜賓即位阼下東面鄭云未忍即主人位也小斂之後尸則出堂簾然後有節主人位則在阼階下西面賓弔者入門東於東階下弔也故士喪禮小斂訖奉尸侇於堂主人奉自西階即位踊襲經于序東鄭云即位踊東方位也則衆主人不接賓發初在東耳檀弓之來當在小斂之前初子西階行識乎而主人未堂後乃趨向門右門伯子爲必如小斂前者以仲子初喪即正適庶之位故也未小斂而著免者故爲非禮也乎亦異常也然則子游之乎

惠子是小斂後故服衰而在門東詳見本文注）伯子曰仲子亦猶行古之道也昔者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微子舍其孫腯而立衍也夫仲子亦猶行古之道也（伯子爲親者隱耳立子非也文王之立武王權也微子適子死立其弟衍殷禮也○疏曰文王在殷之世殷禮自得舍伯邑考而立武王而言權者殷禮若適子死得立弟今伯邑考在而立武王故云）

（肆也）子游問諸孔子孔子曰否立孫（疏周禮○檀弓）（）司寇惠子之喪（惠子衛将軍文子彌牟之弟惠叔蘭也生虎者）子游爲之麻衰牡麻經（惠子廢適立庶爲之重服以譏之麻衰以吉服之布爲衰疏曰朋友應著平服加緦麻帶經今乃著麻衰牡麻經故云重服譏之案詩云麻衣如雪又閒傳云大祥素縞麻衣皆吉服之布[illegible]故知此麻亦吉服之布也案[illegible]服錫衰十五升去其半疑衰十四升入子游麻衰乃吉服十五升緦衰者服而云重服以譏之者據牡麻經爲重乎麻弁經大如緦之經一股而環之今乃用牡麻絞經與齊衰經同故云重也）文子辭曰子辱與彌牟之弟游（謝其有時）又辱爲之服敢辭（止之服也）子游曰禮也文子退反哭（主[illegible]其[illegible]識）子游趨而就諸臣之位（游譏[illegible]大夫文）（家臣位在賓後○疏曰大夫之[illegible]位在門[illegible]北大夫之家臣[illegible]）

（云門東而南近門並皆北嚮北[illegible]賓後也故盧云喪賓後主人后右）

（門東家臣賓後則就南也）文子又辭曰子辱與彌牟之弟游又辱爲之服又辱臨其喪敢辭（止之存臣位）子游曰固以請（再不從命）文子退扶適子南面而立曰子辱與彌牟之弟游又辱爲之服又辱臨其喪虎也敢不復位（覺所譏也）

（虎適子名文子親扶而辭敬子游也南面而立則諸臣位在門內北面明矣）子游趨而就客位（所譏行○同上）○

石駘仲卒（駘仲衛大夫石碏之族）無適子有庶子六人卜所以爲後者（莫適立也）曰沐浴佩玉則兆（言齊絜則得吉兆○疏曰既有庶子六人莫適立也故卜所以爲後者其掌卜之人謂之曰若沐浴佩玉則得吉兆所以須有卜者春秋左氏昭二十六年云年鈞以德德鈞以卜王不立愛公卿無私若公羊隱元年云立適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何休云適夫人無子立右媵右媵無子立左媵左媵無子立嫡姪娣嫡姪娣無子立右媵姪娣右媵姪娣無子立左媵姪娣質家親親先立娣文家尊尊先立姪嫡子有孫而死質家親親先立弟文家尊尊先立孫其雙生也質家據見立先生文家據本意立後生何休作膏肓難左氏云若以其卜隱桓以禍皆由此作乃曰古制固亦該矣鄭箴之云立長以嫡不以賢立長矣立子以貴不以[illegible]矣若長均貴均何以別[illegible]禮有[illegible]立君卜立君是[illegible]）五人者皆沐浴佩玉石祁子曰孰有執親之喪而沐浴佩玉者乎不沐浴佩玉（心正且知禮○疏曰居親之喪必衰絰憔悴安有居親之喪而沐浴佩玉者乎言不可鄭云心正且知禮者不信邪言是心正居喪不沐浴佩玉是知禮也）石祁子兆衛人以龜爲有知也（同上）

原書漫漶不清

○成公十有五年仲嬰齊卒仲孫嬰齊者何（疑仲遂後故問之）公孫嬰齊也（未見於經爲公孫嬰齊今爲大夫死見於經爲仲嬰齊）曷爲謂之仲嬰齊爲兄後也爲兄後則曷爲謂之仲嬰齊（據本公孫）爲人後者爲之子也其稱仲何孫以王父字爲氏也嬰齊孰後後歸父也歸父使于晉未反何以後之叔仲惠伯傅子赤公子遂殺叔仲惠伯弑子赤而立宣公宣公死成公幼臧宣叔者相也君死不哭聚諸大夫而問焉曰昔者叔仲惠伯之事孰爲之皆曰仲氏也於是遣歸父之家然後哭歸父使晉還至檉聞君薨

家遣墠帷哭君成踊反命于介自是走之齊魯人傷歸父之無後也於是使嬰齊後之（弟無後兄之義爲亂昭穆之序）（失父子之親故不言仲孫明不與子爲父孫○春秋公羊傳）

商祝辨乎喪禮故後主人（辨猶別也工也○疏曰商祝謂習商禮而爲祝者但辨曉死喪相之禮故後主人詣在主人之後言此商祝但知禮之末節故在主人後言其位處卑賤也○雜記）○大宗伯大喪則爲上相（詳見喪大記總目）○小宗伯既喪詔相喪祭之禮（詳見喪大記虞祭條）○世婦大喪凡王后有摻事於婦人則詔相（詳見喪大記戒臣民條）○大行人若有大喪則詔相諸侯之禮（詔相左右教告之也○疏曰大喪言若者見有來當之相諸侯爲大小斂其位周旋擗踊進退皆有禮法左右助也擯者助而告教之也）○秋官○象胥凡國之大喪詔相國客之

禮儀而正其位（客謂諸侯使臣來弔者○疏曰大喪王后世子也言則非王喪又象胥本主夷狄之使亦兼掌中國之使○秋官）

○內小臣若有祭祀賓客喪紀則擯詔后之禮事相九擯之禮事正內人之禮事（爲后傳辭有所求爲詔相正者異尊卑也○疏曰三者事至無常故云若若不定之辭也此三者后皆有事九嬪以下從后往也后爲上三事須物則小臣擯贊而傳辭與諸司求物供所爲也后尊云詔詔告而已九嬪稍卑則言相相佐助之言也女御卑直正之而已○天官）

○肆師凡卿大夫之喪相其禮（相其適子○疏曰庶子無事適子則有拜賓送賓之事且卿大夫適子爲天子斬衰故知所相者適子也○春官）

右祝相

○有若之喪悼公弔焉（悼公魯哀公之子）子游擯由左（擯必刃反○擯相侑喪禮者也禮器云時人以爲此儀當如詔辯而皆由右相是善子游正之孝經說曰以身擯侑○疏曰在主人曰擯在客曰介更爲相主人以擯接賓皆謂之擯大宗伯注出接賓曰擯入詔禮曰相少儀云詔辭自右鄭云立者尊右若已傳君之詔辭詔辭爲尊則宜處右若喪事則推賓居右而已自居左當時禮廢言相喪亦如傳君詔辭已自居右子游知禮故推賓居右已居左也云孝經說曰以身擯侑證擯是相侑也論語云君召使擯是也○檀弓）

○泄柳之母死相者由左泄柳死其徒由右相由右相泄柳之徒爲之也（柳良久反相息亮反○亦記失禮所由始也泄柳魯穆公時賢人也相相主人之禮○疏曰相主人之禮相者由左泄柳死其徒黨相禮由右故云記失禮所由始也案孟子云魯穆公時公儀子爲政子柳子思爲臣子柳即此泄柳也○雜記）

○杜橋之母之喪宮中無相以爲沽也（相息亮反沽音古沽猶略也○疏曰此論喪須立相導之事沽麤略也孝子喪親悲迷不復自知禮節將須人相導而杜橋家母死宮中不立相導故時人謂其於禮麤略○）

（同上）○孔子在衛司徒敬子之卒夫子弔焉主人不哀夫子哭不盡聲而退蘧伯玉請曰衛鄙俗不習喪禮煩吾子相焉孔子許之（詳見喪禮）

義

君天下曰天子（疏曰父天母地是上天之子又爲天所命子養下民）崩曰天王崩（史書策辭○疏曰此謂告上者升假而史書載於方冊之辭王者死如從天墜下故曰崩然崩通於壞敗之稱則防墓崩及春秋沙鹿崩是也）復曰天子復矣（始死時呼魄辭也不呼名臣不名君也諸侯呼字疏曰王者不呼名字者一則臣子不名君二則普天率土王者一人而已此呼天子復而王者必知呼已而返也以例而言之則下后死亦呼王后復也）告喪曰天王登假（假音遐○告赴也登上也假已也上已者若仙去云耳○疏曰此謂天王崩而遣使告天下萬國之辭言天子上升已矣若仙去然也）措之廟立之主曰帝

（詳見喪大記）○天子未除喪曰予小子（謙未敢稱一人春秋傳曰以諸侯之踰年即位亦知天子之踰年即位以天子三年然後稱王亦知諸侯於其封內三年稱子）生名之死亦名之（生名之曰小子王死亦曰小子王也晉有小子侯是僭取天子號也○疏曰嗣王既呼爲小子若於喪中而死亦謚爲小子王喪質故不變稱也晉有小子侯哀侯之子也應稱嗣子某不得同天子稱小子是僭取之）諸侯在凶服曰適子孤（適音的○凶服亦謂未除喪○疏曰諸侯謂五等諸侯適子孤者謂擯者告賓之辭雜記云相者告曰孤某須矣但彼文不云適子文不備此直云適子孤不云名亦文不具也稱孤稱名者皆謂父死未葬之前也故雜記曰孤某須矣凡諸侯在喪之稱公羊未葬稱子某者莊三十二年子般卒襄三十一年子野卒皆是君薨未葬稱子某也既葬稱子則文公十八年子惡卒經書子卒是也踰年稱君則僖公十年里克殺其君卓及文公元年公即位是踰年稱君也謂臣子稱君若其君自稱猶曰子故公羊傳文九年諸侯於其封內三年稱子是也）死曰薨（亦史書策辭○疏曰諸侯之薨亦史策辭）

（知也於諸侯則辭當讓退故雜記云赴於諸侯曰某君不祿）復曰某甫復矣（某甫且字）既葬見天子曰類見（代父受國）（類猶象也執皮帛象諸侯之禮見也其禮亡○疏曰類象也言葬後未執玉而執皮帛以象諸侯見故曰類見然春秋之義三年除喪之後乃見而今云既葬者謂天子或巡守至竟故得見也若未葬未正君臣故雖天子巡守亦不見也）言謚曰類（使大夫行象聘問之禮也言謚者序其行及謚所宜其禮亡○疏曰言謚謂將葬就君請謚也雜葬之前使人請之於天子若檀弓云其

子戍請謚於君曰日月有時將葬矣請所以易其名者是言謚於君也而曰類者王肅云請謚於天子必以其實爲謚類於平生之行也何氏云類其德而稱之如經天緯地曰文也鄭云使大夫行象聘問之禮也今案鄭旨謂言時遣大夫行則曰聘今請謚遣大夫不得曰聘而名曰類者類象聘而行禮也）天子死曰崩諸侯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祿庶人曰死（異死名者爲人褻其無知若猶不同然也自上顛壞曰崩薨顛壞之聲卒終也不祿不終其祿死之言澌也精神澌盡也○疏曰

尊卑異號至葬同稱以臣子藏其君父安有貴賤同也）在牀曰尸在棺曰柩（柩音舊○疏曰尸陳也未殯陳列在牀故曰尸白虎通云失氣亡神形體獨陳是也柩究也三日不生斂之在棺死者竟此也白虎通曰柩究也久也然尸柩亦通左氏傳贈死不及尸是呼未葬之柩爲尸）死寇曰兵（異於凡人當饗祿其後○疏曰言人能爲國家捍難禦侮爲寇所殺者謂爲兵器伐之名言其爲寇代之用也故著相撫恤其子異於凡人也故鄭云當饗祿其後）生曰父曰母曰妻死曰考曰

妣曰嬪（嬪婦人有法度之稱也周禮九嬪掌婦學之法教九御婦德婦言婦容婦功○疏曰生時所稱不言祖及夫者以生號別此是死異稱其別於生時耳若通而言之亦通也尚書云大傷厥考心又云聰聽祖考之彝訓倉頡篇云考妣延年又云嬪于虞帝大明云嬪于京周禮九嬪之官並非[illegible]死異稱）壽考曰卒短折曰不祿（○折市設反謂有德行任爲大夫士而不爲者老而死從大夫之稱少而死從士之稱○疏曰此達是有德未經仕而死者之稱也壽考者也短折少也鄭知有德行堪爲大夫士

（一所不忍者若實是大夫士爵文已[illegible]更別云卒與不祿同大夫士之稱故知）（變爲大夫士而不一者也○曲禮）○高曰崩（崩）（壞山）厚曰（[illegible]崩）尊曰崩天子之崩以尊也（[illegible]三年春）（[illegible]穀梁傳）○大凡生於天地之閒皆曰命其萬物死皆曰折人死曰鬼此五代之所不變也（既曰萬物無知死者皆曰折人爲有識故死曰鬼○祭法）○復與書銘自天子達於士其辭一也男

子稱名婦人書姓與伯仲如不知姓則氏（詳見喪大記復條）○君存稱世子（明當世父位爲）君薨稱子某（緣民臣之心不可一日無君故稱子某明繼父）（名者尸柩尚存以臣前臣名也）既葬稱子（不名者無所屈也緣）（緣終始之義一年不二君故稱子也）踰年稱公（不可曠年無君○莊）（三十二年春秋公羊傳）○未沒喪不稱君示民（八）爭也故魯春秋記[illegible]

其君（[illegible]也春[illegible]三[illegible]子至諸侯）（巳年則謂之君矣○跪曰二九年秋月晉侯佹諸卒其年[illegible]）（卑二弒是踰稱君○坊記）○春秋不稱楚越之王喪禮君不稱天大夫不稱君恐[illegible]惑也（楚越之君僭號[illegible]不稱其喪謂不書葬也春秋傳[illegible]大夫[illegible]之喪不[illegible]葬）（辟其僭號也○僭子念反辟音避○坊記）○祭稱孝子孝孫喪稱哀子哀孫（詳見卒哭祔練祥禫記）○有[illegible]母

之喪尚功衰而附兄弟之殤則練冠附於殤稱陽童某甫不名神也（[illegible]見祔[illegible]）○祝稱卜葬虞子孫曰哀夫曰乃兄弟曰某卜葬其兄弟曰伯子某（[illegible]）條○既正尸子坐于東[illegible]卿大夫[illegible]子姓[illegible]東方[illegible]立[illegible]

[illegible]

原書漫漶不清

立于西方外命婦率外宗哭于堂上北面（詳見喪大記）○庶子之正於公族者其公大事則以其喪服之精麤爲序雖於公族之喪亦如之以次主人（正者政也庶子司馬之屬掌國子之倅爲政於公族者大事謂死喪也其爲君雖皆斬衰序之必以本親也主人主喪者次主人者主人恒在上主人雖有父兄猶不得下齒○疏曰大事謂君喪其臣雖皆斬衰其庶子列次之時則以其本服之精麤爲序衰麤者

在前衰精者在後非但公喪如此雖於公侯之內有死喪之事相爲亦麤者居前精者居後故云亦如之以次主人者謂雖有庶長父兄尊於主人仍次於主人之下使主人存上居喪主也○文王世子）○喪紀以服之輕重爲序不奪人親也（紀猶事也○疏曰臣服君皆斬又以本輕者爲下本重者爲上不計爵尊卑爲次序者是不奪人本親之恩故輕重爲序也○同上）○哭泣之位皆如其國之故謹脩其法而審行之（詳見喪禮義）○大夫之

[illegible]服大夫服[illegible]齒（詳見喪服斷章父條）○[illegible]夫人[illegible]爵位（婦人無專制生禮死事以夫爲尊卑）

右名位○葬蔡平公蔡大子朱失位位在卑（不在適子位以長幼齒）大夫送葬者歸見昭子昭子問蔡故以告昭

子昭子歎曰蔡其亡乎若不亡是君也必不終詩曰不解于位民之攸塈今蔡侯始即位而適卑身將從之（疏曰喪大記記國君初死之禮云既正尸子坐于東方卿大夫坐東方謂大子即所謂主人也初死之時即別適庶況其至君適庶矣大子失其位位在卑以長幼爲適蓋處其庶兄之下○昭二十一年春秋左氏傳）○曾子曰小功不

原書漫漶不清

一爲位也者是委巷之禮也（譏之也位謂以親疏叙列哭也委巷猶街里委曲所爲也）子思之哭嫂也爲位（善之也禮嫂叔無服有服者娣姒婦小功倡先也）婦人倡踊（有服者娣姒婦小功倡先也）申祥之哭言思也亦然（疏曰特有哭小功不爲位者故曾子非之云若哭小功不爲位者是委細祖曲街巷之禮章稱之末畧非禮儀正法既言其失乃引將禮之人子思哭嫂爲親疏之位若得子思婦與子思之嫂有小功之服故子思之[illegible]先踊手及乃聞之西[illegible]弟書子思[illegible]此其[illegible]祥哭[illegible]之[illegible]言[illegible]亦如子思也又曰[illegible]位[illegible]實叙列者以其子思哭[illegible]爲[illegible]云[illegible]人倡踊婦人拉在[illegible]爲位也○檀弓）

[illegible]用三[illegible]之[illegible]（[illegible]大事用三歲之什一）喪祭用不足曰暴有餘曰浩（○暴猶耗也浩猶饒也疏曰暴是殘暴物[illegible]云暴猶耗也浩浩是[illegible]云浩浩滔天○王制）

太[illegible]以[illegible]式均節財用三曰喪荒之

式（式謂用財之節荒凶年○疏曰釋二若諸侯諸臣之喪含襚贈奠賻賵之類王家之喪所用大非此所共也○天官）○小宰以灋掌祭祀朝覲會同賓客之戒具喪荒亦如之令百官府共其財用（共音恭禮本供字皆作共可以意求之○法謂共禮法也戒具戒官有事者所當共○同上）○大府山澤之賦以待喪紀（同上）○外府喪紀共其財用之幣齎（齎音咨一音祖係反○疏曰謂王使公卿已下聘問

諸侯之行道所用則曰幣齎○同上）○封人凡喪紀則飾其牛牲牛人喪事共其奠牛囿人喪紀共其生獸死獸之物獸人凡喪紀共其死獸生獸腊人喪紀共其脯腊凡乾肉之事𩵋人喪紀共其魚之鱻薨醢人凡祭祀共薦羞之豆實喪紀亦如之（詳見喪大記陳小斂奠條）○籩人喪事共其薦籩羞籩外

饔凡小喪紀陳其鼎俎而實之（詳見喪大記朔月月半殷奠條）○掌客凡禮賓客札喪殺禮凡賓客死致禮以喪用（詳見聘禮賓有喪條）○六十歲制七十時制八十月制九十日脩唯絞紟衾冒死而後制（絞戶交反紟其[illegible]反冒亡報反○[illegible]紟衾冒一日二日而可爲者○疏曰六十歲制者明[illegible]而預爲送終之具也歲制謂棺也然此謂大夫以下耳人君即位爲椑不待六十也其[illegible]則死後爲之檀弓云旬而布材是也七十時制者謂一時可辦是衣物之難得也年轉老所須辦轉切也十月制者月制謂一月可辦衣物易者也漸老彌切也九十日脩者至九棺衣皆畢但日日脩理之爲近於終也唯絞紟衾冒四物易成故須云乃制也故檀弓云一日二日而可爲也[illegible]君子弗爲也○王制）○喪具君子恥具一日二日而可爲也者君子弗爲也（[illegible]絞紟衾[illegible]○檀弓）○大司徒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八曰殺哀（殺哀[illegible]凶禮○[illegible]）

○鄉師以歲稽其鄉器比共吉凶二[illegible]族共喪器鄉共吉凶禮樂之器（吉服者祭服也凶服者弔服也比長主集爲之喪器者夷槃素俎楬豆輁軸之屬族師主集爲之此三者民所以相共也凶器若族喪器者也此鄉器者鄉使相共則民無廢事上下相補則禮行而教成○疏曰知凶服是弔服者若人衆多是常服主人自共其弔服喪[illegible]服可以相共其庶人弔服無過素冠與深衣而已[illegible]大記士併瓦槃大夫乃用夷槃今庶人賤不得用夷槃引之者以況喪器非[illegible]庶人得用夷槃也云素俎楬豆者[illegible]士喪禮小斂有素俎大斂有楬豆兩[illegible][illegible]此不言[illegible]者文畧也[illegible]士朝廟用輁軸以載柩庶人無輁軸引之者亦以況義知非族內有大夫士得用夷槃輁軸者以其大夫自有祿位不在共限也不吉相祥亦主人自共之也○同上）○閭師凡庶民不樹者無椁不績者無衰（疏曰不樹者無椁者庶人五畝之宅樹以桑麻今宅不毛非直罰以里布死後又無五寸之椁也不績者無衰者衰裳以布爲之其婦人不績其麻者死則不爲之著衰裳以[illegible]之也○

（同上）○司市國凶荒札喪則市無征而作布（疏曰荒謂年穀不熟札謂疫病喪謂死喪恤其之困故市無征也○同上）○泉府凡賒者喪紀無過三月（鄭司農云賒貰也以祭祀喪紀故從官貰買物○疏曰先鄭之意以祭祀喪紀二者事大故賒與民不取利○同上）○鄼長（鄼作管反）以時校登其夫家比其衆寡以治其喪紀祭祀之事（疏曰謂民之喪紀者族共喪器之類○同上）○土均禮俗喪紀

祭祀皆以其地媺惡爲輕重之灋而行之掌其禁令（疏曰皆以地之美惡輕重者地美則重行之地惡則輕行之以其禮許儉不非無故也云掌其禁令者恐有僭偷與奢靡故禁令也○同上）○朝士若邦凶荒札喪則令邦國都家縣鄙慮刑貶（慮謀也貶猶減也謂當謀緩刑凡減國用爲民困也所貶視時爲多少之法○秋官）○小行人若國札喪則令賻補之（謂賻喪家補助其財不足也○同上）○司

○凡財物犯禁者舉之（舉之沒入官）以其財養死政之老與其孤（財所謂關門之委積也死政之老死國事者之父母也孤其子○地官）

右財用○隱公三年秋武氏子來求賻喪事無求求賻非禮也（[illegible]）○文公九年毛伯來求金非禮也不書王命未葬也（左氏傳）○子思

曰有其禮無其財君子弗行也有其禮有其財無其時君子弗行也（[illegible]）○孔子曰斂手足形還葬而無槨稱其財斯之謂禮（同上）○子柳之母死子碩請具（具葬之器用子柳魯叔仲皮之子子碩兄）子柳曰何以哉（言無其財）子碩曰請粥庶弟之母（粥謂嫁之也妾賤取其賈）

子柳曰如之何其粥人之母以葬其母也不可既葬子碩欲以賻布之餘具祭器（古者謂錢爲泉布所以通布貨財）子柳曰不可吾聞之也君子不家於喪（惡因死者以爲利）請班諸兄弟之貧者（以分死者所矜也祿多則與鄉里爲黨○檀弓）○孟獻子之喪（獻子魯大夫仲孫蔑）司徒旅歸四布（旅下士也司徒使下士歸四方之賻布）夫子曰可也（時人皆貪善其能廉○疏曰孟獻子之喪送終既具賻布有餘其家臣司徒敬子稟承主人之意使家下士歸還四方賻主人之泉布也皇氏以爲獻子有餘布歸之於君君令國之司徒歸賻於四方案春秋魯上卿季氏也仲孫蔑之卒季氏無諡曰獻子者皇氏之言非也熊氏以爲獻子家臣爲司徒故左傳叔孫氏之司馬鬷戾是家臣亦有司徒司馬也○同上）

喪事主哀（少儀）○君子以喪過乎哀（易小過）○子曰喪與其易也寧戚（詳見喪禮義）○曾子曰吾聞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集注曰致盡其極也蓋人之眞情所以不能自已者○論語）○子游曰喪致乎哀而止（集注曰致極其哀不尚文飾也○同上）○子路曰吾聞諸夫子喪禮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詳見喪禮義）○子曰臨喪不哀吾何以觀之哉（論語）○始死充充如有窮既殯瞿瞿如有求而弗得既葬皇皇如有望而弗至練而慨然祥而廓然（瞿紀具反○皆憂悼在心之貌也求猶索物○疏曰疏始死孝子匍匐而哭之心形充屈如急行道極然所復去窮急之容也既殯心形稍緩也瞿瞿眼目速瞻之貌瞿瞿如有所失而求覓之不得然也既葬又漸緩栖栖皇皇無所依託如有望彼

（人來而彼人不至也練轉緩但數日月若馳之速也至大祥而寥廓情意不樂而已○檀弓）○縣子曰三年之喪如斬期之喪如剡（縣音玄期音朞剡以漸反○言其痛之惻怛有淺深也○雜記）○居喪不言樂（居喪者乃父母之喪也○曲禮）○聞樂不樂（論語）○孔子曰衰麻苴杖者志不存乎樂非耳弗聞服使然也（家語）○父有服宮中子不與於樂母有服聲聞焉不舉

樂妻有服不舉樂於其側（宮中子與父同宮者也禮由命士以上父子異宮不與於樂謂出行見之不得觀也）大功將至辟琴瑟（亦所以助哀也至來也）小功至不絕樂（雖曰父有服在於宮中則子不與於樂謂出行見之不得觀也雖父有服身有服以下之服也若重服則期後猶有子○姓之冠有嘗不得與於樂○雜記）大司樂諸侯薨令去樂（去起呂反○疏曰去樂藏之也春秋傳曰壬午猶繹萬入去籥萬言入則去者不入藏之可知）大臣死

令弛縣（弛釋之若今休兵鼓之爲）○君於卿大夫比卒哭不舉樂爲士比殯不舉樂（雜記）○節哀順變也（詳見喪禮義）○三日而食三月而沐期而練毀不滅性（同上）

右哀戚○孔子曰少連大連善居喪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期悲哀三年憂東夷之子也（少詩召反解佳賣反期音朞○

言其生於夷狄而知禮也怠惰也解倦也○疏云三日之內禮不怠謂水漿不入口之屬三月不解者謂未葬之前朝奠夕奠及哀至則哭之屬期悲哀者謂練以來常悲哀朝哭夕哭之屬三年憂以服未除憔悴憂戚○雜記）○顏丁善居喪（顏丁魯人）始死皇皇焉如有求而弗得及殯望望焉如有從而弗及既葬慨然如不及其反而息（從隨也慨憤也疏曰始死是[illegible]）

（彷徨女有所求物不得及殯望望焉如有從逐人後行而不及之貌既葬之後中心悲慨然如不復所及既不可及其反而息者上殯後云從而不及似有可及之理既葬慨然如不及謂不復可及所以文異也。檀弓）

○高子皋之執親之喪也（子皋孔子弟子名柴）泣血三年（言泣無聲如血出）未嘗見齒（言笑之微）君子以爲難（言人不能然。疏云人涕泣必因悲聲而出若血出則不由聲也今子皋悲無聲其涕亦出如血之出故云泣血凡人之情哀至則泣血樂至則微笑凡人大笑則露齒本中笑則露齒微笑則不見齒。同上）

○孟獻子禫縣而不樂比御而不入夫子曰獻子加於人一等矣（詳見卒哭祔練祥禫記）

○孔子既祥五日彈琴而不成聲十日而成笙歌（同上）

○衛定公卒夫人姜氏既哭而息見大子之不哀也不內酌飲歎曰是夫也將不唯衛國之敗其必始於未亡人（定姜言獻公行無禮必從已始下言暴妾使余是也）嗚呼天禍衛國也夫吾不獲鱄也使主社稷大夫聞之無不聳懼（成公十四年春秋左氏傳）

○立公子裯（昭公名）穆叔不欲曰是人也居喪而不哀在慼而有嘉容是謂不度不度之人鮮不爲患武子不聽卒立之比及葬三易衰衰衽如故衰於是昭公十九年矣猶有童心君子是以知其不能終也（襄三十一年春秋左氏傳）

○九月葬齊歸公不慼晉士之送葬者歸以語史趙史趙曰　思親祖不歸也（言[illegible]）

（爲祖考所歸祐）叔向曰魯公室其卑矣君有大喪國不廢蒐有三年之喪而無一日之慼國不恤喪不忌君也君無慼容不顧親也國不忌君君不顧親能無卑乎殆其失國（昭十一年春秋左氏傳）○衛石共子卒（石買）悼子不哀（買之子石惡）孔成子曰是謂蹷其本（蹷猶拔也）必不有其宗（襄二十八年石惡出奔傳○襄十九年春秋左氏傳）○孔子之故人曰原壤其母死夫子助之沐椁（沐治也）原壤登木曰久矣予之不託於音也（木椁材也託寄也謂叩木以作音）歌曰貍首之班然執女手之卷然（說人辭也）夫子爲弗聞也者而過之（佯不知）從者曰子未可

以已乎（已猶止也）夫子曰丘聞之親者毋失其爲親也故者毋失其爲故也（壤如丈反貍力知反卷音權從才用反○疏曰此一節論孔子無大故不遺故舊之事原壤登木歌而言曰我遺毋喪以來日月久矣我不得託寄此木以爲音聲久矣乎叩木爲歌曰貍首之班然執女手之卷然在喪而歌非禮之甚夫子爲若不聞也者而過去之從者謂夫子曰彼既無禮子未可休已乎言應可休已不須爲治椁也夫子對從者曰丘聞之與我骨肉有親者雖有非禮毋失其爲親之道故舊者雖有非禮毋失其爲故之道原壤母死登木而歌夫子蓋人與之爲友者論語云故舊無大故則不相遺棄彼注云大故謂惡逆之事雖登木之歌未至於此○檀弓）○六月乙丑王太子壽卒秋八月王穆后崩（太子壽之母也）晉荀躒如周葬穆后籍談爲介既葬除喪以文伯宴樽以魯壺

（北戈狄反○文伯荀躒也魯壺魯所獻壺樽）王曰伯氏諸侯皆有以鎮撫王室晉獨無有何也籍談歸以告叔向叔向曰王其不終乎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天子絕期唯服三年故后雖期通謂之三年）於是乎以喪賓宴又求彝器樂憂甚矣且非禮也三年之喪雖貴遂服禮

也王雖弗遂宴樂以早亦非禮也（昭十有五年春秋左氏傳）○杞孝公卒晉悼夫人喪之（悼夫人晉平公母杞孝公姊妹）平公不徹樂非禮也（襄二十三年春秋左氏傳）○吳公子札自衛如晉宿於戚（戚孫文子之邑）聞鐘聲焉曰夫子獲罪於君以在此懼猶不足而又何樂夫子之在此也

猶燕之巢于幕上君又在殯而可以樂乎遂去之（不止宿）文子聞之終身不聽琴瑟（襄二十九年春秋左氏傳）○知悼子卒未葬（知音智○悼子晉大夫荀盈盈魯昭九年卒○疏曰此一節論君有大臣之喪不得有作樂飲酒之事）平公飲酒（與羣臣燕○平公晉侯彪○彪彼虯反）師曠李調侍（調如字左傳作外嬖嬖叔○侍與君飲也燕禮記曰請旅侍臣）鼓

鐘（樂作也燕禮賓入門奏肆夏旣獻而樂闋獻君亦如之○疏曰鼓猶奏也謂燕奏鐘樂也奏燕禮記云若以樂納賓則賓及庭奏肆夏賓拜酒主人荅拜而樂闋是賓入門奏肆夏旣獻而樂闋燕禮記又云公拜受爵而奏肆夏公卒爵主人升受爵以下而樂闋是獻君亦如之知非工入升歌下管閒歌合樂之後無時奏鐘必以爲賓初入門奏肆夏者以鐘師云以鐘鼓奏九夏故知聞鐘是初奏肆夏也）杜蕢自外來聞鐘聲曰安在（蕢苦怪反）

（○亡之也廿蕢士作屠蒯）曰在寢（燕於寢）杜蕢入寢歷階而升酌曰曠飲斯又酌曰調飲斯又酌堂上北面坐飲之降趨而出（三酌皆罰）平公呼而進之曰（飲於鴆反下飲斯飲之飲曠飲調飲寡人皆同）爾飲曠何也曰子卯不樂（紂以甲子死桀以乙卯亡王者謂之疾日不舉樂爲吉事以自戒懼○疏曰案尚書時甲子昧爽武王朝至于

（南郊是紂甲子死也案昭十八年一月乙卯周毛得殺毛伯過而代之萇弘曰毛得必亡是昆吾稔之日也詩云韋顧既伐昆吾夏桀昆吾既乙卯而亡明桀亦以乙卯被放也）知悼子在堂斯其爲子卯也大矣（言大臣喪重於疾日也雜記曰君於卿大夫比葬不食肉比卒哭不舉樂）曠也大師也不以詔是以飲之也（詔告也大師典奏樂）爾飲調何也曰調也君之褻臣也

爲一飲一食忘君之疾是以飲之也（疏曰調是君之嬖褻之臣臣當規正君過唯欲行燕食貪求一飲一食忘君違禮之疾而不諫是以飲之）爾飲何也曰蕢也宰夫也非刀匕是共又敢與知防是以飲之也（匕必李反共音供與音預防音房又扶放反○防禁放溢○疏曰皇氏云非不也杜蕢言宰夫不以刀匕是共乃又敢與諫爭越官侵職是以飲也）平公曰寡

人亦有過焉酌而飲寡人（[illegible]蕢則[illegible]）杜蕢洗而揚觶（觶之豉反字林音支又云酒器○舉觶於君也禮揚作騰揚舉也騰送也揚近得之○疏曰案燕禮獻君之後行酬之初媵爵者洗象觶升實之序進坐奠于薦南是舉爵於君也揚作騰者謂燕禮大射凡舉爵皆爲騰此云揚觶鄭云揚舉也燕禮云媵故鄭云媵送也揚騰義得兩通但此云杜舉揚訓爲舉故揚近得之○今案燕禮注云媵送也讀或爲揚揚舉也今文媵皆作騰○

者曰如我死則必毋廢斯（後世爲戒）至于今旣畢獻斯揚杜舉（此爵遂因杜蕢爲名畢獻獻賓與君○疏者云我死之後則必毋廢恒當留之爲後世鑒戒至畢獻之後此所揚之觶是一舉表明此爵實杜蕢所舉君與賓者以杜蕢此事舉爵禮之初賓主旣入得杜蕢之可即發唯獻君與賓燕事則春秋與此小異亦所聞不同）

○昭十有五年二月癸酉有事武宮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

祭樂之中聞大夫之喪則去樂禮也（祭樂者君在廟中祭作樂）君在祭樂之中大夫有變以聞可乎（變謂死喪）大國體也（君之卿佐是謂股肱故曰國體）古之重死君命無所不通（死者不可復生重莫）

原書有殘損

（是以君雖在祭樂之中大以聞可也○春秋穀梁傳）○三十有一年公薨于楚宮立敬歸之子子野（胡歸姓之國敬歸襄公妾）季氏秋九月癸巳卒毁也（過哀以致滅性○左氏傳）

晝夜無時旣虞朝一哭夕一哭無時（詳見喪服斬衰傳）○父母使必知其反也（詳見喪禮義）○往而不反齊衰之哭若往哭三曲而偯小功緦麻哀之發於聲音者也（偯於起反說文○三曲一舉聲而三折也也○疏曰斬衰之哭一舉叔氣往而不却反聲也哀小功緦麻其情旣輕哀聲）

曾申問於曾子曰哭父

原書有殘損

毋有常聲乎曰中路嬰兒失其母焉何常聲之有（若小兒亡母啼號安得常聲乎○雜記）○無事不辟廟門（鬼神尚幽闇也廟殯宮）哭皆於其次（無時哭也有事則入即位○疏曰此論在殯無事之時次謂倚廬唯朝夕哭及賓來弔之時則入門內即位耳若晝夜無時之哭則皆於廬次之中也○小記○）童子哭不偯不踊不杖不菲不廬（菲扶味反○未成人者不能備禮也當室則杖○疏云案問喪云童子當室則免而杖矣戴德云童子當室謂十五以上若世子生則杖故曾子問云子衰杖成子禮是也皇氏云童子當室則備此經中五事特云杖者舉重言也○雜記○）祥而外無哭者禫而內無哭者（詳見卒哭祔練祥禫記）○國禁哭則止朝夕之奠即位自因也（禁哭謂大祭祀時不哭備朝夕奠自因自用故事○疏曰有大祭祀禁哭之時則止而不哭孝子於殯宮朝夕而奠之時即阼階下位自因其故事而設奠也○雜記）○祭之日喪者不哭不敢凶服

（疏曰郊祭之旦人之喪者不哭又不敢凶服而出以干王之吉祭也○郊特牲）○孔子惡野哭者（為其變衆周禮銜枚氏禁行歌哭於國中之道者○檀弓）○公七踊大夫五踊婦人居間士三踊婦人皆居間（疏曰此一經明諸侯至士初死在室殯踊節及明貴賤踊數也公諸侯去死日五日而殯則合死日六日也七踊者始死一踊明日襲之時又一踊襲明日朝一踊又明日小斂朝一踊為四也其日晚小斂時又一踊是小斂日再踊就於前三日為五也小斂明日朝又踊為六也至明日大斂之朝不踊當大斂時乃踊凡為七踊也大夫五者大夫三日殯合死日為四日始死一明日襲朝一又明日小斂日再小斂明日大斂凡五也士三者士二日殯合死日數也始死一小斂朝不踊再小斂時一又明日大斂一是凡三也婦人皆居間者謂婦人與丈夫更踊也男子先踊踊畢而婦人踊踊畢賓乃踊婦人居賓主之中間也又云皆居間者言皆於貴賤婦人悉居賓主間也然親始死及動尸舉柩哭踊無數今云七五三者謂為禮有節之踊每踊輒三者三為九而踊為一也○雜記）○士備入而后朝

夕踊（備禮盡也國君之喪嫌主人哭入則踊○䟫曰國君喪羣臣朝夕即位哭踊嗣君孝子雖先入即位哭必待羣臣皆入列位畢後乃俱踊者也士畢最後故舉士入爲畢也所入有前後而相待踊者孝子哀深故前入也踊須相視爲節故俟齊也○檀弓）○孔子曰伯母叔母䟫衰踊不絕地姑姊妹之大功踊絕於地如知此者由文矣哉由文矣哉（由用也言知此踊絕地不絕地之情者能用禮文哉能用禮文哉美之也伯母叔母義也姑姊妹骨

肉也○雜記）○戚斯嘆嘆斯辟辟斯踊品節斯斯之謂禮（詳見喪禮義）○跛者不踊（問喪）

右哭踊○弁人有其母死而孺子泣者孔子曰哀則哀矣而難爲繼也夫禮爲可傳也爲可繼也故哭踊有節（詳見喪禮義）○子蒲卒哭者呼滅（滅蓋子蒲名）子皐曰若是野哉（非之也唯

[illegible]呼名子皐孔子弟子高柴）哭者改之（[illegible]其聞名而反哭則數[illegible]稱[illegible]呼其名而此家哭獨呼滅子[illegible]譏之故云野哉非之乃改也○檀弓）○文伯之喪敬姜據其牀而不哭曰昔者吾有斯子也吾以將爲賢人也（[illegible]有才[illegible]）吾未嘗以就公室（未嘗與[illegible]公室[illegible]其行也季氏[illegible]之宗卿敬姜有[illegible]見之禮）今及其死也朋友諸

臣未有出涕者而內人皆行哭失聲斯子也必多曠於禮矣夫（內人[illegible]妾○[illegible]曰此不哭者謂[illegible]時不哭[illegible]上云[illegible]夜[illegible]是也家語云文伯歜卒其[illegible]皆行哭失[illegible]之曰吾聞好外者士死之好內者女死之今吾子早夭吾惡其以好內聞也孔子聞之曰女智莫若[illegible]氏之婦知禮矣[illegible]同[illegible]婦人而成子之[illegible]一[illegible]相[illegible]

哭文伯之喪晝夜哭孔子曰知[illegible]矣（喪夫不夜哭嫌思情性也○同上）○華周杞[illegible]之妻善哭其夫而變國俗（孟子）保氏掌諫王惡而養國子以道乃[illegible]六儀四曰喪紀之容（鄭司農云喪紀之容涕涕玄謂喪紀之容顛顛○地官）○斬衰貌若苴齊衰貌若枲大功貌若止小功緦麻容貌

也此哀之發於容體者也（苴七餘反齊音咨枲[illegible]里反○有大憂者面必深黑止謂不[illegible]於喜樂之事枲或為似○疏曰苴是[illegible]黑色故為惡○閒傳）○喪容纍纍（纍良追反○羸憊貌也○疏云喪容纍纍者謂容貌羸瘠纍纍然）色容顛顛（字又作顛音田又丁年反○疏曰顏色顛顛者顏色憂思顛顛不舒暢也）視容瞿瞿梅梅（瞿紀具反又紀力反○不審貌也○疏曰視容瞿瞿梅梅者瞿瞿[illegible]遑之貌梅梅猶微微謂微昧也孝子在喪所視不審故瞿瞿梅梅然）言

繭繭（繭[illegible]兵反○聲氣微也○疏曰言容繭繭者猶綿綿聲氣微細繭繭然○玉藻）○君子衰絰則有哀色（表記）○喪事欲其縱縱爾（縱依注音揔急遽趣事貌縱讀如揔領之揔）吉事欲其折折爾（折大兮反○安舒貌詩云好人提提）故喪事雖遽不陵節吉事雖止不怠（陵躐也止立俟事時也怠惰也）故騷騷爾則野（騷素刀反○謂大疾）鼎鼎爾則小人（謂大舒）君子蓋猶猶爾（疾舒之中○疏

曰詩云好人提提者魏風葛屨之詩也魏俗褊薄遣新來婦人縫作衣裳故述而刺之云美好婦人初來之時提提然引之者證安舒之意喪事欲疾吉事欲舒故云喪事雖須促遽亦當有常不得陵越喪禮之節吉事雖有止住之時不得怠惰寬慢故喪事騷騷耳過為急疾則如田野之人急切無禮若吉事鼎鼎爾不自嚴敬則如小人然形體寬慢也若君子之人於喪事之內得疾之中於吉事之內得舒之中蓋行禮之時明閑法則志意猶猶然猶猶是曉達之貌○檀弓）○居喪之禮毀瘠不形視聽不衰（為其

（廢喪事形謂骨見○曲禮）○視不明聽不聰行不正不知哀君子病之（詳見飲食條）○孔子曰身有瘍則浴首有創則沐病則飲酒食肉毀瘠爲病君子弗爲也毀而死君子謂之無子（雜記）○子貢問喪子曰敬爲上哀次之瘠爲下顏色稱其情戚容稱其服（問喪問居父母之喪○同上）○毀不危身（詳見喪禮義）○

毀不滅性（同上）○五十不致毀六十不毀（詳見飲食條）○三月而沐（詳見喪戚條）○凡喪小功以上非虞祔練祥無沐浴（詳見士虞禮）○妻視叔父母姑姊妹視兄弟長中下殤視成人（視猶比也所比者哀容居處也○疏曰此一經明此等之親服雖有異其哀戚輕重各視所止之親妻居廬而杖抑之視叔父母姑姊妹出適故輕進之視兄弟長中下殤服輕從本親視其成人也○雜記）

右容貌

周禮大祝辨九𢷎五曰吉𢷎六曰凶𢷎（𢷎音拜○吉拜拜而後稽顙謂齊衰不杖以下者言吉者此殷之凶拜周以其拜與頓首相近故謂之吉拜云凶拜稽顙而後拜謂三年服者○疏曰云吉拜謂齊衰不杖已下喪拜而云吉者對凶拜爲輕此拜先作頓首後作稽顙稽顙還是頓首但觸地無容則謂之稽顙[illegible]故齊衰不杖已下者以其杖齊衰入凶[illegible]中故雜記云父在爲妻不杖不稽顙[illegible]知父沒爲妻杖而稽顙是以知此吉[illegible]

謂齊衰不杖已下此殷之凶拜者[illegible]弓云拜而後稽顙乎其順也稽[illegible]後拜頎乎其至也三年之喪吾從其[illegible]者鄭注云自期以下如殷可言自[illegible]是齊衰不杖已下用殷之喪拜故云[illegible]殷之凶拜也云周以其拜與頓首[illegible]謂之吉拜云者言相近者非謂其[illegible]是拜體相近以其先作頓首後作稽[illegible]稽顙還似頓首而爲之是其拜體相[illegible]以其約義故言云以疑之云凶拜稽[illegible]而後拜謂三年服者此雜記云三年[illegible]喪即以喪拜非三年喪以其吉拜又[illegible]弓云稽顙後拜順乎其至孔子云三[illegible]之喪吾從其至者若然上吉拜[illegible]

（杖已下則齊衰入此凶拜中鄭不言之者以雜記云父在爲妻不杖不稽顙父卒乃稽顙則是適子爲妻有不得稽顙時故略而不言、）○爲父母長子稽顙（爲于僞反下同長丁丈反稽音啓顙素黨反下同○疏曰爲父母長子稽顙者謂重服先稽顙而後拜者也父母長子並重故也其餘期以下先拜後稽顙也）大夫弔之雖緦必稽顙（尊大夫不敢以輕待之○疏曰前爲父母長子稽顙謂平等來弔亦先稽顙而後拜若爲不杖齊衰以下則先拜賓後稽顙今大夫弔雖是緦麻之親必亦先稽顙而

後拜）婦人爲夫與長子稽顙其餘則否（恩殺於父母○疏曰亦先稽顙而後拜其餘否者謂父母也以其重他族其恩減殺於父母也○喪服小記）○爲妻父母在不杖不稽顙（尊者在不敢盡禮於私喪也○疏曰此謂適子爲妻父母見存不敢爲妻杖又不可爲妻稽顙故云不杖不稽顙案喪服云大夫爲適婦爲喪主父爲己婦之主故父在不敢爲婦杖若父沒母存爲妻雖得杖而不得稽顙不杖屬於父在不稽顙文屬母在故云父母在不杖不稽顙）母在不稽顙

稽顙者其贈也拜（言獨母在於贈拜得稽顙則父在贈拜亦得稽顙○疏曰前明父母俱在故不杖不稽顙此明父沒母在爲妻得有稽顙母在不稽顙者謂母在爲妻子尋常拜賓之法也其稽顙者有他人以物來贈已其恩既重其謝此贈之人時爲拜得稽顙故云其贈也拜於此拜時而得稽顙○雜記）○婦人吉事雖有君賜肅拜爲尸坐則不手拜肅拜爲喪主則不手拜（肅拜拜低頭也手拜手至地也婦人以肅拜爲正凶事乃手拜耳爲尸爲祖姑之尸

也士虞禮曰男男尸女女尸爲喪主不手拜者爲夫與長子當稽顙也其餘亦手拜而已雖或爲唯或曰喪爲主則不手拜肅拜也○疏曰此論婦人拜儀婦人吉禮不手拜但肅拜肅拜如今婦人拜也吉事及君賜悉然也爲尸坐者士虞禮男男尸女女尸謂虞祭婦人爲祖姑作尸也周禮坐尸嫌婦人或異故明之也若平常吉祭則共以男子一人爲尸　主於夫故設同几而已手拜手至地婦人爲尸或荅拜時但肅拜而不手拜也爲喪主則不手拜者婦人若有喪而不爲主則手拜也若爲夫及長子喪主則稽顙不手拜注云手拜手至地者

（頓拜之拜但以手至地則周禮空首鄭注周禮空首拜頭至手此云手至不同者此手拜之法先以手至地而交至手故兩注不同其實一也云婦以肅拜爲正者言肅拜是婦人之常昏禮拜扱地以其新來爲婦盡禮於姑故也左傳穆嬴頓首於宣子之門有求於宣子非禮之正也云凶事乃拜耳者言婦人除爲喪主其餘輕喪則乃有手拜耳鄭知然者以經云爲主則不手拜明不爲喪主則手拜故云凶事乃有手拜耳或曰喪爲主則不拜肅拜也者鄭更引或解之辭云爲主不作手拜但爲肅拜與前爲夫爲）

（子稽顙義相非也。少儀）〇非爲人喪問與賜與（上滅脫未聞其首云何。疏曰注云上滅脫未聞其首云何此語接上之與語助也豈非爲人有喪而問遺人之有喪而且與之與乎故則問則賜故云與賜與）三年之喪以其喪拜非三年之喪以吉拜（謂受問受賜者也稽顙而後拜曰喪拜拜而稽顙曰吉拜。雜記）〇孔子曰拜而后稽顙頹乎其順也稽顙而後拜頎乎其至也三年之喪吾從其至者（詳見喪禮義）

右拜拱〇秦穆公使人弔公子重耳重耳稽顙而不拜穆公曰稽顙而不拜則未爲後也（詳見變禮聞喪條）〇孔子與門人立拱而尚右二三子亦皆尚右（效孔子也）孔子曰二三子之嗜學也（嗜貪）我則有姊之喪故也二

三子皆尚左（從孔子也喪尚右右陰也吉尚左左陽也。疏曰凶事尚右吉事尚左[illegible]少牢者[illegible]皆[illegible]右拜士[illegible]事執左拜者[illegible]不同吾[illegible]拜者從地[illegible]右士[illegible]凶[illegible]左拜者[illegible]士[illegible]于西階西[illegible]注[illegible]吉[illegible]也。考）

斬衰唯而不對齊衰對而不言大功言而不議小功緦麻議而不及樂此哀之

發於言語者也（齊音咨。議謂陳說時事也。疏曰斬衰唯而不對者鄭氏以爲親始死但唯而已不以言對案雜記云三年之喪對而不問爲在喪稍久故對此大功言而不議者大功稍輕得言他事而不議論時事之是非雜記云三年之喪言而不語彼謂言己事故鄭彼注云言言己事也爲人說爲語與此言異也。閒傳）○三年之喪言而不語對而不問（言言己事也爲人說爲語。疏曰三年之喪言而不語者謂大夫士言而後事行者故得言己事不得爲人語說也對而不問者謂有問者得對而不得自問於人此謂與者[illegible]之親皆行事之時若與賓客[illegible][illegible]者言則閒傳云斬衰唯而不對齊衰對而不言是也。雜記）○父母之喪寢苫枕凷非喪事不言既葬與人立君言王事不言國事大夫士言公事不言家事既練君謀國政大夫謀家事（此當禮也。疏曰此一經明居喪常禮既葬與人立者未葬不與人竝立既葬後可與人竝立也猶不與立耳君諸侯也天子也既可而立則諸侯可與言於

子之事而猶不自私言己國事也公君也大夫士葬後亦得言君事而未可言私事也庾氏云案曾子問三年之喪練不羣立不旅行此言既葬而與人立得爲常禮者鄭以下經君既葬王政入於國既卒哭而服王事是權禮故以此經不言國事及不言家事大判爲常禮也且曾子問據無事之時故不羣立不旅行此有事須言故與人立也。喪大記）○言容繭繭（詳見容貌章）○居喪不言樂（非其時也。曲禮）○子張問曰書云高宗三年不言言乃讙有諸（時人君無行三年之喪禮者問有此與怪之也讙喜說也言乃喜說則臣民望其言）仲尼曰胡爲其不然也古者天子崩王世子聽於冢宰三年（冢宰天官卿貳王事者三年之喪使之聽朝。疏曰此一節論世子遭喪冢宰聽政之事言乃讙者尚書無逸云言乃雍雍讙字相近義得兩通故鄭隨而解之。檀弓）○三年之喪君不言書云高宗諒闇三年不言此之謂也然而曰言不文者謂臣下也（孝經）

（疏曰言不文者指士民也○喪服四制）○百官備百物具不言而事行者扶而起言而后事行者杖而起身自執事而后行者面垢而已（疏曰不言而事行者此謂王侯也其具臨事委任百官不假自言而事得行故許子病深有扶病之杖亦不能起故又須人扶乃起也言而后事行者此謂大夫士既無百官百物須己言而後其事乃行故不許甚病所以杖而起不用扶也身自執事謂無人可使但身自執事不可許病故有杖而不得用但使面有塵垢之容而已○同上）

○子夏問於孔子曰居君之母與妻之喪如之何孔子曰居處言語飲食衎爾於喪所則稱其服而已（家語）

右言語

斬衰蕑屨杖而歠粥者志不在於飲食（大戴禮）○歠粥朝一溢米夕一溢米既虞食水飲既練始食菜果飯素食（詳見喪服）

（衰）○斬衰三日不食齊衰二日不食大功三不食小功緦麻再不食士與斂焉則一不食故父母之喪既殯食粥朝一溢米莫一溢米齊衰之喪疏食水飲不食菜果大功之喪不食醯醬小功緦麻不飲醴酒此哀之發於飲食者也父

母之喪既虞卒哭疏食水飲不食菜果期而小祥食菜果又期而大祥有醯醬中月而禫禫而飲醴酒始飲酒者先飲醴酒始食肉者先食乾肉（與音預斂力驗反粥之六溢音逸莫音暮食音嗣醯本亦作醓兮反醴音禮期音基中月如字徐丁反禫大感反○先飲醴酒食乾肉者忍發御厚味○疏曰斬衰三日不食謂三日之內孝經云三日而食者謂之外乃食也齊衰二日不食者皆）

云謂正服齊衰也喪大記云三不食嘗是義服齊衰小功緦麻再不食者喪大記云壹不食再不食則壹不食謂緦麻再不食謂小功也與此不同者蓋所聞異也父母之喪既虞卒哭者此明父母終喪所食之節也又期而大祥有醯醬者謂至大祥之節食醯醬則小祥食菜果之時但用鹽酪也若不能食者亦祥食菜果之時得用醯醬也故喪大記云小祥食菜果以醯醬中月而禫禫而飲醴酒又云食肉者先食乾肉喪大記云祥而食肉者所聞異也注云者以醴酒味薄乾肉又澁所以先食之者以喪服除孝子不忍發初御醇厚之味故

（云醴酒食乾肉也○閒傳）○三日而食（詳見哀戚條）○功衰食菜果飲水漿無鹽酪不能食食鹽酪可也（酪音洛食食上如字下音嗣○功衰齊斬之末也酪酢截○雜記）○周禮膳夫王日一舉（殺牲盛饌曰舉王日一舉以朝食也后與王同庖○疏曰以朔人也者一日食有三時同食一舉）大喪則不舉（疏曰臣子一皆異王大喪粥故大喪不舉也○天官）○君之喪子大夫公子衆士皆三日不食

子夫夫公子食粥納財朝一溢米莫一溢米食之無筭士䟽食水飲食之無筭夫人世婦諸妻皆䟽食水飲食之無筭

納財謂食穀也二十兩曰溢於粟米之法一溢爲米一升二十四分升之一諸妻御妾也同言無筭則是皆一溢米或粥或飯○䟽曰此一節廣明五服之喪君及大夫士食飲之節也財謂穀者謂所食之米也言每日納用之米朝夕唯二溢米也食之無筭者言居喪困病不能頓食隨須則食故云無筭士䟽食水飲

者䟽麤也食飯也士賤病輕故䟽食麤米爲飯亦水爲飲夫人世婦諸妻皆䟽食水飲者婦人質弱恐食粥傷性故言䟽食水飲也注云財謂食穀是穀爲財必言納財者以一日之中或粥或飯雖作之無時不過朝夕二溢之米當須豫納其米故（云納財也）大夫之喪主人室老子姓皆食粥衆士䟽食水飲妻妾䟽食水飲（室老其貴臣也衆士所謂衆臣）士亦如之（如其子食粥妻妾䟽食水飲○䟽曰此經明大夫禮也室老子姓皆食粥者室老謂貴臣子姓謂孫也不云衆）

（子者主人中兼之衆士疏食者謂非室老也案喪服傳云卿大夫室老士貴臣其餘皆衆臣鄭注云士邑宰此不云者邑宰雖貴以其遠於君與衆臣同案檀弓主人主婦歠粥此夫人世婦妻皆疏食者熊氏云檀弓云主婦謂女主故食粥也）既葬主人疏食水飲不食菜果婦人亦如之君大夫士一也練而食菜果祥而食肉（果瓜桃之屬。○疏曰此一節明既葬至練祥君大夫士之食節也主人疏食水飲者熊氏云既葬哀殺可以疏食不復用一溢米也）

食粥於盛不盥食於篹者盥食菜以醯醬始食肉者先食乾肉始飲酒者先飲醴酒（盥古緩反篹本又作匴又作篡悉緩反又蘇管反。○盛謂今時杯杅也篹竹筥也歠者不盥手飯者盥篹或作簨。○疏曰食粥於盛不盥者以其歠粥不用手故不盥食於篹者盥者篹謂竹筥飯盛於篹以手就篹取飯故盥也食菜以醯醬者謂練而食菜果者食之時以醯醬也始食肉者先食乾肉始飲酒者先飲酒醴文承既祥之下謂祥後也）期之喪三不食食疏食

水飲不食菜果三月既葬食肉飲酒期終喪不食肉不飲酒父在爲母爲妻九月之喪食飲猶期之喪也食肉飲酒不與人樂之（期音基爲于僞反與音預下同。食肉飲酒亦謂既葬）（疏曰期之喪三不食者謂大夫士旁期之喪三不食者謂義服也其正服則二日不食也故間傳云齊衰二日不食九月之喪食飲猶期之喪也者謂[illegible]間[illegible]也）五月三月之喪壹不食再不食可也

比葬食肉飲酒不與人樂之叔母世母故主宗子食肉飲酒（比必利反。○義服恩輕也故主謂舊君也言故主者關大夫及君也）不能食粥羹之以菜可也（謂性不能者可食飯菜羹）有疾食肉飲酒可也（[illegible]）五十不成喪（成猶備也所不能備謂不致毀不散送之屬也）七十唯衰麻在身（言其餘居處飲食與吉時同也。○疏曰此一經明五月三月喪食之節壹不食謂緦麻再不食謂小功并言之[illegible]）

（之經齊再不食義服小功壹不食緦以壹不食再不食結之謂閒傳云小功緦麻再不食緦降者也○喪大記）○居喪之禮頭有創則沐身有瘍則浴有疾則飲酒食肉疾止復初不勝喪乃比於不慈不孝（創初良反又初亮反瘍音羊本或作痒勝音升）五十不致毀六十不毀七十唯衰麻在身飲酒食肉處於內（疏曰不勝喪謂疾不食酒肉創瘍不沐浴而滅性者也不留身繼世是不孝也滅性又是違親生時之意故云不孝五十不致毀致極也五十始衰君喪乃許有毀而不得極羸瘦六十不毀許更衰甚都不許毀也魯襄公三十一年經書九月癸巳子野卒傳云毀也身也○曲禮）○喪食雖惡必充飢飢而廢事非禮也飽而忘哀亦非禮也視不明聽不聰行不正不知哀君子病之故有疾飲酒食肉五十不致毀六十不毀七十飲酒食肉皆爲疑死

（喪也殺猶惡也○雜記）○曾子曰喪有疾食肉飲酒必有草木之滋焉（滋音咨○增以香味爲其疾不嗜食）以爲薑桂之謂也（薑居良反○曾子云草木之滋者謂薑桂○檀弓）○既葬若君食之則食之大夫父之友食之則食之矣不辟粱肉若有酒醴則辭（食音嗣下同辟音避粱音良○喪者之前可以食美也變於顏色亦可○疏曰此一經明己有喪既葬賜食之禮葬後情殺可從尊者奪也之謂君食臣也大夫謂大夫食士友謂父同志者也其人並尊若命子則可從之食也不辟粱肉者粱也雖以粱米之飯及肉命食者子若有酒醴則辭者若酒醴飲之則顏色故辭而不飲也○喪大記）服人召之食不往大功以下既葬人食之其黨也食之非其黨弗食（見食則可食也爲食而往則不黨猶親也非親而食則食於人無厭也○說只夫親族不多食則其食有喪其非親而食則無復恨歎然否之道）

○雜○三年之喪如或遺之酒肉則受之必三辭主人衰絰而受之（遺于季反○受之必正服明不苟於飲食○疏曰如或遺之酒肉至主人衰絰而受之者雖受之猶不得食也葬者食乃得食肉猶不得飲酒故喪大記云既葬若君食之則食之大夫父之友食之則食之矣不辟粱肉若有酒醴則辭是也）如君命則不敢辭受而薦之（薦於朝貴君之禮）喪者不遺人人遺之雖酒肉受也從父昆弟以下既卒哭遺人可也（言齊斬之喪重哀不在施惠於人○同上）○視君之母與妻比之兄弟發諸顏色者亦不飲食也（疏曰視比也謂比視君之母與君之妻輕重之宜比於己之兄弟若其酒食不發見於顏色則得飲食之若發見於顏色者亦不得飲食也○同上）○居君之母與妻之喪飲食衎爾（詳見前言語條）

右飲食○曾子謂子思曰伋吾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於口者七日（伋音急漿子良反○言已以疾時禮而不如）子思曰先王之制禮也過之者俯而就之不至焉者跂而及之故君子之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於口者三日杖而后能起（俯音甫跂丘豉反○爲曾子言難繼以禮抑之○疏曰曾子謂子思已居親之喪水漿不入於口七日意疾時人行禮不如已也故子思以正禮抑之云古昔聖王制其禮法使後人依而行之故賢者俯而就之不肖者跂而及之以水漿不入於口三日尚以杖扶病若曾子之言即後人難爲繼也○檀弓）○樂正子春之母死五日而不食曰吾悔之（勉強過禮子春孔子弟子）自吾母而不得吾情吾惡乎用吾情（惡音烏○惡乎猶於何也○疏曰此一節論孝子遭喪哀過之事樂正子春即曾子弟子坐於牀下

（者是也禮三日其五日過二日曰吾悔之者悔其不以實情勉孫而至五日自我毋死而不得用吾之實情而矯詐勉強爲之更於何處用吾之實情乎○同上）○悼公之喪季昭子問於孟敬子曰爲君何食（悼公魯哀公之子昭子康子之曾孫名強敬子武伯之子名捷）敬子曰食粥天下之達禮也吾三臣者之不能居公室也四方莫不聞矣（言鄰國皆

知吾等不能居公室以臣禮事君也三臣仲孫叔孫季孫氏）勉而爲瘠則吾能毋乃使人疑夫不以情居瘠者乎哉我則食食（瘠在益反夫音扶食食上如字下音嗣○傷時不盡忠喪又不盡禮非也孔子曰喪事不敢不勉○同上）

宮正大喪則授廬舍辨其親踈貴賤之位（詳見喪大記）○射人作卿大夫掌事比其廬不敬者苛罰之（苛讀詰問之○踈同作卿大夫掌事者謂王喪宜各有職掌比其廬者謂若宮正所云親者貴者居廬當比其本服親踈及貴賤）○哭皆於其次（小記○詳見哭踊條）○居倚廬寢苫枕塊既虞剪屏柱楣寢有席既練舍外寢（詳見喪服斬衰傳）○童子不廬（詳見哭踊條）○父母之喪居倚廬寢苫枕塊不說絰帶齊衰之喪居堊室芐剪不納大功

之喪寢有席小功緦麻牀可也此哀之發於居處者也父母之喪既虞卒哭柱楣翦屏芐翦不納期而小祥居堊室寢有席又期而大祥居復寢中月而禫禫而牀（倚於綺反寢本亦作寑七審反苫始占反枕之鴆反塊苦對反又苦怪反說吐活反芐户嫁反蒲苹也翦子淺反牀徐士良反柱知矩反一音張陸反楣音眉復音伏期音基中如字徐丁仲反禫大感反○踈同此居處之異也）

（芐翦不納者芐爲蒲苹爲席翦頭爲之不編納其頭而藏於內也斬衰居倚廬齊衰居堊室論其正耳亦有斬衰不居倚廬者則雜記云大夫居廬士居堊室是士服斬衰而居堊室也亦有齊衰之喪不居堊室者喪服小記云父不爲衆子次於外注云自若居寢是也○閒傳）○三年之喪廬堊室之中不與人坐焉在堊室之中非時見乎母也不入門（堊烏各反字亦作亞同見賢遍反注同○在堊室之中以時事見乎母乃後入門則居廬時不入門）疏衰皆居

堊室不廬廬嚴者也（言廬哀戚之處非有其實則不居○疏曰廬堊室之中不與人坐者喪大記云練居堊室不與人居居即坐也與此同。雜記）○父母之喪居倚廬不塗寢苫枕凷非喪事不言君爲廬宮之大夫士襢之（凷苦內反襢章善反○宮謂圍障之也襢袒也謂不障）既葬柱楣塗廬不於顯者君大夫士皆宮之（不於顯者不塗見面○見賢遍反○疏曰既葬柱楣者既葬情殺故柱楣稍舉

以納日光又以泥塗辟風寒不於顯者言塗廬不塗廬外顯處君大夫士皆宮之者以大夫士既正故得皆宮之）凡非適子者自未葬以於隱者爲廬（適丁歷反○不欲人屬目蓋廬於東南角既葬猶然○屬音燭○疏曰凡非適子謂庶子也既非喪主不欲人所屬目故於東南角隱映處爲廬經雖云未葬其實葬竟亦然也○喪大記）○既練居堊室不與人居既祥黝堊（黝於糾反堊烏路反又烏各反注同○黝堊堊室之飾也地謂之黝牆謂之堊○疏曰不與人居者

謂在堊室之中猶不與人居也既祥黝堊者祥大祥也黝黑也平治其地令黑也堊白也新塗堊於牆壁令白稍飾故也）禫而從御吉祭而復寢（復扶又反○從御御婦人也復寢不復宿殯宮也）期居廬終喪不御於內者父在爲母爲妻齊衰期者大功布衰九月者皆三月不御於內（爲母爲妻並于偽反○疏曰此釋禫節禫時從御御婦人於內也吉祭而復寢者謂禫祭之後同月之內值吉祭之節行吉祭訖而後復寢若不當四時

（禫祭則踰月吉祭乃復寢案閒傳既祥復寢不同者彼謂不復宿中門外復於寢宮之寢此吉祭後不復宿殯宮者於平常之寢文雖同義別）婦人不居廬不寢苫喪父母既練而歸期九月者既葬而歸（歸謂歸夫家也○疏曰女子出嫁為祖父母及兄弟為父後者皆期九月謂本是期而降在大功者案喪服女子為父母卒哭折笄首注云卒哭喪之大事畢可以歸於夫家此云既練歸不同者熊氏云喪服注云卒哭可以歸是可以歸之節其實歸時在練後也）公之喪大夫

俟練士卒哭而歸（此公公士大夫有地者也其大夫士歸者謂素在君所食都邑之臣○疏曰公之喪者臣下呼此有地大夫之君為公故云公之喪知此公是公士大夫有地者以其臣大夫待練士待卒哭故知非正君若正君案雜記大夫次於公館以終喪士練而歸彼謂正君與此殊故知此正君云其大夫士歸者謂素在君所食都邑之臣者皇氏云素先也君所食都邑謂公大夫之君采地言公士大夫於朝廷而死此臣先在其君所食之采邑君喪而來服至小祥而各反故云歸也）大夫士父母之喪

既練而歸朔月忌日則歸哭于宗室諸父兄弟之喪既卒哭而歸（歸謂歸其宮也忌日死日也宗室宗子之家謂殯宮也禮命士以上父子異宮○疏曰此明庶子遭喪歸家之節大夫士謂庶子為大夫士也禮命士以上父子異宮故大夫士有父母之喪至小祥各歸其宮也若適子於其在殯宮也為月朔望也忌日死日也宗室適子家殯宮也庶子既練各歸至忌日及朔望則歸殯宮也諸父諸兄弟喪期為輕故至卒哭而各歸賀氏云此經謂適弟則庶兄為之次云至卒哭乃歸

也下云兄不次於弟謂庶弟也）父不次於子兄不次於弟（謂不就其殯宮為次而居○同上）○父不為衆子次於外（於庶子略自若居寢○疏曰衆子庶子外謂中門外次也庶子賤略之故父不為之次自若常居於寢也長子則次於外為其重也○喪服小記）○大夫次於公館以終喪士練而歸士次於公館大夫居廬士居堊室（公館公宮之舍也練而歸之士謂邑宰也練而猶處公館朝廷之士也此大夫三年無歸大夫

（君廬謂未練時也士居堊室亦謂邑宰也朝廷之士亦居廬○疏曰大夫恩深緣重故為君喪居廬終喪乃還家也士練而歸謂邑宰之士也士卑恩輕故至小祥而反其所治邑也士次於公館者此謂朝廷之士練而無邑事故亦留次公館三年也大夫位尊恩重故居廬士位卑恩輕故居堊室案閒傳云斬衰之喪居倚廬既練居堊室此經云大夫居廬明未練時也士未練之前亦當居廬此經云士居堊室亦謂邑宰之士士降於大夫故也若朝廷之士俱承斬衰其未練之前亦居廬也然周禮宮正注云親者貴者居廬疏者賤者居堊室引此雜記云大夫居廬士居堊室則是大夫以上定居廬士以下居堊室此云朝廷之士亦居廬是也若與王無親者又是士則居堊室則此經士居堊室是也故鄭於宮正之注引此士居堊室[illegible]賤者居堊室也若與王親雖疏但是貴者則亦居廬也陳氏[illegible]氏並爲此說然[illegible]氏成說云若天子則大夫居廬士居堊室則雜記言是也若諸侯則朝廷大夫士皆居廬也邑宰之士居堊室宮正之注是也此義得兩通故並存焉○雜記）

○有憂者側席而坐（側猶特也憂不在接人不布他面席）

有喪者專席而坐（降居處也專猶單也○疏曰[illegible]）

○夫晝居於內問其疾可也夜居於外弔之可也（[illegible]）是故君子非有大故不宿於外（[illegible]）非致齊也非疾也不晝夜居於內（[illegible]○疏曰[illegible]之時或[illegible]夜居[illegible]致齊不[illegible]在正寢疾則或[illegible]正寢○[illegible]弓）

居君之母與妻之喪居處衎爾（[illegible]）

右居處

居喪之禮升降不由阼階出入不當[illegible]

隧（常若親存隧道也○曲禮）○齊衰不以邊坐大功不以服勤（爲褻裘服邊偏倚也○疏曰邊坐則大功可也大功不勤則齊衰固不可而小功可也○檀弓）○居喪未葬讀喪禮既葬讀祭禮喪復常讀樂章（爲禮各於其時○疏曰居喪者居父母之喪也喪禮謂朝夕奠下室朔望奠殯宮及葬等禮也此禮皆未葬以前既葬讀祭禮者祭禮虞卒哭祔小祥大祥之禮也復常謂大祥除服之後也樂章謂樂書之篇章謂詩也禫而後吉祭故知禫後宜讀之此上三節事須預習故皆許讀之○曲禮）○大功廢業或曰大功誦可也（許其口習故也○疏曰業謂所學習業學業則身有外營思慮他事恐其忘哀故廢業也誦則在身所爲其事稍靜不慮忘哀故許其口習言或曰者以其事疑故稱或曰然錄記之人必當明禮應事無疑使後世作法今撿禮記多有不定之辭仲尼門徒親承聖旨子游裼裘而弔曾子襲裘而弔又小斂之奠或云東方或云西方同母異父昆弟曾人或云爲之齊衰或云大功其作記之人多云蓋多云或曰皆無精的並以疑辭皆以時經幽厲之亂

衰[illegible]齊晉之強國異家殊樂崩禮[illegible][illegible]者傳典法訛外作記之人隨後[illegible]善惡兼載得失備書記人所以不守此[illegible]失禮者亦兼有或人之言也○檀弓）○男女非祭非喪不相授器（祭嚴喪遽不嫌也○疏曰以經云非祭非喪不相授器則是祭與喪時得相授器祭是嚴敬之處喪是促遽之所於此之時不嫌男女有嫌邪之意）其相授則女受以篚其無則皆坐奠之而后取之（篚非鬼反○奠停地也○內則）○疏衰之喪既葬人請見之則見不請見人小功請見人可也大功不以執摯唯父母之喪不辟涕泣而見人（言重喪不行求見人[illegible]人來求見己亦可以見之矣不辟涕泣言至哀無飾也○疏曰小功輕可請見於人[illegible]小功可則大功不可也此小功文[illegible][illegible]既葬之下則此小功亦謂既葬[illegible]見人者請與人尋常相見不[illegible]之事故云父母之喪不辟涕泣而見人[illegible]尋常相見也而皇氏以爲見人謂[illegible]相見若然父母之喪豈謂執摯見人乎皇氏則非也○雜記）○既[illegible]

君謀國政大夫士謀家事（緣後漸輕故得因謀國家事也○喪大記）○君既葬王政入於國既卒哭而服王事大夫士既葬公政入於家既卒哭弁絰帶金革之事無辟也（辟音避下同）

（注猶辟同○此權禮也弁絰帶者變喪服而弔服輕可以即事也○疏曰若值國家有事孝子不得遂常禮故從權事此云既葬謂葬竟未卒哭也王政入於國者謂王政令之事入於己國也既卒哭而服王事者謂身出爲王服金革之事也大夫士既葬公政入於家者亦[illegible]事也謂國之政令入大夫家也既卒哭弁絰帶金革之事無辟也者此據服[illegible]事也弁絰帶者弔服也言卒哭則有變服今有事不得服已變服而服弔服以從金革之事無所辟也變服重弔服輕故從或便也此與君互也此言服弁絰則國君亦弁絰國君言服王事此亦服國事也但君尊不言奪服耳然此云弁絰帶弁絰謂弔服帶謂喪服要絰明雖弔服而有要絰異凡弔也○[illegible]此權[illegible]也者曾子問云金革之事無辟[illegible]者[illegible]公伯禽有爲爲之也是權禮也○同上）

○庶人喪不貳事（貳之言二也庶人終事無二事不使從政也喪大記曰大夫士既葬公政入於家既卒哭弁絰帶金革之事無辟○疏曰貳之言二也者上貳是副貳之貳下二是二三之二與不貳事者謂不爲兩事故讀從二三之二也引喪大記以下者證大夫士在喪有二事也○王制）

○父之喪三年不從政齊衰大功之喪三月不從政（同上）○三年之喪祥而從政期之喪卒哭而從政九月之喪既葬而從政小功緦之喪既殯而從政（以王制言之此謂庶人[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從爲政者教令謂給繇役○疏曰王制云父母之喪三年不從政與此大功三月不從政此云期之喪卒哭而從政九月之喪既葬而從政與王制不同者此庶人依士禮卒哭與既葬同三月故王制省文揔云三月也若大夫士三年之喪期不[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也卒哭金革之事無辟是權禮也○雜記）有動作

○僖公九年公會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丘宋

其稱子何也未葬之辭也禮柩在堂上孤無外事今背殯而出會以宋子爲無哀矣（春秋穀梁傳）○文公十有六年秋八月辛未夫人姜氏薨（僖公夫人）毀泉臺喪不貳事貳[illegible]也（喪事主哀而無二之[illegible]是以喪事無[illegible]）[illegible]曰金革之事無辟也者[illegible]曰吾聞諸老聃曰昔者[illegible]有爲爲之也（詳見禮[illegible]）○子[illegible]敗秦師于殽（詳見變除）○古者[illegible]喪則君三年不呼其門已練[illegible]弁冕服金革之事君使之非也[illegible]行之禮也閔子要絰而服事既而曰若此乎古之道不即人心退而

致仕孔子蓋善之也（詳見禮記）

儀禮經傳通解續卷第十二

原書漫漶不清

[illegible]

喪禮

之禮始聞親喪以哭答使者[illegible]（親父母也以哭答使者驚怛之哀無辭也問）

[illegible]故又哭盡哀（親喪所由也雖非父母喪而哭其禮亦然也）遂行日行

不以夜行（雖有哀戚猶辟害也之分別於昏明哭則[illegible]）

（不位）唯父母之喪見星而行見星[illegible]（晨冒昏猶益促也言唯著異也○日行百里不以夜行唯父母之喪[illegible]而行別云唯父母知以前兼五服也）若未得行則

[illegible]后行（謂以君命有爲者也成[illegible]行則行○疏曰此謂[illegible]事未了不可以己[illegible]成服以俟君命則[illegible]已）

至竟哭盡哀而止（感時）

（[illegible]而誓衆使次介假[illegible]去時親在今返）

原書漫漶不清

[illegible]其國竟哭（[illegible]也）（哭[illegible]送行○疏曰下云齊衰望大功望門而哭則知[illegible]衰望[illegible]）

（[illegible]矣雖云斬衰母之齊衰亦然）至於家入門左升自

階殯東西面坐哭盡哀括髮袒（括袒）

（飾也未成服者素委貌深衣已成[illegible]自喪服矣○疏曰曲禮云爲人升降不由阼階今父母新死未忍子不忍當阼階故升自西也若奔[illegible]始喪則笄纚至明日小斂畢[illegible]未成服者素委貌深衣者[illegible]）

（[illegible]云壻親迎女在塗遭喪女改服爲總女子之縞總似男子之素知布深素冠）降堂東即位西鄉哭成踊（[illegible]在下○疏曰士喪禮小斂訖降[illegible]即位故知殯畢位在下小斂之[illegible]之前雖降在堂下但更升堂至[illegible]後則長在阼階之下故云既殯）

襲絰于序東絞帶反位拜賓成踊

（[illegible]衣已不於又哭乃絰者發喪已[illegible]於是可也其未小斂而至與在[illegible][illegible]不散帶者[illegible]尸柩凡拜賓者[illegible][illegible]踊○疏曰云不於）

（乃經者素士喪禮小斂訖奉尸俟于阼階踊乃經於序東在家小斂當奔禮又哭既小斂著經則合又哭乃經云不冷又哭乃經者於喪已踰日節是可也云未小斂而至與在家同耳者謂威儀節度與在家同其帶經等自爾其奔喪日數也云不散帶者不見尸著以士喪禮云既小斂帶經散麻三尺不絞垂今奔喪初至則絞帶與在家異云不散麻者不見尸柩也如此絞麻於象華帶之絞帶而必以為經之散垂而絞之者要帶為重象華帶之絞帶此說當舉重者絞經之垂者）送賓反位有賓後至者則拜之成踊送賓皆如初衆主人兄弟皆出門出門哭止闔門相者告就次（次倚廬也）於又哭括髮袒成踊於三哭猶括髮袒成踊（又哭至明日朝也三哭又其明日朝也皆升堂括髮袒如始至必入哭二哭者象小斂大斂者也雜記曰士三踊其夕哭從朝夕哭不括髮不袒不踊不以為數○疏曰此踊叅交之義又哭則免此下文又哭括……說知）三日成服拜賓送賓皆如初

（三哭于明日也既殯成括於序東○奔括）〇奔喪者非主人則主人為之拜賓送賓奔喪者自齊衰以下入門左中庭北面哭盡哀免麻于序東即位袒與主人哭成踊（六升堂哭者非父母之喪然於主人也麻亦帶也於此言麻者明所奔喪雖有輕不至喪所無改服也凡袒者於位襲序東袒襲不相因位此麻乃袒變於父母也○疏曰前云奔喪升自西階云中庭北面故云非父母之喪統屬主人以主人待奔之人但在東階之下不升堂故奔喪者在庭中北面繼統於堂又也主人唯饋奠有事之時升堂若尋常無事恒在堂下也）於又哭三哭皆免袒有賓則主人拜賓送賓（又哭三哭亦入門左中庭北面如始至時也）丈夫婦人之待之也皆如朝夕哭位無變也（待奔喪者無變嫌賓之也於賓客以哀變為敬此骨肉哀有哀矣於此乃言待之明奔喪者至哭猶不以序入也○疏曰若于常五入哭則與主人為次重者前輕者後）

原書漫漶不清

（今奔喪者急哀以獨入哭不俟主人[illegible]之[illegible]亦拜唯初至如此至主人又哭[illegible]日[illegible]故於三哭之下明[illegible]拜之無[illegible]悉如初至三哭猶不以[illegible]若婦人奔喪則待異[illegible]子奔賓客同故與主人拾[illegible]）之喪西面哭盡哀括髮[illegible]即位西鄉哭成踊襲免絰[illegible]皆如奔父之禮於又[illegible]（於[illegible]又哭而免輕於父也其他具[illegible]一曰此謂適子故經云拜賓送賓皆[illegible]父之禮若庶子則主人爲之拜賓送賓○同上）

○奔父之喪括髮於堂上袒降踊襲絰于東方奔母之喪不括髮袒於堂上降踊襲免于東方絰即位成踊出門哭止三日而五哭三袒（凡奔喪謂道遠已殯乃來也爲母不括髮以至成服一而已殷於父也即位以下於父母同也三日五哭者始至訖夕位哭乃出就次一哭也與明日又明日之朝夕而五哭三袒者始至袒與明日又明日之朝而三也○疏曰奔父之喪括髮於殯宮堂上不笄纚者奔喪異於初死也袒謂堂上去衣降堂阼階東而踊爲踊故袒也襲謂掩所袒之衣帶絰東方謂既踊畢升堂襲帶絰於東序東奔母之喪不括髮者初時括髮至又哭以後至於成服不括髮袒於堂上降踊者與父同襲免于東方者東方亦東序東父則括髮而加絰母則不括髮而加免此是異於父也絰即位成踊者著免加絰已後即位於阼階之東而更踊故云成踊其即位成踊父母同於此之時賓來弔者則拜之奔喪禮所謂反位拜賓成踊是也出門哭止者出殯宮之門就於廬故哭者止初來一哭與明日又明

日朝夕之哭爲五哭也三袒者初至袒明日朝袒又明日朝袒故爲三袒雖其初死在家之時哭踊無節今聞喪已久奔喪禮殺故三日五哭異於在家也又云此謂已殯而來者若未殯之前而來當與在家同不得減殺也○小記）○老耼曰見星而行者唯罪人與奔父母之喪者乎（曾子問）○凡奔喪有大夫至袒拜之成踊而后襲於士襲而后拜之（主人袒降哭而大夫至因拜之不敢成已禮乃禮尊者或曰大夫後至者袒拜之爲

（[illegible]曰此主人謂奔喪者大[illegible]奔喪主人括髮於堂上乃降堂[illegible]於此時大夫至因拜之於東階下[illegible]成已踊乃襲絰帶之事待拜後始[illegible]後絰帶也若士水平則降堂先成[illegible]踊襲絰帶之後乃拜之士謂西士[illegible]然則與兩大夫相敵則亦襲後乃[illegible]一云或曰大夫後至者相拜之爲之[illegible]者以此經但云相拜之成踊其餘[illegible]文云大夫後至相拜之爲之成踊[illegible]漢文字多少不云或曰○奔喪）○婦人非三年之喪踰封而弔如三年之喪則君夫人

（[illegible]父母喪也）夫人其歸也以諸侯之弔禮[illegible]待之也若待諸侯然（謂夫人行道車服主國致禮）夫人至入自闈門升自側階君在阼其[illegible]如奔喪禮然（女子子不自同於女賓也宮中之門曰闈門爲禮運書云側階亦旁階也他謂哭踊髽奔闈門或爲帷門○疏曰女子出適爲婦人爲期而云三年者以本親言也夫之[illegible]入自旁側闈門不由正門升自旁階[illegible]不升正階異於女賓也上國之賓[illegible]之在阼階之上不降階亦迎也異也）

（[illegible]髽麻之屬如似奔喪之禮然[illegible]夫人位並與卿大夫之妻禮異故）○婦人奔喪升自東階殯東西面坐哭盡哀東髽即位與主人拾踊（髽側[illegible]瓜反拾其劫反○婦人謂姑姊妹女子[illegible]也東階東面階也婦人入者由闈門[illegible]髽髽於東序不髽於房變於在室者也二髽大紒曰髽拾更也主人與之更[illegible]賓客之○去起呂反○疏曰婦人入者由闈門雜記篇文以諸侯夫人奔喪入自闈門明卿大夫以下婦人皆從闈[illegible]入也闈門謂東邊之門云髽於東序

者以男子之免在東序故知婦人亦髽於東序就檐映之處在堂上也男子則堂下也經云升自東階者謂東面之階[illegible]云升自側階云不髽於房變於在[illegible]者鄭氏云亦未殯之前婦人髽於室[illegible]禮云婦人髽于室若既殯之後[illegible]異袖之所處婦人在堂當髽於東[illegible]今此婦人始來奔喪故髽於東序耳[illegible]天子諸侯之禮案大記云婦人髽[illegible]子房中注云天子諸侯之禮房中[illegible]喪也）○奔喪者不及殯先之墓北[illegible]主人之待之也即位於墓

左婦人墓右成踊盡哀括髮東即主人位經絞帶哭成踊拜賓反位成踊相者告事畢（主人之待之謂在家者也哭於墓爲父母則袒告事畢者於此後無事也）遂冠歸入門左北面哭盡哀括髮袒成踊東即位拜賓成踊賓出主人拜送有賓後至則拜之成踊送賓如初衆主人兄弟皆出門出門哭止相者告就次於又哭括髮成踊於三哭猶括髮成踊三日成服於五哭相者告事畢（又哭三哭不袒者哀戚已殺之也逸奔喪禮說不及殯日於又哭猶括髮即位不袒告事畢者五哭而不復哭也成服之朝爲凶哭此謂既期乃後歸至者也其未期猶朝夕哭不止於五哭○疏曰此論既葬之後奔父母之喪禮主人之待之也即位於墓左婦人墓右者主人謂先在家者非謂適子也此奔喪者身是適子故經云拜賓反位成踊若非適子則不得拜賓也三日成服謂來奔喪日後三日通奔日則爲四日於此日成服則五哭矣相者告事畢謂成服之日爲四哭成服明日之朝爲五哭此謂既葬已後而來歸故唯五哭○同上）○爲母所以異於父者壹括髮其餘免以終事他如奔父之禮（壹括髮者謂歸入門哭時也於此乃言爲母異於父者明及殯不及殯其異者同○疏曰鄭恐一括髮是墓所括髮入門則不括髮故明之云壹括髮謂入門哭時者謂以遷几在堂不應入門遂不括髮故云謂入門時也云於此乃言爲母異於父者明及殯不及殯其異者同釋爲母異於父應從上文及殯奔母之喪言之今乃於不及殯後始言爲母異於父之意若及殯則言異於父恐不包不及殯若不及殯則而言之則及殯之處灼然可知是舉後摠明前也故云明及殯不及殯其異者同謂及殯壹括髮不及殯亦壹括髮是異於父者其事同也○同上）

○凡異居始聞兄弟之喪唯以哭對可也（惻怛之情不以辭言爲對也）其始麻散帶絰（與居家同也凡喪小斂而麻）未服麻而奔喪及主人之未成經也疏者與

主人皆成之親者終其麻帶絰之日數（疏者謂小功以下親者大功以上疏者及主人之節則用之其不及者亦自用其日數○疏曰凡異居者言凡非一之辭異居別所而始聞兄弟之喪踊隱情重不暇問其餘事惟哭對使者於禮可也其始麻散帶絰者此謂大功以上兄弟其初聞喪始服麻之時散垂要之帶絰若小功以下服麻則糾垂不散也未服麻而奔喪者謂道路既近聞喪即來至在主人小斂之前故云及主人之未成絰也疏謂小功以下值主人成服之節則與主人皆成就之親謂大功以上）

（初來奔至雖值主人成服未即成之必終竟其麻帶絰蓋依禮日數而後成服也又曰奔喪之後至三日而成服也○雜記）○聞兄弟之喪大功以上見喪者之鄉而哭適兄弟之送葬者弗及遇主人於道則遂之於墓（言骨肉之親不待主人也○疏曰見喪者之鄉而哭者謂此親兄弟同氣及同堂兄弟也奔喪禮云齊衰望鄉而哭大功望門而哭此云大功以上者盧云謂降服大功者也鄭無別解當同盧也適兄弟之送葬者此兄弟通緦小功也適往也謂往送五服之親葬而不及過孝子葬竟已還而此往送葬之人不得遽孝子而歸仍自攬往於墓也○同上）○齊衰以下不及殯先之墓西面哭盡哀（不北面者亦統於主人）免麻于東方即位與主人哭成踊襲有賓則主人拜賓送賓賓有後至者拜之如初相者告事畢（不言袒言襲者亦齊衰親者或袒可）遂冠歸入門左北面哭盡哀免袒成踊東即位

拜賓成踊賓出主人拜送於又哭免袒成踊於三哭猶免袒成踊三日成服於五哭相者告事畢（爲父於又哭括髮而不袒此又哭三哭皆言袒袒衍字也○疏曰此明既葬之後奔齊衰以下喪禮但齊衰以下有大功小功緦麻日月多少不同若齊在葬後而三月之外大功以下則有免麻東方三日成服若小功緦麻之喪則不得有三日成服小功以下不稅無追服之理弟葬後通葬前未滿五月小功則亦三日成服其緦麻之喪止臨喪節而來亦）

（[illegible]三日成服也東即位拜賓成踊者[illegible]位謂奔喪者於東方就哭位拜賓謂[illegible]人代之拜賓成踊謂奔喪者於主人[illegible]賓之時而成踊凡言成踊每一節者[illegible]踊凡三節凡踊乃謂之成也云不言[illegible]言襲者吝齊衰親者或袒可者衆經文直言免麻于東方即位不襲袒而下去成踊襲下既襲襲則有袒理經若言袒恐齊衰以下皆袒故不得據言袒也經稱襲者容有齊衰重爲之得襲故言襲知爲父於又哭括髮而不袒者案上文爲父不及殯歸入門左北面哭盡哀括髮袒下文云相者告就次於又哭括髮成踊不言袒是爲父於又哭括髮而不袒也云又哭三哭皆言袒衍字也著今齊衰以下之喪經文於又哭三哭乃更言袒經喪而袒非其宜故知經之袒衍餘之字也○奔喪）○奔兄弟之喪先之墓而後之家爲位而哭所知之喪則哭於宮而后之墓（兄弟先之墓骨肉之親不由主人也宮故殯宮也○疏曰兄弟骨肉自然相親不由主人故先往之墓所知之喪由主人乃致哀戚故先哭於宮而後至墓○小記）○有殯聞遠兄弟之喪雖緦必往（親骨肉也○檀弓）○

大夫士將與祭於公既視濯而父母死則猶是與祭也次於異宮既祭釋服出公門外哭而歸其他如奔喪之禮如未視濯則使人告告者反而后哭（猶亦當爲由次於異宮不可以吉與凶同處也使者反而後哭不敢專已於君命也）如諸父昆弟姑姊妹之喪則既宿則與祭卒事出公門釋服而后歸其他如奔喪之禮如同宮則次于異宮（宿則與祭出門乃解祭服皆爲吉緩也○疏曰祭日前既視濯之後而遭父母之喪則猶是吉禮而與於祭也次於異宮者其時上次異宮不可以吉與凶同處也如未視濯之前遭父母之喪則使人告於君必待告君者反而後哭父母也既宿則與祭者宿謂祭前三日將致齊之時既受宿戒雖有期喪則與公家之祭如同宮則次於異宮者若諸父昆弟姑姊妹等是同宮而死則既宿之後則次異宮不可以吉凶雜處故也前遭父母之喪既視濯而與祭此遭期喪宿則與祭又前遭父母之喪既）

（亦[illegible]縗服乃出公門此者謂與並門不解縗服以其期喪差緩於父母故云然）（爲差緩日雜記）○若除喪而後歸則之墓哭成踊東括髮袒絰拜賓成踊送賓反位又哭盡哀遂除於家不哭（東東即主人位如不及殯者也）（遂除除於墓而歸）主人之待之也無變於服與之哭不踊（無變於服自若將服也亦聊位于墓左婦人墓右○疏曰此一節明除服之後奔父母喪節則之墓哭成踊者亦謂主人適子初在墓壺

北面哭成踊乃來就主人之位括髮袒也主人之待之也無變於服者主人亦謂在家者無變於服謂著平常之吉服不踊者以在家者其服已除哀情已殺故不踊也云東東即主人位者以東方是主人之位經云東故云即主人之位云如不及殯者也以上文奔父母之喪不及殯先之墓北面哭下云衆即主人之位哭喪之後奔其位亦如不及殯之時云遂除於墓而歸者以經云遂除於家不哭鄭恐來至家始除服故明之云遂除謂墓所遂除服至於家不復哭也）自齊衰以下所以異者免麻（○疏曰此謂齊衰以

（不除服之後奔喪之節唯著免麻不[illegible]要墓所哭罷即除此免麻者皆謂至[illegible]）（麻也○奔喪）○凡爲位非親喪齊衰以下皆即位哭盡哀而東免絰即位袒成踊（謂無君事又無故可得奔喪而以己私未奔者也唯父母之喪則不爲位其哭之不雖聞喪之處齊衰以下更爲位而哭皆可行乃行）襲拜賓反位哭成踊送賓反位相者告就次三日五哭卒主人出送賓衆主人兄弟皆出門

哭止相者告事畢成服拜賓（三日五哭者始聞喪訖夕爲位乃出就次一哭也與明日又明日之朝夕而五哭不五哭而數朝夕備五哭而止者亦爲急奔喪己私事當畢亦明日乃成服凡云五哭者其後有賓亦與之哭而拜之○疏曰前云三日成服於五哭皆數朝哭五日而五哭此三日數夕哭爲五哭者前文三日五哭成服之後乃云五哭故數成服後日之哭乃爲五此三日五哭是三日之[illegible]數夕哭爲五哭凡云五哭者其後有[illegible]亦與之哭而拜之摠結批[illegible]上以來四處五哭之文也）其所爲位[illegible]

遠則成服而往（謂所當奔者外喪也外喪緦而道遠成服乃行容待齋○疏曰以外喪恩輕故哀情緩道路又遠容待齋持賵贈之物故成服乃去○同上）○齊衰望鄉而哭大功望門而哭小功至門而哭緦麻即位而哭（奔喪此親疏遠近之差也○疏曰雜記云大功望鄉而哭此云望門而哭者雜記所云者謂本齊衰喪者降服大功○同上）

右奔喪

聞喪不得奔喪哭盡哀問故又哭盡哀乃為位括髮袒成踊襲絰絞帶即位（聞父母喪而不得奔謂以君命有事不然者不得為位位有鄰列之變如於家朝夕哭位矣不於又哭乃絰者喪至此踰日節於是可也）拜賓反位成踊賓出主人拜送于門外反位若有賓後至者拜之成踊送賓如初於又哭括髮袒成踊於三哭猶括髮袒成踊三日[illegible]五哭拜賓送賓如初（不言襲絰者當然其[illegible]以喪服發公職也其在官亦告[illegible]五哭者以追公事五日哀殺亦[illegible]止○疏曰此一節明聞喪不得奔為歸之喪發喪成服之禮聞喪不得[illegible]皆謂以君命有事其事未了故不得[illegible]哭也乃爲位者謂以君命使故得爲也哭朝夕哭位矣襲絰絞帶即位者於此哭喪之日哭踊畢襲所袒之衣著首絰絞帶之垂即東方之位三日成服於五哭拜賓送賓如初者三日成服通數聞喪為四日五哭謂成服之明日哭也於此哭時有賓來即拜而迎之去即送之皆如初於五哭說亦可以止者也不二相者告事畢禮大略也又注云不於又哭乃絰者喪至此踰日節於是可也者不於又哭謂不於明日之又哭此絰云又哭謂當日之哭對初聞喪之哭乃為又哭於此哭後乃絰絞帶與明日又哭別也初聞喪象始死明日又哭象小斂絰也士喪禮云小斂乃絰則此亦當又哭乃絰今於聞喪之日即絰帶者以喪至此赴者奔踰其日節故於是聞喪之日加絰帶也又曰在官謂在官寺館舍館舍是賓所專有由館舍之中而作廬故知禮[illegible]於次云言五哭者以[illegible]公事[illegible]於止者明）

（五哭之後不復朝夕有哭故以五哭斷之○奔喪）○父母之喪若未得行則成服而後行（詳見奔喪條○）哭天子九諸侯七卿大夫五士三（此臣聞君喪而未奔爲位而哭尊卑日數之差也士亦有屬吏賤不得君臣之名○奔喪○）大夫哭諸侯不敢拜賓（此謂在他國聞喪者哭其舊君不敢拜賓辟爲主）諸臣在他國爲位而哭不敢拜賓（謂大夫士使於列國）與諸侯爲兄弟亦爲位而

哭（族親昏姻在異國者○䟽曰已上三條皆在他國聞喪者知大夫哭諸侯謂哭舊君者以下文諸臣在他國爲位而哭見事之君則知此是哭舊君也與諸侯異姓之昏姻又在他國不與諸侯爲臣身又無服故暫爲位而哭若與諸侯同姓是五服之内皆服斬也○同上）○有殯聞遠兄弟之喪哭于側室（嫌哭殯）無側室哭于門内之右（近南者爲之變位○䟽曰尋常爲主當在阼階東西面今稱門内之右故知近南爲之變位也必變之者以哭於大門内之右既非常哭之處故繼門而近於南也鄭云近南則猶西面但近南耳○檀弓）○有殯聞外喪哭之他室（明所哭者異也哭之爲位）入奠卒奠出改服即位如始即位之禮（謂後日之哭朝入奠於其殯既乃更即位就他室如始哭之時○䟽曰有殯謂父母喪未葬喪柩在殯宮者也外喪謂兄弟喪在遠者也他室別室也若聞外喪哭於殯宮然則嫌是哭殯則於別室哭之明所哭者爲新喪也入奠者明日之朝著已重喪之服入奠殯宮及下室卒奠出者謂卒終已奠而出改已重喪服著新死未成服之

服即位即昨日他室之位如昨日始聞喪即位之時○雜記）○聞遠兄弟之喪既除喪而后聞喪免袒成踊拜賓則尚左手（詳見變除稅服條）○哭父之黨於廟母妻之黨於寢師於廟門外朋友於寢門外所識於野張帷（奔喪）○哭朋友於門外之右南面（變於有親者也門外寢門外○䟽曰門外寢門外也右西邊也南面嚮前也嚮南爲主以對荅弔客又曰案檀弓云

（者謂聞遠兄弟之喪哭于側室集側室異于門內之右今哭門外是變於有親也云門外寢門外者檀弓云朋友吾哭諸寢門之外是也○小記）○所識者弔先哭于家而後之墓皆爲之成踊從主人北面而踊（從主人而踊拾踊也北而自外來便[illegible]主人墓左西面○疏曰所識謂與死者相識今弔其家後乃往墓就於主人設也皆爲之成踊者雖相識輕亦爲之成踊也皆賓主拾之從主人北面而踊者主人在墓左西鄉賓從外來而北面爲便也主人先踊賓從之故云從主人

北面而踊也○奔喪）○凡爲位者壹袒（謂於擇正可爲位而[illegible]君舉聞喪哭而袒其明日則否父母又哭自若三袒也○疏曰此謂斬衰以下之喪初聞喪應爲位者一袒而已又哭三哭則不袒爲父母之喪則又哭三袒注疏[illegible]同上）○凡爲位不奠（以其精神不存乎是○同上）○大夫聞君之喪攝主而往（臣聞君之喪義不可以不即行故使兄弟若宗人攝行主事而往不廢祭）大夫聞大夫之喪尸事畢而往（賓尸事畢而往也○昭公十有五年春秋

公羊傳）○君在祭樂之中大夫有變以聞可乎大夫國體也古之人重死君命無所不通（詳見通禮喪戒條）

右聞喪○晉獻公之喪秦穆公使人弔公子重耳（獻公殺其世子申生重耳辟難出奔是時在翟就弔之）且曰寡人聞之亡國恒於斯得國恒於斯（言在喪代之際）雖吾子

儼然在憂服之中喪亦不可失也時亦不可失也孺子其圖之（謂其反國志欲納之喪謂亡失位孺稱也）以告舅犯（舅犯重耳之舅狐偃也字子犯）舅犯曰孺子其辭焉喪人無寶仁親以爲寶（寶謂善道可學者仁親親親行仁義）父死之謂何又因以爲利（欲反國求爲後是利父死）而天下其孰能說之孺子

其辭焉（說猶解也）公子重耳對客曰君惠弔亡臣重耳身喪父死不得與於哭泣之哀以爲君憂（謂之）父死之謂何或敢有他志以辱君義稽顙而不拜哭而起起而不私（他志謂利心）乎顙以致命於穆公（使者公子縶也盧氏云古者名字相配顯當作縶）穆公曰仁夫公子重

耳夫稽顙而不拜則未爲後也故不成拜哭而起則愛父也起而不私則遠利也（疏曰使者弔重耳重耳受弔禮已畢使者出門則應速還賓館使者方須致穆公之命以勸重耳故言且曰言且者非特弔耳且若兼有餘事矣若且更言曰攜穆公之命言寡人齊古以來失亡其國恒於此喪稱亡代之時得其國家亦恒在於此交災之時言此喪禍交代之時亂得國失國之機求之則得不求

則失誰吾子戚然端靜在喪痛執戚之中無求國之意然身喪在外亦不可又爲言乎苦也得國之時亦不可失言當求也故云孺子其圖之父死之謂何言父身死亡謂喪何事正是凶禍之事既是凶禍豈得又因此凶禍以有爲己利欲求反國必其如此而天下聞之其誰能戚我以爲無罪公子重耳用舅犯之言出而對客既叙其弔意又謝其欲納之言又道不可之意言以父死謂是何事豈復敢在哀之外別有他志以爲辱君之義事乎言己無他志不敢受君勸以反

國之義言義皆宜也穆公之意以重耳反國爲宜故云義也稽顙而不拜則未爲後也者此穆公本意勸重耳反國重耳若其爲後則當拜謝其恩今不受其勸故不拜謝穆公以其不拜故云未爲後也所以稽顙者自爲父喪哀號也凡喪禮先稽顙而後拜乃成今直稽顙而不拜故云不成拜也今既聞父死勸其反國之義哀慟而起若欲攀轅然故云哭而起則愛父也既哭而起不私與使者言必無心反國是遠利也鄭注知在翟丞之及使者公子縶者並國語文云縶子）

（重耳而退弔公子夷吾於梁如弔重耳之命夷吾見使者再拜稽首起而不哭退而私於公子縶曰里克與我矣吾命之以汾陽之田百萬丕鄭與我矣吾命之以負蔡之田七十萬亡人苟入埽祭宗廟定社稷且入河外列城五言亡人之所懷柔國語之誑夷吾則穆公美重耳之言皆是形夷吾而起○檀弓）○吳子壽夢卒臨於周廟禮也（夢莫公反臨力蔭反○文王廟也周公出文王魯立其廟）凡諸侯之喪異姓臨於

外（於城外向其國）同姓於宗廟（所出王之廟）同宗於祖廟（始封君之廟）同族於禰廟（父廟也同族謂高祖以下）是故魯爲諸姬臨於周廟（諸姬同姓國）爲邢凡蔣茅胙祭臨於周公之廟（即祖廟也六國皆周公之支子別封爲國共祖周公○襄公十二年春秋左氏傳）○曾子與客立於門側其徒趨而出（徒謂客之徒）曾子

曰爾將何之曰吾父死將出哭於巷（以爲不可發凶於人館）曰反哭於爾次（次舍也禮館人使專之若其自有然）曾子北面而弔焉（檀弓）○子思之母死於衛（嫁母也姓庶氏）赴於子思子思哭於廟門人至曰庶氏之母死何爲哭於孔氏之廟乎（門人弟子也嫁母與廟絕）子思曰吾過矣吾過

矣遂哭於他室（同上）○伯高死於衛赴於孔子孔子曰吾惡乎哭諸兄弟吾哭諸廟父之友吾哭諸廟門之外師吾哭諸寢朋友吾哭諸寢門之外所知吾哭諸野於野則已疏於寢則已重夫由賜也見我吾哭諸賜氏遂命子貢爲之主曰爲

原書漫漶不清

爾哭也來者拜之知伯高[illegible]

勿拜也（哭於正主○疏曰此[illegible]正主知生人死哀者[illegible]）

（今哭伯高[illegible]而來不辭○孔子[illegible]故云[illegible]上）

哭子路於中庭（[illegible]）有[illegible]

弔者而夫子拜之（[illegible]）進使

者而問故（[illegible]）使者

曰醢之矣遂[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死赴於魯魯人欲勿哭[illegible]

（陳莊子齊大夫陳桓之孫名伯）繆公召[illegible]

問焉縣子曰古之大夫束脩之[illegible]

不出竟雖欲哭之安得而哭之[illegible]

之大夫交政於中國雖欲勿[illegible]

得而勿哭且[illegible]哭有二道

愛而哭之[illegible]畏而哭之公[illegible]

原書漫漶不清

則如之何而可縣子曰請哭[illegible]

姓之廟（明不當哭）於是哭諸縣氏（[illegible]上）

曾子問曰並有喪如之何何先何後[illegible]

（父母若親同者同月死）孔子曰葬先輕而後重其

奠也先重而後輕禮也自啓及葬不奠

（不奠務於當葬者○疏曰若皆奠[illegible]恐葬事遲晚務欲輕喪先葬使[illegible]）

行葬不哀次（不哀次輕於在殯者[illegible]曰以父喪在殯爲[illegible]）

（[illegible]殯者所壓不敢爲母伸哀[illegible]故云不哀次輕於在殯者）

后辭於殯遂脩葬事（殯當爲賓[illegible]也辭於賓[illegible]）

（容啓期也○疏曰知殯當爲賓[illegible]者葬既夕禮云主人請啓期告于賓[illegible]）

（後即陳器事設盥陳鼎饌奠設之[illegible]又云祝奠三是告殯之事今先[illegible]）

（殯爲云遂脩葬事故云殯當爲[illegible]辭告賓也與既夕[illegible]同[illegible]）

先重而後輕禮也（疏曰[illegible]母亦[illegible]）

（[illegible]母同日異日先[illegible]氏[illegible]之喪[illegible]則爲之[illegible]）

（[illegible]殯當異日[illegible]曾子問）○父母之喪偕先葬者不虞祔待後事其葬服斬衰（詳見變除並有喪變[illegible]條）○有父之喪如未沒喪而母死其除父之喪也服其除服卒事反喪服（詳見變除）○如三年之喪則既顈其練祥皆行（詳見變除並有喪條）○曾子問曰君未殯而臣有父母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歸殯反于君

所有殷事則歸朝夕否（其哀雜主於君○疏曰歸殯父母訖反于君所以殯君恒在君所家有殷事之時則暫歸於家若平常朝夕則不得歸也故云朝夕否盧氏云歸殯反于君所者人君五日而殯故可以歸殯父母而往殯君也若其臨君之殯則歸哭父母而來殯君則殯君訖乃還殯父[illegible]也以此言之臣有父母之喪未殯而有[illegible]喪夫君殯日雖遠祇得待殯君訖而還殯父母以其君尊故也又曰以君未殯則君哀重而父母又輕是親哀虧[illegible]君與親哀既半相雜君爲尊故至意於君故尋常恒在君所）大夫室

老行事士則子孫行事（疏曰以大[illegible]有殷事[illegible]之時則在家之朝夕之奠有國[illegible]恒在君所之時則在家朝夕之[illegible]奠不可廢其大夫尊故進室老攝[illegible]行其事士卑則子孫攝行其事[illegible]）婦子有殷事亦之君所朝夕否（疏曰[illegible]夫[illegible][illegible]之禮節此明婦人之進止君既殯而婦有舅姑之喪大夫者卿之擬[illegible]內子[illegible]卿之適妻此明君既殯後而歸有[illegible]姑之喪歸居于家君有殷事之時亦之君所云亦者亦同其夫也非但夫往[illegible]所[illegible]亦往君所也若尋常朝夕則不[illegible]

君所舉此一條婦同於夫則君既殯[illegible]君未殯而有舅姑之喪其禮悉同夫[illegible]○曾子問）○曾子問曰君薨既殯而臣有父母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歸居于家[illegible]殷事則之君所朝夕否（居家者因[illegible]後隆於父[illegible]事朔月月半薦新之奠也○疏曰[illegible]殷說君所無事父母所喪故歸於[illegible]於父母之喪若君喪有朔月月半[illegible]之事則臣之適君所以哭君若[illegible]今則下往哭君唯在家爲父母[illegible]云[illegible]之否若臣有父母之喪[illegible]）

（未君喪則歸君所若父母之喪有殯事之時則來歸家平常朝夕則不來而在君處。同上）○曾子問曰君既啓而臣有父母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歸哭而反送君（言送君則既葬而歸也歸哭者服君服而歸不敢私服也○疏曰歸哭父母而反往送君既葬畢還來歸家而治父母之喪以此言之父母之喪既啓而有君之喪則亦往哭於君所而反送父母父母葬畢而居君所又曰知既葬而歸者以言送君則葬罷而歸不待君之虞祭也其君喪祔與卒哭永如臣往君所與否云歸哭者服君服而歸不敢私服也者謂歸哭父母猶服君服不私服也上文云有君喪服於身不敢私服故知不私服也○同上）○曾子問曰君之喪既引聞父母之喪如之何孔子曰遂既封而歸不俟子（遂遂送君也封當爲窆子嗣君也○同上）○曾子問曰父母之喪既引及塗聞君薨如之何孔子曰遂既封改服而往（封亦當爲窆改服括髮徒跣布深衣扱上衽不以私喪包至尊○同上）○曾子問曰大夫士有私喪可以除之矣而有君服焉其除之也如之何孔子曰有君喪服於身不敢私服又何除焉（重喻輕也私喪家之喪也喪服四制曰門外之治義斷恩）於是乎有過時而弗除也君之喪服除而后殷祭禮也（謂主人也支子則否○疏曰門外之治義斷恩若身有君服後遭親喪則不敢爲親制服也又何除焉者謂成喪服爲重始除服爲輕末在親始重之日尚不獲伸況輕末之時而可行乎故云又何除焉君之喪服除而后殷祭禮也殷祭謂小大二祥祭也以其禮大故曰殷也言初乃爲尊有君服不敢爲親私除若君服除後乃可爲親行私喪二祥之祭以伸孝心也庾蔚云今月除君服明月可小祥又明月可大祥猶若久喪不葬者也若未有君服之前私服已小祥者除君服後但大祥而已○注云謂主人也支子則否者主人謂適子仕官者適子主祭祀故二祥待除君服而後行也若支子仕官雖不[illegible]私服而其家適子已行祥祭庶子於後無所復祭故云否也）曾[illegible]

曰父母之喪弗除可乎（疏曰曾子以記云聖人制喪禮之期情禮之殺使送死有已復生有節是不許人子有不除之喪若適子除君服後乃有殺祭之事如喪父不葬者此則可解若庶子除君服後無復殺祭之事是其為父母之服一生不言除訖之事此於禮可乎）孔子曰先王制禮過時弗舉禮也非弗能勿除也患其過於制也故君子過時不祭禮也（疏曰言今日不追除服者非是不能除故也為此不除正是慮其過於聖人之禮制也又引君子過時不祭之事以證之謂春雨露既濡君子履之怵惕思親故設祭祀春時或有事故不得行祭至夏乃行夏祭不復追補春祭是過時不祭以為禮也故當時則祭過時不補前祭若其為歲時正是孝子為存親存親則前後無異故除君服與神存心也○同上」）

○雖諸父昆弟之喪如當父母之喪其除諸父昆弟之喪也皆服其除喪之服卒事反喪服（詳見奔喪）

○父母之喪將祭而昆弟死既殯而祭如同宮則雖臣妾葬而後祭祭主人之升降散等執事者亦散等雖虞祔亦然（詳見卒哭祔練祥禫記練條）

○有殯聞外喪哭之他室（明所哭者異也）入奠卒奠出改服即位如始即位之禮（詳見聞喪條）

○王父死未練祥而孫又死猶是附於王父也（詳見卒哭祔練祥條）

右並有喪

○周人有喪魯人有喪周人弔魯人不弔周人曰固吾臣也使人可也魯人曰吾君也親之者也使大夫則不可也故周人弔魯人不弔以其下成康為未久也君至尊也去父之殯而往弔猶不敢也未殯而臨諸臣亦[illegible]

侯行而死於館則其復如於其國如於道則升其乘車之左轂以其綏復（館主國所致舍復招魂復魄如於其國主國館賓與使有之得升屋招魂用褒衣也如於道道上廬宿也升車左轂象升屋東榮綏當為緌讀如蕤賓之蕤字之誤也緌謂旌旗之旄也去其旒而用之異於生也○疏曰王等諸侯朝覲天子及會相朝會之屬死於館者謂主國有司所授館舍也雖在他國所授之舍若復之禮則與在己本國同故云如於其國也如於道者如若也道路也謂若諸侯在道路死則復魄與本國異也乘車其所自乘之車也其旒綏則俱升其所乘車左邊轂上而復魂也此車以南面為正則左在東也外車左轂象在家外屋東榮也其王等之復人數各如其命數今轂上狹則不如以幾人崔氏云一人而已綏旌旗緌也在路死則用旌旗之緌亦冀魂魄望見識之而還也若王喪於國亦建綏而周禮夏采云以乘車建綏復于四郊是也）其輤有裧緇布裳帷素錦以為屋而行（輤載柩將殯之）

（車飾也輤取名於櫬與蒨讀如蒨旆之蒨櫬棺也蒨染赤色者也將葬載柩之車飾曰柳裧謂鼈甲邊緣緇布裳帷棺者也裳帷用白則輤用赤矣輤象室屋其中小帳襯覆棺者若未大斂其載尸而歸車飾皆如之○疏曰輤謂載柩之車有裧者謂輤之四旁有物裧垂象鼈甲邊緣緇布裳帷者輤下棺外用緇色之布以為裳帷以圍繞棺也素錦以為屋者於此裳帷之中又用素錦為屋小帳以覆棺而行者於死既設此飾而後行之輤載柩將殯之車飾也者以下經云遂入適所殯是將殯車飾也云輤取名於櫬與蒨者言此車所以名輤凡有二義一者取名於櫬櫬近尸也二取名於蒨蒨草也故云取名於櫬與蒨云讀如蒨旆之蒨者言經中輤字讀如蒨旆之蒨案左傳定四年祝佗云封康叔以綪茷謂以蒨草染旆為赤色故讀此輤與茷同是亦蒨草以染赤也云將葬載柩之車飾曰柳者證此經中輤非將葬車也云裧謂鼈甲邊緣者覆說輤象鼈甲覆於棺上中央隆高四面漸下裧象邊緣垂於輤之四邊與輤連體則亦赤也若葬車之飾則上用荒不用輤也）至於廟門不毀牆遂入適所殯唯輤為說於廟門外

（殯宮[illegible][illegible]也適所殯謂兩楹之間輤乃[illegible]廟門以其入自[illegible]言室也[illegible]爲[illegible]極自外小者正於兩楹之[illegible]尸亦侯之於此皆因殯焉異者祖入自闕升自西階尸入自門升自阼階升[illegible]必於兩楹之間者以其不於室而自外家留之於不忍遠也）大夫士死於道則升其乘車之左轂以其綏復如於館死則其復如於家（綏亦緌也大夫復於家以玄冕士以爵弁服）大夫以布爲輤而行至於家而說輤載以輲車

入自門至於阼階下而說車舉自阼階升適所殯（大夫輤言用布白布不染也言輤者達名也不言裳帷[illegible]用布無所別也至門亦說輤乃入言載以輲車入自門明車不易也輲讀爲輇或作槫許氏說文解字曰有輻曰輪無輻曰輇周禮又有蜃車天子以載柩蜃輇聲相近其制同乎輇崇蓋半乘車之輪諸侯言不毀牆大夫士言不易車互相明也不易者不易以輤也廟中有載柩以輴之禮此不耳）士輤葦席以爲屋蒲席以爲裳帷（言以葦席爲屋[illegible]無素錦爲[illegible]）

○疏曰用葦席屈之以爲輤棺之屋又以蒲席爲裳帷圍繞於屋旁也言以士云葦席以爲屋當帷帳之處故云無素錦爲帳矣然大夫無以他物爲屋之文則是用素錦爲帳矣與諸侯同案諸侯與大夫上有輤旁有裳帷內有素錦屋今士唯云葦席以爲屋蒲席以爲裳帷不云屋上所有之物據文言之葦席爲屋則當覆上輤處將蒲席爲裳帷接屋之四邊以鄣棺或可大夫既有素錦爲帳帳外上有布輤旁有布裳帷則士之葦席屋之外旁有蒲席裳帷則屋上當以蒲席爲輤覆於上但文不備也未知孰是故兩存焉○雜記

○其爲賓則公館復私館不復其在野則升其乘車之左轂而復（私館卿大夫之家也不於之復爲主人之惡○喪大記）○曾子問曰爲君使而卒於舍禮曰公館復私館不復凡所使之國有司所授舍則公館已何謂私館不復也孔子曰善乎問之也自卿大夫士之家曰私館公館與公所爲曰公館公館

此之謂也（公館者今縣官宮也爲君所命使舍已者○疏曰私館者謂非君命所使私相停舍之私館公館謂公家所造之館與公之所與及也謂公之所使爲命停舍之處亦謂之公館君所命停客之處即是卿大夫之館也但有公命謂之公館也○曾子問）○曾子問曰君出疆以三年之戒以椑從君薨其入如之何（其出有喪備疑喪入必異也戒猶備也謂衣衾親身棺曰椑其餘可死乃具也○疏曰諸侯之君或出朝會其出之時以三年之戒以椑從

戒備也謂以三年喪備衣衾之屬并以椑棺而從出竟有備今其入也如之何云其餘可死乃具也謂除椑之外大棺之屬若在家年老亦死前爲之今出疆從年未老故大棺等死後乃具也）孔子曰共殯服（此謂君已斂殯服謂布深衣苴經散帶垂殯時三入於服共之以待其來也其餘殯事亦皆具焉○疏曰士喪禮小斂苴經大鬲散帶垂又禮親始死布深衣至成服以柔不改故知殯服布深衣苴經散帶垂其首服崔氏云小斂之前大夫士皆素[illegible]括髮之後士則加素冠大夫加[illegible]弁一其[illegible]皆[illegible]弓以殯不[illegible]

（[illegible]讀[illegible]其[illegible]）則子麻弁經疏衰菲杖（棺椁未安不忍成服於外也麻弁經者布弁而加環經也布[illegible]如爵弁而用布杖者爲已病○疏曰身著疏衰[illegible]是齊衰也足著菲屨菲謂藨屨也其身已病首拄杖故云疏衰菲杖也又曰案士喪禮云三日成服今君薨在外仍著麻弁疏衰故知不忍成服於外也云麻弁經者爵弁而加環經也者布弁謂吉布十五升與爵弁麻衰及詩云麻衣如雪詩知加環經者雜記云小斂環經是也云布弁如爵弁而用布者案檀弓云周人弁而葬殷人冔而葬冔是殷之祭冠明弁經以周之

祭冠故知爵弁也云杖者爲已病者以士喪禮服杖同時今服未成而已杖故云爲已病也）入自闕升自西階（闕謂毀宗也柩毀宗而入異於生也升自西階亦異於生也[illegible]宗殯宮門西[illegible]於此正棺而服殯服既塗而成張毀柩出毀宗周柩入[illegible]相變也○疏曰鄭恐是門闕故[illegible]宗[illegible]謂毀此宗廟之牆其處空闕[illegible]云柩毀宗而入異於生也公葬定元年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殯於兩楹之間然後即位注[illegible]正[illegible]既小斂夷於堂也於此之時服[illegible]云既塗而成服者[illegible]前塗既畢而

（成服也檀弓云毀宗躐行殷道也既云毀宗始云躐行先毀宗後躐行是從內而出故云殷柩出毀宗）如小斂則子免而從柩（謂君已小斂也主人布深衣不括髮者行遠不可無飾○疏曰士喪禮從死至成服主人皆著深衣故知小斂主人布深衣也士喪禮云小斂主人髻髮今著免者以在外遠行不可無飾故著免也）入自門升自阼階（親未在棺不忍異於生使如生來反○疏曰入自門不自闕也升自阼階不由西階也）君大夫士一節也（疏曰非但君死於道路亦然諸侯與

大夫士一等也○同上）○掌客凡賓客死致禮以喪用（死則主人為之具而殯矣喪用者饋奠之物○疏曰君諸侯之君出行則以三年之戒以椑從死時除棺之外主人皆借之若臣從者死棺物皆共之）

右道有喪○許穆公卒于師葬之以侯禮也（男而以侯禮加一等）凡諸侯薨于朝會加一等（諸侯命有三等公為上等侯伯為中等子男為下等）死王事加二等（謂以死勤王事）於是有以衮斂（衮衣公服也謂加二等○疏曰朝會亦王事而別言死王事者謂因王事或戰陳而死故別其文也○僖公十年春秋左氏傳）

曾子問曰將冠子冠者至揖讓而入聞齊衰大功之喪如之何（冠者賓及贊者）孔子曰內喪則廢（內喪同門也○疏曰若是大門內之喪則廢以加冠在廟

廟在大門之內吉凶不可同處）外喪則冠而不醴（不醴不醴）（子也○疏曰外喪謂大門外之喪喪在他處猶可以加冠但平常吉時三加之後設醴以禮冠者之身今既有喪故直三加而已不醴之）徹饌而埽即位而哭如冠者未至則廢（饌任戀反埽悉報反）（○其廢者喪成服因喪而冠○疏曰初欲迎賓之時未知有喪醴及饌具既已陳設今忽聞喪故徹去醴與饌具又埽除冠之舊位令使清潔更新乃即位而哭如賓及贊者未至則廢而不冠也云其廢者喪成服因喪而冠者以下文未

（及期日因喪服而冠是也）如將冠子而未及期日而有齊衰大功之喪則因喪服而冠（廢吉禮而因喪冠俱成人之服及至也○䟽曰吉冠是吉時成人之服喪冠是喪時成人之服今既有凶廢吉禮而因喪冠故云俱成人之服也）除喪不改冠乎（䟽曰曾子問云此人因喪服而冠除喪之後不更改易而行吉冠之禮乎）孔子曰天子賜諸侯大夫冕弁服於大廟歸設奠服賜服（䟽曰此孔子引類答曾子謂諸侯幼弱未冠總角從事至當冠之年因朝天子天子而賜諸侯大夫或弁或冕之服於天子大廟之中榮君之賜歸設奠祭於己宗廟此時身服所賜之服更不改冠也）於斯乎有冠醮無冠醴（醮子妙反○酒爲醮冠禮醴重而醮輕此服賜服酌用酒尊賜也不醴明不爲改冠改冠當醴之○䟽曰斯此也於此之時唯有冠之醮法行醮以相燕飲無有冠之醴法謂不用醴以禮受服者之身所以然者凡改冠則當用醴今既受服於天子不可歸還更改爲初冠禮法然則既因喪而冠不可除喪更改爲吉冠也又曰案士冠禮云若

不醴則醮用酒是酌酒爲醮鄭注云酌而無酬酢曰醮皇氏云醴亦無酬酢而云酒無酬酢者以酒有酬酢爲常禮故無酬酢乃謂之爲醮云冠禮醴重而醮輕者案士冠禮適子三加於阼乃醴於客位醴是古之酒故爲重士冠禮又云若庶子則冠于房外南面遂醮焉醮既用酒酒是後代之法故爲輕也案士冠禮若不醴則醮用酒注云若不醴謂國有舊俗可行聖人用焉不改者也如鄭此言則行周禮者適子用醴庶子用醮若用先王舊俗者雖適子與庶子同用醮先王是夏殷也雖在周前因而用也醮之所以異於醴者醴則三加之後揔一醴之醮則每一加而行一醮凡三醮也云酌用酒尊賜也者謂諸侯大夫既受賜服而歸祭告之後使人酌酒以飲已榮上之賜不酬酢也云不醴明不爲改冠者受賜服而來若其改而更冠應從適子之尊冠必酌醴以醴之今既不醴明不改冠也）父沒而冠則已冠埽地而祭於禰已祭而見伯父叔父而后饗冠者（饗謂禮之○䟽曰孔子既答其問又釋父沒加冠之禮已冠之後埽地而祭於禰廟已祭之而見伯父叔父見伯叔之後乃饗冠者案士冠禮醴賓以壹獻之礼此

（[illegible]冠者前注云冠者賓及贊者此即醴賓及贊者此父沒而冠案士冠禮若孤子則父兄戒宿冠之日主人紒而迎賓拜揖讓立于序端則冠身自迎賓皇氏云冠者諸父迎賓非禮也○曾子問）○曾子問曰昏禮既納幣有吉日女之父母死則如之何（吉日取女之吉日）孔子曰壻使人弔如壻之父母死則女之家亦使人弔（必使人弔者未成兄弟○疏曰以夫婦有兄弟之義故曰未成兄弟下云不得嗣爲兄弟）父喪稱父母喪稱母（禮宜各以其敵者父使人弔之辭云某子聞某之喪某子使某如何不淑母則若云宋蕩伯姬聞姜氏之喪伯姬使某如何不淑凡弔辭一耳○疏曰禮各宜以敵若彼家父死則此家遣使弔當稱父遣使弔也若彼家母死則此家亦稱母遣使弔也云凡弔辭一耳者謂男弔女家女弔男家皆云使某如何不淑是弔辭一也）父母不在則稱伯父世母（弔禮不以嚴也伯父母又不在則稱叔父母○疏曰此家父不在彼家父亡則稱伯父某子使稱伯父其亦不在則稱叔父）壻已葬

壻之伯父致命女氏曰某之子有父母之喪不得嗣爲兄弟使某致命女氏許諾而弗敢嫁禮也（必致命者不敢以累年之喪使人失嘉會之時○疏曰必待已葬者葬後哀情稍殺始兼他事不待踰年者不可曠年廢人昏禮也不得嗣爲兄弟者夫婦有兄弟之義或據壻爲妻父母有緦麻之服故謂之兄弟）壻免喪女之父母使人請壻弗取而後嫁之禮也（請請成昏○疏曰壻免喪之後則應取婦必須女之父母請者以壻家既葬致命於已壻既免喪所以須請也）女之父母死壻亦如之（女免喪壻之父母亦使人請其已葬時亦致命○同上）○曾子問曰親迎女在塗而壻之父母死如之何孔子曰女改服布深衣縞總以趨喪（布深衣縞總婦人始喪未成服之服○疏曰女改服者謂女在塗聞舅姑喪即改嫁時之衣服嫁服者士妻褖衣大夫妻展衣卿妻則鞠衣故士昏禮云女次純衣純衣即緣衣也深衣謂衣裳相連前後深

（遂故曰深衣縞白絹也總束髮也長八寸女在塗以其聞喪即改嫁服故云未成服之服也士喪禮注始死婦人將斬衰者去笄而纚將齊衰者骨笄而纚至將斂齊衰婦人亦去笄纚而髽皆不云縞總文不備也）女在塗而女之父母死則女反（奔喪服期○疏曰經云女反故知奔喪喪服期云女子在室爲父箭笄髽衰三年今既在塗非復在室故知服期但在室之女父卒爲母亦三年今既在塗故爲父母同皆期也於時女亦改服布深衣縞總反而奔喪）如壻親迎女未至而有齊衰大功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男不入改服於外次女入改服於內次然後即位而哭（不聞喪即改服者昏禮重於齊衰以下○疏曰女既未至聞壻家有齊衰大功之喪則廢其昏禮男女變服就位哭男謂壻也不入大門改其親迎之服服深衣於門外之次女謂婦也入大門改其嫁服亦服深衣於門內之次男女俱改服畢然後就喪位而哭謂於壻家爲位也皇氏以爲就喪爲位哭也然曾子唯問齊衰大功不問小功者以小功輕不廢昏禮待昏禮畢乃哭）

（以雜記云小功可以冠子取婦明與大功及期異也此不見喪而改服奔喪禮注云不見喪不改服者崔氏云奔喪[illegible]見喪不改服謂不改素冠而著免其[illegible]吉服著布深衣素冠聞喪即改之又[illegible]上文云女聞壻之父母喪在塗即改服今女聞壻齊衰大功之喪入門始改服故云不聞喪即改服者昏禮重於齊衰以下）曾子問曰除喪則不復昏禮乎（復猶償也○疏曰復是反覆之義故爲償也曾子以初昏遭喪不得成禮除喪之後豈不酬償更爲昏禮乎）孔子曰祭過時不祭禮也又何反於初（重喻輕也同牢及饋饗相飲食之道○疏曰過時不祭謂四時常祭也謂祭重而昏輕重者過時尚廢輕者不復可知熊氏云若喪祭及禘祫祭雖過時猶追而祭之故禘祫志云昭十一年齊歸薨十三年會于平丘冬公如晉不得祫至十四年乃追而祫之十五年乃禘也又僖公八年春嘗禘以正月會王人于洮故七月而禘故雜記云三年之喪既顈其練祥皆行是追於前練祥祭祀○同上）○曾子問曰女未廟見而死則如之何孔子曰不遷於祖不祔

[illegible]壻不杖不菲不次歸葬于女氏之黨示未成婦也（遷朝廟也壻雖不備喪禮猶爲之服齊衰）也○疏曰婦既死於巳寢將殯及葬於女氏之黨故其柩不遷移朝於壻之祖廟祔祭之時又不得祔於皇姑廟也皇大也君也稱皇者尊之也菲草屨也不次謂不別處止哀次也壻爲妻合服齊衰杖而非屨乃止哀次今未廟見而死其壻唯服齊衰而巳其柩還歸葬於女氏之黨以其未廟見不得舅姑之命示其未成婦然其實巳成婦但示之未成婦禮欲見其不敢自專也又曰此經但云

不杖不菲不云不服故知服齊衰其女父母則爲之降服大功以其非在室爲之服齊衰非十也○同上○曾子問曰取女有日而女死如之何孔子曰壻齊衰而弔既葬而除之夫死亦如之（未有期三年之恩也）女服斬衰○疏曰所以既葬除者壻於女未有期之恩女於壻亦有三年之恩壻服齊衰故知女服斬衰○同上○曾子問曰諸侯旅見天子入門不得終禮廢者幾孔

子曰四請問之曰大廟火日食后之喪雨霑服失容則廢（大廟始祖廟宗廟皆然主於始祖耳）曾子問曰諸侯相見揖讓入門不得終禮廢者幾孔子曰六請問之曰天子崩大廟火日食后夫人之喪雨霑服失容則廢（夫人君之夫人）○曾子問曰天子嘗禘郊社五祀之祭簠簋既陳天子崩后之喪如之何孔子曰廢（既陳謂夙興陳饌牲器時也天子七祀言五者關中言之）○疏曰天子七祀言五者周天子七祀諸侯五祀大夫三祀五居其中舉五而言則通七下下通三欲見天子及大夫其祭皆然關通也同上○孔子曰天子崩未殯五祀之祭不行既殯而祭其祭也尸入二飯不侑酳不酢而已矣自啓至于反哭五祀之祭不行已葬而祭祀畢獻而已（既葬彌吉畢獻祝而後止郊社亦然惟嘗禘宗）

（廟侯吉也）○曾子問曰諸侯之祭社稷俎豆既陳聞天子崩后之喪君薨夫人之喪如之何孔子曰廢（亦謂夙興陳饌牲器時也）自薨比至于殯自啓至于反哭奉帥天子（比必利反○帥循也所奉循如天子者謂五祀之祭也社稷亦然○疏曰天子諸侯祭禮既亡今儀禮唯有大夫士祭禮案特牲饋食禮祝延尸于奥迎尸而入即延坐三飯告飽祝侑尸尸又飯至於九飯畢若大夫依少牢饋食尸食十一飯而畢鄭注少牢云士九飯大夫十一飯也則其餘有十三飯十五飯也案此說則諸侯十三飯天子十五飯又案特牲禮戶九飯畢主人酌酒酳尸尸飲卒爵酢主人主人受酢飲畢酌獻祝祝飲畢主人又酌獻佐食此是士之祭禮也今約此而說天子五祀之祭也天子崩未殯五祀之祭不行者以初崩哀慼未遑祭祀雖[illegible]五祀祭時不得行但五祀外神不可以已私喪久廢其祭故既殯哀情稍殺而設祭也其祭也尸入三飯不侑酳不[illegible]而已矣者今喪既殯不得純如吉禮云滋宜降殺侑勸也故迎尸入奥之後[illegible]三飯言訖則止祝更不勸侑其食

食蒲當飫也又熊氏云謂迎尸入奥之後尸三飯即止祝不勸侑至十五飯於時冢宰攝主酌酒酳尸尸受卒爵不酢攝主故云三飯不侑酳不酢而已者謂唯行此而已不為在後餘事也自啓至于反哭五祀之祭不行者謂從啓殯以後葬畢反哭以前靈柩既窆哀摧更甚故云五祀之祭不行已葬反哭殯宮畢而行其祭但既葬彌吉尸入三飯之後祝乃侑尸尸食十五飯攝主酳尸尸飲卒爵而酢攝主攝主飲畢酌而獻祝祝受飲畢則止無獻佐食以下之事所以然者以禫後未甚吉惟行此禮而已郊社亦然者王制云唯祭天地社稷為越紼而行事是與五祀同也趙商問云自啓至反哭五祀之祭不行注云郊社亦然案王制云唯祭天地社稷為越紼而行事既云葬時郊社之祭不行何得有越紼而行事鄭答越紼行事喪無事時天地郊社有常日自啓及至反哭自當[illegible]之鄭言無事者謂未殯以前是有事殯以後未啓以前[illegible]無事得行祭禮[illegible]有越紼行事鄭云郊社有常日自啓[illegible]反哭乃當辟之者郊社既有常日自[illegible]至反哭乃當辟此郊社之日郊社畢[illegible]其日不使相妨五祀既畢若與[illegible][illegible]哭[illegible]如[illegible]非五祀辟其日也鄭答[illegible]社稷[illegible]亦[illegible]遠[illegible]時論[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一[illegible]）

原書漫漶不清

[illegible]

（[illegible]禮以祭不廟[illegible]待於吉故王制[illegible]年不祭大也[illegible]在喪祭郊社之）

（[illegible]所朝夕[illegible]雜記云國禁哭則[illegible]之奠即[illegible]因也人臣尚顯明）

（子[illegible]也云師循也所奉循如天子者[illegible]天子有祭五祀之文今諸侯五）

（祀[illegible]天子諸侯祭社稷其遭喪節制矣[illegible]如同故云社稷亦然案天子崩后）

（喪諸侯當奔赴得奉循天子之禮者諸侯或不自親奔而身在國者或唯據君）

（薨及夫人之喪其嗣子所皆得奉循天子也○同上）○曾子問曰

大夫之祭鼎俎既陳籩豆既設不得成禮廢者幾孔子曰九請問之曰天子崩后之喪君薨夫人之喪君之大廟火日食三年之喪齊衰大功皆廢外喪自齊衰以下行也（齊衰異門則祭）其齊衰之祭也尸入三飯不侑酳不酢而已矣大功酢而已矣小功緦室中之事而已矣（室中之事謂賓[illegible]）

（[illegible]）士之所以異者緦不祭（蓋則士不[illegible]成禮者[illegible]）

所祭於死者無服則祭（謂若舅舅之子從母昆弟○疏）

（曰齊衰則祭若遭異門齊衰之喪其祭迎尸入室但三飯則止祝更不勸侑使至十一但三飯耳主人酌酒酳尸尸不酢主人唯此而已大功酢而已矣大功緦經祭禮稍備尸三飯祝侑至十一飯而止主人酌酒酳尸尸酢主人主人乃[illegible]云大功酢而已矣若小功緦室中之事而已矣者小功與緦麻其服轉輕祭禮轉備其祭尸十一飯訖主人酳尸尸卒爵酢主人主人獻祝及佐食畢次主婦獻尸尸酢主婦主婦又獻祝及佐食次賓長獻尸若平常之祭尸得賓長獻爵則止不舉待致爵之後尸乃舉爵今既喪殺賓長獻尸尸飲以酢賓[illegible]又獻祝又佐食而祭畢止凡尸在室之奧祝在室中北牖南面佐食在室中戶[illegible][illegible]面但主人主婦及賓獻尸及祝佐食事三人畢則止故云室中之事而已矣者致爵之時主婦在房中南面主人獻賓堂上北面皆不在室中其室中者獻尸以佐食耳故此注云室中之事謂賓長獻比小功緦麻輕內外知者以前文云內喪大功以上廢則知內喪小功[illegible]下不廢也案雜記云臣妾死於宮中三[illegible]）

（月而後祭之此內喪緦麻不廢祭者此謂鼎俎既陳臨祭之時故不廢也若不當祭時有臣妾死於宮中及大夫爲貴妾緦庶子爲父後者爲其母緦之屬皆不祭上之所以異者緦不祭孔子曰冒參歷間至大夫必應及士故因廣舉士以語之大夫唯至大功爲九而士又加緦小功二等合爲十一此亦謂祭宗廟鼎俎既陳而值喪也大夫祭值緦小功不辨內外皆不廢祭而禮則小異耳士值緦小功不辨內外一切皆廢祭士輕故爲輕親伸情也所祭於死者無服則祭謂若舅舅之子從母昆弟此等於己錄服緦而於祖禰則無服然此皆母親）

（亦得云無服者祭祀以祖禰爲主母親於己服緦於祖禰無服此皆母親以夕爲主也其從母父雖無非己爲小功然氏云亦廢祭也案經云緦不祭所祭於死者無服則祭緣緦爲文似不關小功故鄭以緦服解之皇氏橫加小功其義非也。同上）○大夫士將與祭於公既視濯而父母死則猶是與祭也次於異宮既祭釋服出公門外哭而歸其他如奔喪之禮如未視濯則使人告告者反而后哭如諸父昆弟姑姊妹之喪則既宿則與祭卒事出公門釋服而后歸其他如奔喪之禮如同宮則次于異宮（詳見奔喪條）

○曾子問曰卿大夫將爲尸於公受宿矣而有齊衰內喪則如之何孔子曰出舍於公館以待事禮也（吉凶不可以同處○疏曰出舍於公館以待事禮也者云且舍公館待事畢然後歸哭也所以出於公館者以

祭是吉凶不可同處也○曾子問）○聘君若薨于後入竟則遂（既接於主國君也○疏曰自此盡唯稍受之論聘者遭己君之喪行非常之禮事云接於主國者謂關人關人告君君使士請事是接於主國矣故入境則遂也）赴者未至則哭于巷衰于館（未至謂赴告主國君者也哭于巷者哭于巷門未可爲位也衰于館未可以凶服出見人其聘享之事自若吉也今文赴作訃○疏曰本國遭喪赴者有兩使一使告聘者一使告主國以其赴主國之使未至是以未可爲位受人弔禮云

（衰于館未可以凶服出見人者對下經赴者至則衰而出云其聘享之事自若古者下云受饔餼之禮故云先行聘享乃後受禮以其主國未得赴告故仍若吉也）受禮（受饔餼也）不受饗食（亦不受加）赴者至則衰而出（禮爲鄰國闕於是可以凶服將事也○疏曰主國君使者衰而出則主國可以闕樂云於是可以凶服將事者謂主人所歸禮則賓可以凶服受之其正行聘享則著吉服矣故雜記云執玉不麻是也）唯稍受之（稍所教反○稍廩食也○疏曰禮君行師從卿行旅從從者既多不可闕於稍食案周禮每云稍事皆謂米廩以其稍稍給之故謂米廩爲稍）歸執圭復命于殯升自西階不升堂（復命于殯者臣子之於君父存亡同）子即位不哭（將有告請之事宜清淨也不言世子者君薨也諸臣待之亦皆如朝夕哭位○疏曰臣子一列上下文唯言子不言羣臣與子同在如朝夕哭位者案奔喪云奔父之喪在家者待之皆如朝夕哭位故如此亦然）辯復命如聘（自陳幣至于上介以公賜告無勞○疏曰上文君存時使者復命自陳公幣已下至賜告之等今復命於殯所亦盡

陳之故言辯知無勞者勞主君出命令君薨不可代君出命故知無勞也）子臣皆哭（使者既復命與羣臣皆哭）子與介入北鄉哭（新至別於朝夕○疏曰朝夕哭位在阼階下西面今於殯前北鄉故云別於朝夕也）出袒括髮（悲哀變於外臣也○疏曰案奔喪云至於家入門左升自西階東面哭括髮袒於殯東是於內者子故也此使者出門袒括髮變於外者臣故也）入門右即位踊（從臣位自哭至踊如奔喪禮○疏曰奔喪云袒括髮於西階東即位踊襲經於序東北門外袒括髮入門右即位踊亦當襲經於序東故云自哭至踊如奔喪禮也○聘禮）○若有私喪則哭于館衰而居不饗食（私喪謂其父母也哭于館衰而居不敢以私喪自聞於主國凶服于君之吉使春秋傳曰大夫以君命出聞喪徐行而不反○疏曰衰而居謂服衰居館行聘享即皮弁吉服故不敢凶服于君之吉使也引春秋傳者案宣八年經書夏六月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公羊傳云其言至黃乃復何有疾也何言乎有疾乃復譏何譏爾大夫以君命出聞喪徐行而不反何氏注聞大喪而不反重君命也徐行者爲君

當使人追代之以喪喻疾者喪猶不還而況疾乎是也以此言之使雖未出國境聞父母之喪遂行不敢以私廢王事君使人代之可也以此言之明至彼所使之國雖聞父母之喪不反可知是以哭于館衰而居**歸使衆介先衰而從之**已有齊斬之服不忍顯然趨於往來其在道路使介居前歸又請反命己猶徐行隨之君納之乃朝服既反命出公門釋服哭而歸其他如奔喪之禮吉時道路深衣○疏曰己有齊斬之服者爲父斬衰爲母齊衰也不忍顯然趨於往來者解經使衆介先衰而從之之意經云歸據反國時

雜云往者鄭意云時聞父母之喪不敢即反亦使衆介先衰而從之故往來並言云在道路使介居前者謂向彼國時云歸又請反命己猶徐行隨之者此謂還國至近郊使人請反命君許入猶使介居前徐行於後隨介至國也君納之乃朝服者以其行聘之時猶不以凶服于君之吉使而服吉服知此反命時亦不以凶服于君之吉使而服朝服如吉時反命矣云出公門釋服哭而歸者案雜記云大夫士將與祭於公既視濯而父母死則猶是與祭也次於異宮既祭釋服出公門外哭而歸明此亦出公門釋朝服而歸但彼祭服不可著出故門

[illegible]朝服可以著出門爲[illegible][illegible]也云其他如奔喪之禮者奔喪[illegible][illegible]於家入門左升自西階殯東西面[illegible]哭盡哀括髮袒降堂東即位西鄉[illegible][illegible]襲絰于序東絞帶反位拜賓成踊送[illegible]反位有賓後至者則拜之成踊送[illegible][illegible]如初衆主人兄弟皆出門出門哭[illegible][illegible]門相者告就次於又哭括髮袒成踊於三哭猶括髮袒成踊三日成服拜賓[illegible]送賓皆如初云吉時道路深衣者以其[illegible]服之丁唯有深衣庶人之常服既[illegible][illegible]服反命出門去朝服還服吉時深衣三日成服乃去之○同上**○掌客賓客有喪惟芻稍之受**稍所教反舊踈據反○不受饗食饗食加也喪謂父母死也客則又有君焉芻給斗馬稍人稟也其正禮飧饔餼主人致之則受○疏曰喪謂父母死也者據正喪而言若諸侯正應母死而有父者或始封之君舊爲卿大夫答有父或父有廢疾不立已爲位於祖亦有父也云客則又有君爲者謂介尸下非直有父母又有君喪以其俱三年故聘禮者有私喪則哭于館衰而居云芻給斗馬者從行之斗馬云稍人稟也者師從於從者須給稍即月稟是也殘饔餼主人致之則受者以正禮故受之君饗食加主人致之亦不受也○周禮

○大夫以君命出聞喪徐行而不反（聞喪者聞父母之喪不忍疾行又爲君當使人追代之以喪喻疾者喪尚不當反況於疾乎○宣八年春秋公羊傳）○聘遭喪入竟則遂也（遭喪主國君薨也入竟則遂國君以國爲體士既請事已入竟矣關人未告則反○疏曰從此盡練冠以受論主國君以喪夫人薨或世子死行變禮之事云以國爲體者聘君主以聘國故君雖薨而遂入關人未告則反者聘使至關乃請關人關人入告君君知乃使士請事已入關自然入矣若關人未告君君不知使者又未入關主國君死理當反矣）不郊勞（子未君也）不筵几（致命不於廟就尸柩於殯宮又不神之○疏曰不筵几致命不於廟央正聘者几筵也就尸柩於殯宮者國君雖以[illegible][illegible]爲禮主聘其國亦爲兩君[illegible]立君薨當就尸柩故不就祖廟[illegible]十神之者以其鬼神所在曰廟[illegible]言係爲廟則設几筵亦可矣但[illegible]不異於生不神之故於殯停[illegible]尹[illegible]）禮賓（喪降事也○疏曰[illegible]手[illegible]以[illegible]）[illegible]禮（賓所[illegible]食不可[illegible]饋食○疏曰知[illegible]

食者饗食亦有生熟法故主人亦歸之）賓唯饔餼之受（受正不受加也○疏曰饔餼之禮是其正自饗食之等是其加也）不賄不禮玉不贈（喪殺禮爲之不備○疏曰不賄者謂不以束紡不禮玉者謂不以束帛乘皮以報享不贈者賓出至郊不以物贈之也○聘禮）○遭夫人世子之喪君不受使大夫受于廟其他如遭君喪（夫人世子死君爲喪主使大夫受聘禮不以凶接吉也其他謂禮所降○疏曰禮記服問曰君所主夫人妻太子適婦鄭注云言妻見大夫以下亦爲此三人爲喪主也故云君爲喪主既爲喪主是以使大夫受聘禮不以凶接吉也云其他謂禮所降者謂不禮不以下不賄以上皆闕之○聘禮）○遭喪將命于大夫主人長衣練冠以受（遭喪謂主國君薨夫人世子死也此三者皆大夫攝主人長衣素純布衣也去衰易冠不以純凶接[illegible]吉也吉時在裏爲中衣中衣長衣[illegible]繼皆掩尺表之曰深衣純袂寸半[illegible]言使之受[illegible]君無喪[illegible]義也[illegible]曰此經據上三人死[illegible]使賓[illegible]命於大夫主人即大夫[illegible]

（此三者皆大夫攝之人也云其文素纔布衣者此長衣則與深衣同布但袖長素純爲異此長衣之緣以素爲之故云素純也去衰易冠者謂脫去斬衰之服而著長衣脫去六升九升之冠而著練冠云不以純凶接純吉者聘禮是純吉禮○而上）○掌客遭主國之喪不受饗食受牲禮（牲亦當爲腥聲之誤也有喪不忍煎亨正禮殯饔餼當熟者腥致之也○疏曰案聘禮聘遭喪入境則遂也主人畢歸禮注云禮謂饔餼饗食賓唯饔餼之受注云受正不受加饗食雖主人歸賓賓不受其加若饔主人致之亦聽受以其正受腥禮○周禮）

○君之喪未小斂爲國賓出拜國賓于位（疏曰國賓謂鄰國大夫來聘者遇主國君之喪○喪大記）○賓入境而死遂也主人爲之具而殯（具謂殆死至殯所當用○疏曰賓入境而死遂也者若未入境即反）介攝其命（爲致聘饗之禮也初時上介接聞命○疏曰初賓受命於君之時賓介同北面上介接聞君命矣以是賓死得攝其命）君弔介爲主人（雖有臣子親因猶不爲主人以介與賓並命於君尊也○疏曰古者賓聘家臣適子皆從行是以延陵季子聘於齊其子死葬於嬴博之間故鄭云雖有臣子親因猶不爲主人以其介尊故也）主人歸禮幣必以用（當中奠贈諸喪具之用不必如賓禮○疏曰喪具謂襲與小斂大斂不必如賓禮者不必如致殯饔之禮束紡皮帛之類不堪喪者之用故也）介受賓禮無辭也（介受主国賓已之禮無所辭也以其當陳之以反命也有賓喪嫌其辭之）不饗食（疏曰不受饗食明受饗餼正禮也）歸介復命柩止于門外（門外大門外也必以

柩造朝達其忠心○疏曰知門外是大門外者國君有三門皐應路又有三朝內朝在路寢庭正朝在路門外應門外無朝外朝當在皐門外經直云止於門外無入門之言明知止於大門外外朝之上）介卒復命出奉柩送之君弔卒殯（疏曰當介復命之時賓之尸柩在外朝上介卒復命謂復命訖出君大門奉賓之柩送至賓之家尸柩入殯於兩楹之間君往就弔卒殯者謂殯訖殯是喪之大節故云卒殯成節乃去謂君與大夫盡去）○若大夫介卒亦如之（不言上介者小聘上介士

（也○疏曰大聘上介是大夫小聘上介士經不言上介者欲兼見小聘之法也若小聘上介末介皆士則入下文士介死中以其下文更不見小聘賓介死法此兼言之也）○士介死爲之棺斂之（不具他衣物也自以時服也○疏曰以士介卑直具棺不具他物其士介從者自用時服斂）君不弔焉（主國君使人弔不親往）○若賓死未將命則既斂于棺造于朝介將命（未將命謂俟閒之後也以柩造朝以己至朝志在達君命○疏曰前云賓入境而死謂在路死未至國此經更說賓至朝俟閒之後使大夫致館未行聘饗而賓在館死故鄭云以柩造朝志在達君命則知上國外死不以柩造朝可知）○若介死歸復命唯上介造于朝○若介死雖士介賓既復命往卒殯乃歸（往謂送柩○聘禮）○掌客凡掌客死致禮以喪用（詳見遭有喪條）

右因吉而凶（冠昏祭聘）○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萬不云籥（春秋經在宣八年傳遂魯莊公之子東門襄仲先日辛巳有事於大廟而仲遂卒明日而繹非也萬干舞也籥籥舞也傳曰去其有聲者廢其無聲者）仲尼曰非禮也卿卒不繹（繹音亦去羌呂反籥羊勺反○疏曰萬是執干而舞武舞也籥舞執羽吹籥而舞文舞也宣八年公羊傳云去其有聲謂去籥舞以吹籥有聲故也廢其有聲謂廢留萬舞而不去以萬舞無聲故也○檀弓）○季文子將聘於晉求遭喪之禮以行（季孫行父也聞晉侯疾故）其人曰將焉用之文子曰備豫不虞古之善教也求而無之實難（難卒得○卒寸忽反）過求何害（所謂文子三思）八月晉侯驩卒（文公六年春秋左氏傳）○楚子西子期伐吳陳侯使公孫貞子弔焉及良而卒將以尸入吳子使太宰嚭勞且辭曰以水潦之不時無

乃廩然隕大夫之尸以重寡君之憂寡君敢辭上介芋尹蓋對曰寡君聞楚爲不道荐伐吳國寡君使弔君之下吏無禄使人逢天之慼大命隕隊絶世于良廢日共積（廢行道之日以共具殯斂所積聚之用）一日遷次（一日便遷次不敢留君命）今君命逆使人曰無以尸

造于門是我寡君之命委于草莽也且臣聞之曰事死如事生禮也於是乎有朝聘而終以尸將事之禮（朝聘道死以尸行事）又有朝聘而遭喪之禮若不以尸將命是遭喪而還也無乃不可乎吳人內之（傳言芋尹蓋知禮○）（哀公十五年春秋左氏傳）

以喪冠者雖三年之喪可也既冠於次入哭踊三者三乃出（言雖者明齊衰以下皆可以喪冠也遭喪以其冠月則喪服因冠矣非其冠月待變除卒哭而冠次廬也雖或爲唯○疏曰謂將欲加冠而值其喪則當以喪服之時因喪服加冠非但輕服得冠雖有三年重喪亦可爲因喪服而冠故云可也既冠於次者此謂加冠於廬次之中若齊衰以下加冠於次舍之處入哭踊三者三乃出者謂既冠之後入於喪所哭而跳踊謂每節一哭而三踊如此者三凡爲九踊乃出就次所知喪冠

月則喪服因冠者以曾子問云將冠子未及期日而有齊衰大功小功之喪則因喪服而冠書未及期日明及月可知但未及冠之日耳以此言之知冠月則可冠也云非其冠月待變除卒哭而冠者案夏小正二月綏多士女是冠用二月假令正月遭喪則二月不得因喪而冠必待變除受服之節乃可以冠矣云次廬也者據重服而言也○雜記）○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可以嫁子父小功之末可以冠子可以嫁子可以取婦己雖小功既卒哭可

以冠取妻下殤之小功則不可（取七住反又如字○父大功卒哭而可以冠子嫁子小功卒哭而可以取婦已大功卒哭而不可以冠子小功卒哭而可以取妻必偕祭乃行也下殤小功齊衰之親除喪而後可爲昏禮凡冠者其時當冠則因喪而冠之○疏曰末謂卒哭之後大功之末云身不云父小功之末云父不云身互而相通是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嫁子小功之末非但得冠子嫁子復可取婦所以取婦必在小功之末者以取婦有酒食之會集鄉黨僚友故小功之末乃可得爲也己雖小功既卒哭可以冠取妻者以前文云父小功之末可以取[illegible]已有小功於情爲重不得冠取故云可以冠取此文云既卒哭明上云末者並是卒哭後也下殤之小功則不可者[illegible][illegible]小功可以冠取若本服齊衰下殤降在小功者則不可冠嫁以本服是齊衰重故也若其長殤中殤之大功者庾氏云卒哭之後則得與平常大功同於末[illegible]之末可以身自冠嫁雖本期年降在大功其服稍伸故得冠嫁也賀氏云小功下殤本是期親以其重故不得冠嫁推此言之降在大功理不得冠嫁謂齊衰下殤尚不可冠嫁況齊衰[illegible]殤之降在大功者庾記非也今從[illegible]）

云必偕祭乃行也者偕俱也父是大功之末已亦是大功之末乃得行此冠子嫁子父小功之末已亦小功之末可以嫁取必父子俱然乃得行事故云必偕祭乃行知父子俱大功小功者若姑及姊妹出適父子俱爲大功若從祖兄弟父爲之小功已亦爲之小功是父子其服同也若父有齊衰子有大功則不可若父有大功子有小功可以冠嫁未可以取婦必父子俱有小功之末可以取婦若父是小功已在緦麻然合取可知又云必偕祭不行者言爲諸吉禮必待祭訖乃行也云下殤小功齊衰之親除喪而後可爲昏禮者言除訖可爲昏

禮則未除喪不可爲昏禮云小功則不可者唯謂昏也其冠嫁則可也云凡冠者其時當冠則因喪而冠之者鄭以經云大功小功之末可以吉冠則大功小功之初當冠之時則因喪服而冠矣鄭以前經云以喪冠者雖三年之喪可也者皆據重服喪中可冠恐輕服大功小功者在喪不合冠故鄭於注特明之○（同與）

○喪三年不祭雖祭天地社稷爲越紼而行事（紼音弗○不敢以卑廢尊越猶躐也紼輴車索○輴勑倫反○疏曰私喪者是其卑天地社稷是其尊今雖遭私喪既殯已後若有天地）

社稷之祭則行之故云不敢以卑廢尊也越是蹤躐之義但未葬之前屬紼於輴以備火災今與祭天地社稷須越躐此紼而往祭所故云越紼云紼輴車索者以傳往之時指其繩體則謂之紼若在塗人挽而行之則謂之引鄭注雜記云廟中曰紼在塗曰引天地社稷故有越紼之禮六宗及山川之等卑於天地社稷待喪終乃祭故鄭志荅田瓊云天地郊社至尊不可廢故越紼祭之六宗山川之神則否其宮中三祀在殯內則亦祭之故曾子問云君薨五祀之祭不行既殯而祭之自啓至於反哭五祀之祭不行既葬而祭之故鄭荅田瓊云五

祀宮中之神喪時朝夕出入所祭不爲越紼也天地社稷之祭預卜時日今忽有喪故既殯越紼行事若遭喪之後當天地郊社常祭之日其啓殯至於反哭則避此郊社祭日而爲之案禮卒哭而祔練而禘於廟此等爲新死者而爲之則非常祭也其常祭法必待三年喪畢也其春秋之時不至三年而爲吉祭者皆非禮也杜氏之意以爲既祔以後宗廟得四時常祭三年大禘乃同於吉故僖公三十三年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於主烝嘗禘於廟杜注云新主既特祀於寢則宗廟四時常祀三年禮畢又大禘乃皆同於吉如杜之意

與三年不祭違者案釋例云禮記後儒所作不正與春秋同是以不盡用禮記也○王制○程氏遺書曰禮言惟天地之祭爲越紼而行事此事難行既言越紼則是猶在殯宮於時無由致得齊又安能脫喪服衣祭服此皆難行縱天地之祀爲不可廢則消使家宰攝爾昔英宗初即位有人以此問先生曰今人居喪百事皆如常特於祭祀廢之則不如無廢爲愈也子厚正之曰父在爲母喪則不敢見其父不敢以非禮見也今天子爲父之喪以此見上帝是以非禮見上帝也故不如無祭○或問喪三年不祭朱先生曰程先生謂今人居喪都

不能如古禮却於祭祀祖先獨以古禮不行恐不得横渠曰如此則是不以禮祀其親也又曰喪祭之禮程張二先生所論自不同論正禮則當從横渠論人情則伊川之說亦權宜之不能已者但家間頃年居喪於四時正祭三獻受胙非居喪所可行而俗節則唯普同一獻不讀祝不受胙也（[illegible]）不○居喪不祭伊川横渠各有說若論今日人家所行則不合禮處自多難以一槩論若用韓魏公法則有時祭有節祠時祭禮繁非居喪者所能行節祠則其禮甚簡雖以墨縗行事亦無不可也

○天子崩國君薨則

祝取羣廟之主而藏諸祖廟禮也卒哭成事而后主各反其廟（詳見卒哭祔練祥禫記卒哭條）○天子崩未殯五祀之祭不行既殯而祭其祭也尸入三飯不侑酳不酢而已矣自啓至于反哭五祀之祭不行已葬而祭祝畢獻而已○其齊衰之祭也尸入三飯不侑酳不酢而已矣大功酢而已矣小功緦室中之事而已矣士之所以異者緦不祭所祭於死者無服則祭（以上條詳見上因吉而凶條）○曾子問曰相識有喪服可以與於祭乎（問已有喪服可以助相識者祭否）孔子曰緦不祭又何助於人（疏曰身有緦服尚不得自祭己宗宗廟何得助於他人祭乎而熊氏云謂身有緦服則不得自爲父母虞祔卒哭祭此謂同宮緦則士爲妾有子及大夫爲貴妾是同宮緦者若大夫士

（[illegible]大功小功緦麻同宮則亦不祭異宮則殯後得祭故雜記云父母之[illegible]將祭而昆弟死既殯而祭若同宮則[illegible]妾葬而後祭虞祔亦然天子諸侯臣妾死於宮中雖無服亦不得爲父母虞祔卒哭祭也天子諸侯適子死斬衰既練乃祭天子諸侯爲適孫適婦則既殯乃祭以異宮故也）曾子問曰廢喪服可以與於饋奠之事乎（謂新除喪服也）孔子曰說衰與奠非禮也（執事於人之神爲其忘哀疾也）以擯相可也（相息亮反○此論大祥除服不得與他人饋奠之事廢尚於此不問可與吉祭而問可與饋奠者以已新說喪服吉祭禮經決其不可饋奠是他人之重者已又新始說衰凶事相因疑得助奠故問之也○曾子問）

○曾子問曰君薨而世子生如之何孔子曰卿大夫士從攝主北面於西階南（繼於朝夕哭位也攝主上卿代君聽國政○疏曰公羊云君存稱世子君薨稱子某此既君薨仍稱世子者以其別於眾子又用世子之禮告[illegible]也雖君薨猶稱世子攝主上卿代國[illegible]卿大夫士等皆衣衰服北面文不

[illegible]以下文云大祝裨冕明卿大夫[illegible]裨冕也注云變於朝夕哭位者案[illegible]云君之喪既正尸卿大夫父兄子姓立于東方又士喪禮朝夕哭大夫即[illegible]于門外西面北上外兄弟在其南南[illegible]賓繼之北上若其門內位主人堂下直東序西面兄弟皆即位如外位卿大夫在主人之南是朝夕內外哭位皆在東方也今乃從攝主北面於西階南故云變於朝夕哭位也必於西階南者以將告殯近殯位故也

大祝裨冕執束帛升自西階盡等不升堂命毋哭（將有事宜清靜也裨冕者接神則祭）

服也諸侯之卿大夫所服裨冕絺冕也玄冕也士服爵弁服大祝裨冕則大夫[illegible]疏曰大祝以大夫為之祝主接神故服裨冕裨冕祭服也以其將告神故執束帛執持也束帛十端也端則二丈屈神資故用偶數也鬼神以丈八尺為端鬼神之道陰陽不測故用陰陽之數求之丈象陽八天法陰十端六玄四纁玄兩三玄二纁纁是地色玄是天色也級任告殯故升自西階若於堂下告則或遂堂上告則六近殯故升階盡等級命不升堂將有告事宜靜故命毋哭卿[illegible]方所服裨冕絺冕也若案覲禮侯氏[illegible]冕鄭注云裨冕者衣裨衣而冠冕

裨之為言埤也天子六服大裘為上其餘為裨言服裨衣而著冕故云裨冕[illegible]卿若取其繢繡云諸侯之卿大夫者裨冕絺冕也玄冕也者此有五等諸侯之孤卿大夫唯絺冕而下此卿[illegible]命也若孤卿則絺冕若三命再命一命[illegible]天子玄冕故周禮司服云孤自[illegible]下卿大夫自玄冕而下周禮[illegible]三孤[illegible]卿命九卿總云謂卿四命是卿[illegible]命也云士服爵弁服若以天子大夫[illegible]大夫諸侯則無文若是士則[illegible]命也云大祝裨冕故云則大夫[illegible]

三告曰某之子生敢告（聲噫歆警[illegible]某夫人之氏[illegible]）

○疏曰言若夫人某氏之子生[illegible]之辭也直云祝聲不知作何聲[illegible]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禮記云[illegible]曰噫是古人發聲多云噫故[illegible]聲也凡祭祀神之所饗謂之歆[illegible]作聲欲令神歆饗故云歆警神也[illegible]

奠幣於殯東几上哭降（几筵於殯[illegible]繼器也○[illegible]曰[illegible]）

謂奠幣竟執束帛若升堂奠置所[illegible]之奠[illegible]殯東几筵上畢遂哭之[illegible]而[illegible]案阮諶禮圖云几長五[illegible]二所[illegible]尺司几筵云凡喪事[illegible]几[illegible]亦[illegible]舉凡奠也又云凶事[illegible]況是几朝夕相因喪禮[illegible]

（之每[illegible]哭是[illegible]言朝夕哭奠之處殯[illegible]元[illegible]爲朝位之哭當在下今更待[illegible]凡此[illegible]東[illegible]明世子未[illegible][illegible]之[illegible]設[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之外別特設之）衆主人卿大夫士房中皆哭不踊（衆主人君之親也房[illegible]）盡一哀反位遂朝奠（反朝夕哭位○疏曰案士喪禮每日之旦於朝夕哭位先哭而後行朝奠朝奠了又哭今因西階前哭畢反此朝夕哭位於位不更哭即行朝奠禮謂一時兼哭兩事故云遂朝奠）小宰升舉幣（所主也舉而下埋之階間○疏曰所以小宰舉幣幣是小宰所主故云所主也故周禮小宰職云凡祭祀贊玉幣爵之事喪荒受其含襚幣玉之事是也必知埋之階間者下文云師行主命反必告設奠卒斂幣玉藏諸兩階之間故知此幣亦埋之階間也）三日衆主人卿大夫士如初位北面（三日負子日也初告生時○疏曰三日之朝自衆主人以下悉到西階下列位如初日子生之儀也以子自爲主故不云從攝主也）大宰大宗大祝皆裨冕少師奉子以衰祝先子從宰宗人從入門哭者（止[illegible]少升召反奉芳勇反從才用反二宰宗人詔贊君事者○疏曰大宰是冢宰之官大宗是主宗廟之官初不裨冕今得裨冕者以爲奉子接神故服祭服少師奉子以衰者少師主養子之官又奉子故與子皆著衰也皇氏及王肅云謂以衰衣而奉之祝先子從者祝主接神故先進也少師奉子次從祝也上云大宰大宗此直云宰宗人者皇氏云宰則大宰宗人則大宗也出祝先子從同吉祭之禮故特牲少牢皆祝前主人後若凶祭則主人前祝在主人後士虞禮是也今此亦凶而祝在前者以其告神故也大宰大宗爲詔告贊君事故次從在後也入門入殯宮門也衆主人及諸臣並已先列位而哭今祝宰宗三人從二入門見故命門內在位者止哭也）子升自西階殯前北面祝立于殯東南隅祝聲三曰某之子某從執事敢見子拜稽顙哭（見賢遍反○奉子者拜哭○疏曰子升自西階者謂世子不忍從先君之階升故由西階升於時大宰大宗及祝亦升不言從者以子爲王故略而不言也殯前北面者殯以東爲前謂當殯之東稍南北面也祝立于殯東南隅者祝在子之西而北面當殯之東南）

（故云殯東南隅也其宰及宗人量[illegible]以次立於子之東皆北面并其須[illegible]之時或就子前而西面也祝聲三[illegible]謂警神也前告生哀甚故盡階不升[illegible]此見子須近殯故進立於殯東南[illegible]警神之後祝乃告曰夫人某氏之[illegible]從執事宰宗人等敢見告訖奉子[illegible]拜而稽顙乃哭不踊者未即位故也）

祝宰宗人衆主人卿大夫士哭踊三

三降東反位皆袒子踊房中亦踊三

三襲衰杖（踊襲衰杖成子禮也○䟽曰祝宰宗人卿大夫士哭踊三

者三此等以子稽顙哭故亦祝宰宗人在堂上北面哭衆主人卿大夫士俱在西階下北面哭而踊每踊三變爲一節如此者三故云三者三降東反位者[illegible]上皆降反東在下者皆東反朝夕哭位降者謂降自西階也皆袒者以初堂上堂下之哭非正位故不袒今反朝夕位故皆袒子踊房中亦踊者以上文不踊房中亦不踊至此乃踊故云子房中亦踊明祝宰宗人衆主人及卿大夫士反位亦皆踊也當子踊之時亦也故下注云踊襲衰杖成子禮也既襲明初時袒也）奠出（亦謂朝奠○䟽曰恐是尸子故爲莫奠故云亦謂朝[illegible]

[illegible]生之時遂朝奠故云亦謂朝奠[illegible]非時奠者在殯無時亡奠之決故也）

[illegible]命祝史以名徧告于五祀山川（因[illegible][illegible]文喪於禮略也○䟽曰案內則及[illegible]桓六年皆三月乃名之今此因[illegible][illegible]三日即名之以告事促遽[illegible]簡略不暇待三月也）

曾子問曰已葬而世子生則如之何孔子曰大宰大宗從大祝而告于禰（禰乃禮反○告生也○䟽曰大宰大宗從大祝而告于禰者禰父殯宮之主也既葬訖殯無尸柩唯有主

[illegible]故告於主漸神事之故也同廟主之名故曰禰也然直云三人告禰不云羣[illegible]者葬時攝主已弁絰葛以交神明事[illegible]又服受服衰之大事便畢攝主亦無[illegible]有此事故子生則攝主不復與羣臣[illegible]位西階下故自還依大宰之禮與大夫[illegible]宗從大祝裨冕而告殯宮中主也[illegible]云裨冕者未葬尚裨冕葬後不言自[illegible]由不云東帛者凡告[illegible]同常從之可知也）三月乃名于禰[illegible]徧告及社稷宗廟山川（䟽曰三月乃名于禰[illegible]發神事之故依平常之禮三月不[illegible]乃見因以乃名故云乃名于

（[illegible]是之人與命塗不異其不[illegible]一[illegible]不見其成服衰經白依[illegible]）（[illegible]徧告及社稷宗廟山川者名[illegible]與客亦命祝史徧告也不言[illegible]）（[illegible]史從可知也又前不云社稷宗廟此六五祀互相明也王肅云前二日名）（[illegible]云未葬當稱子某故二日因名之也[illegible]經既葬稱子不稱名故三月乃名也）（[illegible]曾[illegible]問）

右因凶而吉（編昏祭世子生）

○文公二年公子遂如齊納幣納幣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喪娶也娶在三年之外則何譏乎喪娶三年之內不圖婚（僖公以十二月薨至此未滿二十五月又禮必先納采問名問吉乃納幣此四者皆在三年之內故云耳）娶者大吉也以爲有人心焉者則宜於此焉變矣（春秋公羊傳）

儀禮經傳通解續卷第十三

儀禮經傳通解續卷第十四

弔禮　喪禮十二

補

喪祝王弔則與巫前（喪祝與巫以桃厲執戈在王前○春官）○男巫王弔則與祝前（巫祝前王也○同上）○典路王弔于四方以路從（王乘一路典路亦以餘路從行亦以華國○同上）○大司馬若師不功王弔勞士庶子則相（師敗王親弔士庶子之死者勞其傷者則相王之禮庶子卿大夫之子從軍者或謂之庶士○夏官）○太僕掌三公孤卿之弔勞（疏曰此等皆王親往今使太僕者或王有故不得親往故使太僕也○同上）○宰夫凡邦之弔事掌其戒令（詳見贈喪條）○小臣掌士大夫之弔勞（此亦王使往○夏官）○女巫若王后弔則與祝前（女巫與祝前后如王禮○春官）○女御從世婦而弔

于卿大夫之喪（從之數蓋如使者之介云○疏曰三夫人象三公凡嬪象孤卿二十士世婦象大夫女御象元士但介數依命數爲差則王之大夫四命世婦之從亦四人以無正○文故言蓋亦亦以疑之也○夫官）

鬯人凡王弔臨共介鬯（介音界○以尊適卑曰臨玄謂曲禮曰摯天子鬯王至尊介爲摯致之以禮於鬼神與○疏曰摯天子鬯者彼摯下與諸侯圭卿羔已下爲目此天子以鬯爲摯若卿羔之類但天子至尊不自執使介爲摯致之以禮於鬼神與者無正文蓋置於神前故云與以疑之○春官）

○內宗凡卿大夫之喪掌其弔臨（王后弔臨諸侯而已是以言掌卿大夫云○疏曰諸侯爲掌弔臨之事明爲后掌之若然天官世婦云掌弔臨于卿大夫之喪彼注云王使往弔也此后不弔臨大夫之喪紫喪大記諸侯夫人弔臨卿大夫者諸侯臣少故也○同上）

○世婦掌弔臨于卿大夫之喪（王使往弔○疏曰案內宗云凡卿大夫之喪掌其弔臨注云王后弔臨諸侯而已彼上文與后事相連故主於后故知此王使往也若然后無外事彼弔諸侯謂三公王子母弟若畿外諸侯則后不弔以王爲三公六卿錫衰諸侯緦衰諸侯旣輕於王之卿卿旣后不親弔繇以諸侯不親弔可知然喪大記諸侯夫人弔卿大夫士之喪者以謂侯臣少故不分別尊卑夫人皆弔之也案司服公卿大夫皆王親弔之此又使世卿往弔者此蓋使世婦致禮物但弔是大名雖致礼亦名爲弔是以大僕云掌三公六卿之弔勞注云王使往小臣云掌士大夫之弔勞注云致禮同名爲弔是其事也此所弔不言三公與孤者文不具也○天官）

○寺人凡內人弔臨于外則帥而往立于其前而

詔相之（臨良鴆反○從世婦所弔若哭其族親立其前者賤也賤而必詔相之者出入於王宮不可以闕於禮○疏曰知從世婦不自弔臨者案世婦職云掌弔臨于卿大夫之喪故內人得從之也云若哭族親者世婦所掌弔唯云弔卿大夫云哭族親據理而言王后有哭族親之法則內人女御亦往哭之○天官）

○內宗大喪序哭者（外內宗及命婦）哭諸侯亦如之（疏曰此諸侯來朝薨於王國王爲之緦衰者也若檀弓云以爵弁紕衣哭諸侯彼謂薨於本國王遥哭之則婦人不哭之婦人無外事故

（也○春官）○外宗大喪則叙外内朝莫哭者哭諸侯亦如之（内外宗及外命婦○同上）○君臨臣喪以巫祝桃茢執戈（詳見喪禮義）○先王之制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葬（詳見會葬條）○弔者即位于門西東面其介在其東南北面西上面於門主孤西面○上客臨客立于門西介立于其左東上孤降自

阼階拜之（同上○案諸侯使人弔含襚賵臨同日畢事其序則弔在前臨在後今以弔臨爲哀死者之事含襚賵是贈死者之事故舉弔臨兩條之略於此其全文則詳見贈喪條列於含襚賵之先後庶有以見行禮之序云）○君使人弔徹帷主人迎于寢門外見賓不哭（詳見士喪禮君使人弔條）○大夫之喪將大斂既鋪絞紟衾衣君至（詳見喪大記大斂條）○士之喪將大斂君不在其餘禮猶大夫也

（同上）○君於大夫世婦大斂焉爲之賜則小斂焉（詳見喪大記殯後受弔條）大夫士既殯而君往焉（同上）○君若有賜則視斂（詳見士喪禮君視斂條）○君弔見尸柩而後踊（詳見喪大記殯後受弔條）○諸侯非弔死問疾而入諸臣之家是謂君臣爲謔（詳見喪禮義）○喪公弔之曰寡君承事（示亦爲執事來）主人曰臨（君辱臨其臣之喪○檀弓）

○諸侯弔於異國之臣則其君爲主（君爲之主弔臣恩爲己也子不敢當主中庭北面哭不拜○疏曰君無弔他臣之禮若來在此國遇主國之臣喪時爲彼法之故而弔故主國君代其臣之子爲主○小記）○賓入竟而死遂也主人爲之具而殯君弔介爲主人（詳見變禮）○君遇柩於路必使人弔之（君於臣民有父母之恩○檀弓）○大夫弔於大夫士主人出迎于門外（詳見喪大記）

○大夫君不迎于門外入卽位于堂下（同上）○五廟之孫祖廟未毁雖爲庶人死必赴練祥則告族之相爲也宜弔不弔宜免不免（音問）有司罰之至于賵賻承含皆有正焉（承音贈○䟽曰族人雖或至賤吉凶必須相告弔賵含贈皆當有正禮庶子掌其正焉承文在賻含之閒則贈含之類故以承爲贈云正者庶子之官治之使賵賻隨其親踈各有正禮○文王世子）○敬弔

臨賻賵睦友之道也（臨如字又力鴆反○䟽曰言君敬重弔臨賵賻不使闕失者是君親睦和友之道也○同上○上二條含襚賵通用）

○公族之罪刑于隱者弗弔弗爲服哭于異姓之廟爲忝祖遠之也（䟽曰隱隱僻之處謂甸師也爲其犯罪忝辱先祖於公法合踈遠之也○同上）○知生者弔知死者傷知生而不知死弔而不傷知死而不知生傷而不弔（感含旋太䟽知也言海）

皆謂致命辭也雜記曰諸侯使人弔其辭曰寡君聞君之喪寡君使某如何不淑此施於生者傷辭未聞也說者有弔辭云皇天降災子遭罹之如何不淑此施於死者蓋本傷辭辭畢退皆哭○䟽曰此論弔傷之法若存之與亡並識則遣設弔辭傷辭兼行若但識生而不識亡則惟遣設弔辭而無傷辭若但識亡唯施傷辭而無弔辭也云辭畢退皆哭者然弔辭乃使口致命若傷辭當書之於板使者讀之而奠致殯前也案雜記行弔之後致含襚賵畢乃臨若不致含襚賵則弔訖乃臨也故云弔傷辭畢皆哭○曲禮）○弔於人是日

不樂（君子哀樂不同日子於是日哭則不歌）行弔之日不飲酒食肉焉（以全哀也○檀弓）○弔生不及哀非禮也（詳見賵條）○凡非弔喪非見國君無不荅拜者（禮尚往來喪賓不荅拜不自賓客也國君見士不荅其拜上賤○䟽曰凡拜而不荅拜者唯有君與士見己君二條耳弔所以賓不荅拜者己本來爲助執喪事非行賓主之禮故主人雖拜己己不荅也故士喪禮有賓則拜之賓不荅拜是也君不荅者謂士見己君君尊不荅也○曲禮）

入

臨不翔（哀傷之無容樂○曲禮）○有殯聞遠兄弟之喪同國則往哭之（喪無外事○疏曰以其已有喪殯不得嚮他國）○哭日不歌（曲禮）○哭則不歌（詳見哀有喪條）○尊長於己踰等喪俟事不植弔（踰等父兄黨也○疏曰俟事謂待朝夕哭時不植弔謂不非時而獨弔○少儀）○齊者不樂不弔（為哀樂則失正散其思也○檀弓）○三年之喪雖功衰不弔自諸侯達諸士如

有服而將往哭之則服其服而往（功衰既練之服諸侯服新死者之服而往哭謂所不臣也）練則弔（父在為母功衰可以弔人者以父在故輕於出也然則凡齊衰十一月皆可以出矣）既葬大功弔哭而退不聽事焉（聽猶待也事謂襲斂執紼之屬）期之喪未葬弔於鄉人哭而退不聽事焉功衰弔待事不執事（謂為姑姊妹無主殯不在族者）小功緦執事不與於禮（禮饋奠[illegible]○疏曰[illegible]）

原書漫漶不清

[illegible]不臣諸父昆弟也故[illegible]除衰杖而練得弔人者以[illegible]無[illegible]言得出也既葬大功[illegible]大功之喪既葬之後往弔母喪

[illegible]則退去不待主人襲斂之事[illegible]練則亦然也期之喪未葬謂姑姊妹無主為之服期喪未至於葬往弔[illegible]人之喪不聽待主人襲斂之事焉[illegible]衰弔者謂此姑姊妹等期喪至既葬[illegible]以大功衰謂之功衰至此之後若弔於鄉人其情稍輕於未葬之前得待主人襲斂之事但不親自執事小功緦服輕雖未葬便可弔又亦為披擯相但不得助披饋奠耳曾子問曰疏衰與奠非禮也以擯相可也是擯相輕而饋奠重也○雜記）○曾子問曰三年之喪弔乎子曰三年之喪練不羣

立不旅行君子禮以飾情三年之喪而弔哭不亦虛乎（爲彼哀則不專於親也爲親哀則是妄弔○疏曰云虛者弔與服並虛也○曾子問）○有殯聞遠兄弟之喪雖緦必往（親骨肉也）非兄弟雖鄰不往（疏無親也）所識其兄弟不同居者皆弔（就其家弔之成恩舊也○疏曰此文連上有殯之下其爲骨肉兄弟雖緦必往若其非兄弟雖並遠外之人雖鄰不往今有既非兄弟又兼疏外平生所共識知往來有恩好）

（[illegible]死者兄弟雖不同居[illegible]往弔[illegible]者之恩舊也其死者兄弟[illegible]往弔之則死者子孫[illegible]可知[illegible]以見親也已有殯得弔之者以其[illegible]有[illegible]）○婦人不越疆而弔人（不通[illegible]）○婦人非三年之喪不踰封而（[illegible]）弔[illegible]○五十無車者不越疆而弔人（[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而不弔哭三[illegible]喪[illegible]

原書漫漶不清

[illegible]謂[illegible]服[illegible]用[illegible]敢[illegible]臣[illegible]辭謂不[illegible]一人水死者何以云[illegible]不爲弔也[illegible]禮[illegible]○[illegible]敢受弔（疏曰[illegible]有[illegible]親喪[illegible]不[illegible]以義斷恩哀痛主於[illegible]不私於親也○疏記[illegible]）大[illegible]之[illegible]不受弔（不以賤者爲有爵者主○檀弓）

右弔（臨哭）

○周人有喪魯人[illegible]

周人弔魯人不弔周人曰固[illegible]以使人可以[illegible]魯人[illegible]也[illegible]弔[illegible]（[illegible]穀梁傳○[illegible]日而殯七[illegible]）[illegible]者至諸侯皆哭問[illegible]

原書漫漶不清

（襄使上卿弔上卿會葬經書叔孫得臣如京師葬襄王以爲得禮許慎案易下邳傳甘容說諸侯在千里內皆奔喪千里外不奔喪若同姓千里外猶奔喪親親也容說爲近禮鄭駁之云天子於諸侯無服諸侯爲天子斬衰三年尊卑有差宋魯夫人成風薨王使榮叔歸含且賵召伯來會葬傳曰禮也襄王崩叔孫得臣如周葬襄王天子於魯既含且賵又會葬爲得禮則是魯於天子一大夫會爲不得禮可知又左傳云鄭游吉云靈王之喪我先君簡公在楚我先大夫印段）

（實往敝邑之少卿也王吏不討恤所無也豈非諸侯奔天子喪及會葬之明文說左氏者云諸侯不得棄其所守奔喪自違其傳同姓雖千里外猶奔喪又與禮乖但說左氏者自違其傳云不奔喪）○邾婁子來奔喪奔喪非禮也（禮天子崩諸侯奔喪會葬諸侯薨有服者奔喪無服者會葬曾與邾婁無服故以非禮書○定十有五年春秋公羊傳）○齊孝公卒有齊怨不廢喪紀禮也（弔贈之數不有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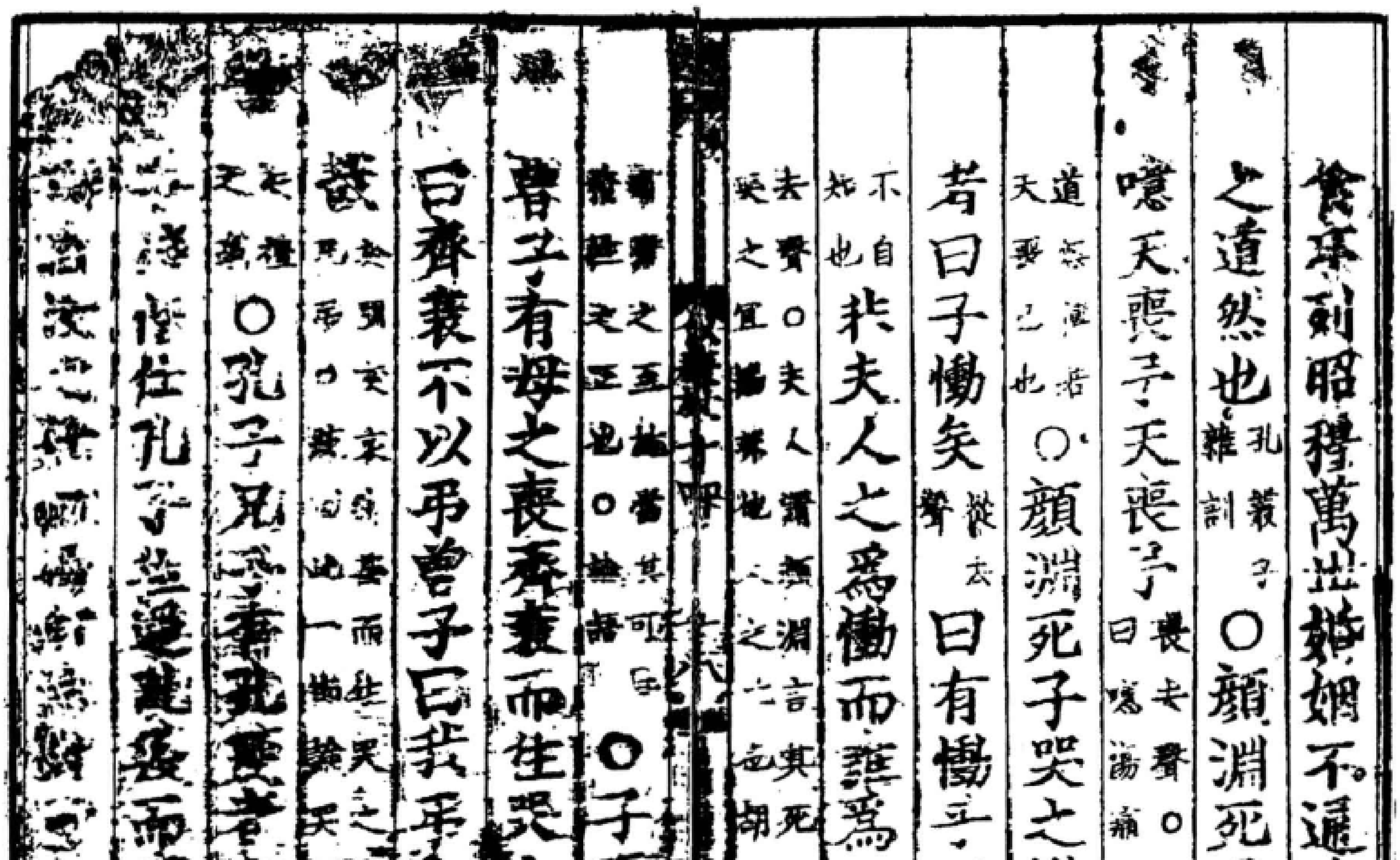
（僖二十七年左氏傳）○文襄之覇也君薨大夫弔卿共葬事夫人士弔大夫送葬（詳見會葬條）○滕成公之喪使子叔敬叔弔進書（子叔敬叔魯宣公孫叔弓也進書奉公[illegible]）（音）子服惠伯爲介及郊爲懿伯之忌不入（郊滕之近郊也懿伯惠伯之叔父忌怨也敬叔有怨於懿伯難惠伯也春秋傳曰敬叔不入）惠伯曰政也

不可以叔父之私不將公事（政君命也爲敬叔於昭穆以懿伯爲叔父）遂入（惠伯強之不入○疏曰此論不可以私廢公之事云敬叔有怨於懿伯難惠伯者謂敬叔[illegible]伯彼懿伯家所怨恐惠伯殺已[illegible]難直伯不敢入也然敬叔惠伯[illegible]在君朝又奉使滕國相隨在路[illegible]相畏難入滕始難者雖有怨辭[illegible]爲防備今入滕國是由主人其循之事不復在已故難之○達[illegible]）季文子卒大夫入斂公在位（[illegible]阼）

（階西鄉○襄公五年春秋左氏傳）○隱公元年冬十有二月公子益師卒公不與小斂故不書日（禮卿佐之喪小斂大斂君皆親臨之崇恩厚也始死情之所篤禮之所崇故以小斂爲文○左氏傳）○季孫之母死哀公弔焉曾子與子貢弔焉閽人爲君在弗內也曾子與子貢入於其廐而脩容焉子貢先入閽人曰鄉者已告矣曾子後入閽人辟之涉內霤卿大夫皆辟位公降一等而揖之君子言之曰盡飾之道斯其行者遠矣（疏曰案喪大記君臨大夫之喪將大斂鋪絞紟君至君即位于序端卿大夫即位于堂廉楹西北面東上是辟位者盡步以近避而東西不當北面之位[illegible]在大夫得設爲二子辟位[illegible]者嘗見公將降故先辟位也[illegible]）

（[illegible]）公行子有子之喪右師往弔入門有進而與右師言者有就右師之位而與右師言者（朱註曰公行子齊大夫右師王驩也）孟子不與右師言右師不悅曰諸君子皆與驩言孟子獨不與驩言是簡驩也（簡略也）孟子聞之曰禮朝廷不歷位而相與言不踰階而相揖也我欲行禮子敖以我爲簡不亦異乎（朝音潮○是時齊卿大夫以君命弔各有位次若周禮凡有爵者之喪禮則職喪涖其禁令序其事故云朝廷也歷更涉也位他人之位也右師未就位而進與之言則右師歷己之位矣右師已就位而就與之言則己歷右師之位也孟子右師之位又不同）

此處缺葉



食[illegible]剋昭穆萬世婚姻不通忠篤之道然也（孔叢子雜訓）○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天喪予（喪去聲○集注曰噫傷痛聲悼道無傳若天喪己也）○顏淵死子哭之慟從者曰子慟矣（慟去聲）曰有慟乎（哀傷之至不自知也）非夫人之爲慟而誰爲（夫音扶爲去聲○夫人謂顏淵言其死可惜哭之宜慟非他人之比也胡氏曰痛惜之至施當其可皆情性之正也○論語）○子張死曾子有母之喪齊衰而往哭之或曰齊衰不以弔曾子曰我弔也與哉（[illegible]）○孔子兄子有孔蔑者與宓子賤偕仕孔子往過孔蔑而問之曰自汝之仕何得何亡對曰未有

所得而所亡者三公事多急

弔死問疾是朋友之道闕也

不悅往過子賤問如孔蔑對曰雖

有公事而兼以弔死問疾是朋友

篤也孔子喟然謂子賤曰君子哉

若人魯無君子者則子賤焉取此

（家語）○載馳許穆夫人作也衛懿公

爲狄所滅許穆夫人閔衛之亡傷

許之小力不能救思歸唁其兄又

義不得故賦是詩也（[illegible]）

（然唯得使大夫問於兄弟有不得歸是以許人尤之故賦詩而見）

（己志也○詩）○初齊豹見宗魯於公孟

（見賢遍反○[illegible]）爲驂乘焉將作亂而謂

之曰公孟之不善子所知也勿與

乘吾將殺之對曰吾由子事公孟

子假吾名焉故不吾遠也（遠于萬反○言）

（子借我以善名故公孟親近我）今聞難而逃是僭

子（僭子念反○使子言不信也）子行事乎吾將

死之以周事子（周猶終竟也）而歸死於

公孟其可也丙辰衛侯在平壽齊

氏用戈擊公孟宗魯以背蔽之斷

肱以中公孟之肩皆殺之琴張聞

宗魯死將往弔之仲尼曰齊豹之

盜而孟縶之賊女何弔焉（言齊豹所以爲）

（盜孟縶所以見賊皆由宗魯○昭公二十年春秋左氏傳）文公

十有五年齊人歸公孫敖之喪爲

孟氏且國故也（爲于僞反○孟氏公孫敖家慶父爲）

（長庶故或稱孟氏敖卒則惠叔請之生今期年而猶未已爲惠叔毀）

（請且國之公族故聽其歸殯而書之）襄仲欲勿哭（怨敖取其妻）惠伯曰喪親之終也雖不能始善終可也史佚有言曰兄弟致美（各盡其美義乃終）救乏賀善弔災祭敬喪哀情雖不同毋絕其愛親之道也襄仲說帥兄弟以哭之（左氏傳）○鄭人殺良霄伯有死於羊肆（羊肆市列）子產襚之枕之股而哭之（枕之鴆反）斂而殯諸伯有之臣在市側者既而葬諸斗城（斗城鄭地名）子駟氏欲攻子產子皮怒之曰禮國之幹也殺有禮禍莫大焉乃止（斂葬伯有為有禮○襄三十年）（春秋左氏傳）○陽門之介夫死（陽門宋國門名）（介夫甲衛士）司城子罕入而哭之哀（宋以

武公諱司空為司城）晉人之覘宋者反（覘[illegible]）晉侯曰陽門之介夫死而子罕[illegible]之哀而民說殆不可伐也孔子[illegible]之曰善哉覘國乎（善其知微）詩云凡有喪扶服救之（救猶助也）雖微晉[illegible]天下其孰能當之（雖曰微晉[illegible]晉之強[illegible]）（能當宋雖非晉之強天下[illegible]於晉者誰能當之言微有[illegible]）（能當宋而已是助句語也○檀弓）

小宰受其含襚幣玉之事（詳見喪大記）○宰以九式均節財用三曰喪荒之式（通禮財用物）○大宗伯以喪禮哀死亡（哀[illegible]親[illegible]服焉疏者含襚○疏曰案士喪禮親不將命注云大功已上有同財之義歸含法鄭云親者服焉據大功親已直有服無含法若小功以下有含弁襚也若然此據大夫已下而說天子侯雖無服其含襚則有之故春秋王

原書有殘損

（榮叔歸含且賵士喪禮君使人襚明天子諸侯於臣子皆有含襚也○春官[illegible]）

○宰夫凡邦之弔事掌其戒令與其幣器財用凡所共者（弔事弔諸侯諸臣幣所用賻也器所[illegible]明器也凡喪始死弔而含襚葬而[illegible]其閒加恩厚則有賻焉春秋譏武氏子來求賻○疏曰弔謂王使人弔諸[illegible]諸臣須從王行者并有贈喪之[illegible]當共故宰夫攝戒令之與其幣器財用凡所共者也又曰檀弓云君臨臣喪以祝桃茢執戈惡之也此弔諸臣之法春秋左氏王使榮叔歸含且賵[illegible]弔法）

（故云弔諸侯諸臣也云幣所用賻也者公羊傳[illegible]貨曰含車馬[illegible]曰襚幣不入含襚賵中故知[illegible]云凡喪始死弔而含襚葬而賵[illegible]加恩厚則有賻焉者欲見賻非正[illegible]傳乃[illegible]於死者恩厚乃加之[illegible]云[illegible]奔能賻不問其所費矣[illegible]之[illegible]也云[illegible]秋譏武氏子來求賻[illegible]二年公[illegible]文[illegible]公羊云武[illegible]子[illegible]求[illegible]以書譏何譏爾喪事無求[illegible]求賻非[illegible]休云[illegible]本為有財者制有[illegible]則[illegible]之[illegible]致支[illegible]已不當求求則[illegible]傷孝[illegible]蓋通[illegible][illegible]休云爾者[illegible]子[illegible]又[illegible][illegible]不可[illegible]故明[illegible]）

（[illegible]共諸侯諸臣有歸賻爾諸侯諸臣亦[illegible]得求也顏路請子之車孔子不與亦[illegible]不合求故[illegible]之也○大官）○太府凡邦國之貢以待弔用（此九貢之財所給也給弔用給凶禮之五事○疏曰大宗伯云凶禮哀邦國之事下云有喪禮荒禮弔禮禬禮恤禮五禮皆須以財貨哀之故云給凶禮之五事）

○職喪凡國有司以王命有事焉則詔贊主人（有事謂含襚賵贈之屬詔贊者以告主人[illegible]其受之鄭司農云凡國謂諸侯國[illegible]事謂王有司也以王命有事職喪主[illegible]）

（賓主人主謂凡國有司有司從王國以王命往）凡公有司之所共職喪令之趣其事（令令其當共物者司或言公或言國言國者由其君所來居其官曰公謂這使奉命有贈之物各從其官出職喪當催督也○疏曰令令其當供物者謂諸宜依法公供給喪家者不待王命職喪依令式共之○春官）

○諸侯使人弔其次含襚賵臨皆同日而畢事（言五者相次同時）

○弔者即位于門西東面其介在其東南北面西

上西於門（賓立門外不當門）主孤西面（立於阼階下）相者受命曰孤某使某請事客曰寡君使某如何不淑（受命受主人命以出也不言擯者經無接賓也淑善也如何不善言君痛之甚使其某）相者入告出曰孤某須矣弔者入主人升堂西面弔者升自西階東面致命曰寡君聞君之喪寡君使某如何不淑子拜稽顙弔者降反

位（出反門外位）含者執璧將命曰寡君使某含相者入告曰孤某須矣（含玉爲璧制其分寸大小未聞）含者入升堂致命子拜稽顙含者坐委于殯東南有葦席既葬蒲席降出反位（亦降出反位則是介也春秋有既葬歸含賵襚無譏焉皆受之於殯宮）宰夫朝服即喪屨升自西階西面坐取璧降自西階以東（朝服告鄰國之禮也即就也以東藏於內）

也。疏曰弔者既爲上者又賵者是[illegible]介則此含者襚者當是副介末介但[illegible]（襚於死者爲切故在先陳之）襚者曰寡君使某襚相者入告出曰孤某須矣襚者執冕服左執領右執要入升堂致命曰寡君使某襚子拜稽顙委衣于殯東（亦於席上所委璧之北順其上下）襚者降受爵弁服於門內霤將命子拜稽顙如初受皮弁服於中庭自西

階受朝服自堂受玄端將命子拜稽顙皆如初襚者降出反位宰夫五人舉以東降自西階其舉亦西面（亦西面者亦襚者委衣時）（疏曰上云委衣于殯東又云受爵弁受皮弁受玄端皆云如初是皆在殯東西面而徹殯今云舉者亦西面是亦如襚者西面也其服重者使執而入爵弁受於內霤皮弁受於中庭朝服受於西階玄端受於堂既受處不同則陳於璧北亦重者在南凡諸侯相襚衣數無文據此其服有五又先路褻衣不以襚以）

（外無文）上介賵執圭將命曰寡君使某賵相者入告反命曰孤某須矣陳乘黃大路於中庭北輈執圭將命客使自下由路西子拜稽顙坐委于殯東南隅宰舉以東（轅輈也曰率也宗謂馬也馬在路之下觀禮曰路下四亞之客給使者也入設乘黃於大路之四客入則致命矣使或爲文）凡將命鄉殯將命子拜稽顙西面而坐委之宰舉璧與圭宰夫舉襚升自西階西面坐取之降自西階賵者出反位于門外（乃著言門外明禮畢將更有事○號口使謂客之從者爲客所使故曰客使隱元年公羊傳云賵者蓋以乘馬束帛車馬曰賵貨財曰賻衣被曰襚穀梁云乘馬曰賵衣衾曰襚貝玉曰含錢財曰賻及家釋廢疾云天子於諸侯含之賵之諸侯於卿大夫如天子於諸侯諸侯於士如天子於諸侯臣襚之賵之天子於二王之後含爲先襚則次之賵爲後諸侯相於如天子於二王之後鄭知天子於二王後含

襚賵者爲約此雜記所謂侯相襚明矣子於二王後亦相襚也知諸侯亦然者約雜記文鄭知天子於諸侯含賵者約文五年榮叔歸含且賵二傳但譏兼禮不識其數是也鄭知天子於諸侯臣襚之賵之者約士喪禮諸侯於士有襚有賵明天子於諸侯臣亦然鄭知諸侯於卿大夫如天子於諸侯者更無所尊明尊此卿大夫含之賵之也凡此於其妻亦如其夫知者約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又約魯夫人成風之喪王使榮叔歸含且賵以外推此可知）上客臨曰寡君有宗廟之事不得承事使一介老某相執綍（上客臨者也臨視也言欲入視喪所不足而給助之謙也其實爲哭耳）相者反命曰孤某須矣臨者入門右介者皆從之立于其左東上（入門右不自同於賓客）宗人納賓升受命于君降曰孤敢辭吾子之辱請吾子之復位客對曰寡君命某毋敢視賓客敢辭宗人反命曰孤敢固辭吾子之辱請吾[illegible]

復位客對曰寡君命某毋敢視賓客敢固辭宗人反命曰孤敢固辭吾子之辱請吾子之復位客對曰寡君命使臣某毋敢視賓客是以敢固辭固辭不獲命敢不敬從（賓三辭而稱使臣爲恭也爲恭者將從其命）客立于門西介立于其左東上孤降自阼階拜之升哭與客拾踊三（拜客謝厚意）客出送

于門外拜稽顙（疏曰謙言使一介老臣其助主人執其葬紼其賓爲哭而來上云孤某須矣是不出迎以主人悲戚無暇接賓去拜送者謝其勞辱來也○雜記）族之相爲也賵賻承含皆有正焉○弔臨賵賻睦友之道也（上二條詳見弔條）○貨財曰賻輿馬曰賵衣服曰襚玩好曰贈玉貝曰含賻賵所以佐生也贈以送死也送死不及柩尸弔生不

及悲哀非禮也故賵贈及事禮之大也（穀子○詳見喪禮義）○諸侯相襚以後路與冕服先路與褒衣不以襚（不以己之正者施於人以彼不以爲正服所用也後路貳車貳車行在後也○雜記）○臣致襚於君則曰致廢衣於賈人（賈音價○言廢衣不必其以斂也賈人知物善惡也）斂者曰襚（衣送斂者死無謙故曰襚也○少儀）○君無襚大夫士畢主人之祭服親戚之

衣受之不以即陳（詳見喪大記）○君使人襚徹帷主人如初襚者左執領右執要入升致命（詳見士喪禮始死君使人襚）○親者襚不將命以即陳（詳見始死親友襚）○庶兄弟襚使人以將命于室主人拜于位委衣于尸東牀上（同上）○朋友襚親以進（同上）○親者兄弟不以襚進（疏曰進謂執之將命也若非親者相襚則擯者傳[illegible]）

將進以爲禭節若有親者相禭但奉[illegible]進陳之不須執以將命也案士喪禮大功以上同財之親禭不將命即陳於房中小功以下及同姓等皆將命○少儀）○有禭者則將命擯者出請入告主人待于位（詳見士喪禮小斂奠後有禭者條）○朋友親禭如初儀（同上）○禭者以褶則必有裳執衣如初升降自西階以東（同上）○賵馬入廟門（以其主於死者）賻馬與其幣大白兵車不入

廟門（以其主於生人也兵車革路也雖爲死者來陳之於外戰伐田獵之服非盛者也周禮華路建大白以即戎○䟽曰禮既祖就而後贈馬入設於廟庭而入門者欲以供駕魂車也故云主於死者以馬助生人營喪曰賻馬幣謂以財貨賻助主人喪用並是助主人之物故不將入廟故云以其主於生人也大白華路之旗兵車即華路也雖並爲送喪之從車而其本是田戰之具故不可入廟門故云○戰伐田獵之服非盛者也此謂諸侯有喪鄰國之君有以大白兵車而賻之者）賻者既致命坐委之擯者舉之

主人無親受也（擯者非尸柩之事不[illegible]也舉之舉以東○柩音舊○䟽曰坐猶跪也謂賻者跪委物於地主人擯者舉而取之主人無親受也者吉時若人饋物主人皆自拜受之若有喪主於哀戚凡有四方使者以物賻已悉不得拜受故使擯者受舉之而已○少儀）○若賻入告主人出門左西面賓東面將命主人拜賓坐委之（詳見士喪禮親賓賵奠賻贈）○知生者賻（同上）○弔喪弗能賻不問其所費（曲禮）○公賵

玄纁束馬兩（公國君也賵所以助主人送葬也兩馬士制也）擯者出請入告主人釋杖迎于廟門外不哭（詳見士喪禮公賵）○賓賵者將命（賓卿大夫士也）擯者出請入告出告須馬入設賓奉幣（詳見士喪禮親賓賵奠賻贈）○兄弟賵奠可也所知則賵而不奠（同上）○書賵於方若九若七若五（同上）○薦馬馬出自道行器茵苞器序從

主人之史請讀賵（詳見士喪禮書車馬奠器從讀賵一）○若奠入告出以賓入將命如初士受羊如受馬（詳見士喪禮賓親賵奠賻贈）○贈者將命擯者出請納賓如初賓奠幣如初若就器則坐奠于陳凡將禮必請而後拜送（同上）○主人袒乃行至于邦門公使宰夫贈玄纁束主人去杖不哭由左聽命賓由

右致命（見士喪禮公使人贈）○知死者贈（見士喪禮親賓）（賻賵奠賵）凡贈幣無常（同上）○贈死不及尸非禮也（詳見賵條）

右贈喪（含襚賻賵奠贈）○文公四年冬十有一月壬寅夫人風氏薨五年春王正月王使榮叔歸含且賵含者何口實也（孝子所以實親口也緣生以事死不忍虛其口）

（[illegible]以[illegible]諸侯以玉大夫以[illegible]貝春秋之制也文家加飯以[illegible]）[illegible]其言歸含且賵何兼之兼之非禮也（公羊傳）○含一事也賵一事也兼歸之非正也（禮含賵襚各異人）其曰[illegible]志兼也其不言來不周事之用也賵以早而含以晚（已殯故言晚有遠近皆[illegible]）（事理不通也雜記曰含者執璧將命曰寡君使某含相者入告出曰

孤某須矣含者入升堂致命子拜稽顙含者坐委於殯東南[illegible]之於臣有含賵之義所以助喪[illegible]含不必用示有其禮○穀梁[illegible]）

○諸侯伐秦曹桓公卒于會（[illegible]年曹伯廬卒于師廬宣公桓聲之誤也）諸侯請含（[illegible]夫有相啖[illegible]食之道）使之襚（非也襚[illegible]者之事）[illegible]朝于荊康王卒（在襄二十八年楚言荊者州言之）[illegible]人曰必請襚（欲使公襚之）魯人曰非

禮也荆人強之巫先拂柩荆人悔之（巫祝桃茢君臨臣喪之禮○檀弓）○邾婁考公之喪徐君使容居來弔含（弔且含）曰寡君使容居坐含進侯玉其使容居以含（欲親含非也含不使賤者君行則親含大夫歸含耳）（言侯玉者時徐僭稱王自比天子）有司曰諸侯之來辱敝邑者易則易于則于易于雜者未之有也（容居以臣欲行君禮徐君自比天子）（使大夫歛諸侯有司涖之○疏曰注云君行則親含者上云曾桓公卒于會諸侯請含是也大夫歸含者雜記諸侯之使君使人弔含賵襚是也若是臣來其禮簡易者行臣之簡易之禮于謂廣大若君來其禮廣大者則行君之廣大之禮易于雜者謂處簡易而爲廣大實是臣而行君禮易君臣雜亂者未之有也又云于音近迂迂是廣大之義論語云子之迂也與此同○同上）○王有姻喪

晉使趙成如周弔且致襚（昭公九年春秋）（左氏傳）○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禮也（秦慕諸夏欲通歒於魯因有翟泉之盟故追贈僖公并及成風本非魯方獄同盟無有相赴弔之制故不譏其緩而以嘉好爲禮）諸侯相弔賀也雖不當事苟有禮焉書也以無忘舊好（送死不及尸故曰不當事○文公九年春秋左氏傳）○衛有太史曰柳莊寢疾獻公曰若疾革雖當祭必告公再拜稽首請於尸曰有臣柳莊也者非寡人之臣社稷之臣也聞之死請往不釋服而往遂以襚之（脫君祭服以襚臣乃親賢也○檀弓）○齊侯伐晉夷儀敝無存先登求自門出死於霤下（既入城夷儀人不服故闘死於門屋霤下也）齊師

之在袁儀也齊侯曰得斂無存者以五家免（給其五家令常不共役事）乃得其尸公三襚之（襚衣也比殯三加襚深禮厚之）與之犀軒與直蓋（犀軒卿車直蓋高蓋）而先歸之坐引者以師哭之（停喪事以盡哀也君方爲位而哭故挽喪者不敢立）親推之三（齊侯自推喪車輪三轉○定公九年春秋左氏傳）

○隱公三年秋武氏子來求賻喪事無求求賻非禮也蓋通于下（嫌天子財多不當求下財少可求故明此不當求之）○春秋左氏傳○歸死者曰賵歸生者曰賻曰歸之者正也求之者非正也周雖不求魯不可以不歸魯雖不歸周不可以求之求之爲言得不得未可知之辭也交譏之（穀梁傳）○

伯高之喪孔氏之使者未至（謂[illegible]賵者）冉子攝束帛乘馬而將之孔子曰異哉徒使我不誠於伯高（徒猶空也禮所以副忠信也忠信而無禮何傳乎○疏曰既無忠信禮何傳乎言不可傳行也○檀弓）○孔子之衛遇舊館人之喪（前日君所使舍己）入而哭之哀出使子貢說驂而賻之子貢曰於門人

之喪未有所說驂說驂於舊館無乃已重乎夫子曰予鄉者入而哭之遇於一哀而出涕予惡夫涕之無從也小子行之（客行無他物可以易之者使遂以注○疏曰論語言顏回卒喪子哭之慟慟比出涕慟則爲甚矣又舊館之恩深得比顏回之極而說驂於舊館惜車於顏回若但舊館情疏厚恩待我我與言贈賻致說驂賻之類回則師喪之恩親乃是）

當事則韻同之死必當以物與之餪路更請當車為搏以其不知之是故夫子抑之○同上。○隱公元年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咺呼阮反賵芳鳳反○宰官[illegible]仲子者桓公之母婦人無謚故[illegible]予氏姓○疏曰賵者助喪之物五年注云車馬曰賵子喪既[illegible]云公賵玄纁束帛兩馬士之[illegible]得駕兩馬大夫以上皆駕四[illegible]宰咺來歸賵蓋用四馬也）賵死不及尸（尸[illegible]之[illegible]）

弔生不及哀（諸侯已上既葬則麻除無哭位諒闇）喪非禮也（左氏傳○今翦杜[illegible]侯已上既葬則[illegible]）○詳見喪大記作主條、○仲子者桓之母喪事有賵賵者蓋以馬以乘馬[illegible]帛（疏曰上云以馬與士既夕束[illegible]禮同下云乘馬與士異）曰賵貨財曰賻衣被曰襚（公羊傳）者何也乘馬曰賵衣衾曰襚貝、一

曰含錢財曰賻[illegible]（此用乘馬[illegible]夫以上皆乘四馬為散賵用乘[illegible]為數與同其馬矣不則異故何休云天子馬曰龍高七尺以上諸侯曰馬高六尺以上卿大夫曰駒高三尺以上是也士[illegible]禮記[illegible]束公羊傳亦云以乘馬束帛何休云束帛謂玄三纁二何休云賵者蓋也當覆被云者之事休又云賻猶助也皆助生送死之禮襚猶遺也遺是助死之禮知生者賵賻知死者含襚[illegible]者實口之名雜記云將命者執[illegible]）

（委於殯東是諸侯用璧士喪禮用米貝是亦用米貝故傳曰貝玉[illegible]之也○穀梁傳）○宋景曹卒（景曹宋[illegible]公夫人[illegible]邾女季桓子外祖母）季康子使冉有弔且送葬曰以肥之得備彌甥也（彌[illegible]康子[illegible]之舅氏故稱彌甥）有不腆先人之產馬[illegible]求薦夫人之宰其可以稱旌繁乎（繁步干反○求非有名馬飾繁纓也○哀公二十三[illegible]）

（秋左氏傳）

天子諸侯之喪斬衰者奠大夫齊衰者奠士則朋友奠不足則取於大功以下者不足則反之（詳見士喪禮陳大斂奠章○案上喪禮朝夕奠嘗有賓位拜賓入奠卒奠拜賓蓋喪奠主人不親皆賓助奠）○曾子問曰廢喪服可以與於饋奠之事乎孔子曰說衰與奠非禮也以擯相可也（詳見變禮）○天子諸侯之喪祭也不斬衰者不與祭大夫齊衰者與祭士祭不足則取於兄弟大功以下者（詳見喪大記虞祭章）○卒哭獻畢尸出門入徹主人不與（詳見卒哭祔練祥禫記）○賓執事者如弔服皆即位于門外如朝夕臨位（詳見士虞禮）○朋友虞附而退（雜記）○曾子問曰相識有喪服可以與於祭乎孔子曰緦不祭又何助於人（詳見變禮）○宰夫三公六卿之喪與職喪帥官有司而治之凡諸大夫之喪使其旅帥有司而治之（詳見喪大記戒曰民像）○職喪掌諸侯之喪及卿大夫士凡有爵者之喪以國之喪禮涖其禁令序其事（詳見喪大記總目）○適有喪者曰比（適之也曰某願比於將命者比猶比方俱給事）童子曰聽事（疏曰童子未成人雖往弔他喪不敢自比爲比方之事聽主人以事見故云願聽事不敢當命者也）適公卿之喪則曰聽役於司徒（疏曰司徒主國之事公卿之喪司徒皆遣其屬掌之檀弓云孟獻子之喪司徒旅歸四布是也隱義云公卿之家有司各官以掌[illegible]見少儀）○童子無緦服聽事不麻無麻則立于主人之北南面（疏曰童子雖不[illegible]者此麻[illegible]經以往給事緦喪[illegible]主人之北童子[illegible]）

（歎獻使之若無事時在家謂 註主人之北面一面○五漆）○士之喪

胥爲侍士是斂（詳見喪大記）○助葬必[illegible]

（語禮）

右執事（助奠助祭治事）○孔子之故人曰

原壤其母死夫子助之沐椁（檀弓）○

孔子之喪公西赤爲志焉子張之

喪公明儀爲志焉（同上）

送喪不由徑送葬不辟塗潦○（辟音避 檀弓）○

會葬之禮於鄰上（從竟至墓主爲送葬[illegible] 來○竟音境爲去[illegible]）

（○文五年春 秋穀梁[illegible]）○相趨也出宮而退相揖

也哀次而退相問也既封而退相見也

反哭而退朋友虞附而退（趨[illegible]）

（[illegible]也附宮爲祔○疏曰相趨謂孝[illegible] 不相識但相聞姓名來會葬[illegible]）

（既輕故於祖之宮而退去相[illegible] [illegible]會他處已相揖者也恩獻深[illegible]）

（[illegible]至于門外之哀次而退去也相問 [illegible]相偷遺恩轉深故至窆竟而退也）

（[illegible]謂身經自執摯相詣往來恩轉厚[illegible] [illegible]墓竟孝子反哭還至家時而退也[illegible]）

（[illegible]昔情重生死同殷故至主人虞[illegible] 而退也知生者弔今注云弔則知是[illegible]）

（[illegible]人也 雜記）○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illegible]

（[illegible]以別四 [illegible]之國）諸侯五月同盟至（同在方嶽之盟）大

夫三月同位至（古者行役不踰時）士踰月外姻[illegible]

（[illegible]猶親也釋例曰萬國之數至衆封[illegible] [illegible]疆之守至重故天子之喪諸侯不[illegible]）

（[illegible]而奔赴服於其國卿共弔葬之[illegible] [illegible]諸侯相弔則昭三十年傳云先王之[illegible]）

（[illegible]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葬是正禮也 [illegible]位至待其使還也外姻至親戚畢會）

（[illegible]於天子言畢至以下不言畢者天子 [illegible]海內爲家天下聞喪無敢不至故言畢）

（[illegible]諸侯同盟或來或否大夫出使本[illegible] [illegible]令雖或聞喪來送蓋來故不言畢也）

（[illegible]休曹曹以爲禮士三月葬今云踰 [illegible]在氏爲短○隱元年左氏春秋傳）○

[illegible]若載而後弔之則主人東面而拜門

[illegible]右西面不踊待反而後奠（詳見上喪禮）○君

[illegible]夫將葬弔於宮及出命引之三步[illegible]如是者三君退朝亦如之哀次亦如之（以喪葬君子宮殯宮出謂柩已在路退去也三命引之此後[illegible]步[illegible]不必於宮朝與朝廟也次他日[illegible]受大門外舍也孝子至此而哀[illegible]長乎焉○疏曰君乎禮既畢及墓殯宮之門孝子號慕攀轅柩車不[illegible]奉孝子之情命遺引之三步則止[illegible]者引者不忍頓奪孝子之情[illegible]君又命引之引之者三步而止[illegible]引之如是者二柩車遂行君[illegible]）

（[illegible]弓）○適兄弟之送葬者弗及遇主人於道則遂之於墓（詳見變禮弁絰條）○望柩[illegible]（曲禮）○弔於葬者必執引若從柩及壙皆執紼（引音胤壙苦晃反又音曠○示助之以力車曰引棺曰紼從[illegible]者○疏曰引挽車索也弔葬本為助事故必相助引柩車也若從柩及壙執紼者身至紼引棺索也凡執[illegible]人貴賤有數若其數足則餘人不[illegible]行皆散而從柩也至壙下棺窆時限人數皆悉執紼示助力也主云[illegible]）

（[illegible]引者引者長遠之名故在車東行者也紼是撥舉之義故在棺[illegible]撥舉不長遠也云從柩羸者羸餘也從柩者是執引所餘羸[illegible]者也何東山云天子千人諸侯五百人大夫二百人士五十人[illegible]數外也○檀弓）○臨喪則必有哀色執紼不笑（曲禮）○助葬必執紼（同上）○臨喪不笑（檀弓）○弔非從主人也四十者必執紼鄉人五十者從反哭四十者待盈坎（言弔者必助主人之事從[illegible]隨也成人二十以上至四十下壯時非鄉人則長少皆反優遠也○雜記）○乃反哭賓弔自西階曰如之何（詳見士喪禮）

右會葬

○文公元年二月叔孫得臣如京師辛丑葬襄王王者不葬此何以書不及時書過時書我有往者則書（謂使大夫往也惡文公不自往故書葬○春秋公羊傳）○天子志崩不志葬舉天

下而葬一人其道不疑也（志葬[illegible]）不得葬也（不得備禮葬○穀梁傳）○文四年冬夫人風氏薨五年王使榮叔歸含且賵葬我小君成風王使召伯來會葬禮也（成風莊公之妾天子以夫人禮賵之明母以子貴故曰禮○左氏傳）○襄公三十有一年滕子來會葬○葬晉頃公鄭游吉

弔且送葬魏獻子使士景伯詰之曰悼公之喪子西弔子蟜送葬今吾子無貳何故對曰先王之制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葬唯嘉好聘饗之事於是乎使卿今大夫曰女盍從舊舊有豐有省不知所從從其豐則寡君幼弱是以不共從其

省則吉在此矣唯大夫圖之[illegible]不能詰（昭公三年左氏傳）○文襄之霸也[illegible]其務不煩諸侯君薨大夫弔卿共葬事夫人士弔大夫送葬（[illegible]之喪士弔大夫送葬蓋將[illegible]試文襄雖節之猶過於古○昭公三年左氏傳）○齊姜薨齊侯使諸姜宗婦來送葬（宗婦同姓大夫之婦[illegible]人越疆送葬非禮○[illegible]二年左氏傳）○葬楚康王公及陳侯鄭

伯許男送葬至于西門之外諸侯之大夫皆至于墓（襄公二十九年左氏傳）鄭簡公卒將爲葬除司墓之室有當道者毀之則朝而塴弗毀則日中而塴子大叔請毀之曰無若諸侯之賓何子產曰諸侯之賓能來

原書漫漶不清

原書漫漶不清

會[illegible]喪豈憚目小斂[illegible]不害何故不爲還弗與[illegible]（然兄弟女之謂行[illegible]）

[illegible]氏長者[illegible]之（[illegible]）

舂不相里有殯不巷歌（舂束容反○[illegible]）

（[illegible]）○適墓不登壟（壟力勇反○爲其[illegible]）（[illegible]壟塋域[illegible]墓[illegible]）○適墓不歌（非樂[illegible]○同上）

[illegible]哀有喪○子食於有喪者之側[illegible]未嘗飽也（集注曰臨喪哀不能甘也）○[illegible]哭則不歌（集注曰哭謂弔哭[illegible]餘哀未忘[illegible]）（謝氏曰學者於[illegible]性之正也[illegible]）[illegible]

必變（孔曰狎者素親狎）凶服者式之（孔曰凶服送死之衣服○同上）○子見齊衰者冕衣裳者與瞽者見之雖少必作過之必趨（集注曰齊衰喪服冕冠也衣上服裳下服冕而衣裳貴者之盛服也瞽無目者作起也趨疾行也或曰少當作坐○范氏曰聖人之心哀有喪尊有爵矜不成人其作與趨蓋有不期然而然者○同上）

○襄公十有九年晉士匄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還者何善辭也何善爾大其不伐喪也此受命乎君而伐齊則何大乎其不伐喪大夫以君命出進退在大夫也（公羊傳）

儀禮經傳通解續卷第十四

儀禮經傳通解續卷第十五

喪禮義　喪禮十三

補

白虎通義曰喪者何謂也喪者亡人死謂之喪言其亡不可復得見也不直言喪何爲孝子心不忍言尚書曰武王既喪喪禮曰死於適室知據死者稱喪也生者喪痛之亦稱喪禮曰喪服斬衰易曰不封不樹喪期無數孝經曰孝子之喪親也是施生者也天子下至庶人俱言喪何欲言身體髮膚俱受之父母其痛一也

夫禮必本於天殽於地列於鬼神達於喪祭（殽户教反法也徐户交反○聖人則天之明因地之利取法度於鬼神以制禮下教令也既又祀之盡其敬也教民嚴上也鬼者精魄所歸神者引物而出謂祖廟山川五祀之屬也民知嚴上則此禮達於下也○禮運）○

喪祭之禮所以明臣子之恩也喪祭之禮廢則臣子之恩薄而倍死忘生者衆矣（倍音佩○經解）◎凡不孝生於不仁愛也不仁愛生於喪祭之禮不明喪祭之禮所以教仁愛也致愛故能致喪祭春秋祭祀之不絶致思慕之心也（孝經曰春秋祭祀以時思之也）夫祭祀致饋養之道也死且思慕饋養況於生而孝乎故曰喪祭之禮明則民孝矣故有不孝之獄則飾喪祭之禮（大戴記）○先王有大事必有禮以哀之哀樂之分皆以禮終（分扶問反○大事謂死喪也○樂記）○先王之制禮樂人之爲節（言爲作法度以遏其欲

衰麻哭泣所以節喪紀也（同上）○喪禮忠之至也（謂哭踊袒襲也）備服器仁之至也（謂小斂大斂之衣服葬之明器）賓客之用幣義之至也（謂來賻賵）故君子欲觀仁義之道禮其本也（疏曰喪禮忠之至也者親戚之喪必盡忠心追念故云忠之至也備服器仁之至也者此亦據喪禮備此小斂大斂之衣服及葬之明器亦是仁愛之親故云仁之至也賓客之用幣義之至也者此謂喪禮賓客用幣帛以相賻賵於事合宜故云義之至也○禮器）○故禮義也者所以養生送死事鬼神之大端也（禮運）○孝子之事親也有三道焉生則養沒則喪喪畢則祭養則觀其順也喪則觀其哀也祭則觀其敬而時也盡此三道者孝子之行也（盡子忍反○沒終也○祭統）○子曰孝子之事親也病則致其憂（色不滿容行不正履）喪則致其哀（擗踊哭泣盡其哀情）祭則致其嚴（齊戒沐浴明發不寐○孝經）○君子之於禮也有直而行也（謂若始死哭踊無節也）有曲而殺也（謂若父在為母期也）有經而等也（謂若天子以下至士庶人為父母三年○疏曰有直而行也者君子之於禮一事也直而行謂親始死孝子哀慼哭踊無節直任己天性而行也有曲而殺也者二事也曲殺謂服父斬衰三年為母齊衰期是曲殺也有經而等也者二事也經常也常而等謂上自天子下至庶人雖尊卑有異而服其父母則貴賤同等也○禮器）○子路曰吾聞諸夫子喪禮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喪主哀）祭禮與其敬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也（祭主敬○疏曰喪禮居喪之禮也與及也禮有餘明器衣衾之屬也言居喪及其哀少而禮物多也若物多而哀少則不如物少而哀多也祭禮謂祭祀之禮也而禮有餘謂俎豆牲牢之屬多也言敬少而牢多也若牲器多而敬少則不如牲器少而敬

（多也○禮已）○林放問禮之本（集注曰林放魯人見世之爲禮者專事繁文而疑其本之不在是也故以爲問）子曰大哉問（孔子以時方逐末而放獨有志於本故大其問蓋得其本則禮之全體無不在其中）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易去聲○易治也孟子曰易其田疇在喪禮則節文習熟而無哀痛慘怛之實者也戚則一於哀而文不足耳貴得中奢易則過於文儉戚則不及而質二者皆未合禮然凡物之理必先質而後有文則質乃禮之本也○論）

○夫禮之初始諸飲食其燔黍捭豚汙尊而抔飲蕢桴而土鼓猶若可以致敬於鬼神（捭卜麥反注作擗又作擘普同汙烏華反一音作烏故反侯反蕢依注音凷苦對反又苦怪反塊也桴音浮鼓槌○言其物雖質致敬之心則可以薦羞於鬼神鬼神饗德不饗味也中古未有釜甑釋米加於燒石之上而食之耳今北狄猶然汙尊鑿地爲尊也抔飲手掬之也蕢讀爲凷聲之誤也凷堛也謂摶土爲桴也土鼓築土爲鼓也○疏曰夫禮之初始）

（諸飲食者欲行吉禮先以飲食爲本但中古之時飲食質略雖有火化其時未有釜甑也其燔黍捭豚者以水洮釋黍米加於燒石之上以燔之故云燔黍或捭析豚肉加於燒石之上而孰之故云捭豚汙尊而抔飲者謂鑿地汙下而盛酒故云汙尊以手掬之而飲故云抔飲蕢桴者又摶土凷爲桴皇氏云桴謂擊鼓之物土鼓者築土爲鼓上來之物非但可以事生亦可以致其恭敬於鬼神以鬼神饗德不饗味也中古者謂神農也明堂位云土鼓葦籥伊耆氏之樂又郊特牲云伊耆氏始爲蜡蜡是報田之祭今此云蕢桴土鼓故知此謂神農也）

（蕢讀爲凷者以經中蕢字乃是草名不可爲桴桴與土鼓相連故讀爲凷凷堛也）及其死也升屋而號告曰皐某復（招之於天）然後飯腥而苴孰（飯扶晚反苴子餘反又爭初反○飯以稻米上古未有火化首孰而遺黃火利也苴或爲俎○遺棄戰反○疏曰上言古代質素此言後世漸文謂五帝以下至於三王及其身之死也升上屋而號呼告曰皐某復者皐引聲之言某謂死者名令其反復魄不復然後浴尸而行含禮於含之時飯用生稻之米故云飯腥用上古未有火化之法苴孰）

（至欲葬設遣奠之時而用苞裹就內以遣送尸法中古修火化之利也）故天望而地藏也（疏曰天望謂始死望天而招魂地藏謂葬地以藏尸也）體魄則降知氣在上（知音智○疏曰所以地藏者由體魄則降所以天望招之於天由知氣在上）故死者北首（首手又反○首陰也）生者南鄉（鄉許亮反○鄉陽也○疏曰體魄降入於地爲陰故死者北首歸陰之義死者旣歸陰則生者南鄉歸陽也）皆從其初（疏曰謂今世飯腥苴孰及死者北首生者南鄉之等非是今時

始爲此事皆取法於上古中古而來故云皆從其初○禮運）○禮也者反本脩古不忘其初者也故凶事不詔（哭泣由中非由人也○疏曰本謂心也凶事謂喪親之事也詔告也孝子親喪痛由心發故啼號哀泣不待外告而哀自至是反本還其孝性之本心也○禮器）○親始死雞斯徒跣扱上衽交手哭惻怛之心痛疾之意傷腎乾肝焦肺水漿不入口三日不舉火故鄰里爲之糜

粥以飲食之（雞斯依注爲笄纚笄古兮反纚色買反徐所綺反扱初洽反○親父母也雞斯當爲笄纚聲之誤也親始死去冠二日乃去笄纚括髮也今時始喪者邪巾貊頭笄纚之存象也徒猶空也上衽深衣之裳前五藏者腎在下肝在中肺在上舉三者之焦傷而心腓在其中矣五家爲鄰五鄰爲里○栢亡嚅反本或作貊○疏曰雞斯者笄謂骨笄纚謂韜髮之繒言親始死孝子先去冠唯留笄纚也徒跣者徒空也無屨而空跣也扱上衽者上衽謂深衣前衽扱之於帶以號踊履踐爲妨故扱之交手哭者謂交手拊心而爲哭也

傷腎乾肝焦肺者言肺在上性近於燥故云焦肝近肺故云乾腎近下故云傷言近下性多潤而爲傷矣舉此三者五藏俱傷可知也不舉火者哀痛之甚情不在食故不舉火也孝親以下食不可廢故鄰里爲之糜粥以飲食之）夫悲哀在中故形變於外也痛疾於心故口不甘味身不安美也（言人情之中外相應）三日而斂在牀曰尸在棺曰柩動尸舉柩哭踊無數惻怛之心痛疾之意悲哀志懣

故袒而踊之所以動體安心下氣也婦人不宜袒故發胷擊心爵踊殷殷田田如壞牆然悲哀痛疾之至也故曰辟踊哭泣哀以送之送形而往迎精而反也（殷云本反又音蒲范音闐殷殷共音隱。故袒而踊之言聖人制此故使之然也爵踊足不絕地辟拊心也哀以送之謂葬時也迎其精神而反謂反哭及日中虞也）其往送也望望然汲汲然如有追而弗及也其反哭也皇皇然若有求而弗得也故其往送也如慕其反也如疑（望望瞻望之貌也慕者以其親之在前疑者不知神之來否。汲音急）求而無所得之也入門而弗見也上堂又弗見也入室又弗見也亡矣喪矣不可復見已矣故哭泣辟踊盡哀而止矣（疏反哭之義也○疏曰云矣喪矣者喪亦云也重言之者丁寧之也若似

人之迯不復來也故哭泣辟踊盡哀而止矣者以其不可復見故反哭之時哭泣辟踊盡哀而休止也）心悵焉愴焉惚焉愾焉心絕志悲而已矣祭之宗廟以鬼饗之徼幸復反也（愴初亮反惚音忽愾音[illegible]苦代反○說虞之義○疏曰心悵焉愴焉者此明反哭之後虞祭之時以祭之宗廟以鬼饗之者謂虞祭於殯[illegible]神之所在故稱宗廟以鬼饗之宮而禮之冀其魂神復反也）成壙而歸不敢入處室居於倚廬哀親之在外也寢苫枕塊哀親之在土也（塊古對反○言親在外在土孝子不忍於室自安也入處室或爲入宮）故哭泣無時服勤三年思慕之心孝子之志也人情之實也（勤謂憂勞○疏曰故哭泣無時者此明終喪思慕之心也服勤者言服處憂勞勤苦也人情之實也者言非詐偽假爲之是人情悲哀之實也問喪）

○喪禮哀戚之至也節哀順變也君子念始之者也

（○疏曰所以節哀者欲順孝子悲哀使之漸變也以君子思念父母之生已恐其傷性故順變也）復盡愛之道也有禱祠之心焉（疏曰始死招魂復魄盡此孝子愛親之道也非直招魂又分禱五祀冀精氣之復反故云有禱祠之心焉）望反諸幽求諸鬼神之道也（鬼神處幽闇望其從鬼神所來）北面求諸幽之義也（疏曰北方是幽故復者北面求鬼神之義）拜稽顙哀戚之至隱也稽顙隱之甚也（隱痛也稽顙者觸地無容○疏曰孝子拜賓之時先爲稽顙而後拜者哀戚之至痛就拜與稽顙一事之中稽顙爲痛之甚此拜稽顙拜之文在上言將拜稽顙）飯用米貝弗忍虛也不以食道用美焉耳（尊之也食道褻米貝美○疏曰死者旣無所知不忍虛其口必用米貝者以食道褻米貝美尊之不敢用褻故用米貝美善焉爾飯食人所造作細碎不絜故爲褻米貝天性自然爲美）銘明旌也（神明之旌）以死者爲不可別已故以其旗識之（不可別形貌不見）愛之斯録之矣

敬之斯盡其道焉耳（謂重與奠○疏曰銘明旌也案士喪禮爲銘各以其物又司常云大喪共銘旌注云王則大常案司常云王建大常諸侯建旂孤卿建旜大夫士建物則銘旌亦然但以尺寸易之案士喪禮士長三尺大夫五尺諸侯七尺天子九尺從遣車之差以喪事略故也若不命之士則士喪禮云以緇長半幅長一尺赬末長終幅長二尺赬長三尺變之斯録之者謂孝子思念其親追愛之道斯此也故於此爲重以存録其神也敬之斯盡其道焉耳者謂於此設奠盡其孝養之道焉耳鄭以下文有重及奠故以此一經爲下張本故云重與奠也此愛之斯録之矣及敬之斯盡其道焉爾亦得摠焉於明旌之義故士喪禮爲銘之下鄭注引此愛之敬之二事以解銘旌以義得兩通故鄭彼此二解）重主道也（始死未作主以重主其神也重旣虞而埋之乃後作主春秋傳曰虞主用桑練主用栗○疏曰言始死作重若吉祭木主之道主者吉祭所以依神在喪重亦所以依神故云重主道也案士喪禮云士有重無主此據天子諸侯有主者言之又云重旣虞而埋之乃後作主者謂旣虞之後乃始埋重埋重之後乃始作主案天子九虞九虞之後乃埋）

（重重與祔相近故公羊云虞主用桑謂虞祭之末也）殷主綴重焉（綴猶聯也殷人作主而聯其重縣諸廟也去顯考乃埋之○䟽曰殷主綴重焉者謂殷人始殯置重于廟庭作虞主訖則綴重縣於新死者所殯之廟也云去顯考乃埋者謂今死者世世遞遷至爲顯考其重恒在死者去離顯考乃埋其重及主以其既遷無復有廟顯考謂高祖也）周主重徹焉（周人作主徹重埋之○䟽曰周人虞而作主而重則徹去而埋之故云周主重徹焉但殷人綴而不即埋周人即埋不縣於廟爲異也既夕禮將葬甸人抗重出自道道左倚之鄭注云重既虞將埋之是埋重於門外之道左也若虞主亦埋之於祖廟門外之道左案異義戴禮及公羊說虞主埋於壁兩楹之間一說埋之於廟北牖下左氏說虞主所藏無明文鄭駮之云案士喪禮重與柩相隨之禮柩將出則重倚於道左柩入於廟則重止於門西虞主與神相隨之禮亦當然練時既特作栗主則入廟之時祝奉虞主於道左練祭訖乃出就虞主而埋之如既虞埋重於道左是鄭既練埋虞主於廟門之道左也）奠以素器以生者有哀素之心也（哀素言哀痛無飾也凡物無飾

曰素）唯祭祀之禮主人自盡焉爾豈知神之所饗亦以主人有齊敬之心也（齊側皆反○哀則以素敬則以飾禮由人心而已○䟽曰奠謂從死至葬之時祭名以其葬無尸奠置於地故謂之奠也然用素器者表主人有哀素之心又廣論虞祭之後及卒哭練祥之祭云此等祭祀之禮主人自盡致孝養之道焉爾豈知神之所饗亦以此祭所以設之者亦以主人有齊敬之心若親存然故設祭亦[illegible][illegible]存也注云哀則以素謂葬前敬則以飾謂虞後故士虞禮不用素器也）辟

踊哀之至也有筭爲之節文也（○[illegible][illegible]心爲辟跳躍爲踊孝子喪親哀[illegible][illegible]男踊女辟是哀痛之至極也若[illegible][illegible]恐傷其性故辟踊有筭爲準節[illegible]之[illegible]其節[illegible]每一踊三跳三踊[illegible][illegible]爲一節士舍死日三日而殯[illegible][illegible]死日襲襲而踊明日小斂小斂[illegible][illegible]明日大斂大斂又踊凡三日爲[illegible][illegible]夫五踊舍死日四日而殯[illegible]明日襲又一踊至[illegible]日小斂[illegible]小斂時又一踊至四日大斂[illegible]大斂時又一踊[illegible]日爲[illegible]自含已日[illegible]

（[illegible]之一至三日小斂朝一當小斂[illegible]一兩日無事一五日又一至六日[illegible]當大斂時又一凡六日七踊[illegible]九踊含死日八日而殯死日一[illegible]一其閒二日爲二至五日小斂[illegible]閒二日又二至八日大斂則其[illegible]踊也大斂時又一凡八日九踊并云爲之節文也故雜記云公七踊大夫五踊士三踊鄭注云士小斂之朝不踊君大夫大斂之朝乃不踊是也）袒括髮變也慍哀之變也去飾去美也袒括髮去飾之甚也有所袒有所襲哀之

節也（疏曰言袒衣括髮者是孝子形貌之變也悲哀慍恚者是孝子哀情之變也去其尋常吉時服飾也者是去其華美也孝子去飾雖有多塗袒括髮者就去飾之中最爲甚也孝子盡哀理應常袒何以有所袒有所襲時者表明哀之限節哀甚則袒哀輕則襲）弁經葛而葬與神交之道也（接神之道不可以純凶天子諸侯變服而葬冠素弁以葛爲環經既虞卒哭乃服受服也雜記曰凡弁經其衰侈袂○疏曰葬時居喪著喪冠麻經身服衰裳是純凶也又尋常弁經以麻爲環經今乃去喪冠著素弁又加環經用葛不以麻故云接神之道不可以純凶云天子諸侯變服而葬者以下云有敬心焉以日月踰時故敬心乃生大夫與士三月而葬敬心未生故知天子諸侯也云冠素弁以葛爲環經者鄭注周禮司服云弁如爵弁而素不云麻是用素絹也以葛與弁經連文故云葛環經然則要帶猶用麻也云卒哭乃服受服也者喪服注天子諸侯既虞大夫士卒哭乃受服此云卒哭乃受服是不定喪服以大夫以上卒哭與虞其月不同士虞與卒哭同在一月故解爲大夫以上既虞士卒哭受服此當言既虞與喪服注會云卒哭者誤也引雜記其衰侈袂

者證既服弁經其衰亦改衆喪服衰袂二尺二寸袪尺二寸則葬時更制其衰袂三尺三寸袪尺八寸是改喪服之衰也熊氏皇氏等並爲錫衰）有敬心焉（踰時哀衰而敬生敬則服有飾大夫士三月而葬未踰時）周人弁而葬殷人哻而葬（哻況甫反○周弁殷哻俱象祭冠而素禮同也○疏曰士冠禮周弁殷哻夏收王制云夏后氏收而祭殷人哻而祭周人弁而祭此弁既對哻故知俱象祭冠）歠主人主婦室爲其病也君命食之也（歠徐昌悅反音嗣尊者[illegible]）

（易也歠歠粥也○疏曰此一節論葬前奪孝子情之法歠者親喪三日之後歠粥也時主人云者之子主婦云者之妻室老家之長相此三者並是大夫之家貴者爲其歠粥病困之故君必有命食疏飯也若非三者雖復歠粥致疾病君不命食之以其賤故也其士之主人云婦君不命也喪大記主婦食疏食謂既殯之後此主婦歠若謂未殯前故問喪云鄰里爲之饗粥以飲食之）反哭升堂反諸其所作也（親所行禮之處）主婦入于室反諸其所養也（親所饋食之處○疏曰謂葬窆訖反哭升

於廟所以升堂者反復於親所行禮之處謂平生祭祀冠昏在於堂也主婦反哭所以入於室反復於親所饋食供養之處此皆謂在廟也故既夕禮主人反哭入升自西階東面鄭注云反諸其所作也又云主婦入于室注云反諸其所養也下始云遂適殯宮故知初反哭在廟也下云反哭之弔也亦謂在廟也）反哭之弔也哀之至也反而亡焉失之矣於是爲甚（哀痛甚）殷既封而弔周反哭（封當爲窆謂下棺也○疏曰注知作封土爲者以既夕禮實土三

主人拜鄉人乃反哭周既如此殷亦然且殷既不爲墳故知封當爲窆）孔子曰殷已慤吾從周（慤者得哀之始未見其甚○疏曰廟是親之平生行禮之處今反哭於廟思想其親而不見故哀悲爲甚壙者非親存所在之處今柩暫來至此始有悲哀未是甚極今弔者於此而來哀情質慤故云慤也）葬於北方北首三代之達禮也之幽之故也（首手又反○北方國北也○疏曰上之訓往下之語助言葬於國北及北首者鬼神尚幽闇往詣幽冥故也殯時仍南首者孝子猶若其

生不忍以神待之）既封主人贈而祝宿虞尸（贈以幣送死者於壙也於主人贈祝先歸○疏曰既封爲葬已下棺主人以幣贈死者於壙之時祝先歸宿戒虞尸案既夕禮主人贈用制幣玄纁束帛也案士虞禮記云男男尸女女尸是虞有尸也）既反哭主人與有司視虞牲（日中將虞省其牲）有司以几筵舍奠於墓左反日中而虞（舍音釋○所使奠墓有司來歸乃虞也舍奠墓左爲父母形體在此禮其神也周禮冢人凡祭墓爲尸○疏曰几依神也

（筵坐神席也席數陳曰筵舍釋也奠置也墓道嚮南以東爲左弃了先反脩虞故有司以几筵及祭饌置於墓左以父母形體所託故禮其地神以安之也反日中而虞者及謂所使奠墓左有司歸也虞者葬日還殯宮安神之祭名必用日中者是日時之正也）葬日虞弗忍一日離也（離力智反○弗忍其無所歸）是日也以虞易奠（虞喪祭也）卒哭曰成事（既虞之後卒哭而祭其辭蓋曰哀薦成事成祭事也祭以吉爲成○䟽曰既虞祭之後至於卒哭其卒哭祭辭蓋曰成事所以稱蓋者以其士虞禮無文唯雜記及此有卒哭成事故鄭約之爲解又稱蓋以疑之虞祭之時以其尚凶祭禮未成今既卒無時之哭唯有朝夕二哭漸就於吉故云成事祭以吉爲成故也）是日也以吉祭易喪祭（卒哭吉祭）明日祔于祖父（䟽曰士虞禮云明日祔于祖父則祭明日祔也）其變而之吉祭也比至於祔必於是日也接不忍一日末有所歸也（末無也日有所用接之虞禮所謂他用剛日者其祭祝曰哀薦曰成事○䟽曰上云虞卒哭及祔皆

（謂稱常正禮經所云[illegible]不得正禮[illegible]變之變以其[illegible]常禮此所以有變者[illegible]若貧迫促或事有忌諱未及葬期[illegible]卽葬者卽喪服小記所云赴葬者赴[illegible]三月而葬卒哭彼據士禮而言[illegible]虞之[illegible]卒哭之前其日尚遠[illegible]祭謂之爲變其既虞之後變禮[illegible]祭也[illegible]往也既虞往至吉祭其禮[illegible]必於是日接謂於是三虞卒哭之間日而連接其祭所以恒用剛日接之孝子不忍使親每一日之間無所[illegible]注云虞禮所謂他用剛日者此經[illegible]變者虞禮祭之他也）殷練而祔周卒哭而祔孔子善殷（朝而神之人情○檀弓）○子曰孝子之喪親也哭不偯（偯於豈反俗作哀非說文作㥞云痛聲也音同○氣竭而息聲不委曲○正義曰禮記閒傳曰斬衰之哭若往而不反齊衰之哭若往而反此注據斬衰而言之是氣竭而後止息又曰大功之哭三曲而偯鄭注云三曲一舉聲而三折也偯聲餘從容也是偯爲聲餘委曲也斬衰則不偯故云聲不委曲也）禮無容（觸地無容○正義曰此禮謂聞喪之文也以其悲哀在心故形變於外所以稱觸地無容哀之至也）言不文（不文文飾）

（也本或作聞非○不爲文飾○正義曰案喪服四制云三年之喪君不言又云不言而事行者扶而起言而后事行者杖而起鄭玄云扶而起謂天子諸侯也杖而起謂大夫士也今此經云言不文則謂臣下也雖則有言志在哀慼不爲文飾也）服美不安（不安美飾故服縗麻）聞樂不樂（聞樂如字不樂音洛○悲哀在心故不樂也）食旨不甘（旨美也不甘美味故蔬食水飲）此哀慼之情也（謂上五句）三日而食教民無以死傷生毀不滅性此聖人之政也（不食三日哀毀過情滅性而死皆虧孝道故聖人制禮施教不令至殞滅）喪不過三年示民有終也（三年之喪天下達禮使不肖企及賢者俯從夫孝子有終身之憂聖人以三年爲制者使人知有終竟之限也）爲之棺槨衣衾而舉之（周尸爲棺周棺爲槨衣謂斂衣衾被也舉謂舉尸內於棺也）陳其簠簋而哀慼之（簠音甫簋音軌簠簋俱祭器名○簠簋祭器也陳奠素器而不見親故哀慼也）擗踊哭泣哀以送之（擗婢亦反本亦[illegible]作擗踊音勇[illegible]）

（踊及反○男踊安擗祖載送之○正義曰案問喪云在牀曰尸在棺曰柩動尸舉柩哭踊無數惻怛之心痛疾之意悲哀志懣氣盛故袒而踊之婦人不宜袒故發胷擊心爵踊殷殷田田如壞牆然則是女質不宜極踊故以擗言據此文說有踊則男亦有擗是互文也）卜其宅兆而安厝之（宅兆封也廣雅云兆葬地○厝七故反字亦作措○宅墓穴也兆塋域也葬事大故卜之○正義曰云宅墓穴也兆塋域也者此依孔傳也案周禮冢人掌公墓之地辨其兆域則兆是塋域也云葬事大故卜之者此依鄭注也孔安國云送其下有伏石涌泉復爲市朝之地故卜之是也）爲之宗廟以鬼享之（宗廟亦作庿享之許丈反又作饗之○立廟祔祖之後則以鬼禮事之○祔祖謂以亡者之神祔之於祖也檀弓曰卒哭曰成事是日也以吉祭易喪祭明日祔於祖父則是卒哭之明日而祔未卒哭之前皆喪祭也既祔之後則以鬼禮享之然宗廟謂士以上則春秋祭祀象於庶人也）生事愛敬死事哀慼生民之本盡矣死生之義備矣孝子之事親終矣（愛敬哀慼孝行之始終也）

（備陳死生之義以盡孝子之情○孝經）○禮者謹於治生死者也（謹嚴）生人之始也死人之終也終始俱善人道畢矣故君子敬始而慎終終始如一是君子之道禮義之文也夫厚其生而薄其死是敬其有知而慢其無知也是姦人之道而倍叛之心也君子以倍叛之心接臧穀猶且羞之而況以事其所隆親乎（莊子曰臧與穀相與牧羊音義云孺子曰穀或曰穀讀爲鬪穀於菟之穀穀乳也謂哺乳小兒也所隆親所厚之親也）故死之爲道也一而不可得再復也臣之所以致重其君子之所以致重其親於是盡矣（以其死不可再復臣子於極重之道不可不盡也）故事生不忠厚不敬文謂之野（忠厚忠心爲厚敬文恭敬有文飾野野人不知禮者也）送死不忠厚不敬文謂之瘠（瘠薄）君子賤野而羞瘠故天子棺椁十重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禮記云天子之棺四重今云十重蓋以棺椁與抗木合爲十重也諸侯已下與禮記多少不同未詳也）然後皆有衣衾多少厚薄之數皆有翣菨文章之等（翣菨當爲蔞翣鄭康成云蔞翣棺之牆飾也）以敬飾之使生死終始若一足以爲人願是先王之道忠臣孝子極也（生死加一則人願皆足忠孝之極在此也）天子之喪四海屬諸侯諸侯之喪動通國屬大大夫之喪動一國屬脩士脩士之喪一鄉屬朋友（屬謂付託之使主喪也一國謂通好之國也一國同在朝之人也脩士士之進脩者謂上也一鄉謂一鄉內之姻族也春秋傳曰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諸侯五月同盟至大夫三月同位至士踰月外姻至）庶人之喪合族黨動州里刑餘罪人

原書漫漶不清

喪不得合族黨獨屬妻子棺椁三寸衣衾三領不得飾棺不得晝行以昏殣凡緣而往埋之（[illegible]桐棺二寸葛以[illegible]墨道猶子亦云然[illegible]棺三寸刑人之棺也[illegible]大[illegible]不[illegible]衣三十稱今云三領亦[illegible]損之也殣道死人也詩曰行有死人[illegible]昏殣如掩道路之[illegible]也緣因也言其妻子[illegible]所麻而埋之不[illegible]）反無哭泣之節無衰麻之服無親疏月數之[illegible]是之謂至辱（此蓋論墨子[illegible]）○禮者謹於吉凶不相厭者也紸纊聽息之時則夫忠臣孝子亦知其閔已（[illegible]）（紸注也纊新綿也言屬纊時知其貴至於憂閔也）然而殯斂之具未有求也垂涕恐懼然而幸生之心未已持生之事未輟也卒矣然後作之（作〻具〻）故雖備家必踰日然後[illegible]

日而成服（備豐足也）然後告遠者出矣備物者作矣故殯久不過七十日速不損五十日（此皆據士喪禮首尾三月也損減也）是何也曰遠者可以至矣百求可以得矣百事可以成矣其忠至矣其節大矣其文備矣（忠誠也節人子之節也文禮用儀制也）然後月朝卜日月夕卜宅然後葬也（月朝月初也月夕月末也先卜日知其期然後卜宅）（此大夫之禮也士喪禮先筮宅後卜日此云月朝卜日月夕卜宅未詳也）當是時也其義止誰得行之其義行誰得止之（聖人為之節制使賢者抑情不肖者企及）故三月之葬其貌以生設飾死者也殆非直留死者以安生也（貌象也言其象以生之所[illegible]器用飾死者三月乃能備）是致隆思慕之義也（同上）○喪禮者以生者飾死者也大象其生以送其死也故

如死如生如存如亡終始一也（不以死異於生亡異於存）始卒沐浴鬠體飲含象生執也（儀禮鬠用組體謂瓜揃之屬象生時所執持之事）不沐則濡櫛三律而止不浴則濡巾三式而止（律理鬊也今秦俗猶以枇髮爲栗濡濕也式與拭同士喪禮尸無有不沐浴者此云蓋末世多不備禮也）充耳而設瑱（士喪禮瑱用白纊）飯以生稻含以槁骨反生術矣（生稻禾也槁枯也槁骨貝也術法也）

（前說象其生此已下說反於生之法）設褻衣襲三稱搢紳而無鉤帶矣（縉與搢同扱也紳大帶也縉紳謂扱笏於帶鉤鉤帶帶之鉤所用弛張也今不復解脫故不設鉤也褻衣親身之衣也士喪禮飯琀後乃襲三稱明衣不在筭設韐帶搢笏禮記曰季康子之母死陳褻衣鄭玄云褻衣非上服陳之將以斂）設掩面儇目鬠而不冠笄矣（士喪禮掩用練帛廣終幅長五尺儇與還同繞也士喪禮幎目用緇幎讀如縈縈與還義同但鬠鬊而已不加冠及笄也）書其名置于其

重則名不見而柩獨明矣（士喪禮祝取銘置于重案銘皆有名而此云無蓋後世禮變今猶然也）薦器則冠有鍪而毋縰（明器之冠有如兜鍪加首之形而無韜髮之縰也）甕廡虛而不實有簟席而無牀第（此言棺中不施牀第大斂小斂則皆有也）木器不成斲陶器不成物薄器不成內（薄器竹葦之器不成內謂有其外形內不可用也）竽笙具而不和琴瑟張而不均輿藏而馬

反告不用也（禮記君葬用輴四綍二碑大夫葬用輴二綍二碑士葬用國車皆至葬時埋之）具生器以適墓象徙之道也（生器用器也弓矢盤盂之屬徙遷改也徙道其生時之道器當在家今以適墓以象人行不徙常行之道更徙他道也）略而不盡貌而不功趨輿而藏之金革轡靷而不入明不用也（略而不盡謂簡略而不盡備也貌形也但有形貌不加功精好也趨輿而藏之謂以輿趨於墓而藏之趨者速也速藏之意也金謂和鸞革車鞁也）

（說文云紼所以引軸者也杜元凱云紖在馬胷心曰靷讀爲遞像也）象徙道又明不用也是皆所以重哀也故生器文而不功明器貌而不用凡禮事生飾歡也送死飾哀也祭祀飾敬也師旅飾威也是百王之所同古今之所一也未有知其所由來者也故壙壟其貌象室屋也（壙墓中壟冢也禮記曰適墓不登壟貌猶意也言其意以象生）

（騁也或音遞）棺椁其貌象版蓋斯象拂也（版謂車上障蔽者蓋車蓋也斯未詳象拂字或即茀也爾雅釋器云輿革前謂之鞎後謂之茀鄭云以韋鞔車軾及後戶也）無帾絲歶縷翣其貌以象菲帷幬尉也（無讀爲幠幠覆也所以覆尸者也士喪禮幠用斂衾是也帾與褚同禮記曰素錦褚又曰褚幕丹質鄭云所以覆棺也絲歶未詳蓋亦喪車之飾也或曰絲諸爲綾禮記曰畫翣二皆戴綏鄭云以采羽注於翣首也歶讀爲魚謂以銅魚懸於池下禮記曰魚躍拂池縷讀爲柳翣字誤爲縷耳菲謂編草爲蔽蓋古之所用障蔽門戶者今貧者猶然或曰菲當爲扉隱也謂隱奧之處也或曰非讀爲扉戶扇也幬讀爲幬帳之幬尉讀爲罻罻網也帷帳如網也）抗折其貌以象槾茨番閼也（槾莫干反○既夕禮陳明器於乘車之西折橫覆之抗木橫三縮者五鄭云室事畢加之壙上以承抗席抗禦止所以禦止土者槾杅也茨蓋屋也抒之猶墼茨也番讀爲藩藩籬也閼謂門戶壅閼風塵者抗所以禦土折所以承抗席不使外物得內有象於槾茨藩閼也）故喪禮者無他焉明

死生之義送以哀敬而終周藏也故葬埋敬葬其形也祭祀敬事其神也其銘誄繫世敬傳其名也事生飾始也送死飾終也終始具而孝子之事畢聖人之道備矣刻死而附生謂之墨刻生而死謂之惑（刻損減附增益也墨冐之法惑謂惑亂其禮也）殺生而送死謂之賊大象其生以送其死使

死生終始莫不稱宜而好善是禮之法式也儒者是矣（同上）○喪禮之凡（凡謂常道）變而飾（謂殯斂每加飾）動而遠（禮記子游曰飯於牖下小斂於戶內大斂於阼殯於客位祖於庭葬於墓所以即遠也）久而平（久則哀殺如平常也）故死之爲道也不飾則惡惡則不哀介則翫（介與邇同翫戲狎也）翫則厭厭則忘忘則不敬一朝而喪其嚴親而所以送葬

之者不哀不敬則嫌於禽獸矣君子恥之故變而飾所以滅惡也動而遠所以遂敬也（遂成也邇則懼敬不成也）久而平所以優生也（優生養生也謂送死有禮復生有節也○同上）○穆公之母卒（穆公魯哀公之曾孫）使人問於曾子曰如之何（問居喪之禮曾子曾參之子名申）對曰申也聞諸申之父曰哭泣之哀齊斬之情饘粥之食自

天子達（子長父母尊平同）布幕衛也縿幕魯也（幕所以覆殯上也縿縑也縿讀如綃衛諸侯禮魯天子禮兩言之者僭已久矣幕或爲帟○疏曰曾申對穆公使人云哭泣之哀謂有聲之哭無聲之泣並爲哀然故曰哭泣之哀也齊斬之情者齊是爲母斬是爲父父母情同故皆云之情也饘粥之食者厚曰饘稀曰粥朝夕食米一溢孝子以此爲食故曰食也自天子達者父母之喪貴賤不殊哭泣以下自天子至庶人如一故云自天子達布幕衛也縿幕魯也者既言喪禮饘粥同又言覆棺之幕天子諸侯各別以布

爲幕者衛是諸侯之禮以縿爲幕者魯用天子之制幕者謂覆殯棺者也下文云加斧於椁上鄭云以刺繡於縿幕加椁以覆棺已乃屋其上盡塗之加鄭此言繡幕加斧文塗之內以覆棺椁也周公一人得用天子禮而後代僭用之故曾申舉衛與魯俱是諸侯則後代不宜[illegible]習魯之僭亦不宜由衛異也○檀弓）君子行禮不求變俗（求猶務也不務變其故俗重本）（謂去先祖[illegible]國）祭祀之禮居喪之服哭泣上之故謹脩其法而

之（其法謂其先祖之制度若夏殷○疏曰祭祀之禮者此陳不變之事若祭祀之禮不變即夏立尸殷坐尸周旅酬六尸及先求陰陽犧牲騂黑之屬也居喪之服者殷雖尊貴猶服傍親周則以尊降服哭泣之位者殷不重適以班高座上周世貴正嗣孫居其首皆如其國之故者謂故俗也凡上諸事悉不改革行之如本國俗也然上既舉三條餘冠昏之屬從可知也謹脩其法而審行之者并結前事各令分明謹脩本國之法審慎以行之其法謂其先祖之制度若夏殷子孫在周者悉行其先世之禮是不變俗也○曲禮）○孔子在衛司徒敬之卒夫子弔焉主人不哀夫子哭不盡聲而退遽伯玉請曰衛鄙俗不習喪禮煩吾子辱相焉孔子許之掘中霤而浴（霤力救反○室中）毀竈而綴足襲於牀及葬毀宗而躐行也（明不復有事於此也綴足不令辟戾毀宗廟而出爲神位在廟門之外也）出于大門及墓男子西面婦人東面既封而歸殷道也

孔子行之子游問曰君子行禮不求變俗者子變之矣孔子曰非此之謂也喪事則從其質而已矣（家語）○白虎通義曰人死必沐浴於中霤何示潔淨反本也禮檀弓曰死於牖下沐浴於中霤飯唅於牖下小斂於户内大斂於阼階殯於客位祖於庭葬於墓所以即遠奪孝子之恩以漸也○所以有飯唅何緣生食今死不欲虚其口故唅用珠寶物何[illegible]有益死者形體故天子飯以玉諸侯以珠大夫以米士以貝也（同上）○冒者何也所以揜形也自襲以至小斂不設冒則形是以襲而后設冒也（言設冒者爲其形人將惡之也[illegible]設冒言所衛守耳○[illegible]曰說人[illegible]以須[illegible]自[illegible]冒所以[illegible]尸）

（[illegible]襲之前始死事徹沐浴[illegible]襲[illegible][illegible]以至小斂之前襲已著衣[illegible]不設冒冒者象形見為人所惡是以襲而後設冒也言[illegible]者[illegible]等也襲則[illegible]冒至小斂之前則以衾覆於冒上言之[illegible]大斂既冒未之[illegible]也○[illegible]）○曾子曰尸未設飾故帷堂小斂而徹帷仲梁子曰夫婦方亂故帷堂小斂而徹帷（[illegible]動搖尸帷堂為人褻之[illegible]亂[illegible]也[illegible]梁子魯人也○疏曰知[illegible]者以[illegible]襲之後豈無夫婦方亂之事故知[illegible]云方亂明為動搖尸柩故帷堂[illegible]）

（[illegible]氏云五[illegible]魯有神梁懷是仲梁[illegible]之姓[illegible]知仲梁子魯人也○[illegible]）子曰嘗禘之禮所以仁昭穆也饋奠之禮所以仁死喪也（昭上饒反穆亦作[illegible]音同○仲尼燕居）

記貴本之謂文親用之謂理（文謂[illegible]理謂[illegible]）始卒之未小斂也一也（一謂一於[illegible]此以[illegible]太古[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文[illegible]云一[illegible]謂未[illegible]經[illegible]文象太古時也）喪服之先散麻也一也（[illegible]）三年之喪哭之不文也（不文謂無曲折也禮記曰斬衰之哭長往而不反○）

荀子◎或問曰死三日而后斂者何也曰孝子親死悲哀志懣故匍匐而哭之若將復生然安可得奪而斂之也故曰三日而后斂者以俟其生也三日而不生亦不生矣孝子之心亦益衰矣家室之計衣服之具亦可以成矣親戚之遠者

亦可以至矣是故聖人為之斷決以三日為之禮制也（匍匐猶顛蹷或作扶服○疏曰此記者假設問三日而后斂之意也三日斂者以士言之則大斂也明大夫以上言之則小斂也○問喪）◎白虎通義曰崩薨三日乃小斂何奪孝子之恩以漸也一日之時屬纊於口上以候絕氣二日之時尚冀其生三日之時寃氣不還終不可奈何故禮

[illegible]則名不見而柩獨明矣（士喪禮設銘置于重）[illegible]（皆有名而此云無蓋　世禮變今猶然也）薦器則冠有鍪而毋縱（明器之冠有如兜鍪加首　之形而無韜髮之縱也）甕[illegible]虛而不實有簟席而無牀笫（此言[illegible]　不施[illegible]）（[illegible]斂　[illegible]音[illegible]）木器不成斲陶器不成物薄器不成內（薄器竹葦之器不成內　[illegible]其外形內不可用也）笙竽具而不和琴瑟張而不均輿藏而馬

反告不用也（禮記君葬用輴四綍二碑　大夫葬用輴二綍二碑士）（葬用國車皆　[illegible]葬特埋之）具生器以適墓象徙[illegible]（[illegible]器用器也弓矢盤盂之屬徙遷[illegible]也　[illegible]道其生時之道器當在家今以適墓）（[illegible]象人行不從常行　[illegible]道更從他道也）略而不盡貌而不功趨輿而藏之金革轡靷而不入明不用也（略而不盡謂簡略而不盡備也貌　形也但有形貌不加功精好也趨）（[illegible]而藏之謂以輿趨於墓而藏之趨者　[illegible]也速藏之意也金謂和鸞革車靷也）

曰天子七日而殯諸侯五日而殯卿大夫三日而殯○所以必居倚廬何孝子哀不欲聞人之聲又不欲居故處居中門之外倚木爲廬質反古也不在門外何戒不虞故也○王者崩臣下服之有先後何恩有深淺遠近故制有日月禮弓記曰天子崩三日祝先服五日官長

服七日國中男女服三月天下服○禮庶人國君服齊衰三月王者崩京師之民喪三月何民賤故恩淺故三月而已禮不下庶人所以爲民制何禮不下庶人者尊卑制度也服者恩從內發故爲之制也○喪禮必制衰麻何以副意也服以飾情情貌相配中外相應故吉凶

不同服歌哭不同聲所以表中誠也○腰經者以代紳帶也所以結之何思慕腸若結也必再結之何明思慕無已○所以必杖者孝子失親悲哀哭泣三日不食身體羸病故杖以扶身明不以死傷生也以竹杖何取其名也竹者蹙也桐者痛也父以竹母以桐何竹者陽也

桐者陰也竹何以爲陽竹斷而用之質故爲陽桐削而用之加人功文故爲陰也故禮曰苴杖竹也削杖桐也（已上竝見白虎通）○父母之喪哭無時使必知其反也（謂既練或時爲君使金革之事反必有祭○疏曰禮哭無時有三種一是初喪未殯之前哭不絕聲二是殯後除朝夕之外廬中思憶則哭三是小祥之後哀至而哭或一日二日而無復朝夕之時也此亦哭無時謂小祥之後也何以知）

（然下云使必知其反是其可使之時也使必知其反也者使謂君使之也既小祥哭無時其時可爲君所使金革之事也反還也若爲使還家當必設祭告親之神令知其反亦出必告反必面之義也○檀弓）○孔子曰拜而后稽顙頹乎其順也（頹徒回反○此殷之喪拜也頹順也先拜賓順於事也○疏曰此一節論殷周喪拜之異也拜者主人孝子拜賓也稽顙者觸地無容也頹然不逆之意也拜是爲賓稽顙爲已前賓後已各以爲頹然而順序也）稽顙而後拜頎乎其至也（頎音

懇又音纖○此周之喪拜也頎至也先觸地無容哀之至○疏曰頎惻隱貌也先觸地無容後乃拜賓也是爲親痛深貌惻隱之至也○）三年之喪吾從其至者（重其尚哀戚自期如殷可○疏曰三年之喪尚哀戚則從周自期以下如殷可此經直云拜而后稽顙稽顙而後拜鄭知拜而後稽顙是殷之喪拜稽顙而后拜是周之喪拜者以孔子所論每以二代相對故下檀弓云殷人既封而弔周人反哭而弔又云殷朝而殯於祖周朝而遂葬皆以殷周相對故知此亦殷周相對也但殷之[illegible]拜自斬衰以下緦麻以上皆拜而）

（[illegible]稽顙凶則杖期以上皆先稽顙而後[illegible]不杖期以下乃作拜之喪拜此稽顙）（[illegible]後拜即大祝凶拜鄭注謂三年服者[illegible]拜而後稽顙即大祝吉拜鄭注云謂[illegible]喪不杖以下者○檀弓○[illegible]家語子[illegible]有父之喪公明儀相焉問稽顙於孔子孔子對之答辭如此）○有子與子游立見孺子慕者有子謂子游曰予壹不知夫喪之踊也予欲去之久矣情在於斯其是也夫（喪之踊猶孺子之號慕）子游曰禮有微情者[illegible]

（踊）有以故興物者（衰絰之制）有直情而徑行者戎狄之道也（哭踊無節衣服無制）禮道則不然（與戎狄異）人喜則斯陶陶斯咏咏斯猶（猶當為搖聲之誤也）猶斯舞（手舞之）舞斯慍（慍猶怒）慍斯戚（[illegible]憤[illegible]）戚斯歎（歎吟息）歎斯辟（辟拊心）辟斯踊（[illegible]踊[illegible]也）品節斯斯之謂禮（舞踊皆有節乃成禮）人死[illegible]惡之矣無能也斯倍之矣（無能心之無所[illegible]）

（能）是故制絞衾設蔞翣為使人勿惡也（絞衾尸之飾蔞翣棺之牆飾周禮蔞作柳）始死脯醢之奠將行遣而行之既葬而食之（將行將葬也葬有遣奠食反虞之祭）未有見其饗之者也自上世以來未之有舍也為使人勿倍也（舍猶廢也）故子之所刺於禮者亦非禮之訾也（訾似斯反○訾）

病也○疏曰有子與子游同立見孺子號慕者有子謂子游曰予壹不知夫喪之踊也言我專壹不知夫喪之踊也何須有節直似孺子慕者其事足矣予欲去此踊節久矣斯此也言孝子之情在於此小兒直號慕而已其是也夫但如小兒其事即是何須為哭踊之節子游乃對之曰禮有微情者心發於內謂之微微者不見也有以故興物者興起也物謂衰絰也若不肖之屬本無哀情故為衰絰使其覩服思哀起情企及也引由外來故云興物也若直肆已情而徑行之無哭踊節制乃是夷狄之道中國禮道則不如是也人喜則斯陶以下極言哀樂之本也喜者外竟會心之謂也人若外竟會心則懷抱欣悅但始發則

鬱陶未暢故云斯陶也陶斯咏者鬱陶情轉暢故口歌咏之也咏歌不足漸至目搖動身體搖身不足乃至起舞足蹈揚樂之極也舞斯慍者慍怒也外竟違心之謂也凡喜怒相對哀樂相生故若舞而無節形疲厭倦事與心違所以怒生怒生於舞極故云舞斯慍也曲禮云樂不可極即此謂也慍斯戚者怒來戚心故憤恚起憤恚轉深故因發歎息歎息不泄故至憮心憮心不泄乃至跳踊奮擊亦哀之極也品節斯斯之謂禮者品階格也節斷制也斯此也此之謂禮生於哀樂也若喜而不節自陶至舞俄頃而慍生若怒而不節從戚至踊踊極則笑故夷狄無禮朝殞夕歌童兒任情倏啼欻笑今若品節此二塗使踊舞有數有數則長久故云此之謂禮云舞斯慍者凡有九句首末各四正明哀樂和對中央舞斯慍一句是哀樂相生故一句之中有舞及慍也人死斯惡之者以人身既死形體腐敗故惡之故倍之故制絞紟衾𣪊蔞翣以飾之欲使人勿惡也始死設脯醢之奠以至於葬將行設遣奠而行送之既葬反哭設虞祭以食之雖設奠祭未曾見其死者而饗食之也既不饗食自上世以來未之有舍此奠祭而不爲者爲使人勿倍其親故也禮意既然不可無節故子之所譏刺於

原書漫漶不清

（豈[illegible]凡禮之所[illegible]之病有[illegible]爲唯譏哭踊有節不譏[illegible]之事子游祇應答以辟捆即[illegible]更阿絞衾脯醢之事者以有二之[illegible]同孺子生者不節其哀死者不[illegible]節故子游既言生者節哀遂說死[illegible]節備吉禮之節制哭狀不同也○檀弓）○弁人有其母死而孺子泣者（言聲無節）孔子曰哀則哀矣（此誠哀）而難爲繼也（失禮中）夫禮爲可傳也爲可繼也故哭踊有節（疏曰而難爲繼也者此哀之深後人無能繼學之者也夫禮爲可傳也爲可繼也故哭踊有節者又廣述其難繼爲失也夫聖人制禮使後人可傳可繼故制爲哭踊之節以中爲度耳豈可過甚皆使後人不可傳繼乎然禮記曾申問於曾子曰哭父母有常聲乎曰中路嬰兒失其母何常聲之有則與此違者云曾子所言是始死之時悲哀志懣未可爲節此之所言在襲斂之日可以禮制故哭踊有節也所以知然者曾申之問泛問於哭時故知舉重時答此此之所言哭踊有節節哭之時在於後也○檀弓）

○曾子謂子思曰伋吾執親之喪

也水漿不入於口者七日（言己以[illegible]禮而不知）[illegible]子思曰先王之制禮也過之者俯而就之不至焉者跂而及之故君子之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於口者三日杖而后能起（爲曾子言難繼以禮抑之○疏曰此一節論曾子疾時君喪不能以禮子思以正禮抑之之事曾子謂子思伋謂己居親之喪能行於禮故云吾水漿不入於口七日疾時人行禮不如己也故子思以正禮抑之云古昔聖王制

其禮法使後人依而行之故賢者俯而就之不肖者跂而及之以水漿不入於口三日尚以杖扶病若曾子之言即爲人難爲繼也○檀弓）○白虎通義曰天子大斂之後稱王者明臣不可一日無君也故尚書曰王麻冕黼裳此斂之後也何以知從後加王也以尚書言迎子釗不言迎王王者既殯而即繼體之位何緣民臣之心不可一日無

君故先君不可得見則後君繼體矣尚書曰再拜興對乃受同明爲繼體君也緣始終之義一年不可有二君也故尚書曰王釋冕反喪服吉冕受門稱王以接諸侯明已繼體爲君也釋冕藏同反喪明未稱王以統事也不曠年無君故踰年乃即位改元名元年年以紀事君

統見事矣而未發號令也何以言踰年即位謂改元位春秋傳曰以諸侯踰年即位亦知天子踰年即位也春秋曰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改元位也王者改元年即事天地諸侯改元即事社稷王制曰夫喪三年不祭唯祭天地社稷爲越紼而行事春秋傳曰天子三年然後

稱王者謂稱王統事發號令也尚書曰高宗諒陰三年是也論語君薨百官總己聽於冢宰三年緣孝子之心則三年不當也故三年除喪乃即位統事即位踐祚爲主南面朝臣下稱王以發號令也故天子諸侯凡三年即位終始之義乃備○子張曰書云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何謂也（集注曰高宗商王武丁也諒陰天子居喪之名未詳其義）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三年（言君薨則諸侯亦然總己謂總攝己職冢宰大宰也百官聽於冢宰故君得以三年不言也○胡氏曰位有貴賤而生於父母無以異者故三年之喪自天子達子張非疑此也殆以爲人君三年不言則臣下無所稟令禍亂或由以起也孔子告以聽於冢宰則禍亂非所憂矣●[illegible]）○書曰高宗梁闇三年不言何

此處缺葉

之弑也（號）（謂禪也春秋傳曰其辟其僻號也○僻音避）子云升自客階受弔於賓位教民（明反哭時也既葬矣猶不由阼階不忍即父位也）未沒稱君示民不爭也故魯春秋記晉喪曰殺其君之子奚齊及其君卓○（殺音弑沒終）（也春秋傳曰諸侯於其封內三年稱子至又臣子踰年則謂之君矣奚齊與卓）

（皆獻公之子也獻公卒其年奚齊殺明年而卓子殺矣○疏曰升自客階受弔於賓位者謂既葬反哭之時孝子升自客階受弔於堂上西方賓位之處不敢在東方以即父位示民追孝之心也承沒喪不稱君者沒終也謂未終三年之喪嗣子不合稱君所以然者示民不合父子相爭也殺其君之子奚齊及其君卓者案僖九年弑九月晉侯佹諸卒冬晉里克弑其君之子奚齊十年里克弑其君卓子公羊云其[illegible]奚齊殺明年卓子弑是踰年稱君又一曰諸侯於其封內三年稱子者此文九年公羊傳文其臣子踰年則謂之君者此卓子踰年弑）

（而弑其君奚之案書臣子稱君也○上）○白虎通義曰臣死亦赴告於君何此君哀痛於臣子也欲聞之加賻賵之禮故春秋曰宋侯考父卒傳曰卒赴而葬禮也諸侯薨赴告鄰國何緣鄰國欲有禮也春秋傳曰桓母喪告於諸侯桓母賤尚告於諸侯諸侯薨告鄰國明矣諸侯夫人薨告

天子者不敢自廢政事天子亦欲知之當有禮也春秋曰天子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譏不及事仲子者魯君之貴妾也何況於夫人乎○諸侯薨使臣歸瑞珪於天子何諸侯以瑞珪爲信今死矣嗣子諒闇三年之後乃當更爵命故歸之推讓之義禮曰諸侯薨使臣歸

原書有殘損

瑞珪於天子○天子聞諸侯薨哭之何惻怛發中哀痛之至也使大夫弔之追遂重終之義也故禮檀弓曰天子哭諸侯爵弁純衣又曰遣大夫弔詞曰皇天降災子遭離之難嗚呼哀哉天王使臣共弔○臣子死君往弔之何親與之共治民恩深義重厚欲躬見之故禮雜記曰君弔臣主人待于門外見馬首不哭君至主人先入君升自阼階西向哭主人居中庭從哭或曰大夫疾君問之無數士疾一問之而大夫卒比葬不食肉比卒哭不舉樂士比殯不舉樂（已上並同上）

○君臨臣喪以巫祝桃茢執戈惡之也（茢音列徐音例杜預云黍穰也鄭注周禮云苕帚惡烏路反下同○恐有凶邪之氣在側君聞大夫之喪去樂卒事而往未襲也其已襲則止巫去桃茢桃鬼所惡茢萑苕可掃不祥○凶邪似嗟反下注同萑音完苕大彫反○疏曰此君謂天子臣喪未襲之前君往臨弔則以巫執桃祝執茢又使小臣執戈所以然者惡其凶邪之氣必惡之者所以異於生人也注云君聞大夫之喪去樂卒事者昭十五年公羊傳文鄭必知往者以下云柳莊之卒衛侯不脫祭服而往明其王有大臣之喪亦當然以聞喪即往故知未襲也云已襲則止巫去桃茢者襲謂死之明日則止巫門外去桃茢祝代巫而入又小臣執戈案喪大記大夫之喪將大斂君往巫止于門外祝先入又士喪禮大斂君往巫止于廟門外祝代之小臣二人執戈先二人後比皆大斂之時小斂及殯更無文明與大斂同直言巫止無桃茢之文喪大記雜記諸侯之禮明與天子亦然）所以異於生也（生人無凶邪）喪有死之道焉（言人之死有如鳥獸死之狀鳥獸之死人賤之）先王之所難言也（難乃旦反○聖人不明說為人甚惡之○檀弓）○三年之喪與新有昏者期不使以衰裳入朝（期居其反朝直遙反注同）

非禮也是謂君與臣同國（臣有喪皆君事而不歸反服其義當以入朝是謂君臣共國無異卑也有喪皆不歸唯君耳臣有喪皆當致仕而歸○疏曰三年之喪與新有昏者期不使者若君有喪皆則循在於國不歸臣有喪皆則歸獨家一期之間不役使役也故云期不使以衰裳入朝非禮也昔今臣之有喪乃不致事身著衰裳而入君朝是爲非禮也是謂君與臣同國者君之喪皆而在國內有喪皆不不歸家亦在國是君與臣同國○禮運）

○諸侯非問疾弔喪而入諸臣之家是

謂君臣爲謔（謔許約反○經故而相之是戲謔也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數如夏氏以取殺焉○孔寧本又作寗案左傳作寧公羊作寗今依字讀父音甫數色角反取殺申志反或如字○同上）○郊之祭也喪者不敢哭凶服者不敢入國門敬之至也（祭者吉禮不欲聞見凶人○疏曰此一節論祭祀之禮以是吉禮矣事故喪與凶服皆辟之○祭義）○白虎通義曰大夫使受命而出聞父母之喪非君命不反者

蓋重君也故春秋傳曰大夫以君命出聞喪徐行不反○凶服不敢入公門者明尊朝廷吉凶不相干故周官曰凶服不入公門曲禮曰居喪不言樂祭事不言凶公庭不言婦女論語曰子於是日哭則不歌○臣下有大喪不呼其門者使得終其孝道成其大禮春秋傳曰古

者臣有大喪君三年不呼其門（已上並見白虎通義）○貨財曰賻輿馬曰賵衣服曰襚玩好曰贈玉貝曰唅（此與公羊穀梁之說同玩好謂明器琴瑟案羊之義何休曰此皆春秋之制也賻猶覆也賵猶助也皆助生送死之禮襚猶遺也遺是助死者之禮也知生則賵賻知死則襚唅之也）賻賵所以佐生也贈襚所以送死也送死不及柩尸弔生不及悲哀非禮也（皆謂葬事）故吉

行五十犇喪百里賵贈及事禮之大也（既說賵贈及事因明奔喪亦宜行速也禮記奔喪曰日行百里不以夜行○荀子）○白虎通義曰贈襚何謂也贈之爲言稱也玩好曰贈襚之爲言遺也衣被曰襚知死者則贈襚所以助生送死追恩重終副至意也賵賻者助也所以相佐給不足也故弔辭曰知生則賻貨財曰賻車馬曰賵○婦人不出境弔者婦人無外事防淫佚也禮雜記曰婦人越疆而弔非禮也而有三年喪君與夫人俱往禮妻爲父母服夫亦當服○有不弔三何爲人臣子常懷恐懼深思遠慮志在全身今乃畏厭溺死用爲不義故不弔也檀弓曰不弔三畏厭溺也畏者

兵死也禮曾子記曰大辱加於身皮體毀傷即君不臣士不交祭不得爲昭穆之尸食不得昭穆之牲死不得葬昭穆之域也（已上並見白虎通義）○三月之殯何也（此殯謂葬也）曰大之也重之也所致隆也所致親也將舉錯之遷徙之離宮室而歸丘陵也先王恐其不文也是以繇其期足之日也（所至厚至親將徙而歸丘陵不可急遽無文飾故繇其期足之日然後葬也繇讀爲由由從也）故天子七月諸侯五月大夫三月皆使其須足以容事事足以容成成足以容文文足以容備曲容備物之謂道矣（須待也謂所待之期也事喪具也道者委曲容物備物者也）齊衰苴杖居廬食粥席薪枕塊是君子之所以爲愅詭其所哀痛之文也

（悖變也詭異也感動其所哀痛而不可無文飾故制爲齊衰苴杖之屬言本皆因於感動也）卜筮視日齊戒修塗几筵饋薦告祝如或饗之賓出主人拜送反易服即位而哭如或去之（此雜說喪祭也易服易祭服反喪服也賓出祭事畢即位而哭如神之去然也）哀夫敬夫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狀乎無形影然而成文（狀類也言祭祀不見鬼神有類乎無形影者然而足以成人道之節文也）

（○荀子）○子思曰喪三日而殯凡附於身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三月而葬凡附於棺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言其日月欲以盡心脩備之附於身謂衣衾附於棺謂明器之屬）喪三年以爲極亡（去已久遠而除其喪）則弗之忘矣（則之言思）故君子有終身之憂（念其親）而無一朝之患（毀不滅性）故忌日不樂（樂如字又音洛○謂

死日言忌日不用舉吉事○疏曰三節而殯者據大夫士禮故云三日也凡附於身者謂衣衾也夫祀必求仁者之粟故送終之物悉用誠信必令合禮不使少多非法後追悔咎焉耳矣者助句之辭三月而葬亦大夫士禮也附謂明器之屬亦當以誠信不追悔也喪三年以爲極亡言服親之喪已經三年以爲極工下以棄忘而孝子有終身之痛曾不暫忘於心也注云則亡言曾不敢君子者終竟己身恒慘念親此則亡不忘之事雖終身念親而不得有一朝之間有滅性禍患恐其常毀故唯忌日不爲樂事也日則可防其滅性故也所以不滅性者父母生己欲其有寧着滅性傷親之志又身己絕滅無可祭祀故也○檀弓）

○喪之朝也順死者之孝心也（朝直遙反○朝爲遷柩於廟○疏曰人子之禮出必告反必面以盡孝子之情今此所以車載柩而朝是順死者之孝心也然朝廟之禮每廟皆朝故既夕禮云其二廟則饌于禰廟下云降柩如初適祖則天子諸侯以下每廟皆一日至遠祖之廟當日朝畢則爲祖祭至明日設遺奠而行）其哀離其室也故至於祖考之廟而后行殷朝而殯於祖周

朝而遂葬（疏曰其哀離其室也者謂死者神靈悲哀棄離其室故至於祖考之廟辭而後行殷人尚質敬鬼神而遠之死則爲神故云朝而殯於祖周則尚文親雖亡沒故猶若存在不忍便以神事之故殯於路寢及朝廟遂葬夫子不論二代得失皆合當代之禮無所是非以此言之則周人不殯於廟案僖八年致哀姜左傳云不殯於廟則弗致也則正禮當殯於廟者鄭康成以爲春秋變周之文從殷之質故殯於廟杜預以爲不以殯朝廟未詳孰是○）孔子謂爲明器者知喪道矣備物而不可用也（神與人異道則不相傷）哀哉死者而用生之器也不殆於用殉乎哉（殉辭俊反殺人從死○殆幾也殺以衛死者曰殉用者漸幾於用○幾音祈又音機）明器神明之也（神明死者異於生人）塗車芻古有之（芻初俱反○芻靈束茅爲人馬謂之靈者神之類）道也（言與明器同）孔子謂爲芻靈者善[illegible]俑者不仁不殆於用人乎哉

（勇○俑偶人也有面目機發有似生人孔子善古而非周○疏曰造作形體偶類人形故史記有土偶人木偶人是也云孔子善古而非周者古謂周以前虞以後虞氏以來始有塗車芻靈周初即用偶人也冢人職云鸞車象人司農注云象人謂以芻爲人康成注引此謂爲俑者不仁是象人即俑人也其餘車馬器物猶爲塗車芻靈故校人大喪飾遣車之馬及葬埋之鄭注云言埋之則是馬塗車之芻靈是偶人之外猶有塗車芻靈之制雖或周木無機識發動偶人謂之俑者皇氏云機識發動踊躍故謂之踊也○）孔子曰之死而致死之不仁而不可爲也之死而致生之不知而不可爲也（知音智○之往也死之生之謂無知與有知也爲猶行也　疏曰而致死之者謂之無復有知是不仁之事而不可爲也而致生之者謂雖死猶致生之意是不知之事而不可爲也）是故竹不成用瓦不成味木不成斲（味依注音沫○成猶善也竹不可善用謂邊無縢味當作沫沫靧也○靧音悔○疏曰竹不善用謂竹器邊無縢緣也瓦不成味者味猶黑光也今世亦呼黑爲沫也瓦

（不善沬謂无器無光澤也木不成斲者斲雕飾也木不善斲鄭注云味當作沬沬靧也靧謂靧面證沬爲光澤也）琴瑟張而不平竽笙備而不和（和胡卧反○無宮商之調○調直弔反○䟽曰琴瑟張絃而不調平竽笙備而無宮商調和也）有鍾磬而無簨虡（簨息允反虡音巨○不縣之也橫曰簨植曰虡○䟽曰鄭云不縣之也者案典庸器云大喪廞筍虡明知有而不縣之也）其曰明器神明之也（言神明死者也神明者非人所知故其器如此○䟽曰注云者神明微妙無方不可測度

故云非人所知也）○仲憲言於曾子曰（仲憲孔子弟子原憲○䟽曰案仲尼弟子傳云原憲字子思彼注云魯人也其時與曾子評論三代送終器具之義上也）夏后氏用明器示民無知也（所謂致死之）殷人用祭器示民有知也（所謂致生之）周人兼用之示民疑也（言使民疑於無知與有知）曾子曰其不然乎其不然乎（䟽曰曾子聞憲所說不是故重稱不然深鄙之也）夫明器鬼器也祭器

人器也夫古之人胡爲而死其親乎（䟽曰曾子鄙憲言既畢而自更說其義也言二代用此器送亡者葬是爲有知與無知也正是質文異耳夏代文言鬼與人異故絶用鬼器送之非言爲無知也殷世質言雖復鬼與人有異亦應恭敬是亡故用恭敬之器仍貯食送之非言爲有知也周家極文言亡者亦宜鬼事亦宜敬事故并用鬼敬二器非爲示民言疑惑也然周唯大夫以上兼用耳士唯用鬼器不用人器夫古之人胡爲而死其親乎者古謂夏時也言古人雖質何容死其親乎若是無知則是死之義也

○並同上）○或問於曾子曰夫既遣而包其餘猶既食而裹其餘與君子既食則裹其餘乎曾子曰吾子不見大饗乎夫大饗既饗卷三牲之俎歸于賓館父母而賓客之所以爲哀也子不見大饗乎（遣棄戰反注同與音餘注異與同卷紀轉反又羽拙反歸如字又音匱○言遣既奠而又包之是與食於人已而裹其餘將去何異與君子辱爲是乎言傷廉也既

（饗歸賓俎所以厚之也言父母恣是吉今賓客之是孝子哀親之去也○疏曰君子既食則裹其餘乎者或人云君子於他家既食之後則更裹其餘食去乎寧有是也不應如此既設遣奠亦不應包餘而去曾子謂或人爲吾子豈不見大饗賓客之禮乎謂大饗賓客既畢主人卷斂三牲俎上之肉歸於賓館己家父母今日既去遂同賓客之疏是孝子所以悲哀也爲此之故包遣奠而去子不見大饗乎者重結前文以語或人也○雜記）

○曾子弔於負夏（負夏衛地）主人既祖填池（填池依注音奠徹○祖謂移柩車去載處爲行始也填池當爲奠徹聲之誤也奠徹謂徹遣奠設祖奠○處昌慮反遣棄戰反）推柩而反之（推昌佳反○反於載處然曾子弔欲更始）降婦人而后行禮（禮既祖而婦人降今反柩婦人辟之復之堂矣柩無反而反之而又降婦人蓋欲矜賓於此婦人皆非）從者曰禮與（怪之）曾子曰夫祖者且也（且未定之辭）且胡爲其不可以反宿也從者又問諸子游曰禮與（疑曾子言非）子游曰飯於牖下小斂於戶內大斂於阼殯於客位祖於庭葬於墓所以即遠也故喪事有進而無退（明反柩非）曾子聞之曰多矣乎予出祖者（善子游言且服○疏曰既祖填池者案既夕禮啓殯之後柩遷于祖重先奠從柩從升自西階正柩于兩楹間用夷牀鄭注云是時柩北首設奠于柩西此奠謂啓殯之奠也質明徹去啓奠乃設遷祖之奠于柩西至日側乃卻下柩載於階間乘蜃車載訖降下遷祖之奠設於柩車西當前束時柩猶北首前束近北前束者謂擔於車束有前後故云前束乃飾柩設披屬引徹去遷祖之奠遷柩嚮外而爲行始謂之祖也婦人降即位于階間乃設祖奠于柩西至厥明徹祖奠又設遣奠於柩車之西然後徹之苞牲取下體以載之遂行此是啓殯之後至柩車出之節也曾子弔於負夏氏正當主人祖祭之明旦既徹祖奠之後設遣奠之時而來弔主人榮曾子之來乃徹去遣奠更設祖奠又推柩少退而返之嚮北又遣婦人升堂至明旦婦人從堂更降而後乃行遣車禮從曾子者意以爲疑問曾子云此是禮與曾子既見主人榮己不欲指其錯失爲之隱

（疏云夫祖者且也且是未定之辭祖者行始未是實行且云往二者皆將既祖且往何爲可以反宿明日乃去云祖謂移柩車去載處爲行始者案既夕禮注云東楹於柩車賓出遂進納車於階閒柩從兩楹卻下載於車乃迴車南出是爲祖也祖始也謂將行之始也云葬徹謂徹遣奠設祖奠者案既夕禮祖之明旦徹祖奠設遣奠曾子正當設遣奠時來主人乃徹云遣奠還設祖奠似若不爲遣奠然經云主人既祖祖之明日既徹祖奠之時故謂之既祖鄭云祖謂移柩車去載處者解正祖之名也皇氏熊氏皆云曾子雖今日來弔遥指昨日爲既祖於文餘緩其義非也云禮既祖而婦人降者既夕禮文以既祖柩車南出階閒既空故婦人得降立階閒今柩車反還階閒故婦人辟之升堂婦人既巳升堂柩車未迴南出則婦人未合降也今乃降之者以曾子賢人欲矜誇賓於此婦人也言皆非者柩無反而反之是一非既反之未迴車南出不合降婦人而降之是二非也多猶勝也曾子自知己說之非聞子游之答是故善於子游也故言子游所說出祖之事勝於我所說出祖也○檀弓）○子云喪禮每加以遠浴於中霤飯於牖下

小斂於户內大斂於阼殯於客位祖於庭葬於墓所以示遠也（霤力救反○遠之所以崇敬也作或爲堂）殷人弔於壙周人弔於家示民不偝也（既葬哀而哭踊於是弔之）子云死民之卒事也吾從周（周於送死尤備）以此坊民諸侯猶有薨而不葬者（疏曰云死民之卒事也吾從周言死是民之終卒之事宜須送終備具若殷人弔於壙情猶未盡即壙上而弔於送死大簡周人孝子反哭至家仍後始弔於送死殷勤是情禮備具故云吾從周也○坊記）○喪祭械用皆有等宜（械器也皆有等級各當其宜也）夫是之謂復古是王者之制也（荀子）○白虎通義曰祖於庭何盡孝子之恩也祖者始也始載於庭也乘軸車辭祖禰故名爲祖載也禮曰祖於庭葬於墓又曰適祖昇自阼階○禮有以多爲貴者天子崩七

月而葬五重八翣諸侯五月而葬三重六翣大夫三月而葬再重四翣此以多爲貴也（詳見喪大記飾棺章）○有以大爲貴者棺椁之厚丘封之大此以大爲貴也（禮器）○白虎通義曰崩薨別號至墓同何也時臣子藏其君父安厝之義貴賤同葬之爲言下藏之也所以入地何人時於陰

含陽光死始入地歸所與也○白虎通義曰天子七月而葬諸侯五月而葬何尊卑有差也天子七月而葬同軌必至諸侯五月而葬同會必至所以慎終重喪也○謚者何也謚之爲言引也引烈行之跡也所以進勸成上務德也故禮特牲曰古者生無爵死無謚此言生有

死當有謚也死乃謚之何言人行終始不能若一故據其終始後可知也士冠經曰死而謚之今也所以臨葬而謚之何因衆會欲顯揚之也黃帝先黃後帝何古者順死生之稱各持行合而言之美者在上黃帝始制法度得道之中萬世不易名黃自然也後世雖聖莫能

與同也後世得與天同亦得稱帝不能立制作之時故不得復黃也謚或一言或兩言何文者以一言爲謚質者以兩言爲謚故尚書曰高宗殷宗也湯死後世稱成湯以兩言爲謚也號無質文謚有質文何號者始也爲本故不可變也周已後用意尤文以爲本生時號令善

故有善謚故舍文武王也合言之則上其謚明別善惡所以勸人爲善戒人爲惡也帝者天號也以爲堯猶謚顧上世質直死後以其名爲號耳所以謚之爲堯何爲謚有七十二品禮記謚法曰翼善傳聖謚曰堯仁和聖盛明謚曰舜慈惠愛民謚曰文强理直謚曰武天子崩臣下至南郊謚之者何以爲人臣之義莫不欲褒大其君掩惡揚善者也故之南郊明不得欺天也故曾子問孔子曰天子崩臣下之南郊告謚之諸侯薨世子赴告天子天子遣大夫會其葬而謚之何幼不誄貴諸侯相誄非禮也臣當受於君也卿大夫老歸死有謚何謚者

別尊卑彰有德也卿大夫歸無過猶有祿位故有謚也夫人無謚者何無爵故無謚或曰夫人有謚夫人一國之母修閨門之內羣下亦化之故設謚以彰其善惡春秋傳曰葬宋恭姬傳曰其稱謚何賢也傳曰哀姜者何莊公夫人也卿大夫妻無謚何賤也八妾所以無謚何卑賤無所能務猶士卑小不得有謚也太子夫人無謚何本婦人隨夫太子無謚其夫人不得有謚也天子太子元士也士無謚知太子亦無謚也附庸所以無謚何卑小無爵也王制曰爵祿凡五等附庸本非爵也後夫人於何所謚之以爲於朝廷朝廷本所以治政之處臣

子共審謚白之於君然後加之讀[illegible]天故但白君而已何以知不之南郊也婦人本無外事何爲於郊也禮曾子問曰唯天子稱天以誄之唯者獨也明天子獨於南郊耳顯號謚何法法日未出而明已入有餘光也○王者巡狩崩于道歸葬何夫太子當爲喪主天下皆來

奔喪京師四方之中也即如是舜葬蒼梧禹葬會稽于時尚質故死則止葬不重煩擾也○諸侯爲天子斬衰三年何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臣之於君猶子之於父明至尊臣子之義也○喪服經曰諸侯爲天子斬衰三年天子爲諸侯絕期何示同愛百姓

不獨親也○故禮中庸曰期之喪達諸侯三年之喪達乎天子卿大夫降緦重公正也（己上並見白虎通義）○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無數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蓋取諸大過（衣於既反○取其過厚○疏曰不云上古直云古之葬者若極遠者則云上古其次遠者則直云古則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猶在穴居結繩之後故直云古

也不封不樹者不積土爲墳是不封也不種樹以標其處是不樹也喪期無數者哀除則止無日月限數也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者若禮記云有虞氏瓦棺未必用木爲棺也則禮記又云殷人之棺槨以前云棺無文也取諸大過者送終追遠欲其甚大過厚故取諸大過也○易）○孟子自齊葬於魯反於齊止於嬴充虞請曰前日不知虞之不肖使虞敦匠事嚴虞不敢請今願竊有請也[illegible]

（子嘗黈治作棺之事者也嚴急也木棺木也以已通以美恭美也）曰古者棺椁無度中古棺七寸椁稱之自天子達於庶人非直爲觀美也然後盡於人心（度厚薄尺寸也中古周公制禮時也椁稱之與棺相稱也欲其堅厚久遠非特爲人觀視之美而已）不得不可以爲悅無財不可以爲悅得之爲有財古之人皆用之吾何爲獨不然（不得謂法制所不當得得之爲有財言得之而又爲有財也或曰爲當作而）且比化者無使土親膚於人心獨無恔乎（比猶爲也化者死者也恔快也言爲死者不使土近其肌膚於人子之心豈不快然無所恨乎）吾聞之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送終之禮所當得爲而不自盡是爲天下愛惜此物而薄於吾親也○孟子）○魯平公將見孟子嬖人臧倉曰孟子之後喪踰前喪君無見焉公曰諾（集注曰孟子前喪父後喪母踰過也言其厚母

薄父也諾應辭也）樂正子入見曰君奚爲不見孟軻也曰或告寡人曰孟子之後喪踰前喪是以不往見也曰何哉君所謂踰者前以士後以大夫前以三鼎而後以五鼎與曰否謂棺椁衣衾之美也曰非所謂踰也貧富不同也（孟子）○喪不慮居（謂賣舍宅以奉喪）毀不危身（謂憔悴將滅性）喪不慮居爲無廟也毀不危身爲無後也（檀弓）○子游問喪具夫子曰稱家之有亡子游曰有無惡乎齊（稱尺證反亡皇如字無也○惡音烏齊才細反○惡乎齊問豐省之比）夫子曰有毋過禮苟亡矣斂首足形（形體）還葬（還音旋○還之言便也言已斂即葬不待三月）縣棺而封（不設碑繂不備禮封當爲窆窆下棺也春秋傳作塴）人豈有非之者哉（不責於人所不能○賻曰夫亡曰稱家之有亡）

（稱猶隨也亡無也言各隨其家計豐薄有無也子游曰有無惡乎齊惡乎猶於何也子游言若必隨家之有無貧富於何可齊故子游疑而問之夫子曰有毋過禮此答是稱富家也毋猶不也禮有節限設若家富有正禮可依而不得過禮苟亡矣斂首足形此答貧家也亡無家無財也但使衣衾斂於首足形體不令露見而已還葬還便也禮雖衆多葬日有數若貧者斂竟便葬不須停殯待其月數足也還之言便也言已斂即葬不待三月也縣棺而封封即窆窆下棺壙中也貴者則用碑繂若貧而即葬者但手縣棺而下之同於庶人不待碑繂不設碑繂不備禮○檀弓）

○子思之母死於衛（子思孔子孫伯魚之子伯魚卒其妻嫁於衛）柳若謂子思曰子聖人之後也四方於子乎觀禮子蓋愼諸（柳若衛人也見子思欲爲嫁母服恐其失禮戒之嫁母齊衰期）子思曰吾何愼哉吾聞之有其禮無其財君子弗行也（謂時可行而財不足以備禮）有其禮有其財無其時君子弗行也（謂財足以備禮而時不得行者）吾何愼哉（時所止則止時所行則行無所疑也喪之禮如子贈襚之屬不踰主人○䟽曰云嫁母齊衰期者嫁母之服喪服無文案喪服杖期章云父卒繼母嫁從爲之服報則見母可知故鄭約云齊衰期也又鄭止言齊衰期不言嫡庶故譙周袁準並云父卒母嫁非父所絕嫡子雖主祭猶宜服期而喪服爲出母期嫁母與出母俱是絕族故知與出母同也張逸問舊儒世本皆以孔子後數世皆一子禮適子爲父後爲嫁母無服檀弓說子思從於嫁母服何鄭荅云子思哭嫂爲位必非適子或者兄若早死無繼故云數世皆一子又曰謂若嫁母之家主人貧乏斂手足形還葬已雖有財不得過於生人故下注喪之禮如子贈襚之屬不踰主人是也○同上）

○子路曰傷哉貧也生無以爲養死無以爲禮也孔子曰啜菽飲水盡其歡斯之謂孝斂手足形還葬而無椁稱其財斯之謂禮（還檀弓旋稱尺證反○還猶疾也謂不及其日月○䟽曰孔子以子路傷貧故荅之云啜菽飲水以菽爲粥以常啜之飲水更無餘物以水而已雖使親啜菽飲水盡

（其歡樂之情謂使親盡其歡樂此之謂孝荅上生無以爲養斂手足形首親衣但以衣棺斂其頭首及足形體不露還速葬而無椁材稱其家之財物所有以送終此之謂禮荅上死無以爲禮○同上）○墨者夷之因徐辟而求見孟子孟子曰吾聞夷子墨者墨之治喪也以薄爲其道也夷子思以易天下豈以爲非是而不貴也然而夷子葬其親厚則是以所賤事親也（集注曰莊子曰墨子生不歌死無服桐棺三寸而無椁是墨之治喪以薄爲道也易天下謂移易天下之風俗也夷子學於墨氏而不從其教其心必有所不安者故孟子因以詰之）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曰儒者之道古之人若保赤子此言何謂也之則以爲愛無差等施由親始徐子以告孟子孟子曰夫夷子信以爲人之親其兄之子爲若親其鄰之赤子乎彼有取爾

也赤子匍匐將入井非赤子之罪也且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而夷子二本故也（若保赤子周書康誥文此儒者之言也夷子引之蓋欲援儒而入於墨以拒孟子之非已又曰愛無差等施由親始則推墨而附於儒以釋已所以厚葬其親之意其所謂遁辭也孟子言人之愛其兄子與鄰之子本有差等書之取譬本爲小民無知而犯法如赤子無知而入井矣且人物之生必各本於父母而無二乃自然之理若天使之然也故其愛由此立而推以及人自有差等今如夷子之言則是視其父母本無異於路人但其施之之序姑自此始耳非二本而何哉然其於先後之間猶知所擇則又其本心之明有終不得而息者此其所以卒能受命而自覺其非也）蓋上世嘗有不葬其親者其親死則舉而委之於壑他日過之狐狸食之蠅蚋姑嘬之其顙有泚睨而不視夫泚也非爲人泚中心達於面目蓋歸反虆梩而掩之掩之誠是也則

孝子仁人之掩其親亦必有道矣（因夷子厚葬其親而言此以深明一本之意上世謂太古也委棄也壑山水所趍也蚋蚊屬姑語助聲或曰螻蛄也嘬攢共食之也顙額也泚泚然汗出之貌睨邪視也視正視也不能不視而不忍正視哀痛迫切不能爲心之甚也非爲人泚言非爲他人見之而然也所謂一本者於此見之尤爲親切蓋惟至親故如此在他人則雖有不忍之心而其哀痛迫切不至若此之甚矣反覆也虆土籠也梩土轝也於是歸而掩覆其親之尸此葬埋之禮所由起也此掩其親者若所當然則孝子仁人所以掩其親者必有其道而不以薄爲貴矣）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憮然爲閒曰命之矣（憮然茫然自失之貌爲間有頃○孟子）

○古之喪禮貴賤有儀上下有等天子棺槨七重（重直龍反）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今墨子獨生不歌死不服桐棺三寸而無槨以爲法式以此教人恐不愛人以此自行固不愛也（物皆以仁力稱情爲變今以勸儉爲法而爲之未過雖欲儉天下東非所以爲愛也）未敗墨子道（墨子是一家之事故不可以敗也儀云未壞其道）雖然歌而非歌哭而非哭樂而非樂是果類乎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觳（觳苦角反徐戶角反郭李皆云無潤也）使人憂使人悲其行難爲也恐其不可以爲聖人之道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墨子雖獨能

任奈天下何離於天下其去王也遠矣（王音王○莊子）○世俗之爲說者曰太古薄葬棺厚三寸衣衾三領葬田不妨田故不掘也（此謂言古之人薄也三領三稱也禮記[illegible]葬田不妨田言時葬之地下[illegible]其已前平葬無丘壟之識[illegible]）[illegible]飾棺故掘也是不及知治道[illegible]掘者之所言[illegible]

原書漫漶不清

（發冢也）凡人之盜也必以有爲（其檯必十云擿也）聖王之生民也皆使厚優而不得以有餘過度（皆使寬泰知足又不得以有餘過度）故曰天下有道盜其先變乎（衣食足知榮辱）夫亂今而後反是上以無法使下以無度行知者不得慮能者不得治賢者不得使於是桀紂群居而盜賊擊奪以危上矣（言在上位者如桀紂也）若是則有何尤抇人之墓抉人之口而求利矣哉（扶挑也抉人口取其珠也）夫太古薄葬故不抇也亂今厚葬故抇也是特姦人之誤於亂說以欺愚者夫是之謂大姦（是時墨子之徒說薄葬以惑當世故以此譏之○荀子）○國子高曰葬也者藏也藏也者欲人之弗得見也是故衣足以飾身棺周於衣椁周於棺土周於椁（言皆所以爲深邃難人發見之也國子高成子高也）（成謚也）反壞樹之哉（而文反○反復也怪不如大古也而反封）（樹之意在於儉非周禮○復扶又反大音泰○䟽曰此一節論是古非今之事子高之意人死可惡故備以衣衾棺椁欲其深邃不使人知今乃反更封壞爲墳而種樹以標之哉言不可封壞種樹也國子意在於儉非周禮之法○檀弓）○白虎通義曰葬之爲言下藏之也所以入地何人時於陰含陽光死始入地歸所與也○葬於城郭外何死生別處終始異居易曰葬之中野所以絕孝子之思慕也傳曰作樂於廟不聞於墓哭泣於墓不聞於廟所以於北方何就陰也○所以有棺椁何所以掩藏形惡也不欲令孝子見其毀壞也棺之爲言皃所以藏尸令皃全也椁之爲言廓所以

開廓辟土無令迫棺也○有虞氏瓦棺今以木何虞尚質故用瓦夏后氏益文故易之以墍周謂墍木相周無膠漆之用也殷人棺槨有膠漆之用周人浸文墻置翣加巧飾喪祭之禮緣生以事死生時無死亦不敢造太古之時穴居野處衣皮帶革故死衣之以薪內藏不飾中古之時有宮室衣服故衣之幣帛藏以棺槨封樹識表體以象生夏殷彌文齊之以器械至周大文緣夫婦生時同室死同葬之○合葬者所以固夫婦之道也故詩曰穀則異室死則同穴又禮檀弓曰合葬非古也自周公已來未之有改也（已上並同白虎通義）○太公封於營丘比及五世皆及葬於周（比父利反○齊大公受封留爲大師死葬於周子孫主爲不忍離也五世之後乃葬於齊齊曰營丘）君子曰樂樂其所自生禮不忘其本（言其似禮樂之義）古之人有言曰狐死正丘首仁也（首手又反○正丘首正首丘也仁恩也○䟽曰此一節論忠臣不欲離王室之事大公封於營丘及其死也反葬於鎬京陪文武之墓其大公子孫此及五世雖死於齊以大公在周其子孫皆反葬於周也言反葬者既從周嚮齊今又從齊反往歸周君子善其反葬以禮樂之意故云先王所制樂者樂其所自生謂愛樂已之王業所由生以制樂名若舜變樂其王業所由能紹堯之德卽樂名大部禹變樂其王業所由由治水廣大中國則樂名大夏禮不忘其本者謂先王制禮其■業根本由質而興則制禮不志其本而尚質也若王業根本由文而興制禮尚文也是不忘其本也禮之與樂皆是重本今反葬於周亦是重本故引禮樂以美之君子既引禮樂又引古之人有遺言云狐正丘首謂狐之死正首而嚮丘所以已首丘嚮丘者丘是狐窟穴根本之處雖狼狽而死意猶嚮此丘是

（有仁恩之心也令五世反葬亦仁恩之心也揹弓）〇延陵季子適齊於其反也其長子死葬於嬴博之閒（長丁丈反嬴音盈〇季子名札魯昭二十七年吳公子札聘於上國是也季子讓國居延陵因號焉春秋傳謂延陵延州來嬴博齊地今泰山縣是也）孔子曰延陵季子吳之習於禮者也往而觀其葬焉（往弔之）其坎深不至於泉（深式鴆反〇以生惡死）其斂以時服（以行時之服不改制節）既

葬而封廣輪揜坎其高可隱也（廣古曠反隱於忍反〇亦節也輪從也隱據也封可手據謂高四尺所）既封左袒右還其封且號者三曰骨肉歸復于土命也若魂氣則無不之也無不之也（號户高反〇還圜也號哭且言也命猶性也）而遂行（行去也）孔子曰延陵季子之於禮也其合矣乎（疏曰案襄二十九年季札來聘于魯遂往聘齊衛及晋知非此時子死而云昭二十七年

上國者此云孔子聞之往而觀其葬焉若襄二十九年孔子纔八九歲焉得往其葬而善之故爲昭二十七年也此注季子本封延陵後讓國又居之鄭舉從易言耳延陵一名延州來故左傳云延州來季子聘於上國云以生惡死者言坎以深不至泉以生時不欲近泉故死亦不至於泉以生時之意以惡於死者云亦節也者以上斂以行時之服不更制造是其節也今封墳廣輪揜坎其高可隱又是有其節制故云亦節也云謂高四尺所者言墳之高可四尺之所以人長八尺低而據之半爲四尺且約上墳崇四尺故云四尺所所是不定之

辭〇同上）〇子夏問於孔子曰殷人既定而弔於壙周人反哭而弔於家如之何孔子曰反哭之弔也喪之至也反而亡矣失之矣於斯爲甚故弔之死人卒事也殷以慤吾從周殷人既練之明日而祔于祖周人既卒哭之明日祔于祖祔祭神之始事也周以戚吾從殷（戚猶促也〇家語

原書漫漶不清

○子夏問曰三年之喪卒哭金革之事無辟也者禮與初有司與（[illegible]）（初使之然）孔子曰夏后氏三年之喪既殯而致事殷人既葬而致事（[illegible]）（致事還事）記曰君子不奪人之親亦不可奪親也此之謂乎（[illegible]者[illegible]者也）子夏曰金革之事無辟也者非與（疑當有然）當孔子曰吾聞諸

老聃曰昔者魯公伯禽有為為之也（有為于為反○伯禽周公子封於魯有徐戎作難喪卒哭而征之急王事也征之作費誓）今以三年之喪從其利者吾弗知也（時多攻取之兵言非禮也○疏曰子夏以人遭父母三年之喪卒哭之後國有金革戰伐之事君使則行無敢辭辟為是禮當然與為當初時有司強逼遣之與又曰皇氏云夏后氏尚質孝子喪親恍惚君事不敢久留故既殯致事還君殷人漸文思親彌深故既葬畢始致事還君周人極文悲哀至甚故卒哭而致事也周卒哭致事者以喪之大事者[illegible]殯也葬也卒哭也夏既殯殷既葬後[illegible]漸遠以此推之故知周卒哭也又曰[illegible]臣喪親在上君子許其致事君子謂人君也人臣有親之喪在上君子許其[illegible]事是不奪人喪親之心此謂恕也以己情恕彼也據君許於下也亦不可奪[illegible]若謂臣遭親之喪若不致事是自奪[illegible]親之心也故遭喪須致事是不奪情[illegible]從利祿此謂孝也此據孝子之身也言孝子居喪不可以不致事人君不可以不許舊記先有此文故孔子引之故云此之謂乎子夏曰金革之事無辟也者非與孔子既前答周人卒哭而致事[illegible]

無從金革之理子夏既見周代行金革無辟之事謂其禮當然故問孔子云金革之事無辟也者豈非禮也與疑其於禮當然又意謂見魯君居喪有金革之事豈是禮也與疑其非禮也故問之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昔者魯公伯禽一有為為之也者孔子對云金革之事無辟也者當亦有之吾聞諸老聃曰昔者魯君伯禽卒哭而從金革時有徐戎作亂東郊不開故征之有為為之也○曾子問）

○子夏問於夫子曰凡喪小功已上

虞祔練祥之祭皆沐浴於三年之喪子

貢盡其精焉孔子曰豈徒祭而已哉三年之喪身有瘍則浴首有瘡則沐病則飲酒食肉毀瘠而病君子不爲也毀則死者君子　謂之無子且祭之沐浴爲齊潔也非爲飾也（家語）○子路問於孔子曰魯大夫練而牀禮邪孔子曰吾不知也（練小祥也禮記曰期而小祥居堊室寢有席又期而大祥居復寢中月而

禫禫而牀也）子路出謂子貢曰吾以夫子爲無所不知夫子徒有所不知子貢曰女何問哉子路曰由問魯大夫練而牀禮邪夫子曰吾不知也子貢曰吾將爲汝問之子貢問曰練而狀禮邪孔子曰非禮也子貢出謂子路曰女謂夫子爲有所不知乎夫子徒無所不知汝問非也

禮居是邑不非其大夫（懼於訕上○荀子○案家語有一條語意與此同但彼云練而杖此云練而牀案禮經練猶有杖至大祥始除當以荀子爲正）○子夏三年之喪畢見於孔子孔子與之琴使之絃侃侃而樂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及子曰君子也閔子三年之喪畢見於孔子孔子與之琴使之絃切切而悲作而曰先王制禮弗敢

過也子曰君子也子貢曰閔子哀未盡夫子曰君子也子夏哀已盡又曰君子也二者殊情而俱曰君子賜也惑敢問之孔子曰閔子哀未忘能斷之以禮子夏哀已盡能引之及禮雖均之君子不亦可乎孔子曰無體之禮敬也無服之喪哀也無聲之樂歡也（家語）○子路有姊

之喪可以除之矣而弗除也孔子曰何弗除也子路曰吾寡兄弟而弗忍也孔子曰先王制禮行道之人皆弗忍也（弗除如字徐治慮反○行道猶行仁義）子路聞之遂除之（疏曰庾蔚云子路緣姊妹無主後猶可得反服推己寡兄弟亦有中其本服之理故於降制已遠而猶不除非在室之姊妹欲中服過期也是子路已事仲尼始服姊喪明姊已出嫁非在室也○檀弓）○子夏喪其子而喪其明（喪息浪反○下喪爾明同○明）曾子弔之曾子哭子夏亦哭曰天乎予之無罪也曾子怒曰商女何無罪也吾與女事夫子於洙泗之間退而老於西河之上使西河之民疑女於夫子爾罪一也喪爾親使民未有聞焉爾罪二也（言居親喪無異稱）喪爾子喪爾明爾罪三也而曰女何無罪

子夏投其杖而拜曰吾過矣吾[illegible]離羣而索居亦已久矣（離羣[illegible]言索[illegible]散也上）○君子有終身之喪忌日之忌日不用非不祥也言夫日志有至而不敢盡其私也（夫音扶○忌日親亡之日忌日不用舉他事如有時日之禁也祥善也志有所至至於親以此日亡其哀心如喪時○疏曰此一節明孝子終身念親不忘之事忌日不用非不祥也者謂忌日不用舉作他事者何非謂此日不善別有禁忌不舉事也言夫日志有所至而不敢盡其私也者所以不舉者言夫忌日謂孝子志意有所至極思念親不敢盡其私情而營他事欲不舉也○祭義）○文王之祭也事死者如事生思死者如不欲生忌日必哀稱諱如見親祀之忠也如見親之所愛如欲色然其文王與（思死者如不欲生言思親之深也如欲色者以時人於色厚假以喻之）詩云明發不寐

有懷二人文王之詩也祭之明日明發不寐饗而致之又從而思之祭之日樂與哀半饗之必樂已至必哀（樂音洛○明發不寐謂夜而至旦也祭之明日謂繹日也言繹之夜不寐也二人謂父母容卩傾也[illegible]歎曰思死者如不欲生者言文王思念死者竟欲隨之而死如似不復欲生[illegible]郊如見親者言文王在廟中上不諱下於祖廟稱親之諱如似見親也○同上）

○父没而不能讀父之書手澤存焉爾母没而杯圈不能飲焉口澤之氣存焉爾（圈起權反○孝子見親之手澤不惻不忍用也圈屈木所爲謂巵匜之屬○巵音支匜以支反、此約文義而不能讀父之書手澤存焉者[illegible]子之情父没之後而不忍讀父之書其書有父平生所持手之潤澤存在焉故不忍讀也母没而杯圈不能飲焉澤之氣存焉爾者言孝子之母没之後之杯圈不忍用之飲焉者母平生口飲潤澤之氣存在焉故不忍用也[illegible]云爾共[illegible]不能忍爲比事實是以子之於[illegible]杯圈異[illegible]母[illegible]）

（杯圈也○玉藻）

○曾晳嗜羊棗而曾子不忍食羊棗（集註曰羊棗實小黑而圓又謂之羊矢棗曾子以父嗜之父没之後食必思親故不忍食也）公孫丑問曰膾炙與羊棗孰美孟子曰膾炙哉公孫丑曰然則曾子何爲食膾炙而不食羊棗曰膾炙所同也羊棗所獨也諱名不諱姓姓所同也名所獨也（肉聶而切之爲膾炙炙肉也○孟子）

○子路見於孔子曰昔者由事二親之時常食藜藿之實爲親負米百里之外親殁之後南遊於楚從車百乘積粟萬鍾累茵而坐列鼎而食願欲爲親負米不可得也枯魚銜索幾何不蠹二親之壽忽若過隙孔子曰由也事親可謂生事盡力死事盡思者也（家語）

○曾子曰身也者父

母之遺體也行父母之遺體敢不敬乎父母既沒愼行其身不遺父母惡名可謂能終矣（不遺如字又于季反）仁者仁此者也禮者履此者也義者宜此者也信者信此者也強者強此者也樂自順此生刑自反此作父母既沒必求仁者之粟以祀之此之謂禮終（樂音岳皇五教反○祭義）

儀禮經傳通解續卷第十五

[illegible]

喪服圖

本宗五服圖

爲人後者爲其本宗服圖

女子子適人者爲其私親服圖

爲姑姊妹女子子適人者服圖

天子諸侯正統旁期服圖

大夫降服或不降服圖

丈夫婦人爲大宗服圖

己爲母黨服圖

母黨爲己服圖

姑姊妹女子子之子[illegible]

[illegible]服圖

古[illegible]
妾[illegible]己服圖
臣為君服圖
臣從君服圖
君為臣服圖
妾為君及其黨服圖
公士大夫為妾服圖

五服義例
五服升數
降正義服例
從名降報加生服例
五服[illegible]
始死變服圖
[illegible]

括髮免髽圖（髻髮免髽之節附）
[illegible]經帶旁通圖
男子成服旁通圖（冠衰裳制附）
婦人成服旁通圖
成
喪車制圖
奔喪變服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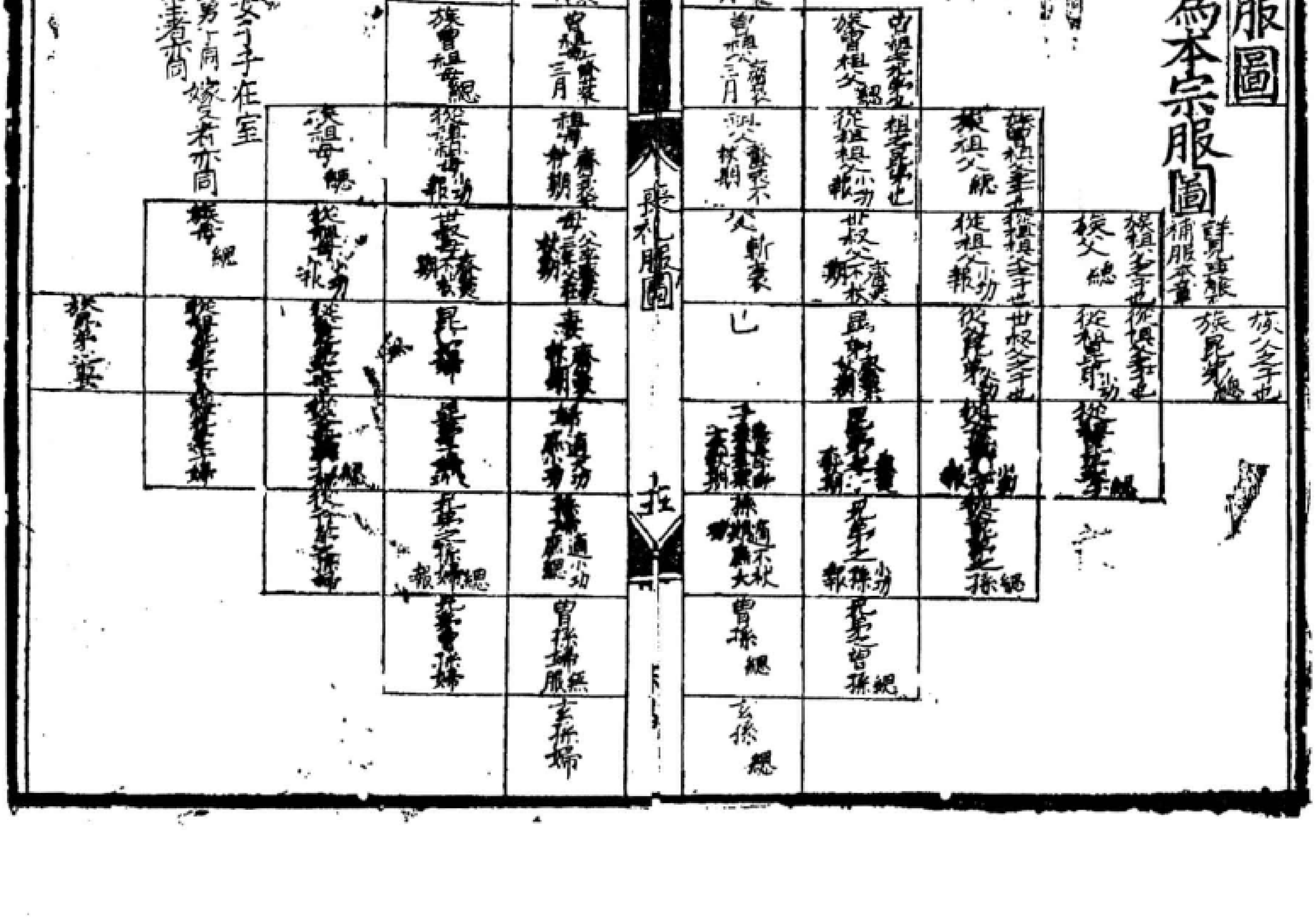
並有喪變服圖
弔服圖
啓葬反哭虞卒哭變服圖
男子卒哭受服旁通圖
婦人卒哭受服旁通圖
練變服受服圖
大祥服圖

衵服圖
[illegible]服沿革
三年之喪
本宗服
夫黨服
母黨服
女子子適人爲本宗服
爲姑姊妹女子子適人者服
降服

喪服圖式目録終

五服圖

己爲本宗服圖


詳見喪服補服本章
族父之子也
族昆弟 緦
族祖父之子也
族父 緦
從祖父之子也
從祖昆弟 小功
族曾祖父之子也
族祖父 緦
從祖父 小功 報
世叔父之子也
從父昆弟 大功
曾祖之兄弟也
族曾祖父 緦
祖之兄弟也
從祖祖父 小功 報
世叔父 齊衰不杖期
昆弟 齊衰期
高祖父 齊衰三月
曾祖父 齊衰三月
祖父 齊衰不杖期
父 斬衰
己
子 齊衰期
孫 大功
適孫 不杖期
曾孫 緦
玄孫 緦
昆弟之孫 小功 報
昆弟之曾孫 緦
高祖母 齊衰三月
曾祖母 齊衰三月
祖母 齊衰期
母
妻 齊衰期
子婦
適婦 大功
庶婦 小功
孫婦 緦
曾孫婦 無服
玄孫婦
族曾祖母 緦
從祖祖母 小功 報
世叔母 齊衰期
昆弟妻
族祖母 緦
從祖母 小功 報
族母 緦

姑姊妹女子子在室
服並與男子同　嫁者亦同
適人無主者亦同

制服輕重之義（詳見喪服傳及喪服義）

據至親以期斷父母加隆三年祖父母以尊加期以次減之應曾祖父母大功高祖父母小功而俱齊衰三月者以服注云重其衰麻尊尊也減其日月恩殺也不可以大功小功旁親之服加至尊也○子服父母三年故父母服子期若正適傳重則三年父服子期故祖服孫大功若傳重亦三年○孫旣大功則曾孫宜小功但曾孫服曾祖齊衰三月故曾祖報亦三月也玄孫亦緦○婦從夫服舅姑期故舅姑從子而服適婦大功庶子之

婦小功適孫之婦小功庶孫之婦緦是其差也○世叔父者父之兄弟若據祖期則世叔父母宜九月而世叔父是父一體故加至期從[illegible]世叔父母經謂之從（祖父母）旣疏加所不[illegible]期而殺是（祖父母以五）[illegible]族世叔父[illegible]疏故緦○祖父加至期祖父之[illegible]謂之[illegible][illegible]加所不[illegible]據期斷[illegible]月族[illegible]父又疏一等族緦○曾[illegible]叔應五月曾祖之兄[illegible]父之[illegible]旣疏一等故緦○[illegible]弟[illegible][illegible]一等殺從兄弟大功從祖[illegible]功衰[illegible]弟緦○兄弟之[illegible][illegible]雖之謂[illegible]無[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弟之從父昆弟[illegible]小功[illegible]之子[illegible]族兄弟亦小功也[illegible]大功[illegible]姊[illegible]一等故兄弟之孫亦功[illegible]從父[illegible][illegible]曾祖[illegible]月兄弟曾孫以無尊降之故[illegible]曾孫婦兄弟之孫與三之諸叔父[illegible]報緦〈三〉先師朱文公曰（[illegible]）（父母叔父母本是大功小功者加[illegible][illegible]不加祖伯父者）

三小功四緦麻

今按從祖祖父者祖之昆弟也其子謂從祖父又其子謂從祖昆弟又其

子謂從祖昆弟之子凡四世上三世以祖父己旁殺之義推之皆當服小功名爲三小功下一世以子旁殺之義推之當服緦此三小功一緦與忽同出曾祖○族曾祖父者曾祖父之兄弟也其子謂族祖父又其子謂族父又其子謂族昆弟凡四世以曾祖祖父己旁殺之義推之皆當服緦麻名爲四緦麻此卽禮部律云四世而緦服之窮也四世皆名爲族屬也骨肉相連屬故以族言之此曰緦麻與己同出高祖爲四世旁推亦四世四世旣有服則高祖有服明矣○沈存中云高祖齊衰三月不特四世祖

原書有殘損

爲然凡遠事皆當服齊衰三月高祖蓋通稱耳

五世六世

大傳曰五世祖免殺同姓也六世親屬竭矣繫之以姓而弗別綴之以食而弗殊雖百世而昏姻不通者周道然也疏云五世謂共承高祖之父者也言服袒免而無正服減殺同姓也六世謂共承高祖之祖不復袒免同姓而已故云親屬竭矣注云繫之弗別謂若今宗室屬籍也

本宗服之變者

祖

父卒爲祖後者服斬

祖母

祖父卒爲祖母後者三年○祖父卒時父在已雖爲祖期今父沒祖母亡亦爲祖母三年○祖父在而祖母卒其服如父在爲母杖期

母

君母繼母慈母服皆與母服同○繼母嫁從期報

先師朱文公曰本生繼母蓋以名服如伯叔父之類於已有何撫育之恩但其夫[illegible][illegible]父道與妻[illegible]母道況本生之[illegible]所生母

之妻乎○又曰儀禮一事都載在裏面其間曲折難[illegible]盡他都有个錯置得恰好因爲一項父卒繼母嫁從爲之服報傳曰何以期貴終也嘗爲母子貴終其恩此爲繼母服之義

庶子爲其母

公子爲其母練冠麻麻衣縓緣既葬除之○君卒庶子爲其母大功○大夫之庶子爲其母大功大夫卒庶子爲其母三年○士之庶子爲母杖期父卒爲母三年○以上公子及大夫士之庶子不承後者如此若承後則皆緦按緦章庶子爲父後者爲其母是也

出妻之子爲母

出妻之子爲母杖期爲父後者則爲出母無服

庶母

士爲庶母緦大夫以上爲庶母無服

先師朱文公曰父妾之有子者禮經謂之庶母死則爲之服緦麻三月此其名分固有所繫初不當論其年齒之長少然其爲禮之隆殺則又當聽從尊長之

命非子弟
得而專也
三母（子師　慈母　保母）
國君有三母無服天子諸侯之子
而大夫及公子之適妻子亦得立
三母小功章云君子子爲庶母慈
己者注云君子子者大夫及公子
之適妻子䟽云三母不言師保慈
母居中服之可知也大夫之子有
食母所謂慈母是也出䘮母與斬
衰章慈母
如母義異
乳母
大夫之子有食母謂之慈母若慈

母有疾病或死則使此慈者
代之養子爲乳母其服緦
妻
大夫之適子爲妻不杖期○世子
爲妻與大夫大夫之適子同○大夫之
適子父沒爲妻杖期○大夫之庶
子爲妻杖期○公子爲妻練冠
葛經帶麻衣縓緣既葬除之
子
父爲長子三年䟽云其不得三年
者有四種一正體不得傳重謂適
子有廢疾不堪主宗廟則傳重
[illegible]正體庶孫爲後[illegible]則體而
[illegible]

[illegible]適[illegible]
[illegible]是也
[illegible]子不得爲長子三年
昔周制有大宗之禮[illegible]有立
適之義立適以爲後故[illegible]爲長
子三年今大宗之禮[illegible]立適
之法而子各得以爲[illegible]則長子
少子當爲不異庶子[illegible]得爲長
子三年者不必然也父爲長子
三年者亦不可以適庶[illegible]也
先師朱文公答曰宗子雖未能
立然服制自當從古是亦愛禮
存羊之意不可妄有改亦也如
漢時宗子法已廢然漢詔令猶

存賜民當爲父後者爵一級是
此禮意猶在也豈可謂宗法廢
而衆子皆得
爲父後乎
[illegible]
子子在室父卒爲母三年
問內則云女子十五而笄二十
而嫁有故二十三而嫁言二十
三而嫁不止一喪而已故鄭氏
注笄云父母喪也若前遭父服
未闋即得爲母三年則是有故
二十四而嫁不止二十三也答
曰內則之說亦大槩言之耳少
遲不過一年二十四
而嫁亦未爲晩也

原書漫漶不清

殤服

叔父姑昆弟姊妹子女子子昆弟之子女子子適孫凡十一種人並長中殤大功下殤小功庶孫從父昆弟三種人長中殤小功下殤緦從祖父從祖昆弟從父昆弟之子昆弟之孫四種人長殤緦

伊川先生曰無服之殤更不祭下殤之祭父母主之終父母之身中殤之祭兄弟主之終兄弟之身上殤之祭兄弟之子主之終兄弟之子之身若成人而無後者兄弟之孫主之亦終其身凡此皆以義起也

爲殤後者

爲殤後者以其服服之注云言爲後者據承之也殤無爲人父之道以本親之服服之疏云爲殤後者謂大宗子在殤中而死族人爲後大宗而不復後此殤子爲子也以其父無殤義故也既不後殤而宗不可絶今來爲後殤者之人不以殤者之爲父而依兄弟之服服此殤也注言據承之者既不與殤爲子則不應云爲後今言爲後是據已承其處爲言也

朞功緦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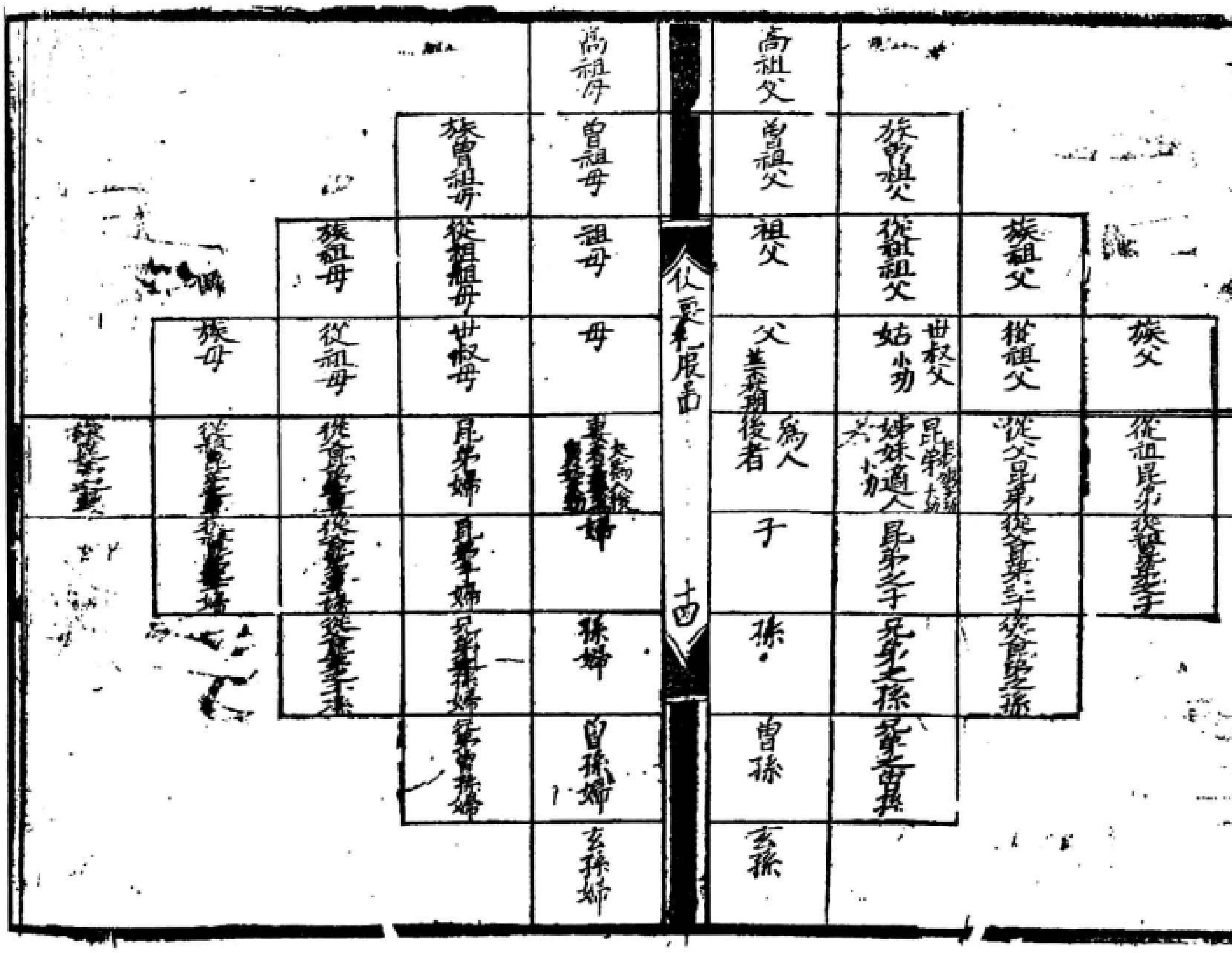
横渠張子曰近世喪祭無法喪惟

原書漫漶不清

[illegible]

爲人後者爲本宗服圖

（詳見喪服補服）


族父
從祖昆弟
族祖父
從祖父
從父昆弟
從父昆弟之子
從父昆弟之孫
族曾祖父
從祖祖父
世叔父
姑　小功
昆弟
姊妹適人　小功
昆弟之子
昆弟之孫
昆弟之曾孫
高祖父
曾祖父
祖父
父
爲人後者
子
孫
曾孫
玄孫
高祖母
曾祖母
祖母
母
孫婦
曾孫婦
玄孫婦
族曾祖母
從祖祖母
世叔母
昆弟婦
昆弟之子婦
昆弟之孫婦
昆弟之曾孫婦
族祖母
從祖母
族母
儀禮服圖
十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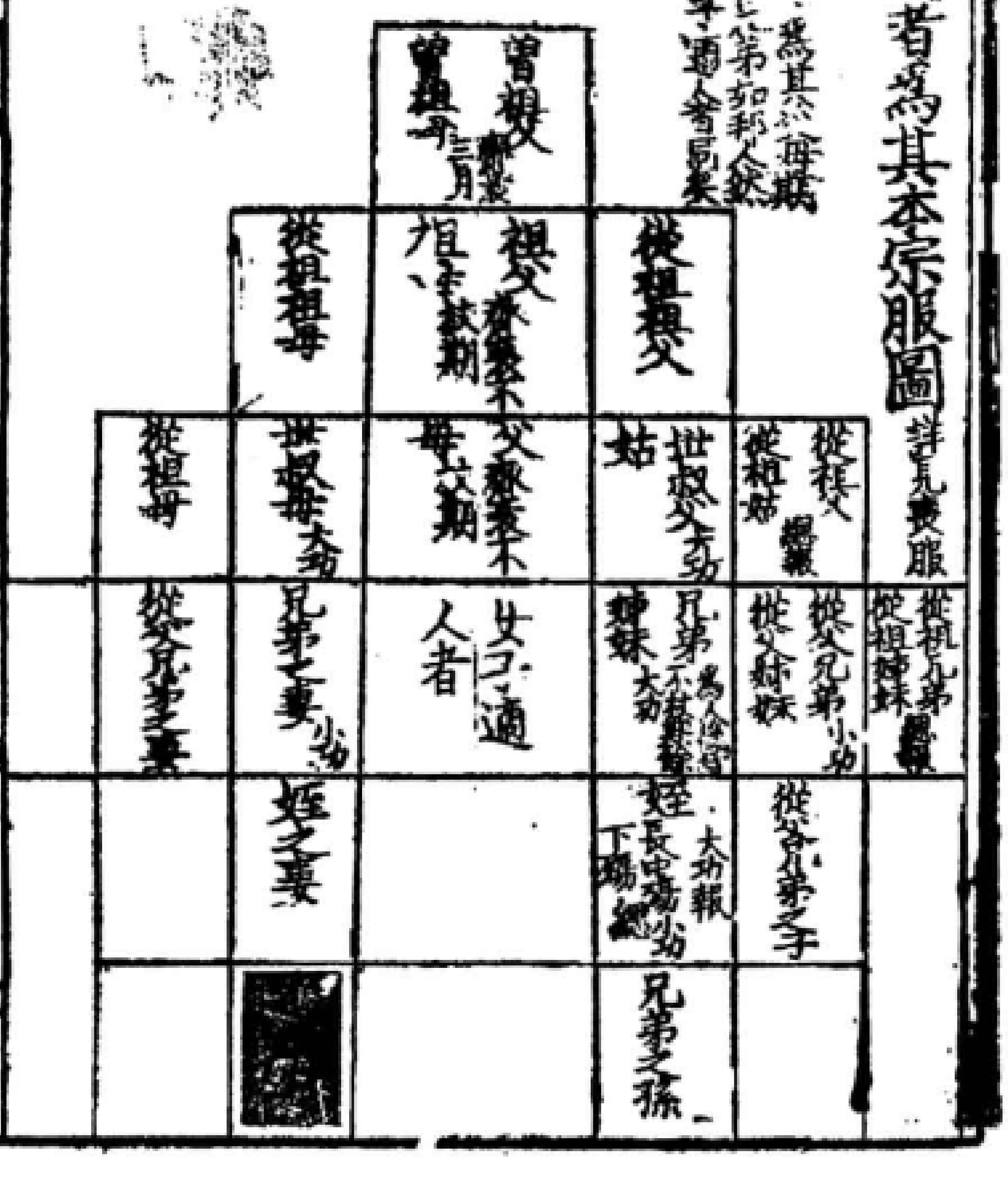
案本經記爲人後者於所[illegible]一等（叔）○又案大功章爲人後者爲其昆弟疏云於本宗餘親皆降一等其兄於經及傳注者父母舅姑昆弟姑姊妹及昆弟之殤而已凡不見者以此求之

有問喪常習故是如何○先師朱文公曰（云云）如[illegible]生父母（云云）合當安之到得立爲伯叔父後疑於伯叔父有不安者這也是理合當如此然而自古却有大宗無子則小宗之子爲之後這道理又却重只得安於伯叔父母而不可安於所生父母喪服則爲所後父母服三年所生父母只齊衰不杖期○有問濮議曰歐公說不是韓公曾公亮和之溫公王珪議是范鎭呂誨范純仁呂大防皆彈歐公但溫公又於濮安懿王邊禮數太薄須於中自有斟酌可也歐公之說斷然不可且如今有人爲人後者一日所後之父與所生之父相對坐其子來喚所後父爲父終不成又喚所生父爲父這自是道理不如此試坐仁宗於此亦坐濮王於此英宗過焉終不成都喚兩人爲父只緣衆人道是死後爲鬼神不可考胡亂呼都不妨都不思道理不

[illegible]也先嫁[illegible]宗有語云[illegible]兄[illegible]安懿王之子猶濮之子也[illegible]其分服當時只以此爲據足矣

女子子適人者爲其本宗服圖（詳見喪服）

妾爲私親服[illegible]妾以[illegible]爲其父母期[illegible]又記云妾爲私兄弟如邦人[illegible]則其服與女子子適人者同矣


曾祖父
齊衰三月
曾祖母
祖父
齊衰不杖期
祖母
從祖祖父
從祖祖母
父
齊衰不杖期
母
世叔父
大功
世叔母
大功
姑
從祖父
緦麻
從祖姑
從祖母
女子子適人者
兄弟
爲父後者不杖期
姊妹
大功
兄弟之妻
小功
從父兄弟
小功
從父姊妹
從祖兄弟
緦麻
從祖姊妹
從父兄弟之妻
姪
大功報
姪女
長中殤小功
下殤緦麻
姪之妻
從父兄弟之子
兄弟之孫

喪服小記爲父母喪未練而出則三年既練而出則已未練而反則期既練而反則遂之疏云父母喪未小祥而被夫遣歸値小祥則隨兄弟服三年之喪既已絕夫族故其情更隆於父母也若父母喪已小祥而女被遣其期服已除若反本服須隨兄弟之節兄弟小祥之後無服變之節故女還[illegible]也未練而反則期者謂先有喪而[illegible][illegible]所出今未小祥而夫命已反則[illegible]夫家至小祥而除是依期服[illegible]先練而反則遂之者若還家已隨[illegible]弟服小祥服三年之喪而夫反命之[illegible][illegible]家三年爲除隨兄弟故也

大功章女子子適人者爲衆昆弟䟽云爲本親降一等是其常

[illegible]姊妹女子子適人者服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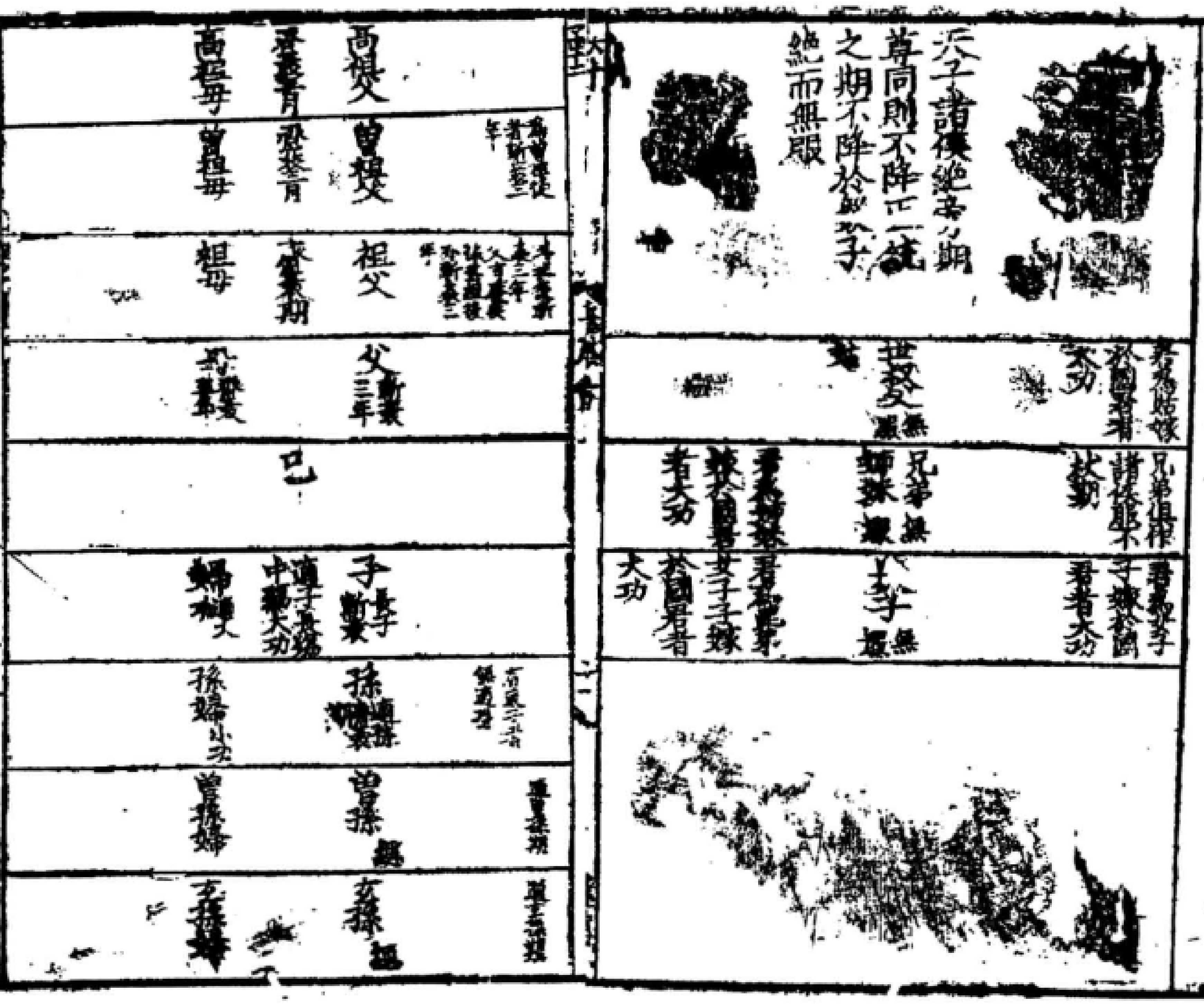
	[illegible]	父之姑（緦） [illegible]	祖行
	從祖姑（緦麻）	姑（大功）	父行
從祖姊妹（緦麻）	從父姊妹（小功）	姊妹（大功）	己
[illegible]	從父兄弟之女子	兄弟之女子（大功）	女子（大功）
		[illegible]	女孫[illegible]

姑姊妹女子子適人無主者姑姊妹報不杖期傳曰何以期也爲其無主故也䟽曰無主後者人之所哀憐不忍降之

原書有殘損

天子諸侯正統旁期服圖

（詳見喪服及補服）


天子諸侯絶旁期
尊同則不降正統
之期不降於旁親
絶而無服
世父
兄弟
姊妹
子
高祖父
高祖母
曾祖父
曾祖母
祖父
祖母
父
已
子
婦
孫
孫婦
曾孫
曾孫婦
玄孫
玄孫婦
大功

宗不杖期章爲君之父母妻長子祖父母

傳曰父母長子君服斬父卒然

[illegible]一也[illegible]注云此爲君矣而[illegible]祖之[illegible]諸始封之君也若是繼體則其父祖有廢疾不立今君受國於曾祖疏曰鄭意以父祖有廢疾不以今君受國於曾祖不取受國於祖若者君受國於祖祖薨則章云爲之斬何得從服期故鄭以新君受國於曾祖趙商問已爲諸侯公有廢疾不任國政不任喪事而爲其祖服制度之宜年月之斷云何答云父卒爲祖後者三年斬何疑趙商又問父卒爲祖後者三年已聞命矣所問者父在爲祖如何欲言三年則父在欲言期復無主斬杖之宜主喪之制未知所定答曰天子諸侯之喪皆斬衰無期○又案司服凡凶事服弁服注云其服斬衰齊衰疏云天子諸侯絶旁期正統之期猶不降故兼云齊衰其正服大功亦以不降也大功章曰適婦注云適子之婦傳曰何以大功也不降其適也既無所指斥明關之天子諸侯也如是則爲適孫之婦又當小功今注止云斬衰齊衰以[illegible]正服齊衰是不降之首然則王爲適子斬衰其爲適孫若曾孫適玄孫[illegible]妻孫則皆齊衰有[illegible]者無適孫[illegible]亦[illegible]之然則王體[illegible]子死有曾[illegible]然也

原書漫漶不清

[illegible]恐律又鄧封之[illegible]
[illegible]鄰君之子不臣諸父而[illegible]
天子之義亦當然若更錄之
身無人起爲天子薨而[illegible]
[illegible]而有服也
師朱文公因書孫承祖叔重服[illegible]
朝檢此條不見後歸家檢[illegible]疏
得甚詳正與今日之事一般乃知
多看不辦舊來有明經科便有人[illegible]
讀這般書注疏都讀過自王介甫
經出廢明經學究科又更不讀書
有禮文之變更無人曉得爲害不[illegible]

大夫降服或不降圖

從父昆弟

公之昆弟大夫之子爲從父昆弟之爲大夫者相爲服大功
大夫大夫之子公之昆弟爲從父昆弟小功

世叔父母

大夫爲世叔父母[illegible]
主者大功
大夫之子爲世叔父母[illegible]

昆弟

大夫爲昆弟爲[illegible]
若大功
大夫之庶子爲適昆弟[illegible]
第不杖期
公之庶昆弟大夫之庶子爲昆弟大功
[illegible]爲大夫者不杖期[illegible]

昆弟之子

大夫之子爲昆弟之子[illegible]

儀禮服圖

十二

姑

爲大夫命婦者不杖期[illegible]
大夫大夫之子公之昆弟[illegible]大功
[illegible]
姑適士者小功
大夫[illegible]
姑[illegible]小功

姊妹

[illegible]小功
[illegible]
[illegible]小功

女子子

皆爲大夫命婦者不杖期報

曾祖父母

祖父母

大夫[illegible]不杖期

父母

公之庶昆弟大夫之庶子爲其母大功

己　妻

大夫之適子爲妻不杖期
公之庶昆弟大夫之庶子爲其妻大功

子

大夫之子爲[illegible]
大功
[illegible]小功
女子子[illegible]
[illegible]
大夫公之昆弟大夫之子爲[illegible]小功

孫

適孫爲士者不杖期
大夫大夫之子公之昆弟爲庶孫小功

聖賢祭之禮至周公然後備夏商所上思皆皆略先師只文公曰然親親長長貴貴尊賢夏商而上大槩只是親親長長之意到得周來則又添得許多貴貴底禮數如始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封君之子不臣諸父而臣昆弟期之喪天子諸侯絕大夫降然諸侯大夫尊同則亦不絕不降姊妹嫁諸侯者則亦不絕不降此皆貴貴之義上世想皆簡略未有許多降殺貴貴底禮數凡此皆天下之大經前世所未備到得周公搜剔出來立爲定制更不可易

[illegible]

母黨爲己服圖

	外祖父母	
舅	母	從母
舅之子	己 外祖爲外孫緦 舅爲甥緦 從母報姊妹之子小功 舅之子報姑之子緦 從母之子報從母兄弟緦	從母之子

姑姊妹之子女子子之子及內外兄弟相報服備見前圖

●女子子之子服緦即外祖父母爲外孫是也○姊妹之子服緦即舅報甥是也○姑之子服緦即舅之子報姑之子是也○舅之子內兄弟也姑之子外兄弟也

伊川先生曰報服若姑之子爲舅之子服是也異姓之服只是推緦一重若爲母而推則及舅而止若爲姑而推可以及其子故舅之子無服卻爲既與姑之子爲服姑之子須當報之也故姑之子舅之子其服同

凡內宗外宗皆據有爵者

內宗有二

周禮內女之有爵者謂同姓之女是一也

雜記云君之五屬之內女是二也

外宗有三

周禮外宗之女有爵通卿大夫之妻一也

君之姑姊妹之女舅之女從母是二也

諸侯外宗之婦若姑之子婦從母之子婦是三也○案夫人如外宗之爲君也䟽云此文外宗是諸侯外宗之婦也若姑之子婦從母之子婦其夫是君之外親爲君服斬其婦亦名外宗爲君服期○又案外宗爲君夫人猶內宗也注云外宗謂姑姊妹之女舅之女及從母皆是也䟽云此外宗與前章外宗爲君別也

臣從君服圖

君之祖父母（齊衰不杖期詳見正統服圖）

君之父母（齊衰不杖期）

大夫致仕者爲舊君之母妻齊衰三月

小君（齊衰不杖期）

君謂天子后[illegible]期
諸侯公卿大夫同
卿士大夫爲小君期
[illegible]外宗爲夫人期

天子大夫之適子[illegible]爲君夫人
諸士服期天子卿大夫
之適子[illegible]不[illegible]
大夫[illegible]君者[illegible]
士妻齊衰三月

世子（齊衰不杖期）

天子大夫之適子[illegible]
諸士服期天子卿大夫
[illegible]

臣爲君之祖父母服按賈氏䟽云此謂始封之君也若是繼體則其父若祖有廢疾不立今君受國於曾祖[illegible]亦若今君受國於祖祖薨則羣臣[illegible]之斬何得從服期故鄭以新君受國於曾祖故君服斬臣從服期

臣爲君之父服案前䟽亦謂始封之君也若是繼體則其父有廢疾不立今君受國於祖故君服斬臣從服[illegible]

○已上二條詳見正統服圖

君之母非夫人則羣臣無服惟近臣及僕驂乘從服

臣之妻[illegible]夫又無服

士之子[illegible]庶人爲君之夫人無服

己爲母黨服圖（[illegible]見[illegible]服）

[illegible]	[illegible]小功 [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小功	
外祖[illegible] 舅（緦）	母	[illegible]母之姊妹小功 從母（小功報　長殤緦報）
舅之子（緦）	己	從母之子（緦）

君母之父母從母君母在則不敢不從服君母不在則不服○爲君母後者君母卒則不爲君母之黨服○爲君之君母母卒則不服○庶子爲後者爲其[illegible]祖父母從母舅無服不爲後如邦人○出妻之子爲外祖父母無服○爲慈母之父母無服○母出則爲繼母之黨服母死則爲其母之黨服爲其母之黨服則不爲繼母之黨服

先師朱文公曰姊妹於兄弟未嫁期既嫁則降爲大功姊妹之[illegible][illegible]不降[illegible]從[illegible]宜於[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文[illegible]從母[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先王[illegible][illegible]父族四[illegible][illegible]父[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族[illegible][illegible]父紀麻[illegible]之[illegible]姊妹之子女子子之子[illegible]由父而推之也母族三[illegible]之父母之母母之兄弟[illegible]止於舅[illegible]從母之夫舅之妻[illegible][illegible]爲服[illegible][illegible]去故也妻族二妻之父妻之母乍看時似乎雜亂無紀子細看則皆有義存焉

母黨爲己服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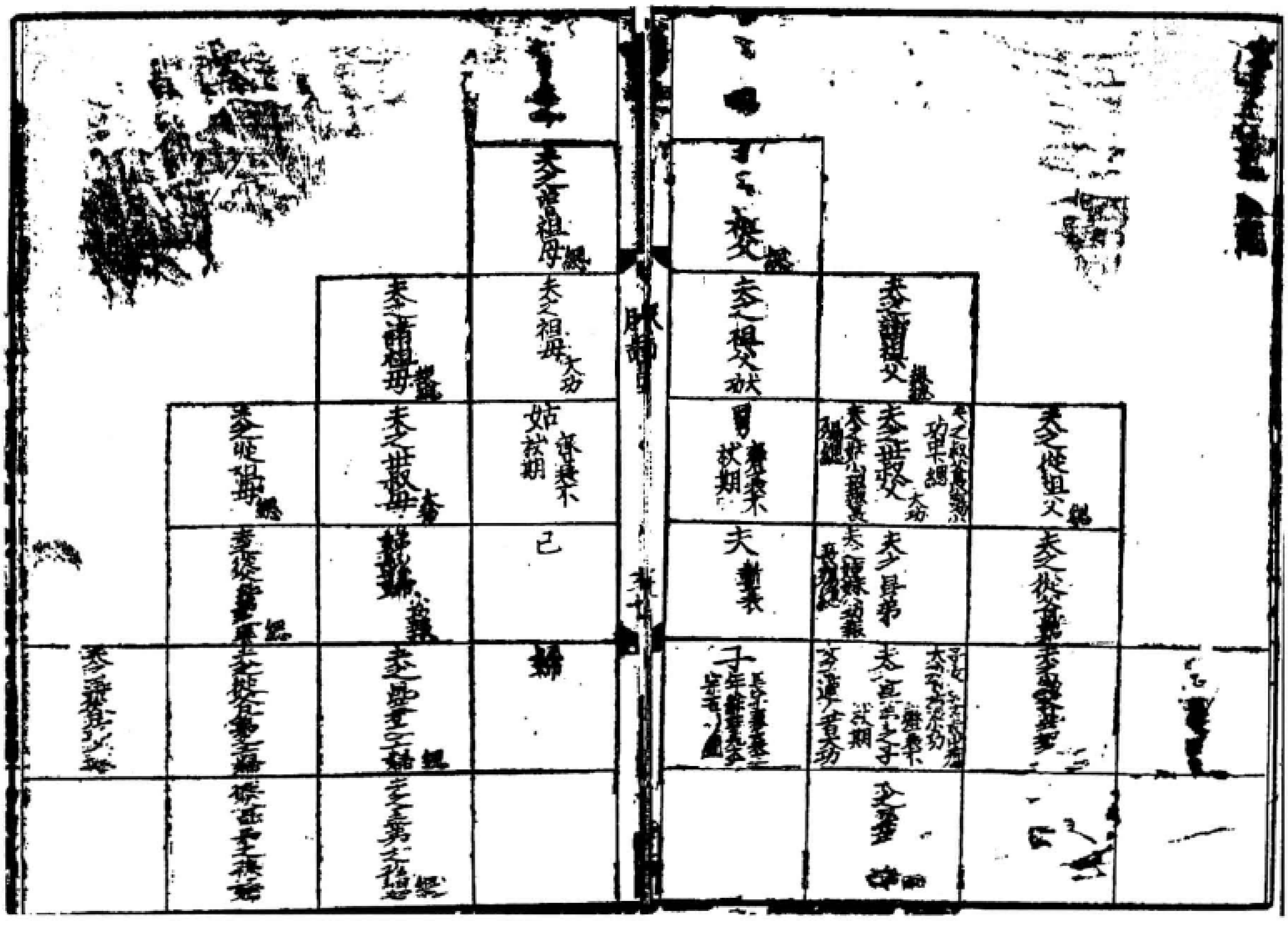
（詳見喪服）

	外祖父母	
舅	母	從母
舅之子	己 外祖父母爲外孫緦 舅報甥緦 從母報姊妹之子小功 舅之子報姑之子緦 從母昆弟緦	從母之子

姑姊妹之子女子子及內外兄弟相報報備見前圖

女子子之子服緦即外祖父母爲外孫是也○姊妹之子服緦即舅報甥是也○姑之子服緦即舅之子報姑之子是也○舅之子內兄弟也姑之子外兄弟也

伊川先生曰報服者姑之子爲舅之子服是也異姓之服只是推得一重若爲母而推則及舅而止若爲姑而推可以及其子故舅之子無服却爲既與姑之子爲服姑之子須當報之也故姑之子舅之子其服同



夫
斬衰
舅
不杖期
姑
不杖期
己
子
夫之祖父
大功
夫之祖母
大功
夫之曾祖父
夫之曾祖母
夫之從祖父
緦
夫之從祖母
緦
夫之昆弟

己爲妻黨服圖

按服問云有從重而輕爲妻之父母有從有服而無服公子爲其妻之父母

妻父 緦	妻母 緦
己	妻

妻黨爲己服圖

妻父 爲壻緦	妻母 爲壻緦
己	妻

無服爲位哭

無服而爲位者唯嫂叔（雖無服猶弔服加麻袒免爲位哭也○詳見補服弔服加麻）○妻之昆弟爲父後者死哭之適室（以其正也）子爲主袒免哭踊（親者主之○免音問）夫入門右（北面辟正主○辟音避）使人立于門外告來者狎則入哭（狎相習知者○狎户甲反）父在哭於妻之室（不以私喪于尊）非爲父後者

哭諸異室（疏曰此一節論哭無服者之事適室正寢也禮女子適人者爲昆弟爲父後者不降以其正故也故姊妹之夫爲之哭於適室之中夷也子爲主者子己子也甥服舅緦故命己子爲主受弔拜賓也袒免哭踊者冠尊不居肉袒上必先免故凡哭哀則踊踊必先袒袒必先免故袒哭踊也夫入門右者夫謂此子之父即哭妻之兄弟者也言夫者據妻之爲喪也子既爲主位在東階之下西鄉父入門右近南而北鄉哭也鄭注知此北面者鄭推子既爲主在阼階下西鄉父不爲主若又西鄉便似二主故入門右而北面示辟爲主）

（之處也郭所以知父必北面者曾子問云衛靈公弔季康子魯哀公爲主康子立於門右北面辟主人之位也父在哭於妻之室者若父在則適室由父故但於妻室之前哭之亦子爲主使人立於門外也非爲父後者哭諸異室者柰奔喪禮妻之黨哭諸寢此哭於適寢及異室者寢是大名雖適室及妻室異室揔皆曰寢此云子哭踊上文申祥之哭言思婦人倡踊知夫入門右亦踊但文不備耳）○曾子曰小功不爲位也者是委巷之禮也（譏之也位謂以親戚叙列哭也委巷猶街里委曲所爲也○街

音佳）子思之哭嫂也爲位（善之也禮嫂叔無服）婦人倡踊（有服者娣姒婦小功倡先也○倡昌尚反）申祥之哭言思也亦然（說者曰言思子游之子申祥妻之昆弟亦無服過此以往獨哭不爲位○檀弓）

（勉齋先生嘗曰此兩條是一類事皆是無服爲位而哭又有婦人倡踊與子爲主一節與其它條不甚相類合附何處俟議未定者从之今不幸梁木其壞無從訂定又禮綸十五卷係成書無從附入姑附於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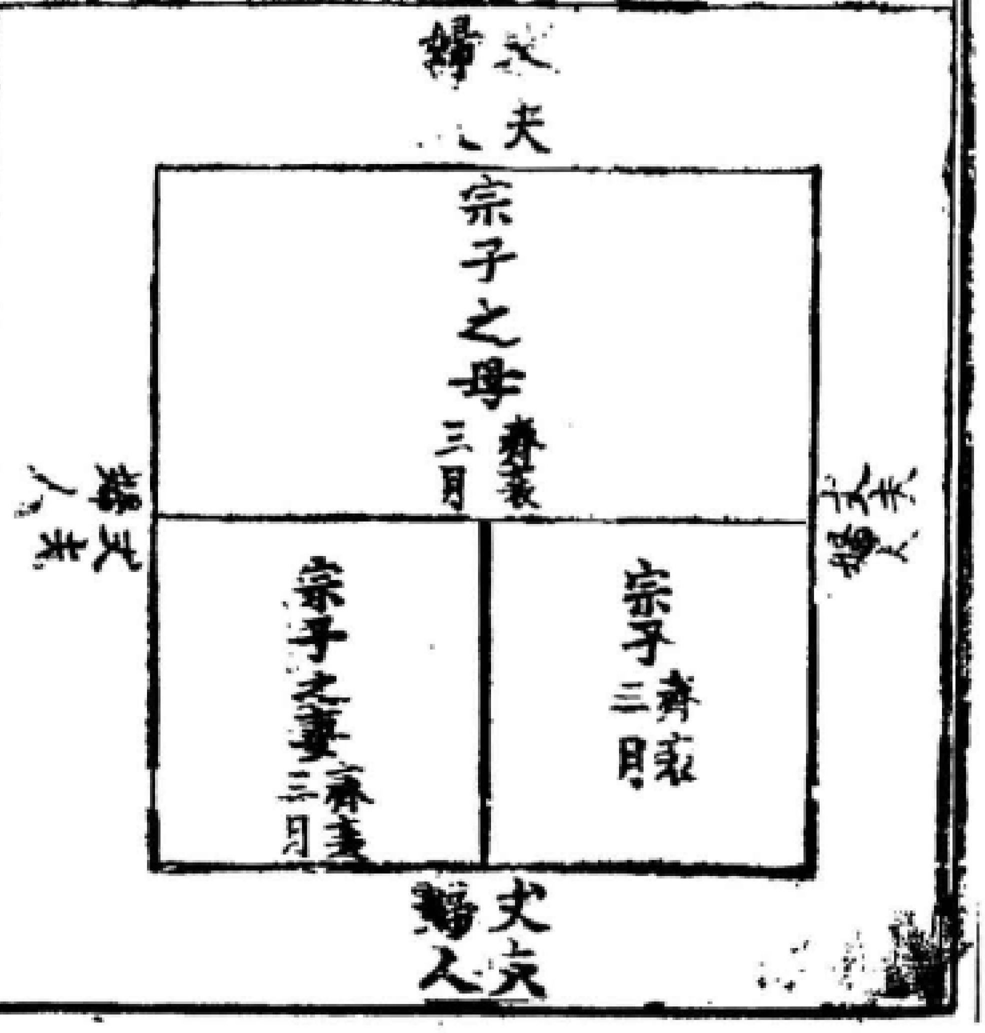
小斂變服圖

主人絰（雜記云小斂環絰公大夫士一也○注云環絰一股所謂纓絰也士素委貌大夫以上素爵弁而加此絰焉○疏云親始死去冠今至小斂不可無飾士素委貌大夫以上素弁而貴賤悉得加此環絰也者以一股而纓者爲是兩股相交則謂之絞今云環絰是周匝纓繞之名又鄭注弁師云環絰者大如緦之麻絰纓而不糾○今案緦絰之大見喪絰帶圖）

素爵弁（案雜記注大夫以上素爵弁疏大夫以上素爵弁者雜記云大夫與殯亦弁絰以大夫與他殯尚弁絰則其子弁絰明矣諸侯以上尊固宜弁絰○今案司服凡弔事弁絰服疏云爵弁之形以木爲體廣八寸長尺六寸以三十升布染爲爵頭色赤多黑少今爲弁絰之弁其體亦然但不同爵色之布而用素爲之故云如爵弁而素）

素委貌（案雜記注云素委貌疏云者素委貌者武叔投冠括髮皆之大夫當天子之士也○案士冠主人玄冠朝服注云玄冠委貌也）

婦人爲大宗服圖（齊衰三月）


婦人
夫
宗子之母
齊衰三月
夫
婦人
宗子
齊衰三月
宗子之妻
齊衰三月
夫
婦人
丈夫
婦人

紀宗子孤爲殤大功衰小功衰皆三月親則月算如邦人注云與宗子有期之親者成人服之齊衰期長殤大功衰九月中殤大功衰七月下殤小功衰五月有大功之親者成人服之齊衰三月卒哭受以大功衰九月其長殤中殤大功衰五月下殤小功衰三月有小功之親者成人服之齊衰三月卒哭受以小功衰五月其殤與絕屬者同有緦麻之親者成人及殤皆與絕屬者同賦云自大功親以下盡小功親以上成人月數雖依本皆服齊衰[illegible]者猶齊衰三月明親者[illegible]七[illegible]功小功緦麻皆齊衰

三月既葬受服乃始受以大功小功衰也

宗子之母在則不爲宗子之妻服疏云宗子母年七十已上則宗子妻得

[illegible]宗

爲宗子妻服

諸侯

三公六卿錫衰（不見三孤者與六卿同）

侯緦衰

公士疑衰

公爲大夫錫衰以居（案文王世子注同姓之士緦衰異姓之士疑衰以其卿大夫已用錫衰故以二衰施於同姓異姓之士）

公士大夫

貴臣緦（此謂公士大夫之君也士卿士也殊其臣之貴賤而爲之服）

師朱文公曰儀禮不是古人預作一書如此初間只以義起漸漸相襲得好只管巧至於情文極細密極緻密聖人見此意思好故錄成書有古人君臣之際如君臨臣喪坐當心要經而踊今日之事至於死之際愁然不相關不啻如路人所右臣之義安在　祖宗時於舊執亦嘗親臨　自渡江以來一向廢此秦檜之死　高宗臨之後來不復去云又有言　本朝於大臣之喪之甚厚因舉　哲宗哀臨溫公事州朱文公习溫公固是如此至於執政已告老而死　祖宗亦必

爲之親臨罷樂看古禮君於大夫小斂往焉大斂往焉於士既殯往焉何其誠愛之至今乃恝然古之君臣所以事事做得成緣是親愛一體

公族有死罪則磬于甸人公素服不舉如其倫之喪無服

妾服圖

（妾為君之黨服得與女君同　女君服見妻為夫黨服圖）

君　妾為君斬衰

女君　妾為女君不杖期

妾為君之長子三年　與女君同

公妾大夫之妾為其子期（自為其子期妾不得體君為其子得遂也）

士之妾為君之衆子亦期　無降

君之子

為君之庶子適人者小功（出降與女君同）

大夫之妾為君之庶子大功（降其庶子與女君同）

大夫之妾為君之庶子長殤小功（降其殤與女君同）

大夫之妾為君之庶女子子適人者小功

妾從女君而出則不為女君之子服

女君死則妾為女君之黨服攝女君則不為先女君之黨服

公士大夫士妾服圖

公士大夫為貴妾緦

士妾有子亦為之緦

女君於妾無服

天子諸侯於妾無服

五服義例

五服衰冠升數

斬衰三年

正服衰三升　冠六升　既葬以其冠為受衰六升　冠七升

義服衰三升半　冠六升　既葬以其冠為受衰六升　冠七升

齊衰三年齊衰杖期齊衰不杖

降服衰四升　冠七升　既葬以其冠為受衰七升　冠八升

正服衰五升　冠八升　既葬以其冠為受衰八升　冠九升

義服衰六升　冠九升　既葬以其冠為受衰九升　冠十升

齊衰三月

義服衰六升　冠九升　無受

大功九月

殤降服衰七升　冠十升　無受

成人降服衰七升　冠十升　既葬以其冠為受衰十升　冠十一升

正服衰八升　冠十升　既葬以其冠為受衰十升　冠十一升

自斬衰至大功降服凡八條冠皆校衰三等

義服衰九升　冠十一升　既葬以其冠為受衰十一升　冠十二升

已上二條冠皆校衰二等

繐衰裳四升有半　冠八升　既葬除之

小功五月

殤降服衰十升　冠升同　無受

成人降服衰十升　冠升同　即葛五月無受

正服衰十一升　冠升同　即葛五月無受

義服衰十二升　冠升同　即葛五月無受

緦麻三月

降正義同衰十五升抽其半　冠升同　無受

已上五服衰冠升數并受服出本經記賈氏疏詳見喪服制度及衰裳條又有既練變服見練變服受服圖

降正義服例

斬衰三年

正服（衰三升）

父

父爲長子

爲人後者

妻爲夫

妾爲君

女子子在室爲父

女嫁反在父之室爲父三年

傳父卒然後爲祖後者服斬

義服（衰三升有半）

諸侯爲天子

君

父士大夫之衆臣爲其君布帶繩

齊衰三年　後

降服（衰四升）

父卒爲母

繼母如母

慈母如母

記祖父卒而後爲祖母後者三年

正服（衰五升）

母爲長子

妾爲君之長子

齊衰杖期

正服（衰五升）

父在爲母（[illegible]）

妻

出妻之子爲母

父卒繼母嫁從爲之服報

齊衰不杖期

降服（衰四升）

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報

女子子適人者爲其父母

公妾以及士妾爲其父母

正服（衰五升）

祖父母

世父母叔父母

大夫之適子爲妻不降

昆弟

衆子

昆弟之子

大夫之庶子爲適昆弟不降

適孫

女子子適人者爲其昆弟之爲父後者不降

姑姊妹女子子適人無主者姑姊妹報不降

公妾大夫之妻爲其子

女子子爲祖父母不降

大夫之子爲世叔父母子昆弟昆弟之子姑姊妹女子子無主者

爲大夫命婦者唯子不報不降

大夫爲祖父母適[illegible]士者不降

原書漫漶不清

[illegible]爲夫之君

[illegible]爲君之父母妻長子[illegible]

妾爲女君

[illegible]

繼父同居者

[illegible]之[illegible]之[illegible]

[illegible]衰三月

[illegible]

寄公爲所寓

丈夫婦人爲宗子宗子之母妻

爲舊君君之母妻

庶人爲國君

大夫在外其妻長子爲舊國君

儀禮喪服圖

繼父不同居者

曾祖父母

大夫爲宗子

[illegible]舊君

曾祖父母爲士者如衆人[illegible]

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爲曾祖父母

[illegible]

大功[illegible]

降服[illegible]

子女子子之長殤中殤

叔父之長殤中殤

姑姊妹之長殤中殤

昆弟之長殤中殤

[illegible]孫之長殤中殤

大夫之庶子爲適昆弟之長殤中殤

公爲適子之長殤中殤

大夫爲適子之長殤中殤

義服九升

夫之昆弟之子女子子之長殤中殤

殤

大功九月

降服衰七升

姑姊妹女子子適人者

爲人後者爲其昆弟

女子子適人者爲衆昆弟

大夫爲世叔父母子昆弟昆弟之子爲士者

儀禮喪服圖 卌

公之庶昆弟大夫之庶子爲母妻昆弟

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爲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

正服衰八升

從父昆弟

庶孫

適婦不降

姪丈夫婦人服

公之庶昆弟大夫之庶子皆爲其從父昆弟之爲大夫者不降

大夫大夫之妻大夫之子公之昆弟爲姑姊妹女子子嫁於大夫

有出降無尊降

君爲姑姊妹女子子嫁於國君者（有尚降無尊降）
義服（衰九升）
夫之祖父母世父母叔父母
爲夫之昆弟之婦人子適人者
大夫之妾爲君之庶子
繐衰裳（衰四升半）
[illegible]
義服
諸侯之大夫爲天子
殤小功
降服（衰十升）
叔父之下殤
適孫之下殤
昆弟之下殤

大夫庶子爲適昆弟之下殤
姑姊妹女子子之下殤
爲人後者爲其昆弟之長殤
從父昆弟之長殤
昆弟之子女子子之下殤
姪庶孫丈夫婦人之長殤
大夫公之昆弟大夫之子爲其
弟庶子姑姊妹女子子之長殤
大夫之妾爲庶子之長殤
義服（十二升）
夫之叔父之長殤
夫之昆弟之子女子子之適人者
小功五月（降服衰十升）

從父姊妹
孫適人者
爲人後者爲其姊妹適人者
大夫大夫之子公之昆弟庶[illegible]
姊妹女子子適士者
大夫之妾爲庶子適人者
正服（衰十一升）
從祖祖父母　從祖父母報
從祖昆弟
外祖父母
從祖丈夫婦人報
庶婦
君母之父母從母
君子子爲庶母慈己者

義服（衰十二升）
夫之姑姊妹娣姒婦報
緦麻三月
降服（十五升抽其半）
庶孫之中殤（注云中當爲下）
從祖父從祖昆弟之長殤
從父昆弟姪之下殤
從母之長殤報
從父昆弟之子之長殤
昆弟之孫之長殤
庶子爲父後者爲其母
正（衰升數與降服同）
族曾祖父母
族祖父母

原書漫漶不清

族父母
族昆弟
庶孫之婦
從祖姑姊妹適人者報
外孫
從祖昆弟之子
曾孫
父之姑
從母昆弟
甥
婿
妻之父母
姑之子
舅

舅之子
君母之昆弟
義服升數與降服同
夫之叔父之中殤下殤
夫之姑姊妹之長殤
士為庶母
貴臣貴妾
乳母
夫之諸祖父母報
為夫之從父昆弟之妻

案儀禮經傳皆諸降服[illegible]
緦義服[illegible]
衰降[illegible]
[illegible]

試子臣爲君之等是義斬姑姊妹出適之等爲[illegible]婦人爲夫之族類爲義後之言禮者皆宗之則其說有不可廢者推疏意三升與不杖二章其說不同案疏衰期傳疏曰降服齊衰四升正服齊衰五升義服齊衰六升又案喪服記斬衰三升疏曰齊衰降服四升正服五升義服六升又曰降服四升此據父卒爲母齊衰三年而言若夫父卒爲母齊衰三年而謂之降服者以子爲父母恩愛本同今爲父斬衰三升爲母齊衰四升是爲父

服降斬衰三升而爲齊衰四升也亦如殤大功小功章有降有正有義而降服最重蓋以殤故降齊衰而爲大功或降大功而爲小功也又案不杖章疏曰此章有降有正有義夫不杖章所以有降服者謂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女子子適人者爲其父母之類皆是降斬衰齊衰三年而爲不杖期也此義亦甚明[illegible]無可疑者故今據此義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前又案疏家於喪服篇首舉五[illegible]喪服[illegible]以傳[illegible]

[illegible]

義則與疏衰期[illegible]
不同又謂不杖章本正有[illegible]
等亦與不杖章疏文不[illegible]
說自相抵牾此不可[illegible]

降正義服之中其取義又有不同者𠀤
從服有報服有加服有名服又有生服

從服

婦爲舅姑不杖期（妻從夫而服）
爲夫之君不杖期（妾從夫而服）
爲君之父母妻長子祖父母不[illegible]
期（臣從君而服）
夫之祖父母世父母叔父母大[illegible]
妻從夫而服
大夫之妾爲君之庶子大功（妾[illegible]）

君而服
君母之父母從母小功（子從[illegible]）
妻之父母緦（夫從妻而服）
舅緦（子從母而服）
君母之昆弟緦（子從君母而服詳見[illegible]）

報服

繼母嫁從爲之服報杖[illegible]
爲人後者爲其父母[illegible]
昆弟之子不杖期世[illegible]
姑[illegible]六子子適人[illegible]
[illegible]杖期
夫之[illegible]之子不[illegible]
大夫[illegible]爲世父母[illegible]
[illegible]之子[illegible]姊[illegible]

主者爲大夫命婦者不杖期

子不報

姪丈夫婦人報大功

從祖祖父母從祖父母報小功

從祖丈夫婦人報小功

夫之姑姊妹娣姒婦報小功

從祖姑姊妹適人者報緦

從母之長殤報緦

夫之諸祖父母報緦

甥緦舅報

壻緦妻之父母報

姑之子緦舅之子報

名服

世母叔母不杖期以母名服

士爲庶母緦以母名服

乳母緦以母名服

從母昆弟緦以母名服

加服

爲外祖父母小功（以尊加也外親之服不過緦至小功）

從母丈夫婦人報小功（以名加也）

君子子爲庶母慈己者小功（以慈己加也）

生服

夫之娣姒婦報小功（以其相與同室生小功之親）

爲夫之從父昆弟之妻（以其相與同室則生緦之親焉）

案周禮曰若不本夫爲倫（以其）

取同室而已則娣姒與堂娣

姒不應有殊婦人於夫之昆弟

本有大功之倫從服其婦有小

功之倫於夫從父昆弟者人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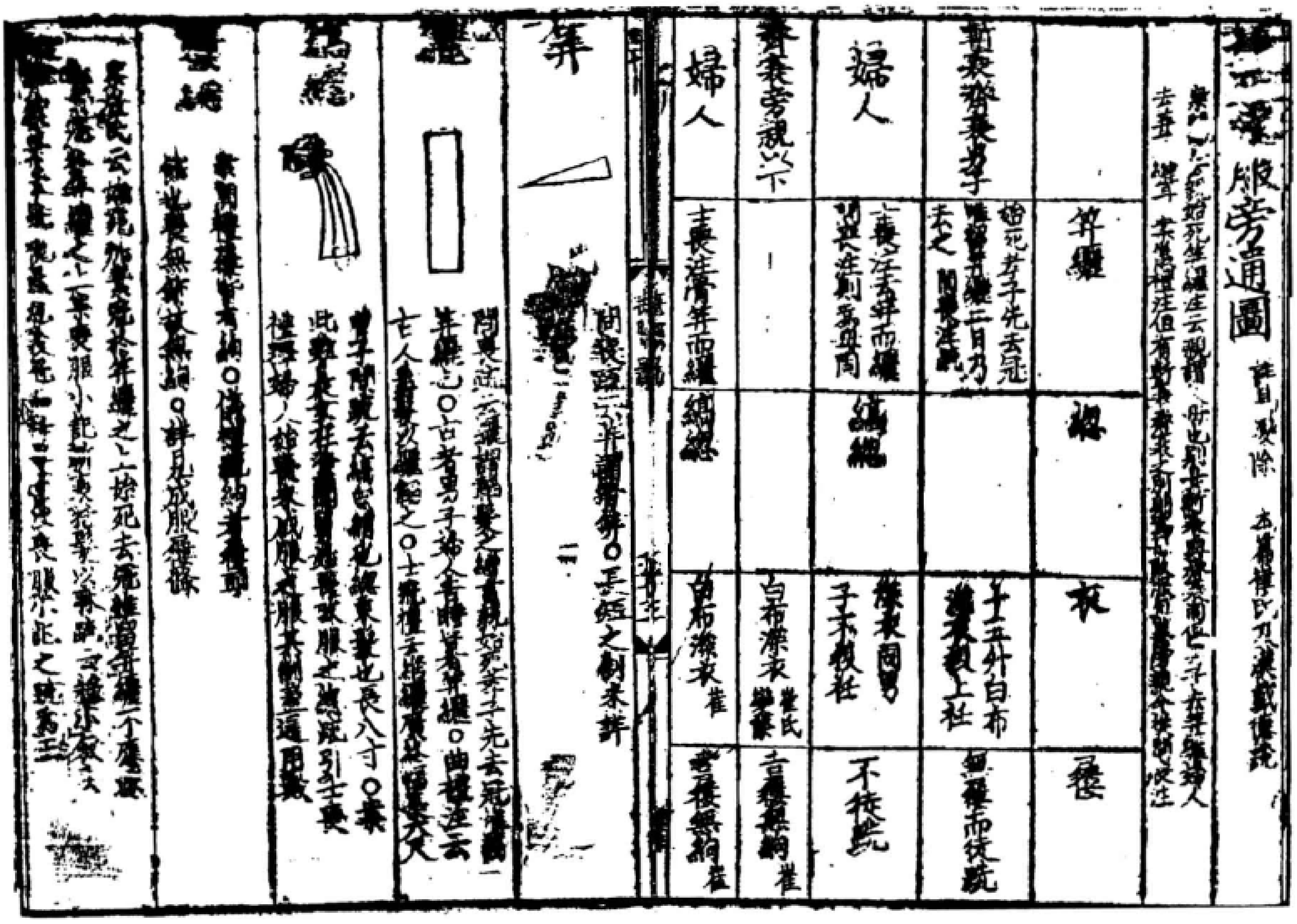
之倫從服其婦有緦麻之論也

夫以遠之而不服於婦從恐服

而服之然則初而異究猶自然

其倫

服



[illegible]服旁通圖

	笄纚	總	衣	屨
斬衰[illegible]男子	[illegible]		十五升外白布[illegible]	[illegible]
婦人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不[illegible]
齊衰旁親以下			白布深衣[illegible]	[illegible]
婦人	[illegible]	[illegible]	白布深衣[illegible]	[illegible]

此處缺葉

著冠與服同色𠩄着玄端則首著冠冠服玄端必蘇玄委貌劉定公云吾與子端委以治民晏平仲端委立于虎門之外是也是知玄冠即委貌是也但委貌制度今無所考惟漢輿服志云委貌冠皮弁冠同制長七寸高四寸制如覆杯前高廣後卑銳但委貌用皁繒爲之若喪禮以素爲之

深衣

案崔氏變除云自始死至成服曰布深衣不改○然則考諸吾亦不改斂

今案雜記小斂環絰注云大夫以上素爵弁而加此絰焉又按大記君將大斂子弁絰即位于序端又案曾子問云麻弁絰注曰弁而加環絰此三條與司服弁師所謂弁服弁絰其制並同此若可疑者又案雜記小斂環絰疏家引鄭注弁師云環絰者大如緦之絰纏而不糾今此所謂彼絰注也則是疏家已合小斂環絰與子事弁絰二者而爲一矣豈弁絰本爲弔服而設然親始死孝子去冠或在適或小斂大斂不可無飾故大夫以二冠必素弁而加環絰歟又案雜記云大夫與殯亦弁絰以大夫視它國說弁絰則異乎弁絰觀儀明矣儀

氏變除乃云爵弁委貌環絰乃都髮之後始用之其不然又明矣○又案士喪禮主人拜賓之後乃奠之前云襲絰所謂絰者首絰與要絰散帶之總稱則知散帶在乃奠之前矣雜記小斂環絰注家可加散帶二字

注說非是

括髮免髽圖

括髮

（士喪禮云主人髺髮[illegible]將斬衰者雞斯今至小[illegible]初喪服也髺髮者去笄纚而紒[illegible]爲之狀如今之著幓頭矣自[illegible]前交於額上却繞紒也[illegible]○今案喪服小記云斬衰括[illegible]爲母括髮以麻免而以布[illegible]初無至小斂後括髮與父[illegible]盛孝子拜賓事之時猶與[illegible]時爲父則括髮以至大斂而[illegible]母喪則襲絰帶乃奠則已[illegible]布免矣此爲母與父異者也）

免

（士喪禮云衆人免注云於死[illegible]者素冠今至小斂斯和以免代[illegible]之制未聞舊說以爲如冠狀廣一寸[illegible]用布爲之狀如今之著幓頭矣[illegible]項中而前交於額上却繞紒也○案[illegible]此經文惟言衆主人而賈氏云[illegible]疏云齊衰以下至緦麻首笄[illegible]也○其所用布之升數未詳[illegible]）

髽

（士喪禮云婦人髽于室注云於[illegible]斬衰婦人去笄而纚將齊衰婦人[illegible]笄而纚今至小斂盡去笄纚而[illegible]紒[illegible]說髽之異於括髮者既去纚而以[illegible]爲大紒如今婦人露紒其[illegible]麻布亦如著幓頭焉[illegible]）

（人去笄纚而麻髽將齊衰婦人[illegible]笄與纚而布髽也○其大功以下之）

（髽○案賈氏疏則自齊衰以下至緦皆布髽）

右括髮免髽乃小斂至大斂未成服之制凡有變禮括髮免髽者奔喪是也有將殯見柩變同小斂之時者節之禮丈夫髽散帶垂是也大要不出此三節而免之用爲尤廣蓋喪禮未成服以前莫重於袒括髮檀弓曰袒括髮去飾之甚也括髮以麻免以布又曰免不冠者之所服則免之禮殺於袒括髮也是

故小斂爲父括髮而三於成服爲母則即位之後不括髮而爲免小斂有括髮有免又啓殯則雖斬衰亦免而無括髮以至卒哭不惟此也自斬至緦皆有免五世無服者亦袒免童子當室免朋友在它邦亦袒免君弔雖不當免時必免是免之用爲尤廣也故今析括髮免髽爲三條而逐條開具所用之節于下

括髮之節

小斂○主人括髮袒（士喪禮大斂注云不言髽免括髮者小斂以來自若矣）[illegible]

奔喪○括髮（詳見奔喪成服圖）

免之節

爲父小斂馮尸襲至更（[illegible]）

爲母小斂主人即位而免（[illegible]）

啓殯至卒哭免（詳見啓殯及哭儀卒哭禮圖）

喪服小記曰諸侯弔雖已葬[illegible]必免疏云凡五服自大功以上[illegible]重重服爲免之節自始死至葬卒哭後乃不服免也小功以下爲輕輕服爲免之節自始死至殯殯後不復免至葬啓殯之後而免以至卒哭如始更若人君來弔雖非服免時必爲免以尊重人君故也○又曰君弔雖不當免也主人必免不散麻雖異國之君免也親者皆免○已上君弔免

主人未除喪有兄弟自它國至則主人不免而爲主（親質不崇敬異於君也○此不免）

奔喪免（詳見奔喪變服圖）

童子當室免（此本不當免而免）

五世祖免

朋友在它邦袒免（已上五服之外袒免）

髽之節

小斂髽

啓殯髽（詳見啓殯及卒哭變服圖）

奔喪髽（詳見奔喪變服圖）

司馬公書儀曰括髮先用麻一繩撮髻又以布爲頭帬以下皆免裂布或縫絹廣寸婦人髽亦細麻爲一繩麻衣以下亦用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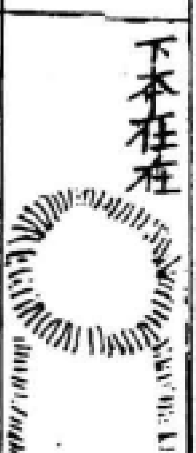
麻皆如幓頭之制自項向前交於額上卻遶髻如著幓頭也○髽僞朱文公曰儀禮注疏以男子括髮與免及婦人髽皆如著幓頭然幓頭如今之掠頭編子自項而前交於額上卻繞髻也免或讀如字謂去冠○藍田呂氏曰免以布爲卷幘以約四垂短髮而露其髻於冠禮謂之缺項冠者必先著此缺項而后加冠故古者有罪免冠而缺項獨存因謂之免者免以其與冕弁之免其音相亂故亦音問

衰絰帶受通圖

儀禮注疏所論絰帶寸分之數甚密而難用約法甚疏而易見今圖只用約〻〻後成服受服圖準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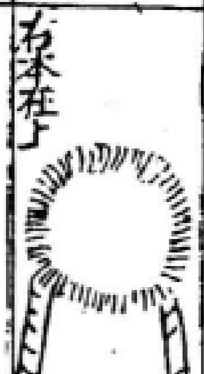
	首絰	要絰（象大帶者）	絞帶（象革帶者）
斬衰男子	以苴麻爲之圍九寸不去莩垢下本在左	苴麻爲之圍七寸二分散垂至三日絞之惟年五十不散垂	亦苴麻爲之王肅以爲其大如要絰雷氏以爲比要絰又五分去一
婦人	同前	亦苴麻爲之有初即絞之仍結其本不散垂	同前
齊衰男子	以牡麻爲之圍七寸二分右本在上雖齊衰三年亦同	牡麻爲之圍五寸七分有奇散垂	布爲之降齊衰布七升正齊衰八升義齊衰及三月皆九升
婦人	同前	牡麻爲之圍同前但即結本耳	同前
大功男子	以牡麻爲之圍五寸七分有奇右本在上	牡麻爲之圍四寸六分有奇散垂	布爲之降大功十升正大功布十升義大功十一升
婦人	同前	牡麻爲圍同前但結本耳大功以上絰帶有本小功以下斷本爲殊小功帶不絕本	同前
小功男子婦人同	正服義服以牡麻爲之降殤服以澡麻莩垢之麻爲之圍皆四寸六分有奇	正服義服牡麻殤服澡麻不絕本詘而反以報之圍三寸五分有奇並不散垂	布爲之降小功布十升正小功七升義小功十二升
緦麻男子婦人同	澡麻爲之圍三寸五分有奇	澡麻爲之圍二寸八分有奇	布爲之十五升抽其半

斬衰首絰左本有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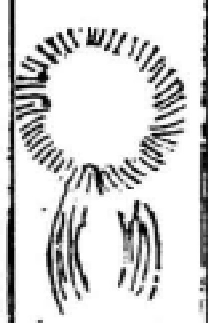
男子婦人用之

齊衰以下首絰右本大功以上有纓小功以下無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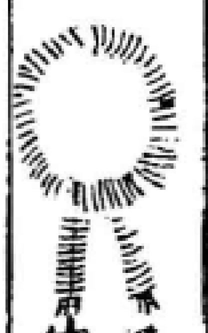
男子婦人皆用之

大功以上要絰散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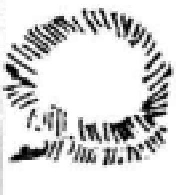
斬衰至大功男子皆散垂不忍即成之至成服乃絞。五十不散垂。婦人之帶牡麻結本不散垂

小功以下要絰結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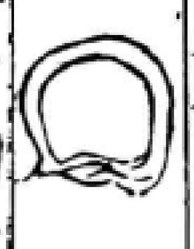
蓋初而絞之不待成服絞垂也

斬衰麻絞帶



男子婦人用之　斬衰章疏云婦人亦有首絰與絞帶備見禮

齊衰以下布絞帶



男子婦人皆用之

先師朱文公曰首絰右本在上者齊衰絰之制以麻根處著頭右邊而從額前向左圍向頭後却就右邊元麻根處相接即以麻尾藏在麻根之下麻根搭在麻尾之上縛繳之有纓者以其加於冠外故須着纓方不脫落也。問絰帶之制曰首絰大一搤只是拇指與第二指一圍腰絰較小絞帶又小於腰絰腰絰象大帶兩頭長垂下絞帶象革帶一頭有彄子以一頭串於中而束之。又曰革帶是正帶以束衣者不尊爲佩而設大帶乃

申東之耳申重也故謂之申

案士喪禮小斂馮尸主人括髮袒衆主人免于房婦人髽于室又士喪記曰既馮尸主人絞帶衆主人布帶喪大記曰婦人髽帶麻于房中以此觀之則知小斂馮尸之後括髮免髽之時主人已絞帶衆主人已布帶婦人已帶麻待主人未襲絰爾藍田呂氏以其無絞帶布帶且質略少變故因曰婦人不俟男子襲絰亦先帶麻者髽而襲絰也但喪服斬衰章疏云婦人亦有絞帶布帶以備喪禮呂氏云無絞帶布帶當考

男子成服旁通圖（[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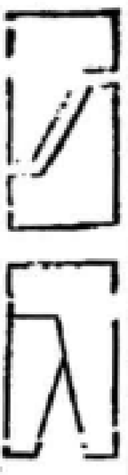
	冠	首絰	衰	裳	絰	帶	杖	屨
斬衰	冠用布六升[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義服	同前	同前	[illegible]	[illegible]	同前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齊衰三年	[illegible]	同前	[illegible]	[illegible]	同前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杖期	[illegible]以布八升	同前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同前	[illegible]
不杖期	[illegible]其○制同	同前	降服四升正服五升義服六升		同前			[illegible]
三月	制同不杖期義服	同前	並同前	[illegible]	同前			[illegible]
大功殤服	冠用布十升○餘並同前	同前	布七升○餘並同前	[illegible]	[illegible]			同前
大功正服	制亦同前	同前	布八升		同前			同前
大功義服	制並同前以布十一升	同前	布九升		同前			[illegible]
繐衰	冠八升		布四升有半其制如小功		[illegible]小功			[illegible]
小功殤服	冠用布十一升○[illegible]○餘並同前	餘並同前	布十升		[illegible]			
小功正服	冠十一升		布十一升		[illegible]			
小功義服	冠十二升		布十二升					
緦麻	冠布十五升抽其半○[illegible]		布十五升抽其半[illegible]					

適（事已辟領一處服記云適博四寸緫以衰○注云博廣也辟領廣四寸則與闊中八寸也○疏云辟領廣四寸者據橫闊而言謂項之兩相向外各廣四寸也闊中八寸者據兩身當縫中央而言謂一邊四寸則中總闊八寸也○今案此謂度兩身既畢即精兩身疊作四重於領上取方裁入四寸却以所裁者辟而摺之垂於兩旁使領中開勉方闊八寸也）

衰（用布長六寸博四寸綴於外衿之上故得廣長當心）

衣帶下尺（注云衣帶下尺者要也○疏云謂衣腰也云帶者此謂衣帶之帶非大帶革帶也云衣帶下尺者據上下闊一尺若橫而言之不著尺寸者人有麤細取足爲限也有衣腰則衣與裳交際之間不露見故云掩裳上際也）

衽



（上係裁布圖○下係裾綴圖○疏云衽所以掩裳際也上正一尺燕尾二尺五寸凡用布二尺五寸疏云上正一尺者取布三尺五寸廣一幅留上一尺爲正正者正方不破之言也一尺之下從一畔旁入六寸乃邪向下一畔一尺五寸去下畔亦六寸橫斷之留下一）

（事三年以下皆用灰治之○緫鍛者事其縷復以灰治也）**其**

之同者亦四○條屬一也（屬猶著也著之冠垂之爲纓也○吉冠纓武異材凶冠纓武同材○斬衰則用一條繩齊衰以下則皆用一條布從額上約之至項後交過兩相各至耳綴之爲武其餘垂而結之頤下者爲纓）

○外畢二也（外畢者冠落額前後兩頭皆在武下向外出反屈之縫於武而爲之兩頭縫畢向外案曲禮云厭冠不入公門厭猶伏也喪冠厭伏是五服同名由在武下出反屈之故得厭伏之名○又檀弓云古者冠縮縫今也衡縫故喪冠之反古非古也是吉冠則辟積無數橫縫亦兩頭皆在武上向內反屈而縫之不得厭伏者之）

○辟積之數三也（自斬至緦其冠皆三辟積）**○**

廣狹之制四也（自斬至緦其冠皆廣二寸）

公子爲其母練冠（諸侯之妾子厭於父爲母不得伸爲制也○練冠者以布爲之升數未審）

[illegible]子爲其妻縓冠 [illegible]

原書漫漶不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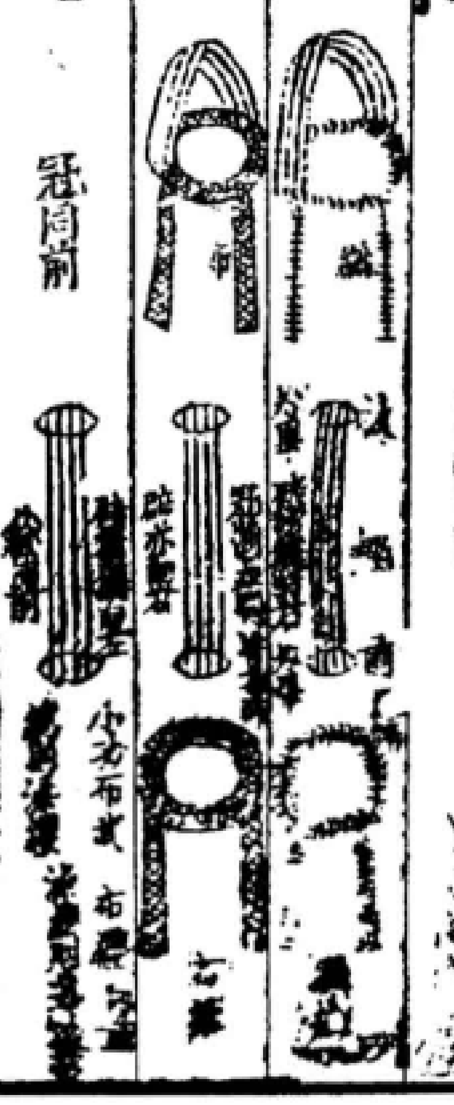
喪服冠制

斬衰

齊衰大功冠

小功緦麻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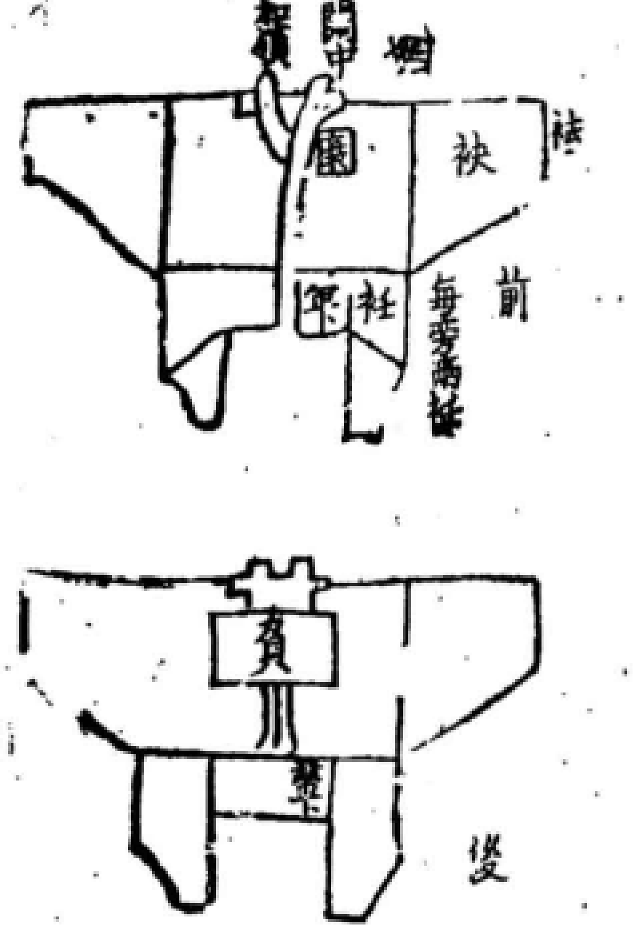
冠同制



案五服之喪冠其制之異者有四○一升數之不同一也○（凡布八十縷爲升斬衰正服義服冠皆六升○齊衰三年杖期與不杖期降服冠皆七升正服冠皆八升義服冠皆九升齊衰三月冠九升○大功殤服大功正服與小功殤服冠皆十升○大功義服與小功正服冠皆十一升小功義服冠十二升緦冠十五升抽其半）○繩纓之與布纓澡纓二也（禮斬衰用枲麻繩爲纓自齊衰三年至小功皆用布爲纓○緦冠澡纓○繩之文小布之外纓未詳）右縫之與左縫三也（大功以上衰皆辟積之縫向右○小功以下衰輕辟積之縫向左○雜記）勿灰之與灰四也（惟斬衰緦勿灰盡以水濯之而已功湅灰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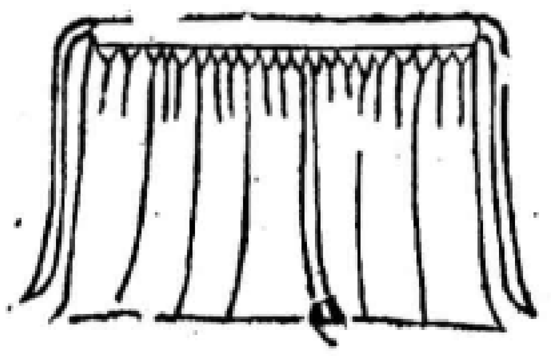
成服衰裳制

衰制



此圖係案
先師朱文公家禮
纂出乃加領於闕
中者乃與儀禮注
合

裳制



用布爲之前三幅後四幅前後不連每幅作三㡇皆屈其兩邊相著而空其中也

衰分制圖

負（亦名負版○用布方一尺八寸綴於背上領下垂之）

（尺爲正如是則用布三尺五寸得四條衽衽各二尺五寸兩邊共用布三尺五寸也）

（身也○記云二尺有二寸○注云此謂袂中也言衣者明與身參齊二尺二寸其袖足以容中人之肱也衣領至要二尺二寸倍之四尺四寸加辟領八寸而又倍之九衣用布一丈四寸）

袂（袖也○疏云屬幅者謂整幅二尺二寸不削去其邊幅取整幅爲袂必不削幅者欲取與下文衣二尺二寸縱橫皆二尺二寸正方者也）

袪（袖口也○廣尺二寸）

（今案衰服○衣○衽○袂○袪○帶下自斷至緝皆同惟○衰○負版○左右辟領○據儀禮注云前有衰後有負板左右有辟領孝子哀戚之心無所不在疏云衰者孝子有哀摧之志負者負其悲哀適者指適緣於父母不念餘事若然則此衰負板左右辟領四者惟子爲父母用之旁親皆不用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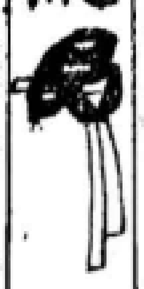
（司馬溫公書儀父母舅姑夫妻之服存古制度齊衰之服布幞頭布襴衫布帶大功以下隨俗[illegible]）

之○先師朱文公曰溫公儀凶[illegible]斬衰古制而功緦又却不古制是何說也古者五服皆用麻但布有差等皆有冠絰但功緦之絰小耳○家禮斬衰衣裳用極麤生布齊衰用次等麤生布杖期又用次等生布不杖期及齊衰三月又用次等生布大功用稍粗熟布小功用稍熟細布緦麻用極細熟布

婦人成服[illegible]通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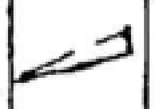
	斬衰	義服	齊衰三月	齊衰杖期	不杖期	齊衰三月	大功殤服	大功正服	大功義服	小功殤服	小功正服	小功義服	緦麻	
總	六升布爲總○束其本末出紒後所垂者長六寸	同前	降七升○正服八升○[illegible]長六寸	布八升長八寸	降七升正服八升義服九升○長八寸	布九升○長六寸	布十升○長八寸	布十升○長八寸	布十一升○長八寸	布十升長一尺	布十二升○長一尺	布十二升○長一尺	布十五升抽其半○長一尺	
笄	笄以箭篠竹爲之○長尺	[illegible]	[illegible]	同前	[illegible]									
髽	斬衰婦人從男子括髮之時已用麻髽矣不改成服男子著冠婦人又是麻紒之髽[illegible]齊衰以下則但用布髽○[illegible]男子當免之時則以布髽	同前	同前	杖期以下婦人[illegible]	同前		大功以下[illegible]氏云[illegible]							
首絰	已見襲絰帶圖													
衰（裳附）	婦人之衰制與男子同布升數及[illegible]與夫負版衽辟領衰等並同男子○但無帶下又無衽○其裳之制用布六幅破爲十二幅如深衣之下連綴於衣使人但言衰不言裳也○布三升	同前	降四升正五升義六升[illegible]之○餘並同前	布五升○餘同前	[illegible]	同前	布七升○餘同前	布八升○餘同前	布九升○餘同前	布十升餘同前	布十一升○餘同前	布十二升○餘同前	布十五升抽其半○餘同前	
要絰	婦人要絰即初絞之麻也已見襲絰帶圖													
絞帶	已見襲絰帶圖													
杖	竹杖○制同男子	同前	桐杖○制同男子	同前	此後並不杖									
屨														

自斬至緦成服皆布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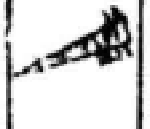
（束髮謂之總旣）束其本又揔其末○案始死婦人皆縞總今此成服則用布爲之○其布之升數象男子冠數具見前條○其長則斬衰總長六寸○注六寸謂出紒後所垂爲飾者也○其總八寸○大功總亦八寸○小功緦麻同一尺○吉總當尺二寸也期以下皆孔疏云○布總終喪○婦人相弔者素總所謂素者纖縞歟未詳

斬衰箭笄



（箭篠竹也以箭篠爲笄也○案始死將斬）衰婦人去笄至男子括髮着麻髽之時猶不笄今成服始用箭笄○箭笄長尺○婦人箭笄終喪婦人之有除無變也○惟妻爲君之長子服斬衰不著箭笄見下惡笄條

齊衰惡笄有首



（惡笄者櫛笄也○惡者以理麤惡非）木名也○或曰榛笄也以榛木爲之也○有首者若今之刻鏤摘頭矣○案檀弓榛以爲笄長尺云婦爲姑也然則凡惡笄皆長尺歟○案儀禮傳女子子適人者爲其父母婦爲舅姑惡笄有首又妾爲女君君之長子亦惡笄有首餘無明文則齊衰輕期之笄未詳○婦人惡笄終喪惟女子子旣卒哭而歸夫家則折吉笄之首以笄吉笄者象骨爲之吉時有首爲其太飾故折之

大功以下笄

（未詳○今案女子子旣卒哭折吉笄之首以笄又婦）人相弔者吉笄無首素總則此大功以下之笄或者亦吉笄無首而加以布總歟

斬衰以下髽

（髽之制先儒所釋各不同今條具在下○士喪服篇）注云髽露紒也猶男子括髮斬衰括髮以麻則髽亦用麻以麻者自項而前交於額上却繞紒如著幓頭焉○賈氏疏曰髽有二種一是未成服之髽即士喪禮所云將斬衰者用麻將齊衰者用布是也二者成服之後露紒之髽是也○又云自斬至緦婦人皆露紒而髽○喪服小記孔氏疏引皇氏之說曰婦人之髽有三有麻有布有露紒也其形雖異皆謂之髽也一者麻髽謂斬衰括髮以麻則婦人于時髽亦用麻是也二者布髽謂男子免對婦人髽男免旣用布則婦人不容用麻也是知男子爲母免時則

[illegible]三年[illegible]

[illegible]之必不用布髽故知[illegible]

[illegible]又[illegible]斬衰輕期髽無麻布雖[illegible]

[illegible]書爲本親父母髽亦[illegible]

[illegible]急名髽也又云然恬[illegible]

[illegible]之髽則衣笄○孔疏雖引[illegible]

明又駁之曰今考校正有二髽[illegible]

斬衰麻髽二是齊衰布髽皆名[illegible]

其將斷[illegible]於男子括髮之時[illegible]

麻爲髽[illegible]將齊衰者於男子免時[illegible]

以布[illegible]其葬之時婦人之髽則[illegible]

[illegible]成服之時[illegible]其大功以下則無髽

之○今考三說互有得失更當[illegible]詳

[illegible]喪服四制

[illegible]者不[illegible]

杖　附見喪大記成服變除雜記

斬衰三年父母妻期皆杖

君之喪三日子夫人杖○五日既殯授大夫世婦杖○又曰諸達官之長杖

大夫之喪三日之朝既殯主人主婦室老皆杖

士之喪二日而殯三日之朝主人杖婦人皆杖子皆杖

已上杖之日先後

童子不杖○婦人不杖（此亦童子婦人）

已上不當杖

父在爲母不敢杖（尊者在）○庶子不以杖即位（子皆杖不以即位與去杖同下適子）○爲長子杖則其子不

以杖即位（祖不厭孫孫得杖但與祖同處不得以杖即位辟尊者）○爲妻父母在不杖（不敢盡禮於私喪）

已上本當杖而不杖

婦人不爲主而杖者姑在爲夫杖○母爲長子杖○女在室爲父母其主喪者不杖則子一人杖○庶子父在爲妻以杖即位（舅不主妾之喪子得伸也）○父不主庶子妻則孫以杖即位（祖不厭孫孫得伸也）○童子當室則免而杖

已上若不當杖而杖

君之喪子大夫寢門之外杖寢門之內輯之（輯斂也舉之不以拄地殯柩在門內神明所在）○大夫世婦在其次則杖即位則使人執之○子有王命則去杖（世子謁有天子之命則不敢杖）○國君之命則輯杖（鄰國之君使人來弔）○聽卜有事於尸則去杖（敬卜及尸）○大夫於

君所則輯杖（輯斂謂君也）○於大夫所則杖（同爲大夫無敵下杖）

○大夫之喪大夫有君命則去杖（去杖以敬也）

大夫之命則輯杖（敬故輯杖以卑下）○內子爲夫人之

命去杖（君夫人有命卑已者）爲世婦之命授人杖（君之世婦命婦內子）

○士之喪於君命夫人之命如大夫（皆去杖加）

（大夫之禮）於大夫世婦之命如大夫（大夫之命則輯杖世婦之命授人杖也如）

（大夫之禮哭柩以後）○大夫士哭殯則杖哭柩則輯杖（哭殯隨壁）

○堂上不杖（辟尊者之處爲其感動憂戚）○賓杖不入於

室祔杖不入於堂

尸上杖之容節

[illegible]

喪車制圖 詳見喪服制度

（始遭喪所乘）木車　蒲蔽　（犬禎）尾櫜　疏飾　小服皆疏

不漆者　以蒲爲蔽謂　犬白犬皮既以皮　服讀爲箙小服

車旁禦風塵者　爲覆苓又以其尾　刃劍短兵之衣

爲戈戟之弢麤布　皆以麤布（

飾二物之側爲之緣

（卒哭所乘）素車　棼蔽　犬禎素飾　小服皆素

以白土堊　棼讀爲薠薠　以素繒爲緣　以素繒爲緣

車也　麻以爲蔽

（既練所乘）藻車　藻蔽　鹿淺禎革飾

水草蒼色以　以蒼繒　以鹿夏皮爲覆苓又

蒼土堊車　爲蔽　以所治去毛者緣之

（大祥所乘）駹車　萑蔽　然禎髤飾

駹車邊側　細葦席　然果然獸名髤赤

有漆飾　多黑少之色韋也

（禫所乘）漆車　藩蔽　豻禎雀飾

黑平　即上文葦席　豻胡犬名雀頭黑

漆即成藩　多赤少雀即緅也

司馬溫公曰父母之喪不當出若爲

喪事及有故不得已而出則乘樸馬

布裹鞍轡（以代白色車婦人以布幕車簷）

奔喪變服圖

奔父喪

升自東階殯東西面坐哭盡哀　括髮袒

降堂東即位西鄉哭成踊　襲經于序東絞帶反位

於又哭　括髮袒

於三哭　括髮袒

三日　成服

奔母喪

西面哭盡哀　括髮袒

降堂東即位西鄉哭成踊　襲經絞帶

於又哭　不括髮（爲母於又哭而免輕於父也）

於三哭及三日成服如奔父喪之禮

小記曰奔父母之喪出門哭止三日而五哭二袒（出殯宮之門就於廬故哭者止初來一哭與明日朝夕又明日朝夕之哭爲五哭也三袒者初至袒明日朝袒又明日朝袒故爲三袒又云比謂已殯而來者若未殯之前而來當與在家同不得減殺也）

婦人奔喪

升自東階殯東西面坐哭盡哀　東髽即位與主人拾踊（髽於東序不髽於房變於在室者○襲經以後同前）

夫人奔喪

（夫人至入自闈門升自側階君在阼其它如奔喪禮然）

奔喪者不及殯

先之墓北面坐哭盡哀成踊　括髮

東即主人位　經絞帶

遂冠歸入門右北面哭盡哀　括髮袒

於又哭　括髮成踊

於三哭三日　括髮成踊成服

齊衰以下奔喪三免袒○不及殯四免袒大略與奔父母喪同但免與括髮異耳○凡異居聞兄弟之喪其始麻散帶經未服麻而奔喪及主人之未成經也疏者與主人皆成之親者終其麻帶經之日數若家遠則爲位三日五哭成服而往

聞喪不得奔喪（謂以君命有事者）

爲位　括髮袒成踊襲經絞帶即位拜賓反位

於又哭　括髮袒成踊

於三哭　括髮袒成踊

三日　成服

道有喪

君出疆薨大夫士一節也

其入也子　麻弁經（布弁而加環經）

疏衰（齊衰）

菲（足著菲屨雖弁經衰菲屨未忍成服於外也）

杖（服未成而巳杖爲巳病也）

（入自闕升自西階於此正棺）服殯服

（既塗）成服

如小斂則子免布深衣而從柩

（入自門升自阼階）服殯服及成服亦當同前

並有喪變服（詳見變除並有喪變不杖除服大祥除服）

斬衰之喪既虞卒哭遭齊衰之喪輕者包重者特

（言斬衰受服之時而遭齊衰初喪男子輕要得著齊衰牡麻帶而兼包斬衰之帶若婦人輕首得著齊衰牡麻經而包斬衰之經故云輕者包○男子重首特留斬衰葛經婦人重要又不葛帶特留斬衰麻帶故云重者特）

既練遭大功之喪麻葛重

（斬衰已練男子除經而帶獨存婦人除帶而經獨存遭大功之喪男子有麻經婦人有麻帶又皆易其輕者以麻謂之重麻○既虞卒哭男子帶其故葛帶經期之葛經婦人經其故葛經帶期之葛帶謂之重葛疏云大功既虞卒哭之後大功葛帶輕於練之故葛帶故男子反帶其練之故葛帶也云經期之葛經者以男子練時首經既除今經大功又既葬其首則經大功之葛經婦人練後要帶已除今大功已葬其要則帶大功之葛帶也謂之期葛經帶者以其麤細與期經帶同其實是大功葛經帶也）

齊衰之喪既虞卒哭遭大功之喪麻葛兼服之

（齊衰既虞卒哭遭大功之喪男子則以大功麻帶易齊衰之葛帶其首猶服齊衰葛經是首有葛要有麻故云麻葛兼服之○婦人則首服大功之麻經要服齊衰之麻帶上下俱麻不得云麻葛兼服之也）

三年之喪既練矣有期之喪既葬矣則帶其故葛帶經期之經服其功衰有大功之喪亦如之

（謂當三年之喪練祭之後又當期喪既葬之節也則帶其故葛帶謂三年練之故葛帶也蓋期帶與三年葛帶麤細正同以父葛爲重故帶其故葛帶○經期之經者三年練首經既除故經期之經○若婦人練後麻帶除矣則經其故葛經帶期之麻帶以婦人不葛帶故也○服其功衰者謂大之功衰也）

麻之有本者變三年之葛

（三年練葛過大功以上之喪麻之有本者得以變之小功以下喪麻斷本則否○又案襍記曰有三年之練冠則以大功之服易之帶杖屨不易與此條意同）

殤長中變三年之葛終殤之月筭而反三年之葛（殤長中謂大功之親爲殤在小功緦者也可以變三年之葛正親親也凡喪卒哭受麻以葛惟殤長中未成人文不縟無卒哭受麻以葛之法故終殤之月筭而反三年之葛）

既練遇麻斷本者於免經之既免去經每可以經必經既經則去之（謂斬衰既練遭小功之喪是麻之斷本者雖不變服得爲之加經以練無首經於小功喪有事於免之時則爲之加小功之經也小功之喪斂殯事竟既免之後則脫去其經當斂殯之節每可以經之時必爲之加麻也不應經之時則去其經自若練服也○又變服問小功不易喪之練冠如免則經其緦小功之經因其初葛帶○又案襍記功衰以兄弟之殤則不易練冠與此條意同）

大夫有私喪之葛則於其兄弟之輕喪則弁經（私喪妻子之喪也輕喪緦麻也大夫降等弔服而往不以私喪之末臨之故此云若成服之後則錫衰未成服之前身著素裳而首著弁經也）

又父母之喪偕其葬服斬衰○父未沒喪而母死其除父之喪也服其除服○又父母之喪既引聞君薨遂既封改服而往○三年之喪既穎為前喪練祥○三年之喪如有服而將往哭之則服其服而往○如當父母之喪除諸父昆弟之喪則服其除服（已上皆並有投變除一事）

弔服圖（詳見補服內弔服加麻及弔服條及喪大記襲絰帶小斂奠條）

主人未小斂而弔

弔者易羔裘玄冠（此據家語夫子曰始死羔裘玄冠者易之而已）○裼裘而弔（此據子游裼裘而弔䟽云主人未變之前弔者吉服謂羔裘玄冠緇衣素裳又袒去上服以露裼衣○案䟽云羔裘玄冠與家語不同當考）

主人既小斂而弔

弔者襲裘（喪大記曰弔者襲裘加武帶絰小斂之後來弔者以上朝服揜襲裘上裼衣加武者武吉冠之卷也主人既袒括髮故弔者加武明不改冠亦不免也帶絰者帶謂要帶絰謂首絰以朋友之恩加緦之絰帶也主人既襲帶絰故弔者亦襲裘帶絰也所謂子游襲裘帶絰而入是也）

主人既成服而弔

凡弔事弁絰服（弁絰如爵弁而素加環絰○爵弁環絰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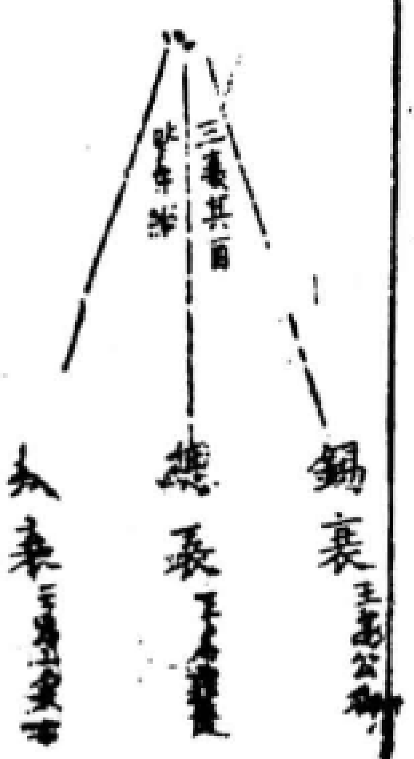
[illegible]將小斂[illegible]之服圖

凡弁絰其衰侈袂（凡衰之袂二尺有二寸緦衰錫衰疑衰其袂半而益一袂大三尺三寸此謂士則其衰不侈也○錫衰麻之滑易者十五升去其半有事其布無事其縷緦衰十五升去其半有事其縷無事其布疑衰吉服十三升今疑衰十四升少一升而已疑之言擬也擬於吉也）

[illegible]衰絰帶同有[illegible]

[illegible]衰玄冠不以弔

王弔服



[illegible]諸侯爵弁絰[illegible]衣

諸侯弔服

原書漫漶不清

[illegible]

公一經

（首經則）（弁經）

錫衰（君爲大夫士有朋友之恩弁經錫衰君爲卿大夫[illegible]）

緦衰（同姓之士）

疑衰（異姓之士）

諸侯弔異國之臣

皮弁

錫衰

大夫相爲弔服

一經

錫衰

士朋友相爲服弔服加麻

緦經帶

疑衰素裳

弁經　八弔服

素委貌

[illegible]

婦人吉笄[illegible]

[illegible]

會婦人髽而弔自[illegible]始

先師朱文公家禮[illegible]皆[illegible]一張（[illegible]婦[illegible]帶[illegible]以白生絹爲之）

袒括髮反哭虞卒哭變服圖

	括	[illegible]	反哭	虞	卒哭
免	丈夫免○凡男子括髮[illegible]婦人[illegible]小斂之前[illegible]齊衰以下至[illegible]皆免[illegible]未見尸柩[illegible]小斂[illegible]之後將斬衰[illegible]免[illegible]括髮 婦人髽　男子免　婦人髽	衆主人免至卒哭其服同	此後雖與反哭無免于柩○遠葬者比反哭者皆冠及郊而後免反哭 婦人　同前	主人及兄弟如葬服○說[illegible]葛絰[illegible]中○既葬而不從虞[illegible]皆免○[illegible]小功[illegible]云虞[illegible]今之[illegible]	[illegible]
弁絰		[illegible]弁絰[illegible]云[illegible]之道[illegible]以[illegible]于手[illegible]服而葬[illegible]弁以[illegible]絰大夫則素弁加環絰士則素委貌加環絰			
衰杖	並同成服○[illegible]兄弟既[illegible]已及其葬[illegible]既服其服○[illegible]士喪禮一人[illegible]杖[illegible]主人[illegible]○有[illegible]則去杖○虞杖不入於室				
散帶[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又[illegible]云夫夫堅散帶垂即[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也此互文以相見[illegible]髽[illegible]人之變疏云此互文以相見耳髽婦人之變者髽既是婦人之變則免是男子之變今丈夫見其人不異[illegible]則丈夫當免矣婦人見其髽不異人則婦人當髽矣故云互文以相見耳答後著免至卒哭其服同以其[illegible]哭之時無變服之文故亦同也又案士虞禮云主人及兄弟如葬服疏云葬服者既夕曰丈夫髽散帶垂也[illegible]惟謂葬日反日中而虞及三虞[illegible]矣後卒哭即服其故服是以既[illegible][illegible]注云自卒至殯自啓至葬主人之禮

哭變同則始虞與葬服同三虞皆同至卒哭卒去無時之哭則依其變[illegible]乃變麻服葛也

司馬溫公書儀曰啓殯之日五服之親皆來會各服其服入就位哭注云[illegible]啓殯至于卒哭日數尚多今[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若使五服之親[illegible]不[illegible]而輕[illegible][illegible]其驚俗故但各服其服而已○[illegible][illegible]新先生三家喪禮云主人及衆[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絰以[illegible]巾[illegible]頭[illegible]云[illegible][illegible]

開元禮新儀

男子卒哭受服變通例（[illegible]）

	斬衰	齊衰三年	杖期　不杖期	齊衰　義服	大功正服	大功殤服	小功
冠	吉莲○條屬○外畢○辟積○廣狹之制並同成服○所下同首布用七升	降服八升正服九升○餘同成服之制	[illegible]升正服九升義服十升○餘同前	布十升○餘同前	布十一升○餘同前○但既云受以小功衰[illegible]	布十二升○餘同前	無受
首絰（[illegible]）	圍七寸二分有奇○猶兩股糾之也	圍五寸七分有奇○餘同前	同前	同前	圍四寸六分有奇	同前	圍三寸五分有奇
衰衣	其制並同成服○但用布六升○又負○鄭注云謂適衰三者用[illegible]衰不用衰詳	降服七升正服八升○餘同前	杖期正服八升○不杖期降服七升正服八升義服九升○餘同前	布九升○餘同前	布十升○餘同前	布十一升○餘同前	因其衰無受
要絰	圍五寸七分有奇○間傳云葛帶三重○鄭注云謂作四股糾之積而相重四股則三重也	圍四寸六分有奇○餘同前	同前	同前	圍三寸五分有奇	同前	圍二寸八分有奇
絞帶	斬衰章傳云絞帶虞後變麻服布[illegible]升布爲之	布八升	布九升	布十升	布十一升	布十二升	無受
杖	[illegible]何杖	仍舊	杖期[illegible]不杖期[illegible]	[illegible]			一
屨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此士既卒哭弁經帶金革之事無辟然鄭注云此權禮也弁經帶者變喪服而弔服輕可以即事也○晉文公卒子墨衰経敗秦師于殽遂墨以葬文公晉於是始墨

或問先師朱文公曰今之墨衰可使於出入而不合於禮經如何曰若能不出則不服之亦好但要出外治事則只得服之喪服四制說百官備百物具不言而事行者扶而起言而後事行者杖而起身自執事而後行者面垢而已蓋惟天子諸侯始得全伸其禮庶人官是自執事不得伸其禮

婦人卒哭受服旁通圖

	斬衰	齊衰三年	齊衰期	[illegible]期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總	布七升	降服八升 正服九升	正服九升	降服八升 正服九升 義服十升	布十一升	布十二升	[illegible]
笄	箭笄 無變	惡笄 無變	惡笄 無變	同前惟[illegible]	未詳	未詳	未詳
髽	露紒 無變	露紒 無變	同前	同前	同前	同前	同前
首絰	圍七寸二分有奇	圍同前	圍五寸七分有奇。餘同前	同前	圍四寸六分有奇	同前	圍三寸五分有奇
衰	布六升。其制並同成服。[illegible]	降服七升 正服八升 餘同前	正服九升	降服七升 正服八升 義服九升	布十一升	布十二升	[illegible]
要絰	仍其故[illegible]	同前	同前	同前	圍三寸七分有奇	同前	圍二寸八分有奇
絞帶	布七升	布八升	布九升	同前	布十二升	布十二升	[illegible]
杖	仍其故	仍其故	同前	[illegible]			
屨	[illegible]						

男子練除服受服圖

一除服先重者

男子除首絰

	斬衰 十三月[illegible]	齊衰	[illegible]
練冠	以練易其冠條屬右縫	自練冠以下並同前	自練冠以下並同前
角瑱	人君以瑱小祥微飾以角爲之		
衰	以卒哭後冠受其衰		
中衣	[illegible]中衣[illegible]緣		
葛要絰	小祥除首絰惟餘要葛		
鹿裘	補長袪袪褊之可也		
絞帶	未詳		
杖	[illegible]	杖 [illegible]	
屨	[illegible]	屨 [illegible]	

婦人練除服受服圖

婦人除要帶

	[illegible]	[illegible]
總	[illegible]	[illegible] 同前
笄	仍[illegible]笄	[illegible]
髽	仍[illegible]	[illegible]
首絰	仍[illegible]	[illegible]
衰	女子子[illegible]至小祥[illegible]七升[illegible]八升[illegible]	以卒哭後[illegible]
杖	仍[illegible]	[illegible]
屨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案練再受服經傳雖無明文謂既練而服功衰則記禮者屢言之服問曰三年之喪既練矣期之喪既葬矣則服其功衰雜記曰三年之喪雖功衰不弔又曰有父母之喪尚功衰而祔兄弟之殤則練冠是也案大功之布有三等七升八升九升而降服七升爲最重斬衰既練而服功衰是受以大功七升布爲衰裳也故喪服斬衰章賈氏疏云斬衰初服麤至葬後練後大祥後漸細加飾斬衰裳三升冠六升既葬後以其冠爲受衰裳六升冠七升小祥又以其冠爲受衰裳七升冠八升女子子嫁反在父之室踈

云至小祥受衰七升總八升又案間傳小祥練冠孔氏疏云至小祥以卒哭後冠受其衰而以練易其冠故今據此例開具在前而横渠張子之說又曰練衣必煅鍊大功之布以爲衣故言功衰功衰上之衣也以其著衰於上故通謂之功衰必著受服之上稱受者以此得名受蓋以受始喪斬疏之衰而著之變服其意以喪久變輕不欲摧割之心亟忘於内也據横渠此說謂受以大功之衰則與傳記注疏之說同謂煅鍊大功之布以爲上之衣則非特練中衣亦練功衰也又取成服之初衰長六寸博四寸縫於當心者著之於功衰之上是功衰雖漸輕而長六寸博四寸之衰猶在不欲哀心之遽忘也此說則與先儒異今並存之當考

司馬温公曰古者既葬練祥禫皆有受服變而從輕今世俗無受服自成服至大祥其衰無變故於既葬別爲家居之服是亦受服之意也○横渠張子曰父在爲母服三年之喪則家有二尊有所嫌也處今之宜但可服齊衰一年外可以墨衰從事可以合古之禮全今之制

大祥服圖

除衰服○杖斷而棄之於隱者

豫告祭期所服	祥祭所服	既祥所服	
朝服縞冠祥祭前一日豫告明日祥祭之期於此爲期之時主人著朝服其冠則縞冠朝服緇衣素裳縞是生絹而近吉身著朝服者著縞冠以其漸吉故也	朝服縞冠明日祥祭之時主人因著前夕故朝服以祭始即吉正祭服也祭猶縞冠未純吉也	素縞麻衣祭訖之後哀情未忘更反著微凶之服首著縞冠以素紕之紕緣邊也謂緣冠兩邊及冠卷之下畔其冠與卷身皆用縞但以素緣耳以素重子飾也身著十五升麻深衣未有采緣	
素韠詩檜風素冠庶見素韠兮注云韠蔽膝也以韋爲之冕服謂之韍其餘曰韠韠從裳色素裳則素韠也今案詩所謂素冠者其縞冠素紕歟			
素屨周禮屨人掌王后之服屨素屨葛屨注云屨有絇有繶有純者飾也素屨者非純吉有凶去飾者夏用葛冬用皮	散屨屨人辨外內命夫命婦之散屨注云散屨亦謂去飾也經據畢云散散與素一也		

禫服圖

詳見

禫祭所服	既祭所服	踰月吉祭所服	既祭所服
玄衣黃裳	禫[illegible]朝服綅冠	玄冠朝服	玄端而居

間中月而禫○先師朱文公答[illegible]月而禫猶曰中一以上而附漢書亦云間不一歲防鄭注虞禮爲是故杜佑亦從此說但檀弓云是月禫徙月樂之說爲不同耳今既定以二十七月即此等不須瑣細如此尋討枉費心力但於其間自致其哀足矣○又[illegible]二十五月祥後便禫看來當[illegible][illegible]之說於是月禫徙月樂之說爲[illegible][illegible]氏之說雖是禮經[illegible]

未爲當○又曰喪禮只二十五月是月禫徙月樂○案後五服古今沿革

宋王淮之議乃後世通行之制與此說不同

案禮記曰孝子有終身之憂忌日之謂也古無忌祭禮近日諸先生方考及此○橫渠張子曰古人於忌日不爲薦奠之禮特致哀示變而已○又曰凡忌日必告廟爲設諸位不可獨享故迎出廟設於他次旣出則當告諸位雖尊者之忌亦迎出此雖無古制可以意推薦用酒食不焚楮幣其子孫食素○張子文集忌日變服爲曾祖祖皆

布冠而素帶麻衣爲曾祖之妣皆素冠布帶麻衣爲父布冠帶麻衣麻屨爲母素冠布帶麻衣麻屨爲伯叔皆素冠帶麻衣爲伯叔母麻衣素帶爲兄麻衣素帶爲弟姪易褐不肉爲庶母及嫂一不肉○又曰唐人忌日服黲今不曾製得只用白生絹衫帶黲巾○又曰忌日衣服飲食如何答曰橫渠忌日衣服有數等今恐難遽行但主祭者易以黲素之服可也○問忌日當哭否曰若是哀來時自當哭又曰衣服之制曰某有所服絹衫絹巾忌日則服之○又問喪服制度答曰此等處但熟考注疏即自見之其曲折難以書尺論也然喪與其易也寧戚此等處未曉亦未害也○又問喪服用古制恐駭俗不知當如何曰駭俗猶小事但恐考之未必是耳若果考得是用之亦無害○又問居喪冠服答曰今考政和五禮喪服却用古制惟此而行則亦無特然改制之嫌○因說生事葬祭之必以禮聖人說得本闊人人可用不特爲三家僭禮而設因言今人於冠昏喪祭一切苟簡徇俗都不知所謂礼者又如何責得他違與不違古禮固難行然

近世一二名公所定之禮及朝廷五禮新書之類人家儻能相與講習時舉而行之不爲無補又云周禮大繁細亦自難行今所編禮書只欲使人知之而已觀孔子欲從先進與寧儉寧戚之意往往得時得位亦必不盡循周禮必須參酌古今別自制爲礼以行之所以告顏子者可見世固有人便欲行古禮者然終是情文不相稱○今所以集禮書也只是略存古之制度使後之人自去減殺求其可行者而已若必欲一一盡如古人衣服冠屨之纖悉具備其勢也行不得

問溫公所集之禮如何曰早是詳了如喪服一節也太詳爲人子者方遭喪禍使其一一欲纖悉盡如古人制度有甚麽心情去理會古人此等衣服冠履每日接熟於耳目所以一旦喪禍不待講究便可以如禮今卻閑時都不曾理會一旦荒迷之際欲旋講究此勢之必行者必不得已只得從俗之禮而已若有識禮者相之可也○又曰若聖人有作古禮未必盡用須別有箇措置若聖人有作視許多瑣細制度皆若具文且是要理會大本大原曾子臨死丁寧說及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籩豆之事則有司存上這多是大本大原如今所謂理會許多正是籩豆之事曾子臨死丟下不要理會這箇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惟是孔子却都曾經會來孟子已是不說細碎底那文公喪服只說諸侯之禮吾未之學也吾嘗聞之矣三年之喪齊疏之服飦粥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這三項便是大原大本

服古今沿革

三年之喪

經爲父　臣爲君　斬衰三年　子爲母齊衰三年

詩檜國風素冠刺不能三年也○滕定公薨世子使然友問於孟子孟子曰三年之喪齊疏之服飦粥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三代共之然友反命定爲三年之喪父兄百官皆不欲曰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至於子之身而反之不可且志曰喪祭從先祖曰吾有所受之也謂然友曰吾他日未嘗學問好馳馬試劍今也父兄百官不我足也恐其不能盡於大事子爲我問孟子然友復之鄒問孟子孟子曰然不可以他求者也孔子曰君薨聽於冢宰歠粥面深墨即位而哭百官有司莫敢不哀先之也然友反命世子曰然是誠在我五月居廬未有命戒百官族人可謂曰知及至葬四方來觀之顏色之戚哭泣之哀弔者大悅○漢文帝遺詔盡三年之喪其令天下吏民令到出臨三日皆釋服殿中當臨者皆以旦夕各十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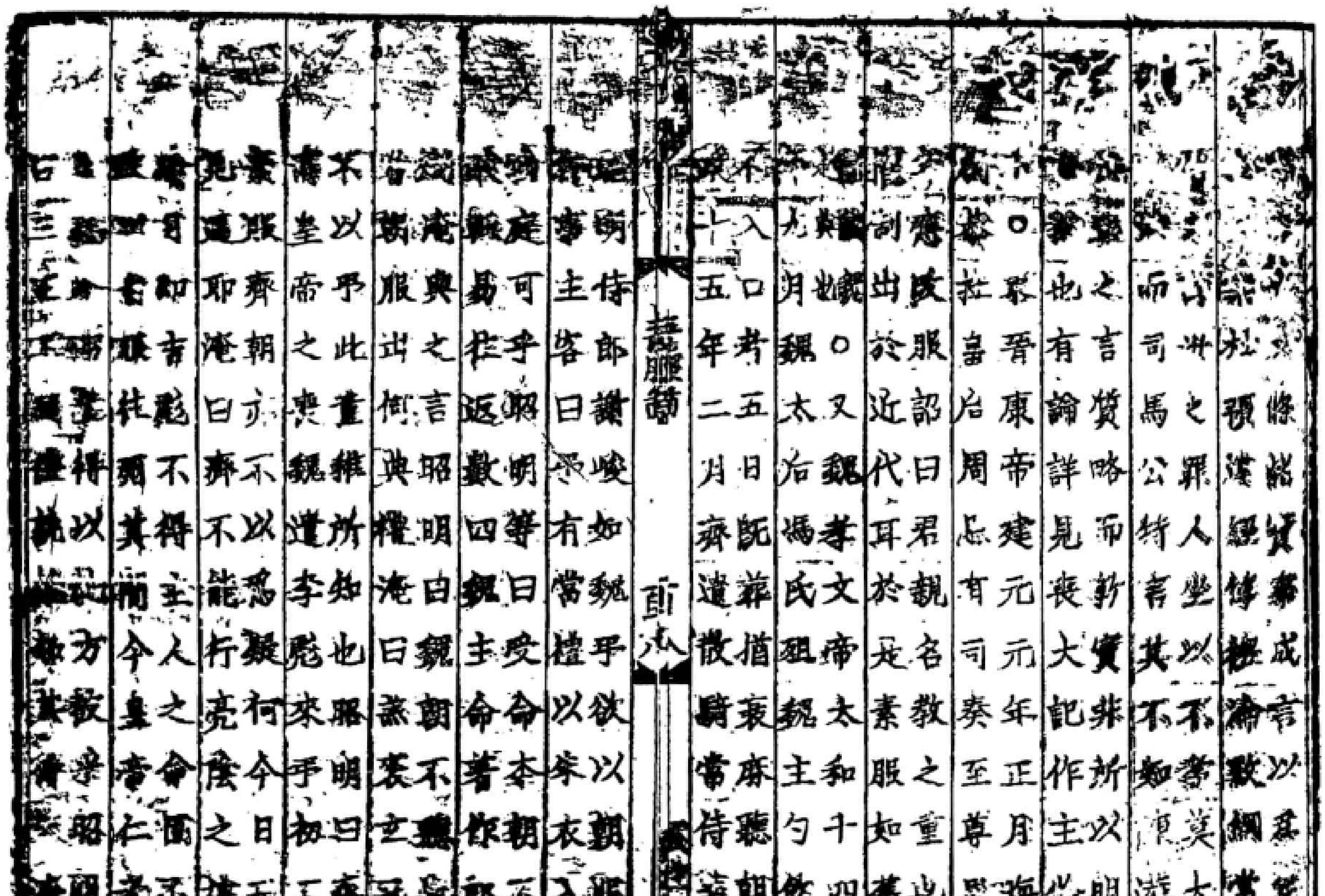
卑宥禮畢罷非旦夕臨時禁無得擅哭臨服大紅纖十五日小紅十四日釋服他不在令中者皆以此令比類從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喪斯之制自後遵之不改應劭注曰凡三十六日而釋服此以日易月也師古曰此喪制者文帝自率己意創而爲之非有取於周禮也何爲以日易月乎三年之喪其實二十七月豈有三十六月之文應氏既失之於前而近代學者因循謬說未之思也成帝時丞相翟方進毋終既葬三十六日除服視事自以爲身備漢相不敢踰國典

然而原涉行父喪三年名彰天下河閒惠王行母喪三年詔書褒稱以爲宗室儀表是則喪制三年能行者貴之矣○後漢安帝元初三年十一月丙戌初聽大臣二千石刺史行三年喪○晉武帝居文帝喪臣民皆從權制三日除服既葬帝亦除之然猶素冠疏食哀毀如居喪者秋八月帝將謁崇陽陵羣臣奏言秋暑未平恐帝悲感摧傷帝曰朕得奉瞻山陵體氣自佳耳又詔曰漢文不使天下盡哀亦帝王至謙之志當見山陵何心無服其議以衰絰從行羣臣自依舊制

尚書令裴秀奏曰陛下既除而復服義無所依若君服而臣不服亦未敢安也詔曰患情不能跂及外衣服何在諸君勤勤之至豈苟相違遂止中軍將軍羊祜謂傅玄曰三年之喪雖貴遂服禮也而漢文除之毀禮傷義今主上至孝雖奪其服實行喪禮若因此復先王之法不亦善乎玄曰以日易月已數百年一旦復古難行也祜曰不能使天下如禮且使主上遂服不猶愈乎玄曰主上不除而天下除之此爲但有父子無復君臣也乃[illegible]羣臣奏請易服復膳詔曰每感念

幽冥而不得終其絰之禮以爲沉痛況當食稻衣錦乎適足激切其心非所以相解也朕本諸生家傳禮來久何至一旦便易此情於所天相從已多可試省孔子荅宰我之言無事紛紜也遂以疏素終三年○司馬光曰三年之喪自天子達于庶人此先王禮經百世不易者也漢文師心不學變古壞禮絕父子之恩虧君臣之義後世帝王不能篤於哀戚之情而羣臣諂諛莫肯釐正至於晉武獨以天性矯而行之可謂不世之賢君而裴傅之徒固陋庸臣習常玩故不能將

此處缺葉



[illegible]條諸賢纂成言以丞繁[illegible]杜預譏經傳[illegible]論數綱常[illegible]卅之罪人坐以不孝莫大[illegible]而司馬公特書其不如[illegible]遂[illegible]之言質略而新實非所以明[illegible]也有論詳見喪大記作主以[illegible]口晉康帝建元元年正月晦[illegible]杜皇后周忌有司奏至尊服[illegible]應改服詔曰君親名教之重也[illegible]制出於近代耳於是素服如舊[illegible]口又魏孝文帝太和十四[illegible]月魏太后馮氏殂魏主勺飲[illegible]入口者五日既葬猶衰麻聽朝[illegible]十五年二月齊遣散騎常侍裴

喪服節

[illegible]明侍郎謝峻如魏弔欲以朝服[illegible]事主客曰弔有常禮以朱衣入[illegible]庭可乎昭明等曰受命本朝不[illegible]數易往返數四魏主命著作郎[illegible]淹與之言昭明曰魏朝不聽使[illegible]皆斷服出何典禮淹曰[illegible]不以予此畫非所知也昭明曰齊[illegible]皇帝之喪魏遣李彪來弔初不[illegible]素服齊朝亦不以爲疑何今日而[illegible]見遺耶淹曰齊不能行亮陰之禮[illegible]即吉彪不得主人之命固不[illegible]其前今皇帝仁孝[illegible]得以[illegible]方毅梁昭明[illegible]

[illegible]遷及[illegible]高宗邪昭明[illegible]
[illegible]要遷[illegible]葬孝者兩親何可當也
[illegible]曰[illegible]惟主人哉之然逮本
[illegible]之少以獲罪矣漢日使彼有
[illegible]子乃賢命得宜其有厚賞者無
[illegible]子爲世而光國得罪何傷自當
[illegible]以史書之乃以衣帽給之要魏
[illegible]之矣外故將常侍李彪等聘于齊
[illegible]爲置燕設樂彪辭曰主上孝思
[illegible]罔極興墜正失朝臣雖除衰経
[illegible]以素服從事是以使臣不敢承奏
[illegible]之賜從之九月魏主祥祭于廟
[illegible]冬十月謁永固陵十一月禫祭還
[illegible]矣五明堂饗羣臣還神主于新

[illegible]○胡氏管見曰孝文慕古力行
[illegible]著於喪禮其始終情文亦粲然
[illegible]可觀矣自漢以來未之有也一方孝
[illegible]文之欲三年也在廷之臣無一人
[illegible]將順其美者莫不沮遏帝心所
[illegible]每下若衆孝文至情先定幾何
[illegible]爲宅說所惑耶其初苟袒建衰
[illegible]行通喪若力其終也乃不能三
[illegible]年之喪而祥既月而禫是用古
[illegible]矣在爲母之服不中節矣無乃
[illegible]必孝遂殺其末耶○後周武帝
[illegible]以太后崩帝居倚廬朝夕哭
[illegible]於羣臣表請累旬乃止及
[illegible]除喪所行三年之制五

[illegible]盛依然斯通古無儕○胡氏[illegible]
曰自漢文短喪之後能斷然行三
年之喪者惟晉武帝周高祖可謂
難得矣然春秋之義責備賢者晉
武既爲殺杜所惑周高祖衰麻苦
塊畢三年之制最爲賢行然推明
通喪止於五服之內不及羣臣非
所以敎天下著於君臣之義也噫
又在喪頻出遊幸無門庭之冠異
師伐鄰皆禮所不得爲者由高祖
不學古而稽古之臣以輔成之
也○唐元宗遺詔天下人吏勑到
後出臨三日皆釋服無禁婚娶祠
祀酒肉其宮殿中當臨者朝夕各

十五舉音皇帝宜三日聽政十三
日小祥二十五日大祥二十七日
而釋服○本朝元豐八年九月四
日秘議郎秘書省正字范祖禹言
先王制禮以君服同於父皆斬衰
三年蓋恐爲人臣者不以父事其
君此所以管乎人情也自漢以來
不惟人臣無服而人君遂亦不爲
三年之喪唯　國朝自　祖宗以
來外廷雖用易月之制而宮中實
行三年之喪且易月之制前世所
以難改者以人君自不爲服也今
君上之服已如古典而臣下之禮
猶依漢制故以百官有司皆已易

其故常容貌衣冠無異於行路[illegible]人豈人之性如此其薄哉由上不爲之制禮也今羣臣易月而人主實行喪故十二日而小祥期而又小祥二十四日大祥再期而又大祥夫練祥不可以有二也既以日爲之又以月爲之此禮之無據者也古者再期而大祥中月而禫禫者祭之名也非服之色也今乃爲之黲服二日然後禫此禮之不經者也既除服至葬而又服之蓋不可以無服也祔廟而後即吉纔八月矣而遽純吉無所不佩此又[illegible]之無斷者也易月之制因襲故事已行之禮不可追也臣愚以爲宜令羣臣朝服止如今日而未除衰至期而服之漸除其重者再期而又服之乃釋衰其餘則君服斯服可也至於禫不必爲之服惟未純吉以至於祥然後無所不佩則三年之制略如古議詔禮官詳議以聞其後禮部尚書韓忠彥等言朝然與禮時異異宜不必循古若先帝之制不可盡用則當以祖宗故事爲法今言者欲令羣臣服喪三年民間禁樂如之雖過山陵不去衰服庶協古之制繼先王恤[illegible][illegible]之甚明必欲循古則又非特[illegible][illegible]

猶如言故事而已[illegible]不能[illegible][illegible]對習循祖宗故事遵光帝[illegible][illegible]之曰紹興五年使普聞待制[illegible][illegible]朱震言臣聞三年之喪齊疏之[illegible][illegible]之喪自天子達於庶人無貴賤之殊而禮經勑[illegible]子爲父[illegible]孫承重爲祖父皆斬衰三年蓋嫡子當爲父後以承大宗之重而不[illegible]繼位以執喪則嫡孫繼統而代之執喪義當然也然自漢文[illegible][illegible]之後歷代因之天子遂無三年之喪爲父且然則嫡孫承重從可知已之禮廢壞三綱不明千有餘年莫能釐正及我　太上至尊壽皇聖帝至聖自天孝誠內發易月之[illegible]猶執通喪朝衣朝冠皆以大布[illegible]超千古拘攣淺制之數業去[illegible][illegible]表陋卑薄之風甚盛德也前[illegible][illegible]在方冊爲世法程子孫守之[illegible][illegible]無斁而間者遺誥初頒　太上[illegible]帝偶違康豫不能躬就喪次實以世嫡之重仰承大統[illegible]諸承重之服著在禮律所宜[illegible][illegible]皇已行之法易爲之服[illegible]衣布冠視朝聽政以代[illegible][illegible]帝躬親三年之喪而一[illegible][illegible]不講議遂用漆紗淺黃之[illegible]上違禮律無以風示天下所[illegible]

壽皇已葬之弊去而復留已行之禮舉而復墜臣愚不肖誠竊痛之然既往之失不及追改惟有將來啓殯發引禮當復用初喪之服則其變除之節尚有可議欲望 陛下仰體 壽皇聖孝成法明詔 禮官稽考禮律預行指定其官吏軍民男女方喪之禮亦宜稍爲之制勿使肆爲華靡布告郡國咸使聞知庶幾漸復古制而四海之衆有以著於君臣之義實天下萬世之幸○又語錄曰文帝不欲天下居三年之喪不欲以此勤民所爲大綱類墨子○又問短喪云曰漢文

葬後三易服三十六日而除固賢於後世之自始遭喪便計二十七日而除者然大者不正其爲失不過百步五十步之間耳此亦不足論也向見 孝宗爲高宗服既葬猶以白布衣冠視朝此爲甚盛之德破去千載之謬前世但爲人君自不爲服故不能復行古禮當時既是有此機會而儒臣官不能有所建明以爲一代之制遂使君服於上而臣除於下因循踵訛深可痛恨切謂當如 孝宗所制之禮君臣同服而略爲區別以辨上下十三日而服練以二

○五月而服襴幞以禫二十七月而服朝服以除朝廷州縣皆用此制紬居許服白絹巾白凉衫白帶庶人吏卒不服紅紫三年如此緣似亦允當不知如何○又曰如三年喪其廢如此長遠 壽皇要行便行了也不見有不可行處○方喪無禫見於通典云是鄭康成說而通檢諸篇未見其文不敢輕爲之說但今日不可謂之方喪期甚明不可誣耳儀禮喪服傳爲君之祖父母父母條下䟽中趙問問吾極詳分明是畫出今日事往時妄論亦未見此論乃得之

知學之不可不博如此此非細事也左杜所記多非先王禮法之不可依憑要之三代之禮吉凶輕重之間須自有互相降殺處如顧命康王之誥之類自有此等禮制禮畢却反喪服不可爲此便謂一釋服也心喪無禫亦見通典乃是六朝時太子爲母服朞已除而以心喪終三年當時議者以爲無禫亦非今日之比也○又問儀禮諸侯爲天子斬衰三年傳曰君至尊也注天子諸侯及卿大夫有地者皆曰君庶人爲國君齊衰三月不言民而言庶人庶人或有在

[illegible]天子[illegible]之[illegible]天子[illegible]如一[illegible]之[illegible]有遺天下爲[illegible]三年之制[illegible]章[illegible]永之考先[illegible]後[illegible]士[illegible]人[illegible]本[illegible]之君[illegible][illegible]無至[illegible]服[illegible]無君亦不可去其變如[illegible]凉衫亦不害此亦是[illegible]得[illegible]彰乎又問士庶亦不可[illegible]人爲國君亦止齊衰三月請[illegible]之[illegible]夫爲天子亦止（繐衰[illegible]）閑有官人嫁娶在祔廟後先生[illegible]又不可着花用樂少示其變。[illegible]之喪亦無亦可娶但不可[illegible]寮在漳州時亦多有民庶欲入[illegible]哭[illegible]初不知外面自[illegible]門[illegible]

[illegible]了[illegible]而三日方知遂出榜[illegible]者來哭者

[illegible]喪之[illegible]二十五月而畢[illegible]式[illegible]來初九年黃門侍郎[illegible]禮[illegible]士[illegible]制二十七月而[illegible]等[illegible]禮[illegible]皆初用王肅議[illegible]其月遂以爲制江左以來唯[illegible]用[illegible]縟之[illegible]猶多遵鄭[illegible]一禮詔可

八服制令諸三年之喪十三月小[illegible]經二十五月大祥除[illegible]二十七月禫[illegible]除[illegible]

本宗服

曾祖父母齊衰三月高祖父母周

[illegible]正觀十四年侍中魏徵奏請曾高祖曾祖舊服齊衰三月請加爲齊衰五月。問魏徵加服先師朱文公答曰觀當時所加曾祖之服仍爲齊衰而五月非降爲小功也今五服格仍遵用之雖於古爲有加然恐亦未爲不可也。開元禮爲曾祖父母齊衰五月高祖父母齊衰三月

今服制令爲曾祖父母齊衰五月杖[illegible]爲高祖父母齊衰三月杖[illegible]

父卒爲祖後者服斬

晉蔣萬問范宣嫡孫亡無後次子之後可得傳祖重不宜荅曰禮爲祖後者三年不言嫡庶則通之矣無後猶取繼況見有孫而不承之耶庶孫之異於嫡者但父不爲之三年祖不爲之周而孫服父祖不得殊也。本朝皇祐元年十一月三日大理評事石祖仁言先於八月十五日祖父太子太傅致仕中立身亡叔國子博士從簡成服後於十月十五日身亡祖仁是嫡長孫欲乞下太常禮院定奪合與不合承祖父重服詔禮院詳定博士

宋敏求議曰案子在父喪而亡嫡孫承重禮令無文通典晉人徐邈嫡孫承重在喪中亡其從弟已孤未有子姪相繼疑於祭事邈荅曰今見有諸孫而事同無後甚非禮意禮宗子在外則庶子攝祭可使一孫攝主而服本服期除則當應服三年宋何承天荅曰既有次孫不得無服但次孫先已制齊衰今不得更易服當須中祥乃服練裳松之曰次孫本無三年之道無緣忽於中祥重制如應為後者次孫宜為喪主終三年不得服三年之服而司馬操駁之謂二說無明據

其服宜三年也自開元禮以前嫡孫卒則次孫承重況從簡為中子已卒而祖仁為嫡孫乎大凡外襄終事內奉靈席有練祭祥祭禫祭可無主之者乎今中立之喪未有主之者祖仁名嫡孫而不承其重乃曰從簡已當之矣而可乎且三年之喪必以日月之久而服之有變也今中立未及葬未卒哭從簡已卒是日月未久而服未經變也為可無所承哉或謂宜服期今不當接服斬而更為重制案儀禮子嫁反在父之室為父三年鄭康成注謂遭喪而出者始服齊衰期出

而虞則以三年之喪受杜佑號通儒引其義附前問荅之次況徐邈范宣之說已為操駁之是服可再制明矣又舉葬必有服今祖仁宜解官因其葬而制斬衰其服三年後有如其類而已葬者用再制服通歷代之斷折衷禮文以沿人情謂當如是請著為定式詔如敏求議○熙寧八年閏四月集賢校理同知太常禮院李清臣言檢會五服年月勑斬衰　三年加服條嫡孫為祖注謂承重　者為曾祖高祖後者亦如之又祖為嫡孫正服條注云有嫡子則無嫡孫又準封爵

令公侯伯子男皆子孫承嫡者傳襲若無嫡子及有罪疾立嫡孫無嫡孫以次立嫡子同母弟無母弟立庶子無庶子立嫡孫同母弟無母弟立庶孫曾孫以下準此究尋禮令之意明是嫡子先死而祖亡以嫡孫承重則體无庶叔不繫諸叔存亡其嫡孫自當服三年之服而衆子亦服為父之服若無嫡孫為祖承重則須依封爵令嫡庶遠近以次推之而五服年月勑不立庶孫承重本條故四方士民尚疑為祖承重之服或不及上稟朝廷則多致差悞欲乞特降朝旨諸祖

亡無嫡孫承重依封爵令傳襲條子孫各服本服如此則明示天下人知禮制祖得繼傳統緒不絶聖主之澤也事下太常禮院詳定於是禮房看詳占者封建國邑而立宗子故周禮適子死雖有諸子猶令適孫傳重所以一本統明尊尊之義也至於商禮則適子死立衆子然後立孫今既不立宗子又不常封建國邑則不宜純用周禮欲於五服年月敕嫡孫爲祖條修定注詞云謂承重者爲高祖曾祖後亦如之嫡子死無衆子然後嫡孫承重即嫡孫傳襲封爵者雖有衆子猶承重從之令服制令諸嫡子死無兄弟則嫡孫承重若嫡子兄弟未終喪而亡者嫡孫亦承重其亡在小祥前者則於小祥受服在小祥後者則申心喪並通三年而除（嫡孫爲祖母又爲曾高祖）（後者祖）（爲曾高嫡此）無嫡孫則嫡孫同母弟同母弟則衆長孫承重即傳襲爵者不以嫡庶長幼雖有嫡子兄弟皆承重曾孫元孫亦如之

祖父母卒而后爲祖母後者三年庶（祖母無明文）

漢文帝所生薄太后以景帝前二年崩天子朝臣並居重服○東晉

安帝崇和四年太皇太后李氏崩祠部郎中徐廣議左氏春秋母以子貴成風稱夫人文公服三年之喪凡子於父之所生體尊義重且禮祖不厭孫固宜遂服若嫌禮文不存則宜從重同爲祖母後齊衰三年百官一周廣又尋案漢文所生薄太后亡朝臣亦居重服太常殷茂曰太皇太后名稱雖尊而據非正體主上纂承宗祖不宜持重謂齊服爲安徐野人云若以魯侯所行失禮者左傳不見譏責而漢代特服與正嫡無異殷太常所望服事於禮中彝求俱無明文然後之所言專據春秋也車胤答云漢代皆服重且大體已定此當無復翻革耶於是安帝服齊衰三年臣僚並服周於西堂設孤靈神武門施凶門柏歷○宋庾蔚之謂公羊明母以子貴者明妾貴賤若無嫡子則妾之子爲先立又子既得立則母隨貴豈謂可得與嫡同耶成風稱夫人非禮之正小記言妾子不世祭穀梁傳言於子祭於孫止此所明凡妾非謂有加崇之禮者也古今異禮三代殊制漢魏以來既加庶以尊號徽旗章服爲天下小君與嫡不異故可得服重耳○

本朝寶元二年八月十三日三司度支判官集賢校理薛紳言祖母萬壽縣太君王氏卒祖母王氏是先臣所生母服紀之制罔知所適伏乞申詔有司檢詳條制俯降朝旨庶知遵守詔送太常禮院詳定禮官言五服年月敕齊衰三年爲祖後者祖卒則爲祖母注云爲曾高祖母亦如之又曰齊衰不杖期爲祖父母注云父之所生庶母亦同唯爲祖後者乃不服又案通禮義纂爲祖後者父所生庶母亡合三年否記云爲祖母後三年不言嫡庶然奉宗廟當以貴賤爲差庶

祖母不祔於皇姑已受重於祖當爲祭主不得申於私恩也又曰禮無服庶祖母之文有爲祖庶母後者之服晉王廙議曰受命爲後則服之無嫌婦人無子託後族人猶爲之服況其子孫人莫敢卑其祖也且妾子父没爲母得申三年孫無由獨屈當服之也今薛紳係爲庶孫不爲祖後受重於父合申三年之制史館檢討同知太常禮院王洙言五服年月敕與新定令文及通禮正文内五服制度皆聖朝典法此三處並無爲父所生庶母服三年之文唯義纂者是唐世蕭

嵩王仲立等撰集不名肅元禮義鑑開實中改修爲開寶通禮義纂並依舊文不曾有所增損非創修之書未有據以决事其所引義纂兩條皆近世諸儒之説不出於六經之文臣已别狀奏駁伏乞降狀付外令御史臺刑部審刑院大理寺與禮院同共定奪聞奏所貴禮法之官參議其極盡一之典無輙重輕詔太常禮院與御史臺詳定聞奏衆官參詳耀卿王氏子紳王氏孫尤親於慈母庶母庶祖母也耀卿既亡紳受重當服之也又薛紳頃因籍田覃恩乞將叙封母氏

恩澤回受與故父所生母王氏其薛紳官爵未合叙封祖母蓋朝廷以耀卿已亡紳是長孫敦以孝道特許封邑豈可王氏生則輙邀國恩没則不受重服況紳被王氏鞠育之恩體尊義重合令解官持齊衰三年之服詔從之

適孫祖父在爲祖母服如父在爲母

令服制令嫡孫祖在爲祖母齊衰杖期案通禮五服制度父卒母嫁及出妻之子爲母及爲祖後祖在爲祖母雖期除仍心喪三年

祖父母不杖期

開元禮祖父母不杖期（父所生庶母同唯爲祖後者乃不服）

今服制令爲祖父母不杖期文（孫於父所生庶母服同嫡孫爲祖後者不服亦）

父在爲母杖期心喪二年

宋文帝元嘉十七年元皇后崩皇太子心喪三年禮有心喪禫無禫禮無成文世或兩行皇太子心喪畢詔使傳士議有司奏喪禮有祥以祥變有漸不宜便除即吉故其間服以縗也心喪已經十三月大祥十五月祥禫變除禮畢餘情一周不應復有再禫宣下以爲永制詔可○唐前上元元年武后上表請父在爲母終三年之服詔依行焉開元五年右補闕盧履氷上言

禮父在爲母一周除靈三年心喪請仍舊章廢叶通禮於是下制令百官詳議刑部郎中田再思建議云上古喪服無數自周公制禮之後孔父刊經以來方殊厭降之儀以標服紀之節重輕從俗斟酌隨時循古未必是依今未必非也履氷又上䟽曰天無二日土無二君家無二尊以一理之也所以父在爲母服周者避二尊也左散騎常侍元沖行奏議今若捨尊厭之重虧嚴父之義事不師古有傷名教百僚議竟不決後中書令蕭嵩與學士改修五禮又議請依元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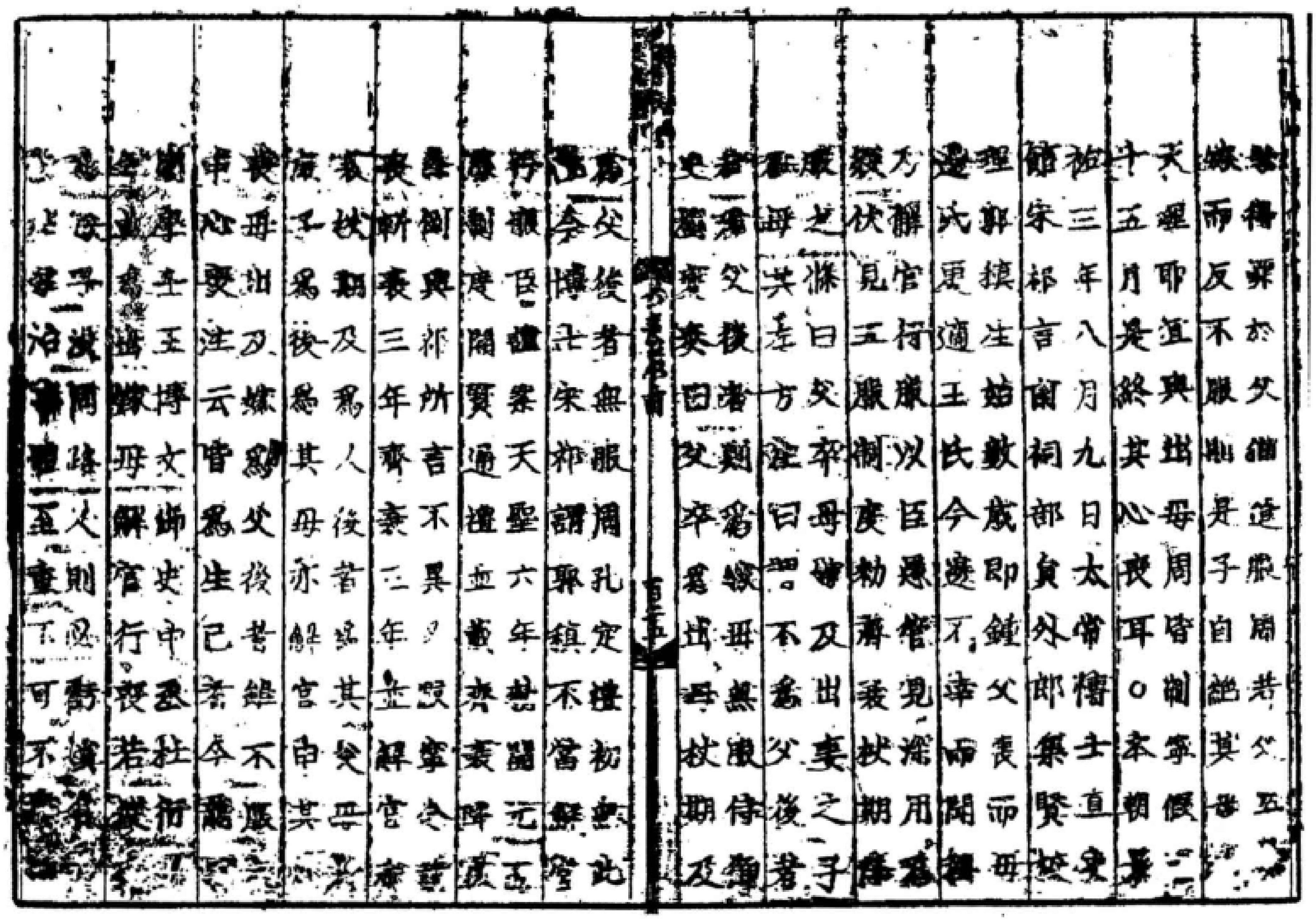
父卒爲母齊衰三年爲令從爲[illegible]

喪○先師朱文公曰喪禮須從儀禮爲正如父在爲母朞非是薄於母只爲尊在其父不可復尊在母然亦須心喪三年這般處皆是大項事不是小節目後來都失了本朝於[illegible]爲所主父母皆心喪三年出處甚好○又問儀禮父在爲母曰禮疑亦誠是但條例如此云語類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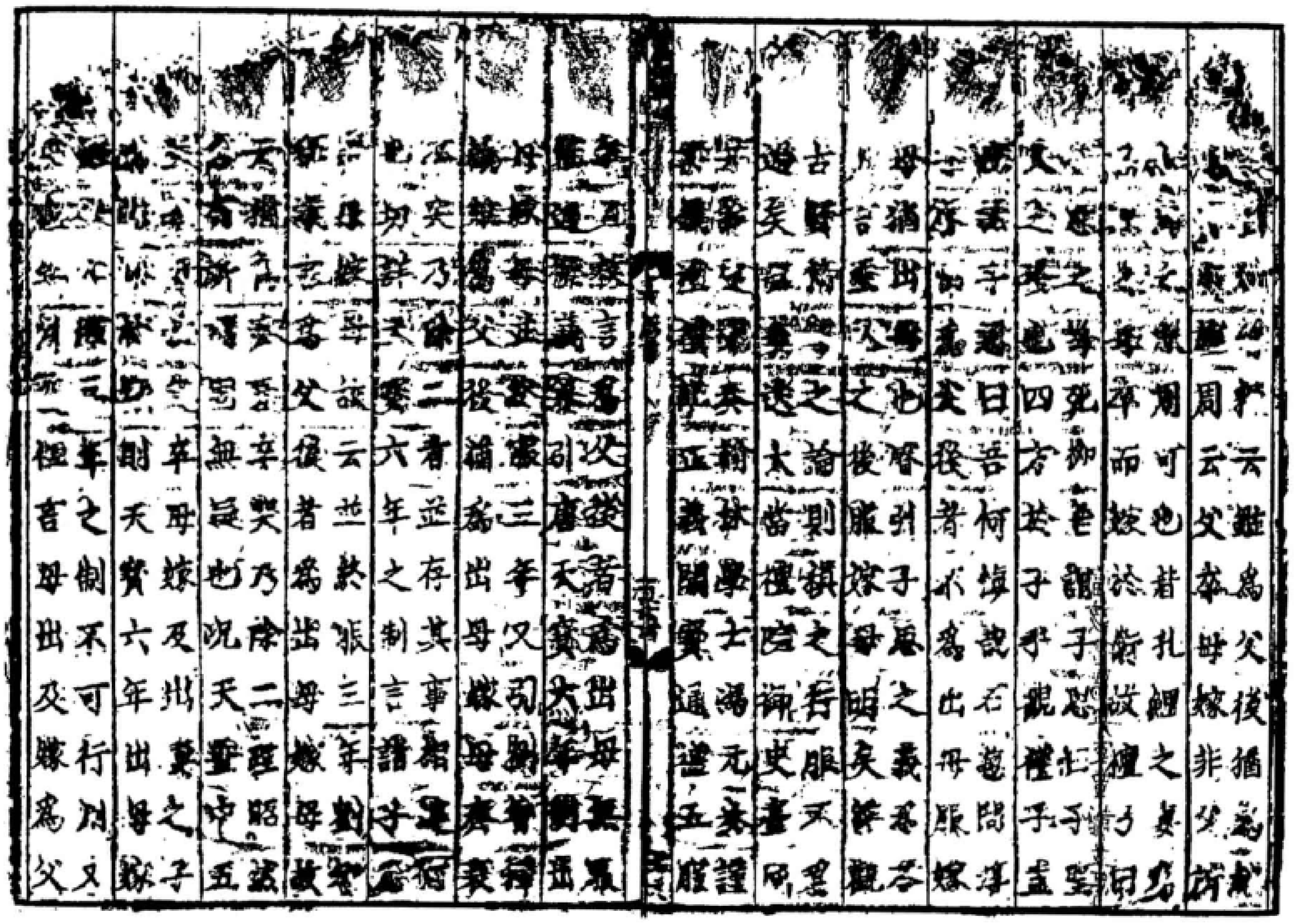
今服制令子爲母齊衰三年（[illegible]）

出妻之子爲母杖期（[illegible]）

漢石渠議問父卒母嫁爲之何服蕭太傅云當服周爲父後則不服韋玄成以爲父沒則母無出義王者不爲無義制禮若服周則是子貶母也故不制服也宣帝詔曰婦人不養舅姑不奉祭祀下不慈子是自絕也故聖人不爲制服明子無出母之義玄成議是也石渠禮議又問夫死妻稚子幼與之適人子後何服韋玄成對與出妻子同服周或議以子無絕母應三年[illegible]周[illegible][illegible]母[illegible]服周[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故無經也○案[illegible][illegible]之云[illegible]至親本無絕禮[illegible]



[illegible]得罪於父猶遂服周若父五嫁而反不服此是子自絶其母天理耶宜與出母周皆制寧假二十五月是終其心喪耳○本朝景祐三年八月九日太常博士直史館宋祁言簡祠部員外郎集賢校理郭稹生始數歲即鍾父喪而母邊氏更適王氏今邊不幸而聞稹方解官行服以臣愚管見添用爲疑伏見五服制度勅齊衰杖期降服之條曰父卒母嫁及出妻之子爲母共嫁方注曰謂不爲父後者若爲父後者則爲嫁母無服侍御史劉賓奏曰父卒爲出母杖期及爲父後者無服周孔定禮初無此文今博士宋祁謂郭稹不當解官持服臣謹案天聖六年勅開元五服制度開寶通禮並載齊衰降服條例與祁所言不異既寧令著喪斬衰三年齊衰三年並解官齊衰杖期及爲人後者爲其父母若庶子爲後爲其母亦解官申其喪母出及嫁爲父後者雖不服亦申心喪注云皆爲生己者今龍圖閣學士王博文御史中丞杜衍皆嘗爲嫁母解官行服若使生而不服則是[illegible]子一[illegible]同路人則忍[illegible]不[illegible][illegible]冶[illegible]至重不可不[illegible]



[illegible]云雖爲父後猶爲服[illegible]周云父卒母嫁非父所[illegible]制周可也若孔鯉之妻爲[illegible]卒而嫁於衛故禮云問[illegible]之母死柳若謂子思曰子聖人之後也四方於子乎觀禮子蓋慎諸子思曰吾何慎哉吾聞之[illegible]存[illegible]爲父後者不爲出母服嫁母猶出母也[illegible]引子思之義爲答言[illegible]父之後服嫁母明矣許觀古賢[illegible]之論則稹之行服不爲過矣臣等送太常禮院御史臺詳定[illegible]奏翰林學士馮元等謹案儀禮禮記正義開寶通禮五服年[illegible]言爲父後者爲出母無服[illegible]禮[illegible]義引唐天寶六年勑五[illegible]嫁母[illegible]三年又司馬[illegible]爲父後猶爲出母嫁母齊衰[illegible]究乃除二者並存其事[illegible]也切許天寶六年之制言諸子爲[illegible]母嫁母誠云並然服三年[illegible]爲父後者爲出母嫁母杖[illegible]禮[illegible]卒哭乃除二經昭然各有所據[illegible]無疑也況天聖中五[illegible]卒母嫁及出妻之子[illegible]則天寶六年出母嫁[illegible]三年之制不可行則又[illegible]一從古出母及嫁爲父

後者雖不服亦申心喪即不言解官臣以爲若專用禮經則是全無服施之令世理有未安若俯同諸子杖期又於條制更相違戾欲乞自今後子爲父後無人可奉祭祀者依通禮義纂劉智釋議服齊衰之服卒哭乃除踰月乃祭仍申心喪不得作樂即與儀禮禮記正義通與通禮五服年月敕爲父後爲出母嫁母無服之言不相遠也如諸子非爲父後者爲出母嫁母依五服年月敕降服齊衰杖期亦解官申其心服則與通禮五服制度言雖周除仍心喪三年及刑統言

出妻之子合降其服皆二十五月內爲心喪其義一也以此論之則國朝見行典制與古之正禮合則餘書有偏見之說不合禮經者皆不可引用也臣今所議欲乞依前所陳自今後子爲父後委實無人可奉父祖祭祀者並依聖朝見行典制施行詔令後似此並聽解官以申心喪

今服制令母出及嫁爲父後者雖不服亦申心喪

爲人後者爲其父母不杖期報

今服制令爲人後者爲其父母不杖期亦解官申心喪

母嫁從爲之服報杖期

[illegible]崔凱云父卒繼母嫁從爲之服報鄭玄云嘗爲母子貴終其恩也案王肅云若不隨則不服凱以爲出妻之子爲母及父卒繼母嫁從爲之服報此皆爲庶子耳爲父後者皆不服也傳云與尊者爲體不敢服其私親此不獨爲出母言繼母發繼母嫁已隨則爲之服則是私也爲父後者亦不敢服也鄭玄云嘗爲母子貴終其恩不別嫡庶王肅云隨嫁乃爲之服此二議時人或爲凱以爲齊衰三年章繼母如母則當終始與母同不得隨嫁

乃服不隨則不服如此者不成如母爲父後者則不服庶子皆服也庾蔚之謂王順經文鄭附傳說王即情易安於傳亦無礙繼嫁則與宗廟絕爲父後者安可以廢祖祀而服之乎○唐龍朔二年所司奏同文正卿蕭嗣業嫡繼母改嫁身亡請申心制付所司議定奏聞司禮太常伯隴西郡王博義等奏稱緬尋喪服唯出母特言出妻之子明非生己則皆無服是以令云母嫁又云出妻之子出言其子以著所生嫁則言母通包養嫡俱當解任並令心喪嫡繼慈養皆非所生

[illegible]準比出稍輕於父繼爲義絶[illegible]母之嫁既殊親母慈嫡義絶豈合[illegible]喪令請凡非所生父卒而嫁爲父後者無服非承重者服周並不[illegible]喪又禮庶子爲其母緦麻三月既是所生母服准例亦合解官令文漏而不言於是終須條附集文武官九品以上議得司衛正卿房仁裕等七百三十六人議請一依司禮狀嗣業不解官詔從之○開元禮父卒繼母嫁從爲之服報（母則不服若繼母出嫁子從而畜育則服不從不服）（[illegible]）今服制令父卒爲繼母嫁已從之齊衰杖期（謂[illegible]母嫁而子[illegible]之[illegible]育者若不從[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不）

庶子爲父後者爲其母緦麻三月（[illegible]）

（云大夫後者[illegible]）晉孝武泰元中太常車胤上言禮庶子爲後爲其母緦麻三月自頃公侯卿士庶子爲後爲其庶母同之於嫡禮記云爲父後爲出母無服無服也者不祭故也今身承祖宗之重而以庶母之私廢蒸嘗之事求之情禮失莫大焉又升平中故太宰武陵王所生母喪表求解職三年詔依樂安王故事制大功九月興寧中故[illegible]王[illegible][illegible]生母喪表求三年詔依大[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大功並無君廬三年之文尚書奏依樂安王大功爲正詔可

開元禮庶子爲父後者爲其母緦麻三月

今服制令庶子爲後者爲其母緦麻三月（若無嫡母及繼母卒則爲其生母服期[illegible][illegible]父[illegible][illegible]）從服母並亦解官申其心喪

繼母爲長子（無明文）

開元禮繼母爲長子齊衰三年

令服制令齊衰三年

適婦大功庶婦小功兄弟子婦小功

正觀十四年侍中魏徵奏適子婦舊服大功請加爲周衆子婦舊服小功今請與兄弟子婦同服大功九月○問魏徵以兄弟子之婦同於衆子婦　先師朱文公曰禮經嚴適故儀禮適婦大功庶婦小功此固無可疑者但兄弟子之婦則正經無文而舊制爲之大功乃更重於衆子之婦雖以報服使然然於親疎輕重之閒亦可謂不倫矣故魏公因太宗之問而正之然不敢易其報服大功之重而但升適婦爲期乃正得嚴適之義升庶婦爲大功亦未害於降殺之差也前此未喻乃深譏其兄弟子婦而同於衆子婦爲倒置人倫而不察其實乃以衆子婦而同於兄弟子之

婦也幸更詳之○（案儀禮喪服舅姑期故舅姑服適婦大功今升適婦爲舅姑爲適之義又非輕重降故之[illegible]）

今服制令舅姑爲適婦不杖期衆子婦大功爲兄弟子之婦大功

一嫂叔無服

正觀十四年太宗謂侍臣曰同爨尚有緦麻之恩而嫂叔無服宜集學者詳議侍中魏徵等議曰制服亦緣恩之厚薄或有長年之嫂遇孩童之叔劬勞鞠育情若所生在其生也愛之同於骨肉及其死也則推而遠之求之本源深所未喻謹案嫂叔舊無服今請小功五月報制可至二十年中書令蕭嵩奏依正觀禮爲定○先師朱文公曰嫂叔之服先儒固謂雖制服亦可則嘗議未爲失也○又問嫂叔無服而程先生云後聖有作須爲制服曰守禮經舊法此固是好總說是定是那箇不穩然有禮之權處父道母道亦是無一節安排看推而遠之便是合有服但安排不得故推而遠之若果是鞠養於嫂恩義不可已是他心自住不得又如何無服得

今服制令爲兄弟妻爲夫之兄弟

小功五月

夫黨服

婦爲舅姑不杖期

本朝乾德三年十一月秘書監大理寺汝陰尹拙等言案律婦爲舅姑服期儀禮喪服傳開元禮義纂五禮精義續會要三禮圖等所載婦爲舅姑服期後唐劉岳書儀稱婦爲舅姑服三年與禮律不同然亦準敕行用請別裁定之詔百官集議尚書省左僕射魏仁浦等二十一人奏議曰謹案內則云婦事舅姑如事父母即舅姑與父母一也古禮有期年之說雖於義可稽書儀著三年之文實在禮爲當蓋五服制度前代損益已多只如嫂叔無服唐太宗令服小功曾祖父母舊服三月增爲五月適子婦大功增爲期衆子婦小功增爲大功父在爲母服周高宗增爲三年婦人爲夫之姨舅無服明皇令從夫而服又增舅母服緦麻又堂姨舅服袒免訖今遵行遂爲典制伏況三年之內几筵尚存豈可夫衣麤衰婦襲紈綺夫婦齊禮哀樂不同求之人情實傷至治況婦人爲夫有三年之服於舅姑而止服周是尊夫而卑舅姑也且昭憲皇太

后喪●孝明皇后親行三年之服
可以爲萬代法矣十二月丁酉始
令婦爲舅姑三年齊斬一從其夫
○横渠張子曰古者爲舅姑齊衰
期正服也今斬衰三年從夫也
今服制令婦爲舅斬衰三年夫爲
祖曾高祖後者其妻從服亦如之
○婦爲姑齊衰三年嫡孫爲祖曾
高祖後者其妻從服亦如之
夫之高祖父母（無明文）
開元禮爲夫之曾祖高祖父母緦
今服制令緦

夫之從父昆弟之子緦
今服制令爲夫同堂兄弟之子小
功
夫之從祖兄弟之子（無明文）
開元禮爲夫之從祖兄弟之子緦
今服制令爲夫再從兄弟之子緦
夫之昆弟之孫緦
今服制令爲夫之兄弟之孫小功
夫之昆弟之孫女適人（無明文）
今服制令爲夫之兄弟之孫女適
人緦
夫之兄弟之曾孫（無明文）
今服制令爲夫兄弟之曾孫緦
夫之從父昆弟之孫（無明文）

今服制令爲夫同堂兄弟之孫緦
夫之昆弟之子婦緦
今服制令爲夫兄弟子之婦大功
夫之從父兄弟之子婦（無明文）
今服制令爲夫同堂兄弟之子婦
緦
夫之外祖父母（無明文）
開元禮爲夫之外祖父母緦
今服制令爲夫之外祖父母緦
夫之舅及從母（無明文）
開元禮爲夫之舅及從母緦
今服制令爲夫之舅及從母緦

母黨服

舅緦
母小功
唐正觀十四年太宗謂侍臣曰舅
之與姨親屬相似而服紀有殊理
未爲得於是侍中魏徵等議曰舅
爲母族之本姨乃外戚他姓求之
母族姨不與焉考之經文舅誠爲
重故周王念齊稱舅甥之國秦伯
懷晉切渭陽之詩在舅服止一時
爲姨居喪五月徇名求實逐末棄
本蓋古人或有未達謹案舅服緦
麻請與從母同小功制可○先師
朱文公曰外祖父母止服小功則
[illegible]與舅合同爲緦麻魏徵反加舅

之服以同於姨則爲失耳

舅母無服

開元二十三年制曰朕以爲親姨舅既服小功五月則舅母於舅三年之服以服制情則舅母之服不得全降於舅也宜服緦麻制從之

堂姨舅無服

開元二十三年制曰堂姨舅今古未制服朕思敦睦九族引而親之宜服袒免侍中裴耀卿中書令張九齡等奏曰臣等謹案大唐新禮親舅加至小功與從母同服此蓋當時特命不以輕重遞增蓋不欲參於本宗慎於變禮者也今聖制親姨舅小功更制舅母緦麻堂姨舅袒免等服取類新禮垂示將來通於物情自我作則羣儒風議徒有稽留並望准制施行制從之。

案本朝乾德三年左僕射魏仁浦等奏云唐明皇增舅母服緦麻又堂姨舅服袒免訖今遵行遂爲定制又案今服制及溫公書儀等書並不見有舅母服緦麻及堂姨舅袒免之文更考開寶通禮五服年月勑

甥　緦

正觀年中八座奏今舅同姨小功五月而舅報於甥服猶三月謹案

旁尊之服禮無不報故甥爲從母五月從母報甥小功甥爲舅緦麻舅亦報甥三月是其義矣今甥爲舅使同從母之喪則舅宜進甥以同從母之巳報今請脩改律疏報甥亦小功制可

今服制令爲甥小功

舅之婦　無明文

今服制令爲甥之婦緦

爲姑姊妹女子子適人者

出母爲女適人者（無明文）

開元禮出母爲女子子適人者大功（女服同）

今服制令大功

兄弟之女孫適人者（無明文）

開元禮爲兄弟之孫女適人者報緦

今服制令兄弟之女孫適人者緦

從祖祖姑適人者（無明文）

開元禮爲從祖祖姑適人者報緦

今服制令爲從祖祖姑適人者緦

從父兄弟之女適人者（無明文）

開元禮女子子適人者從祖父母報緦

今服制令爲同堂兄弟之女適人者緦

爲女子子適人者爲本宗服

女適人者爲從祖祖父母（無明文）

開元禮爲兄弟之孫女適人者報緦

今服制令女適人者爲從祖祖父母緦

從祖祖姑適人者爲兄弟之孫（無明文）

開元禮從祖祖姑適人者報緦

今服制令女適人者爲兄弟之孫緦

女適人者爲從祖父母（無明文）

開元禮女子子適人者從祖父母報緦

今服制令女適人者爲從祖父母報緦

女適人者爲兄弟之孫（無明文）

今服制令爲兄弟之孫緦

女適人者爲從父兄弟之子（無明文）

今服制令爲同堂兄弟之子緦

女爲姊妹子之婦（無明文）

今服制令爲姊妹子之婦緦

女爲姪之妻（無明文）

今服制令女在室及適人者爲姪之妻小功

降服

諸侯絕旁周卿大夫絕緦

漢魏故事無五等諸侯之制公卿朝士服喪親疏各如其親○魏制縣侯比大夫案大夫之姊妹在室大功適人降一等當小功○晉制王公五等諸侯成國置卿者及朝廷公孤之爵皆傍親絕周而傍親爲之服斬卿校位從大夫者皆絕緦摯虞以爲古者諸侯臨君之國臣諸父兄今之諸侯不同乎古其尊未全不宜便從絕周之制而今傍親服斬衰服之重也諸侯既然

則公孤之爵亦宜如舊昔魏武帝建安中已曾表上漢朝依古爲制事與古異不皆施行宜定新禮皆如舊詔從之○琅琊中尉王罘問國王爲太宰武陵服事云太宰降爲庶人諸侯貴與庶人不敵爲下降耶昆弟俱仕一人爲大夫一人爲士便降況諸侯而全持庶人服乎徐邈荅云案禮以貴降賤王侯絕周以尊降卑餘尊所厭則公子服其母妻昆弟不過大功以嫡別庶則父之所降子亦不敢不降也此三者舊典也昔魏武在漢朝爲諸侯制而竟不立荀公定新禮亦

欲令王公五等皆旁親絕周而摯仲理駮以爲今諸侯與古異遂不施行此則是近代成軌也記又云古者不降故孟皮得全齊衰然則殷周之制已自不同所謂質文異宜不相襲禮晉世所行遠同斯義

儀禮喪服圖式終（係通解續卷第十六）

昔文公朱先生旣修家鄉邦國王朝禮以喪祭二禮屬勉齋黄先生編之迨文公屬纊之前所與手書尤拳拳以修正禮書爲言先生服膺遺訓不敢少忘然其書久未脫藁嘉定乙卯先生歸自建鄴奉祠家居先取向來喪禮藁本精專修改至庚辰之夏而

書成凡十有五卷（復）嘗伏而讀之大哉書乎秦漢而下未嘗有也（復）何足以窺其閫奥然竊聞其略曰禮時爲大要當以儀禮爲本今儀禮惟有喪服士喪士虞僅存而王侯大夫之禮皆缺近世以來儒生誦習知有禮記而不知有儀禮士大夫好古者知有

此處缺葉

粲然可[illegible]故有喪大記上喪大記下本經士喪 士虞補經喪大記皆至虞禮而止而王侯大夫士卒哭祔練祥禫之禮又無所稽決故有卒哭祔練祥禫記本經喪服之外凡服之散見於傳記注䟽者莫得而推尋故有補服哀殺有漸則變除有節其文錯出於經傳者不可不表而出之故有喪服變除喪服當辨其名物衰與其不當物也寧無哀故有喪服制度聖人制服之意文理密察不可以不明故有喪服義喪禮之外三年通行之理其目不一有喪通禮變禮非常情文尤密故有喪變禮賓弔主人之禮不

可以無所攷故有弔禮禮之數可陳也其義難知也故有喪禮義於是喪禮之本末經緯莫不悉備既而又念喪禮條目散闊欲撰儀禮喪服圖式一卷以提其要而附古今沿革於其後草具甫就而先生没矣嗚呼此千古之遺憾也先生所修祭禮本經則特牲少牢有司徹大戴禮則釁廟（已上四卷未分章句入注疏）所補者則自天神地祇百神宗廟以至因事而祭者如建國遷都巡狩師田行役祈禳及祭服祭器事序始終其綱目尤爲詳備先生嘗爲復言祭禮用力甚久規模已定每取其書翻閱而推明之間一二條

方欲加意修定而未遂也嗚呼禮莫重於喪祭文公以二書屬之先生其責任至不輕也先生於二書也推明文王周公之典辨正諸儒異同之論掊擊後世蠹壞人心之邪說以示天世其正人心扶世教之功至遠也天喪服圖式祭禮遺藁尚有未及之遺恨後之君子有能繼先志者出而成之是先生之所望也又聞之先生曰始余創二禮粗奉而質之先師先師喜謂余曰君立喪祭禮規模甚善他日取吾所編家鄉邦國王朝禮其悉用此規模更　是乃文公拳拳之意

生欲任斯責而亦不果也豈不痛哉同門之士以復類聞次輯之略不可以無言也復因此識其始末如此以告來者喪禮一十五卷前已繕寫裒聚為式今別為一卷附於正卷帙之外以俟君子亦先生平日之志云嘉定辛巳七月日門

三山楊復謹序

儀禮經傳通解續卷第十七

特牲饋食禮　祭禮一

（鄭目錄云特牲）饋食之禮謂諸侯之士祭祖禰非天子之士而於五禮屬吉禮。疏曰曲禮云大夫以索牛士以羊豕彼天子大夫士此儀禮特牲少牢故知是諸侯大夫士也且經直云適其皇祖某子不云考鄭云祖禰者祭法云適士二廟官師一廟官師謂中下之士祖禰共廟亦兼祭祖故經舉祖兼有禰者鄭達經意祖禰俱言也若祭無問一廟二廟皆先祭祖後祭禰是以文二年左傳云文武不先不窋子不先父是也若祭無問尊卑廟數多少皆同日而祭畢以此及少牢惟筮一日明不別日祭也

經十五

特牲饋食之禮不諏日（諏子須反○祭祀自孰始曰饋食）饋食者食道也諏謀也士賤職褻時至事暇可以祭則筮其日矣不如少牢大夫先與有司於廟門諏丁巳之日。疏曰饋食者食道也者食道是生人飲食之道孝子於親雖死事之若生故用生人食道饋之也云饋食者上大夫祭以

（自親始也天子諸侯饋孰已前仍有灌鬯朝踐饋獻之事但饋食見進黍稷云饋孰見牲體而言天子諸侯堂上朝踐饋獻後迎尸於堂亦進黍稷牲體不諏日謂不如大夫已上預前十日與[illegible]諏巳而筮之如少牢大夫先與有司於廟門諏丁巳之日也鄭云時至事暇可以祭者若祭時至有事不得暇則不可以私廢公以也若大夫已上尊時至唯有喪故不祭自餘有公事及病使人攝祭）

及筮日主人冠端玄即位于門外西面（冠端玄玄冠玄端下言玄者玄冠有不玄端者門謂廟門○疏曰云冠端玄謂

玄冠玄端也下言玄者玄冠有不玄端者不玄端則朝服下記云助祭者朝服謂緇布衣而素裳然則玄端一冠冠兩服也云門謂廟門見士冠禮）

子姓兄弟如主人之服立于主人之南西面北上（所祭者之子孫言子姓者子之所生小宗祭而兄弟皆來與焉宗子祭則族人皆侍○與音預○疏曰鄭注喪大記云姓之言生也云子之所生則孫是也云小宗祭而兄弟皆來與焉者喪服小記云繼別爲宗繼禰者爲小宗鄭注云小宗有四或繼高祖或繼曾祖或繼祖或繼禰皆至五世則遷若然繼禰

者長者爲小宗親弟等皆[illegible]繼祖者從父昆弟皆來祭繼曾祖者[illegible]祖昆弟皆來祭繼高祖者族昆弟[illegible]來祭是皆據小宗而言也云宗子[illegible]族人皆侍者禮記別子爲祖繼[illegible]宗繼禰爲小宗若然大宗子[illegible]內皆來助祭引之者證經子姓兄弟[illegible]小宗有服者若據大宗兼有絕服者[illegible]）

有司羣執事如兄弟服東面北上（[illegible]也○疏曰云如兄弟服者如主人[illegible]注左傳云士有隸子弟謂此言[illegible]）

席于門中闑西閾外（闑魚列反閾[illegible]反又況逼反[illegible]

筮人設之也古文闑作槷閾作蹙[illegible]偪反下爲神同○疏曰案士冠禮[illegible]與席所卦者具饌于西塾乃言布[illegible]門中筮人執筴抽上韇兼執之此[illegible]具饌于西塾而經但言席于門中[illegible]西塾又不云抽上韇者皆是互見[illegible]）

筮人取筴于西塾執之東面受命于主人（筮人官名也筮問也取其所用問神明者謂蓍也○疏曰[illegible]於鬼神謂卜用龜龜知生數一二三四五之神筮用蓍蓍知成數七八九十之神則此鄭云神明者也若然神[illegible]一神鄭云謂蓍者則蓍亦有

（神易繫辭有蓍之德圓而神）宰自主人之左贊命命曰孝孫某筮來日某諏此某事適其皇祖某子尚饗（宰羣吏之長自由也贊佐也達也贊命由左者爲神求變也士祭曰歲事此言某事又不言妃者容大祥之後禫月之吉祭皇君也言君祖者尊之也某子者祖字也伯子仲子也尚庶幾也○長丁丈反下同妃音配又芳非反○疏曰贊命之事非長不爲故知羣吏之長也士冠禮宰自右少退贊命鄭注云贊佐也命告也佐主人告所以筮也少儀曰贊幣自左詔辭自右此祭祀故宰自左贊命爲神求吉故變於常禮也云士祭曰歲事案不宿賓云薦歲事據吉祭而言又少牢吉祭云以其妃配即與士虞記云中月而禫是月也吉祭猶未配此與彼文同故知是禫月吉祭非常時吉祭所以不言歲事而云某事也云言君祖者尊之也者天子諸侯名曾祖爲皇考此士亦云皇祖故云尊之也）筮者許諾還即席西面坐卦者在左卒筮寫卦筮者執以示主人（還音環○士之筮者坐蓍短由便卦者主畫地識爻爻備以方寫之○疏曰云士之筮者

坐著短由便者少牢云史釋韇立筮鄭注云卿大夫之著長五尺立筮由便與士不同知蓍有長短者案三正記云天子蓍長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是也經云卒筮寫卦乃云筮者執以示主人則寫卦者非筮人故鄭云卦者主畫地識爻爻備以方寫之也）主人受視反之（反還）筮者還東面長占卒告于主人占曰吉（長占以其年之長幼旅占之○疏曰經直云長占知非長者一人而云長幼旅占之者士冠禮云筮人還東面旅占明此亦是長幼旅占經直云長者見從長者爲始也）若不吉則筮遠日如初儀（遠日旬之外日○疏曰案曲禮云吉事先近日喪事先遠日此尊卑禮同也又云旬之內曰近某日旬之外曰遠某日此尊卑有異云旬之內曰近某日據士禮而言若大夫已上假令孟月祭於前月下旬筮來月之上旬不吉又於孟月之上旬筮中旬中旬不吉又於中旬筮下旬下旬又不吉即止不祭今云遠日旬之外日者謂士禮上旬不吉更於上旬外筮中旬爲旬之外日非謂如大夫已上旬之外謂旬前爲旬外也）宗人告事畢

右筮日

前期三日之朝筮尸如求日之儀命筮曰孝孫某諏此某事適其皇祖某子筮某之某爲尸尚饗（三日者容宿賓視濯也某之某者字尸父而名尸連言其親庶幾其馮依之也大夫士以孫之倫爲尸。馮音憑。疏曰前期二日宿賓一日視濯此經乃祭前三日筮尸故鄭云容宿賓視濯言容者爲筮尸之後祭日之前有二日容此二事也經直云某之某鄭知字尸父而名尸者曲禮云爲人子者祭祀不爲尸[illegible][illegible]尸卜筮無父者又云卒哭乃諱[illegible]不稱名故知尸父云某是字尸[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某爲名云連言其親庶幾其馮依之[illegible]者尸父前世與所祭之父同時同[illegible][illegible]相識知今又筮其子爲尸尸又與[illegible][illegible]之子相識父子皆同類故連言其[illegible][illegible]幾其神馮依之也云大夫士以[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爲尸者祭統云夫祭之道孫爲王[illegible][illegible]尸所使爲尸者於祭者子行也[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而事之所以明子事父之道也[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然則有孫列皆取於同姓之嫡孫[illegible]又子[illegible]之祭[illegible]是[illegible][illegible]王事尸之[illegible]子[illegible]宗

[illegible]之[illegible]之[illegible]爲尸[illegible]大夫[illegible][illegible]依[illegible]用孫之爲[illegible]有[illegible]之[illegible]祭尸之[illegible][illegible]曾子問云卿大夫將爲尸[illegible][illegible]士祭尸皆取無爵者[illegible][illegible]皆得爲之故曾子問孔子曰[illegible][illegible]者必有尸尸必以孫[illegible]幼則使人抱之是也）

右筮尸

乃宿尸（宿讀爲肅肅進也進之者使知祭日當來凡宿或作速記作肅周禮亦作宿。疏曰凡宿或作速謂一部之內或作速者若公食大夫速賓是也記作肅者曲禮云主人肅客而入是也周禮亦作宿者大宗伯宿眡滌濯是也是以鄭汎云或也）主人立于尸外門外子姓兄弟立于主人之後北面東上（不東面者來不爲賓客子姓立于主人之後上當其後。疏曰云不東面者爲尸者父象主人有子道故主人北面不爲賓客不敢當尊故不東面冠禮宿賓主人東面此北面不同也云上當其後者子姓凡弟北面陪主人後東頭爲上者不得過主人故爲之上者當主人之後）尸如主人服出門左西面（不[illegible]

面當尊○䟽曰少牢云主人即位於門外之東方南面此其大夫尊有□士卑南面當□此士之孫倫尸尊□□不敢當尊也）主人辟皆東面北上（辟芳益反一音避○[illegible]）主人再拜尸荅拜（主人先拜尊尸○䟽曰下文宿賓賓先拜主乃荅拜今此尊尸是以主人先拜也案少牢云吉則遂宿尸祝擯主人再拜稽首告曰孝孫某云云尸拜許諾祝先釋辭訖尸乃拜許尸荅拜主宗人乃擯辭皆士尸卑主人拜尸即荅拜不得當辭訖大夫之尸尊得釋辭訖乃拜）宗人擯辭如初卒曰筮子為某尸占曰吉敢宿（宗人擯者釋主人之辭如初者如宰贊命筮尸之辭卒曰者著其辭所易○䟽曰云如初者如宰贊命筮尸之辭案筮日時雖不見宰贊命以其云筮尸如求日之儀筮日時有宰贊命則筮尸時亦有宰贊命可知諏此得如之也云卒曰者著其辭所易也者前筮尸辭云筮某之某為尸尚饗易已上之辭也）祝許諾致命（受宗人辭許之傳命於尸始宗人祝北面至於傳命皆西面受命東面釋○䟽曰上文始時主人與子姓兄弟立于□門外北面重行則宗人與祝相讓

皆北面故云於宗人擯北面至於□尸門左西面主人避之門西東面定□訖宗人進主人之前西面鄉之受命東命訖尸既西面明宗人旋鄉東面釋之可知）尸許諾主人再拜稽首（其許亦宗人受於祝而告主人○䟽曰祝受尸許諾辭旋西面告宗人宗人告主人尸許諾主人乃再拜稽首）尸入主人退（相揖而去尸不拜送尸尊○䟽曰知相揖而去宿約下篇少牢云主人退尸送揖不拜□也此尸不送者士卑故尸被宿之[illegible]不送也大夫尊尸雖受宿猶送大夫也）

右宿尸

宿賓賓如主人服出門左西面再拜主人東面荅再拜宗人擯曰某薦歲事吾子將涖之敢宿（涖音利又音類○[illegible]也涖臨也言吾子將涖之知賓在有司中今特肅之尊賓耳○䟽曰以上無涖文今宿之云吾子將涖明知賓在有司內可知案下文宿賓執事如兄弟賓東面北上云士之更此云賓在有司內則大文[illegible]可知下記云公有司門[illegible]

（獻次衆賓私臣門東北面西上獻次兄弟襲是士之屬吏內言私臣據已自辟除者言公有司者是上之屬吏命於其君者言賓在有司中者諸士選以為賓以下若在門外特同在門西東面北上及其入為賓及衆賓者適西階以俟行事公有司不選為賓者門西北面私臣不選為賓門東北面門外不列者以其未有事入門而列者為將行事公有司門西私臣門東二者皆無事故經不見記人乃辨之見其與於獻也今特肅之尊賓耳者賓有司之內不嫌不助祭今特宿之者將使為賓也）賓曰某敢不敬從主人再拜賓荅拜主人退賓拜送

右宿賓

厥明夕陳鼎于門外北面北上有鼏（亡狄反○厥其也宿賓之明日夕門外北面當門也古文鼏為密○疏曰經直云門外不言門之東西故知當門下篇少牢東鼎在門東此當門者士卑避大夫故也）棜在其南南順實獸于其上東首（棜於據反○順猶從也棜之制如今大木轝矣上有四周下無足獸腊也○轝音預）

（○疏曰下篇少牢雍北首東上司馬刲羊司士擊豕宗人告備乃退不言獸少牢五鼎明有獸可知不言之者已有二牲略其小者故不言也下文別在西北首東足此實獸於上東首不與牲相統故云獸云棜之制如今大木轝者鄭據漢法以況古諸禮禮記及儀禮言棜者以無足解之云獸腊也者特牲三鼎牲豕魚腊案周禮腊人鄭注云小物全乾為腊故知豕云牲魚水物云獸是腊可知）牲在其西北首東足（其西棜西也東足者尚右也牲不用棜以其生○疏曰豕不可窒之縛其足陳於門外首北出棜東其足寢其足亦是尚右將祭故也云牲不用棜以其生者對腊死用棜而言之）

設洗于阼階東南壺禁在東序豆籩鉶在東房南上几席兩敦在西堂（鉶音刑敦音對又都雷反設此東房房中之東當夾北西堂西夾室之前近南耳○夾古洽反劉古協反後皆同○疏曰大夫士直有東房西室共言房則東房矣故士冠禮陳服于房中西墉下東領北上不言東又昏禮側尊甒醴于房中亦不言東如此之類皆不言東以其直有一房不嫌非一房故不言東今此經特言東房明房）

（闈近東房故云東房也又與少牢籩豆所陳相反少牢近於西方此經則房中之東也夾室半以南爲之以壁外相望則當夾北言當夾北者以其夾室在房近南東故云房中之東當夾北也云西堂西夾之前近南耳者案爾雅注夾室前堂謂之相此在西堂在西相故云西夾之前近南也）主人及子姓兄弟即位于門東如初（初並位也）賓及衆賓即位于門西東面北上（不象如初者以賓在而宗人祝不在。疏曰上經主人及子姓兄弟即位于門東如初並位今賓及衆賓者即是前者有司羣吏執事當言如初不言者以宰前並時在門東贊主人辭今宰在門西同行又宗人祝離位賓西北東面南上異於並位時故不言如初也）宗人祝立于賓西北東面南上（事彌至位彌異宗人祝於祭宜近廟。疏曰祭事彌至位彌畢者謂宗人祝近問離本位故云位彌異）主人再拜賓答再拜三拜衆賓衆賓答再拜（衆賓再拜者士賤旅之得備禮也。疏曰三拜衆賓謂衆賓無問多少揔三拜之旅衆也衆賓答再拜者士賤衆賓得備禮等有司徹衆賓皆答一拜注云人人從上至下告一一獨答拜以卿大夫尊賓賤純臣故也）主人揖入兄弟從賓及衆賓從即位于堂下如外位（從如字又下甲反後以意求之。爲相濯也）宗人升自西階視壺濯及豆籩反降東北面告濯具（濯溉也不言敦鉶者省文也東北面告緣賓意欲聞也言濯具不言絜以有几席。疏曰上文初饌時云豆籩鉶在東房明敦及鉶亦視可知不言敦鉶者省文故也云東北面告緣賓意欲聞也者經云即位于堂下如外位則主人在東階之下宗人降自西階宜東面告濯具以賓在西亦欲聞之故也云言濯具不言絜以有几席者凡洗濯當告絜不洗者告具而已凡席不在洗內故直告濯具不言絜嫌通几席亦在洗濯之限）賓出主人出皆復外位（爲視牲也）宗人視牲告充雍正作豕（充猶肥也雍正官名也北面以其動作豕視聲氣。疏曰經云作是動作之言故知以策動作豕云視聲氣者祭祀之牲當充盛肥若聲氣不和恐有疾病不[illegible]祀也）宗人舉獸尾告備舉鼎鼏

告絜（下具）請期曰羹飪（而甚反○肉謂之羹飪孰也請期曰質明時而曰肉孰重豫勞賓宗人既得期西北面告賓有司○疏曰案少牢云宗人旦明行事此不云旦明行事而云羹飪者彼大夫尊有君道可以豫勞賓故云時節此士卑無君道故不云旦明而云羹飪是以鄭云重豫勞賓羹飪乃來也云宗人既得期西北面告賓有司者門外賓位在門西東面今既得期西北面告賓與有司使知祭日當來也）告事畢賓出主人拜送

右陳鼎拜賓視牲告期○記設洗南北以堂深東西當東榮（榮屋翼也）水在洗東（祖天地之右海）篚在洗西南順實二爵二觚四觶一角一散（順從也言南從統於堂也二爵者爲賓獻爵止主婦當致也二觚長兄弟酬衆賓長爲加爵二人班同迎接並也四觶一酌奠其三長兄弟酬賓卒受者與賓弟子兄弟弟子舉觶於其長禮殺事相接禮器曰貴者獻以爵賤者獻以散尊者舉觶卑者舉角舊說云爵一升觚二升觶三升角四升散五升○疏曰云二爵者以一爵獻尸尸奠之未舉又一爵主婦當致者案經主婦致爵於人婦人不見就堂下洗當於內洗則主婦致爵於主人時不取堂下爵而云主婦當致者謂主婦當受致之時用此爵也云四觶一酌子舉奠啐酒奠于鉶南餘有三在主人洗一觶酬賓奠於薦北賓舉奠於薦南北觶又未舉餘有二觶在又長兄弟洗觶爲加爵衆賓長爲加爵如初爵止此觶亦未舉餘有一觶在乃羞之後賓始舉奠觶行旅酬辯衆受者以虛觶奠于下篚還有二觶至爲加爵者作止爵長兄弟亦坐舉其奠觶酬賓如賓酬兄弟之儀以辯卒受者未實觶于篚時賓弟子兄弟弟子洗觶各酌舉觶下其長即用其篚二觶是三觶並用此故注云卒受者與賓弟子兄弟弟子舉觶於其長也云禮器曰貴者獻以爵者謂賓長獻尸主人致爵於主婦是也賤者獻以散上利洗散是也尊者舉觶謂若酌奠之及長兄弟酬賓之等是也卑者舉角謂主人獻用角鄭云不用爵

（者下大夫也則大夫尊用爵士卑用角是也）壺棜禁饌于東序南順覆兩壺焉蓋在南明日卒奠冪用綌即位而徹之加勺（覆壺者盝瀝水且爲其不宜塵冪用綌以其堅絜禁言棜者祭尚厭飫得與大夫同器不爲神戒也○䟽曰未奠不敢冪卒奠乃設之故曰卒奠冪用綌棜之與禁因物立名大夫尊以厭飫爲名士卑以禁戒爲稱復以有足無足立名故禮記注云無足有似於棜去曰禁由）

（有足以士虞禮云尊于室中兩甒醴酒無禁禁由足生名禮記云大夫用棜士用禁及鄉飲酒鄉射皆非祭禮是以雖大夫去足猶存禁名至祭則去足名爲棜禁不爲神戒也）

夙興主人服如初立于門外東方南面視側殺（夙早也興起也主人服如初則其餘有不玄端者側殺殺一牲也○疏曰案下記云特牲饋食其服皆朝服玄冠緇帶緇鞸注云於祭服此也皆者謂賓及兄弟筮日筮尸視濯亦玄端至祭而朝服朝服者諸侯之臣與其君日視朝之服大夫以祭今賓兄弟緣孝子欲得嘉賓尊客以事其祖禰故服之緇鞸者下大夫之臣夙興主人服如初則固玄端是也鄭云其餘有不玄端者明亦有著玄端者是以下記人辨之云唯尸祝佐食玄端玄裳黃裳雜裳可也皆爵鞸鄭注云與主人同服是有同服者有著朝服者故鄭云其餘有不玄端者也云視側殺也者國語云禘郊之事天子必自射其牲諸侯降天子故宗廟亦親殺大夫士不敢與君同故視之而不親殺之側殺一牲者案冠禮云側尊一甒醴在服北鄭注云側猶特也無偶曰側以其無玄酒是以少牢云司）

（馬刲羊司士擊豕以其二牲不云側也）主婦視饎爨于西堂下（饎尺志反○炊黍稷曰饎宗婦爲之爨竈也西堂下者堂之西下也近西壁南齊于坫古文饎作糦周禮作饎○疏曰主婦視饎爨明主婦自爲也云爨竈也者周公制禮之時謂之爨至孔子時則謂之竈云西堂下者堂之西下也者以其爲爨不可正在堂下當逼西壁爲之故云堂之西下近西壁又知南齊于坫可知主婦視饎爨猶主人視殺牲）亨于門外東方西面北上（亨普庚反○亨煑也煑豕魚腊以鑊各一爨詩云誰能亨）

（祭溉之釜鬵○鬵音尋○疏曰少牢云羹定雍人陳鼎五三鼎在羊鑊之西二鼎在豕鑊之西）羹飪實鼎陳于門外如初（初視濯也）尊于戶東玄酒在西（戶東室戶東玄酒在西尚之凡尊酌者在左○疏曰若據房戶東西則兼東房而言今直云戶東故知室戶東也云玄酒在西尚之凡尊酌者在左者左為上尊今云玄酒在西故云尚之是以鄉飲酒鄉射皆玄酒在西事酒在東若燕禮大射唯君西尊不從此義也）實豆籩鉶陳于房中如初（如初者取而實之既而反之○疏曰經云實豆籩者取豆籩實之又言陳于房中如初者明既而反之可知也）執事之俎陳于階間二列北上（執事謂有司及兄弟二列者因其位在東西祝主人主婦之俎亦存焉不升鼎者異於神○疏曰鄭知經執事之俎祝主人主婦亦存焉者見士虞記祝俎陳於階間敷東彼虞不致爵故不見主人主婦俎明此吉祭有致爵主人主婦陳於階間可知以主婦亦是執事之人也少牢主人主婦無俎者以三獻禮成為賓尸正祭無致爵故主人主婦無俎賓尸行三獻致爵乃有俎下大夫不賓尸者亦於三獻尸

爵止行致爵乃有俎也云不升鼎者異於神者前俎升鼎而入設於階前此鼎在門外不入而言陳於階間二列故知不升鼎）盛兩敦陳于西堂藉用萑几席陳于西堂如初（藉慈夜反萑音完○盛黍稷者宗婦也萑細葦古文用為于○疏曰知盛黍稷是宗婦者以其黍稷是宗婦所主）尸盥匜水實于槃中簞巾在門內之右（設盥水及巾尸尊不就洗又不揮門內之右象洗在東統于門東西上凡鄉內以入為左右鄉外以出為左右○疏曰云不揮者揮振去水使手乾今有巾故不揮也是以僖二十三年左氏傳云公子重耳在秦秦伯納女五人懷嬴與焉奉匜沃盥既而揮之懷嬴怒是也云門內之右象洗在東者東謂門東據向內為右故鄭云統於門東西上）祝筵几于室中東面（為神敷席也至此使祝接神○疏曰案上視濯時云宗人祝立于賓西北東面南上鄭注云事彌至位彌異宗人祝於祭宜近廟至入廟時宗人獨升視濯及出門外視牲告充未有使祝之文至此臨祭使祝敷神席故云至此使祝接神）主婦纚笄宵衣立于房中南面

（纚[illegible]買反又所綺反○主婦主人之妻雖[illegible]存猶使之主祭祀纚笄首服宵綺屬也此衣染之以黑其繒本名曰宵詩有素衣朱宵記有玄宵衣凡婦人助祭者同服也內則曰舅沒則姑老冢婦所祭祀賓客每事必請於姑○疏曰云雖姑在猶使之主祭祀者謂姑老不堪祭祀故姑存猶使之主祭祀也云纚者謂若士冠禮廣終幅長六尺笄安髮之笄非冠冕之笄冠冕之笄男子有婦人無若安髮之笄男子婦人俱有婦人笄對男子冠故內則云男女未冠笄又喪服小記云男子冠而婦人笄是也云宵衣是綾綺之屬鄭注內司服云男子禄衣黑士喪禮有禄衣與士冠玄端爲一玄端黑是男子禄衣亦黑則此婦人宵衣亦黑可知其玄則黑類也故鄭引玉藻君子狐青裘玄宵衣以裼之證婦人玄宵衣亦黑也云其繒本名宵者此字據形聲爲綃但詩及禮記儀禮皆作宵字故鄭云其繒本名曰宵故引詩及禮記爲證引詩者直取字爲證引記謂禮記玉藻非直取證字爲宵亦以證婦人宵衣爲玄也云凡婦人助祭者同服也者經及記下見主婦及宗婦異服之文故知同服對男子助祭祀佐食等與主人異也少牢云主婦贊者一人亦髮鬄衣侈袂與主婦同其餘雖不侈袂同亦宵衣可知內司服天子諸侯后[illegible]以助祭皆不同者人君尊卑差等大夫士卑服窮則同也）

主人及賓兄弟羣執事即位于門外如初宗人告有司具（具猶辦也）主人拜賓如初揖入即位如初（初視濯也）佐食北面立于中庭（佐食賓佐尸食者立于宗人之西○疏曰案下記云佐食當事則戶外南面無事則中庭北面撤此而言則此經謂無事時也云立于宗人之西者特牲士禮主人行事面作階宗人亦在作階南擯主人佐食北面於中庭明在宗人之西可知）

右祭日夙興主人主婦陳設拜賓即位○記特牲饋食其服皆朝服玄冠緇帶緇鞸（於祭服此也皆者謂賓及兄弟筮日筮尸視濯亦玄端至祭而朝服朝服者諸侯之臣與其君日視朝之服大夫以祭今賓兄弟緣孝子欲嘉賓尊客以事其祖禰故服之緇鞸者下大夫之臣夙興主[illegible]如初則固玄端○疏曰[illegible]經[illegible]

（[illegible]服[illegible]舉執事如兄弟服如加[illegible]之儀至於視濯又不見異服故皆玄端至祭日夙興云之人服如初如玄端明其餘不如初是細非可知是以注云皆者謂賓及兄弟亦云助服者諸侯之目與其君日視朝之服大夫以祭者案玉藻云諸侯朝服以日視朝下少牢云主人朝服是也緇韠下大夫之目者士冠禮云主人玄冠朝服緇帶素韠韠與裳同色大夫之目朝服素韠此緇韠故云下大夫之目云夙興主人服如初則）

（固玄端引上經者直言皆朝服恐主人亦在其中故引諸主人服玄端與兄弟異也）唯尸祝佐食玄裳黃裳雜裳可也皆爵韠（與主人同服周禮士之齊服有玄端素端然則玄裳上士也黃裳中士雜裳下士。疏曰周禮司服士之齊服有玄端素端引之者欲見士之齊服有一玄端而裳則異故鄭云然見玄端一而裳有三也士冠亦有玄端三等裳而引司服者以特牲祭祀時彼據齊時四命已上齊祭異冠大夫齊祭同冠故就此祭祀引齊時冠服為證也）○牲爨在廟門外東南魚腊爨在其南皆西面饎爨在西壁（饎炊也西壁堂之西牆下舊說云南北直屋梠稷在南。疏曰上經云主婦視饎爨于西堂下雖是西堂下逼西壁爲之故以舊說辯之也舊說者案爾雅釋宮曰檐謂之樀孫氏云謂屋梠周人謂之梠齊人謂之檐謂承檐行材）○籩巾以綌也纁裏棗烝栗擇（籩有巾者果實之物多皮核優尊者）

（可烝裹之也烝擇互文舊說云纁裏者皆玄被。裹之音果。疏曰言多支核者栗多皮棗多核）○鉶芼用苦若薇皆有滑夏葵冬荁（苦苦荼也荁堇屬乾之冬滑於葵詩云周原膴膴堇荼如飴。疏曰荁冬乾用之不用葵而用荁明知冬則滑於葵也詩言堇荼即荁之類也）主人及祝升祝先入主人從西面于戶內（祝先入接神宜在前也少牢饋食禮曰祝盥于洗升自西[illegible]）

阼階祝先入南面○疏曰注引少牢者證主人户内西面其時祝北墉下南面以其未有祝行事之法直監納祭而已下文乃云祝在左爲孝子釋辭乃有事也）主婦盥于房中薦兩豆葵菹蝸醢醢在北（蝸力禾反○主婦盥盥於内洗昏禮婦洗在北堂堂直室東隅○直音值）宗人遣佐食及執事盥出（命之盥出當助主人及賓舉鼎）主人降及賓盥出主人在右及佐食舉牲鼎賓長在右及執事舉魚腊鼎

除鼏（長丁丈反下注放此○及與也主人在右統於東主人與佐食者賓尊不載少牢饋食禮魚用鮒腊用麋士腊用免○鮒音附○疏曰鼏在門外北上東爲右ノ西爲左人右人尊入時在鼎前左人卑入時在鼎後主人升乃以不爲主今在堂下主人在右故云統於東也賓尊不載者以賓主當相對爲左右以賓尊不載牲以故使佐食對主人使賓爲右人而使執事在左而載也）宗人執畢先入當阼階南面（畢狀如叉蓋爲其似畢星取名焉主人親舉宗人則執畢導之既錯又以畢臨匕載備失脱也雜記

曰枇用桑長三尺畢用桑三尺刊其本與末枇畢同材明矣今此朼用棘心則畢亦用棘心○疏曰云蓋爲其似畢星取名焉者案詩云有捄天畢載施之行無正文故云蓋以疑之也云主人親舉宗人則執畢導之以經言宗人執畢先入是導之也又知既錯又以畢臨匕載備失脱也者以經云當阼階南面明鄉主人執畢臨匕載備失脱可知也云今此朼用棘心則畢亦用棘心者案下記云棘心匕刻是也雜記喪祭匕畢同用桑吉祭匕用棘心則畢亦棘心也）鼎西面錯右人抽扃委于鼎北（右人謂主人及賓既

錯皆西面俟也）贊者錯俎加匕（贊者執俎及匕從鼎入者其錯俎東縮加匕東柄既則退而左人北面也○疏曰云其錯俎東縮加匕東柄者少牢云俎皆設于鼎西西肆又云匕皆加于鼎東枋則此加匕於鼎東柄可知云既則退而左人北面也者以其俎從於鼎西其人當北面於其南載之便是以昏禮亦云北面載執而俟是也）乃朼（右人也尊者於事指使可也左人載之）佐食升肵俎鼏之設于阼階西（肵音祈○肵謂心舌之俎也郊特牲曰肵之爲言敬也言主人之所以敬尸之俎古

（文鼏皆作密○疏曰下記云肵俎心舌皆去本末午割之實於牲鼎載心立舌縮俎是也引郊特牲者見敬有肵俎送于尸前）卒載加匕于鼎（卒已也已載畢亦加焉○疏曰主人匕牲體宗人以畢助之主人匕事訖加之於鼏則宗人既事亦加於鼏可知）主人升入復位俎入設于豆東魚次腊特于俎北（入設俎載者腊特饌要方也凡饌必方者明食味人之性所以正○疏曰知載人設俎者以其經卒載下即云入設不見別人明是載者設可知云腊特饌要方也者案經豆在神坐之前豕俎入設於豆東魚俎又次其東若腊俎復在東則饌不得方故腊俎特于俎北取其方故也）主婦設兩敦黍稷于俎南西上及兩鉶芼設于豆南南陳（芼菜也芼亡報反○宗婦不贊敦鉶者以其少可親之○疏曰案少牢主婦設金敦宗婦贊三敦以其多故使宗婦贊此士祭祀二敦少故不使宗婦贊主婦可親也）祝洗酌奠奠于鉶南遂命佐食啓會佐食啓會卻于敦南出立于西南面（會古外反○[illegible]奠奠其爵觶少牢饋食禮啓會乃奠之○疏曰引少牢者案少牢祝酌奠遂命佐食佐食啓會乃奠者彼大夫禮與此士禮相變是以異）主人再拜稽首祝在左（稽首服之甚者祝在左當爲主釋辭於神也祝祝曰孝孫某敢用剛鬣嘉薦普淖用薦某事於皇祖某子尚饗○祝曰州又反淖女孝反○疏曰引少牢祝祝已下者欲見迎尸之前釋孝子之辭也）卒祝主人再拜稽首

右主人主婦及祝佐食陳設陰厭

○記棘心匕刻（刻若今龍頭）○凡祝呼佐食許諾（呼猶命也）○肵俎心舌皆去本末午割之實于牲鼎載心立舌縮俎（午割從橫割之亦勿沒立縮順其牲心舌知食味者欲尸之饗此祭是以進之○疏曰云載心立舌縮俎者少牢云舌皆切本末亦午割勿沒其載于肵橫之此言縮俎者彼言橫據俎上爲橫此言縮據鄉人爲縮是以少牢云皆進下是也云亦勿沒者亦少牢文

（謂四面皆鄉中央割之不絶中央少許謂之㔩沒也）祝迎尸于門外（尸自外來代主人接之就其次而請不拜不敢與尊者爲禮周禮掌次凡祭祀張尸次○䟽曰云尸自外來代主人接之者尸下注云主人不迎尸成尸尊故也云就其次而請不拜不敢與尊者爲禮者凡平賔客皆在門西主人出門左西面拜今此經直云迎尸于門外不言祝拜尸者拜是祝出就次尸乃出次迎之而入門是不敢與尊者爲禮引周禮者證門外張尸次之事也）主人降立于阼階東（主人不迎尸成尸尊

尸所祭者之孫也祖之尸則主人乃宗子禰之尸則主人乃父道事神之禮廟中而已出迎則爲厭○厭一葉反○䟽曰祭統云君迎牲而不迎尸別嫌也尸在廟門外則疑於臣在廟中則全於君君在廟門外則疑於君入廟門則全於臣全於子鄭云不迎尸者欲全其尊也尸神象也鬼神之尊在廟中人君之尊出廟門則伸此士禮雖無君道亦尊尸主人不迎迎之尊不成不迎之則成尸之道尊也云尸所祭者之孫也者禮記云孫爲王父尸是也云祖之尸則主人乃宗子者以其祭祖兄弟求助祭大宗五宗皆然書傳云宗子將有事族人皆入

侑也云禰之尸則主人乃父道者祭統云孫爲王父尸所使爲尸者於祭者子行也父北面而事之所以明子事父之道也此父子之倫也注云祭祖則用孫列皆取於同姓之適孫是其禰之尸則主人乃父道也云事神之禮廟中而已出迎則爲厭出廟門主人有君厭臣之義故不迎也）尸入門左北面盥宗人授巾（侍盥者執其器就之執簞者不授巾賤也宗人授巾庭長尊少牢饋食禮曰祝先入門右尸入門左○䟽曰引少牢者見上經陳盥在門右今尸入門左尸尊不就盥槃匜巾等鄉門右就尸之義也）尸

至于階祝延尸尸升入祝先主人從（延進在後詔侑曰延禮器所謂詔宥武方者也少牢饋食禮曰尸升自西階入祝從主人升自阼階祝先入主人從○侑音又武音無○䟽曰云在後詔侑曰延者案士虞禮尸謖祝前鄉尸鄭注云前道也祝道尸必先鄉之爲之節彼祝居尸前道之此則在尸後詔之故云延也云禮器所謂詔侑武方者彼注武無也祝詔侑尸無常謂若檀弓子事父母左右就養無方也）尸即席坐主人拜妥尸（妥他果反○妥安坐也）尸答拜執奠（祝）

饗主人拜如初（饗勸彊之也其辭取于士虞記則宜云孝孫某圭爲孝薦之饗舊說云明薦之○彊其丈反○疏曰喪祭稱哀吉祭稱孝故士虞記卒哭饗尸辭曰哀子某圭爲哀薦之饗此旣吉祭宜云孝孫某圭爲孝薦之饗以其改哀云孝故曰宜云也引舊說者證圭爲絜明之義也）祝命挼祭尸在執觶右取菹擩于醢祭于豆間（挼依注音隋許恚反劉相恚反後隋祭挼祭皆放此○命詔尸也挼祭祭神食也士虞禮古文曰祝命佐食墮祭周禮曰旣祭則藏其隋墮與挼讀同耳擩醢者染於醢○擩如悅反劉而玄反又而誰反後同○疏曰鄉者設饌未迎尸陰厭厭飫神今尸來升席而挼祭祭訖當食神餘引周禮而云墮與挼讀同則二字通用）佐食取黍稷肺祭授尸尸祭之

祭酒啐酒告旨主人拜尸奠觶荅拜（啐七內反○肺祭刌肺也旨美也祭酒穀味之芬芬者齊敬共之唯恐不美告之美達其心明神享之○刌寸本反齊側皆反共音恭○疏曰知肺祭是刌肺也者下記刌肺三鄭注爲尸主人主婦此經云肺祭明是刌肺非舉肺也）祭鉶

嘗之告旨主人拜尸荅拜（鉶肉味之有菜和者曲禮曰客絮羹主人辭不能亨○和戶臥反下同絮立[illegible]慮反○疏曰云鉶肉味之有菜和者此即公食大夫牛藿羊苦豕薇之等是也以其盛之鉶器因號羹爲鉶引曲禮者證鉶羹有五味調和絮者調和之義欲告旨若大羹則不調以鹽菜無絮調之理也）祝命爾敦佐食爾黍稷于席上（爾近也近之便尸之食也）設大羹湆于醢北（湆去及反○大羹湆煑肉汁也不和貴其質設之所以敬尸也不祭不嚌大羹不爲神非盛者也士虞禮曰大羹湆自門入今文湆皆爲汁○疏曰云醢北者爲薦左案公食大夫昏禮大羹湆皆在薦右此在左者神禮變於生人士虞禮大羹湆設于鉶南在右與生人同云不和貴其質者桓二年左氏傳云大羹不和以鹽菜是貴其質也云不爲神者陰厭時未設尸來始設爲尸故士虞記云無尸則禮及薦饌皆如初不授祭無大羹湆胾從獻有尸即有大羹湆然獻縱有亦不祭不嚌足不爲神爲尸非盛者也引士虞禮曰大羹湆自門入者證迎尸後乃從獻來也）舉肺脊以授尸尸受振祭嚌之左

執之（肺氣之主也脊正體之貴者先食啗之所以導食通氣○先悉薦反食又如字啗七敢反）乃食食舉（舉言食者明凡解體皆連肉○疏曰乃食謂食肺云食舉謂骨體正脊從俎舉鄉口因名體爲舉凡牲體或七或二十七皆據骨節而言今言食不可空食骨以體皆連肉也）主人羞肵俎于腊北（肵俎主於尸主人親羞敬也神俎不親設者貴得賓客以神事其先○疏曰云肵俎主於尸者以其入後乃設之故知主於尸主人親進者敬尸故也前神俎使載者設之者欲得尊賓嘉客以事其先故也）尸三

飯告飽祝侑主人拜（三飯告飽禮一成也侑勸也或曰又勸之使又食少牢饋食禮侑辭曰皇尸未實侑也）佐食舉幹尸受振祭嚌之佐食受加于肵俎舉獸幹魚一亦如之（幹長脅也獸腊其體數與牲同○疏曰幹長脅出下記云獸腊其體數與牲同者亦是下記云腊如牲骨是也）尸實舉于菹豆（爲將食庶羞舉謂肺脊）佐食羞庶羞四豆設于左南上有醢（庶衆也衆羞以豕肉所以爲異味四豆者膮炙

胾醢南上者以膮炙爲上以有醢不得綼也○膮許堯反炙章夜反下肵○疏曰案公食大夫云旁四列西北上膷以東臐膮牛炙炙南醢以西牛胾醢注云先設醢綼之次也此四豆有醢則不得先設非綼之次故也又復一醢不得與胾炙相對相對之法炙在南醢在北胾在北醢在南如此見得綼故少牢云韭菹醓醢葵菹蠃醢韭菹在南葵菹在北綼又云若胾兩瓦豆有醢亦用瓦豆設于薦豆之北注云四豆亦綼羊胾在南豕胾在北皆有醢亦得綼者以其四豆胾醢具相對故鄭云綼也）尸又三飯告飽祝侑之如

初（禮再成也）舉骼及獸魚如初尸又三飯告飽祝侑之如初（骼音格又音各後同○禮三成獸魚如初者獸骼魚一也）舉肩及獸魚如初（不復飯者三三者士之禮大成也舉先正脊後肩自上而郤下綼而前終始之次也○復扶又反下同三息暫反○疏曰先舉正脊自上也次舉脅即郤也後舉骼即下綼終舉肩即前也前者牲體之始後者牲體之終故云終始之次也）佐食盛肵俎俎釋三个（佐食取牲魚腊之餘盛於肵俎將以歸尸俎釋三个爲改饌於

（西北隅遣之所釋骼牲腊則正脊一骨長脅一骨及臑也魚則三頭而已个猶枚也今俗言物數有若干個者此讀然○盛音成臑乃報反○疏曰云俎釋三个爲改饌於西北隅遣之所釋者牲腊則正脊一骨長脅一骨及臑也知者案下記云尸俎右肩臂臑肫骼正脊二骨橫脊長脅二骨短脅今尸舉正脊一骨長脅一骨及骼肩則脊脅各有一骨在前脚三節後脚二節各舉其一訖前脚舉肩訖宜次盛臂後脚舉骼訖宜次盛肫前後各一節及橫脊以歸前脚唯有臑在并脊脅各一骨爲三也）舉肺脊加于肵俎反黍

稷于其所（尸授佐食佐食受而加之反之也肺脊初在菹豆○疏曰經直云肺脊加於肵俎鄭知尸不自加而授與佐食佐食受而加之者約少牢云上佐食受尸牢肺正脊加于肵鄭注云受者尸授之也云肺脊初在菹豆者上文云尸實舉于菹豆是也）主人洗角升酌酳尸（酳以刃反又士刃反○酳猶衍也是獻尸衍[illegible]云酳者尸既卒食又欲頤衍養樂之不用爵者下大夫也因父子之道質而用角角加人事略者今文酳皆爲酌○疏曰經云酳尸知是獻尸者下有主[illegible][illegible]爵獻尸并賓長獻尸故知此是主人

酳尸也云不用爵者下大夫也者少牢云主人降洗爵酌酒乃酳尸用爵不用角也云因父子之道質而用角角加人事略者既辟大夫不用爵次當用觚而用角因無目助祭父子相養之道而用角者父子是質角加人事略得用功少故也）尸拜受主人拜送尸祭酒啐酒賓長以肝從（○疏曰此直言肝從亦當如少牢賓長羞牢肝用俎縮執俎肝亦縮進末鹽在右此亦不言者文不具也）尸左執角右取肝擩于鹽振祭嚌之加于菹豆卒角祝受

尸角曰送爵皇尸卒爵主人拜尸荅拜（曰送爵者節主人拜）

右迎尸正祭○記沃尸盥者一人奉槃者東面執匜者西面淳沃執巾者在匜北（匜北執匜之北亦西面每事各一人淳沃稍注之今文淳作激）宗人東面取巾振之三南面授尸卒執巾者受（宗人代授巾庭長尊）

○尸入主人及賓皆辟位出亦如之（辟位逡遁）○尸俎右肩臂臑肫胳正脊二骨橫脊長脅二骨短脅（尸俎神俎也士之正祭禮九體貶於大夫有并骨二亦得十一之名合少牢之體數此所謂放而不致者凡俎實之數奇脊無中脅無前貶於尊者不貶正脊不奪正也正脊二骨長脅二骨者將舉於尸尸食未飽不欲空神俎○疏曰云亦得十一之名合少牢之體數者謂少牢十一體之數十一若牢並骨并數則令之鄭云此所謂放而不致者致至[illegible]所謂禮器彼鄭注云謂若諸侯自山龍以下皆有放象諸侯山龍以下至日月星辰卿大夫又不山龍此士併骨二數乃得十一除此[illegible]九而已亦是放而不至也云凡俎實之數奇者有九有七有五是奇數以其鼎俎奇故實數亦奇而相稱也云脊無中脅無前貶於尊者不貶正脊不奪正也者以少牢大夫禮三脊脅具有此但有二體貶於大夫也等貶牲體不貶正脊者不奪其正長脅亦不貶者義與正

脊同云正脊二骨長脅二骨者將舉於尸尸食未飽不欲空神俎此脊與脅二骨本爲餕厭飫所設也）膚三（爲羞用二厭飫一也○羞劉子峻反與餕同）離肺一（離猶摧也小而長午割之亦不提心謂之舉肺○疏曰云亦不提心者言亦謂亦少儀云午羊之肺離而不提心鄭注云提猶絕也摧離之不絕中央少許者是也）刌肺三（爲尸主人主婦祭今文刌爲切）魚十有五（魚水物以頭枚數陰中之物取數於月十有五日而盈少牢饋食禮亦云十有五而俎尊卑同此所[illegible]經而等也○疏曰云魚水物以[illegible]枚數者對三牲與腊以體數也[illegible]取數於月十有五日而盈者案[illegible]運云月三五而盈三五而闕文[illegible]於彼也云此所謂經而等者亦所謂禮器彼鄭注云謂若天子以下至士庶人爲父母三年是也引之者證魚數亦尊卑同也）腊如牲骨（不但言體以有一骨二骨者○疏曰云不但言體以有一骨二骨者若但言體體有九者[illegible]不[illegible]二[illegible]者若[illegible]

（骨也）

祝酌授尸尸以醋主人（醋才各反○酬報也祝酌不洗尸不親酌尊尸也古文醋作酢○疏曰尸當酢主人宜親洗爵酌酒不親洗酌尸尊故也）主人拜受角尸拜送主人退佐食授挼祭（退者進受爵反位尸將嘏主人佐食授之挼祭亦使祭尸食也其授祭亦取黍稷肺祭○疏曰云授祭亦使祭尸食也者前祝命尸授祭祭神食今命主人祭尸食亦如尸祭神食故云亦也云其授祭亦取黍稷肺祭者亦如上佐食取黍稷肺祭授尸尸祭之相似故云亦也）

主人坐左執角受祭祭之祭酒啐酒進聽嘏（嘏古雅反○聽猶待也受福曰嘏嘏長也大也待尸授之以長大之福也）佐食摶黍授祝祝授尸尸受以菹豆執以親嘏主人（摶大官反○獨用黍者食之主其辭則少牢饋食禮有焉○疏曰案少牢云祝與二佐食皆出盥于洗入二佐食各取黍於一敦上佐食兼受摶之以授尸尸執以命祝卒命祝祝受以東北面于戶西以嘏于主人但少牢不親嘏者大夫尸尊又大夫禮文此親嘏者士尸卑禮質故也云其辭則少牢饋食禮有焉者案少牢云祝以嘏于主人曰皇尸命工祝承致多福無疆于女孝孫來女孝孫使女受祿于天宜稼于田眉壽萬年勿替引之是也云獨用黍者食之主者案上文云爾黍于席上不云爾稷者以稷雖五穀之長不如黍之美故云食之主）主人左執角再拜稽首受復位詩懷之實于左袂挂于季指卒角拜尸荅拜（挂俱賣反一音卦注同○詩猶承也謂奉納之懷中季小也實于左袂挂袪以

小指者便卒角也少牢饋食禮曰興受黍坐振祭嚌之○奉芳勇反○疏曰右手執角左手挂袪以小指不于左手言便卒角者飲酒之時恐其遺落故挂以小指故云便卒角也）主人出寫嗇于房祝以籩受（變黍言嗇因事託戒欲其重稼嗇嗇者農力之成功○疏曰案少牢云主人出宰夫以籩受嗇黍主人嘗之納諸內此大夫尊宜見大夫出宰夫以籩受此主人寫于房祝以籩受以其士賤故也士變黍言嗇因事託戒欲其重稼嗇黍者五穀之長非農力成功故嗇欲貴重稼嗇）

右尸醋主人

筵祝南面（主人自房還時）主人酌獻祝祝拜受角主人拜送設菹醢俎（行神惠也先獻祝以接神尊之）（菹醢皆主婦設之佐食設俎○䟽曰佐食接尸故後獻之祝接神先獻之云菹醢皆主婦設之佐食設俎者前獻尸時菹醢主婦設之亞獻及致爵於主人籩豆亦皆主婦設之則此設菹醢亦主婦可知又知佐食設俎約少牢主人獻祝佐食設俎故此亦佐食設俎可知）祝左執角祭豆興取肺坐祭嚌之興加于俎坐祭酒啐酒以肝從祝左執角右取肝挭于鹽振祭嚌之加于俎卒角拜主人荅拜受角酌獻佐食佐食北面拜受角主人拜送佐食坐祭卒角拜主人荅拜受角降反于篚升入復位（䟽曰云主人荅拜受角酌獻佐食者案上獻祝有俎此獻佐食不言俎者上經云執事之俎陳於階間二列北上鄭注云執事謂有司以兄[illegible]在[illegible]內者下記云[illegible][illegible]又下經賓長獻即鄭[illegible]獻佐食皆無從其薦俎獻兄弟以齒設之若少牢獻佐食俎即設于兩階之間西上大夫將賓尸故即設佐食俎至於賓尸時佐食無俎也）

右主人獻祝佐食○記祝俎髀脡脊二骨脅二骨（凡接於神及尸者俎不過牲三體以特牲約加其可併者二亦得奇名少牢饋食禮羊豕各三體○䟽曰云祝俎直云脅二骨謂代脅也以尸俎無脡脊祝則有之尸俎無代脅祝俎有代脅可知云凡接於神及尸者祝佐食賓長長兄弟宗人之等是也接神者謂祝與佐食佐食尸未入爲神設俎郤會祝酌奠於鉶南故曰接神也接尸者賓爲三獻長兄弟爲加爵尸盥宗人授巾皆是與尸相接也知皆三體者下佐食俎觳折脊脅也賓骼長兄弟及宗人折其餘如佐食俎故知皆三體也以特牲約加其可併者二骨者是尊祝也佐食也已下卑無加故下注云三體卑者從正是也云少牢饋食禮羊豕各二體皆二牲各〻三體爲六體不奇者通階

（髀爲七則亦奇數也以其髀既兩髀屬于尻不殊故爲一體）膚一離肺一○佐食俎觳折脊脅（三體）（卑者從正○䟽曰直去脊脅不定體名欲見得使用之少牢佐食俎設于兩階之間其俎折一膚鄭注云折者擇取牢正體餘骨折分用之有脊而無薦亦遠下尸是無定體也）膚一離肺一

主婦洗爵于房酌亞獻尸（亞次也文猶貳主婦貳獻不夾拜者士妻儀簡耳○䟽曰少牢主婦亞獻尸時夾拜此士妻下之故云儀簡耳）

尸拜受主婦北面拜送（北面拜者辟內子也大夫之妻拜於主人北西面○䟽曰案少牢云主婦洗于房中出酌入戶西面拜獻尸鄭注云入戶西面拜由便也不北面者辟人君夫人也拜而後獻者當俠拜也又云尸拜受主婦主人之北西面拜送爵是也若大夫妻貴辟人君夫人士妻賤不嫌得與人君夫人同也）宗婦執兩籩戶外坐主婦受設于敦南（兩籩棗栗棗在西○䟽曰下記云籩巾以綌也纁裏棗烝栗擇是也知棗在西者依士虞禮云主婦亞獻尸時云自反兩籩棗

一（[illegible]設會兩棗在西鄭酒棗從左故知也）祝贊籩祭尸受祭之祭酒啐酒（籩祭棗栗之祭其祭之亦於豆祭○䟽曰上經尸綏祭時云右手取菹擩于醢祭于豆間又佐食取黍稷肺祭授尸尸祭之不言其處所亦祭於豆間今此祝贊籩祭宜不言其處亦祭于豆間可知又案有[illegible]云尸取韭菹擩于豆祭于豆間又尸取麷蕡宰夫贊者取白黑以授尸尸又兼祭于豆祭是籩豆同祭于豆間也）兄弟長以燔從尸受振祭嚌之反之○（燔音煩○燔炙肝也䟽曰云反之者謂

尸離于長兄弟）羞燔者受加于肵出（出者俟後事也○䟽[illegible]謂主婦獻祝之時更當羞燔于祝下[illegible]主婦獻祝籩燔從如初儀明獻祝時[illegible]兄弟羞燔可知[illegible]注云俟後事也）尸卒爵祝受爵命送如初（送者送卒爵）

与亞獻尸

酢[illegible]（尸酢主婦如主人儀者自祝酌至尸拜送如酢主人[illegible]內子○䟽曰云不易[illegible]不相襲爵今襲爵者[illegible]）

子是以少牢云祝受尸爵尸荅拜易爵洗酌授尸主婦拜受爵尸荅拜是易爵也

主婦適房南面佐食授祭主婦左執爵右撫祭祭酒啐酒入卒爵如主人儀

撫授祭示親祭佐食不授而祭於地亦儀簡也入室卒爵於尊者前成禮明受惠也○疏曰云佐食不授而祭於地亦儀簡也者少牢大夫妻云上佐食授祭主婦西面于主人之北受祭北佐食祭於地主婦撫之而已故云亦儀簡云亦者亦前不夾拜也

右尸酢主婦

獻祝籩燔從如初儀及佐食如初卒以爵入于房

及佐食如初如其獻佐食則拜主人之北西面也○疏曰此無正文以佐食北面拜受主婦不宜與佐食同面拜送又言如初明與主人同西面拜故鄭云拜主人之北西面

右主婦獻祝及佐食

賓三獻如初燔從如初爵止

初亞獻也尸止爵者三獻禮成欲神惠之均於室中是以奠而待之○疏曰自此盡卒復位論賓長獻尸及佐食并主人主婦致爵之事凡一科之內乃有十一爵賓獻尸一也主婦致爵于主人二也主人酢主婦三也主人致爵于主婦四也主婦酢主人五也尸舉奠爵酢賓長六也賓長獻祝七也又獻佐食八也賓又致爵于主人九也又致爵于主婦十也賓獻主人酢十一也云初亞獻也者知不初獻者以主婦亞獻承初獻後賓長又承亞獻後故知如亞獻不得如初獻也又面位及燔從皆如亞獻也云三獻禮成欲神惠之均於室中是以奠而待之者謂尸得三獻而禮成言其實飲三爵祝與佐食亦得三獻主人主婦各得一酢而已未得獻是神惠未均奠而待之者待主人主婦致爵乃均也案下文衆賓長爲加爵如初爵止鄭注云尸止爵者欲神惠之均于在庭止得一獻亦言均則不以爵數爲均直據得一獻則爲均也

右賓長獻尸爵止

席于户内（爲主人鋪之西面席自房來）主婦洗爵酌致爵于上主人拜受爵主婦拜送爵

（拜於北面也今文曰主婦洗酌爵婦門云主婦拜拜於北面也者約有司儐尸於堂主婦致爵于主人主人致爵于主婦北面一一阼階上答拜是也）宗婦贊豆如初主婦受設兩豆兩籩（如贊亞獻也主婦薦兩豆籩東面也○疏曰上主婦亞獻時但云宗婦執兩籩又云祖贊籩祭無豆此云贊豆如初明贊豆之時與贊籩同故得言如初知東面者以主人西面故也）俎入設（佐食設之○疏曰有司下大夫不儐尸者主婦致爵於主人時佐食設俎彼室內行事與士禮略同故鄭知佐食設之也）主人左執爵祭薦宗人贊祭奠爵興取肺坐絕祭嚌之興加于俎坐挩手祭酒啐酒（絕肺祭之者以離肺長也少儀曰牛羊之肺離而不提心豕亦然挩拭也挩手者為絕肺染汙也挩肺不挩手古文挩皆作說○疏曰少儀注云提猶絕也不絕中央少許者引之離肺長而不絕故須絕之云挩肺不挩手者以其絕已斷絕取祭之不須挩手絕之故不挩手也）肝從左執爵取肝擩于鹽坐振祭嚌之宗人受加于俎

燔亦如之興席末坐卒爵拜（於席末坐卒爵敬也一酌而備再從而次之亦均○疏曰此次上主人獻尸賓長以肝從主婦獻尸兄弟以燔從今一酌而肝燔從則與尸等故云亦均）主婦答拜受爵酌醋左執爵拜主人答拜坐祭立飲卒爵拜主人答拜

右主婦致爵于主人受爵酌醋○

作俎臂正脊二骨橫脊長脅二骨短脅（主人尊欲其體得祝之加數五體又於加其可併者二亦得奇名臂左體臂○疏曰云臂左體臂者以其尸用右不云折明全升主人又云臂明左臂可知脅骨多不嫌得與尸同用右體猶脊然也）膚一離肺一

主婦出反于房主人降洗酌致爵于主婦席于房中南面主婦拜受爵主人西面答拜宗婦薦豆俎從獻皆如主人主

人更爵酌醋卒爵降實爵于篚入復位（主人更爵自酢男子不承婦人爵也祭統曰夫婦相授受不相襲處酢必易爵明夫婦之別○疏曰案上主人獻尸尸酢主婦不易爵鄭注云辟內子致爵于主人則易爵也若然案下記設洗篚在洗西實二爵鄭注云二爵者爲賓獻爵止主婦當致也此賓長所獻爵尸奠之未舉其篚唯有一爵得云易者上主婦亞獻洗爵于房中則房中有爵又主婦獻祝及佐食訖以爵入于房後主婦致爵于主人還是房內爵後主人致爵于主婦者是下篚之爵主婦飲訖實于房中之篚主人更取房內之爵以酌酢酢訖奠于下篚云主人更爵者謂酌酢爵與房內爵相更鄭注下記云主婦當致者謂主人致爵於主婦則用下篚內之爵也）

右主人致爵于主婦更爵酌醋○

記主婦俎觳折（觳戶角反又苦角反○觳後足折分後右足以爲佐食俎不分左臑折辟大夫妻○疏曰云觳後足者案既夕記云明衣裳長及觳鄭注云觳足跗也是觳後足也云分後右足以爲佐食俎者經不云後右足鄭知者以少牢主婦用左臑此士妻辟之不用左臑用後右足不用後左足左足太卑）其餘如作俎（餘謂脊脅膚肺）

三獻作止爵（賓也謂三獻者以事命之作起也舊說云賓入于戶北面曰皇尸請舉爵）尸卒爵酢酌獻祝及佐食洗爵酌致于主人主婦燔從皆如初更爵酢于主人卒復位（洗乃致爵爲異事新之燔從皆如初者如亞獻及主人主婦致爵也凡獻佐食皆無從其薦俎獻兄弟以齒設之賓更爵自酢亦不承婦人爵○疏曰上文賓獻尸獻祝及佐食皆不洗今致于主人洗故決之也案下篇不儐尸洗爵致于主人注云以承佐食賤新之此云爲異事新之注不同者但異事則是承賤後則事異言新不同理則一也云燔從皆如初者如上主婦亞獻尸及祝皆肝從燔從此皆燔從無肝從故經注云燔從皆如初云凡獻佐食皆無從者謂主人主婦及賓長獻佐食皆無從故云凡獻言以經獻祝及佐食洗爵致于主人主婦燔從皆如初亦獻佐食下嫌獻佐

（食亦然有燔從故鄭辯之若然佐食得獻與祝得獻同亦得如初但無從爲異云其薦俎獻兄弟以齒設之者以上佐食得獻時不見有設薦俎之文下記云佐食於旅也齒於兄弟故佐食薦俎亦與兄弟同時設也）

右賓作尸止爵及獻祝佐食主人主婦等

主人降阼階西面拜賓如初洗（拜賓而洗爵爲將獻之如初視濯時主人再拜賓荅拜三拜衆賓衆賓荅再拜）賓辭洗

卒洗揖讓升酌西階上獻賓賓北面拜受爵主人在右荅拜（就賓拜者此禮不主於尊也賓卑則不專階主人在右統於其位○疏曰案鄉飲酒鄉射賓主獻酢各於其階至此乃同階此因祭如初賓非爲尊之所尊者謂尸也又賓是士家有司卑不得專階故就之使不得專階對鄉飲酒鄉射尊專階也云主人在右統於其位者以其賓得在西階上北面以東爲右主人亦在阼階故云統于其位鄭言此者主人就西階異於飲酒主人在右則與飲酒禮同以言主人常居右也）薦脯醢設折俎（凡節解者皆曰折俎鄭言其體略云折俎非貴體也上賓骼衆賓儀公有司設之○疏曰案下記云賓骼鄭云骼左骼也賓俎全體尊賓也折骨而曰折俎明凡節解牲體皆曰折升于俎故名折俎與臑折同名其折義則異彼折骨云不言其體略云折俎非貴體也者案下記云賓骼骼是牲體此經云折俎者用骼非貴體故略云折俎若然經尸俎祝佐食及主人主婦俎體皆不言之而鄭注獨云賓俎不言體者尸祝等經不言牲體亦不言折以其體貴故也此賓俎不言牲體而言折明非貴體也云上賓骼衆賓儀者案下記唯云賓骼其衆賓已下皆殽脅不言儀鄭見有司徹主人獻賓儀司士設俎羊骼一又云衆賓長拜受爵其脅體儀也注云儀者尊體盡儀度餘骨可用而用之尊者用尊體卑者用卑體而已是也云公有司設之者此即有司徹所云司士是也下文云公有司在門西則此設俎者也）賓左執爵祭豆奠爵興取肺坐絕祭嚌之興加于俎坐挩手祭酒卒爵拜主人荅拜受爵酌酢奠爵拜賓荅拜（主人酌自酢者賓不敢敵主人主人達其意○）

（疏曰云賓不敢與主人爲敵酢之是主人酌以自酢達賓意故也若鄉飲酒鄉射賓皆親酢主人以其賓尊行敵禮故也）主人坐祭卒爵拜賓荅拜揖執祭以降西面奠于其位位如初薦俎從設（位如初復其位東面少牢饋食禮宰夫執薦以從設于祭東司士執俎以從設于薦東是則皆公有司爲之與○與音餘○疏曰以賓位在西階下東面今受獻於西階上經云執祭以降西面奠于其位又言位如初明復西階下東面位可知也）衆賓升拜受爵

坐祭立飲薦俎設于其位辯主人備荅拜焉降實爵于篚（辯者遍後皆同○衆賓立飲賤不備禮鄉飲酒記曰立卒爵者不拜既爵盡人之荅拜）

右獻賓及衆賓○記賓與長兄弟之薦自東房其餘在東堂（東堂東夾之前近南○疏曰其餘謂衆賓兄弟之薦也）○公有司門西北面東上獻次衆賓私臣門東

北面西上獻次兄弟升受降飲（獻在後者賤也祭祀有上事者貴之亦皆與旅○與音預○疏曰公有司獻在衆賓後私臣獻在兄弟後故獻在後者賤也云祭祀有上事者貴之者謂衆賓兄弟次獻之畢得獻衆賓擇取公有司可執事者謂前舉鼎匕載著從獻衆賓擇取公有司酬爵之屬如此者門外在有司舉執事中入門列在東面爲衆賓餘者在門西位也兄弟雖無上事亦皆在西面位族親故也私臣獻在兄弟後者職賤公有司在衆

賓後不執事賤於執事者故曰有上事者貴之宗人獻與旅齒於衆賓則公有司是也佐食於旅齒於兄弟則私臣之中擇爲賓使爲佐食是也是以前文佐食北面立于中庭注云佐食賓佐尸食是也案前賓得獻薦脯醢設折俎注云公有司設之及獻兄弟薦脯注云私人爲之與二者皆使執事云非執事者以受獻者不得自設俎豆使二者設之非本執事之人然則公有司私臣薦俎皆使徒隸爲之與云亦皆與旅者上宗人獻旅云齒於衆賓佐食旅齒於兄弟是也）

（[illegible]不言旅[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之[illegible][illegible]者亦此二人也若大[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孔其位無文此有司在門西北面東上私臣在門東北面西上天子諸侯祭祀可依此位矣同姓無爵者在阼階前西南北上御西階前東面北上大夫在門東北面士門西北面旅食在其後少牢下篇云衆賓位在門東北面既獻在西階西南衆賓繼上賓而南天子諸侯之賓其位或依此與案祭統云凡賜爵昭爲一穆爲一昭與昭齒穆與穆齒凡羣有司皆以齒此之謂長幼有序此不見昭穆位者主人衆兄弟非昭穆乎故彼注昭穆猶特牲少牢饋食之禮主人之衆兄弟也羣有司猶衆賓下及執事者君賜之爵謂若酬之是也若其有爵者則以爵序之向故然也案文王世子其在外朝則以官其在宗廟之中則如外朝之位宗人授事以爵以官是不以姓其獻之亦以官故祭統云尸飲五君洗玉爵獻卿尸飲七以瑤爵獻大夫尸飲九以散爵獻士及羣有司皆以齒明尊卑之等是也以此差之知無爵者從昭穆有爵者則以官矣）宗人獻與旅齒於

衆賓（尊庭長齒從其長幼之次）佐食於旅齒於兄弟○賓骼長兄弟及宗人折其餘如佐食俎（長丁丈反注及後皆同○骼左骼也賓俎全體尊賓不用尊體爲其已甚卑而全之其宜可也長兄弟及宗人折不言所分略之○䟽曰尸用右骼故知賓所用左骼可知云長兄弟及宗人折不言所分故知略之也）衆賓及衆兄弟内賓宗婦若有公有司私臣皆殽脀（殽户交反脀之丞反後同○又略此所折骨直破折餘體可殽者升之俎一而已不備三者賤祭禮接神者貴凡骨有肉曰殽祭統曰凡爲俎者以骨爲主貴者取貴骨賤者取賤骨貴者不重賤者不貴虛示均也俎者所以明惠之必均也善爲政者如此故曰見政事之均焉公有司亦士之屬命於君者也私臣自己所辟除者○䟽曰云又略者上文長兄弟及宗人直言折不言所折骨體已是略此又不言折而言殽脀是又略也言此所折[illegible][illegible]有餘體即破之可也云祭

（禮接神者貴者謂長兄弟及宗人已上俎皆三皆有嚌肺以接神及尸貴故三體自衆賓以下折體而已不接神及尸賤無獻故也宗人雖不獻執巾以授尸亦名接也引祭統者見貴賤皆有胥示均之義云已所辟除者則府史之等不命於君者也）膚一離肺一

尊兩壺于阼階東加勺南枋西方亦如之（勺時灼反○爲酬賓及兄弟行神惠不酌上尊卑異之就其位尊之兩壺皆酒優之先尊東方示惠由近禮運曰澄酒在下○䟽曰上文獻賓及兄弟皆酌上尊者獻是嚴正故得與神靈共尊至此旅酬禮褻故不敢酌上尊案司尊彝職四時之祭云皆有罍諸臣之所酢少牢上下大夫堂下皆無尊者士卑得與人君同大夫尊辟人君故也云兩壺皆酒優之者設尊之法皆有玄酒今兩壺皆酒無玄酒優之也云先尊東方示惠由近者東方主人位西方賓位今先設東方乃設西方者見酒由主人來故云示惠由近爲始引禮運者彼證澄爲沈齊酒是三酒所以飲諸臣證此壺尊酒飲在下者也）主人洗觶

酌于西方之尊西階前北面酬賓賓在左（先酌西方者尊賓之義）主人奠觶拜賓答拜主人坐奠卒觶拜賓答拜主人洗觶賓辭主人對卒洗酌西面賓北面拜（西面者鄉賓位立於西階之前賓所答拜之東北○鄉許亮反○䟽曰以經云主人對卒洗酌西面賓北面拜主人西面授賓北面答拜明主人不得南過於賓故鄭以義言之云立於西階之前賓所答拜之東北也）主人奠觶于薦北（奠酬於薦左非爲其不舉行神惠不可同於飲酒○䟽曰以其神惠右不舉生人飲酒左不舉今行神惠不可同於飲酒故奠於左與生人相變故有司徹云二人舉觶酬尸侑侑奠觶于右鄭注云奠于右者不舉也神惠右不舉變於飲酒是也此酬奠於薦左下文賓舉爲旅酬以其神惠故也言不可同飲酒者謂不可同於鄉飲酒故鄉飲酒記云將舉者於右奠者於左其義與此別此下文奠觶於薦南明將舉以初在北飲酒將舉奠於薦南便其復舉）賓坐取觶還東面拜主人答拜賓奠觶于薦南

復位（還[illegible]薦西奠[illegible]明將舉○疏曰云揖復位[illegible][illegible]奠觶以南於位可知云還東面拜[illegible]賓坐取觶薦[illegible]西面可知故鄭注云還東面就其位薦西也）

右堂下設尊酬賓賓奠觶

主人洗爵獻長兄弟于阼階上如賓儀（酬賓乃獻長兄弟者獻之禮成於酬先成賓禮此主人之義亦有薦脀設于位私人爲之與○與音余○疏曰云酬賓乃獻長兄弟者獻之禮成於酬者以其獻賓之禮以酬副之乃禮成故冠禮云乃禮賓以一獻之禮鄭注云獻酢酬賓主人各兩爵而禮成又鄉飲酒獻及酬賓訖乃獻介又此文獻賓即酬賓乃獻兄弟故鄭注獻之禮成於酬也云亦言薦脀設于位者以經云獻長兄弟于阼階上如賓儀則長兄弟初受獻于阼階上時亦薦脯醢設折俎於阼階上祭訖乃執以降設於下位皆當如賓儀鄭下注云設薦俎於其位者據[illegible][illegible]以降及其[illegible]而言也言亦者亦賓鄭必知有私俎者見於下記云長兄弟及宗人折[illegible]也云私人爲之與者私人[illegible]則私臣[illegible]私臣門東北面西上是也以賓[illegible]下[illegible]設[illegible][illegible]弟爲俎私人[illegible]正文故言與以疑也）

洗[illegible]兄弟如眾賓儀（獻卑而必爲之洗者[illegible]神惠此言如眾賓儀如眾賓洗明矣○疏曰上獻眾賓[illegible][illegible]不言洗此云獻眾兄弟如眾賓儀[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賓洗可知不言者舉以明上省文之義也）

右堂下獻長兄弟眾兄弟

○記長兄弟及宗人折其餘如佐食俎（詳見上文獻賓條下並同）眾兄弟若有公有司私臣皆殽脀膚一離肺一○賓與長兄弟之薦自東房其餘在東堂○私臣門東北面西上獻次兄弟

[illegible]獻內兄弟于房中如獻眾兄弟之儀（內兄弟內賓宗婦也如眾兄弟如其拜受坐祭立飲設薦俎於其位而立內賓位在房中之尊北不殊其長略婦人也有司徹曰主人洗獻內賓於房中[illegible]拜受爵○疏曰云內賓宗[illegible]）

（云內賓姑姊妹宗婦族人之婦若[illegible]弟者服名故號婦人爲兄弟也云[illegible]在房中之尊北者案下記云尊兩壺于房中西墉下南上內賓立于其北東面南上宗婦北堂東面北上是也云不殊其長略婦人者決上文獻賓於西階上獻兄弟於阼階上皆殊其長此不殊故云略之引有司徹者欲見此內賓[illegible]獻特亦南面拜受爵故下注云內賓之長亦南面荅拜言亦者亦前受獻時前[illegible]經文約有司徹內賓之長亦南面荅拜）主人西面荅拜更爵酢卒爵降實爵于篚入復位（爵辯乃自酢以初不殊其長也內賓之長亦南面荅拜○疏曰云爵辯乃自酢以初不殊其長也者對上賓與長兄弟不待獻衆賓長兄弟徧三人先自酢也云內賓之長亦[illegible]面荅拜者獻時不殊其長酢時禮[illegible][illegible]及兄弟殊其長與男子同男子[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賓以下皆[illegible]酢也）

右獻內賓宗婦于房中○記尊兩壺于房中西墉下南上（爲婦人旅也其尊之節亞西方○疏曰先尊東方[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由[illegible]也西方雖是賓[illegible]其尊[illegible]獻在前謂尊此處爲房內婦人設[illegible]故知亞次西方又經云尊兩壺于阼階東又云西方亦如之明其設亞次此房內婦人之尊上文不見者異之於婦人）內賓立于其北東面南上宗婦北堂東面北上（二者所謂內兄弟內賓姑姊妹也宗婦族人之婦其夫屬于所祭爲子孫或南上或北上宗婦宜統於主婦主婦南面北堂中房而北○疏曰言所謂者上經云主人先獻內兄弟于房中如獻衆兄弟之儀是也言宗婦[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所祭死者之子孫之妻皆[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也云或南上或北上云內[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賓客之類南上[illegible]取[illegible][illegible]云[illegible][illegible]西[illegible]以南方爲主[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取統于主婦故北上主[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也云北堂中房[illegible]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也）○內賓宗婦皆[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一離肺一（[illegible]）○宗婦贊薦者執以坐于戶外授主婦

長兄弟洗觚爲加爵如初儀不及佐食

洗致如初無從（大夫士三獻而[illegible]之爲加也不從殺也致致於主人主婦○[illegible]下皆同○䟽曰云如初儀者亦爭[illegible]三獻之儀但賓長獻丁一爵此兄弟之長加獻則降唯有六爵以其闕主人主婦致爵并酢四爵及獻佐食五唯有六者者洗觚爲加獻一也尸酢長兄弟二也獻祝三也致爵於主人四也致爵於主婦五也受主人酢六也云大夫士三獻而禮成者天子大祫十有二獻四時與禘唯有九獻上公亦九獻侯伯七獻子男五獻卿大夫士略同三獻而祭禮成也是以多之者爲加共主人飲酒禮[illegible]）

（大夫三獻士唯一獻而已祭禮士與大夫同者攝盛葬奠亦與大夫同少牢五鼎又乘車建旜亦與卿大夫同也）

右長兄弟爲加爵

衆賓長爲加爵如初爵止（尸爵止者欲神惠之均於在庭○䟽曰庭賓及兄弟雖得一獻未得旅酬其已得三獻又别受加爵故使之使庭行旅酬是以云尸爵止者欲神惠之均於在庭也）

右衆賓長爲加爵爵止

嗣舉奠盥入北面再拜稽首（嗣主人將爲後者舉猶飲也使嗣子飲奠者將傳重累之者大夫之嗣子不舉奠辟諸侯○傳大專云○䟽曰云嗣主人將爲後者不言適而言將爲後者欲見無長適立庶子及同宗爲後皆是故汎言將爲後也云舉猶飲也者非謂訓舉爲飲直是嗣子舉而飲之耳云將傳重累之者將使爲嗣奉累崇敬承重祭祀之事是以使飲之而獻也云大夫之嗣子不舉奠辟諸侯者案文王世子云其登餕獻受爵則以上嗣注云上嗣君之適長子以特牲饋食禮言之受爵謂上嗣舉奠也獻謂舉

奠洗爵酌又也餕謂宗人遣舉奠盥祝命之餕也大夫之嗣無此禮辟君也今案少牢無嗣子舉奠之事故此注云辟諸侯士卑不嫌得與人君同故有嗣子舉奠之事也奠者即上文祝奠奠於鉶南是也郊特牲云舉斝角詔妥尸鄭注云始入舉奠斝若奠角將祭之祝則詔主人拜安之使之坐尸即至尊之坐或時不自安則以拜安之天子奠斝諸侯奠角彼鄭注意亦引此特牲祝酌奠于鉶南也）尸執奠進受復位祭酒啐酒尸舉肝舉奠左執觶再拜稽首進受肝復位

坐食肝卒觶拜尸備荅拜焉（食肝受尊者賜不敢餘也備猶盡也每拜荅之以尊者與卑者爲禮略其文耳古文備爲復○疏曰直言受肝明有鹽是以下記云嗣舉奠佐食設豆鹽是也云食肝受尊者賜不敢餘也者食之當盡以其食若不盡直云嚌之而已此經云食肝明不敢餘也）

舉奠洗酌入尸拜受舉奠荅拜尸祭酒

啐酒奠之舉奠出復位（啐之者荅其欲酢已也奠之者復神之奠觶嗣齒於子姓凡非主人升降自西階○疏曰云啐之者荅其欲酢已也者鄉飲酒鄉射主人獻賓賓皆啐酒洗爵即酢主人此嗣子獻尸尸啐之亦欲酢已故啐之其實無酢也云嗣齒於子姓者姓之言生子之所生謂孫行者今嗣亦孫之流故齒之也云凡非主人升降自西階者案曲禮云爲人子者升降不由阼階是以絆嗣子亦宜升降自西階適子孫不升阼階故於此揔言凡也）

右嗣舉奠○記嗣舉奠佐食設豆鹽（肝宜鹽也）

凡弟子洗酌于東方之尊阼階前北面舉觶于長兄弟如主人酬賓儀（弟子後生也○疏曰云如主人酬賓儀者謂如上文主人酬賓就其階同北面並拜乃飲卒爵拜洗酌乃西面賓北面拜位故言如此亦然弟子洗觶酌於東方之尊阼階前東面獻長兄弟長兄弟北面拜受弟子奠于薦南長兄弟坐取觶還西面拜弟子北面荅拜長兄弟奠於薦北揖復位若有司徹云兄弟之後生者舉觶於其長長在左弟子自飲訖升酌降長拜受於其位舉爵者東面荅拜鄭注云拜受荅拜不北面者儐尸禮殺此不儐尸則拜送皆北面可知也弟子後生者此即有司徹云兄弟之後生者是也）

右弟子舉觶于長兄弟

宗人告祭脀（脀俎也所告者衆賓兄弟內賓也獻時設薦俎于其位至此禮又殺告之祭使成禮也其祭皆離肺不言祭豆可知○疏曰云告祭脀者謂告衆之等知無長賓者以其初得獻時即祭肺於階上此獻時乃設薦俎于其位故此無長賓也云獻時設薦俎於其位者得獻時薦于堂下及房內

（之位云至此禮又叙告之祭使成禮也者祭上文加爵致爵不及佐食無從殺也此告之祭使成禮是再殺故云又殺也衆賓言薦俎從設言薦即豆故云不言祭豆可知）乃羞（羞庶羞也下尸胾醢豆而已此所羞者自祝主人至於內賓無內羞〇疏曰知羞非薦羞者上文受獻時皆設薦俎於其位故知此羞是庶羞非薦也上爲尸佐食羞庶羞四豆設於左鄭注四豆腤炙胾醢此祝以下薦羞降于尸當去腤炙故云胾醢豆而已云此所羞者自祝主人至於內賓者言自祝下及內賓及衆賓兄弟皆在可知又下記云公有司獻次衆賓私臣獻次兄弟則內賓亦及之是以少牢下篇云乃羞庶羞于賓兄弟內賓及私人不儐尸亦云乃羞于賓兄弟內賓及私人辯是也若然少牢與有司徹儐尸與不儐尸庶羞與房中羞皆與尸佐食及祝主人主婦皆同時羞之者彼上下大夫禮尊故得與尸同時羞此士禮卑故不得與尸同也云無內羞者以其尸尊尚無內羞況祝祝卑故無內羞也）賓坐取觶阼階前北面酬長兄弟長兄弟在右（薦南奠觶〇疏曰自此盡實觶于篚論行旅酬之閒作止爵之事但此特牲之禮堂下行旅酬無筭爵並

有室中者不與旅酬之事上大夫儐尸與旅酬不與無筭爵之事故別使二人舉觶於尸侑尸侑得舉爲旅酬徧及堂下尸與旅酬者以其儐尸在堂禮殺故也若下大夫不儐尸者堂下無旅酬直行無筭爵於堂下而已尸則不與之所以下大夫無旅酬直有無筭爵者以其禮尸於室中辟國君堂下不設尊故無旅酬直行無筭爵而已以其堂下與神靈共尊不得與尸行旅酬故屈之此特牲堂下得旅酬無筭爵並行者以其堂下與神靈別尊故爲加爵禮尸於室中酌上尊堂下旅酬行神惠酌下尊故上大夫及士之祭禮旅酬行無筭爵或行或不者參差不等也賓酬長兄弟長兄弟在右下文長兄弟酬衆賓長自左受旅如初是賓主相酬主人常在東其同在賓中則受酬者在左右鄉飲酒賓酬主人主人立於賓東主人酬介介立於主人之西其衆賓受介酬者自介右鄭注云尊介使不失故位衆受酬者受自左異其義也賓主相酬各守其位不以尊卑變同類之中受者于左尊右也）賓奠觶拜長兄弟答拜賓立卒觶酌于其尊東面立長兄弟拜受觶賓北面答拜揖復位（其尊長兄弟尊也此

（之當者也北面。疏曰以其旅酬義爵以賓弟酌已尊酬人之時酌彼衆長各自其酒故與舉爵賓弟子及衆弟子舉觶於其長各酌于其尊也云此受酬者拜亦北面者以經長兄弟拜受觶不言面位故鄭云受酌者拜亦北面言亦者亦賓北面也）長兄弟西階前北面衆賓長左受旅如初（旅行也受行酬也初賓酬長兄弟）長兄弟卒觶酌于其尊西面立受旅者拜受長兄弟北面答拜揖復位衆賓及衆兄弟

交錯以辯皆如初儀（交錯猶言東西）爲加爵者作止爵如長兄弟之儀（於旅酬之間言作止爵明禮殺並作。疏曰前衆賓之長爲加爵如初爵止今還使爲加爵者作止爵也故云如長兄弟之儀云於旅酬之間言作止爵明禮殺並作者此決上文賓三獻爵止鄭注云三獻禮成欲神惠之均于室中是以奠而待之故有室中主人主婦致爵訖乃三獻作止爵此衆賓長爲加爵如初爵止鄭注云尸爵止者欲神惠之均于在庭而堂下庭中行旅酬未訖爲加爵者作止爵故鄭注云禮殺並作）

[illegible]酬賓如賓酬兄弟之儀以辯卒受者實觶于篚（長兄弟酬賓亦坐取其奠觶此不言交錯以辯賓之酬卒受者實觶于篚明其禮殺於此其文省。疏曰云長兄弟酬賓亦坐取其奠觶者亦謂亦上賓坐取爲南奠觶此長兄弟所舉奠觶弟即上弟子舉觶於其長是也云明其相報禮終於此其文省者以其賓舉奠觶於長兄弟行旅酬無皆徧長兄弟舉觶於賓行旅酬亦皆徧故云相報禮終言明者嫌其不終所以嫌者賓之酬不言卒受者此不言交錯以辯嫌其不卒不辯其實賓之酬亦卒受者實觶于篚此亦交錯以辯故鄭云文省）賓弟

子及兄弟弟子洗各酌于其尊中庭北面西上舉觶於其長奠觶拜長皆答拜舉觶者祭卒觶拜長皆答拜舉觶者洗各酌于其尊復初位長皆拜舉觶者皆奠觶于薦右（奠觶進奠之于薦右非神惠也今文曰奠于薦右。疏曰云奠觶進奠之於薦右非神惠也者一而上弟酬覆于[illegible]東弟子南面西）

（云疏云之鄭注云衆酬獨及兄弟行神惠至此云非神惠者彼三獻上爵欲得神惠均於室中衆賓長爲加爵者及神惠均于在庭故止爵行旅酬得爲神惠至別爲無筭爵在下自相勸故爲非神惠故奠其薦右同於鄉人飲酒舉者奠於爲右也）長皆執以興舉觶者皆復位荅拜長皆奠觶于其所皆揖其弟子弟子皆復其位（復其位者東西面位弟子舉觶於其長所以序長幼教孝弟凡堂下拜亦皆北面○疏曰上既言皆復位荅拜此復重云復位則上文復位復在庭初舉北面位之重言復位者當復東西面位可知云凡堂下拜亦皆北面者前主人酬賓弟子舉於其長行旅酬及無筭爵兄弟弟子于賓弟子舉觶皆北面則知凡堂下雖不見面位者皆北面拜可知）爵皆無筭（筭數也賓取觶酬兄弟之黨長兄弟取觶酬賓之黨唯已所欲亦交錯以辯無次第之數因今接會使之[illegible]思定好優勸之）

右旅酬及無筭爵○記宗人獻與旅齒於衆賓佐食於旅齒於兄弟

（詳見上文獻賓）○主婦及內賓宗婦亦旅西面（西面者異於獻也男子獻於堂上旅於堂下婦人獻于南面旅於西面內賓象衆賓宗婦象兄弟其節與其儀依男子也主婦酬內賓之長酌奠于薦左內賓之長坐取奠于右宗婦之娣婦舉觶於其姒婦亦如之內賓之長坐取奠觶酬宗婦之姒交錯以辯宗婦之姒亦取奠觶酬內賓之長交錯以辯內賓之少者宗婦之娣婦各舉奠於其長並行交錯無筭其拜及飲者皆西面主婦之東南○娣大計反姒音似本或作似○疏曰云西面者異於獻也者以受獻時南面也云男子獻於堂上旅於堂下者見上經云婦人獻於南面旅於西面者見於有司徹云其節與其儀依男子也者謂依上經旅酬及無筭爵早晚行事之節皆依男子也云主婦酬內賓之長酌奠于薦左內賓之長坐取奠於右者此約上經主人洗觶酌于西方之尊西階前酬賓時主人奠觶于薦北賓坐取觶奠觶于薦南是也云宗婦之娣婦舉觶於其姒婦亦如之者此亦約上經兄弟弟子洗酌于

（[illegible]面舉觶于[illegible]是也云內）

（[illegible]婦之姒交[illegible]正行旅酬節[illegible]）

（[illegible]此面酬長兄弟云[illegible]如初業是也云宗婦）

（[illegible]酬及賓之長交錯[illegible]亦約旅酬節云長兄弟）

（[illegible]酬兄弟之儀以辯卒受[illegible]是也云內賓之少者）

（[illegible]婦各[illegible]長於其長者此[illegible]正行無算爵時云賓弟）

（子兄兄弟弟子多酌于其尊舉觶[illegible]宜長下云爵皆無算是也云其）

（拜及獻皆皆西面主婦之東南者此經云亦獻西面故知其拜受及）

（拜洗獻皆西面又亦旅酬之法獻皆西面知在主婦之東南者以其）

（[illegible]皆主婦又得[illegible]對相酌也）

利洗散獻于尸酢及祝如初儀降實散于篚（[illegible]反下皆同○利佐食也言[illegible]以今進酒也更三獻者以利侍[illegible]一進酒嫌於加酒亦如三[illegible]不[illegible]又殺也○疏曰利與佐食[illegible]二[illegible]上文[illegible]會[illegible]之[illegible]故名佐食今進以酒酒）

原書漫漶不清

所以供養故名利利即養也故鄭云以今進酒也少牢名佐食上利執羊俎下利執豕俎者大夫禮文故即兩見其名兄弟長及衆賓長爲加爵於尸不言獻今進酒更言獻不言加爵故鄭君辨其義以利事尸禮將終宜一進酒不似長兄弟助宗子祭祀爲加爵衆賓之長助主人祭祀設爲加爵嫌此佐食同彼二者爲加爵故變言獻是以鄭云嫌亦當三也亦者亦上主人獻王婦獻賓長爲三獻也長兄弟爲加爵衆賓長爲加爵通洗散獻口亦三都并尸飲六士祭事尸禮畢也云不致爵禮又殺也者上文云長兄弟洗觚爲加爵如初儀不及佐食洗致如初無從注云不及佐食無從殺也此又不致故云又殺也**主人**

出立于户外西南（事尸禮畢）

右尸卒食○記尸卒食而祭饎爨雍爨（雍孰肉以尸享祭竈有功也舊說云宗婦祭饎爨亨者祭雍爨用黍肉而已無籩豆俎禮器曰燔燎於爨夫爨者老婦之祭盛於盆尊於瓶○疏曰云亨者則周禮亨人之官其職主實鑊水爨亨之事以供外內饔故使之祭饔爨也云用黍肉而已無籩豆俎者亦）

（約禮器云盆瓶知之引禮器者案彼云孔子曰臧文仲焉知禮燔柴於奥鄭注云奥當爲爨字之誤也或作竈時人以爲祭火神乃燔柴又云夫爨老婦之祭也盛於盆尊於瓶注云老婦先炊者也盆瓶炊器也明此祭先炊非祭火神燔柴似失之引之者證祭爨之事也）

祝東面告利成（利猶養也供養之禮成不言禮畢於尸間之嫌養養羊亮反下同供九用反○疏曰少牢云主人出立于阼階上南面祝出立于西階東面祝告曰利成此户外告利成彼階上告利成以尊者稍遠於尸若天子諸侯禮畢於堂下告利成故詩楚茨云禮儀既備鍾鼓既戒孝孫徂位工祝致告鄭注云鍾鼓既戒戒諸在廟中者以祭禮畢孝孫往位堂下西面位也祝以是致孝孫之意告尸以利成也云不言禮畢於尸間之嫌者禮畢於尸間暇無事有發遣尸之嫌故直言利成而已也）尸謖祝前主人降（謖所六反○謖起也前猶導也少牢饋食禮曰祝入尸謖主人降立于阼階東西面祝先尸從遂出于廟門前尸之儀士虞禮備矣○疏曰引少牢者證

大夫禮主人立位與士不同又證前尸出廟之事云前尸之儀士虞禮備矣者彼有室中出户降階出廟前尸之事故云備矣）祝反及主人入復位命佐食徹尸俎俎出于廟門（俎所以載肵俎少牢饋食禮曰有司受歸之○疏曰引少牢者是少牢下篇有司徹下大夫不賓尸之禮彼云佐食徹尸俎佐食乃出尸俎于廟門外有司受歸之此士禮不賓尸與下大夫同故引以相證也）

右事尸禮畢○記賓從尸俎出廟

門乃反位（賓從尸送尸也士之助祭終其事也俎尸俎也賓既送尸後入反位者宜與主人爲禮乃去之○疏曰云士之助祭終其事也者謂送尸爲終其事既送尸爲終其事則更無儐尸之禮若上大夫有儐尸者尸出賓不送以其事終於儐尸故也）徹庶羞設于西序下（爲將餕去之庶羞主爲尸非神饌也尚書傳曰宗室有事族人皆侍終日大宗已侍於賓奠然後燕私燕私者何也已而與族人飲也此徹庶羞置西序下者爲將以燕飲與然則自尸祝至於兄

弟之庶羞宗子以與族人燕飲於堂內賓宗婦之庶羞主婦以燕飲於房○爲于僞反去起呂反飲與音余○疏曰知非神饌而云爲[illegible]者以其尸三飲後始爲庶羞故徹之乃餕也凡餕者尸餕鬼神之餘祭者餕尸之餘義取鬼神之惠徧廟中庶羞非鬼神惠故不用也引尚書傳者證[illegible]庶羞不入于房而設於西序下以擬燕故也必知祭有燕者案楚茨詩云鼓鐘送尸下云備言燕私注云祭祀畢歸賓客之爼同姓則留與之燕所以尊賓客親骨肉也其上大夫當日儐尸安有燕故有司徹上大夫云主人退注云反於寢也是無燕私若下大夫不儐尸與此士禮同亦當有燕也云與者以經直言設于西序下不言燕引書傳爲證有燕故言與以疑之也云然則自尸祝以下知義如此者以兄弟受獻於堂上主婦內賓受獻於房中尸出之後堂上房無事故知燕時男子在堂婦人在房可也）筵對席佐食分簋鉶（爲將餕分之也分簋者分敦黍於會爲有對也敦有虞氏之器也周制士用之變敦言簋容同姓之士得從周制耳祭統曰餕者祭之末也不可不知也是故古之人有言曰善終者如始餕其是已是故古之君子曰尸亦餕鬼神之餘東術也可以觀政矣○疏曰

云敦有虞氏之器者禮記明堂位云有虞氏之兩敦上文黍稷之敦是周制士用之云言簋容同姓之士得從周制耳者大夫異姓既用異代之器故少牢特牲皆用敦則同姓之士當同周制用簋故經言分簋引祭統者證餕是鬼神之惠徧廟中若国君之惠徧境內是可以觀政之事也）宗人遣舉奠及長兄弟盥立于西階下東面北上祝命嘗食養者舉奠許諾升入東面長兄弟對之皆坐佐食授舉各一膚（命告也士使嗣子及兄弟養其惠不過族親古文養皆作餕○疏曰此決下篇少牢二佐食及二賓長餕明惠大及異姓不止族親而已）主人西面再拜祝曰養有以也兩養奠舉于爼許諾皆荅拜（以依注音似或如字○以讀如何其久也必有以也之以祝告養釋辭以戒之言女養此當有所以也以先祖有德而享于此祭其坐養其餘亦當以之也少牢饋食禮不戒者非親明也舊說曰主人拜下養席南○女音汝下同○疏曰何其久也必有以也此辭在詩邶風旄丘篇此經云有以也者以先祖有

（德子亦當嗣之而當食先祖亦合享故讀從之也云少牢饋食禮不戒[illegible]亿食與二賓長非親昵也引舊說以經直言主人西面拜不見其處故引舊說以明下養席南）若是者三（丁寧戒之）皆取舉祭舉乃食祭鉶食舉（食乃祭鉶禮殺○疏曰前正祭之時尸祭鉶嘗之告旨訖佐食爾黍於席上尸始食今餕食乃祭鉶故決云禮殺故也）卒食主人降洗爵宰贊一爵主人升酌酳上養上養拜受爵主人荅拜酳

下養亦如之（少牢饋食禮曰贊者洗三爵酌主人受于戶內以授次養舊說云主人北面授于養爵○疏曰引少牢者欲見此禮主人亦受於戶內以授次養引舊說以此經云酳下養主人面位無文當北面也）主人拜祝曰酳有與也如初儀（主人復拜爲戒也與讀如諸侯以禮相與之與言女酳此當有所與也與者與兄弟也既知似先祖之德[illegible]當與女兄弟謂教化之○疏曰諸侯[illegible]禮相與之與見禮記禮運言此者戒[illegible]子與長兄弟及衆兄弟相[illegible]祝料與以尊先祖之德也）兩養執爵

（荅主人也）祭酒卒爵拜主人荅拜兩養皆降實爵于篚上養洗爵升酌酢主人主人拜受爵（下養復兄弟位不復升也）上養即位坐荅拜（既授爵戶內乃就坐○疏曰以其主人位在戶內下餕席南西面故知上餕授爵於戶內乃就坐）主人坐祭卒爵拜上養荅拜受爵降實于篚主人出立于戶外西面（事餕者禮畢）

右養

祝命徹阼俎豆籩設于東序下（命命佐食阼俎主人之俎宗婦不徹豆籩徹禮略各有爲而已設于東序下亦將燕也○疏曰云祝命徹阼俎者是佐食徹之當徹之俎之時堂下賓兄弟俎畢出故下文佐食徹阼俎堂下俎畢出是也云宗婦不徹豆籩徹禮略各有爲而已者以宗婦設豆籩佐食設俎理應佐食徹[illegible]宗婦徹豆籩以徹禮略故宗婦豆籩一[illegible]食並徹之也云各有爲而已者謂宗婦徹祝俎豆籩佐食徹阼俎豆籩是各

（自有爲何必依前所設之時也）祝執其俎以出東面于戶西（俟告利成少牢一篇曰祝告利成乃執俎以出○疏曰案有司徹下大夫不賓尸改饌于西北隅設主人[illegible]立于阼階上西面祝執其俎以出立于西階上東面司宮闔牖戶祝告利成乃執俎以出于廟門外有司受歸之彼不儐尸之禮亦與此特牲禮同故引爲證也）宗婦徹祝豆籩入于房徹主婦薦俎（宗婦既並徹徹其卑者士虞禮曰祝薦席徹入于房○疏曰宗婦不徹主人豆籩而徹祝豆籩入房者爲主婦將用之爲

燕祝兩豆籩而主婦用之者祝接神尸之類主婦燕姑姊妹及宗女宜行神惠故主人以薦羞并及祝庶羞燕宗人於堂主婦以祝籩豆燕內賓於房是其事也云宗婦既並徹徹其卑者以宗婦不徹主人籩豆而徹祝與主婦是徹其卑者故得並徹引士虞禮者以經自有入房之文注更引士虞禮者有嫌也嫌者以主婦薦俎先在房嫌經入房又爲徹）

右徹俎將用之爲燕

佐食徹尸薦俎敦設于西北隅几在南厞用筵納一尊佐食闔牖戶降（厞[illegible]反○厞隱不知神之所在或諸遠人乎尸謖而改饌爲幽闇庶其饗之所以爲厞飫少牢饋食禮曰南面如饋之設此所謂當室之白陽厭也則尸未入之前爲陰厭矣曾子問曰殤不備祭何謂陰厭陽厭也○厭一豔反飫於庶反○疏曰云不知神之所在或諸遠人乎禮記郊特牲之文彼論正祭與繹祭之事此爲陽厭引之者欲見孝子求神非一處故先爲陰厭之事也引少牢者見彼大夫禮陽厭南面此士禮東面雖位不同當室之白則同案曾子問庶殤爲陽厭之事故

彼云凡殤與無後者祭於宗子之家當室之白尊於東房是謂陽厭鄭注云當室之白謂西北隅得戶之明者也凡言厭者謂無尸直厭飫神尸未入之前爲陰厭謂祭于奧中不得戶明故名陰厭對尸謖之後改饌於西北隅爲陽厭以向戶明故爲陽厭也孔子曰有陰厭有陽厭見曾子問）祝告利成降出主人降即位宗人告事畢賓出主人送于門外再拜（拜送賓也凡去者不答拜○疏曰云凡去者不答拜者云凡摠解諸文主人拜送賓皆不答拜鄭注鄉飲酒云禮有終

（也若賓更答拜是更崇新敬禮故不答也）佐食徹阼俎堂下俎畢出（記俎出節兄弟及衆賓自徹而出唯賓俎有司徹歸之尊賓者）

（○疏曰有司徹歸尸侑之俎不賓尸歸尸俎皆不見歸賓俎鄭所以知歸賓俎者上文賓出主人送於門外再拜明賓不自徹俎主人使歸之若助君祭必自徹其俎鄭注曲禮大夫以下或使人歸之是以魯郊不致膰俎士大夫孔子不脫冕而行士大夫家尊賓使歸之自餘亦自徹而去也）

右改饌西北隅陽厭

儀禮經傳通解續卷第十七

儀禮經傳通解續卷第十八

少牢饋食禮　祭禮二

（鄭目錄云諸侯之卿大夫祭其祖禰於廟之禮於五禮屬吉禮大戴第八小戴第十一別錄第十六○疏曰鄭知諸侯之卿大夫者曲禮下云大夫以索牛用大牢是天子卿大夫明此用少牢爲諸侯之卿大夫可知賓尸是卿不賓尸爲下大夫爲異也）

經十六

少牢饋食之禮（少詩召反後放此○禮將祭祀必先擇牲繫于牢而芻之羊豕曰少牢諸侯之卿大夫祭宗廟之牲○疏曰案周禮地官充人職云掌繫祭祀之牲牷祀五帝則繫于牢而芻之三月享先王亦如之注云牢閑也必有閑者防禽獸觸齧也養牛羊曰芻三月一時節氣成案楚語諸侯卿大夫等雖不得三月亦皆有養牲之法故鄭據爲言芻之惟據羊若豕則曰豢故地官槁人職云掌豢祭祀之犬注云養犬豕曰豢樂記亦云豢豕作酒非以爲禍不言豕曰豢文略也云牛羊曰少牢者對三牲具爲大牢若然豕亦有牢稱

（故詩公劉云執豕於牢下經云上利升牢心舌注云牢羊豕也是豕亦稱牢也但非一牲即得牢稱若一牲即不得牢名故郊特牲與士特牲皆不言牢也）日用丁巳（音紀注皆同○內事用柔日必丁巳者取其令名自丁寧自變改皆爲謹敬必先諏此日明日乃筮○疏曰案曲禮文外事以剛日內事以柔日內事謂冠昏祭祀出郊爲外事謂征伐巡守之等甲丙戊庚壬爲剛日乙丁己辛癸爲柔日今直言丁巳者鄭云取其令名故也云必先諏此日明日乃筮者以其舉事尚朝旦不可今日謀日即筮是以此文云日用丁巳乃云筮旬有一日是別於後日乃筮也）筮旬有一日（旬十日也以先月下旬之巳筮來月上旬之巳○疏曰知旬爲十日者此云旬有一日以先月下旬之巳筮來月上旬之巳除後巳之前適前巳爲十日十日爲齊後巳日則祭若然筮日即齊乃可故下文筮日即云乃戒官不云嚴明也鄭直妥下旬巳上旬巳據用巳一日而言若用丁言先月下旬丁筮來月上旬丁若丁巳之外辛乙之等皆然鄭必言來月上旬不用中旬下旬者吉事先近日故也）筮於廟門之外主人朝服西面于門東史朝

服左執筮右抽上韇兼與筮執之東面受命于主人（朝直遙及後朝服皆放此韇徒木反○史家臣主筮事者○疏曰云主人朝服西面于門東者此爲將筮故西面案下文爲期于廟門外主人門東南面注云主人不西面者大夫尊於諸官有君道也者彼不爲卜筮之事故主人南面也又主人朝服者爲祭而筮還服祭服是以上篇特牲筮亦服祭服玄端以此而言天子諸侯齊祭卜筮亦服祭服案司服云享先王[illegible]冕祭義云易抱龜南面天子卷冕北面雖有明知之心必進斷其志焉是[illegible]還服祭服則諸侯爲祭卜筮[illegible]可知若爲他事卜筮則異[illegible]注云卜筮冠皮弁衣素積百王同[illegible]不西易士[illegible]之人朝服然云莫者[illegible]云宗臣主筮事者案[illegible]天之[illegible]文諱也[illegible]）主人曰孝孫某來日丁亥用薦歲事于皇祖伯某以某妃配某氏尚饗（丁[illegible]直舉一日以言之耳禘于大廟禮[illegible]不得丁亥則己亥辛亥亦用之無[illegible]有亥焉可也薦進也進歲時之祭[illegible]也皇君也伯某且字也大夫或因字[illegible]）

謚春秋傳曰魯無駭卒請謚與族公之以字爲展氏是也若仲叔季亦曰仲某叔某季某也某妃某妻也合食曰配某氏若言姜氏子氏也尚庶幾饗歆之○士富旨黍下文大筮大祝官屬○疏曰丁未必亥也直舉一日以言之耳者以日有十辰有十二以五剛日配六陽辰以五柔日配六陰辰若云甲子乙丑之等以日配辰丁亥不定故云丁亥[illegible]亥經云丁亥者不能具載舉一日[illegible]當亥而言餘或以巳當亥或以丁[illegible]他等皆得用之也云禘于大廟禮[illegible][illegible]禮文云不得丁亥則巳亥辛亥亦[illegible]之者鄭云此吉事先近日唯用上旬若上旬之內不得丁巳以配亥或上旬之內無亥以配日則餘陰辰亦用之故春秋宣八年經書辛巳有事於大廟文二年經書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昭十五年經書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宮桓十四年乙亥嘗此等皆不獨用丁巳之日與亥辰也蓋無則苟有亥焉可也必須亥者案月令云乃擇元辰天子乃耕注云元辰蓋郊後之吉亥也陰陽式法亥爲天倉祭祀所以求福宜稼于田故先取亥上旬無亥乃用餘辰也云伯某且字也者以某在伯下若某在子上者某是伯仲叔季以某且字不得在子上故也云大夫或因字爲謚者謂因二十冠而

字爲謚知者以某且字者觀德明功若五十字以伯仲人人皆有非功德之事故知取二十冠而字爲謚也隱八年春秋左氏傳云無駭卒羽父請謚與族公問族於衆仲衆仲對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諸侯以字爲謚因以爲族公命以字爲展氏彼無駭之祖公子展以展爲謚在春秋前無駭取以爲族故公命爲展氏是也此經云伯某是正祭之稱也若時有告請及非常祭祀則去伯直云且字言某甫則聘禮賜饔唯羹飪筮一尸若昭若穆僕爲祝祝曰孝孫某薦嘉禮于皇祖某甫是也若卿大夫無謚正祭與非常祭一皆言五十字在子上與上正祭禮同則云某子故聘禮記云皇考某子是也特牲士禮無謚正祭稱皇考某子若士告請之祭則稱且字故士虞記云適爾皇祖某甫是也

史曰諾西面于門西抽下韇左執

筮右兼執韇以擊筮

將問吉凶焉故擊之以動其神易曰蓍之德圓而神○疏曰史既曰諾乃之於門西閾外西面述命乃筮也云左執筮及下云擊筮筮者皆是蓍以其用蓍爲筮因名蓍爲筮云兼執韇者上文已用右手抽上韇此經又用右手拍下韇是二韇兼執之也云易曰蓍之德圓而

（神者鄭彼注云蓍形圓而可以立變化之數故謂之神也引之者證蓍有神故擊而動之也）遂述命曰假爾大筮有常孝孫某來日丁亥用薦歲事于皇祖伯某以某妃配某氏尚饗（述循也重以主人辭告筮也假借也言因蓍之靈以問之常吉凶之占繇○重直用反繇直又反○疏曰云遂述命者史既受主人命乃右還向闈外西面遂述上主人之辭謂之述命述命訖乃連言曰假爾大筮有常此是即席西面命筮與述命同爲一辭者對士喪禮卜葬日云不述命若述命即與即席西面命龜異鄭注云述命命龜異龜重威儀多也對此大夫少牢述命命筮同筮輕威儀少爲文也云常吉凶之占繇者謂應凶告吉應吉告凶則不常此吉凶之占依龜之繇辭繇辭則占龜之長若易之爻辭以占筮也）乃釋韇立筮（卿大夫之蓍長五尺立筮由便○疏曰云卿大夫之蓍長五尺者大戴禮三正記皆有此文立筮由便以其蓍長立筮爲便對士之蓍三尺坐筮爲便若然諸侯蓍七尺天子蓍九尺立筮可知）卦者在左坐卦以木卒筮乃書卦于木

示主人乃退占（卦者史之屬也卦以木者每一爻畫地以識之六爻備書於版史受以示主人退占東面旅占之○疏曰筮是史故知卦者是史之屬也云書於版者釋經書卦于木木即版也云史受以示主人者經書卦是畫卦者恐是卦者以示於主人以卦者卑宜還使筮史受以示主人也）吉則史韇筮史兼執筮與卦以告于主人占曰從（從者求吉得吉之言○疏曰以主人之祭本以求吉今以疑而問筮筮而得吉是從主人本心故曰從者是求吉得吉之言也）乃官戒宗人命滌宰命爲酒乃退（滌大歷反○官戒戒諸官也當共祭祀事者使之具其物且齊也滌溉濯祭器埽除宗廟○共音恭齊側皆反下同溉古愛反一本作濯○疏曰云戒戒諸官也當共祭祀事者使之具其物且齊也滌溉濯祭器埽除宗廟者以其筮祭日得吉當以崇祭事故知官戒戒諸官有此數事此等皆事見於下文故鄭揔而言也）若不吉則及遠日又筮日如初（及至也遠日後丁若後己○疏曰云遠日後丁若後己者案上曲禮云遠日吉事先近日近日[illegible]）

（是也若上旬丁巳不吉則至上旬又筮中旬丁巳不吉至中旬又筮下旬丁巳不吉則止不祭以其卜筮不過三也是以鄭云後丁若後巳也）

右卿大夫祭前十日先筮日

宿（宿讀爲肅肅進也大夫尊儀益多筮日既戒諸官以齊戒矣至前祭一日又戒以進之使知祭日當來古文宿皆作羞○疏曰云大夫尊儀益多者其大夫宿戒兩有士有宿而無戒是儀略故云大夫儀多也此直是儀多而云益多者據士尸一宿下文大夫尸再宿是儀益多益多猶云彌多也此云前祭一日又戒以進之使知祭日當來下文明日朝服筮尸並是前祭一日唯下文前宿一日宿戒尸者是前祭二日以言前一日明祭前二日可知也）

前宿一日宿戒尸（皆肅諸官之日又先肅尸者重所用爲尸者又爲將筮○又爲于僞反○疏曰云皆肅諸官之日者解經宿是肅諸官之日云又先肅尸者總解經前宿一日宿戒尸謂是肅諸官之日前又先肅尸拔一日當祭前二日也云重所用爲尸者肅諸官唯一肅尸有再肅是重所用爲尸者故也云又爲將筮者亦是肅之使知祭日當來故也若然宿與戒前後名不同今合言宿者以前期十日之戒後有一日之宿若單言戒嫌同十日若單言宿嫌同一日故宿戒並言明其別也或可此是初戒尸云宿戒尸者故加宿字於戒上也）

明日朝筮尸如筮日之禮命曰孝孫某來日丁亥用薦歲事于皇祖伯某以某妃配某氏以某之某爲尸尚饗筮卦占如初（某之某者字尸父而名尸也字尸父尊鬼神也不前期三日筮尸者大夫下人君祭之朝乃視濯與士異○疏曰云某之某者字尸父而名尸也者案曲禮云父在不爲尸注云爲其失子道然則尸卜筮無父者若然凡爲人尸者父皆死矣死者當諱其名今對尸故知不稱尸父之名故上文是尸之父字下某爲尸是生者可稱名是以云字尸父而名尸也云字尸父尊鬼神也者以不稱名是尊鬼神也特牲士禮云前期三日筮尸此祭前一日筮尸吉遂宿尸者天子諸侯前期十日卜得吉日則戒諸官散齊至前祭三日卜尸得吉又戒宿諸官使之致齊士卑不嫌故得與人君同三日筮尸但下人君不得散齊七日耳大夫尊不敢與人君同直散齊九日前祭一日筮尸并）

、（諸官致戒云祭之朝大祝濯與士者亦是士卑得與人君同祭前[illegible]日注濯大夫尊不敢與人君同故與士異也云與士異亦是下人君下大夫君亦是與士異互換省文爲義也）吉則乃遂宿尸祝擯（宿言又述肅肅尸重尸也既宿尸乃肅諸官又執事者祝爲擯者尸祝象○疏曰諸官一肅士已宿尸訖今筮吉又肅再肅者是重尸者也云既肅尸乃肅諸官及執事者此重解上文宿一是此宿尸後事置於上文者彼爲前宿一日宿戒尸之事故云其實當在此重肅尸之後也云祝爲擯者以神象者決前筮尸時皆主人出命至此使祝擯以尸是神象故使祝擯也案特牲使宗人擯主人辭又有祝共傳命者士卑不嫌兩有與人君同此大夫尊下人君故闕之唯有祝擯而已又此尸不言出門面位案特牲主人宿尸時尸如主人服出門左西面鄭注云不敢南面當尊則大夫之尸尊尸出門經南面故主人與尸皆不在門東門西也）

主人再拜稽首祝告曰孝孫某來日丁亥用薦歲事于皇祖伯某以某妃配某氏敢宿（告尸以主人爲此事來）■尸拜許諾主人又

再拜稽首主人退尸送揖不拜（尸不拜者尸尊○疏曰凡賓主之禮賓去主人皆拜送今云尸送揖不拜者以大夫尸尊故也）

若不吉則遂改筮尸（即改筮之不及遠日○疏曰此決上文筮日不吉筮遠日者以日爲祭祀之本須取丁巳之類故須取遠日後旬丁此筮尸不吉不須退至後旬故筮不待遠日也）

右筮尸宿尸及宿諸官

既宿尸反爲期于廟門之外（爲期肅諸官而皆至定祭早晏之期爲期亦夕時也言既肅尸反爲期明大夫尊肅尸而已具爲賓及執事者使人肅之○疏曰云爲期肅諸官而皆至者宿尸及宿諸官與爲期皆於祭前之日也特牲云厥明夕陳鼎于門外又下文請期曰羹飪是夕時則此大夫禮爲期亦夕時可知也經云宿尸反即云爲期明大夫不自肅賓以下可知故云使人肅之也）主人門東南面宗人朝服北面曰請祭期主人曰比於子（比眦志反次也注同○比次早晏在於子也主人不西面者大夫尊於諸官有君道也爲期亦

晦尸不來也○䟽曰言比早晏者一日一夜辰有十二冬日夏夜長短不同是以推量比次日辰之早晏也云主人不西面者大夫尊於諸官有君道也者決特牲主人門外西面士卑於屬吏無君道故也云爲期亦唯尸不來也者言亦特牲爲期時賓及衆賓位于門西時無尸此大夫禮餘賓之等並來亦唯尸不來是以主人南面亦爲無尸也 宗人曰旦明行事主人曰諾乃退（旦明旦日質明）

右宗人請祭期

明日主人朝服即位于廟門之外東方南面宰宗人西面北上牲北首東上司馬刲羊司士擊豕宗人告備乃退（刲苦圭反○刲擊皆謂殺之此實既省告備乃殺之文互者省文也尚書傳羊屬火豕屬水○䟽曰案特牲視牲視殺別日今少牢不言視牲直言刲擊告備乃退者省文也祭義云君牽牲穆荅君卿大夫序從既入門麗于碑卿大夫袒而毛牛尚耳諸侯禮殺於門內此大夫與特牲士皆殺於門外者辟人君也云刲擊皆謂殺之者豕言擊動之使鳴是視牲也羊言刲謂殺之是視殺也） 雍人摡鼎匕俎于雍爨雍爨在門東南北上（摡古愛反○雍人掌割亨之事者爨竈也在門東南統於主人北上羊豕魚腊皆有竈竈西有鑊凡摡者皆陳之而後告絜○䟽曰云雍人掌割亨之事者周禮饔人職文云凡摡者皆陳之而後告絜者案特牲視濯時皆陳之視訖告絜此亦當然） 廩人摡甑甗匕與敦于廩爨廩爨在雍爨之北（甑子孕反甗魚展反又音又音言劉音彥又魚變反敦音對劉都愛反後皆放此○廩人掌米入之藏者甗如甑一孔匕所以匕黍稷者也古文甑爲烝○䟽曰云廩人掌米入之廩者周禮地官廩人職文以其穀入倉人米入廩人故也云甗如甑一孔者案冬官陶人職云甗實二鬴厚半寸脣寸甑實二鬴厚半寸脣寸七穿鄭司農云甗無底甑以其無底故以一孔解之云匕所以匕黍稷者也者匕雍人云匕者所以匕肉此廩人所掌米故云匕黍稷也） 司宮摡豆籩勺爵觚觶凡洗篚于東堂下勺爵觚觶實于篚卒摡饌豆籩

與篚于房中放于西方設洗于阼階東南當東榮（放猶依也大夫攝官司宫兼掌祭器也○疏曰案特牲云）宗人升自西階視壺濯及豆籩反降東北面告濯具鄭注云不言絜以有几席若然彼几席不摡則几洗篚三者亦不摡而并言之者以其同降于東堂下故繼篚言之其實不摡也云大夫攝官司宫兼掌祭器者下文司宫筵神席於奥此又掌豆籩之等故鄭云攝官案为則鄭注云諸侯兼官者彼對天子天子六卿諸侯三卿兼六卿此則大夫對諸侯諸侯具官大夫攝官也

右視殺視濯

羹定雍人陳鼎五三鼎在羊鑊之西二鼎在豕鑊之西（定多佞反○魚腊從羊膚從豕統於牲○疏曰）云魚腊從羊膚從豕統於牲者上文摡鼎時鄭云羊豕魚腊皆有竈今陳鼎宜各當其鑊此三鼎在羊鑊之西二鼎在豕鑊之西故云魚腊從羊膚從豕也其實羊豕魚腊各有鑊也此直有羊豕言皆有鑊前注何知魚腊皆有竈案士虞禮云側亨於廟門外之右東面魚腊爨在其南上之魚腊皆有爨則大夫魚腊（皆有鑊可知故羊豕魚腊皆有竈也）司馬升羊右胖髀不升肩臂臑膊骼正脊一脡脊一橫脊一短脅一正脅一代脅一皆二骨以並腸三胃三舉肺一祭肺三實于一鼎（胖音判髀）步禮反又方爾反臑奴到反又人于反膊劉音純說文之允反骼音格又音各下同脡他頂反○升猶上也上右胖周所貴也髀不升近竅賤也肩臂臑肱骨膊骼股骨脊從前為正脅旁中為正脊先前脅先後屈而反猶器之綼也並併

也脊脅骨多六體各取二骨併之以多為貴舉肺一尸食所先舉也祭肺三為尸主人主婦古文胖皆作辯髀皆作脾今文並皆為併綼側耕反後同併步頂反辯音遍一皮莧反脾必爾反又婢支反○疏曰上十一體言一者見其體也下言皆二骨以並見一體皆有二骨也云脊從前為正脅旁中為正脊先前脅先後屈而反猶器之綼也云先前者正脊是也先後者即短脅是也故特牲記云尸俎正脊二骨橫脊長脅二骨短脅鄭注云脊無中脅無前貶也明代脅最在前也脊先前脅先後者取綼屈之義若然脊以前為正其次名脡卻後名橫

（脡者取脡脡然直後言橫者取䠊於脡凡名骨皆隨形名之唯言正者以義取稱焉此言縪者指解脊不取肩胳也若尸舉牲體則脅有胳爲縪故鄭注特牲云舉先正脊後肩自上而卻下縪而前終始之次也故尸舉牲體如縪也案下注云升之以尊卑此注云猶器之縪也若縪則不得見尊卑若以尊卑升復不得見縪兩注似乖者凡牲體四支爲貴故先序肩臂臑肫胳爲上是尊然後序脊脅於下是乎次應先言正脊而先言短者又取縪之義也但所序骨體各有宜不可准定也若然既以尊卑升之而祭肺貴序在下者腸胃及肺在内不得與外體爲尊卑之次當以腸內自爲先後之次也云脊脅骨多六體各取二骨併之以多爲貴者此經有臂已下皆言一至十一體之下揔言皆二骨知二骨[illegible]脊脅骨多六體各取二骨者案特牲記肩臂臑肫胳不言二骨至序脊脅即言二骨以並故知此言皆二骨亦據脊脅可知也）司士升豕右胖髀不升肩臂臑膊骼正脊一脡脊一短脅一正脅一代（各取二骨者案特牲言二骨至序脊脅即）肺一祭肺三實于（此言皆知也）司士升豕右

（[illegible]又[illegible]困反○疏曰云君子不食圂腴禮記少儀文彼注云腴有似於[illegible]穢[illegible]樂記注云以穀食犬豕曰豢是似人也）雍人倫膚九實于一鼎（倫擇也膚脅革肉擇之取美者○疏曰知脅革肉者下文云膚九而俎亦橫載革順故知膚是脅革肉也）司士又升魚腊魚十有五而鼎腊一純而鼎腊用麋（司士又升副倅者合升左右胖曰純純猶全也○疏曰云司士又升副倅者謂是第三俎其司士與前文司士升豕者別知者以下經云司士三人升魚腊膚則此豕魚腊宜各一人又此升鼎宜俱時明是副倅者非升豕者可知云倅者案諸子職云掌國子之倅鄭云是公卿大夫之副貳則此云倅亦副之別名以其副牲鼎故云副倅也）卒脀皆設扃鼏乃舉陳鼎于廟門之外東方北面北上（脀之承反○北面北上鄉內相隨古文鼏皆爲密）司宮尊兩甒于房戶之閒同棜皆有冪甒有玄酒（甒亡甫反○房戶之閒房西室戶東也棜無足禁者酒戒也大夫去足改名優尊者若不爲之戒然古文甒皆作廡今文

（冪作冪○疏曰云棜無足禁者酒戒也大夫去足改名優尊者若不爲之戒然者此決特牲用棜仍云禁此改名曰棜是優尊者若不爲神戒然鄉飲酒雖是大夫禮猶名斯禁者尋常飲酒異於祭祀也）司宮設罍水于洗東有枓設篚于洗西南肆（枓音主○枓㪺水器也凡設水用罍沃盥用枓禮在此也○㪺九于反劉苦侯反○疏曰云凡設水用罍沃盥用枓禮在此也者言凡揔儀禮一部內用水者皆須罍盛之沃盥水者皆用枓爲之鄭言禮在此者以士冠禮直言水在洗東士昏禮亦直言水在洗

東鄉飲酒特牲記亦云然皆不言罍器亦不云有枓其燕禮大射雖云罍水又不言有枓故鄭注揔云凡此等設水用罍沃盥用枓其禮具在此故餘文不具省文之義）改饌豆籩于房中南面如饋之設實豆籩之實（改更也爲賓更之威儀多也如饋之設如其陳之左右也饋設東面○疏曰前司宮摡豆籩流饌豆籩放於西方今爲賓之乃更設豆籩於房中南面如饋之禮東面設然者此大夫禮威儀多決特牲士禮視濯時豆籩鉶在東房至實豆籩時直云豆籩鉶陳於房中如初鄭云如初者承

（鉶實之既而反之是然不改[illegible]亦[illegible]之饋因而實之是士禮[illegible][illegible]也）設槃匜與簞巾于西階東（爲尸將盥○疏曰案特牲直云尸盥匜水實于槃中簞巾在門內之右不言其人亦闕也知然祝皆從下文始言祝延几于室中注云至此使祝接神明前非祝也）

右實鼎及豆籩盤匜等

主人朝服即位于阼階東西面（爲將祭也）司宮筵于奧祝設几于筵上右之（布陳神坐也室

中西南隅謂之奧席東西近南爲右○疏曰案特牲云祝筵几鄭云使祝接神此使司宮者此大夫禮異於士故司宮設席祝設几大夫官多故使兩官共其事亦是接神故祝設几也）主人出迎鼎除冪士盥舉鼎主人先入（道之也主人不盥不舉○疏曰此決特牲主人降及賓盥上禮自舉鼎此大夫尊不舉故不盥）司宮取二勺于篚洗之兼執以升乃啓二尊之蓋冪奠于棜上加二勺于尊覆之南柄（二尊兩甒也○疏曰

（尊兩甒者即上司宮尊兩甒于房戶之間是也知二勺兩尊用之者玄酒雖有不酌重古如酌者然也）鼎序入雍正執一匕以從雍府執四匕以從司士合執二俎以從司士贊者二人皆合執二俎以相從入（相息亮反○相助）陳鼎于東方當序南于洗西皆西面北上膚爲下匕皆加于鼎東枋（枋彼命反○膚爲下以其加也南于洗西陳於洗西南○疏曰此云膚爲下門外陳鼎時不言至此言之者以膚者豕之實前陳鼎在門外時未有俎據鼎所陳則膚在魚上今將載於俎設之最在後故須分別之也云膚爲下以其加者以羊無別俎而豕有膚俎故謂之加以爲下也洗當東榮近東也其陳鼎鼎當東序則近西也而言南于洗西則鼎陳于洗西稍近南東西不得與洗相當也）俎皆設于鼎西西肆肵俎在羊俎之北亦西肆（肵音祈○肵俎在北將先載也異其設文不當鼎○疏曰云異其設文不當鼎者羊俎在羊鼎西今云肵俎在羊俎北不繼鼎明不當鼎[illegible]若繼鼎言者即在鼎西也）宗人遣賓就主人皆盥于洗長枇（長丁丈反注同○長枇者長賓先次賓後也主人不枇言就主人者明親臨之古文枇作匕）佐食上利升牢心舌載于肵俎心皆安下切上午割勿沒其載于肵俎末在上舌皆切本末亦午割勿沒其載于肵橫之皆如初爲之于爨也（牢羊豕也安平也平割其下於載便也凡割本末食必正也午割使可絕勿沒爲其分散也肵之爲言敬也所以敬尸也周禮祭尚肺事尸尚心舌心舌知滋味今文切皆爲刌○疏曰經言皆如初爲之于爨也者以前膚鼎時不見心舌謙不在爨故明之云皆者羊豕皆有心舌故案特牲記云肵俎心舌皆去本末午割之實于牲鼎載心立舌縮俎此[illegible]入鼎時則制此心舌然也[illegible][illegible]入爨時先制之是以雖出爨亦得爲皆[illegible][illegible]爨也云凡割本末食必正也者鄉黨孔子云割不正不食故割本末爲食正也云肵之爲言敬也者郊特牲云肵之爲言敬也言所以敬尸[illegible]禮祭尚肺[illegible]禮記明[illegible]位云[illegible]

首夏后氏祭心殷祭肝周祭肺是周之禮法祭肺而此所俎不取肺而用心者以其事尸尚心舌心舌知滋味者故特牲記鄭注亦云心舌知食味者欲尸之饗此祭是以進之若然舌之所知五味乃是心之所知酸苦也故心舌并言之

佐食遷肵俎于阼階西西縮乃反佐食二人上利升羊載右胖髀不升肩臂臑膊骼正脊一脡脊一橫脊一短脅一正脅一代脅一皆二骨以並腸三胃三長皆及俎拒舉肺一長終肺祭肺三皆切肩臂臑膊骼在兩端脊脅肺肩在上

升之以尊卑載之以體次各有宜也拒讀為介距之距俎距脛中當橫節也凡牲體之數及載備於此○疏曰升羊載右胖者准例實鼎曰升實俎曰載今實俎而言升者以其升者上也是以載俎升載兩言之也但此經所載牲體多少一依上文升鼎不異而重序之者以其載俎之時與入鼎時多少有異故重序之舉肺祭肺上已言今又言之者以其上升鼎時直言舉肺一祭肺三不言長短上所以不言長短者以其入鼎時二者未制故不辯長短至此載俎乃制長短及切之故具辯之也若然上升鼎時不制者若升鼎制之恐二肺雜亂是以升俎乃制之若然心舌未升鼎時已午割勿沒不言至載俎乃言午割者彼二者其體殊異不雜亂故俎乃一辯而已云肩臂臑膊骼在兩端脊脅肺肩在上者此是在俎之次俎有上下猶牲體有前後故肩臑在上端膊骼在下端脊脅肺在中其載之次序肩臂臑正脊脡脊橫脊代脅長脅短脅肺腸胃膊骼也云升之以尊卑者即上文上利升羊以下序其在鼎也云載之以體次者俎法四體尊於脊脅即經四體在兩端脊脅肺在中者故云各有宜也云拒讀為介距之距者案左氏傳昭二十五年云季郈之雞闘季氏介其雞鄭氏云介甲為雞著甲又云郈氏為之金距注云金距以金踏距今鄭君合取季氏之介又取郈氏之距而云介距之距此引之者彼距在雞足為距此俎距亦俎為橫也是距云俎距脛中當橫節也案明堂位云俎有虞氏以梡夏后氏以嶡殷以椇周以房俎注云梡斷木為四足而已嶡之言蹷也謂中足為橫距之象周禮謂之距彼注云周禮謂之距撫此俎距而言是距為俎足中央橫者也此言俎距脛中當

（横節者案明堂位夏后氏以嶡謂中足之横下仍有柎之椇謂横下仍有曲橈之足下又有周之房俎謂四足下更有跗鄭云上下兩間有似於堂房是横下更有二事故言壓中當横節也夫凡牲體之數及載備於此者案此經節析前體肩臂臑兩相為六後體膊胳兩相為四短脅正脅代脅兩相為六脊有三揔為十九體唯不數觳二通之為二十一體二觳正祭不薦於神尸故不言是牲體之數備於此言及載備於此者上經云升於鼎此經云載於俎是其及載備於此也）下利升豕其載如羊無腸胃體其載于俎皆進下（進下變於食生也所以交於神明不敢以食道敬之至也鄉飲酒禮進腠羊次其體豕言進下互相見○見賢遍反○疏曰云進下變於食生也者決公食大夫鄉飲酒牲體皆進腠腠是本是食生人之法此言進末末為終謂骨之終食鬼神法故云變於食生也云所以交於神明者郊特牲文云不敢以食道禮引文云羊次其體豕言進下互相見若羊次其體即上經上利升羊以下是次其體言互相見者羊言體亦進下豕言進下亦次其體也）司士三人升魚腊膚魚用鮒十有五而俎縮載右首進腴（鮒音附○右首進腴亦變於食生也有司載魚横之少儀曰羞濡魚者進尾○疏曰云右首進腴亦變於食生也者凡載魚為生人首皆向右進鰭其祭祀亦首皆在右進腴生人死人皆右首陳設在地地道尊右故也鬼神進腴者腴是氣之所聚故祭祀進腴也生人進鰭者鰭是脊生人尚味故公食大夫云魚七縮俎寢右鄭注云右首也寢右進鰭也乾魚近腴多骨鯁是也云有司載魚横之少儀曰羞濡魚者進尾引之者欲見正祭與儐尸載魚横異又與生人食禮不同以其尸之禮上大夫載魚横之於人為縮於俎為横既見乾魚則進首可知後取少儀者濡魚進尾見與乾魚異有司徹進首是上大夫繹祭儐尸之禮有乾魚横於俎宜進其首則少儀者濡魚者是天子諸侯繹祭可知以其天子諸侯繹祭乾濕皆有乾魚則進首鮮魚則進尾必知是天子諸侯繹祭者以其大夫儐尸云加膴祭少儀云祭膴又與儐尸加膴祭於上同故知義然也）腊一純而俎亦進下肩在上（如羊豕凡腊之體載禮在此○疏曰以其諸經唯有腊文無升載之事唯有此經所載之法故云載禮在此也）膚九而俎亦横

載革順（列載於俎令其皮相順亦者亦其骨體○疏曰云列載於俎令其皮相順者解經革順謂以此膚之體相次而作行列以膚革相順而載也云亦其骨體者上牲體橫載文不明故舉膚亦橫載以明之此膚言橫則上羊豕骨體亦橫載可知也）

右舉鼎匕載

卒脀祝盥于洗升自西階主人盥升自阼階祝先入南面主人從户内西面（將納祭也）

主婦被錫衣侈袂薦自東房韭菹醓醢坐奠于筵前主婦贊者一人亦被錫衣侈袂執葵菹蠃醢以授主婦主婦不興遂受陪設于東韭菹在南葵菹在北主婦興入于房（被錫讀爲髲鬄古者或剔賤者刑者之髮以被婦人之紒爲飾因名髲鬄焉此周禮所謂次也不纚笄者大夫妻尊亦衣綃衣而侈其袂耳侈者蓋半士妻之袂以益之衣三尺三寸袪尺八寸韭菹醓醢朝）

（東[illegible]一館一[illegible]豐大夫禮葵菹[illegible]爲[illegible]○髮鬄上皮義反下大計反歷反下同錫音羊蠃力禾反○疏曰云主婦贊者一人亦被錫者此被錫侈袂與主婦同既一人與主婦同則其餘不得如主婦當與士妻同纚笄綃衣若士妻與婦人助祭一皆纚笄綃衣以綃衣下更無服服窮則同故特牲云凡婦人助祭者同服是也云被錫讀爲髲鬄者欲見髲取人髮爲之之義也云古者或剔賤者刑者丨之髮以被婦人之紒爲飾因名髲鬄焉者丨此解名髲鬄之意案哀公十七年傳說衛莊公登城望戎州見己氏之妻髮美使髡之以爲呂姜髢是其取賤[illegible]爲髲鬄之事也云此周禮所謂次也周禮追師云掌王后以下副編者首服副褘衣褖衣首服編褖次鄭彼注副首飾若今步搖編編列髮爲之若假紒次次第髮長短爲之所謂髲鬄鄭云所謂髲鬄者指此文也是被此相曉也云不纚笄者大夫妻尊者此決特牲主婦纚笄士妻卑故也云亦衣綃衣者亦如特牲士妻主婦綃衣也綃衣者六服外之下者云而侈其袂耳侈者蓋半士妻之袂以益之衣三尺三寸袪尺八寸者士妻之袂二尺二寸袪尺二寸三分益一故衣三尺三寸袪尺）

（八寸也故內司服注亦爲此解此或二衣三尺三寸或云袂俱合義是以喪服記云亦名袂爲衣也云韭菹醓醢朝事之豆也者案周禮醢人職朝事之豆韭菹醓醢昌本麋臡菁菹鹿臡茆菹麋臡彼天子八豆今大夫取二豆爲饋食用之豐大夫禮故也若然葵菹蠃醢亦天子饋食之豆今大夫用之鄭不言者按饋食當其節天子八豆此大夫取二而已故不須言之云葵菹在綍者以其韭菹在南醓醢在此今於次見葵菹在北蠃醢在韭是其綍次之也）佐食上利執羊俎下利執豕俎司士三人執

魚腊膚俎序升自西階相從入設俎羊在豆東豕亞其北魚在羊東腊在豕東特膚當俎北端（相助也）主婦自東房執一金敦黍有蓋坐設于羊俎之南婦贊者執敦稷以授主婦主婦興受坐設于魚俎南又興受贊者敦黍坐設于稷南

興[illegible]受[illegible]敦[illegible]坐設于黍南敦皆[illegible]

主婦興入于房（敦有首者尊者器飾也飾蓋象龜周之禮飾器各以其類龜有上下甲今文曰主婦入于房○疏曰敦有首者尊者器飾也飾蓋象龜知有此義者以其經云敦南首明象龜蟲獸之形故云龜者以其蓋形龜象故也云周器各以其類者案周禮梓人云骨以脰鳴者以胷鳴者之類鄭祭器樽庶物也又周禮司尊彝有雞彝之等是周之禮飾器各以其類也云龜有上下甲者欲言此敦蓋取象之意以龜有上下甲故敦蓋象之是亦取其類也敦蓋既象龜明簋亦象龜爲之故禮器云管

仲鏤簋朱紘注云謂刻而飾之大夫刻爲龜耳諸侯飾以象天子飾以玉言以玉飾之還依大夫象形爲飾也天子則簋敦兼有九嬪職云凡祭祀贊玉齍注云玉齍玉敦受黍稷器是天子八簋之外兼用敦也特牲云佐食分簋鉶注云爲將饋敦有虞氏之器也周制士用之變敦言簋容同姓之士得從周制耳則同姓大夫亦用簋特牲少牢用敦者異姓大夫士也明堂位云有虞氏之兩敦夏后氏之四璉殷之六瑚周之八簋鄭注云皆黍稷器制之異同未聞案周禮舍人注圓曰簋[illegible]注直云外方曰簋者據而言若然云未聞者據殷已上[illegible]）

（聞周之簋則聞矣故易損卦云二簋可用享注云離爲日日圓巽爲木木器象是其周器有聞也孝經緯鉤命決云敦規首上下圓相連簠簋上圓下方法陰陽是有聞而鄭云未聞者鄭不信之故也）祝酌奠遂命佐食啓會佐食啓會蓋二以重設于敦南（會古外反重直容反下及注同○酌奠酌酒爲神奠之後酌者酒尊要成也特牲饋食禮曰祝洗酌奠奠于鉶南重累之○䟽曰迎尸之前將爲陰厭爲神不爲尸故云爲神奠之也云後酌者酒尊要成也者上經先設餘饌此經乃酌者酒尊

物設饌要由尊者成故後設之也引特牲者酌奠之處當在鉶南此經不言故引爲證也云重累之者以黍稷各二二者各自當重累於敦南郤合之也）主人西面祝在左主人再拜稽首祝祝曰孝孫某敢用柔毛剛鬣嘉薦普淖用薦歲事于皇祖伯某以某妃配某氏尚饗主人又再拜稽首（祝祝下之又反鬣力輒反淖女孝反○羊曰柔毛豕曰剛鬣嘉薦菹醢也普淖黍稷也普大也淖和也德能大和乃有黍

（[illegible]奉盛以告曰絜粢豐盛[illegible]時不害而民和年豐也○䟽曰云[illegible]曰羊[illegible]毛曰剛鬣曲禮文云肥則[illegible]豕肥則鬣剛也引春秋者證黍稷[illegible]和之義左氏桓六年傳文此之所言隨季梁辭也）

右迎尸之前先爲陰厭

祝迎尸于廟門之外主人降立于阼階東西面祝先入門右尸入門左（主人不出迎尸伸尊也特牲饋食禮曰尸入主人及賓皆辟位出亦如之祝入門右者辟

尸盥也既則後尸○辟音避又芳益反下同○䟽曰云主人不出迎尸伸尊也者禮記云君迎牲而不迎尸別嫌也尸在廟門外則疑於臣在廟中則全於君故主人皆不出迎尸尸在廟門外爲臣道故主人不出迎尸伸尊也引特牲者尸出入時主人與賓西位上皆逡遁辟位敬尸也云既則後尸者下經云祝延尸尸升自西階入祝從注云由後詔相之曰延是後尸也）宗人奉槃東面于庭南一宗人奉匜水西面于槃東一宗人奉簞巾南面于槃北乃沃尸

盥于槃上卒盥坐奠簞取巾興振之三以受尸巾（奉芳勇反○庭南沒霤○疏曰庭南者於庭近南是沒盡門屋霤近門而盥也是以特牲亦云入門北面盥繼門而言卽亦此沒霤者也）祝延尸尸升自西階入祝從（由後詔相之曰延延進也周禮曰大祝相尸禮祝從從尸升自西階○疏曰周禮曰大祝相尸禮注云延其出入詔其坐作是也）主人升自阼階祝先入主人從（祝接神先入宜也）尸升筵祝主人西面立于戶內祝在左（主人由祝後而居右尊也祝從尸尸卽席乃卻居主人左○疏曰祝先入至主人入而居祝之右者以祝從尸後詔侑之故在尸後主人前及尸卽筵主人與祝西面則上人尊故卻居主人左）祝主人皆拜妥尸尸不言尸荅拜遂坐（妥他果反○拜妥尸拜之使安坐也自此荅拜遂坐而卒食其間有不啐不嘗鉶不告旨大夫之禮尸彌尊也告旨者為初亦不饗所謂曲而殺曰爾雅妥安坐也故云拜妥尸使[illegible]案特牲云尸啐酒告旨）

拜尸荅拜祭鉶嘗之告旨不得遂坐此經云荅拜遂坐故鄭解其遂坐而卒食之意以其間有不啐奠不嘗鉶不告旨也特牲所云嘗鉶謂嘗豕鉶此不嘗鉶亦謂不嘗豕鉶也案下云嘗羊鉶則此不嘗豕鉶可知不告旨者既不啐奠故無告也言大夫之禮尸彌尊者既不啐奠又不嘗鉶不告旨是彌尊也云不告旨者為初亦不饗者案特牲迎尸即席坐主人拜妥尸尸荅拜執奠祝饗主人拜如初注云饗勸強之也其辭取於士虞記[redacted]則宜云孝孫某圭為而孝薦之饗是士賤不嫌得與人君同大夫尊嫌與人君同故初不饗後亦不告旨故云不告旨者為初亦不饗也云所謂曲而殺者禮器文彼注云謂若父在為母期不得申故引為證若然曲而殺為初不饗而言也）祝反南面（未有事也墮祭爾敦官各肅其職不命○墮許規反劉相規反下同○疏曰云未有事也者釋祝反南面也云墮祭爾敦文在下經官各肅其職不命者言祝無事之義案宿諸官各肅其事不須命故祝得又南面）尸取韭菹辯擩于三豆祭于豆閒上佐食取黍稷于四敦下佐食取牢一切肺于俎以授尸

佐食上佐食兼與黍以挼尸尸同受祭于豆祭（辯音遍挼如悅反劉而誰反○牢羊豕也同合也合祭於俎豆之祭也黍稷之祭為墮祭將食神餘尊之而祭之今文挼為綏○疏曰云黍稷之祭為墮祭者肺與黍稷俱得為墮故周禮守祧職既祭則藏其墮墮中豈不能兼肺肺與黍稷俱祭于苴上既藏之明肺與黍稷器不動人就器減取之故特得墮名舉肺則全取因上絶之不得墮稱及其藏之并有墮名也云將食神餘尊之而祭之者謂陰厭是神食後尸來即席食尸餕鬼神之餘故尸亦尊神而祭之以其凡祭者皆不是盛主人之饌故以祭之為尊也）上佐食舉尸牢肺正脊以授尸上佐食爾上敦黍于筵上右之（爾近也或曰移也右之便尸食也重言上佐食明更起不相因○疏曰曲禮云飯黍無以箸是古者飯食不用匕箸若然器即不動器中取之故移之於席上便尸食也云重言上佐食明更起不相因者前舉尸牢肺時坐而取之與以授尸不因此坐取肺即爾敦黍明更坐爾黍而起不因前坐也案特牲云黍稷此不云稷者文不具其實亦爾之也）主人

羞肵俎升自阼階置于膚北（羞進也肵敬也親進之主人敬尸之加○疏曰郊特牲訓肵為敬今此主人親進之故鄭云敬尸之加以其為尸特加故云加也若然特牲三俎膚從豕俎故肵在腊北此五俎有膚俎故肵在膚北）上佐食羞兩鉶取一羊鉶于房中坐設于韭菹之南下佐食又取一豕鉶于房中以從上佐食受坐設于羊鉶之南皆芼皆有柶尸扱以柶祭羊鉶遂以祭豕鉶嘗羊鉶（芼亡報反柶音四扱初洽反○芼菜也羊用苦豕用薇皆有滑○疏曰芼菜者菜是地之芼知羊用苦豕用薇皆有滑者案公食大夫記云鉶芼牛藿羊苦豕薇皆有滑是也）食舉（舉牢肺正脊也先飲啗之以為道也○疏曰此食舉在羞肵之下特牲食舉在羞肵之上不同者彼特牲食舉下乃去羞肵俎者是其正以食舉後尸即嚌幹之屬即加於肵俎故食舉後即進肵是下也此今舉在羞肵之下者由主人敬尸故先羞肵不退在下也特牲爾敦下設大羹湆不云者大羹不為神直是為尸者故[illegible]

（不言儐尸乃宥也云舉牢肺正脊也者上文云上佐食舉尸牢肺正脊以授尸尸受祭肺明今食先云食舉是上牢肺正脊也云先食啗之以爲道也者案特牲舉肺脊以授尸注肺氣之主也脊體之貴也先食啗之所以道氣通氣是也）三飯（食以黍○疏曰知先食黍者以前文先言爾黍故知先食黍也）上佐食舉尸牢幹尸受振祭嚌之佐食受加于肵（嚌才計反○幹正脅也古文幹爲肝○疏曰上文食舉是正脊故知此食幹亦先取正脅也特牲云食幹鄭注爲長脅也彼記序九體有長脅無代脅者案鄭注云脊無中脅無前脡於尊者故與此異也）上佐食羞胾兩瓦豆有醢亦用瓦豆設于薦豆之北（胾莊吏反○設於薦豆之北以其加也以豆亦縡羊胾在南豕胾在北無臐膮者尚牲不尚味○臐許云反膮許堯反○疏曰特牲略於少牢故有豕膮此少牢二牲故不尚味而無臐膮也）尸又食食胾上佐食舉尸一魚尸受振祭嚌之佐食受加于肵橫之（又復也或言食或言飯食大名小數曰飯魚橫之者異於

肉○數所角反○疏曰云食大名者以其論語文多言食故云食大名也云小數曰飯者此少牢特牲言三飯五飯九飯之等據一口謂之一飯五口謂之五飯據小數而言故云小數曰飯也云魚橫之者異於肉者魚在俎縮肉在俎則橫其同在肵俎仍橫之魚本縮今則橫矣與牲體異故云魚橫異於肉也必知肉在肵仍橫者但言加于肵不云縮則與本俎同橫可知也大夫不儐尸者於此時亦當設大羹此主爲大夫不儐尸者大羹之文也）又食上佐食舉尸腊肩尸受振祭嚌之上佐食受加于肵（腊魚皆一舉者少牢二牲略之腊必舉肩以肩爲終也別舉魚腊崇威儀○疏曰特牲三舉獸魚以其牲少故也此少牢二牲略之者體足可舉故腊魚一舉以略之云腊必舉肩者以腊如牲骨但舉一肩肩尊以爲終耶其成義云別舉魚腊崇威儀者特牲云尸三飯佐食舉獸幹魚一亦如之尸又三飯舉骼及獸魚如初尸又三飯舉肩及獸魚如初獸魚常一時同舉而此獸魚別舉大夫之禮故云崇威儀案特牲先舉腊後魚此少牢後舉腊者彼將[illegible]三俎腊皆三舉故後舉魚此少牢腊皆一舉故使腊在後肩取其終義故[illegible]

又食上佐食舉尸牢骼如初（如舉幹也）又食（不舉者卿大夫之禮不過五舉須侑尸○䟽曰云五舉者舉牢肺一也又舉牢幹二也又舉一魚三也又舉腊肩四也又舉牢骼五也是卿大夫之禮五舉也）尸告飽祝西面于主人之南獨侑不拜侑曰皇尸未實侑（侑勸也祝獨勸者更則尸飽實猶飽也祝既侑復反南面○䟽曰云侑勸也祝獨勸者更則尸飽者此決特牲九飯三侑皆祝主人共侑不更以侑者以士禮九飯縱更亦不飽故不更此大夫禮十一飯更則飽故有更是以使祝獨侑與主人爭之義云祝既侑復反南面者户內主人及祝行事之位尸席北亢無事之位今侑訖亦復尸北南面位也此與特牲皆有尸飯法天子諸侯亦當有之故大祝九拜之下云以享侑祭祀注云侑勸尸食而拜若然士三飯則告飽而侑大夫七飯告飽而侑諸侯九飯告飽而侑天子十一飯而侑也）尸又食上佐食舉尸牢肩尸受振祭嚌之佐食受加于肵（四舉牢肩始於[illegible]於肩尊於終始○䟽曰正脊二[illegible]貴者故先舉正脊[illegible]

後舉肩者爲食之終故云尊於終始）尸不飯告飽祝西面于主人之南（祝當贊主人辭○䟽曰以其西面是祝之有事之位故從南向西面位也）主人不言拜侑（祝言而不拜主人不言而拜親䟽之宜○䟽曰云祝言而不拜者䟽也主人不言而拜者親也故云親䟽之宜）尸又三飯（爲祝一飯爲主人三飯尊卑之差凡十一飯下人君也）上佐食受尸牢肺正脊加于肵（言受者尸授之也尸授牢幹而實舉于祖豆食畢操以授佐食焉○操七刀反○䟽曰此案上文初食舉謂正脊與牢肺不言置舉之所下文即言三飯上佐食舉尸牢幹尸受振祭嚌之佐食受加于肵至此尸十一飯後乃言上佐食受尸牢肺正脊加于肵者是却本初食約特牲舉肺脊加于肵其時尸實舉于菹豆今尸食畢尸乃於菹豆上取而授上佐食上佐食受而加于肵故言受尸牢肺正脊加于肵也）

右尸入正祭

主人降洗爵升北面酌酒乃酳尸尸拜受主人拜送（酳音胤又士刃反○酳猶羡也既食之而又飲之所

（以樂之古文醑作酳○食音寺飲於反樂音洛○疏曰云醑猶羨也者取饒羨之義故以爲樂之也）尸祭酒啐酒賓長羞牢肝用俎縮執俎肝亦縮進末鹽在右（羞進也縮從也鹽在肝右便尸擩之古文縮爲蹙○疏曰云鹽在肝右便尸擩之者鹽在肝右據賓長西面手執而言尸東面若至尸前鹽在尸之左尸以右手取肝鄉左擩之是其便也）尸左執爵右兼取肝擩于俎鹽振祭嚌之加于菹豆卒爵主人拜祝受尸爵尸荅拜（兼兼羊豕）祝酌受尸尸醋主人主人拜受爵尸荅拜主人西面奠爵又拜（醋才各反○主人受酢酒俠爵拜彌尊尸○疏曰尸酢主人使祝代尸酌者已卑尊尸今主人拜受受訖又拜爲俠是彌尊尸也）上佐食取四敦黍稷下佐食取牢一切肺以授上佐食上佐食以綏祭（綏許規反劉相規反并注授及墮亦放此下皆同○綏或作授授讀爲墮將受嘏亦尊尸餘而祭之古文墮爲

肵○疏曰經中綏是車綏或有禮本作授者故亦讀從周禮守祧既葬則藏其墮取墮減之義也云將受嘏者下文主人受嘏之時先墮祭是以佐食授黍稷與主人爲墮禮）主人左執爵右受佐食坐祭之又祭酒不興遂啐酒（右受佐食右手受墮於佐食也至此言坐祭之者明尸與主人爲禮也尸恒坐有事則起主人恒立有事則坐○疏曰云尸常坐有事則起主人常立有事則坐者案禮器云周坐尸曲禮云立如齊鄭云齊謂祭祀時則是尸常坐主人祭時則常立經云坐祭之謂墮祭尸餘是尸與主人爲禮是主人有事乃坐也尸荅主人拜乃立是尸有事則起也）祝與二佐食皆出盥于洗入二佐食各取黍于一敦上佐食兼受摶之以授尸尸執以命祝（摶大官反○命祝以嘏辭○疏曰謂命祝使出嘏辭以嘏於主人下文是也）卒命祝祝受以東北面于尸西以嘏于主人曰皇尸命工祝承致多福無疆于女孝孫來女孝孫使女受

禄于天宜稼于田眉壽萬年勿替引之（女音汝○嘏大也予主人以大福工官也承猶傳也來讀曰釐釐賜也耕種曰稼勿猶無也替廢也引長也言無廢上時長如是也古文嘏爲格禄爲福眉爲微替爲袂袂或爲載載替聲相近○袂音決載大結反○䟽曰云嘏大也者郊特牲云嘏長也大也者鄭云予主人以大福案特牲尸親嘏主人此尸使祝嘏主人者大夫尸尊故不親嘏特牲無嘏文不具也）主人坐奠爵興再拜稽首興受黍坐振祭嚌之詩懷之實于左袂桂于季指執爵以興坐卒爵執爵以興坐奠爵拜尸答拜執爵以興出宰夫以籩受嗇黍主人嘗之納諸內（詿具賣反又音卦○詩猶承也實於左袂便右手也季猶小也出出戶也宰夫掌飲食之事者收斂曰嗇明豐年乃有黍稷也復嘗之者重之至也納猶入也古文桂作卦○䟽曰云出出戶也者以主人位在戶內西面今云出故知是出戶也此宰夫以籩受嗇大夫之禮特牲主人出寫嗇于房祝以籩受彼上

禮與大夫異也案春官鬱人云大祭祀與量人受舉斝之卒爵而飲之鄭云斝受福之嘏聲之誤也上酳尸尸嘏王此其卒爵也少牢饋食禮主人受嘏詩懷之卒爵執爵以興出宰夫以籩受嗇黍主人嘗之乃還獻祝此鬱人受王之卒爵亦王出房時也是王受嘏與大夫同也案楚茨詩旣齊旣稷旣匡旣勑注云嘏之禮祝徧取黍稷牢肉魚擩於醢以授尸孝孫前就尸受之天子使宰夫受之以筐祝則釋嘏辭以勑之天子嘏辭與大夫同也云復嘗之者重之至也者前已嚌之是已嘗今復言嘗是重受福之至也特牲不言復嘗者文不具也）

右主人酳尸尸醋主人命祝嘏

主人獻祝設席南面祝拜于席上坐受（室中迫狹○䟽曰言迫狹大夫士廟室也皆兩下五架正中曰棟棟南兩架北亦兩架棟南一架名曰楣前承簷以前名曰庪棟北一架爲室南壁而開戶即是一架之開廣爲室故云迫狹也必知棟北一架後乃爲室者昏禮主人延賓升自西階當阿東面致命鄭云阿棟也入堂深明不入室是棟北乃有室也）主人西面答拜（不言拜送下尸○䟽曰上主人酳尸尸拜受王

（人拜送今主人獻祝祝拜受主人荅拜拜送禮重荅拜禮輕今言荅拜故云不言拜送下尸也）薦兩豆菹醢（葵菹蠃醢○疏曰上云韭菹醓醢鄭云朝事之豆也而饋食用之豐大夫禮上亦云葵菹蠃醢是饋食之豆當饋食之節是其常事故不言豐大夫禮今乱用之亦其常事故知用葵菹蠃醢也）佐食設俎牢髀橫脊一短脅一腸一胃一膚三魚一橫之腊兩髀屬于尻（屬音燭尻苦刀反○皆升下體祝賤也魚橫者四物共俎殊之也腊兩髀屬于尻尤賤不

殊○疏曰言升下體者髀與短脅橫脊皆羊豕之下體屬于尻又腊之下體為祝賤故也云魚橫者四物共俎殊之者也以其魚猶在俎縮載今橫者為四物共俎橫而殊之也縮其七物而云四物者據羊豕魚腊故云四物也云尤賤者羊豕體不屬於尻以腊用左右胖故有兩髀言髀屬于尻尻在中謂髀與尻相連屬不殊是尤賤也周祝賤常連之也）祝取菹擩于醢祭于豆間祝祭俎（大夫祝俎無肺祭用膚遠下尸不嚌之膚不盛○疏曰云大夫祝俎無肺祭用膚遠下尸者案特牲尸俎有祭肺離肺祝俎有

離肺無祭肺是下尸今大夫尸俎亦皆有祝則離肺祭肺俱無是遠下尸也云不嚌之膚不盛者決離肺祭訖嚌之加于俎今以無肺祭不盛故也凡膚皆不嚌獨於此言之者以其以膚替肺肺則嚌此則不嚌故須言之也）祭酒啐酒肝牢從祝取肝擩于鹽振祭嚌之不興加于俎卒爵興（亦如佐食授爵乃興不拜既爵大夫祝賤也○疏曰亦如佐食授爵乃興者此經直云卒爵興不云授爵故特明之案下文主婦獻祝祝卒爵坐授主婦爵主婦又獻二佐食二佐食坐授主婦爵

主婦獻祝與獻二佐食司明主人獻祝祝授主人爵亦與二佐食同可知云不拜既爵大夫祝賤也者此決特牲祝卒角拜主人荅拜以士卑故祝不賤此大夫尊故祝賤不拜既爵也）主人酌獻上佐食上佐食户內牖東北面拜坐受爵主人西面荅拜佐食祭酒卒爵拜坐授爵興（不啐而卒爵者大夫之佐食賤禮略○疏曰特牲士之佐食亦啐大夫佐食賤禮略天子諸侯禮雖亡或可對天子諸侯佐食啐乃卒爵貴故也）俎設于兩階

之間其俎折一膚（折之設反後同○佐食不得成禮於室中折者擇取牢正體餘骨折分用之有脀而無薦亦遠下尸○疏曰云有脀而無薦亦遠下尸者有脀即經俎實是也無薦謂無俎醢也既無肺已是下尸又無薦是遠下尸也）主人又獻下佐食亦如之其脀亦設于階間西上亦折一膚（上佐食既獻則出就其俎特牲記曰佐食無事則中庭北面謂此時）

右主人獻祝與佐食

有司贊者取爵于篚以升授主婦贊者于房户（男女不相因特牲饋食禮曰佐食卒角主人受角降反于篚○疏曰云此直云有司授婦贊者于房案禮記內則云非祭非喪不相授器其相授則女受以篚其無篚則皆坐奠之而后取之此經雖不言受以篚及奠於地之事亦當然也云男女不相因者案特牲佐食卒角主人受角降反于篚升入復位記主婦乃洗爵于房酌亞獻尸是不相因爵也引特牲者證男女不相因爵主婦不取此爵也）婦贊者受以授主婦主婦洗

于房中出酌入户西面拜獻尸（入户西面拜由便也不北面者辟人君夫人也拜而後獻者當使拜也昏禮曰婦洗在北堂直室東隅○辟音避○疏曰云入户西面拜由便也者下注云此拜於北則上拜於南由便云不北面者辟人君夫人也者案特牲上婦北面拜注云北面拜者辟內子也則是士妻卑不嫌得北面與人君夫人同也）尸拜受主婦主人之北西面拜送爵（拜於主人之北西面婦人位在內始拜於北則上拜於南由便也）尸祭酒卒爵主婦

拜祝受尸爵尸答拜易爵洗酌授尸（祝出易爵男女不同爵）主婦拜受爵尸答拜上佐食綏祭主婦西面于主人之北受祭祭之其綏祭如主人之禮不摡卒爵拜尸答拜（不摡夫婦一體綏亦當作挼古文爲肵）主婦以爵出贊者受易爵于篚以授主婦于房中（贊者有司贊者也易爵亦以授婦贊者婦贊者受房户外入授主婦○疏曰云贊者有司

（贊者也者上文云有司贊者取爵於篚此還是上有司贊者也）主婦洗酌獻祝祝拜坐受爵主婦荅拜于主人之北卒爵不興坐授主婦（不俠拜下尸也今文曰祝拜受）主婦受酌獻上佐食于户內佐食北面拜坐受爵主婦西面荅拜祭酒卒爵坐授主婦主婦獻下佐食亦如之主婦受爵以入于房（不言拜於主人之北可知也爵奠於內篚）

右主婦亞獻尸及獻祝與佐食

賓長洗爵獻于尸尸拜受爵賓戶西北面拜送爵尸祭酒卒爵賓拜祝受尸爵尸荅拜祝酌授尸賓拜受爵尸拜送爵賓坐奠爵遂拜執爵以興坐祭遂飲卒爵執爵以興坐奠爵拜尸荅拜賓酌獻祝祝拜坐受爵賓北面荅拜祝祭酒啐

酒奠爵于其筵前（啐酒而不卒爵祭事畢示醉也不獻佐食將儐尸禮殺○疏曰經云尸祭酒卒爵者案特牲賓長獻爵止注云欲神惠之均於室中待夫婦致爵此大夫禮或有儐尸者致爵在儐尸之上故不致爵爵不止也若然有司徹尸作止爵三獻致爵於主人主人不酢主婦又不致爵于主婦下大夫不儐尸賓獻尸止爵主婦致爵于主人酢主婦主人不致於主婦特牲主人與主婦交相致爵參差不同者此以尊卑爲差降之數故有異也上大夫得儐尸故致爵上辟人君下大夫不儐尸故增酢主婦而已士卑不嫌與

君同故致爵具也注云不獻佐食將儐尸禮殺者以其祝與佐食俱是事神及尸是以獻尸并及之故主人主婦獻祝與佐食今賓獻祝不及佐食者但爲待儐尸故於賓長獻是祭末禮殺故不及佐食闕之也）

右賓長獻尸及祝

主人出立于阼階上西面祝出立于西階上東面祝告曰利成（利猶養也成畢也孝子之養禮畢○養子亮反下同）祝入尸謖主人降立于阼階

原書漫漶不清

[illegible]西（謖所六反○謖起也謖或作休）祝先（尸從遂出于）廟門（事尸之禮訖於廟門○疏曰云事尸之禮訖於廟門者[illegible]）（迎尸於廟門外禮畢又送尸至廟門[illegible]禮記云尸在廟門外則疑於臣[illegible]）（[illegible]門者[illegible]斷）

右祭祀畢以出廟

祝反復位于室中主人亦入于室復位

祝命佐食徹肵俎降設于堂下阼階南（徹肵俎不出門將儐尸也不云尸俎[illegible]歸尸○疏曰特牲佐食徹尸俎出廟門者送口也肵俎而以儐尸者儐尸[illegible]食魚肉當加於肵俎未得即送尸家[illegible]尸訖并後加者得歸之也）司宮設對席乃四人餕（餕音[illegible]餕○大夫禮四人餕明惠大也○疏曰祭統云凡餕之道而興施惠之象也特牲二人餕惠之小者大夫四人餕明惠之大者也）上佐食盥升下佐食對之賓長二人備（備四人餕也三餕亦盥升○疏曰下佐食對之者不謂東西相當直取上佐食東面下佐食西面為對以其下佐食西面近北故不得東西相當也云賓長二人備者亦不東西相當其一賓長在上佐食之北一賓長在下佐食之南是亦不東西相當也故云不言對也）司士進一敦黍于上佐食又進一敦黍于下佐食皆右之于席上（右之者東面在南西面在北○疏曰東面在南據上佐食西面在北據下佐食右之者飯用手便也）資黍于羊俎兩端兩下是餕（資猶減也減置於羊俎兩端則一賓長在上佐食之北一賓長在下佐食之南今文資作齎○疏曰云兩下是餕者據二賓長於二佐食為下故云一賓長在上佐食之北一賓長在下佐食之南以地道尊右故也二佐食皆在右若然羊俎兩閒南北面置之故二賓長於俎一端取黍也必知上佐食東面近南下佐食西面近北者以其下東面近南今尸起上佐食居尸坐處明知位次如此）司士乃辯舉餕者皆祭黍祭舉（辯音遍下同○舉膚今文辯為徧○疏曰知舉是舉膚者以其尸舉肺脊者下尸明不舉肺脊舉膚特牲云佐食授餕者各一膚則此大夫禮亦舉膚也）主人西

面三拜餕者餕者奠舉于俎皆荅拜皆反取舉（三拜旅之示徧也言反者拜時或去其席在東面席者東面拜在西面席者皆南面拜○䟽曰知面位如此者以主人在户内西面三拜餕者餕者在東面而荅主人拜可知在西面位者以主人在南西面不得與主人同面而拜明廻身南面向主人而拜故鄭以義解之如此也）司士進一鉶于上餕又進一鉶于次餕又進二豆湆于兩下乃皆食食舉（湆去及反○湆肉汁也○䟽曰又進二豆湆于兩下者以其神坐之上止有羊豕二鉶一進與上佐食一邉與下佐食故更羞二豆湆於兩下湆者從門外鑊中來以兩下無鉶故進湆也）卒食主人洗一爵升酌以授上餕贊者洗三爵酌主人受于户内以授次餕若是以辯皆不拜受爵主人西面三拜餕者餕者奠爵皆荅拜皆祭酒卒爵奠爵皆拜主人荅一拜（不拜受爵者大夫餕者賤也荅一拜略也）

（古文一爲壹也○䟽曰云不拜受爵者大夫餕者賤也者決特牲便嗣子與兄弟餕爲賓故拜受爵也云荅一拜略也者特牲亦無再拜法此云略者以其四餕皆拜主人揔荅一拜故云略也）餕者三人興出（出降實爵于篚反賓位）上餕止主人受上餕爵酌以醋于户内西面坐奠爵拜上餕荅拜坐祭酒啐酒（上[illegible]為酢者上餕獨止當尸位尊不酳也○䟽曰特牲上餕親自酳酢主人此上餕不酳者上餕嘏主人故在尸位不可親酳特牲上餕酳者以上餕不嘏主人既卒爵二餕俱出上餕酢主人少牢禮備又嘏主人故不酳也）上餕親嘏曰主人受祭之福胡壽保建家室（親嘏不使祝授之亦以黍○䟽曰言亦者亦上皇尸命工祝嘏王人以黍此亦以黍上文司士進敦乃分黍于羊俎兩端不言授故知亦黍也）主人興坐奠爵拜執爵以興坐卒爵拜上餕荅拜上餕興出主人送乃退（送佐食不拜賤○䟽曰賓主之禮賓出主人皆拜送此佐食送之而不拜故云賤也）

右徹肵俎行餕

儀禮經傳通解續卷第十八

儀禮經傳通解續卷第十九

有司徹　　祭禮三（鄭目録云少牢之下篇也大夫既祭儐尸於堂之禮祭畢禮尸於室中天子諸侯之祭明日而繹有司徹於五禮屬吉大戴第九小戴第十二別録少牢下篇第十七。疏曰言大夫既祭儐尸於堂之禮者謂上大夫室內事尸行三獻禮畢別行儐尸於堂之禮又云祭畢禮尸於室中者據下大夫室內事尸行三獻無別行儐尸於堂之事即於室內爲加爵禮尸即下文云若不儐尸以下是也）

經十七

有司徹（徹直列反字又作撤。徹室中之饋及祝佐食之俎卿大夫稱祭祀儐尸禮崇也儐尸則不設饌西北隅以此薦俎之陳有祭象而亦足以厭飫神天子諸侯明日祭於祊而繹春秋傳曰辛巳有事于大廟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是也爾雅曰繹又祭也。祊百庚反。疏曰云徹室中之饋者室內十饋主於尸饌薦俎黍稷皆名饋下文主不儐尸餕訖云有司官徹饋饌于室[illegible]

上北隅彼鄭注云官徹饋者司馬司士筭俎等乎取敦及豆則此饋內兼敦[illegible]茲無肵俎肵俎上篇佐食徹之先設於堂下也又菁又祝佐食之俎者祝亦有薦在室內北墉下佐食之俎在兩楹之間無爲此等見於上篇今徹祝與佐食并爲文者賤者省文之義其實祝薦俎在室內佐食俎在階閒此直云有司不言官下大夫不儐尸云官徹者彼爲更饌西北隅爲陽厭故見官也肵俎亦用儐尸不使有司同時徹者肵俎本爲尸故設之徹之皆不與正俎同時而後設先徹案楚茨詩云諸宰君婦廢徹不遲此不言者彼人君禮故不同也云卿大

夫既祭而儐尸禮崇也者對下大夫不儐尸禮不崇也云以此薦俎之陳有祭象而亦足以厭飫神者對下大夫尸出之後改饌西北隅爲厭飫神今儐尸者餘不設饌西北隅以此薦俎之陳有祭象亦足以厭飫神亦下大夫也云天子諸侯明日祭於祊而繹者欲見天子諸侯尊別日爲之與卿大夫禮異但祊與繹二者俱時爲之故郊特牲云繹之於庫門內祊之於東方失之矣鄭注云祊禮宜於廟門外之西室繹又於其堂神位在西此其祭禮簡而事尸禮大引春秋傳者此宣八年左氏傳辛巳有事于大廟仲遂卒于垂卿佐卒輕于正祭

[illegible]繹祭禮輕宜廢而不廢故譏[illegible]繹引之者證人君別日爲[illegible]又見二者雖同時而大名繹故孔子書繹不書祊引爾雅者爾雅釋天文彼云周曰繹商曰肜夏曰復胙復胙者復昨日之胙祭穀曰肜肜者義取肜肜祭不絕周曰繹繹者取尋繹前祭之事但祊者有正祭祊有明日又祭之祊禮器云爲祊乎外注祊祭明日之繹祭也謂之祊者於廟門之旁因名焉其祭之禮既設祭於室而事尸於堂孝子求神非一處是也此祊是明日又祭故於廟門外若正祭祊即於廟門內故楚茨詩云祝祭于祊祀事孔明毛傳云祊門內也鄭云

孝子不知神之所在故使祝博求之乎門內之旁待賓客之處祀禮於是甚明是正祭祊在門內也郊特牲云索祭祝于祊不知神之所在於彼乎於此乎或諸遠人乎祭于祊尚曰求諸遠者與祭之明日祊故云求諸遠者但此大夫儐尸同用正祭之牲天子諸侯禮別日又別牲故牛人云享牛求牛鄭[illegible]獻也獻神之牛謂所以祭者求終事之牛謂所以繹者也是其別

[illegible]**堂**（爲賓尸新之少儀曰汜埽曰埽埽席前曰拚○爲于僞反下篇）

（汜芳劍反埽[illegible]反拚方問反○[illegible]篇[illegible]注同[illegible]篇）不重出○疏曰[illegible]

（尸新之者正祭於室之時堂亦埽說今將儐尸又埽之故云爲儐尸新之引少儀者若直埽席前止可云拚今云埽不云拚明於堂廟況埽）司宮攝酒（更洗益整頓之今文攝爲聶○疏曰士冠禮再醮攝酒注云攝猶整也整酒謂撓之洗當作撓撓謂賓尸唯徹室中之饌亦因前正祭之酒更撓攪添益整新之也）乃餕尸俎（餕音尋劉徐鹽反注燖同○餕温也温尸俎於爨肵亦温焉獨言温尸俎則祝與佐食不與儐尸之禮古文餕皆作尋記或作燖春秋傳曰若可燖也亦可寒也○與音預○疏曰知温尸俎於爨者見下文云卒餕乃升羊豕魚三鼎故知先温於爨之鑊乃後升之於鼎也肵亦温焉知者案下文載俎肵舉在肵有胳脊脅皆在載於俎明亦温可知又云獨言温尸俎則祝與佐食不與儐尸之禮者但正祭時尸祝及佐食皆有俎今獨言温尸俎欲見儐尸時祝與佐食不與而別亨侑也云古文餕皆作尋者論語及左傳與此古文皆作尋云記或作燖者案特牲云有虞氏之祭也尚用氣血腥爓祭用氣也注云爓或爲燖今此義稍彼記或讀之故云引春秋傳者案哀公十二年左傳夏公會吳于橐皋吳子使大宰嚭請尋盟公不欲使子貢問曰盟所以

周信也若猶可改日盟何益今天子曰必尋盟若可尋也亦可寒也服注云尋之言重也温也寒歇也亦可寒而歇之鄭引之者證餕尸俎是重温之義）卒餕乃升羊豕魚三鼎無腊與膚乃設扃鼏陳鼎于門外如初（扃古熒反注同鼏亡狄反○腊爲庶羞膚從豕去其鼎者儐尸之禮殺於初如初者如廟門之外東方北面北上今文扃爲鉉古文鼏爲密○去起呂反殺所界反劉色例反下皆同○疏曰腊爲庶羞者鄭解不餕腊之義案上餕尸俎則皆在其內今升鼎言無腊下載又不見腊體明從庶羞可知云膚從豕去其鼎知者下載體時膚猶在豕鼎不爲庶羞可知但正祭時五鼎今二者皆去其鼎故云儐尸之禮殺於初也）

右徹室內之饋及餕尸俎

乃議侑于賓以異姓（侑音又○議猶擇也擇賓之賢者可以有尸必用異姓廣敬也是時主人及賓有司已復內位古文侑皆作宥○疏曰云是時主人及賓有司已復內位者下文侑出俟于廟門之外又云主人出迎尸侑言侑即賓之賢者明賓有司主人皆復內位矣若然知賓主不先在內

（兴知出復内位者上篇云四門者二[illegible]會二賓長餕訖皆出未見入主人送[illegible]餕言退皆有出事今議侑在内故云是時賓主人已復内位也）宗人戒侑（戒猶告也南面告於其位戒曰請子爲侑○疏曰知南面告於其位者以賓位在門東北面請以爲侑明面鄉其位可知知賓位在門東北面者下文將獻賓時云主人降南面拜衆賓于門東三拜衆賓門東北面皆荅一拜是也云戒曰請子爲侑者案燕禮公曰命某爲賓射人傳公命當云請子爲賓此亦當侑當先云主人曰命某爲侑宗人傳命人辭戒曰請子爲侑鄭以互文約之[illegible]云然也）

侑出俟于廟門之外（俟待也待於外當與尸更入主人與禮事尸極敬心也○疏曰云主人與禮事尸極敬心也者正謂立侑以輔尸使出便迎之是極其敬心也）司宫筵于戶西南面（爲尸席也）又筵于西序東面（爲侑席也）尸與侑北面于廟門之外西上（言與殊尊卑北面者賓尸而尸益卑上統於賓客○疏曰云尸益卑者賓尸之禮以尸爲賓客當在門西東面此[illegible]宰執陛道門外[illegible]設云益卑也）主人出迎尸宗人擯（[illegible]尸而迎之主人益尊擯贊曰[illegible][illegible]宰宿尸祝擯此宗人擯者以[illegible]不[illegible]賓故使宗人爲擯也云賓客[illegible]之主人益尊者上篇正祭時主人不[illegible]尸以申尸之尊至此賓客尸而迎之以尸同賓客是主人益尊故也）主人拜尸尸荅拜主人又拜侑侑荅拜主人揖先入門右（道尸○道音導）尸入門左侑從亦左揖乃讓（沒霤相揖至階又讓○疏曰經直云揖乃讓鄭知沒霤相揖至階又讓者案上篇鄉飲酒之等入門三揖至階又讓故知也）

主人先升自阼階尸侑升自西階西楹西北面東上（東上統於其席○疏曰尸在[illegible]外北面西上統於賓客至此[illegible]堂亦應西上故決之云東上統於其席以其賓席以東爲上故也）

右選侑并迎尸及侑

主人東楹東北面拜至尸荅拜主人又拜侑侑荅拜（拜至喜之）乃舉（舉鼎也舉[illegible]不盥殺也○疏[illegible]云舉者不盥殺也者決正祭時皆盥[illegible]乃舉鼎此儐尸禮殺舉故不盥故[illegible]）

缺页

缺页

麷在東方婦贊者執白黑以授主婦主婦不興受設于初籩之南白在西方興退（麷芳中反蕡扶云反○昌昌本也韭菹醢醢昌本糜臡麷熬麥也蕡熬枲實也白熬稻黑熬黍此皆朝事之豆籩大夫無朝事而用之儐尸亦豐大夫之禮主婦取籩興者以饌異親之當外列辟鉶也退退入房也○醢他感反麷乃芳反又人芳反枲思治反辟音避○䟽曰三人先獻主婦乃後薦者若正祭則先薦後獻若繹祭則先獻後薦故祭義云君獻尸夫人薦豆鄭注云謂繹日也則此儐尸禮與天子諸侯繹祭同故亦先獻後薦也云昌本已下等物至此皆朝事之籩麷蕡白黑形鹽膴鮑魚鱐醢人云朝事之豆韭菹醢醓昌本糜臡菁菹鹿臡茆菹麋臡故鄭注此皆據彼而言又案彼注昌本昌蒲根有骨為臡無骨爲醢云蕡熬枲實也者案喪服傳云苴者麻之有蕡者也牡麻者枲麻也若然苴有實枲麻無實鄭云蕡枲實者舉類耳其實枲是雄麻無實若竹器圓簞方曰笥鄭注論語亦云簞笥亦是舉其類也白黑之等無正文鄭以形互而言之云大夫無朝事而用之儐尸亦豐大夫之禮者案禮記坐尸於堂子

北面而事之注云天子諸侯之祭朝事延尸於戶外是以有北面事尸之禮是特牲少牢正祭無朝事於堂直有室事之事若然大夫雖無用天子諸侯朝事之籩豆以其禮殺故八籩八豆之中各取其四耳其韭菹醢者則無骨之醢昌本醢者即周禮麋臡臡散文亦名醢又案周禮鄭注云韲菹之稱菜肉通全物若䐑為菹細切為韲彼昌本不言菹是細切為韲此云昌菹則大夫以昌本為菹異於天子諸侯所用也云主婦取籩興者以饌異親之者鄭意以籩豆俱時設而籩不使婦贊者取籩以授主婦者以籩與豆不同所實又別故主婦宜親就房親取之也）

右主人獻尸主婦薦豆籩

乃升（升牲體於俎也）司馬朼羊亦司馬載載右體肩臂肫骼臑正脊一脡脊一橫脊一短脅一正脅一代脅一腸一胃一祭肺一載于一俎（肫音純○言載于俎復序體者明所舉肩骼存焉亦者脊脅皆一骨也臑在下者折分之以為肉湆俎也一一皆謂司士所擊羊縣焉

（一俎。從扶又[illegible]反下當[illegible][illegible]二云言錢尸俎[illegible]鱗明所[illegible][illegible]亦焉習上篇少[illegible]十一[illegible]脊皆加並前二尸食[illegible]舉脊肩骼在俎折俎上文直言羹尸俎[illegible]所舉在脏[illegible]又存故復序其體云[illegible]所舉有骼存[illegible]以有骼一骨前尸所[illegible]今復序之明[illegible]可知脊脅雖舉以其[illegible]以並今脊脅[illegible]一骨在正俎一骨在[illegible]俎設鄭云亦[illegible]今脅皆一骨也云一[illegible]司士所設[illegible]縣西第一俎者此[illegible]湆俎之南故下又注脩俎云羊[illegible]之[illegible]北俎也鄭君[illegible]尸在南見羊肉湆俎[illegible]在豕俎之南[illegible][illegible]豕甲嫡尸俎在脩俎之南明北俎[illegible]

[illegible]之南已下所注俎之次第皆據[illegible]士人所陳爲次[illegible]可知也）羊肉湆臑折正脊一正脅一腸一胃一嚌肺一載于南俎（嚌才許反。肉湆肉在汁中者以增俎實爲尸加也必爲臑折上所折分者嚌肺離肺也南俎雍人所設在南者此以下十一俎俟時而載於此歷說之爾今文湆爲汁。疏曰云肉湆肉在汁中者以增俎實爲尸加此者以決正祭之鼎直升進體無[illegible]者以正祭之俎非加今儐尸增俎實[illegible]尸加故有湆也[illegible]皆無[illegible]不言[illegible]又下[illegible]脊亦出[illegible]不言[illegible]此特

得湆名者特牲少牢正祭升牲體於鼎時皆無匕湆故直云升體於俎設於尸前今此升牲體於尸前匕湆亦升焉故得湆名以在俎實無汁故進羊肉湆必先進羊匕湆然後進羊肉湆見此湆爲肉而有故在羊肉湆前進之使尸嘗之故鄭下注云嚌湆者明湆肉加耳嘗之以其汁尚味是也若然豕亦有匕湆不名肉湆而名豕脅者互見爲文言脅者見在俎無汁言肉湆者見在鼎內時有汁也若然羊豕互見爲文魚何以不言魚湆而云湆魚者羊先言肉後言湆使肉前進匕湆明是湆從肉來可知魚前無進匕湆故先言湆以明魚在湆可知

魚無匕湆者鄭下注云不羞魚匕湆略小味也羊有正俎羞匕湆肉湆豕無正俎魚無匕湆隆汚之殺也上經退臑在下者以折分故退之今此經云臑折即上經所退臑在下者也左右體之臑而必取右體之臑折分用之貴神俎故也若然脊脅二骨亦分一骨爲肉湆者亦是貴神俎故也云此以下十有一俎俟時而載於此歷說之爾者案下文卒升賓長設羊俎於豆南賓降尸升筵乃設此一俎餘十一俎皆未又主人主婦升席時乃設之是其俟時而載今於此已下雖未載因前俎遂歷陳說之耳十一俎者即尸之羊肉湆一也豕脅俎二也

（侑之羊俎三也豕俎四也主人羊俎五也羊肉湆俎六也豕脀七也主婦羊俎八也尸侑主人三者皆有魚俎是其十一通尸羊正俎爲十二俎其四俎尸侑主人主婦載羊體俎皆爲正俎其餘八俎雍人所執二俎益送往還故有八其實止二俎也）司士杝豕亦司士載亦右體吾臂肫骼臑正脊一脡脊一橫脊一短脅一正脅一代脅一膚五嚌肺一載于一俎（臑在下者順羊也俎謂雍人所設在此者○疏曰云臑在下者順羊也者以其豕脀不折臑臑亦在下順上文羊臑在下由折分此雖不折順羊故亦在下也）侑俎羊左肩左肫正脊一脅一腸一胃一切肺一載于一俎侑俎豕左肩折正脊一脅一膚三切肺一載于一俎（侑俎用[illegible]侑賤其羊俎過三體有肫尊之加也豕左肩折折分爲長兄弟俎也者肺亦祭肺互言之爾無羊湆下尸也豕又祭肺不嚌肺不備禮俎司士所設云鼎西之北俎也豕俎與尸同○下户嫁反下同○疏曰案少牢載尸俎皆右體）

（[illegible]二[illegible]舉肺一切肺三尸主人主[illegible]腸三胃三尸正俎用一湆俎用[illegible]有一在此是以自侑已下及主人婦皆用左體脊脇若然數尸俎時左體亦同升於鼎上不云者文不具是以前陳俎時皆設於鼎西若不同升鼎則侑主人主婦俎如特牲執事之俎陳在階間不應在鼎側也若然特牲執事與主人主婦之俎亦不升鼎彼爲自異於神少牢賓與佐食俎亦不升鼎亦自異於神此自侑已下悉與尸同鼎者以儐尸禮益卑唯尸尊禮詳侑已下禮略故○云其羊俎過三體有肫尊之加也者羊俎數奇今體數四故云加是以少牢祝羊豕體各三以下文主人羊肉湆俎體亦三今儐尸之有侑猶正祭之有祝必[illegible]以肫爲加者侑豕俎無肫主人羊肉湆俎亦無肫故知有肫爲加以立侑以[illegible]尸尊之故以肫爲加體也云豕左有折折分爲長兄弟俎也者以下文設薦俎而注云衆兄弟儀禮文薦脀皆不云折[illegible]兄弟云先生之脀折鄭云先生長兄弟折豕左肩之折是以知義然也云無羊湆下尸也者直云無羊湆不云肉[illegible]以匕湆肉湆皆無故直云無羊湆以[illegible]二者皆無此二湆尸皆有侑皆無故云下尸也云豕又祭肺不嚌肺不備禮[illegible]正尸羊俎有祭肺豕俎有嚌肺是）

（[illegible]）祭肺一載于一俎羊肉湆臂一[illegible]一腸一胃一嚌肺一載于一俎豕[illegible]臂一一脅一膚三嚌肺一載于一俎（作俎人[illegible]體遠下尸也以肺代之肺尊也加羊[illegible]湆而有體崇尸惠亦尊主人臂左臂也侑用肩主人用臂下之也不言左臂大夫尊空其文也降於侑羊體一而[illegible]豕膚三有所屈有所申亦所謂順而摭也作俎司士所設豕鼎西俎也其湆俎與尸俎同豕俎又與尸豕俎同○摭之石反○疏曰無體遠下尸者尸用右體主人用左體是其相下之臂今主人[illegible]是全無牲體故云遠下尸也云以肺代之肺尊也者尸侑一肺今主人一俎[illegible]兩肺故知以肺代體肺者氣之主[illegible]先祭尊於腸胃故以肺代體云加羊[illegible]湆而有體崇尸惠亦尊主人者以俎物雖與尸不同者肉湆與尸同至尸雖主人而設之故曰崇尸惠此非直崇尸惠亦見尊主人者侑無羊匕湆無豕匕湆而主人盡有是其尊主人所有者尊[illegible][illegible]文受酢致爵時云不言左臂者[illegible][illegible]賓左體賤侑用左體皆言左[illegible]

（今主人用左臂宜云臂不云左[illegible]尊故空其文似若得用右體然[illegible]左臂者以右臂在尸俎故也云[illegible]羊體一而增豕膚三有所屈有[illegible]所謂順而摭也者案禮器注云謂若君沐粱大夫沐稷士沐粱大夫不沐粱屈於君士則申與君同是亦屈申之義故引爲證也云其湆俎與尸俎同豕俎又與尸豕俎同者以其共用益送之俎故知同也）主婦俎羊左臂（[illegible]）脊一脅一腸一胃一膚一嚌羊肺一載于一俎（無豕體而有膚以主人無羊體不敢備也無祭肺有嚌肺亦下侑也祭肺尊言嚌羊肺者文承[illegible]下也膚在羊肺上則羊豕之體名同相[illegible]也其俎司士所設在魚鼎西者○疏曰云無豕體而有膚以主人無羊體不敢備也者以主人俎無羊體故主婦俎[illegible]無豕體以主人遠下尸主婦亦遠下[illegible]也云無祭肺有嚌肺亦下侑也祭[illegible]者言亦者亦主人下侑也侑用[illegible]用臂祭[illegible]尊[illegible]肺卑侑[illegible]皆[illegible]婦皆嚌[illegible]云下侑[illegible]三[illegible]者[illegible]承膚下[illegible]嫌敢[illegible]之[illegible]云[illegible]膚在[illegible]也考羊豕[illegible]豕雞

原書漫漶不清

（書膚入言體以豕實在羊肺之上也華之離故云相亞若然下文主人膚[illegible]之時司士設俎先骼一腸一胃一切一膚一所以膚又在肺下者彼取甲之先後故設脩在下）司士朼魚亦司士載尸俎五魚横載之侑主人皆一魚亦横載之皆加膴祭于其上（膴火吴反依注音冔丨況甫反劉呼孤反後同○横載之者異於牲體彌變於神膴讀如殷冔之冔刳魚時割其腹以爲大臠也可用祭也其俎又與尸豕俎同○刳[illegible]吳反又口侯反臠力轉反○疏曰案上歷說十一俎尸侑主人之下皆次言三俎魚俎亦是歷說十一俎獨不陳魚[illegible]於豕俎之下而陳并於此者欲見魚[illegible]物別於正牲又欲見魚獨副賓長獻[illegible]故并於此序之云横載之者異於牲[illegible]彌變於神者以其牲體皆横載於俎[illegible]爲縮鬼進下生人進腠上篇少牢[illegible]祭升體時云下利升豕其載如羊無[illegible]體其載下俎皆進下鄭注進下變[illegible]食生也所以交於神明不敢以食道[illegible]也引鄉飲酒禮進腠不同至於[illegible]享神禮薦脩尸丨禮隆以尸爲[illegible]試從生人禮牲體皆進腠横載於[illegible]獻魚於正祭之時縮載故小牢云

[illegible]引魚十有五而俎縮載右首進腴[illegible]爲縮於尸爲横首向右腹腴向尸注云右首進腴亦變於食生也若然則亦縮載於人爲横首亦向右進鰭[illegible]向入[illegible]腴向外今儐尸之禮載魚亘[illegible]同生人縮載進鰭今横載於人爲縮不與正祭同又與生人異欲見儐尸之禮異於正祭又不得全與生人同鄭云[illegible]變於神者牲體既進腠是巳變於神[illegible]於魚載又横於俎是彌變於神也云[illegible]讀如殷冔之冔者讀從士冠禮郊特[illegible]周弁殷冔冔覆也可以覆首此亦取[illegible]腹反覆於上以擬祭云其俎又與尸[illegible]俎同者謂上司士所設於豕鼎之西也）

右司馬司士載俎

（[illegible]巳也巳載尸羊俎○疏曰云卒[illegible]升者案上有主人酌獻尸主婦薦[illegible]瓦又升羊俎進於尸前因歷說十一[illegible]之事今言卒升還訃上升羊俎故云[illegible]是以鄭亦云巳載尸羊俎而言之此[illegible]從上文獻尸下盡[illegible]卒爵有五節五[illegible]若從主人獻酒於尸并主婦設籩豆[illegible]其一也賓長設羊俎二也次賓羞羊[illegible]三也司馬羞肉湆四也[illegible]尸乃卒爵五也）賓長設羊

俎于豆南賓降尸升筵自西方坐左執爵右取韭菹擩于三豆祭于豆間尸取麷蕡宰夫贊者取白黑以授尸尸受兼祭于豆祭（賓長上賓○疏曰上文載羊俎退卒升於十一俎下者欲疏此賓長設羊俎之事故此言賓長設羊俎于豆南賓乃降注云賓長上賓者祭下三獻時云上賓洗爵注云上賓長也在以鄭上下文相聯爲一人者也）雍人授次賓疏匕與俎受于鼎西左手執俎左廉縮之卻右手執匕枋縮于俎上以東面受于羊鼎之西司馬在羊鼎之東二手執桃匕枋以挹湆注于疏匕若是者三（桃湯堯反劉湯姚反又他[illegible]反一音由又食汝反挹一入○桃謂之歃讀如或春或抌之抌[illegible]桃者秦人語也此二匕者皆有[illegible]狀如飯橾桃長枋可以抒物於器中注猶寫也今文桃作抌挹皆爲[illegible]洽反劉初輒反下扱同[illegible]洪反○疏曰云讀如或[illegible]

[illegible]從詩或春或抌[illegible]二匕者皆有淺斗狀如[illegible]洮之言淺升對[illegible]勺升深此淺平）尸興左執爵右取肺坐祭之祭酒興左執爵（肺羊祭肺○疏曰知羊祭肺者見上載尸羊正俎而云祭肺一故知此羊俎上祭肺其羊肉湆雖有嚌肺[illegible]此下經乃升此時不升故知非嚌肺也）次賓縮執匕俎以升若是以授尸尸卻手授匕枋坐祭嚌之興覆手以授賓賓亦覆手以受縮匕于俎上以降（覆芳伏反下同○嚌湆者明湆肉加耳嘗之以其汁尚味○疏曰云嚌湆者明湆肉加耳嘗之以其汁尚味者此匕湆似大羹案注牲大羹不祭不嚌以不爲神非盛此[illegible]之者明湆肉加先進其汁而嘗之尚[illegible]故匙以湆肉加在鼎有汁在俎無汁[illegible]匕進汁是以上注云肉湆肉在汁皆者以增俎實爲尸加是也特牲大羹自門入卒不在鼎不調之此肉湆在鼎之調之故云尚味也）尸席末坐啐酒興坐奠爵拜告旨執爵以興主人北面于東楹東答

拜（啐七內反○旨美也拜告旨酒美荅主人意古文曰東楹之東○疏曰案上篇少牢尸不啐奠不告旨大夫之禮尸彌尊至於儐尸啐酒告旨者異於神奠其尸禮彌儐故也）司馬羞羊肉湆縮執俎尸坐奠爵興取肺坐絕祭嚌之興反加于俎司馬縮奠俎于羊湆俎南乃載于羊俎卒載俎縮執俎以降（絕祭絕肺末以祭周禮曰絕祭湆使次賓肉使司馬大夫禮多崇敬也○疏曰引周禮者案大祝職辨九祭七曰絕祭注云絕末以祭引之證絕祭與此同也云湆使次賓肉使司馬大夫禮多崇敬也者司馬火官羊又火畜則羊湆與肉皆當司馬載之案上文次賓載湆此經司馬羞肉者以大夫官多各使載其一是以云大夫禮多崇敬也）尸坐執爵以興次賓羞羊燔縮執俎縮一燔于俎上鹽在右尸左執爵受燔擩于鹽坐振祭嚌之興加于羊俎賓縮執俎以降（燔炙○疏曰案詩云載燔載烈注云傳火曰燔貫之加于火曰烈烈則炙也彼以燔炙相對則異此云燔炙者燔之傳火亦是炙類故曰燔炙）尸降筵北面于西楹西坐卒爵執爵以興坐奠爵拜執爵以興主人北面于東楹東荅拜主人受爵尸升筵立于筵末

右主人獻尸

主人酌獻侑侑西楹西北面拜受爵主人在其右北面荅拜（不洗者俱獻間無事也主人就右者賤[illegible]專階○疏曰此節內從獻有三事主人獻時主婦薦籩豆一也司馬羞羊俎二也次賓羞羊燔三也侑降於尸二等無羊上湆又無肉湆云不洗者俱獻間無事也者此則以其獻尸訖即獻侑中間無別酢酬之事故不洗凡爵行爵從尊者來向卑者俱獻間無事則不洗爵從卑者來向尊雖獻間無事亦洗是以此文獻尸訖俱獻侑不洗是爵從尊者來故特牲賓致爵於主人洗爵者鄭云洗迺致爵爲異事新之以其承佐食賤雖洗獻間以其爵從卑者來故洗之故下儐尸鄭注云洗致爵者以承佐食賤新之是爵從卑者來故洗也云主人

（就有賤不專階[illegible]對文人不就尸階者尸尊得專階故也）主婦薦韭菹醢坐奠于筵前醢在南方婦贊者執二籩麷蕡以授主婦主婦不興受之奠麷于醢南蕡在麷東主婦入于房（醢在南者立侑爲尸使正饌統焉○疏曰凡設菹常在右便其取今菹在醢北者以其立侑以輔尸故菹在北統於尸也）侑升筵自北方司馬横執羊俎以升設于豆東侑坐左執爵

右取菹擩于醢祭于豆間又取麷蕡同祭于豆祭興左執爵右取肺坐祭之祭酒興左執爵次賓羞羊燔如尸禮侑降筵自北方北面于西楹西坐卒爵執爵以興坐奠爵拜主人荅拜（荅拜拜於侑之右○疏知拜於右之右者以其前與爵時亦在侑之右）

主人獻侑

尸受侑爵降洗侑降立于西階西東面主人降自阼階辭洗尸坐奠爵于篚興對卒洗主人升尸升自西階主人拜洗尸北面于西楹西坐奠爵荅拜降盥主人降尸辭主人對卒盥主人升尸升坐取爵酌（酌者將酢主人○疏曰就此事中亦有五節行事尊主人故與尸同者尸酢主人時主婦亦設籩豆一也賓長設羊俎二也次賓羞羊上湆三也司馬羞肉湆四也次賓羞羊燔主[illegible]迺卒爵五也但特牲少牢主人獻尸[illegible]即酢主人主人乃獻祝及佐食此尸待主人獻侑乃酢主人不同者此尸卑達主人之意欲得先進酒於侑迺自飲[illegible]尸尊不達主人欲自達己意故先酢[illegible]人乃使主人獻祝與佐食故不同是以下文賓長獻尸致爵主人尸迺酢之深得意亦此類也）司宮設席于東序西面主人東楹東北面拜受爵尸西楹西北面荅拜主婦薦韭菹醢坐奠于筵前菹在北方

婦贊者[illegible]二籩[illegible]主婦不興受[illegible]于菹西北蕡在麷西主人升筵自北方主婦入于房（設籩于菹西北亦辟鉶也　疏曰此乃陳主人受酢者也位案特牲爲士案少牢下大夫尊[illegible]乃設席此儐尸受酢即設席者以[illegible]侑尸尸益卑主人益尊故明一等受[illegible]設席案上設尸籩云興取籩於房之贊注云以饌異親之與此婦贊者執二籩麷蕡主婦不興受文不同者凡執麷豆之法皆兩雙執之此侑與主人皆二籩故主婦與婦贊者各執其二於事）

（[illegible]故主婦不興受設之上尸籩豆各四故主婦與取籩豆於房亦見異饌親之饌也云設籩于菹西北亦辟鉶者亦設籩豆正當豆北在西北明辟鉶云亦亦[illegible]籩當豆西北鉶以辟鉶故也）長賓設羊俎于豆西主人坐左執爵祭豆籩如侑之祭興左執爵右取肺坐祭之祭酒興次賓羞匕湆（如尸）禮席末坐啐酒執爵以興司馬羞羊肉湆縮執俎主人坐奠爵于左興受

[illegible]坐絶祭嚌之興反于湆[illegible][illegible]縮于羊俎西乃載之卒載縮[illegible]以降（奠爵于左者神惠變於常[illegible]受肺者明有授言虛俎者[illegible]於此虛不復用也疏曰云言虛俎[illegible]湆俎訖於此此虛不復用者此俎[illegible]所執虛奠於羊俎兩在南者目此[illegible]之湆司馬羞羊肉湆於尸次賓又羞[illegible]湆於主人同用此俎二降皆不言虛[illegible]見後將更用至於此言虛俎明其不[illegible]用此俎又見下次賓羞羊燔於主人[illegible]北之豕俎用此之豕俎而得羞燔者[illegible]）

（其禮殺故也）主人坐取爵以興次賓羞燔主人受如尸禮主人降筵自北方北面于阼階上坐卒爵執爵以興坐奠爵拜執爵以興尸西楹西答拜主人坐奠爵于東序南（不降奠爵於篚急崇酒[illegible]燔即羊燔以主人與尸侑[illegible][illegible]鄉主婦獻尸以後悉用豕體[illegible]二從悉用魚從是以知主人之[illegible][illegible]云不降奠爵于篚急崇酒者[illegible]有崇酒之文更無餘嘉故云急[illegible]）

侑升尸侑皆北面于西楹西（見主人不反位知將與已爲禮）主人北面于東楹東再拜崇酒（崇充也拜謝尸侑以酒薄充滿）尸侑皆荅再拜主人及尸侑皆升就筵

右主人受尸酢

司宮取爵于篚以授婦贊者于房東以授主婦（房東房戶外之東○䟽曰上文主人獻節凡有三爵有主人獻尸獻侑并受酢此主婦獻內凡有四爵即分爲四節解之四者主婦獻尸一也獻侑二也致爵於主人三也受尸酢四也下文賓長爲三獻爵止故與主婦亞獻同此主婦亞獻尸一節之內從獻有五主婦設兩鉶一也主婦又設糗與脩二也次賓羞豕七湆三也司士羞豕脀四也次賓羞豕燔尸乃卒爵五也）主婦洗于房中出實爵尊南西面拜獻尸尸拜于筵上受（尊南西面拜由便也○䟽曰賓主獻酢無在筵上受法今尸於筵上受者以婦人所獻故尸不與行賓主之禮故不得各就其

爵一[illegible]（[illegible]主人北[illegible]拜[illegible]與[illegible]）荅[illegible]（[illegible]面拜由便也于[illegible]下[illegible]士[illegible]亦拜送爵今酢尊[illegible]）（西面拜獻尸[illegible]便也言便者[illegible]其西面拜尸故不遍主人之獻）主婦[illegible]面主人之席北拜送爵入于房取一羊鉶坐奠于韭菹西主婦贊者執豕鉶以從主婦不興受設于羊鉶之西興于房取糗與腶脩執以出坐設之糗在蕡西脩在白西興立于主人席北西面（糗去九反腶丁亂反本又作段音同糗糗餌也腶脩擣肉之脯今文[illegible]○餌音二擣丁老反斷丁亂反[illegible]䟽曰飲酒而有鉶者祭之餘鉶無黍稷[illegible]二無黍稷殺也者決正祭時有黍稷故也）尸坐左執爵右取糗腶脩同祭于豆祭以羊鉶之柶挹羊鉶遂以挹豕鉶祭于豆祭祭酒次賓羞豕匕湆如羊匕湆之禮尸坐啐酒左執爵嘗

匕鉶執爵以興坐奠爵拜主婦答拜執爵以興司士羞豕脀尸坐奠爵興受如羊肉湆之禮坐取爵興次賓羞豕燔尸左執爵受燔如羊燔之禮坐卒爵拜主婦答拜受爵酌獻侑侑拜受爵主婦主人之北西面答拜（酌獻者主婦今文無西面。疏曰同有三等降於尸二等無鉶羹與豕匕湆云三等者主婦酌獻侑主婦羞糗脩一也司士羞豕脀二也次賓羞燔侑乃卒爵三也）主婦羞糗脩坐奠糗于豐南脩在蕡南侑坐左執爵取糗脩兼祭于豆祭司士縮執豕脀以升侑興取肺坐祭之司士縮奠豕脀于羊俎之東載于羊俎卒乃縮執俎以降侑興（豕脀無湆於侑禮殺。疏曰案上下文尸與侑及主人主婦俎異正俎皆横執省以杙一横設於席前若益送之俎[illegible][illegible]執之又縮於席前今司士縮執

是益送之俎縮執異其常而上於羞以其文承上主人獻侑時無羊肉湆主婦獻侑司士羞豕脀不得相如是以經特著縮執俎見異於正俎諸文特云横執縮執者皆此類）次賓羞豕燔侑受如尸禮坐卒爵拜主婦答拜

右主婦亞獻

受爵酌以致于主人主人筵上拜受爵主婦北面于阼階上答拜（主婦易位拜于阼階上辟幷敬。○疏曰此科亦有五節行事主婦致爵於主人將主婦設二鉶一也又設糗脩二也豕匕湆三也豕脀四也豕燔主人卒爵五也云主婦易位拜於阼階上辟幷敬者前主婦獻尸侑拜送於主人北今致爵於主人拜於阼階上者辟幷敬主人與尸侑故易位也若然案特牲三獻爵止乃致爵此未三獻已致爵者以上篇已有獻於尸故此不待三獻又見儐尸禮殺故早致）主婦設二鉶與糗脩如尸禮主人其祭糗脩祭鉶祭酒受豕匕湆拜啐酒皆如尸禮嘗

缺页

醢祭于豆間又取麷蕡兼祭于豆祭主婦奠爵興取肺坐絶祭嚌之興加于俎坐挩手祭酒啐酒（挩由銳反注紛帨音同○挩手者于帨帨佩巾内則曰婦人亦左佩紛帨古文帨作說）次賓羞羊燔主婦興受燔如主人之禮主婦執爵以出于房西面于主人席北立卒爵執爵拜尸西楹西北面答拜主婦入立于房戶

主人及侑皆就筵（出房立卒爵宜鄉尊不坐者變於主人也執爵拜變於男子也○鄉許亮反○疏曰云不坐者上主人受酢坐卒爵故云變於主人也執爵拜變於男子者上下經凡男子拜卒爵皆奠爵乃拜故云變於男子也）

右尸酢主婦

上賓洗爵以升酌獻尸尸拜受爵賓西楹西北面拜送爵尸奠爵于薦左賓降

（上賓賓長也謂之上賓以將獻異之或謂之長賓奠爵爵止也○疏曰尸不舉者以三獻訖正禮終欲使神惠均於庭徧得獻乃舉之故下文主人獻及衆賓以下訖乃作止爵若然特牲及下大夫尸在室内始行三獻未行致爵丿奠爵欲得神惠均於室此儐尸之禮室内已行三獻至此儐尸夫婦又已行致爵訖儐尸又在堂故爵止者欲得神惠均於庭與正祭者異云上賓賓長者上文云賓長設羊俎是也云謂之上賓以將獻異之者言賓中長尊稱輕上尊稱重故以將獻變言上賓云或謂之長賓者少牢云長賓洗爵獻于尸少牢尸有父尊

屈之故但云長賓耳不儐尸亦云長賓特牲云賓三獻如初又不言長賓者士賓卑云奠爵爵止者特牲云賓三獻如初燔從如初爵止不儐尸者亦然）

右賓長三獻尸尸奠爵未舉

主人降洗爵尸侑降主人奠爵于篚尸對卒洗揖尸升侑不升（侑不升尸[illegible]益殺不[illegible]疏曰云侑不升尸禮益殺者儐尸殺於初今侑不升又殺故云益殺[illegible]）

主人賓爵酬尸東楹東北面[illegible]

尸西楹西北面荅拜坐祭遂飲卒爵拜尸荅拜降洗尸降辭主人奠爵于篚對卒洗主人升尸升主人實爵尸拜受爵主人反位荅拜尸北面坐奠爵于薦左（降洗者未人○疏曰此主人酬尸尸奠於薦左者不舉案下經二人舉觶于尸侑侑奠觶于右注云奠于右者不舉也神惠右不舉變於飲酒與此不同者特牲及下不儐尸皆無酬尸之事此特有之由儐尸如與賔客飲酒無故有酬異於神惠神惠右不舉侑奠於右是也名加者少牢無侑尸此乃有故無加稱是以主人酬賔賔奠於左亦是神惠故即舉之特牲及不儐尸皆有酬賔同是神惠故皆奠於左也）尸侑主人皆升筵乃羞宰夫羞房中之羞于尸侑主人主婦皆右之司士羞庶羞于尸侑主人主婦皆左之（二羞所以盡歡心房中之羞其籩則糗餌粉餈其豆則酏食糝食庶羞羊臐豕膮皆有胾醢房中之羞內羞也內羞在右陰也庶羞在左陽也○餈在私反酏以支反劉書文反食音寺不同慘素感反○疏曰二羞是儐尸用之故云盡歡心云房中之羞其籩則糗餌粉餈者周禮籩人職云羞籩之實鄭注云此二物皆粉稻米黍米所爲也合蒸曰餌餅之曰餈糗者擣粉熬大豆爲餌餈之黏著以粉之耳餌言糗餈言粉互相足是也云其豆則酏食糝食者周禮醢人職羞豆之實鄭注云酏餰也內則曰取稻米舉糔溲之小切狼臅膏以與稻米爲餰又曰糝取牛羊豕之肉三如一小切之與稻米稻米二肉一合以爲餌煎之是也若然案王制云庶羞不踰牲注云祭以羊則不以牛肉爲羞依內則羞用三牲者據得用大牢者指大夫已下不用大牢者則無牛矣而此引之者繫其成文以曉人耳云庶羞羊臐豕膮皆有胾知者案公食大夫牲皆臛及炙胾今此鄭直云臐胾不言炙者公食大夫是食禮故庶羞並陳此儐尸飲酒之禮故主人獻尸皆羊燔從主婦獻皆豕燔從酬賔之後廼言司士羞庶羞則知止有羊臐豕膮羊胾豕胾以其燔炙前已從獻訖故止有臐胾而已云房中之羞內羞也者案下大夫不儐尸云乃羞宰夫羞房中之羞司士羞庶羞于尸祝主人主婦內羞在右庶羞在左是也云內羞在右陰也者以其是穀物故云陰也云庶

（故名私人士卑無辟君臣之名不嫌故名私臣）主人洗爵長賓辭主人奠爵于篚興對卒洗升酌獻賓于西階上長賓升拜受爵主人在其右北面荅拜宰夫自東房薦脯醢醢在西司士設俎于豆北羊骼一腸一胃一切肺一膚一（羊骼羊左骼上賓一體賤也薦與設俎者既則俟于西序端古文骼爲胳○疏曰案鄉飲酒司正升相依受酬者降席司正退立于序端然則先事既設後事未至其退立之位當在於序端知此不降者下文賓執祭以降宰夫執薦以從司士執俎以從無升文明此不降退立於序端可知）賓坐左執爵右取肺揳于醢祭之執爵興取肺坐祭之祭酒遂飲卒爵執以興坐奠爵拜執爵以興主人荅拜受爵賓坐取祭以降西面坐委于西階西南（成祭於上尊賓也取祭以降反下位也反下位而在西階西南已獻尊之祭脯肺○疏曰）

（故名私人士卑無辟君臣之名不嫌故名私臣）主人洗爵長賓辭主人奠爵于篚興對卒洗升酌獻賓于西階上長賓升拜受爵主人在其右北面荅拜宰夫自東房薦脯醢醢在西司士設俎于豆北羊骼一腸一胃一切肺一膚一（羊骼羊左骼上賓一體賤也薦與設俎者既則俟于西序端古文骼爲胳○疏曰案鄉飲酒司正升相依受酬者降席司正退立于序端然則先事既設後事未至其退立之位當在於序端知此不降者下文賓執祭以降宰夫執薦以從司士執俎以從無升文明此不降退立於序端可知）賓坐左執爵右取肺揳于醢祭之執爵興取肺坐祭之祭酒遂飲卒爵執以興坐奠爵拜執爵以興主人荅拜受爵賓坐取祭以降西面坐委于西階西南（成祭於上尊賓也取祭以降反下位也反下位而在西階西南已獻尊之祭脯肺○疏曰）

原書漫漶不清

（戶言反位者或反初位或上下位異亦爲反此則初位在門東今得獻反在西階南與主人相對已獻尊之故也若燕禮士得獻位于東方亦是尊之者也云祭脯肺者案經云取脯取肺祭之明祭是脯肺）宰夫執爵以從設于祭東司士執俎以從設于薦東衆賓長升拜受爵主人荅拜坐祭立飲卒爵不拜既爵（既盡也長賓升者以次第升受獻言衆賓長拜則其餘不拜○疏曰知受獻必以長幼次第者以其下文云宰夫贊主人酌若是以

辯鄭云每獻一人奠空爵于篚宰夫酌授於尊南是以長幼次第受獻也）宰夫贊主人酌若是以辯（主人每獻一人奠空爵于篚宰夫酌授於尊南今文若爲如辯皆爲徧）辯受爵其薦脯醢與脀設于其位其位繼上賓而南皆東面其脀體儀也（徧獻乃薦略之亦宰夫薦司士脀儀者尊體盡儀度餘骨可用而用之尊者用尊體卑者用卑體而已亦有切肺膚今文儀皆爲騰或爲議○度大各反騰劉音儀○疏曰鄭知燕禮三卿已上得獻薦

（大夫[illegible]乃薦亦其類云亦無[illegible][illegible]士[illegible]者此約上賓此衆賓亦同此二爲[illegible]云儀者尊體盡儀度餘骨可用[illegible]者以其言儀取尊卑得其儀但體既盡就卑體之中度尊卑之儀而用之尊者用尊體卑者用卑體而已也[illegible]亦有切肺膚者案特牲用離肺知此[illegible]賓用切肺膚者以其侑用切肺不敢殊於尸明衆賓不敢殊於侑）乃升長賓主人酌酢于長賓西階上北面賓在左（主人酌自酢序賓意賓卑[illegible]不敢酢○疏曰特牲主人獻長賓訖即[illegible]此辯獻乃酢者主人益尊先自達其

意特牲主人獻內賓辯乃自酢注云爵辯乃自酢以初不殊其長也則此大夫尊初則殊其長故也）主人坐奠爵拜執爵以興賓荅拜坐祭遂飲卒爵執爵以興坐奠爵拜賓荅拜賓降（降反位）

右主人獻賓辯酌自酢

宰夫洗觶以升主人受酌降酬長賓于西階南北面賓在左主人坐奠爵拜賓

拜坐祭遂卒爵拜賓答拜（三[illegible]）（[illegible]篚[illegible]又酌[illegible][illegible]解則受其虛爵奠[illegible]）（[illegible]賓之酢爵今宰夫[illegible][illegible]經[illegible]受[illegible]酢之虛爵降奠於篚）（[illegible]者二[illegible]主人受爵詑賓降主人[illegible][illegible]云宰夫授觶主人受之明主人）（[illegible]主爵宰夫受之奠於篚可知若然[illegible]酬賓虛觶受之奠於篚者以其）（[illegible]賓之虛觶奠於薦左故知非賓[illegible][illegible]奠薦左者後舉之以爲無筭爵）

主人洗賓辭主人坐奠爵于篚對卒

升酌降復位賓拜受爵主人拜送爵

賓西面坐奠爵于薦左

右主人洗觶酬賓賓奠薦左

主人洗升酌獻兄弟于阼階上兄弟之

長升拜受爵主人在其右荅拜坐祭立

飲不拜既爵皆若是以辯（兄弟長幼立飲賤不別大夫之賓尊於兄弟宰夫不贊酌者兄弟以親昵來不以官待之○[illegible][illegible]列反昵）

（[illegible]反○疏曰案特牲云獻長兄弟于[illegible]階上如賓儀者士卑以兄弟爲貴孫）（[illegible]賤故云如賓儀長賓坐飲也至於大夫貴兄弟賤兄弟長幼皆立飲不得如）（[illegible]儀故立飲賤不別也上文大夫賓貴使宰夫贊酌今兄弟酌不使宰夫贊酌）（者爲兄弟是親昵不以官待之故兄弟[illegible]賤於賓不得使人贊酌而親之也）

辯受爵其位在洗東西面北上升受爵

其薦脀設于其位（亦辯獻乃薦既云辯矣復言升受爵者爲）（衆兄弟言也衆兄弟升不拜受爵先著其位於上乃後云薦脀設於其位明位）

（[illegible]在是也位不繼於主人而云洗東卑不統於尊此薦脀皆使私人○疏曰上）（經云兄弟之長升拜受爵嫌衆兄弟亦升拜受爵[illegible]以此更云升受爵直爲衆）（兄弟不拜受爵而言若然上賓拜受爵[illegible]拜既爵衆賓拜受爵不拜既爵長兄）（[illegible]得與衆賓同衆兄弟又不拜受爵是[illegible]若也云先著其位於上乃後云薦脀）（設於其位明位初在是者謂經云其位在洗東西面北上是先著其位於上乃）（云升受爵者謂發此位升堂受爵又云薦脀設於其位者謂受爵時設薦脀於）（洗東[illegible]面[illegible]是先著其位於上也後云薦脀設於其位也云位不繼於主人而）

原書漫漶不清

云洗東卑不統於尊者案特牲主人卑故兄弟助祭之位得繼主人於阼階下南陳此以大夫尊故兄弟之位在洗東不繼主人卑不統於尊故也云此薦脀皆使私人者上獻賓長及衆賓使宰夫設薦司士設俎又使宰夫贊酌至於此獻兄弟爲親昵不以官待之主人親酌明亦不以官使私人薦脀可知）其先生之脀折脅一膚一（先生長兄弟折豕左肩之折○疏曰知先生是長兄弟者以其文承長兄弟之下故知非先生老人教學者知折是豕左肩之折者以上初亨牲體明偁俎豕左肩折注云折分爲長兄弟俎是也）其衆儀也

右主人獻兄弟於阼階

主人洗獻內賓于房中南面拜受爵主人南面于其右荅拜（內賓姑姊妹及宗婦獻于主婦之席東主人不西面尊不與爲賓主禮也南面於其右主人之位恒左人○疏曰知內賓是姑姊妹及宗婦者約特牲記而知也云獻於主婦之席東主人不西面云案特牲獻內兄弟於房中如獻衆兄弟之儀主人西面荅拜此大夫禮主人南面拜不與爲賓主之禮也云南面於其右主人之位恒左人者謂人在主人左若鄉飲酒鄉射之等於西階上北面主人在東賓在西此南面則主在西賓在東故云恒左人也）坐祭立飲不拜既爵若是以辯亦有薦脀（亦設薦脀於其位特牲饋食禮記曰內賓立于房中西墉下東面南上宗婦北堂東面北上○疏曰云亦設薦脀於其位者言亦者亦上先生之等引特牲記者欲見內賓設薦之位處）

右主人獻內賓于房中

主人降洗升獻私人于阼階上拜于下升受主人荅其長拜乃降坐祭立飲不拜既爵若是以辯宰夫贊主人酌主人於其羣私人不荅拜其位繼兄弟之南亦北上亦有薦脀（私人家臣已所自謁除也大夫言私々明不純臣也士言私臣明有君之道北上不敢專其位亦有薦脀初亦北面在衆賓之後爾言繼者以爵既獻爲文凡獻位定○疏曰云私人家臣已所自謁除

[illegible]（者大夫迎以[illegible]以士卑嫌以退也）（也云此[illegible]尊其位兄[illegible]今繼兄弟[illegible]亦此）（向故云不敢尊其位云凡[illegible]上衆兄弟云其位在洗東西）（受爵其薦脀設于其位[illegible]云[illegible]於上明位初在是此[illegible]）（言繼兄弟者是據位[illegible]則[illegible]獻[illegible]衆賓後矣案特牲記云私[illegible]在[illegible]）（北面是衆賓後也云凡獻位[illegible]定則是凡獻以前非定位也）[illegible]人獻[illegible]

（古文曰[illegible]并亂[illegible]）

右主人獻私人于阼階上

尸作三獻之爵（上賓所獻爵[illegible]言三獻作之者賓尸[illegible]尸[illegible]卑可以自舉○疏曰云上賓所獻爵者三獻是上賓不言上賓而言三獻者以其主人主婦并此賓長備三獻[illegible]主賓爲三獻是以事名官者也云不言三獻作之者對特牲云三獻作止爵故此之下大夫不儐尸自作爵者[illegible]上大夫[illegible]文作其爵者以神惠均於[illegible]故作獻此酒但此一節之內有[illegible]尸作三）

原書漫漶不清

（獻之爵一也獻侑二也致爵於主人三也受尸酢四也）司士羞湆魚縮執俎以升尸取膴祭祭之祭酒卒爵（不羞魚匕湆畧小味也羊有正俎羞匕湆肉湆豕無正俎魚無匕湆隆汚之殺○汚音烏○疏曰云不羞魚匕湆畧小味也者對羊豕牲之大有匕湆之等魚無以魚爲小味故畧之也云隆汚之殺者以有爲隆盛無者爲殺少也）司士縮奠俎于羊俎南橫載于羊俎卒乃縮執俎以降尸奠爵拜三獻北面荅

拜受爵酌獻侑侑拜受三獻北面荅拜受爵酌獻侑侑拜受三獻北面荅拜司馬羞湆魚一如尸禮卒爵拜三獻荅拜受爵（司馬羞湆魚變於尸○疏曰上文尸使司士羞魚此侑使司馬羞魚故云變於尸也）酌致主人主人拜受爵三獻東楹東北面荅拜（賓拜於東楹東以主人拜受於席就之○疏曰就之者賓於禮當在西階上今在東楹之東以主人席在於阼階是以賓拜於）

（東楹東就之也）司士羞一湆魚如尸禮卒爵拜三獻荅拜受爵尸降筵受三獻爵酌以酢之（既致主人尸乃酢之遂賓意。疏曰遂賓意者賓雖不言其意欲得與主人抗獻酢之禮今乃見致爵於主人訖即酌以酢賓是遂達之之意）三獻西楹西北面拜受爵尸在其右以授之尸升筵南面荅拜坐祭遂飲卒爵拜尸荅拜執爵以降實于篚

右尸作三獻之爵三獻又獻侑及主人

二人洗觶升實爵西楹西北面東上坐奠爵拜執爵以興尸侑荅拜坐祭遂飲卒爵執爵以興坐奠爵拜尸侑荅拜皆降（三獻而禮小成使二人舉爵序殷勤於尸侑。疏曰云三獻而禮小成者以此獻為正後仍有舉奠加爵之等終備乃是禮之大成故云小成也云使二人舉爵序殷勤於尸侑將飲酒之[illegible]與無筭爵乃盡歡心故以於酬及[illegible]乃爲殷勤於尸侑也案鄉飲酒及鄉[illegible]特牲等皆一人舉觶爲旅酬始二人[illegible]觶爲無筭爵始今儐尸乃以二人[illegible]酬始者此儐尸別一禮與彼不同以[illegible]初時主人酬尸尸奠之侑未得酬[illegible]二人舉觶侑乃得奠而不舉即與亦[illegible]一爵一爵遂疇於下是以須二人舉[illegible]兄弟之後生者舉觶於其長爲無筭[illegible]者以其賓長所舉奠酬亦爲無筭爵[illegible]此二觶者皆在堂下故爲無筭爵尸不[illegible]與無筭爵故舉堂下觶爲無筭爵其舉旅酬皆從上發尸爲首故特牲等使二

人舉觶爲旅醻與賓長所舉爲君之觶此賓不舉旅酬皆從尸舉致所其者爲無筭一爵亦是異於特牲）洗升酌反位尸侑皆拜受爵舉觶者皆拜送侑奠觶于右（奠于右者不舉也神惠右不舉變於飲酒）尸遂執觶以興北面于阼階上酬主人主人在右（尸拜於阼階上酬禮殺。疏曰決上文尸酢主人主人東楹東北面拜受爵尸西楹西北面荅拜是各各於[illegible]此今尸酬主人同于阼階故云禮殺也）坐奠爵拜主人荅[illegible]

拜不祭立飲卒爵不拜既爵酌就于阼階上酬主人（言就者主人立守之○疏曰言立待之者次其不言適阼階上酬主人明主人不去立待之可知）主人拜受爵尸拜送（酬不奠者急酬侑也○疏曰此決上主人酬賓奠之也）尸就筵主人以酬侑于西楹西侑在左坐奠爵拜執爵興侑荅拜不祭立飲卒爵不拜既爵酌復位侑拜受主人拜送（言酌復位）

（朔設於西階上）主人復筵乃升長賓侑醻之如主人之禮（遂旅也言升長賓則有贊呼之○疏曰知者若不贊呼之則當如上文衆賓長升元弟之長升拜受爵故知有贊呼之也）至于衆賓遂及兄弟亦如之皆飲于上（上西階上）遂及私人拜受者升受下飲（私人之長拜於下升受[illegible]弟之爵下飲之○疏曰私人位在門東之南今言下飲之則私人之長一[illegible]賓西階下飲之其餘私人皆飲於其位[illegible]經云卒爵升酌以之其位相酬辯[illegible]）

卒爵升酌以之其位相酬辯（其仙兄弟南位拜受拜送酌由西階）卒飲者實爵于篚（未受酬者雖無旅猶飲○疏曰凡旅酬之法皆執觶以酬前人前人領受其意乃始自飲私人未受酬者後雖無人可旅猶自之訖乃實爵於篚以其酒是前人所不可不飲故也）乃羞庶羞于賓兄弟內賓及私人（無房中之羞賤也此羞同時羞則酌房中亦旅其始主婦舉酬於內賓遂及宗婦○疏曰此經論無筭爵時羞庶羞於賓及兄弟之等事云此羞同時羞則酌房中亦旅者旅酬之下云乃羞庶羞內賓羞在私人之上私人得旅醻則房中內賓亦旅可知）

古旅酬從尸及上下無不徧

兄弟之後生者舉觶于其長（後生年少也古文觶皆爲爵延熹中詔校書定作觶）洗升酌降北面立于阼階南長在左坐奠爵拜執爵以興長荅拜（長在左辟主人○疏曰凡獻醻之法主人常左人若北面則主人在東荅）

（長兄弟北面云長在左則在西方辟主人也）坐祭遂飲卒執爵以興坐奠爵拜執爵以興長答拜洗升酌降長拜受于其位舉爵者東面答拜爵止（拜受答拜不北面者儐尸禮殺長賓言奠兄弟言止互相發明相待也○疏曰云儐尸禮殺者對特牲兄弟之後生舉觶於其長爲旅酬又兄弟弟子舉觶於其長爲無筭爵拜送皆北面此云東面決上儐尸禮殺也云長賓言奠兄弟言上互相發明者上文主人酬賓奠爵于薦左是長賓言奠此言爵止是兄弟言止長賓言奠明此而未行此言止明亦奠薦右故云互相發明也云相待也者醻賓雖在前及其行之相待俱時舉行故下文云賓及兄弟交錯其酬皆遂及私人爵無筭是也若二人舉觶于尸侑侑奠于右不舉尸即酬主人主人醻侑侑酬長賓至于衆賓遂及兄弟遂及私人依次第行徧不交錯所謂旅醻也）

右兄弟舉觶於其長兄弟

賓長獻于尸如初無湆爵不止（賓長者賓之

以上賓者非即此賓也如初如其獻侑酳致主人受尸酢也無湆爵不止別不如初者不使兄弟不稱加爵大夫尊也不用觚大夫尊者也○疏曰此論衆寔長加爲爵數多與上賓異何者上賓獻侑致爵於主人時皆有湆魚從今無湆魚從故經云無湆也云爵不止者上賓獻尸時亦並爵待獻堂下畢乃舉觶今尸不止爵即飲故云爵不止云賓長者賓之長次上賓者以其上賓將獻異之言上賓此不異其文明非上文上賓爲賓長者故以爲次上賓者也經云無湆爵不上文在如初之下不蒙如初之文通如與上異故文在如初下也云不使元利不緡如爵大夫尊也者此決特牲云長元芽爲加爵又衆賓長爲加爵不言獻此言獻者尊大夫若三獻之外更客有獻故云大夫尊也云不用觚大夫宰者此亦決特牲云長兄弟洗觚爲加爵此用爵爵尊於觚故云大夫尊者也）

賓一人舉爵于尸如初亦遂之於下（一人次賓長者如初如二人洗觶之爲也遂之于下者遂及賓兄弟下至于私人故言亦遂之于下也止言無湆爵不止互相發明○疏曰此論次賓舉觚于尸更爲旅酬如上旅酬之事但前二人舉觚於尸侑尸舉旅酬從上至下皆徧飲今

（亦從上至下故云亦遂之於下云上言無湆爵不止至相發明者上經云爵止與上賓奠爵云至相發明今此又與上文無湆爵不止相發明是以二文皆在初下）

右賓長獻尸次賓舉爵于尸一　所

旅酬

賓及兄弟交錯其酬皆遂及私人爵無筭（筭數也長賓取觶酬兄弟之黨長兄弟取觶酬賓之黨唯已所欲無有次）

（第之數也。疏曰云長賓取觶者是主文酬賓觶云長兄弟取觶者是兄弟之後生者舉觶于其長之觶也）

尸出侑從主人送于廟門之外拜尸不顧（拜送之。疏曰儐尸之禮尸請賓也故孔子亦云賓不顧矣）拜侑與長賓亦如之衆賓從（從者不拜送也）司士歸尸侑之俎（尸侑尊送其家）主人退（反於寢也）有司徹（徹堂上下之薦俎也外賓尸雖堂上婦人不徹。疏曰云徹堂上下之薦俎也者案上文堂上有尸侑之薦俎堂下者賓及兄

弟之薦俎皆徹之也云外賓尸雖堂上婦人不徹者案特牲云宗婦徹祝豆籩入于房徹主婦薦俎此篇首云有司徹鄭注云徹室中之饋及祝佐食之俎爲將儐尸故使有司徹之下大夫不儐尸改饋饌于西北隅云有司官徹饋饌下室中西北隅至篇末禮終云婦人乃徹注云徹祝之薦及房中薦俎不使有司者下上大夫之禮然則此篇首云有司徹別無婦人也下大夫有司饌陽厭婦入徹之篇末云徹室中之饌注云有司饌之婦人徹之外內相兼禮殺此戶外儐尸亦禮殺嫌婦人亦徹之故云雖堂上婦人不徹婦人必不徹者異於下大

夫也堂上儐尸猶如堂內之陽厭故婦注篇首云賓尸則不設饌西北隅以此薦俎之陳有祭象而亦足以厭飫神是也）

右堂下行無筭爵禮終尸侑出主人送於廟門外

若不賓尸（不賓尸謂下大夫也其牲物則同不得備其禮耳籍說云謂大夫有疾病攝昆弟祭曾子問曰攝主不厭祭不旅不假不綏祭不配布于賓賓奠而不舉而此備有似失之。綏許悉反本亦作隋者同後皆放此）

○疏曰云不賓尸謂下大夫者從尸飫七已前皆與上大夫賓尸者同已後則以此祝侑續之故云不賓尸謂下大夫也云其牲物則同不得備其禮耳者謂不備儐尸禮也引曾子問者破舊說案彼上云若宗子有罪居于它國庶子爲大夫其祭也祝曰孝子某使介子某執其常事攝主不厭祭不旅不假不綏祭不配注云皆辟正主厭厭飫神也厭有陰有陽迎尸之前祝酌奠奠之且饗是陰厭也尸謖之後徹薦俎敦設于西北隅是陽厭也此不厭者不陽厭也不旅不旅酬也假讀爲嘏不嘏不嘏主人也不綏祭謂今士人也又云布奠於賓賓

奠而不舉是也云而此備有似失之矣者謂此不儐尸者不厭已下皆有則非如舊說使昆弟攝者故云似失之矣

則祝侑亦如之（謂尸七飯時。○飯扶晚反後皆同。○疏曰案上篇尸食七飯告飽祝西面于主人之南獨侑不拜侑曰皇尸未實侑是也）

尸食（八飯。○疏曰上已七飯故知此當八飯也）

迺盛俎臑臂肫脡脊橫脊短脅代脅皆牢（盛音成注及下同。○盛者盛於肵俎也此七體羊豕其脊脅皆取一骨也與所舉正脊幹骼凡十矣肩未舉既舉而俎猶有六體焉。○疏曰案特牲尸食訖乃盛今八飯即盛者大夫禮與士相變若然此先言臑者見從下起不言盛肩肩未舉舉乃盛不言骼骼已舉先在俎有司徹不盛迺者賓尸之禮更無所用全以歸尸故也云盛者盛於肵俎也者以特牲云盛肵俎俎釋三个故知盛於肵以歸尸故也云此七體羊豕者以其五鼎下有魚腊膚又不升故唯羊豕也云其脊脅皆取一骨也與所舉正脊幹骼凡十矣者案上篇載時皆二骨以並今但盛一骨不云正脊長脅者先舉一骨故不序也凡骨體之數左右合爲二十一體案少牢注云肩臂臑肱骨也膞骼股骨也鄉飲酒注前脛骨三

肩臂臑也後脛骨二膞胳也又後有髀觳折特牲記云主婦俎觳折注云觳後足也昏禮不數者凡體前貴於後觳賤於臑故數臑不數觳是以不升於鼎又以髀在肫上以竅賤正俎不用又脊有三分一分以爲正脊次中爲脡脊後分爲橫脊脅亦爲三分前分爲代脅次中爲長脅後分爲短脅是其二十一體也云而俎猶有六體焉者謂三脊三脅皆取一骨盛於肵各有一骨體在俎不取以備陽厭也故云而俎猶有六體焉也）

魚七（盛半也魚十有五而俎其已舉必盛半者魚無足翼於牲象脊脅而已。○疏曰云魚十有五而俎者案

（少牢載魚鮒六十有五而俎云其一已舉者謂尸食時已舉其一唯有十四在云必盛半者魚無足翼於牲象脊脅而已者鄭注引春秋緯琁璣樞曰魚無足翼紂如魚乃討之是也故注云魚無翼者亦從彼文魚雖有翼不能飛云象脊脅者六體十二骨盛六是半魚無足象牲脊脅亦盛半盛半相似數則不同以其牲之脊脅則六魚之半則七也）臘辯無髀（亦盛半也所盛者右體也脊屬焉言無髀者云一純而俎嫌有之古文髀作脾○疏曰云亦盛半者謂除尸舉其餘兩半亦似魚十四盛七爲半云所盛者右體者以其牲用右故

知此臘亦盛右體云脊屬焉者案上篇少牢云臘一純而俎脊不折直爲一段代脅長脅短脅各一骨左右三脅脅骨合爲六體并脊爲七通有脊等十爲十七體與牲體同如臘有尸食既舉而俎唯有十六在言盛半明有屬又凡牲載體者脊皆屬焉云言無髀者云一純而俎嫌有之者案上篇少牢載臘云一純而俎不云髀不升故此明之而云臘辯無髀也案上篇少牢祝俎云臘兩髀在祝俎不升於鼎不在神俎已自明矣今此更明之者以少牢陳鼎上下大夫皆同今此下大夫不儐尸其祝俎臘骼不云無髀何以明之）卒盛乃舉

此處缺葉

（曰案特牲士禮不待神餘故主人主婦祝皆無腊上大夫之祝當有腊俎至於儐尸腊爲𦎧羞又不載於俎與此異此下大夫待神餘故祝主人主婦皆有腊體也云其腊主人臂主婦臑祝則骼也與者主人用臂主婦用臑見於下經祝無文而知用骼以其骼無正文故云與以疑之也云此皆於鼎側更載焉者上摡時共在一俎以出及下設時主人主婦及祝各異俎又不同時故知更載俎云鼎側則不復升鼎也云不言主婦未聞者下有主婦俎腊臑則主婦用可知此經直云祝主人不言主婦未聞與義或轉寫者脫耳）尸不飯告

飽主人拜侑不言尸又三飯（凡十一飯士九飯大夫十一飯其餘有十三飯十五飯○疏曰上篇士禮九飯少牢上下大夫同十一飯士大夫既不分命數爲尊卑則五等諸侯同十三飯天子十五飯可知）佐食受牢舉如儐（舉肺脊）主人洗酌酳尸賓羞肝皆如儐禮卒爵主人拜祝受尸爵尸答拜祝酌授尸尸以醋主人亦如儐其綏祭其嘏亦如儐（肝牢肝也綏皆當作挼挼讀爲藏其隨之隋古文爲挼○疏曰此主人獻有五節主人獻尸一也酢主人二也獻祝三也獻上佐食四也獻下佐食五也又曰云綏皆當作挼者案經唯有一綏而云皆者鄭并下佐食綏揔破之故云皆也云讀爲藏其隋之隋者讀從周禮守祧職云既祭則藏其隋必讀從之者義取隋藏之事也）其獻祝與二佐食其位其薦脀皆如儐主婦其先獻于尸亦如儐（自尸侑不飯告飽至此與儐同者在上篇○疏曰此一節之內獻數與主人同唯不受嘏爲異云與儐同者經既云如儐

而注後云與儐同者爲事在上篇而發也）

右下大夫不賓尸與賓尸異同

主婦反取籩于房中執棗糗坐設之棗在稷南糗在棗南婦贊者執栗脯主婦不興受設之栗在糗東脯在棗東主婦興反位（棗饋食之籩糗羞籩之實雜用之下賓尸也栗脯加籩之實也反位反主人之北拜還爵位○疏曰此設籩實繼在少牢室內西南隅陰厭神

籩也案周禮籩人職云饋食之籩棗㮚桃乾䕩榛實羞籩之實糗餌粉餈又加籩之實蔆芡㮚脯是鄭據籩人職而言之云雜用之下賓尸也者案上儐尸者麷蕡白黑糗餌之等朝事之籩羞籩之實各用之而不雜也案上賓尸主婦亞獻尸設籩直有脯脩二籩下大夫之禮主婦亞獻有四籩者賓尸之禮主人獻尸主婦設四籩麷蕡白黑故至主婦獻時直設糗餌與脯脩二籩通前四籩六籩此主人初獻無籩從故至主婦亞獻設四籩猶自少於賓尸兩籩）尸左執爵取棗糗祝取栗脯以授尸尸兼祭于豆祭祭酒啐酒次賓羞牢燔用俎鹽在右尸兼取燔㨎于鹽振祭嚌之祝受加于肵卒爵主婦拜祝受尸爵尸荅拜（自主婦反籩至祝受加于肵此異于儐○疏曰上篇主婦但有獻而已無籩燔從之事此篇主婦亞獻尸乃有籩餌之事其物又異唯糗同耳故云此異于儐也上注云自尸侑不飯告飽至此與儐同者在上篇自祝受加于肵以上至主婦反籩與儐尸異鄭所以不在卒爵上注而在尸荅拜下注者取終一事故也）

祝易爵洗酌授尸尸以醋主婦主婦主人之北拜受爵尸荅拜主婦反位又拜上佐食綏祭如儐卒爵拜尸荅拜（主婦夾爵拜爲不賓尸降崇敬今文酢曰酌○疏曰案特牲主婦獻尸不夾爵拜上篇上大夫賓尸主婦獻尸夾爵拜此下大夫既不賓尸主婦宜與士妻同今夾爵拜者爲不賓尸降崇敬故夾爵拜與上大夫同言降謂降賓尸之禮也）主婦獻祝其酌如儐拜坐受爵主婦主人之北荅拜（自尸卒爵至此亦與儐同者亦在上篇○疏曰經無尸卒爵之文鄭注云尸者以經有卒爵之文多故言尸以別之也）宰夫薦棗糗坐設棗于菹西糗在棗南祝左執爵取棗糗祭于豆祭酒啐酒次賓羞燔如尸禮卒爵（內子不薦籩祝賤使官可也自宰夫薦至賓羞燔亦異于儐○疏曰案特牲主婦設籩若士妻卑也案上尸與主人一籩皆主婦設之至此祝不使主婦而使宰[illegible]籩故云祝賤使官可也案禮記[illegible]

（請逆叔隗以爲內子證卿妻此下大夫妻得稱內子者欲夫妻於祝不薦籩兼見上大薦籩故變言內子也或可散妻亦得爲小子也云自牢夫燔亦異于儐者少牢主婦獻燔從一事此有亦異于儐也）主人受爵酌獻二佐食亦如儐主婦受爵以入于房

右主婦亞獻尸及祝主人獻二佐食

賓長洗爵獻于尸尸拜受賓戶西北面荅拜爵止（尸止爵者以三獻禮成欲神惠之均於室中是以奠而待之○疏曰比一節之內凡有十爵獻尸一也主婦致爵於主人二也主人酢主婦三也尸作止爵飲訖酢賓四也賓獻祝五也又獻上佐食六也又獻不佐食七也賓致爵於主人八也又致爵于主婦九也賓受主人酢十也云賓戶西北面荅拜者案上少牢主祭賓獻與[illegible]篇首賓長獻皆云拜送此特言荅拜[illegible]下大夫故也言拜送者禮重云荅拜者禮輕）主婦洗于房

原書有殘損

酌致于主人主人拜受主婦戶西北面拜送爵司宮設席（拜受乃設席變於士也○疏曰此下大夫夫婦致爵之禮祭統云夫祭有十倫之義七曰見夫婦之別焉又曰尸酢夫人執柄夫人受尸執足夫婦相授受不相襲處酢必易爵彼據六婦致爵而言又詩既醉序云醉酒飽德謂見十倫之義志意充滿是天子諸侯皆有夫婦致爵之事但少牢上大夫受致不酢下大夫受致又酢不致士受致自致是上大夫尊辟君受致不酢下大夫與士卑不嫌得與人君同夫婦致爵也云拜受乃設席變於士也者案特牲禮未致爵已設席故云異於士其上大夫正祭未致爵至賓尸尸酢主人設席以有尸賓故設席在前也案周禮司几筵云祀先王昨席亦如之鄭注云昨讀如酢謂祭祀及王受酢之席彼受酢時已設席與大夫禮異也鄭注周禮司几筵又云右諸臣致爵乃設席與此禮同者士卑不嫌多與君同故也）主婦薦韭菹醓坐設于席前菹在北方婦贊者執棗糗以從主婦不與受設棗于菹北糗在棗西佐食設俎臂

此處缺葉

（洗酌授尸尸以酳主婦今自酢又不更爵故云殺也）主人荅拜卒爵拜主人荅拜主婦以爵入于房尸作止爵祭酒卒爵賓拜祝受爵尸荅拜（作止爵乃祭酒亦變於士自爵止至作止爵亦異於賓○疏曰云作止爵乃祭酒亦變於士者特牲賓三獻如初燔從如初爵止無祭酒之文至三獻作止爵尸卒爵亦無祭酒之文知特牲祭酒訖乃止爵者以經云燔從如初乃云爵止鄭注云初亞獻時祭酒訖乃始燔從則三獻燔從如初始云爵止明是祭酒既訖乃

始止爵今大夫作止爵乃祭酒故云變於士云自爵止至作止爵亦異於賓者此篇首賓尸禮賓長獻尸奠爵又云尸作三獻之爵不解以爲與賓同云異者賓尸止爵在致爵後其作之在獻私人後欲神惠之均於庭此止爵在主婦致爵前作之在致爵後欲神惠均於室中與特牲燔從如初爵止同少牢上篇所以不致爵者爲賓尸賓尸止爵者欲室中神惠均於庭故止爵也特牲再止爵者一止爵欲神惠均於室中一止爵者順上大夫之禮也）祝酌授尸賓拜受爵尸拜送坐祭遂飲卒爵拜乃

荅拜獻祝及二佐食洗致爵于主人（[illegible]爵者以承佐食賤新之）主人席上拜受爵賓北面荅拜坐祭遂飲卒爵拜賓荅拜受爵酌致爵于主婦主婦北堂司宮設席東面（北堂中房以北東面者變於士妻宿尸不變者賓尸禮異矣內子東面則宗婦南面西上內賓自若東面南上〇疏曰云東面者變於士妻者案特牲記宗婦北堂東面北上注云宗婦宜統於主婦主婦南面此東面故云變於士妻云內子東面則宗婦南面西上者此無正文鄭以意解之何者宗婦位繼於主婦主婦准特牲在宗婦位易處則宗婦位亦易處在主婦位南面西上可知云賓自若東面南上者亦約特牲記云）主婦席北東面拜受爵賓西面荅拜（席北東面者北為下〇疏曰案特牲宗婦東面北上今主婦在宗婦之位東面鄭以北為下者若宗婦之衆則北為上今亦特位立則依曲禮席東鄉西鄉以南方為上因於陰陽故北為下）婦人贊者薦韭菹醢菹在南方婦人贊者執棗糗授婦贊者婦贊者不與受設棗于菹糗在棗東（婦人贊者宗婦之弟婦也贊者執棗糗授婦贊者不與受）佐食設俎于豆東羊臑豕折羊脊脅祭肺一膚一魚一腊臑（豕折豕折骨也不言所折略之〇特牲主婦㲉折豕無脊脅下主人羊豕四體與腊臑而五〇疏曰云豕所骨也者謂不全體就體骨中折之故云折骨云不言折折略之者謂不言所折骨名是略之引特牲主婦體折者彼其折是㲉折此不言骨名是略也云豕無脊脅下主人者主人於上文有羊脊脅也云羊豕四體與腊臑而五者上主人羊與腊臂而七此五是其略也）主婦升筵坐左執爵右取菹擩于醢祭之祭籩奠爵興取肵坐絕祭嚌之興加于俎坐挩手祭酒執爵興筵北東面立卒爵拜（立飲拜既爵者變於大夫）賓荅拜賓受爵易爵于篚洗酌醋于主人戶西北面拜主人荅拜卒爵拜主人荅拜

賓以爵降奠于篚（賓獻及二佐食至此亦異於賓○疏曰異者謂賓獻及二佐食以下至此奠于篚異於少牢賓長獻直及爵不及佐食故鄭彼注云不獻佐食將儐尸禮殺是也）乃羞宰夫羞房中之羞司士羞庶羞于尸祝主人主婦內羞在右庶羞在左

右賓長獻尸祝佐食幷致爵主人主婦

主人降拜衆賓洗獻衆賓其薦脀其位其酬醋皆如儐禮主人洗獻兄弟與內賓與私人皆如儐禮其位其薦脀皆如儐禮卒乃羞于賓兄弟內賓及私人辯（自乃羞至私人之薦脀此亦與儐同者任此篇不儐尸則祝侑耳卒已也乃羞者羞庶羞○疏曰此一經論主人獻堂下衆賓兄弟下及私人并房中內賓皆與上大夫禮同之事）

右主人獻衆賓兄弟內賓私人辯

賓長獻于尸尸醋獻祝致醋賓以爵降實于篚（致謂致爵于主人主婦不言如初者爵不止又不及佐食○疏曰上賓長上已獻尸訖明此是次賓長爲加爵）賓兄弟交錯其酬無算爵（此亦與儐同者在此篇○疏曰此堂下兄弟及賓行無算爵似下大夫無旅酬故鄭云此亦與儐同者在此篇■若此經兼有旅酬鄭不得言與儐同案特牲尸在室內亦不與旅酬之事而堂下賓及兄弟行旅酬又使弟子二人舉觶爲無筭爵者下大夫雖無儐尸之禮堂下亦與神靈共尊不敢與人君之禮同既與神靈共尊故闕旅酬直行無筭爵而已特牲堂下得獻之後與神別尊故旅酬無筭爵並皆行之士賤不嫌與君同故得禮備也）利洗爵獻于尸尸醋獻祝祝受祭酒啐酒奠之（利獻不及主人殺也此亦異於賓○疏曰此論佐食事尸禮將畢爲羨爵獻尸及祝之事云利獻不及主人殺也者此對上文賓長爲加爵及上人獻不及主人是殺也又云此亦異於賓者案上少牢無利獻賓三獻尸即止此

（籑首備尸之禮佐食又八不與故無佐食獻故云中矣也）主人出立于阼階上西面祝出立于西階下東面祝告于主人曰利成祝入主人降立于阼階東西面尸謖祝前尸從遂出于廟門祝反復位于室中祝命佐食徹尸俎佐食乃出尸俎于廟門外有司受歸之徹阼薦俎（自主人出至此與賓雜者也先蓁徹主人薦俎者變于士特牲）

（饋食禮曰徹阼俎豆籩設于東序下○主人出至此與賓雜者也者謂有同賓不同故上少牢直云祝告曰利成此云亦告于主人曰利成上少牢云祝入尸謖主人降立于阼階東西面此云祝入主人降立于阼階東西面尸謖彼云祝先此云祝前彼云祝命佐食徹肵俎降設于堂下此云祝反復位于室中祝命佐食徹尸俎佐食乃出尸俎于廟門外有司受歸之故云雜云先蓁徹主人薦俎者變于士者特牲既餕祝命佐食徹尸俎此餕當徹阼薦俎故云變於士引特牲者證變阼為也不置之處也）乃養如儐（謂之賓司宮設）

（自至此餕興出也古文養作餕）卒養有司官徹饋饌于室中西北隅南面如饋之設右几厞用席（官徹饋者司馬司士舉俎宰夫取敦及豆此於尸謖改饌當室之白孝子不知神之所在庶其饗之於此所以為厭飫不令婦人改徹饌敦豆變於始也尚使官也佐食不舉羊豕俎親餕尊也厞隱也古文右作侑厞作茀○疏曰經云官徹則司馬主羊司士主豕明還遣此二人舉俎可知云宰夫取敦及豆者以其宰夫贊主主婦之事此敦及豆亦主婦設之今云官徹明非主人婦是宰夫為之也是以上文云宰夫羞房中之羞又上主婦獻祝宰夫薦鄭注云內子不薦籩祝賤使官可也以此言之則宰夫代主婦設籩豆及敦可知云當室之白孝子不知神之所在庶其饗之於此所以為厭飫者此言雜取曾子問郊特牲祭義之文案曾子問說陽厭之事云當室之白尊于東房鄭云得戶明者也郊特牲云索祭祝于祊不知神之所在於彼乎於此乎尚曰求諸遠者與祭義云勿勿乎其欲饗之也是鄭所取陽厭及祊祭求神之事云不令婦人改饌敦豆變於始也尚使官也此決少牢初設饌下主婦薦兩豆宗婦[illegible]及贊設豆籩）

（設一[illegible]云婦贊三獻是其始時婦人之今使宰夫徹豆獻者尚使宮故也）設一尊于室中（陽厭殺無玄酒）司宮埽祭（埽豆間之祭舊說云埋之西階東〇疏曰引舊說者案曾子問凡幣帛皮圭爲王命埋之皆闕之豆間之祭案舊說埋之西階東以神位在西故近西階是以鄭亦依用也）主人出立于阼階上西面祝執其俎以出立于西階上東面司宮闔牖戶（闔牖與戶爲鬼神或者欲幽闇）祝告利成乃執俎以出于

廟門外有司受歸之衆賓出主人拜送于廟門外乃反（拜送賓也者亦拜送長不言長賓者下大夫[illegible]衆尊賓也〇疏曰賓尸時尸出侑從人從于廟門之外拜尸不顧拜侑與長賓從如之衆賓從鄭注云從者不拜送也言從者不拜送則此云拜送者拜[illegible]云可知不言長者下大夫無長賓故不別其長也）婦人乃徹（[illegible]視之饌及房中薦俎不使有司者[illegible]主之禮〇疏曰上大夫祭畢將[illegible]司徹賓尸[illegible]終亦有司徹今[illegible]饌[illegible]下上大夫之禮也）

（[illegible]饌有司饌之婦人徹之外內[illegible]禮緩〇疏曰上經有司[illegible]饌[illegible]室中西北隅者今使婦人徹之設於內故謂外者謂有司官設饌西北）內（者謂入婦人[illegible]之孙薦也）

右[illegible]

儀禮經傳通解續卷第十九

儀禮經傳通解續卷第二十

諸侯遷廟　　祭禮四

成廟將遷之新廟君前徙三日齋祝宗人及從者皆齋（謂親過高祖則毀廟以昭穆遷之春秋穀梁傳曰作主壞廟有時日於練焉壞廟壞廟之道易檐可也改塗可也范甯云納新神故示有所加鄭玄士虞禮記注曰練而後遷也禮志云遷廟者更釁其廟而移故主焉案此篇成廟之文以穀梁相傳也）徙之日君玄服

從者皆玄服（周禮司服職曰公之服自衮冕而下如王之服侯伯之服自鷩冕而下如公之服子男之服自毳冕而下如侯伯之服孤之服自絺冕而下如子男之服大夫之服自玄冕而下如孤之服玉藻曰君命屈狄再命褘衣內司服職曰辨外內命婦之服鞠衣展衣緣衣素紗其於祭也君與夫人皆卞其服祭統曰公衮冕立於阼夫人副褘立於東房是也臣及命婦助祭於君皆盡其服自祭於家咸降一等陰爵不敢申也雜記曰大夫冕而祭於公弁而祭於己士弁而祭於公冠而祭於己特牲饋食禮曰主婦纚笄宵衣立於房中是也然鄭氏[illegible][illegible]冕以祭於己非其差一諸大[illegible]灌樂車服王命有之何獨抑其服乎玉藻曰玄端以祭裨冕以朝孫炎云端當爲冕玄冕祭服之下也其祭先君亦裨冕矣孫說爲合下朱即告故略同爵弁也君命屈狄與再命褘衣者謂其夫爲君則命其妻以屈狄加再等之命則上公夫人乃褘衣孫鄭等改褘衣非也又云一命展衣者此則申子男目妻之服耳言小國目妻一命者亦展衣不命者則亦緣衣玄又分公卿大夫及其妻爲三等而升降其服經云孤絺冕卿大夫玄冠何爲易之又命小國之卿及內子夏曰

列國之卿孤絺冕與鞠衣錯易其次尤非宜）從至于廟（廟殯宮）群臣如朝位（列於廟門外如路門之位）君入立於阼階下西向有司如朝位（立於門內門外之位）如宗人擯舉手曰有司其請升君升祝奉幣從在左北面（祝主辭故在左禮將遷故出在戶牖間南面矣）再拜興祝聲三曰孝嗣侯某敢以嘉幣告于皇考某侯（言嗣以遷代不言國者[illegible][illegible]之也）成廟將

侯敢告（主[illegible]者禮畢然於此將有事於新廟）君及祝再拜興祝曰請導君降立於階下奉衣服者皆奉以從祝（不言奉主而稱奉衣服者以毁易祖考誠人神之不忍從祝者祝所以導神也言昔者衣服非一稱周禮守祧職曰掌先王先公之廟祧其遺衣服藏焉）奉衣服者降堂君及在位者皆辟也奉衣服者至碑君從有司皆以次從出廟門奉衣服者升車乃步君

升車從者皆就車也（皆就車謂乘貳車者）凡出入門及大溝渠祝下擯（神車祝爲左故於步處則下）至于新廟筵于戶牖間（始自外來故先於堂）樽於西序下（四時之祭在室筵陝中在堂筵序下是以設樽恒於東方今惟布南面之席故置樽於西以因其便矣）脯醢陳于房中（房西房也）諸侯在左房也設洗當東榮南北以堂深（記因鄉士堂言東）有司皆先入如朝位祝導奉衣服者乃入門左（門左門西）在位者皆辟也奉衣服者升堂皆反位君從升奠衣服于席上祝奠幣于几東君北向祝在左贊者盥升適房薦脯醢君盥酌奠于薦西反位君及祝再拜興祝聲三曰孝嗣侯某敢用嘉幣告于皇考某侯今月吉日可以徙于新廟敢告

再拜君就東廂西面祝就西廂東面（東西侯也祝就西廂因其便也）在位者皆反走辟如食間（走疾趨也）擯者舉手曰請反位君反位祝從在左卿大夫及衆有司諸在位者皆反位祝聲三曰孝嗣侯某絜爲而明薦之享（詩云絜爾爲饎是用孝享）君及祝再拜君反位（東廂之位）祝徹反位（西廂之位）擯者曰遷廟事畢請

就燕君出廟門卿大夫有司執事者皆出廟門告事畢（事謂內主藏衣服斂幣徹几筵之等）乃曰擇日而祭焉（所以安神大戴禮）

諸侯釁廟

成廟釁之以羊（廟新成而釁者尊而神之祭器名者成則釁之以猳也）君玄服立于寢門內南向祝宗人宰夫雍人皆玄服（以神事故亦同爵弁以載君朝服者謂不與也）宗人曰請令以釁某廟君曰諾遂入雍人拭羊（拭悅）乃行入廟門碑南北面東上（居上者宰夫也宰夫攝主也）雍人舉羊升屋自中中屋南面刲羊血流于前乃降門以雞有司當門北面（有司宰夫祝宗人也）雍人割雞屋下當門郟室割雞於室中有司亦北面也（郟室門郟之室一曰東西廂也釁東西序有司猶北面統於廟也雜記曰雍人舉羊升屋自中中屋南向刲羊血流於前乃降門郟室皆用雞先門而後郟室其衈皆於屋下割雞當門郟室中室有司皆鄉室而立門則有司當門北面案小戴割雞亦於屋上記者不同耳此不言衈略也）既事宗人告事畢皆退反命于君君寢門中南向宗人曰釁某廟事畢君曰諾宗人請就宴君揖之乃退○（大戴禮）

儀禮經傳通解續卷第二十

儀禮經傳通解續卷第二十一

祭法

祭禮五

大宗伯之職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示之禮以佐王建保邦國（建立也立天神地祇人鬼之禮者謂祀之祭之享之禮古禮是也保安也所以佐王立安邦國者主謂凶禮賓禮軍禮嘉禮也自古禮於上承以立安邦國者互以相成明尊鬼神重人事○疏曰大宗伯之職者以上列其官此列其職也云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示之

禮者單言邦據王爲言也云以佐王建保邦國者邦國連言據諸侯爲說也又曰云在天神地祇人鬼之禮者謂祀之祭之享之者經先云人鬼後云地祇鄭則先云地祇後云人鬼者經先云人鬼欲見天在上地在下人藏其間鄭後云人鬼者據下經陳吉禮十二先地祇後人鬼據尊卑爲次故也云禮吉禮是也者案下文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示則此亦吉禮故云禮吉禮是也云保安也所以佐王立安邦國者主謂凶禮賓禮軍禮嘉禮也者鄭知建保邦國中有凶禮已下者案下文其次有五禮具此經直云天神人鬼地祇吉禮而已又邦國之上空云建保故知建保中有四禮也是以鄭即云自吉禮於上承以立安邦國者互相成也互相成者王國云吉禮亦有凶禮已下邦國云四禮明亦有吉禮矣以其神非人不事人非神不福故又云明尊鬼神重人事也尊鬼神者據王國特云吉禮重人事者據諸侯特言凶禮已下各擧一邊欲見五禮皆重故也）

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示（事謂祀之祭之享之故書吉或爲告杜子春云書爲告禮者非是當爲吉禮書亦多爲吉禮吉禮之別十有二○疏曰此已下叙五禮先以吉禮爲上云事邦國之鬼神示者據諸

侯邦國而言者也以其天子宗伯若還據天子則不見邦國若以天子宗伯而見邦國則有天子可知故擧邦國以包王國又曰云事謂祀之祭之享之者還據已下所陳先後爲次若然經先云鬼莫上下體例不同者欲見逢時則祭事起無常故先云人鬼也云吉禮之別十有二者從此下經以禋祀血祭二經天地各有三享人鬼有六故十二也）

以禋祀祀昊天上帝

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飌師雨師（禋之言煙周人尚臭煙氣之臭聞者槱積也詩曰芃

芃棫樸薪之槱之三祀皆積柴實牲體焉或有玉帛燔燎而升煙所以報陽也鄭司農云昊天天也上帝玄天也昊天上帝樂以雲門實柴實牛柴上也故書實柴或爲賓柴司中三能三階也司命文昌宮星風師箕也雨師畢也玄謂昊天上帝冬至於圜丘所祀天皇大帝星謂五緯辰謂日月所會十二次司中司命文昌第五第四星或曰中能上能也祀五帝亦用實柴之禮云○疏曰此祀天神之三禮以尊卑先後爲次謂歆神始也又曰案尚書洛誥予以秬鬯二卣明禋注云禋芬芳之祭又案國語云精意以享謂之禋義並與煙得相叶也但

宗廟用煙則郊特牲云臭陽達于牆屋是也天神用煙則此文是也鄭於禋祀之下正取義於煙故言禋之言煙也云周人尚臭煙氣之臭聞者此禮記郊特牲之文也彼云殷人尚聲周人尚臭尚臭者取煙氣之臭聞於天引之者證煙義也云槱積也詩云芃芃棫樸薪之槱之者此大雅棫樸之篇引之證槱得爲積也云三祀皆積柴實牲體焉或有玉帛燔燎而升煙者此司中司命等言槱燎亦用煙也於日月言實柴至昊天上帝言禋祀則三祀互相備矣但先積柴次實牲後取煙事列於卑祀義全於昊天作文之意也但云或有玉帛則有不

用玉帛者肆師職云立大祀用玉帛牲牷立次祀用牲幣立小祀用牲彼雖摠據天地宗廟諸神今以天神言之則二大小次祀皆有也以肆師言之禋祀中有玉帛牲牷三事實柴中則無玉唯有牲幣槱燎中但止有牲故鄭云實牲體焉據三祀有其玉帛牲昊天具之實柴則有帛無玉是玉帛於三祀之內或有或無故鄭云或耳云燔燎而升煙所以報陽也者案郊特牲云升首於室以報陽彼論宗廟之祭以首報陽今天神是陽煙氣上聞亦是以陽報陽故取特牲爲義也鄭司農云昊天天也者案孝經云郊祀后稷以配天典瑞亦云四圭有

邸以祀天故云昊天天也云上帝玄天也者案廣雅云乾玄天易文言云夫玄黃者天地之雜也天玄而地黃以天色玄故謂玄名天先鄭蓋依此而讀之則二者異名而同實也若然則先鄭與王肅之等同一天而已似無六天之義故以天解昊天上帝爲一也云昊天上帝樂以雲門者先鄭既無六天大司樂分樂而序之及六變俱有雲門不知定取何者以祀天云實柴實牛柴上也者案肆師職此三者皆實牲先鄭直據實柴爲實牛者偏據一邊而言耳其實皆牛也云故書實柴或爲賓柴者賓柴無義後鄭不從當還從實柴也先鄭云司

中三能二[illegible]也昔[illegible]武[illegible]二十[illegible]星[illegible]
三台一名[illegible]司命爲天[illegible]
司中爲司徒下曰司祿爲司空[illegible]
文昌宮星者亦據星傳云文昌宮第四
曰司命第五曰司中二文俱有司中司[illegible]
命故兩載之云風師箕也者春秋緯云
[illegible]離於箕風揚沙故知風師箕也云雨
師畢也者詩云月離於畢俾滂沱矣
雨師畢也若左氏傳云天有六氣降生
五味五味即五行之味也是陰陽風雨
晦明之氣下生金木水火土之五行[illegible]
義六氣不遂陰爲金雨爲木風爲土明
爲火晦爲水若從妻所好言之則洪範
云星有好風星有好雨鄭注云箕星好

風畢星好雨是土十爲木八妻木[illegible]
[illegible]妻故東方箕星好風西方畢星[illegible]
[illegible]推之則北宮好燠南宮好暘中
宮好寒也皆是所尅爲妻所[illegible]
[illegible]之義也玄謂昊天上帝冬至於圜
[illegible]祀天皇大帝者案大司樂下文云
[illegible]圜鍾爲宮云云冬日至於地上之圜
[illegible]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可得而禮也
[illegible]故先鄭昊天上帝與五天
二[illegible]謂五緯者五星即五緯[illegible]
[illegible]八[illegible]北方[illegible]
[illegible]一十[illegible]
[illegible]

原書漫漶不清

[illegible]天[illegible]始末[illegible]
[illegible]
三辰[illegible]
[illegible]二十[illegible]
太白[illegible]行[illegible]度之[illegible]
星日行一度一歲而周[illegible]
[illegible]度數之事且請文皆星辰
尚書堯典云歷象日月星辰
[illegible]云星辰鄭皆星辰合[illegible]
[illegible]不得分爲二故合釋此文[illegible]
[illegible]宗五星之文故分星爲五緯
[illegible]若然辰雖據日月會時而言
[illegible]二十八星也案昭七年左氏傳晉
[illegible]曰何謂六物對曰歲時日[illegible]

[illegible]辰是謂也公曰多語寡人辰而莫同
[illegible]辰對曰日月之會是謂辰故以[illegible]
[illegible]是其事但二十八星面有七不當日
[illegible]之會[illegible]之星若日月所會則[illegible]之
[illegible]謂之辰謂之次亦謂之房故尚書[illegible]
[illegible]云辰弗集于房孔注云房日月所會
是也云司中司命文昌第五第四星
[illegible]故先鄭也何則案文昌宮[illegible]司中是三
合司命是文昌星今案三台與文昌
有司中司命何得分之故後鄭云文[illegible]
第五第四者先言第五後言第四
[illegible]火[illegible]第四[illegible]司命第五云司中[illegible]
先云司中後云司命後鄭欲見[illegible]
[illegible]先引第五[illegible]司中後引[illegible]四[illegible]

原書漫漶不清

[illegible]武陵大守星傳云文昌宮[illegible]一曰上將第二曰次將第三曰[illegible]四曰司命第五曰司中第六曰[illegible]祿[illegible]是其本次也云或曰市能者亦據武陵大守星傳而言云三台一名天柱上台司命爲大尉中台司中爲司徒下台司祿爲司空引此破先鄭也云祀五帝亦用實柴之禮云者案禮記祭義云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祭天以日爲主故知五帝與日月同用實柴也若然五帝與昊天其服同大裘其牲同繭栗於禮祭退矣日月等者禮有損之而益亦於社稷服絺冕及其血祭即在五嶽之上亦斯類也案春秋緯運斗樞云大微宮有五帝坐星是春秋緯文耀鉤云春起青受制其名靈威仰夏起赤受制其名赤熛怒秋起白受制其名白招拒冬起黑受制其名汁先紀季夏六月火受制其名含樞紐又元命包云大微爲天庭王帝以合時此等是五帝之號也又案元命包云紫微宮爲大帝又云天生大列爲中宮大極星其一明者大一常居傍兩星巨辰子位故爲北辰以起節度亦爲紫微宮紫之言中此宮之中天神圖法陰陽開閉皆在此中又文耀鉤云中宮大帝其北極星下一明者爲大一之先合元氣以斗布常[illegible]之號也又案爾雅云北極謂之[illegible]

溢云天皇北辰耀魄寶又云昊天上帝又名大一常居以其尊大故有數名也其紫微宮中皇天上帝亦名昊天上帝得連上帝而言至於單名皇天單名上帝亦得故尚書君奭云公曰君奭我聞在昔成湯既受命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鄭注云皇天北極大帝又掌次云張氈案設皇邸以旅上帝上帝即大帝堯典云欽若昊天皆是大帝單名之事月令更無祭五帝之文故季夏云以供皇天上帝鄭分之皇天北辰耀魄寶上[illegible][illegible]然五帝亦是大帝單號之事若然大帝得單稱與五帝同五帝不得兼稱皇天昊天也異義天號六今尚書歐陽說曰欽若昊天夏曰蒼天秋曰旻天冬曰上天總爲皇天爾雅亦然故尚書說云天有五號各用所宜稱之尊而君之則曰皇天元氣廣大則稱昊天仁覆愍下則稱旻天自上監下則稱上天據遠視之蒼蒼然則稱蒼天謹案尚書堯命羲和欽若昊天總勅四時知昊天不獨春春秋左氏曰夏四月己丑孔子卒[illegible]旻天不弔時非秋天玄之聞也爾雅者孔子門人作以釋六藝之文言蓋不誤矣春氣博施故以廣大言之夏氣高[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遠言之秋氣或殺或生故以旻[illegible]言[illegible]冬氣閉藏而清察以監下言之[illegible]天[illegible][illegible]大號六藝之中諸稱天者

（以己情所求言之非必正順於時解浩浩昊天求之博施蒼天求之高明旻天不平則求天殺生當得其宜上天同雲求之所爲當順於時此之求猶人之說事各從主耳若察于時所論從四時天各云所別故尚書所云者論其義也二者相須乃足此各非必紫微宮之正直是人逐四時五稱之鄭云皇天者其尊大之號不逐四時爲名似本正稱川經星辰與司中司命風師雨師鄭君以爲六宗案尚書堯典禋于六宗但以六宗之義有其數無其名故先儒各以意說詳見立君建國條所引禋于六宗注疏鄭君則以此星也辰也司中也司命也風師也雨師也六者爲六宗案異義今歐陽夏侯說六宗者上不及天下不及地傍不及四時居中央恍惚無有神助陰陽變化有益於人故郊祭之古尚書說六宗天地神之尊者謂天宗三地宗三天宗日月星辰地宗岱山河海日月屬陰陽宗北辰爲星宗岱爲山宗河爲水宗海爲澤宗祀天則天文從祀祀地則地理從祀謹案夏侯歐陽說云宗實一而有六名實不相應春秋魯郊祭三望言放天日月星河海山凡六宗魯夏天子不祭日月星但祭其分野星其中山川故言三望六宗與古尚書說同玄之間也書曰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

于山川偏于羣神此四物之類也禋也望也偏也所祭之神各異六宗言禋山川言望則六宗無山川明矣周禮大宗伯曰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凡此所祭皆天神也禮記郊特牲曰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大報天而主日也非於南郊就陽位也埽地而祭於其質也祭義曰郊之祭也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則郊祭并祭日月可知其餘星也辰也司中司命風師雨師此之謂六宗亦自明矣禮論王莽時劉歆孔昭以爲易震巽等六子之卦爲六宗漢武即位依虞書禋于六宗禮用大社至魏明帝時詔令王肅議六宗取家語宰我問六宗孔子曰所宗者六埋少牢於大昭祭時相近于坎壇祭寒暑王宮祭日夜明祭月幽禜祭星雩禜祭水旱孔安國注尚書與此同張融許從鄭君於義爲允案月令孟冬云祈來年于天宗鄭云天宗日月星辰若然星辰入天宗又入六宗其日月入天宗即不入六宗之數也以其祭天主日配以月日月既尊如是故不得入宗也）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嶽以貍沈祭山林川澤以疈辜祭四方百物（不言祭地此皆地祇祭地可知也陰祀自

四[illegible]奠小社稷主穀之神有德者配食爲共工氏之子曰句龍食於社有厲山氏之子曰柱食於稷湯遷之而祀棄故書祀作禩疈爲罷鄭司農云禩當爲祀書亦或作祀五祀五色之帝於王者宮中曰五祀罷辜披磔牲以祭若今時磔狗祭以止風玄謂此五祀者五官之神在四郊四時迎五行之氣於四郊而祭五德之帝亦食此神焉少昊氏之子曰重爲句芒食於木該爲蓐收食於金脩及熙爲玄冥食於水顓頊氏之子曰黎爲祝融后土食於火土五嶽東曰岱宗南曰衡山西曰華山北曰恒山中曰嵩高山不見四竇者四竇五嶽之匹

或省文祭山林曰埋川澤曰沈順其性之含藏疈疈牲胷也疈而磔之謂磔禳及蜡祭郊特牲曰八蜡以記四方四方年不順成八蜡不通以謹民財也又曰蜡之祭也主先嗇而祭司嗇也祭百種以報嗇也饗農及郵表畷禽獸仁之至義之盡也○疏曰此一經言祭地示三等之禮尊卑之次亦是歆神始也云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嶽者此皆地之次先薦血以歆神已下二祀不復用血也又曰云不言祭地此皆地祇祭地可知也者此經對上經祭天天則大次小三等具此經雖見三祀亦有次小祀而已以其方澤與昊天相對此經方澤不見

者亦血祭下仍有貍沈與疈辜二祀是祀具得與上天神示者相對故闕大也也且社稷亦土神故舉社以表地示[illegible]人職亦云靈鼓鼓社祭亦舉社以表[illegible]此其類也若大地方澤當用瘞埋與昊天煙相對故鄭云不言祭地此皆地祇祭地可知也云陰祀自血起者對天爲陽祀自煙起貴氣臭同也云社稷土穀之神者案孝經緯援神契社者五土之總神稷者原隰之神五穀稷爲長五穀不可偏敬故立稷以表名郊特牲亦云社者神地之道社者土之神稷者穀之神故云土穀之神也云有德者配食焉云云至而祀棄案左氏昭公二十九年

傳云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爲后土后土爲社則共死乃配社食之云有厲山氏之子曰柱食於稷湯遷之而祀棄者案左傳云有烈山氏之子曰柱爲稷祭法云厲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農能殖百穀夏之衰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爲稷若然稷祀棄實在湯時云夏之衰者遷柱由于欲見旱從夏之故據夏而言也是以書序云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作夏社注云犧牲既成粢盛既潔祭以其時而旱暵水溢則變置社稷當湯伐桀之時旱致災明法以薦而猶旱至七年故湯遷社而以周棄代之欲遷句龍以無可繼之者於是故止其旱注[illegible]

此處缺葉

脩曰熙實能金木及水使重爲句芒爲蓐收脩及熙爲玄冥世不失職遂濟窮桑此其三祀也顓頊氏有子曰犂爲祝融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爲后土此其二祀也后土爲社稷爲田正有烈山氏之子曰柱爲稷趙商問春秋昭二十九年左傳曰顓頊氏之子犂爲祝融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爲后土其二祀五官之神及四郊合爲犂食后土祭法曰共工氏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爲社社即句龍否曰犂爲祝融句龍爲后土左氏下言后土爲社謂暫作后土無有代者故先師之說犂兼之因火土俱位南方此注云犂爲祝融后土

食于火土亦雖見先師之說也云五嶽東曰岱宗南曰衡山西曰華山北曰恒山中曰嵩高者此五嶽所在據東都地中爲說以大司樂云四鎮五嶽崩注云華在豫州嶽在雍州彼據鎬京爲說彼必據鎬京故據災異若據洛邑則華與嵩高在豫州其雍州不合九有災異之事故注兩其也案爾雅江河淮濟四瀆爲一九嶽不定者周國在雍州西嶽權立吳嶽爲西嶽非常法不載東都爲定故爾雅載之也此衡案爾雅霍山爲附嶽者衡山也故地理志揚州霍山爲霍山今在廬江彼霍山與冀州霍

原書有殘損

（山在嵩華者別云不見四瀆者四瀆五嶽之匹或省文者五嶽四瀆相對若五地故設經省文惟見五嶽也若然下云貍沈祭山林川澤五嶽歆神雖與社稷同用血五嶽四瀆山川之類亦當貍沈也爾雅云祭山曰庪縣或異代法耳若然庪縣既非周法而校人云凡將事于四海山川則飾黃駒注云王巡守過大山川則有殺駒以祈沈禮與玉人云天子以巡守宗祝以前馬注云其祈沈以馬宗祝亦說句以先之彼亦言祈沈者祈沈雖非周法引以況義無嫌也云祭山林曰貍川澤曰沈順其性之含藏者經埋沈祭山林川澤揔言不析別而說故鄭分之以其山林無水故埋之川澤有水故沈之是其順性之含藏也云貍牲胷也者無正文蓋據當時貍磔牲體者皆從胷膞解析之故以胷言之云謂磔禳及蜡祭者案禮記月令云九門磔攘又十二月大儺時亦磔禳是磔也禳去惡氣之禮也云及蜡祭者案彼云蜡也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享之謂天子於周之十二月建亥之月於郊而爲蜡法此所引郊特牲曰八蜡已下彼據諸侯行蜡法彼云八蜡以記四方不作祀作祀者誤云八蜡以記四方者謂八蜡之禮以記四方諸侯知順成不順成若年不順成則八蜡不通以謹民財也若四方諸侯年穀有不順四時成熟者其八蜡不得與四方成熟之處通祭八蜡也云以謹民財者八蜡既不通明民不得行黨正飲酒奢侈之事故云以謹民謹民謂謹節民之用財之法也又曰蜡之祭也主先嗇而祭司嗇者彼注云先嗇若神農者司嗇后稷是也云祭百種以報嗇也者謂合聚萬物而索享之以報收嗇之功故云祭百種以報嗇也云享農及郵表畷者彼注云農謂田畯典田大夫郵表畷畷止也謂田畯督約百姓於井間之處也是郵行往來立表畷止於其下是止息之處有神亦祭之云禽獸仁之至義之盡也者

八蜡案彼祭有先嗇一也司嗇二也農三也郵表畷四也貓虎五也坊六也水庸七也昆蟲八也蜡之中有貓虎是禽獸也云仁之至者據饗先嗇司嗇及農是仁恩之至義之盡者據饗貓虎坊與水庸郵表畷之等是義之盡引之者證祭亦磔牲之事也）

以肆獻祼享先王以饋食享先王以祠春享先王以禴夏享先王以嘗秋享先王以烝冬享先王（宗廟之祭有此六享肆獻祼饋食在四時之上則是祫也禘也肆者進所解牲體謂薦孰時也獻

醒謂薦血腥也祼之言灌灌以群至謂始獻尸求神時也郊特牲曰魂氣歸于天形魄歸于地故祭所以求諸陰陽之義也殷人先求諸陽周人先求諸陰灌是也祭必先灌乃後薦腥薦孰於祫逆言之者與下共文明六享俱然祫言肆獻祼禘言饋食者著有黍稷互相備也魯禮三年長畢而祫於大祖明年春禘於羣廟自爾以後五年而再殷祭一祫一禘〇疏曰此一經陳享宗廟之六禮也此經若細而言之即有六禮揔而言之則亦有三等之差肆獻祼是祫之大祭以饋食是禘之次祭以春享以下是時祭之小祭若以揔用衮冕大牢言之

此亦皆爲大祭也故酒正注云大祭者王服大裘衮冕所祭是也此六者皆言享者對天言祀地言祭故宗廟言享享獻也謂獻饌具於鬼神也又曰云宗廟之祭有此六享者此則吉禮十二之中處其六也云肆獻祼饋食在四時之上則是祫也禘也者位周法有三年一祫則文二年大事于大廟公羊傳云大事者何大祫也大祫者何合祭也毀廟之主陳于大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大祖列昭穆序父子是祫之義也若殷則祫於三時周則秋祫而已又有五年一禘禘則各於其廟爾雅云禘大祭若禘是揔名祭法祭天圜丘亦曰禘大傳

云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謂夏正郊天亦曰禘夏殷四時之祭夏祭亦曰禘但於周宗廟之祭則有五年禘禘雖小於祫大於四時亦是大祭之名也云肆者進所解牲體謂薦孰時也者薦孰當朝戔後爓祭時故禮運云腥其俎孰其殽鄭云孰其殽謂體解而爓之是其饋獻獻以盎齊之節故云薦孰時但體解之時必肆解以爲二十一體故云肆也云獻獻醴謂薦血腥也者此是朝踐節當二灌後王出迎牲祝延尸出戶坐於堂上南面迎牲入豚解而腥之薦於神坐以王爵酌醴齊以獻尸后亦以玉爵酌醴齊以獻尸故云謂薦腥也云祼之言

灌者經云祼者是古之祼字取神示之義故從示鄭轉從灌者以鬱鬯灌地降神取澆灌之義故從水言灌以鬱鬯謂始獻尸求神時也若凡宗廟之祭迎尸入戶坐於主北先灌謂王以圭瓚酌鬱鬯以獻尸尸得之瀝地祭訖啐之奠之不飲尸爲神象灌地所以求神故云始獻尸求神時也言始獻對後朝踐饋獻酳尸等爲終故此稱始也郊特牲曰魂氣歸于天形魄歸于地故祭所以求諸陰陽之義也者人之歊吸出入之氣爲魂耳目聰明爲魄人死魂氣歸於天爲陽形魄歸於地爲陰祭時作樂爲陽是求諸陽灌地爲陰是求諸陰故云求諸

陽之義也云殷人先求諸[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諸陰者此二代自相對殷人[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陽謂未灌先合樂周人先求諸[illegible][illegible]合樂先灌故云求諸陰灌是也[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欲見周人祭先灌之意云祭必先灌乃後薦腥薦孰於祫逆言之者與下共文明六享俱然者如向所說先灌訖王出迎牲次腥其俎腥其俎訖乃爓爓祭[illegible]後迎尸入室乃有黍稷是其饋也今五經先言肆肆是饋獻節次言獻是朝踐節後言灌灌是最在先之事是於祫逆言之也言與下共文明六享俱然者欲見下向上爲文即是於下五享與上祫祭皆有灌獻肆三事矣故云六享俱然

云祫言肆獻灌禘言饋食者著有黍稷互相備也者祫言肆獻灌明禘亦有之禘言饋食食是黍稷明祫亦有黍稷互著明也明有黍稷互相備矣云魯禮三年喪畢而祫於大祖者此以周衰禮廢無文可明春秋左氏傳云周禮盡在魯鄭以春秋爲魯禮今言魯禮者指春秋而言也案春秋三年喪畢而祫於大祖若文公二年秋八月大事於大廟躋[illegible]公以僖三十三年薨至文二年秋八[illegible]於禮雖少四月猶是三年喪畢而爲吉祭也是魯禮三年喪畢而祫於大祖[illegible]祖謂周公廟周公廟中而爲祫祭也若明年春禘於羣廟者此明年春禘是[illegible]

正文約僖公宣公得知者案僖公八年及宣公八年皆有禘文則知[illegible][illegible]宣公三年春有禘可知何者以文公二年祫則知僖公宣公二年亦有祫僖[illegible]宣[illegible]二年既爲祫則明年是三年春禘四年五年六年秋祫是三年祫更加七年[illegible]年添前爲五年禘於僖公宣公八年皆有禘是明年春禘明矣故云明年春禘於羣廟也云自爾以後五年而再殷祭者公羊傳云殷大也除明年春禘四年已後四年五年六年七年八年[illegible]八年三年四年五年六年爲三年祫七年八年添前爲五年禘是五年再殷祭也云一祫一禘者是禮讖文謂五年之中[illegible]一

禘一祫也鄭言此者欲見肆獻祼及饋食三者爲祫禘從三年喪畢[illegible]爲始之意也從禋祀已下至此吉禮十二皆[illegible]無始何者案大司樂分樂而序之云[illegible]奏黃鍾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乃[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云圜鍾爲宮若樂六變天神皆[illegible][illegible]樂八變地示皆出若樂九變人[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而禮鄭云天神則主北辰地示[illegible][illegible]崑崙人鬼則主后稷先奏是樂[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禮之以玉而祼焉後先奏是[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其神鄭天神也示人鬼皆以[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也從鄭云禮之以玉祼天[illegible]饋宗廟則此上下天神言禋地[illegible]比宗廟六享言祼是則天地云[illegible]

（爲下神始煙血與裸爲歆神始也又禮器與郊特牲皆言郊血大享腥三獻爓一獻孰者是薦饌始也以其郊是祭天而言用血大享是祫祭先王而言用腥三獻是社稷而言用爓一獻是祭羣小祀而言用孰與此是其先彼是其後後爲薦饌可知故郊言血大享言腥三獻言爓一獻言孰也○春官○以上經注字皆見天神等篇後皆放此○）天子祭天地祭四方祭山川祭五祀歲徧諸侯方祀祭山川祭五祀歲徧大夫祭五祀歲徧士祭其

先（祭四方謂祭五官之神於四郊也句芒在東祝融后土在南蓐收在西玄冥在北詩云來方禋祀方祀者各祭其方之官而已五祀戶竈中霤門行也此蓋殷時制也祭法曰天子立七祀諸侯立五祀大夫立三祭士立二祀謂周制也○䟽曰天子祭天地者天地有覆載大功天子王有四海故得摠祭天地以報其功其天有六祭之一歲有九昊天上帝冬至祭之一也蒼帝靈威仰立春之日祭之於東郊二也赤帝赤熛怒立夏之日祭之於南郊三也黃帝含樞紐季夏六月土王之日亦祭之於南郊四也白帝白招拒立秋之日祭之於西郊五也黑帝汁光紀立冬之日祭之於北郊六也王者各稟五帝之精氣而王天下於夏正之月祭於南郊七也四月龍星見而雩摠祭五帝於南郊八也季秋大饗五帝於明堂九也地神有二歲有二祭夏至之日祭崑崙之神於方澤一也夏正之月祭神州地祇於北郊二也或云建申之月祭之與郊天相對冬至祭昊天上帝者春秋緯云紫微爲天帝北極耀魄寶是也其配之人以帝嚳配之故祭法云周人禘嚳是也其五帝則春秋緯文耀鉤云蒼帝曰靈威仰赤帝曰赤熛怒黃帝曰含樞紐白帝曰白招拒黑帝曰汁先紀此經直言祭四方知

非祭五天帝於四方者以上云祭天地則五帝在其中矣故知非天帝也案宗伯云疈辜祭四方百物知此方祀非四方百物者以此文在山川五祀之上與大宗伯血祭社稷五祀五嶽在五嶽之上此四方亦在山川之上故知是五官之神云祝融后土在南者鄭意以爲黎兼爲后土土位在南方故知祝融后土在南引詩云來方禋祀者是小雅大田之詩以刺幽王之無道追論成王之時太平時和年豐至秋報祭招來四方之神禋絜祭祀引之者證四方之義也云五祀戶竈中霤門行者此月令文大宗伯五祀以爲五官者以其在五嶽

大夫立三廟二壇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享嘗乃止顯考祖考無廟有禱焉爲壇祭之去壇爲鬼適士二廟一壇曰考廟曰王考廟享嘗乃止顯考無廟有禱焉爲壇祭之去壇爲鬼官師一廟曰考廟王考無廟而祭之去王考爲鬼庶士庶人無廟死曰鬼（建國封諸侯也置都立邑爲卿大夫之采地及賜士有功者之地廟之言貌也宗廟者先祖之尊貌也祧之言超也超上去意也封土曰壇除地曰墠書曰三壇同墠王皇皆君也顯明也祖始也名先人以君明始者所以尊本之意也天子遷廟之主以昭穆合藏於二祧之中諸侯無祧藏於祖考之廟中聘禮曰不腆先君之祧是謂始祖廟也享嘗謂四時之祭天子諸侯爲壇墠所禱謂後遷在祧者也旣事則反其主於祧鬼亦在祧顧遠之於無事祫乃祭之耳春秋文二年秋大事于大廟傳曰毀廟之主陳于大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大祖是也魯煬公者伯禽）

（及郊特牲○也云地陰祀用黝牲與天俱用犢連言爾者案牧人云陰祀用黝牲毛之鄭康成注云陰祀祭地北郊及社稷也又郊特牲云郊之用犢貴誠也彼文雖主南郊其北郊與天相對故知俱用犢也）埋少牢於泰昭祭時也相近於坎壇祭寒暑也王宮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宗祭星也雩宗祭水旱也四坎壇祭四方也山林川谷丘陵能出雲爲風雨見怪物皆曰神有天下者祭百神諸侯在其地則祭之亡其地則不祭（昭明也亦謂壇也時四時也亦謂陰陽之神也埋之者陰陽出入於地中也凡此以下皆祭用少牢相近當爲禳祈聲之誤也禳猶郤也祈求也寒暑不時則或禳之或祈之寒於坎暑於壇王宮日壇王君也日稱君宮壇營域也夜明亦謂月壇也宗皆當爲禜字之誤也幽禜亦謂星壇也星以昏始見禜之言營也雩禜亦謂水旱壇也雩之言吁嗟也春秋傳曰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禜之山川之神則水旱厲疫之不時於）

（是乎禜之四方即謂山林川谷丘陵之神也祭山林丘陵於壇川谷於坎每方谷爲坎爲壇怪物雲氣非常見者也有天下謂天子也百者假成數也○疏曰埋少牢於泰昭祭時也者謂祭四時陰陽之神也泰昭壇名也昭亦取明也春夏爲陽秋冬爲陰若祈陰則埋牲祈陽則不應埋之今總云埋者以陰陽之氣俱出入於地中而生萬物故並埋之以享陰陽爲義也用少牢者降於天地也自此以下及日月至山林並少牢也先儒並云不薦孰唯殺牲埋之也相近於坎壇祭寒暑也者相近當爲禳祈禳郤也寒暑之氣應退而不退則祭禳郤之

令退也祈求也寒暑之氣應至而不至則祭求之令至也寒則於坎寒陰也暑則於壇暑陽也王宮祭日也者王君也宮亦壇也營域如宮也日神尊故其壇曰君宮也夜明祭月也者夜明亦祭月壇名也月明於夜故謂其壇爲夜明也幽宗祭星也者祭星壇名也幽闇也宗當爲禜禜壇域也星至夜而出故曰幽禜也爲營域而祭之故曰幽禜也雩宗祭水旱也者亦壇名也雩吁嗟也水旱爲人所吁嗟禜亦營域也爲營域而祭之故曰雩禜也四坎壇祭四方也者謂山林川谷丘陵之神有益於人民者也四方各爲一坎一壇壇以祭山林丘陵坎

以祭川谷泉澤故言坎壇祭四方也山林川谷丘陵能出雲爲風雨見怪物皆曰神者此明四坎壇所祭之神也怪物慶雲之屬也風雨雲露並益於人故皆曰神而得祭也有天下者祭百神者有天下謂天子也祭百神者即謂山林川谷在天下而益民者也天子祭天地四方言百神舉全也諸侯在其地則祭之者諸侯不得祭天地若山林川澤在其封內而益民者則得祭之如魯之泰山晉之河楚之江漢是也云其地則不祭者云無也謂其境內地無此山川之等則不得祭也○祭法）

○大凡生於天地之間者

皆曰命其萬物死皆曰折人死曰鬼此五代之所不變也（生時形體異可同名至死腐爲野土異其名嫌同也折弃敗之言也鬼之言歸也五代謂黃帝堯舜禹湯周之禮樂所存者也○疏曰大凡生於天地之閒者皆曰命者總包萬物故曰大凡皆受天之賦命而生故云皆曰命也其萬物死皆曰折人死曰鬼者萬物無知死者皆曰折人爲有識故死曰鬼此五代之所不變也者言此之名號從黃帝正名百物以來至堯舜禹湯及周所不變更也○同上）○有虞氏禘黃

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夏后氏亦禘黃帝而郊鯀祖顓頊而宗禹殷人禘嚳而郊冥祖契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禘郊祖宗謂祭祀以配食也此禘謂祭昊天於圜丘也祭上帝於南郊曰郊祭五帝五神於明堂曰祖宗祖宗通言爾下有禘郊祖宗孝經曰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明堂月令春曰其帝太昊其神句芒夏曰其帝炎帝其神祝融中央曰其帝黃帝其神后土秋曰其帝少昊

其神蓐收冬曰其帝顓頊其神玄冥有虞氏以上尚德禘郊祖宗配用有德者而已自夏已下稍用其姓代之先後之次有虞氏夏后氏宜郊顓頊殷人宜郊契郊祭一帝而明堂祭五帝小德配寡大德配衆亦禮之殺也○疏曰此一經論有虞氏以下四代禘郊祖宗所配之人有虞氏禘黃帝者謂虞氏冬至祭昊天上帝於圜丘大禘之時以黃帝配祭而郊嚳者謂夏正建寅之月祭感生之帝於南郊以嚳配也祖顓頊而宗堯者謂祭五天帝五人帝及五人神於明堂以顓頊及堯配之故云祖顓頊而宗堯祖始也言爲道德之初始故云祖也宗

尊也以有德可尊故云宗其夏后氏以下禘郊祖宗其義亦然但所配之人當代各別虞氏云有者以虞字文單故以有字配之無義例也夏云后氏者后君也受位於君故稱后殷周稱人以人所歸往故稱人此並熊氏之說也注云此禘謂祭昊天於圜丘也者但經傳之文稱禘非一其義各殊論語云禘自既灌及春秋禘于大廟謂宗廟之祭也喪服小記云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也及大傳云禮不王不禘謂祭感生之帝於南郊也以禘文既多故云此禘謂祭昊天上帝於圜丘必知此是圜丘者以禘文在於郊祭之前郊前之祭唯圜丘耳但

爾雅釋天云禘大祭以比餘處爲大祭揔得稱禘案聖證論以此禘黃帝是宗廟五年祭之名故小記云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謂虞氏之祖出自黃帝以祖顓頊配黃帝而祭故云以其祖配之依五帝本紀黃帝爲虞氏九世祖黃帝生昌意昌意生顓頊虞氏七世祖以顓頊配黃帝而祭是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也肅又以祖宗爲祖有功宗有德其廟不毀肅又以郊與圜丘是一郊即圜丘故肅難鄭云案易帝出乎震震東方生萬物之初故王者制之初以木德王天下非謂木精之所生五帝皆黃帝之子孫各改號代變而

（[illegible]五帝爲次爲何七微之精所生乎[illegible]祭鄭玄云祭感生之帝唯祭一帝耳繼異姓何得云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illegible]天唯一而已何得有六又家語云季康子問五帝孔子曰天有五行木火金水及土四分時化育以成萬物其神謂之五帝是五帝之佐也猶三公輔王三公可得稱王輔不得稱天王五帝可得稱天佐不得稱上天而鄭云以五帝爲靈威仰之屬非也玄以圜丘祭昊天爲[illegible]禮周人立后稷廟不立嚳廟是周人尊嚳不若后稷及文武以嚳配至重之天何輕重顛倒之失所郊則圜丘圜丘則郊猶王城之內與京師異名而同）

（毁廟主）○七代之所更立者禘郊宗祖其餘不變也（七代通數顓頊及嚳也所不變者則數其所法而已變之則通數所不法爲記者之微意也少昊氏脩黃帝之法後王無所取焉○同上）

○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凡大祭曰禘自由也大祭其先祖所由生謂郊祀天也王者之先祖皆感大微五帝之精以生蒼則靈威仰赤則赤熛怒黃則含樞紐白則白招拒黑則汁光紀皆用正歲之正月郊祭之蓋特尊焉孝經曰郊祀后稷以配天配靈威仰也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汎配五帝也）諸侯及其大祖（大祖受封君也）大夫士有大事省於其君干祫及其高祖（大事寇戎之事也省善也善於其君謂免於大難也干猶空也空祫謂無廟祫祭之於壇墠○大傳○趙伯循曰禮記大傳云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又喪服小記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又下云禮不王不禘正與大傳同則諸侯不得禘禮明矣是以祭法云有虞氏禘黃帝舜祖顓頊顓頊出於黃帝則所爲禘其祖之所自

出也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夏后氏亦禘黃帝（義同舜也）而郊鯀祖顓頊而宗禹殷人禘嚳（殷祖契出自嚳）而郊冥祖契而宗湯周人禘嚳（義與殷同）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禘者帝王立始祖之廟猶謂未盡其追遠尊先之義故又推尋始祖所出之帝而追祀之以其祖配之者謂於始祖廟祭之而便以始祖配祭也此祭不兼羣廟之主爲其踈遠不敢褻狎也鄭玄注祭法云禘爲配祭昊天上帝於圜丘也蓋見祭法所說文在郊上謂爲郊之最大者故爲此說耳祭法所論禘郊祖宗者謂六廟之外永世不絶者有四種爾非關配祭也禘之所

（及故遠故先言之爾何關圜丘哉然則春秋書魯之禘何也曰成王追寵周公故也祭統云成王追念周公賜之重祭郊社禘嘗是也魯之用禘蓋於周公廟而上及文王即周公之所出故也）○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大祖之廟而七（此周制七者大祖及文王武王之祧與親廟四大祖后稷殷則六廟契及湯與二昭二穆夏則五廟無大祖禹與二昭二穆而已）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大祖之廟而五（大祖始封之君王者之後不爲始封之君廟）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大祖之廟而三（大祖別子始爵者大傳曰別子爲祖謂此雖非別子始爵者亦然）士一廟（謂諸侯之中士下士名曰官師者上士二廟）庶人祭於寢（寢適寢也○詳見宗廟篇○王制）○天子犆礿祫禘祫嘗祫烝（犆猶一也祫合也天子諸侯之喪畢合先君之主於祖廟而祭之謂之祫後因以爲常天子先祫而後時祭諸侯先時祭而後祫凡祫之歲春一礿而已不祫以物無成者不殷祭周改夏祭曰礿以禘爲殷祭也魯禮三年喪畢而祫於大祖明年春禘於羣廟自爾之後五年而再殷祭一祫一禘）諸侯礿則不禘禘則不嘗嘗則不烝烝則不礿（虞夏之制諸侯歲朝廢一時祭）諸侯礿犆（互明犆礿文）禘一犆一祫（下天子也祫歲不禘）嘗祫烝祫（詳見宗廟篇○同上）○天下有王分地建國置都立邑設廟祧壇墠而祭之乃爲親疏多少之數是故王立七廟一壇一墠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皆月祭之遠廟爲祧有二祧享嘗乃止去祧爲壇去壇爲墠壇墠有禱焉祭之無禱乃止去墠曰鬼諸侯立五廟一壇一墠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皆月祭之顯考廟祖考廟享嘗乃止去祖爲壇去壇爲墠壇墠有禱焉祭之無禱乃止去墠

此處缺葉

（也至昭公定公父已爲鬼而李氏毀之而立其宮則鬼之主在祧明矣唯天子諸侯有主禘祫大夫有祖考者亦鬼其百世不禘祫無主爾其無祖考者庶士以下鬼其考王考官師鬼其皇考大夫適士鬼其顯考而已大夫祖考謂別子也凡鬼者薦而不祭王制曰大夫士有田則祭無田則薦適士上士也官師中士下士庶士府史之屬此適士云顯考無廟非也當爲皇考字之誤○詳見宗廟篇○祭法）○父爲士子爲天子諸侯則祭以天子諸侯其尸服以士服（祭以天子諸侯）

（養以子道也尸服士服父本無爵子不敢以已爵加之嫌於卑之）父爲天子諸侯子爲士祭以士其尸服以士（服謂父以罪誅尸服以士服不成爲君也天子之子當封爲王者後以祀其受命之祖云爲士則擇其宗之賢者若微子者不必封其子爲王者後及所立爲諸侯者祀其先君以禮卒者尸服天子諸侯之服如遂無所封立則尸也祭[illegible]皆如士不敢僭用[illegible]者衣物○小記）○武王末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大王王季上祀先

公以天子之禮斯禮也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父爲大夫子爲士葬以大夫祭以士父爲士子爲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末猶老也追王大王王季者以王迹起焉先公組紺以上至后稷也斯禮達於諸侯大夫士庶人者謂葬之從死者之爵祭之用生者之祿詳見宗廟篇○中庸）○王爲羣姓立社曰大社王自爲立社曰王社諸侯爲百姓立社曰國

社諸侯自爲立社曰侯社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羣衆也大夫以下謂下至庶人也大夫不得特立社與民族居百家以上則共立一社今時里社是也郊特牲曰唯爲社事單出里○詳見社稷篇○祭法）○王爲羣姓立七祀曰司命曰中霤曰國門曰國行曰泰厲曰戶曰竈王自爲立七祀諸侯爲國立五祀曰司命曰中霤曰國門曰國行曰公

厲諸侯自爲立五祀大夫立三祀曰族厲曰門曰行適士立二祀曰門曰行庶士庶人立一祀或立戶或立竈（此非大神所祈報大事者也小神居人之間司察小過作譴告者爾樂記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鬼神謂此與司命主督察三命中霤主堂室居處門戶主出入行主道路行作厲主殺罰竈主飲食之事明堂月令春曰其祀戶祭先脾夏曰其祀竈祭先肺中央曰其祀中霤祭先心秋曰其祀門祭先肝冬曰其祀行祭先腎聘

禮曰使者出釋幣于行歸釋幣于門士喪禮曰疾病禱於五祀司命與厲其時不著今時民家或春秋祠司命行神山神門戶竈在旁是必春祠司命秋祠厲也或者合而祠之山即厲也民惡言厲巫祝以厲山爲之謬乎春秋傳曰鬼有所歸乃不爲厲○詳見百神篇○同上）○王下祭殤五適子適孫適曾孫適玄孫適來孫諸侯下祭三大夫下祭二適士及庶人祭子而止（祭適殤者重適也祭適殤於廟之奧謂之陰厭王子公子祭其適殤於其

（禰之廟大夫以下庶子祭其適殤於宗子之家皆當室之白謂之陽厭凡庶殤不祭○詳見宗廟篇○同上）○夫聖王之制祭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菑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是故厲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農能殖百穀夏之衰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爲稷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

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爲社帝嚳能序星辰以著衆堯能賞均刑法以義終舜勤衆事而野死鯀鄣鴻水而殛死禹能脩鯀之功黃帝正名百物以明民共財顓頊能脩之契爲司徒而民成冥勤其官而水死湯以寬治民而除其虐文王以文治武王以武功去民之菑此

皆有功烈於民者也及夫日月星辰民所瞻仰也山林川谷丘陵民所取財用也非此族也不在祀典（○春秋傳曰公祀爲文神厲山氏炎帝也起於厲山或曰有烈山氏棄后稷名也共工氏無錄而王謂之霸在大昊炎帝之閒著衆謂使民興事知休作之期也賞謂賞善謂禪舜封禹稷等也能刑謂去四凶義終謂既禪二十八載乃死也野死謂征有苗死於蒼梧也殛死謂不能成其功也明民謂使之衣服有章也民成謂知五教之禮也冥

契六世之孫也其官玄冥水官也虐菑謂桀紂也烈業也族猶類也祀典謂祭祀也○疏曰此經總明其功有益於民得在祀典之事從此至能捍大患則祀之與下諸神爲總也法施於民則祀之者若神農及后土帝嚳與堯及黃帝顓頊與契之屬是也以死勤事則祀之者若舜及鯀冥是也以勞定國則祀之者若禹是也能禦大菑及能捍大患則祀之者若湯及文武也其子曰農能殖百穀農謂厲山氏後世子孫名柱能殖百穀故國語云神農之名柱作農官因名農是也夏之衰也周棄繼之者以夏末湯遭大旱七年欲變置社稷故廢農祀）

（[illegible]稷祀以爲稷者周興乃棄繼之以稷之神也子曰治土能平九州[illegible]祀及爲社者是共工後世之子孫爲后上官之君以爲君而掌土能治九州五土之神故祀以爲社之神帝嚳能序星辰以著衆者謂能紀星辰序時候以明著衆使民休作有期不失時節故祀之也堯能賞均刑法以義終者堯以天下位授舜封禹稷官等其人是能賞均也五刑有宅是能刑有法也辟舜而老二十八載乃殂是義終也舜能勤衆事而野死者舜征有苗乃巡守陟方而死蒼梧之野是勤衆事而野死鯀鄣鴻水而殛死者鯀塞水無功而被堯殛死于羽山亦是有微功於人故得祀之鯀微功爲能治水九載之世本云鯀職鄣是有功也鄭答趙商云鯀非誅死鯀放居東裔至死不得反於朝禹乃其子也以有聖功故堯興之以爲殺人父用其子而舜禹何以忍乎而尚書云鯀則殛死禹乃嗣興者箕子見武王誅紂今與已言懼其意有慙德爲說父不肖則罪子賢則舉之以滿武王意也禹能脩鯀之功者謂禹能脩父之功故祀之黃帝正名百物者上雖有百物而未有名黃帝爲物作名正名其體也以明民者教衆使貴賤分明得其所也共財者謂山澤不禁教民取百物以自贍也）

（如上事安舜之顓頊能脩之謂能脩黃帝之法契爲司徒而民成者謂[illegible]司徒司徒掌五教[illegible]冥勤其官而水死者冥爲夏[illegible]勤於其職[illegible]者玄冥水官也湯以寬治民而除其虐文放桀於南巢也文王以文治武王以武功去民之菑者謂誅紂也此皆有功烈於民者也結上厲山以下已所得祀人又有功烈於人故也及夫日月星辰民所瞻仰也者釋上文燔柴於泰壇瘞埋於泰折王宮祭日夜明祭月幽禜祭星之等又上有祭地祭天祭四時祭寒暑於水旱此不言之者蓋以月則天地可知四時寒暑水旱則日月陰陽之氣故舉日月以包之也非此族也不在祀典者合結上事也族類也若非上自厲山以下及日月丘陵之等無益於民者悉不得預於祭祀之典也崇上陳宗廟及七祀並通適殤以下此經不盡明之者此經所云謂是外神有功於民故具載之其宗廟與殤以下之親屬七祀之等宮中小神所以此經並皆不載○同上）

孔子曰嗚呼哀哉我觀周道幽厲傷之吾舍魯何適矣（政亂禮失以爲魯尚）

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非僭失也魯之郊牛口傷鼷鼠食其角又有四卜郊不從是周公之道衰矣言子孫不能奉行興之）杞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是天子之事守也（先祖法度子孫所當守）故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疏曰嗚呼哀哉是傷歎之辭言觀周家文武之道以經幽厲之亂傷此禮儀法則無可觀瞻唯魯國稍可吾捨此魯國更何之適而

觀禮乎言魯國尚愈愈勝也言當勝於餘國故韓宣子適魯云周禮盡在魯矣杞郊禹宋郊契蓋是夏殷天子之事杞宋是其子孫當所保守勿使有失案祭法云夏郊鯀殷郊冥今杞郊禹宋郊契者以鯀冥之德薄故更郊禹契蓋時王所命也○禮運）○諸侯之宮縣而祭以白牡擊玉磬朱干設錫冕而舞大武乘大路諸侯之僭禮也（言此皆天子之禮也宮縣四縣也干盾也錫傅其背

龜也武萬舞也白牡大路殷天子禮也）臺門而旅樹反坫繡黼丹朱中衣大夫之僭禮也（言此皆諸侯之禮也旅道也屏謂之樹樹所以蔽行道管氏樹塞門塞猶蔽也禮天子外屏諸侯內屏大夫以簾士以帷反坫反爵之坫也蓋在尊南兩君相見主君既獻於反爵焉繡黼丹朱以爲中衣領緣也繡讀爲綃綃繒名也詩云素衣朱綃又云素衣朱襮襮黼領也）諸侯不敢祖天子大夫不敢祖

諸侯而公廟之設於私家非禮也由三桓始也（疏曰諸侯之宮縣者諸侯唯合軒縣今有宮縣又諸侯祭用時王牲今白牡又諸侯擊石磬今擊玉磬諸侯得舞大武故詩云方將萬舞宣八年萬入去籥是也但不得朱干設錫冕而舞今朱干設錫冕而舞大武諸侯合乘時王之車今乃乘殷之大路並是諸侯僭禮也經云諸侯不敢祖天子而文二年左傳云宋祖帝乙鄭祖厲王大夫不敢祖諸侯而莊二十八年左傳

（云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與此文不同者此據尋常諸侯大夫彼據有大功德者故異○郊特牲）○三家者以雍徹子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家之堂（三家魯大夫孟孫叔孫季孫之家也雍周頌篇名徹祭畢而收其俎也天子宗廟之祭則歌雍以徹是時三家僭而用之相助也辟公諸侯也穆穆深遠之意天子之容也此雍詩之詞孔子引之言三家之堂非有此事亦何取於此義而歌之乎譏其無知妄作以取僭竊之罪○程子曰周公之功固大矣皆臣子之分所當爲魯安得獨用天子禮樂哉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也其因襲之弊遂使季氏僭八佾三家僭雍徹故仲尼譏之○或問程子之說善矣或以爲成王明魯以王禮惟得以祀周公者未有考然以魯之郊祀觀之則初不爲周公之廟而設也恐其說亦不得通矣○論語八佾朱文公集註）○季氏旅於泰山子謂冉有曰女弗能救與對曰不能子

曰嗚呼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旅祭名泰山山名在魯地禮諸侯祭封內山川季氏祭之僭也冉有孔子弟子名求時爲季氏宰救謂救其陷於僭竊之罪嗚呼歎辭言神不享非禮欲季氏知其無益而自止又進林放以厲冉有也○范氏曰冉有從季氏夫子豈不知其不可告也然而聖人不輕絕人盡已之心安知冉有之不能救季氏之不可諫也既不能正則美林放以明泰山之不可誣是亦教誨之道也○同上）

儀禮經傳通解續卷第二十一

儀禮經傳通解續卷第二十二

天神

祭禮六

大宗伯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示之禮（示音祇下神示地示之例皆倣此本或作祇○建立也立天神地祇人鬼之禮者謂祀之祭之享之禮吉禮是也○疏曰云立天神地祇人鬼之禮者謂祀之祭之享之者經先云人鬼後云地祇鄭則先云地祇後云人鬼者經先云人鬼欲見天在上地在下人藏其閒鄭後云人鬼者據下經陳吉禮十二先地祇後人鬼據尊卑爲次故也云禮吉禮是也者案下云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示則此亦吉禮故云禮吉禮是也）

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示（事謂祀之祭之享之故書吉或爲告杜子春云書爲告禮者非是當爲吉禮書亦多爲吉禮吉禮之別十有二○疏曰此已下敘五禮先以吉禮爲上云事邦國之鬼神示據諸侯邦國而言者也以其天子宗伯若還據天子則不見邦國若以天子宗伯而見邦國則有天子可知故舉邦國以包王國又曰云事謂祀之祭之享之者還據已下所陳先後爲次若然經先云鬼與上竝體例不同者欲見逢時則事起無常故先云人鬼也云吉禮之別十有二者從此下經以禋祀血祭二經天地各有三享人鬼有六故十二也）

以禋祀祀昊天上帝（禋音因李音煙○禋之言煙周人尚臭煙氣之臭聞者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飌師雨師三祀皆積柴實牲體焉或有玉帛燔燎而升煙所以報陽也鄭司農云昊天天也上帝玄天也昊天上帝樂以雲門實柴實牛柴上也故書實柴或爲賓柴玄謂昊天上帝冬至於圜丘所祀天皇大帝○槱羊九反燎良召反飌音風○疏曰案尚書洛誥予以秬鬯二卣明禋注云禋芬芳之祭又案國語云精意以享謂之禋義並與煙得相叶也但宗廟用煙則郊特牲云臭陽達于墻屋是也天神用煙則此文是也鄭於禋祀之下正取義於煙故言禋之言煙也云周人尚臭煙氣之臭聞者此禮記郊特牲之文也彼云殷人尚聲周人尚臭尚臭者取煙氣之臭聞於天引之者證煙義也云三祀皆積柴實牲體焉或有玉帛者此司中司命等言槱燎亦用煙也於日月言實牲至昊天上帝言禋祀則三祀互相備矣但先積柴次實牲後取煙事列於卑祀義全於昊天矣作文之意也但云或有

（玉帛則有不用玉帛者以肆師職言之禋祀中有玉帛牲牷三事實柴中則無玉唯有牲幣槱燎中但止有牲起玉帛於三祀之內或有或無故鄭云或耳云燔燎而升煙所以報陽也者案郊特牲毛升首於室以報陽彼論宗廟之祭以首報陽今天神是陽煙氣上聞亦是以陽報陽故取特牲爲義也鄭司農云昊天天也者案孝經云郊祀后稷以配天典瑞亦云四圭有邸以祀天故云昊天天也云上帝玄天也者案廣雅云乾玄天易文言云夫玄黃者天地之雜也天玄而地黃以天色玄故謂玄名天先鄭蓋依此而讀之則二者異名而同實也若然則先鄭與王肅之等同一天而已似但大天之義故以天解昊天上帝爲一也云昊天上帝樂以雲門者先鄭託無大天大司樂分樂而序之及六變俱有雲門不知定取何者以祀天云實柴實牛柴上也者案肆師職此三者皆實牲先鄭專據實柴爲實牛者偏據一邊而言耳其實皆牛也云故書實柴或爲賓柴者賓柴無義後鄭雖不破當從實柴也玄謂昊天上帝冬至於圜丘所祀天皇大帝者案大司樂下文凡樂圜鍾爲宮云云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是也引之以證先鄭昊天上帝與五天爲一之義）

（春秋緯運斗樞云大微宮有五帝坐星即春秋緯文耀鉤云春起青受制其名靈威仰夏起赤受制其名赤熛怒秋起白受制其名白招拒冬起黑受制其名汁光紀季夏六月火受制其名含樞紐是五帝之號也又案元命包云紫微宮爲大帝又云天生大列爲中宮大極星其一明者大一常居傍兩星巨辰子位故爲北辰以起節度亦爲紫微宮紫之言中此宮之中天神圖法陰陽開閉皆在此中又文耀鉤云中宮大帝其北極星下一明者爲大一之先合元氣以斗布常是天皇大帝之號也又案爾雅云北極謂之北辰鄭注云天皇北辰耀魄寶又云昊天上帝又名大一常居以其尊大故有數名也其紫微宮中皇天上帝亦名昊天上帝得連上帝而言至於單名皇天單名上帝亦得故尚書君奭云公曰君奭我聞在昔成湯既受命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鄭注云皇天北極大帝又掌次云張氈案設皇邸以旅上帝上帝即大帝堯典云欽若昊天皆是大帝單名之事月令更無祭五帝之文故季夏云以供皇天上帝鄭分之皇天北辰耀魄寶上帝大微五帝亦是大帝單號之事若然大帝得單稱與五帝同五帝不得兼稱皇天昊天也詳見祭法總要○春官[illegible]）○大祝凡

火禋祀則執明水火而號祝（明水火司烜所共日月之氣以給烝享執之如以六號祝明此圭絜也禋祀祭天神也○烜況彼反○疏曰知明水火司烜所共日月之氣者案司烜氏職云以夫遂取明火於日以鑒取明水於月衍雖不云氣此水火皆由日月之氣所照得之故以氣言之云以給烝享執之如以六號祝明此圭絜也者經云執明水火而號祝明知六號皆執之明絜也號祝執明水火明主人圭絜之德云禋祀祭天神也者大宗伯昊天稱禋日月稱實柴司中之等稱槱燎通而言之三者之禮皆有禋義則知禋祀天神通星辰已下）隋釁逆牲逆尸令鐘鼓右亦如之（隋許規反又思恚反○隋釁謂薦血也凡血祭曰釁既隋釁後言逆牲容逆鼎右讀亦當爲侑○疏曰鄭云隋釁謂薦血也者賈氏云釁釁宗廟馬氏云血以塗鐘鼓鄭不從而以爲薦血祭祀者下文云既祭令徹則此上下皆是祭祀之事何得於中輙有釁廟塗鼓直稱釁何得兼言隋故爲祭祀薦血解之鄭云凡血祭曰釁者此經文承上禋祀肆享祭祀之下即此血祭之中含上三祀但天地薦血于座前宗廟即血以告殺故言凡血祭曰釁云既隋釁後言逆牲容逆鼎者凡祭祀之法先逆牲後隋釁今隋釁在前逆牲在後者以其鼎在門外薦血後乃有爓熟之事逆鼎而入故云容鼎知鼎在門外者案中霤禮竈在廟門外之東主人迎鼎事云右讀爲侑者亦上九拜之下享右之字皆爲侑）來瞽令臯舞（臯音嗥九高反劉户報反○臯讀爲卒嗥呼之嗥來嗥者皆爲呼之入○卒子忽反呼火故反○疏曰臯讀爲卒嗥呼之嗥者依俗讀云來嗥者皆爲呼之入者經云瞽人擬升堂歌舞謂學子舞人瞽人言來亦呼之乃入臯舞令呼亦來入故鄭云來嗥皆謂呼之入也）相尸禮（相息亮反○延其出入詔其坐作○疏曰凡言相尸者諸事皆相故以出入坐作解之尸出入者謂祭初延之入室灌訖退出坐於堂上南面朝踐饋獻訖又延之入室言詔其坐作者郊特牲云詔祝於室坐尸于堂饋獻訖又入室坐言作者凡坐皆有作及與主人荅拜皆有坐作之事故云詔其坐作也）既祭令徹（疏曰祭訖尸謖之後大祝命徹祭器即詩云諸宰君婦廢徹不遲是也○春官）○司服掌王之吉服（用事祭祀視朝甸凶弔之事衣服各有所用○疏曰王吉服有九大裘已下是也又曰云用事祭祀

（視朝甸凶弔之事者是其事各異云衣服各有所用者謂若祀昊天用大裘之等是也）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鄭司農云大裘羔裘也○疏曰鄭司農云大裘羔裘也者司裘文先鄭注云大裘黑羔裘然則凡祭之皆同羔裘義具於司裘也○）

春官　○司裘掌爲大裘以共王祀天之服（鄭司農云大裘黑羔裘服以祀天示質○疏曰言爲大裘者謂造作黑羔裘裘言大者以其祭天地之服故以大言之非謂裘體侈大則義同於大射也云以此王祀天一服者謂四時所有祀天之事皆共之不限六天之大小直言祀天案孝經緯鉤命決云祭地之禮與天同牲玉皆不同言同者唯據衣服則知崑崙神州亦用大裘可知又曰先鄭知大裘黑羔裘者祭服皆玄上纁下明此裘亦羔裘之黑者故知大裘黑羔裘又云服以祀天示質者以其袞已下皆有采章爲此大裘更無采章故云質案鄭志大裘之上又有玄衣與裘同色亦是無文采○）

天官　○大宗伯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禮謂始告神時薦於神坐書曰周公植璧秉圭是也○疏曰言作六器者此據禮神則曰器上文人執則曰瑞對此文義爾若通而言之禮神雖不得言瑞人執者亦曰器故聘禮云圭璋璧琮凡四器者唯其所寶以聘可也尚書亦以五瑞爲五器卒乃復是其人執亦曰器也云禮謂始告神時薦於神坐者此以玉禮神在作樂下神後故鄭注大司樂云先奏是樂以致其神禮之以玉而祼焉是其以玉禮神與宗廟祼同節若然祭天當實柴之節也書曰周公植璧秉圭是也者此金縢文彼以周公請天代武王死之說爲三壇同墠又爲壇於南方周公於前立焉告大王王季文王故植璧於三王之坐手秉桓

圭引之者證植璧於神坐之側是也）以蒼璧禮天（此禮天以冬至謂天皇大帝在北極者也禮神者必象其類璧圜象天○疏曰此禮天以冬至謂天皇大帝在北極者也者青圭已下有五天明此蒼璧禮天者是冬至祭圜丘者案大司樂云以雷鼓雷鼗雲門之舞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是也易云天玄而地黃今地用黃琮依地色而天用玄者蒼玄皆是天色故用蒼也）牲幣放其器之色（放方往反○幣以從爵若人飲酒有酬幣○疏曰言皆則上六玉所禮者皆有牲與幣也言各放其

（器之色則上蒼璧等六器所有牲幣各放此器之色又曰知幣是從爵非禮神者若是禮神當在牲上以其禮神幣與玉俱設若肆師云立大祀用玉帛牲拴是帛在牲上今在下明非禮神者也云若人飲酒有酬幣者獻尸從爵之幣無文故以生人飲酒之禮況之案聘禮饗時有酬幣明此幣既非禮神之幣則獻尸後酬尸時亦有幣之從爵也○春官）○典瑞掌玉瑞玉器之藏（入執以見曰瑞禮神曰器瑞符信也○疏曰言掌玉瑞玉器之藏者玉之美者入天府藏之凡平者仍在典瑞藏之故亦言藏也入執之則曰瑞卽下文鎭圭之等是也禮神曰器則下文四圭之等是也又曰人執以見曰瑞禮神曰器者據此文及大宗伯相對而說散文則人執亦名器故聘禮記云圭璋璧琮凡此四器者唯其所寶以聘可也又尚書云五器卒乃復是人執而名器也云瑞符信也者若天子受瑞於天諸侯不得受瑞於天雖受瑞於天子故名瑞瑞卽符信者也）四圭有邸以祀天（鄭司農云於中央爲璧圭著其四面一玉俱成爾雅曰邸本也圭本著於璧故四圭有邸圭末四出故也或說四圭有邸有四角也邸讀爲抵欺之抵上帝玄天玄謂祀天夏

正郊天也○疏曰此祀天謂夏正郊天也司農云於中央爲璧圭著其四面一玉俱成者云於中央爲璧[illegible]琢出中央爲璧形亦肉倍好爲之四面琢各出一圭璧之六小圭之長短無文天子以十二爲節蓋四廂圭各尺二寸與鎭圭同其璧爲邸蓋徑六寸揔三尺與大圭長三尺又等故云一玉俱成也云或說四圭有邸有四角也者此說四角角卽短矣以無正文故兩釋之也云邸讀爲抵欺之抵音讀之也云上帝玄天者與大宗伯注同司農意與孔王等無六天之義也玄謂祀天夏正郊天也者凡天有六案大宗伯云蒼璧禮天據冬至祭昊天於圓丘者也彼又云青圭禮東方赤璋禮南方白琥禮西方玄璜禮北方據四時迎氣及摠享於明堂之等祭五方天也彼此不見夏正郊所感帝故知此四圭是夏正郊天易緯云三王之郊一用夏正各郊所感帝卽郊特牲云兆日於南郊就陽位於郊故謂之郊是也○春官）○王人之事（疏曰云王入之事者謂入造玉器玉瑞之事）天子圭中必（必讀如鹿車縪之縪謂以組約其中央爲執之以備失隊○爲于僞反隊直類反○疏曰上列天子及公侯伯之圭於此獨言天子圭中必者案聘禮記五等

（諸侯及聘使所執圭璋皆有繅藉及絇組絇組所以約圭中央恐失隊即此中必之類若然圭之中必尊卑皆有此不言諸侯圭舉上以明下可知云讀如庳章繅之繅者俗讀之龜此繅絇組一也）

四圭尺有二寸以祀天（郊天所以禮其神也典瑞職曰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疏曰此圭典瑞直言所用禮神不言尺寸故此言之以其直言尺二寸案典瑞注先鄭云中央為璧圭著其四面一玉俱成又云圭末四出若然此尺二寸者未知璧[illegible]中央通兩畔邊計為尺三寸未知除[illegible]之外四畔之圭各有一尺二寸據下[illegible]圭尺有二寸而言則此四圭圭別有[illegible]二寸仍未審以璧為邸邸經雖許禮[illegible]無文不可驗說也引典瑞者證祀天[illegible]夏正郊所感帝兼國有故旅祭五帝[illegible]事亦以此圭禮神也○冬至）

○天子祭天地歲徧[illegible]（天子祭天地者祭天謂四時迎氣祭天帝於四郊各以當方人帝配之月[illegible]春曰其帝太皞夏曰其帝炎帝季夏其帝黃帝秋曰其帝少皞冬曰其帝[illegible]頊明為配天又告朔於言之其雩祭然故月令孟夏云大雩帝為命祀百[illegible]卿士既云祀百辟卿士明五方人帝子亦雩祀之其夏正郊感生之帝周[illegible]

后稷配之其於明堂總享五帝以文王武王配之故孝經說云后稷為天地之主文王為五帝之宗是也周人祭明堂時又兼以武王配之故祭法云周人宗武王是也知方岳之神是崑崙者案地統書括地象云地中央曰崑崙又云其東南方五千里曰神州以此言之崑崙在西北別統四方九州其神州者是崑崙東南一州耳於一州中更分為九州則禹貢之九州是也其配地之神孝經緯所云后稷為天地之主則后稷配天南郊又配地北郊則周人以嚳配圜丘亦當配方澤也歲徧者謂五方之祀迎氣雩祀明堂及郊雖有重者諸神皆徧故云歲徧又曰天子祭天地者天地有覆載大功天子王有四海故得總祭天地以報其功其天有六祭之一歲有九昊天上帝冬至祭之一也蒼帝靈威仰立春之日祭之於東郊二也赤帝赤熛怒立夏之日祭之於南郊三也黃帝含樞紐季夏六月土王之日亦祭之於南郊四也白帝白招拒立秋之日祭之於西郊五也黑帝汁光紀立冬之日祭之於北郊六也王者各稟五帝之精氣而王天下於夏正之月祭之於南郊七也四月龍星見而雩總祭五帝於南郊八也季秋大饗五帝於明堂九也地神有二歲有二祭夏至之日祭崑崙之神於

（方澤一也夏正之月祭神州地祇於北郊二也或云建申之月祭之與郊天用對冬至祭昊天上帝者春秋緯云紫微爲天帝北極耀魄寶是也其配之人以帝嚳配之故祭法云周人禘嚳是也其五帝則春秋緯文耀鉤云蒼帝曰靈威仰赤帝曰赤熛怒黃帝曰含樞紐白帝曰白招拒黑帝曰汁光紀。曲禮）○祭天埽地而祭（疏曰燔柴在壇正祭於地故云埽地而祭。郊特牲）○祭天燔柴於泰壇用騂犢（燔音煩。壇折封土爲祭處也壇之言坦也坦明貌也。疏曰此經論祭感生之帝於南郊神州地祇於北郊也燔柴於泰壇者謂積薪於壇上而取玉及牲置柴上燔之使氣達於天也騂犢之義已具郊特牲疏案禮器云至敬不壇此云燔柴於泰壇者謂燔柴在壇設饌在地義亦具禮器及郊特牲疏也。祭法）○祭天特牲（疏曰特一也天神尊尊質故止一特也。禮器）○祭天地之牛角繭栗（王制）○大祝辨六號一曰神號（號謂尊其名更爲美稱焉神號若云昊天上帝。春官）○鼓人以雷鼓鼓神祀（雷鼓八面鼓也神祀祀天神也。疏曰天神稱祀地示稱祭宗廟稱享案下靈鼓鼓社祭又案大司樂以靈鼓祭澤中之方丘大地祇與社同鼓則但是地祇無問大小皆用靈鼓則此雷鼓鼓神祀但是天神皆用雷鼓也又曰鄭知雷鼓八面者雖無正文案鞞人爲臯陶有晉鼓鼖鼓臯鼓三者非祭祀之鼓皆兩面則路鼓祭宗廟宜四面靈鼓祭地祇尊於宗廟宜六面雷鼓祀天神又尊於地祇宜八面故知義然也。地官）○大司樂以六律六同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以致鬼神示以和邦國以諧萬民以安賓客以說遠人以作動物（六律合陽聲者也六同合陽聲者也此十二者以銅爲管轉而相生黃鍾爲首其長九寸各因而三分之上生者益一分下生者去一焉國語曰律所以立均出度也古之神瞽考中聲而量之以制度律均鍾言以中聲定律以律立鍾之均大合樂者謂徧作六代之樂以冬日至作之致天神人鬼以夏日至作之致地祇鬼魅動物羽蠃之屬虞書云夔曰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虞賓在位羣后德讓下管鼗鼓合止柷敔笙鏞以間鳥獸蹌蹌簫韶九成鳳凰來儀夔又曰於予擊石拊石

百獸率舞庶尹允諧此其於宗廟九奏效應○上生時掌反去一起呂反度待洛反鬼習與反閒閒厠之閒○疏曰鄉來說大司樂教國子以樂自此已下論用樂之事也云以六律六同者此舉十二管以表其鍾樂器之中不用管也云大合樂者據薦腥之後合樂之特用之也此所合樂即下云若樂六変若樂八變若樂九變之等彼據祭天下神此據正祭合樂若然合樂在下神後而文退下神樂在後者以下神用一代樂此用六代六代事重故進之在上若然下神不亞合樂而隔分樂之後者以分樂序之皆用一代此三禘下神亦用一代若

不隔分樂恐其相亂且使一變二變之等舉分樂所用樂同故三神在下也云以致鬼神示者是據三禘而言云以和邦國已下亦據三禘之祭各包此數事故鄭引虞書以證宗廟又曰云六律合陽聲者也六同合陰聲者也者案大師云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是以據而言焉云此十二者以銅爲管者案典同先鄭云陽律以竹陰律以銅後鄭云皆以銅爲與此注義同也云轉而相生已下據律歷志而言子午已東爲上生子午已西爲下生上生爲陽陽上息故三分益一下生爲陰陰主減故三分去一案律歷志黄鍾爲天統律長九寸林

鍾爲地統律長六寸太蔟爲人統律長八寸又云十二管相生皆八八上生下生盡於中呂陰陽生於黄鍾始而左旋八八爲位者假令黄鍾生林鍾是歷八辰自此已下皆然是八八爲位蓋象八風也國語者案彼景王將鑄無射問律於伶州鳩對曰律所以立均出度古之神瞽考中聲而量之以制度律均鍾鄭引之者欲取以六律六同均之以制鍾之大小須應律同也故鄭云言以中聲定律以律立鍾之均也云中聲謂上生下生定律之長短度律以律計自倍半而立鍾之均均即是應律長短者也云大合樂者謂編作六代之樂者此經

六樂即上六舞故知編作六代之樂言編作樂不一時俱爲待一代訖乃更爲故云編作也云以冬日作之至物鬽皆神仕職文案彼注致人鬼於祖廟致物鬽於墠壇蓋用祭天地之明日若然此經合樂據三禘正祭夫而引彼天地之小神及人鬼在明日祭之者但彼明旦所祭小神用樂無文彼神既多合樂之時當與此三禘正祭合樂同故彼此文同稱致但據彼正祭祭天地大神無宗廟之祭祭天明日兼祭人鬼與此爲異也云動物羽蠃之屬者鄭不釋邦國之等直釋動物者以尚書不言動物故釋訖乃引尚書鳥獸之等證之也虞書者

案古文在舜典是舜祭宗廟之禮案彼鄭注戛櫟也櫟擊鳴球已下數器鳴球即玉磬也搏拊以韋爲之裝之以糠所以節樂云以詠者謂歌詩也云祖考來格者謂祖考之神來至也云虞賓在位者謂舜以爲賓即三王後丹朱也云羣后德讓者謂諸侯助祭者以德讓已上皆宗廟堂上之樂所感也云下管鼗鼓已下謂舜廟堂下之樂故言下云合止柷敔者合樂用柷柷狀如漆筩中有柄搖之所以節樂敔狀如伏虎背有刻以物櫟之所以止樂云笙鏞以閒者東方之樂謂之笙笙生也東方生長之方故名樂爲笙也鏞者西方之樂謂之鏞庸功也西方物熟有成功亦謂之頌頌亦是頌其成也以閒者堂上堂下閒代而作云鳥獸牄牄者謂飛鳥走獸牄牄然而舞也云簫韶九成鳳皇來儀者韶舜樂也若樂九變人鬼可得而禮故致得來儀儀匹謂致得雄曰鳳雌曰皇來儀止巢而乘匹案此下文六變致象物象物有象在天謂四靈之屬四靈則鳳皇是其一此六變彼九成者其實六變致之而言九者以宗廟九變爲限靈鳥又難致之物故於九成而言耳云夔又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者此於下文別而言之故云又曰夔語舜云磬有大小予擊大石磬拊小石磬則感百獸相率而舞云庶尹允諧者庶衆也尹正也允信也言樂之所感使衆正之官信得其諧和云此其於宗廟九奏之效應者此經摠言三禘大祭但天地大祭效驗無文所引尚書惟有宗廟故指宗廟而言也然尚書云祖考即此經致鬼也虞賓即此經以安賓客羣后德讓即此經邦國也鳥獸鳳皇等即此經動物也庶尹允諧即此經以諧萬民以說遠人也**乃分樂而序之以祭以享以祀**分謂各用一代之樂○疏曰此與下諸文爲摠目上摠云六舞今分此六代之舞尊者用前代卑者用後代使尊卑有序故云序若然經所先去祭地後云祀天者欲見不問尊卑事起無常故倒文以見義也**乃奏黃鍾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以黃鍾之鍾大呂之聲爲均者黃鍾陽聲之首大呂爲之合奏之以祀天神尊之也天神謂五帝及日月星辰也王者又各以夏正月祀其所受命之帝於南郊尊之也孝經說曰祭天南郊就陽位是也○疏曰此黃鍾言奏大呂言歌者云奏據出聲而言云歌據合曲而說其實歌奏通也知不言歌歌據堂上歌詩合大呂之調謂之歌者春秋左氏傳云晉侯歌鍾二肆取半以賜魏絳魏絳於是有

金石之樂彼據繫列肆而言是不在歌詩亦謂之歌明不據偏歌毛詩也襄四年晉侯饗穆叔云奏肆夏歌文王大明緜亦此類也又曰云以黃鍾之鍾大呂之聲者以經云奏奏者奏擊以出聲故據鍾而言大呂經云歌歌者發聲出音故據聲而說亦互而通也言爲均者案下文云凡六樂者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鄭云六者言其均皆待五聲八音乃成也則是言均者欲作樂先擊此二者之鍾以均諸樂是以鍾師云以鍾鼓奏九夏鄭云先擊鍾次擊鼓論語亦云始作翕如也鄭云始作謂金奏是凡樂皆先奏鍾以均諸樂也必舉此二者以

其配合是以鄭云黃鍾陽聲之首大呂爲之合也言合者此據十二辰之斗建與日辰相配合皆以陽律爲之主陰呂來合之是以大師云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注云聲之陰陽各有合黃鍾子之氣也十一月建焉而辰在星紀大呂丑之氣也十二月建焉而辰在玄枵大簇寅之氣也正月建焉而辰在娵訾應鍾亥之氣也十月建焉而辰在析木已後皆然是其斗與辰合也云奏之以祀天神尊之也者以黃鍾律之首雲門又黃帝樂以尊祭尊故云尊之也云天神謂五帝及日月星辰也者案下云若樂六變天神皆降是昊天則知此天神非天帝也是五帝矣知及日月星者案大宗伯昊天在禋祀中日月星在實柴中鄭注云五帝亦用實柴之禮則日月星辰與五帝同科此下文又不見日月星別用樂之事故知此天神中有日月星辰可知其司中已下在槱燎中則不得入天神中故下文約與四望同樂也云王者又各以夏正月祀其所受命之帝於南郊尊之也者案易緯乾鑿度云三王之郊一用夏正郊特牲云兆日於南郊就陽位大傳云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若周郊東方靈威仰之等是王者各以夏正月祀其所受命之帝於南郊特尊之也云孝經說者說

即緯也時禁緯故云說引之證與郊特牲義同皆見郊所感帝用樂與祭五帝（不異以其所郊天亦是五帝故也）

○六變而致象物及天神（變猶更也樂成則更奏也此謂大蜡索鬼神而致百物六奏樂而禮）畢象物有象在天所謂四靈者天地之神四靈之知非德至和則不至禮運曰何謂四靈麟鳳龜龍謂之四靈龍以爲畜故魚鮪不淰鳳以爲畜故鳥不獝麟以爲畜故獸不狘龜以爲畜故人情不失○疏曰云象物有象在天所謂四靈者以其天神同變致之象者有形象在天物者與羽蠃等同稱物故知有象在

（天[illegible]也云天地之神四靈之知者沃尸[illegible]地則土祇故云天地之神四靈之知也云非德至和則不至者欲見介物已上皆以樂和感之未必由德此天地四靈非直須樂要有德至和乃致之也云禮運已下者欲見象物則彼四靈也云何謂四靈者記人自問自荅案彼注云淰之言閃也言魚鮪不閃閃畏人也獝狘飛走之貌二者皆據魚鮪不淰不可於龜更言魚鮪以龜知人情故變言人情不失也案月令孟冬祈來年於天宗鄭注云此周禮所謂蜡也天宗日月星鄭以月令祈於天宗謂之蜡則此天神亦是日月星辰非大天神以蜡）

（祭所祭衆神祭畢不可操尊地神惟有土祇是以知無天地大神也又尚書云簫韶九成鳳皇來儀九成乃致象物者鄭以儀爲匹謂止巢而孚乘匹故九變乃致此直據致其神故與大天神同六變也）凡樂圜鍾爲宮黃鍾爲角太簇爲徵姑洗爲羽靁鼓靁鼗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雲門之舞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角如字古音鹿徵張里反○此

故者謂王有疾及哀慘皆是也量人云凡宰祭與鬱人受嘏歷而皆飲之注云言宰祭者冢宰佐王祭亦容攝祭此宗伯又攝者冢宰貳王治事宗伯主祭事容二官俱攝故兩言之○春官）

右昊天天神之祀○辭皇皇上天照臨下土集地之靈降甘風雨（禮運）（曰地秉陰竅於山川）庶物羣生各得其所靡今靡古（言覆施均）維予一人某敬拜皇

天之祐（古祝辭則云嗣王某或曰一人某王者親告之辭也）（○大戴禮公符篇）

小宗伯兆五帝於四郊四望四類亦如之（兆爲壇之營域五帝蒼曰靈威仰大昊食焉赤曰赤熛怒炎帝食焉黃曰含樞紐黃帝食焉白曰白招拒少昊食焉黑曰汁光紀顓頊食焉黃帝亦於南郊鄭司農云四望道氣出入四類三皇五帝九皇六十四民咸祀之玄謂四望五嶽四鎮四竇四類日月星辰運行無常以氣類爲之位兆日於東郊兆月與

（一二[illegible]旨轉身南之此還[illegible]第[illegible]至第二爲四至第三爲五成從第三至南爲六成則天神皆降禮天神禮地祇必於夏至之日者以是陰冬至一陽生夏至一陰於陰生陰生之日祭之也至於是質者以其郊所感帝以三陽爻生之日萬物出地神州之神於北郊與南郊相亦應取三陰爻生之月萬也言圜丘者案爾雅土之自然之丘圜者象天圜旣則未必要在郊無問東西）

（可詳見祭物樂舞條○春官）凡以神仕者（者）灋以猶鬼神示之居卞其（也天者羣神之精日月星以此圖天神人鬼地祇之數寡與其居句孝經說郊燎掃地祭牲繭栗或象天倉具黍稷布席極敬心也象五帝坐禮祭宗廟序昭盧龍則祭天圜丘象北極[illegible]稷之席皆有明[illegible]記星反○跡曰[illegible]之後如是巫者）

原書有殘損

（之法以猶鬼神示之者案外傳云在男曰覡在女曰巫使制神之處位次主之度與此文合故知此神仕是巫云以此圖天神人鬼地祇之坐者謂布祭衆寡與其居句者鄭意鬼神祇之居止是布祭於神神有衆寡多少或居方爲之或句曲爲之也引孝經說郊祀者稷神契文敢問章云周公[illegible]祀后稷以配天云郊祀之禮燔燎掃地已下至敬心之言釋之也言郊之布席已下是鄭君語云郊之布席象五帝坐者案天文有五帝坐星東方蒼帝靈威仰南方赤帝赤熛怒中央黃帝含樞紐西方白帝白招拒北方黑帝汁光紀各於其面是布神坐）

（也云禮祭宗廟序昭穆者文二年大事于大廟毀廟之主陳於大祖未毀廟之主皆外合食昭南面穆北面是人鬼之席坐也云亦有似虛危者虛危有墳墓四司又爲宗廟布席象之故云又有似虛危也云則祭天圜丘象北極者北極有三星則中央明者爲大一常居傍兩星爲臣子位焉云祭地方澤象后妃者天有后妃四星天子象天后象地后妃是其配合也云及社稷者天有天社之星祭社之位象焉故云及社稷之席之言結五帝已下是也孝經說云祭牲繭栗者據祭地）以冬日至致天神人鬼（天人陽也陽氣）

升而祭鬼神致人鬼於祖廟蓋用祭天之明日。䟽曰言以冬日至此則大司樂云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之若樂六變天神皆降夏日至於澤中之方丘奏之又曰鄭云天人陽也者此解冬日至祭天神人鬼之意以其陽故十一月一陽生之月當陽氣升而祭之也云致人鬼於祖廟致物鬽於墠壇此鄭惟釋人鬼物鬽不言致天神之處者文略亦當在墠壇也云蓋用祭天地之明日者當冬至夏至之日正祭天地之神示事繁不可兼祭此等雖無正文鄭以意量之故云蓋用祭天之明日也。春官

○**大宰祀五帝則掌百官之誓戒與其具脩**（祀五帝謂四郊及明堂誓戒要之以刑重失禮也明堂位所謂各揚其職百官廢職服大刑是其辭之略也是所當共脩埽除糞洒。要一遥反洒色賣反。）䟽曰祀五帝則掌百官之誓戒者謂祭前十日已前誓戒百官則大宰掌之與其具脩者使百官共祭祀之具及脩之埽除也又曰五帝者東方青帝靈威仰南方赤帝赤熛怒中央黃帝含樞紐西方白帝白招拒北方黑帝汁光紀依月令四時迎氣及季夏六月迎土於南郊其餘四帝各於其郊并夏正王所感帝於南郊故云祀五帝於四郊也鄭云及明堂者摠饗五帝於明堂依月令秦用季秋鄭云未知周以何月案下曲禮云大饗不問卜鄭云祭五帝於明堂莫適卜也彼明堂不卜此下經云帥執事而卜日則此祀五帝不合有明堂鄭云及明堂者廣解祀五帝之處其實此處無明堂云誓戒要之以刑重失者言要之以刑則服大刑是也言重失禮者以失禮爲重故要之以刑引明堂位彼在祭祀之下陳之謂祭日此是未祭前引之者欲見祭前誓戒還用祭日之辭以勑之故或前或後其辭同云是其辭之略者謂誓戒之時其辭應多不應唯有此言故云辭之略也又云具

所當供者祭祀之連事祭祀之具百官共供故云具謂所當供又云脩埽除糞洒者案宮人云掌六寢之脩守祧云其廟有司脩除之是其脩埽除糞洒也

前期十日帥執事而卜日遂戒（前期前所諏之日也十日容散齊七日致齊三日執事宗伯大卜之屬既卜又戒百官以始齊）○諏子須反散西但反齊側皆反○䟽曰前期者謂祭日前夕爲期云前期十日者即是祭前十一日大宰帥宗伯大卜之屬執事之人而卜日又言遂戒者謂祭前十日遂戒百官始齊又曰云前期前所諏之日者此依少牢所諏之日

即祭日也凡祭祀謂於祭前之夕為期今言前期十日明祭前十一日也卜之後日遂戒使散齊致齊故云十日容散齊七日致齊三日案禮記祭統云散齊七日以定之致齊三日以齊之云執事宗伯大卜之屬者大宗伯職云凡祀大神享大鬼祭大示帥執事而卜日謂宗伯涖卜又案大卜云大祭祀視高命龜故知執事中有宗伯大卜之屬中含有小宗伯及卜師故言之屬但四時迎氣冬至夏至郊天等雖有常時常日猶須審慎仍卜日故表記天不犯日月不違卜筮注日月謂冬夏至正月及四時也所不違者日與牲尸也假令不吉改卜

後日故箴膏肓云天子郊以夏正上旬之日魯之卜三正下旬之日是雖有常時常日猶卜日也

及執事眡滌濯（眡音視○疏曰及猶至也）

謂至祭前夕大宰眡滌濯案春官小宗伯大祭祀眡滌濯大宗伯亦云宿眡滌濯彼二官親眡滌濯大宰尊亦往涖之注云執事初為祭事前祭日之夕知者案下經及納亨者是祭日此云眡滌濯儀禮特牲亦云前祭日之夕視壺濯及豆籩士卑得與人君同少牢大夫禮當祭日溉祭器者下人君也又云滌濯謂溉祭器及甑甗之屬知然者案少牢雍人概鼎匕俎廩人概甑甗司宮摡豆籩

及勺爵此不言匕俎豆籩勺爵者之屬中含之

及納亨贊王牲事（亨普庚反劉普孟反○納亨納牲將告殺謂鄉祭之晨既殺以授亨人凡）

大祭祀君親牽牲大夫贊之○鄉許亮反○疏曰及猶至也至納亨者案禮記明堂位君肉袒迎牲于門卿大夫贊君及殺訖納與亨人故言納亨云贊王牲事者即是卿大夫贊幣一人也又曰云納亨納牲將告殺者謂牽牲入時也禮器云納牲詔于庭殺訖毛以告純血以告殺腥其俎肫解而腥之以此訖乃納與亨人爓祭此言納亨者以牽牲也云謂鄉祭之晨者案檀弓云周人大事以

日出故知納亨是鄉祭之晨此祭天無祼故先迎牲若宗廟之祭有祼而後迎牲也云既殺以授亨人者案亨人職職外內饔之爨亨謂腥其俎後云凡大祭祀君親牽牲大夫贊之者此明堂位文彼魯侯用天子禮故引以證天子法○

及祀之日贊玉幣爵之事（日旦明也玉幣所以禮神）

玉與幣各如其方之色爵所以獻齊酒不用玉爵尚質也三者執以從王至而授之○齊才計反○疏曰及猶至也至祭日謂質明贊助也執此玉幣爵三者助而授王也又曰案特牲少牢皆質明行事故知旦明云玉幣所以禮神玉與

幣各如其方之色者上云祀五帝以爲迎氣於四郊之等案大宗伯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又云青圭禮東方赤璋禮南方白琥禮西方玄璜禮北云季夏六月迎土氣於南郊亦用赤璋下云牲幣彼雖幣不見禮神之幣亦云各放其器之色是其禮神幣與玉亦各如其方色也云爵所以獻齊酒者案冪人云疏布冪八尊八尊者五齊三酒之尊以其祭天無祼故無彝尊也云不用玉爵尚質也者對下經享先王用玉爵尚文此祭天不用玉爵故云尚質云三者執以從王至而授之者謂至此祀圓丘方澤祭所乃授之王親自執玉幣奠於神

坐親酌以獻尸祀大神示亦如之大神祇謂天地○疏曰云祀大神謂冬至祭天於圜丘云祀大祇謂夏至祭地於方澤亦如之者從掌百官誓戒已下贊玉幣爵之事已上皆如祀五帝之禮又曰此天謂大天對五帝爲小天此地謂大地對神州之神爲小地故云天地也○天官○大宗伯凡祀大神享大鬼祭大示帥執事而卜日宿眡滌濯涖玉鬯省牲鑊奉玉齍詔大號治其大禮詔相王之大禮（省本又作）

眚息井反鑊户郭反齍音咨相息亮反○執事諸有事於祭者宿申戒也滌濯溉祭器也玉禮神之玉也始涖之祭又奉之鑊亨牲器也大號六號之大者以詔大祝以爲祝辭治猶簡習也豫簡習大禮至祭當以詔相王羣臣禮爲小禮故書涖作立鄭司農讀爲涖涖視也○疏曰帥執事而卜日者謂祭三者鬼神之時祭前十日大宗伯先帥執事有事於祭者共卜取吉日乃齊云宿眡滌濯者謂祭前一宿視所滌濯祭器看絜淨以否云涖玉鬯者天地有禮神之玉無鬱鬯宗廟無禮神之玉而有鬱鬯但宗廟雖無禮神玉仍有圭瓚璋瓚亦是玉

故曲禮云玉曰嘉玉郊特牲云用玉氣臭也云省牲鑊者當省視享牲之鑊云奉玉齍者此玉還是上文所涖者齍謂黍稷天地當盛以瓦簋但齍與上鬯互見爲義皆始臨之祭又奉之詔大號者謂大宗伯告大祝出祝辭也云治其大禮者謂天地人之鬼神祭禮王親行之爲大禮對下小宗伯治小禮爲小也詔相王之大禮者謂未至之時詔告之及其行事則又相之又曰案太宰云祀五帝前期十日帥執事而卜日注云執事宗伯大卜之屬此注云執事諸有事於祭者二注不同者以其太宰不掌祭事故云執事小宗伯大卜之等卜日而

已此大宗伯主祭祀之事故摠諸有事於祭者也云滌濯溉祭器也者此滌濯亅是蕩滌以少牢有溉祭器故據而言之溉即拭也云玉禮神之玉也者即蒼璧黃琮青圭赤璋之等及四圭兩圭之類皆是禮神致於神坐也案九嬪職云贊玉齍注云玉齍玉敦盛黍稷與此注玉爲禮神之玉齍即非玉敦所飾注不同者彼九嬪所贊贊后設之據宗廟宗廟無禮神玉則玉齍不得別解故爲玉敦此據天地爲主有禮神玉故與齍別釋也大宰云祀五帝贊玉幣爵之事注云三者執以從王至而授之彼所執據五帝此所奉據昊天與崐崘故不同云

始治之祭又奉之者鄭據上云治治臨視也直視看而已下云奉據手執授王故云祭又奉之云鑊亨牲器也者案特牲少牢鑊即爨在廟門之外東壁也云大號六號之大者謂若大祝云辨六號一曰神號二曰示號三曰鬼號四曰牲號五曰齍號六曰幣號之等是六號之大者也云以詔大祝以爲祝辭者經云詔大號大祝是事神之人又辨六號故知所詔是詔大祝爲祝辭祝辭則祝版之辭是也云羣臣禮爲小禮者則小宗伯小祝行者是也

若王不與祭祀則攝位（與音預）○王有故代行其祭事○疏曰攝訓爲代有故者謂王有疾及哀慘皆是也量人云凡宰祭與鬱人受斝歷而皆飲之注云言宰祭者冢宰佐王祭亦容攝祭此宗伯又攝者冢宰貳王治事宗伯主祭事容二官俱攝故兩言之○春官

右昊天天神之祀○**辭皇皇上天照臨下土集地之靈降甘風雨**（禮運曰地秉陰竅於山川）**庶物羣生各得其所靡今靡古**（言覆施均）**維予一人某敬拜皇**

天之祜（古祝辭則云嗣王某或曰一人某王者親告之辭也）○（大戴禮公符篇）

小宗伯兆五帝於四郊四望四類亦如之（兆爲壇之營域五帝蒼曰靈威仰大昊食焉赤曰赤熛怒炎帝食焉黃曰含樞紐黃帝食焉白曰白招拒少昊食焉黑曰汁光紀顓頊食焉黃帝亦於南郊鄭司農云四望道氣出入四類三皇五帝九皇六十四民咸祀之玄謂四望五嶽四鎮四竇四類日月星辰運行無常以氣類爲之位兆日於東郊兆月與

風師於西郊兆司中司命於南郊兆雨師於北郊○仰炉字劉五朗反熛必消反慉呂未反紅火九反柜居禹反沈又音巨汁音叶劉子集反竇音獨本亦作瀆○䟽曰自此以下云外神從尊至卑故先云五帝此不云大帝者此文上下唯論四郊以對國中右社稷左宗廟其大帝與崑崙自相對而在四郊之內有自然之圜丘及澤中之方丘以其不在四郊故不言也又曰云兆爲壇之營域者案封人云社稷之壝謂壝土爲之即此壇之營域一也不言壇者舉外營域有壇可知云五帝蒼曰靈威仰之等此於大宗伯釋訖但彼據禮神王幣而言此據壇域處所而說故兩處各言之也司農云四望道氣出入者案上注司農以爲日月星海後鄭不從矣今此云道氣出入與上注不同者以無正文故兩注有異若然云道氣出入則非日月星海謂五嶽之等也故後鄭就足之還爲五嶽之屬解之先鄭云四類三皇五帝九皇六十四民咸祀之者案史記云九皇氏沒六十四民興六十四民沒三皇興彼雖無三王五帝之文先鄭意三皇已祀之明并祭五帝三王可知後鄭不從者以其兆五帝已下皆據外神大昊勾芒等配祭而已今郤特祭人帝於其中非所宜故不從是以取五嶽之屬易之也後鄭注云四類日月星辰者以其言類明以氣類而爲位以祭之故知是日月之等知兆日於東郊者案祭義云大明生於東故覲禮亦云拜日於東郊玉藻又云朝日於東門之外也又知兆月於西郊者月生於西知風師亦於西郊者以其五行金爲陽土爲風風雖屬土秋氣之時萬物燥落由風故風亦於西郊也云兆司中司命於南郊者以其兩方盛陽之方司中司命又是陽故司中司命在南郊也云兆雨師於北郊者以其雨是水宜在水位故知雨師在北郊天子四望諸侯三望境內山川案僖三卜一年夏四月猶三望服氏云三望

分野星國中山川又上文先鄭云四望日月星海後鄭必知望祭中無天神者案哀六年云初楚昭王有疾卜曰河爲崇王弗祭大夫請祭諸郊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漢雎漳楚之望也爾雅又云梁山晉望又案尚書云望於山川則知望祭中無天神可知若天神日月之等當入四類之內也若然尚書云望於山川必知四望非山川是五嶽四瀆者以其下云兆山川丘陵之等山川既在下故知此四望是五嶽之屬山川之大者也○春官

○掌次祀五帝則張大次小次設重帟重案（重直龍反）

○祀五帝於四郊次謂幄也大幄初往所止居也小幄既接祭退俟之處祭義曰周人祭日以朝及闇雖有強力孰能支之是以退俟與諸臣代有事焉重帟複帟重案牀重席也鄭司農云五帝五色之帝○䟽曰張大次小次者次謂幄也大幄小幄但幄在幕中既有幄明有帷幕可知設重帟者謂於幄中設承塵云重案者案則牀也牀言重謂牀上設重席不言禮及皇邸亦有可知上氈案不言重席亦有重席可知互見為義又曰祀五帝於四郊即小宗伯兆五帝於四郊是也此謂四時迎氣月令四立之祭是也云大次謂幄也大幄初往所止

居也小幄既接祭退俟之處者必兩處設幄者大幄謂王侵晨至祭所祭時未到大壇壝之外遠處設大次王且止居故云大幄初往所止居也接祭者與羣臣交接相代而祭夫壇宜近置小一幄退俟之處云重帟複帟者謂兩重為之云重案牀重席者案司几筵莞筵繅席次席三重此言重席亦當有此三重與重席不同五帝五色帝即靈威仰之屬○天官

○司服王服大裘而冕（鄭司農云大裘羔裘也○䟽曰鄭司農云大裘羔裘也者司裘文先鄭注云大裘黑羔裘然則凡祭之皆同羔裘義具於司裘也○春官○）

大宰掌百官之誓戒與其具脩前期十日帥執事而卜日遂戒及執事眡滌濯及納亨贊王牲事及祀之日贊王幣爵之事（天官○注疏詳見昊天天神之祀）

○大司寇若禋祀五帝則戒之日涖誓百官戒于百族

戒之日卜之日也百族謂府史以下也郊特牲曰卜之日王立于澤親聽誓命受教諫之義也獻命庫門之內戒百官也七廟之內戒百姓也○䟽曰禋之言

煙禋祀五帝謂迎氣於四郊及揔享五帝於明堂也云戒之日者謂前十日卜之日卜吉即戒之使散齊云涖誓百官者謂餘官誓百官之時大司寇則臨之云戒於百族者大司寇親自戒之其百官所戒者當大宰為之是以大宰云祀五帝前期十日帥執事而卜日遂戒故知大宰戒百官也若然大宰云祀五帝則掌百官之誓戒大宰雖云掌百官誓戒則親為之誓則掌之而不親誓何者此司寇卑於大宰此不涖誓百官豈司寇得臨大宰乎故知大宰掌之餘小官誓之司寇臨之也又曰鄭知百族府史以下者以其王之百姓亦同大宰戒

（之故知百族府史胥徒也引郊特牲者欲見百族非王之親是府史以下也云獻命庫門之內戒百官也者王自澤宮而還入皐門至庫門之內大宰獻命命即戒百官又於庫門內而東入廟門廟門之內戒百姓彼注云百姓王之親也族親故入廟乃戒之）及納亨前王祭之日亦如之（亨普庚反劉普孟反○納亨致牲○䟽曰鄭云納亨致牲者謂將祭之晨祭之日謂旦明也此二者大司冦爲王引道故云亦如之）奉其明水火（明水火所取於日月者○䟽曰司烜氏以陽燧取火於日中以陰鑑取水於月中明者絜也主人明絜水火乃成可得是明水火所取於日月者也奉此水火者水以配鬱鬯與五齊火以給爨亨也○地官）○小司冦凡禋祀五帝實鑊水納亨亦如之（納亨致牲也其時鑊水當以洗解牲體肉○䟽曰云禋祀五帝者祭天曰燔柴即禋祀也故云禋祀五帝五帝所祀謂四時迎氣揔享明堂實鑊水以擬洗肉所用也納亨亦如之納亨致牲謂將祭享祭之晨實以水亨牲也鄭知實鑊水爲洗解牲肉者以下云納亨亦如之是實鑊水亨煑肉故知此是洗肉也封人云共其水槀亦謂洗牲肉也○地官）○士師祀五帝則沃尸及王盥洎鑊水（洎其器反或音曁○洎謂增其沃汁○䟽曰案特牲少牢尸尊不就洗入門北面則以盤匜盥手王盥謂將獻尸時先就洗盥洎鑊水增其沃汁鑊在門外之東亨牲之爨言須鑊水就爨增之亨實鑊水此官增之示敬而已此直言祀五帝沃尸及王盥其餘冬至夏至及祭先王先公所沃盥者案小祝職云大祭祀沃尸盥小臣職云大祭祀朝覲沃王盥如是則冬至夏至及先王先公小祝沃王盥小臣沃王盥鬱人云凡祼事沃盥惟在宗廟爲祼時○秋官）○充人掌繫祭祀之牲牷祀五帝則繫于牢芻之三月（䟽曰云充人掌繫祭祀之牲牷者但祭祀之牲皆體牷具故以牷言之也云祀五帝者上文云掌繫祭祀之牲牷則揔養天地宗廟之牲下別言祀五帝則略舉五帝而已其實昊天及地祇與四望社稷之等外神皆繫之也○注曰牢閑也必有閑者防禽獸觸齧養牛羊曰芻三月一時節氣成又䟽曰云牢閑也者校人養馬謂之閑此養牛羊謂之爲牢言閑見其閑衛言牢見其牢固所從言之異其實一物也云必有閑者防禽獸觸

（齧者案春秋有郊牛之口傷鼷鼠食其角自外恐更有禽獸觸齧故鄭揔云焉云養牛羊曰芻者此經云繫于牢芻之惟據牛羊若犬豕則曰豢又不繫之矣云三月一時節氣成者釋必以三月之意案宣三年公羊云帝牲在于滌三月何休云滌宮名養帝牲三牢之處也三牢者各主一月取三月一時足以充天牲是其三月之義也）展牲則告牷（展具也具牲若今時選牲也充人主以牲牷告展者也玄謂展牲若今夕牲也特牲饋食之禮曰宗人視牲告充舉獸尾告備近之○疏曰先鄭以爲選牲時後鄭不從者若是選牲時應在

牧人牧人選訖始付充人今既在繫養之下乃言展牲則告牷明非初選牲故不從玄謂展牲若今夕牲也者此舉漢法以況之又引特牲禮者以其天子禮亡故舉以言焉案彼宗人視牲告充亦謂祭前之夕夕牲時云舉獸尾者士用兎腊言獸尾正謂兎也言近之者彼謂士禮引證天子法故云近之）碩牲則贊（贊助也君牽牲入將致之助持之也春秋傳曰故奉牲以告曰博碩肥腯○疏曰上經夕牲時此經據正祭時言碩牲者謂君牽牲入廟卿大夫贊幣而從皆云博碩肥腯此充人既是養牲之官當助持牛紖而牽之又曰鄭知

有君牽牲者見祭義云君牽牲穆荅君卿大夫序從天子亦當然又引春秋傳者比春秋左氏傳楚武王侵隨隨少師請追楚師季梁止之曰天方授楚楚之羸其誘我也臣聞小之能敵大也小道大淫又云今民餒而君逞欲祝史矯舉以祭不知其可也公曰吾牲牷肥腯粢盛豐備何則不信對曰夫民神之主也是以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故奉牲以告曰博碩肥腯謂民力之普存也是其事也○地官）○大司徒祀五帝奉牛牲羞其肆（肆託歷反注肆解肆去同司農音四注肆陳同○牛能任載地類也

奉猶進也鄭司農云羞進也肆陳骨體也玄謂進所肆解骨體士長禮曰肆解去蹄○疏曰羞其肆者羞進也肆解也謂於俎上進所解牲體於神坐前又曰鄭解司徒奉牛之意故云牛能任載地類也故屬地官司徒鄭司農云羞進也肆陳骨體也者骨體有胷脅之屬司農以肆爲四音讀之故云肆陳也謂陳牲體於俎上即體解折節爲二十一體是也故云陳骨體也玄謂進所肆解骨體者後鄭之意以肆爲鬄音讀之肆解骨體者爲七體解之故引士喪禮曰肆解去蹄案士喪禮曰特豚四鬄去蹄彼注云四解之殊肩髀彼言殊肩髀與此

（骨體一也但彼云四鬄此云肆解其字不同者鄭直以義讀之非彼正文此云肆當彼鬄也後鄭必不從先鄭爲肆陳骨體爲二十一體者案禮運云腥其俎孰其殽彼注云腥其俎謂豚解而腥之也孰其殽謂體解而爓之祭祀之法先豚解後體解經云奉牛牲謂初牽入時即言羞其肆明先豚解又案國語禘郊之事則有全脅明知不得先有體解若然則禘郊之事先全脅始後豚解也若宗廟則無全脅先豚解次體解禮運所云者是也○秋官）○季秋上丁命樂正入學習吹（吹昌睡反○爲將饗帝也春夏重舞秋冬重吹也○爲于僞反○疏曰以下有饗帝之文此有習吹之事故云爲將饗帝其習舞吹必用丁者取其丁壯成就之義欲使學者藝業成故也）大饗帝（言大饗者遍祭五帝也曲禮曰大饗不問卜謂此也○疏曰若祭一帝之時則禮器謂之饗帝今云大饗故知徧祭五帝也此大饗與帝連文故謂祭天禮器大饗其王事與彼下云三牲魚腊九州之美味是四方助祭之物於以大饗爲祫也與此不同引曲禮云大饗不問卜謂此者以曲禮大饗不云帝日云大饗帝不云不問卜恐是別事諸儒多以爲疑故鄭執之云曲禮所云謂

此也鄭必知曲禮大饗非指祫祭必是此大饗帝者以周禮祀大神享大鬼帥執事而卜日若祫祭不得云不問卜也此經五帝皆饗莫適卜可從故知不問卜謂此也）嘗犧牲告備于天子（嘗者謂嘗羣神也天子親嘗帝使有司祭于羣神禮畢而告焉○疏曰嘗犧牲者謂嘗祭羣神以犧牲於時有司嘗祭其事既畢告祭備具於天子也又曰此犧牲之文繼饗帝之下知非欲饗帝之時使有司展犧牲告其備具而云嘗謂嘗羣神者以四月大雩以祈穀實雩上帝之後云雩祀百辟卿士是雩帝之外別雩羣神九月大饗以報功明饗帝之外亦饗羣神故知此嘗嘗羣神云使有司祭于羣神者以其經云告備於天子故知是有司帝是尊神故知天子親祭經云饗帝鄭云天子親嘗者嘗是秋祭之名因經有嘗犧牲之文雖天子亦曰嘗以秋物新成故也○月令）○仲夏命樂師脩鞀鞞鼓均琴瑟管簫執干戚戈羽調竽笙篪簧飭鍾磬柷敔（鞞步西反篪音池本又作箎故魚呂反本又作圉○爲將大雩帝習樂也脩〻執調飭者治其器物習其事之言○爲于僞反下爲民同○疏曰鞀字或

從北下鼓案周禮小師注云鼗如鼓而小持其柄搖之旁耳還自擊鄭注詩云小鼓在大鼓旁應鞞之屬也鞞鼓者則周禮鼓人職掌六鼓雷鼓鼓神祀之屬是也劉熙釋名云鞉導也所以導樂作鞞裨也裨助鼓節鼓廓也張皮以冒之其中空廓琴者釋樂云大琴謂之離孫炎云聲留離廣雅云琴長三尺六寸六分五絃劉熙釋名云施絃張之瑟者釋樂云大瑟謂之灑孫炎云音之布告如埽灑郭景純云瑟長八尺一寸二十七絃管者釋樂云大管謂之簥音驕郭景純云管長尺圍寸併漆之有底賈氏以爲如篪六孔鄭注周禮云管如篴而小併兩而吹之籥者釋樂云大籥謂之言郭景純云編二十三管長尺四寸鄭注周禮籥編小竹管如今賣飴餳所吹者劉熙釋名籥肅也干扞也戚斧也戈鉤孑戟羽鳥羽周禮羽舞皐舞[illegible]是也竽者鄭注周禮云竽三十六簧釋名云竽汙也其中汙空笙者鄭注周禮云十三簧釋樂云大笙謂之巢郭景純云列管瓠中施簧管端大者十九簧釋名云笙生也象物出地所生篪者釋樂云大篪謂之沂郭景純云篪以竹爲之長尺四寸圍三寸一孔上出寸三分名翹橫吹之廣雅云八孔鄭司農注周禮云篪七空釋名云篪啼也聲如嬰兒啼簧者

竽笙之名也氣鼓之而爲聲釋名云簧橫也於管頭橫施之鍾者案釋樂云大鍾謂之鏞釋名云鍾空也內空受氣多磬者釋樂云大磬謂之毊音[illegible]以玉石爲之釋名云磬罄也聲堅罄罄然柷者釋樂云所以鼓柷謂之止郭景純云柷如漆桶方二尺四寸深一尺八寸中有椎柄連底桐之令左右擊止者其椎名敔者釋樂云所以鼓敔謂之籈郭景純云敔如伏虎背上有二十七鉏鋙刻以木長尺擽之又曰脩者脩理舊物均者均平其聲執者操持營爲調者調和音曲飭者整頓器物故云治其器物習其事之言也○月令

命有司爲民祈祀山川百源大雩帝用盛樂乃命百縣雩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以祈穀實

辟必亦反○陽氣盛而常旱山川百源能興雲雨者也衆水始所出爲百源必先祭其本乃雩雩吁嗟求雨之祭也雩帝謂爲壇南郊之旁雩五精之帝配以先帝也自鞀鞞至柷敔皆作曰盛樂凡他雩用歌舞而已百辟卿士古者上公若句龍后稷之類也春秋傳曰龍見而雩雩之正當以四月凡周之秋三月之中而旱亦脩雩禮以求雨因著正雩此月失之矣天子雩上帝諸侯

冬及春夏雖旱禮有禱無雩○句古侯反見賢遍反以疏曰王以將欲雩祭故先命有司爲祈祀山川百源爲將雩之漸重民之義也故先爲民之雩帝用盛樂者爲民祈穀後天子乃大雩天帝用上鞀鞞之等故云用盛樂乃命百縣雩祀百辟卿士者謂天子既雩之後百縣謂諸侯也命此諸侯以雩祀古之百辟及卿士等生存之日能立功有益於人者又曰以四月純陽用事故云陽氣盛而恒旱故制禮此月爲雩縱令雩祭時不旱亦爲雩祭云雩吁嗟求雨之祭者以雩音近吁又女巫職云凡邦之大栽歌哭而請歌哭則吁嗟

之類旱及是大栽故須吁嗟求雨注春秋者以雩爲遠謂遠爲百穀祈雨鄭義也云雩帝謂爲壇南郊之旁雩五精之帝者以雩是祭天當從陽位以五天遍祭不可偏在四方故知在南郊也以於夏秋冬共成歲功不可偏祭一天故雩五精之帝以自外至者無上不止當以人帝配之大皞配靈威仰炎帝配赤熛怒少皞配白招拒黃帝配含樞紐顓頊配汁光紀故云配以先帝也云凡他雩用歌舞而已者案女巫云旱暵則舞雩是用歌舞正雩則非唯歌舞兼有餘事故論語云舞雩詠而歸是也云百辟卿士古者上公句龍后稷之類也者百

辟則古之[illegible]上公則國語鯀爲崇伯而禮記祭法有祀之文若稷五祀雖爲王朝卿士兼帶上公之官故左氏云封爲上公祀爲貴神則身爲百辟又爲卿士案左傳有社稷五官今直云土句龍后稷不云句芒蓐收之等舉有益於民功之顯者言之引春秋傳曰龍見而雩者欲明正雩在四月不在五月也云凡周之秋三月之中旱亦脩雩禮以求雨者釋此經大雩在五月之中爲五月不雨脩雩祭作記者言五月之雩是常雩故記之於五月也云天子雩上帝者以此云大雩帝也云諸侯以下雩上公者此云乃命百縣雩祀百辟卿士是也云

周冬及春夏雖旱禮有禱無雩者案春秋周七月八月九月皆書雩穀梁不譏成七年冬大雩穀梁云無爲雩是譏其冬雩是冬無雲也春秋周之春及周之四月五月皆無雩文春夏不雩雖旱不爲脩雩之祭其周季夏當有正雩則龍見而雩是也案春秋桓五年秋大雩傳云書不時服注雩遠也遠爲百穀祈膏雨言大別山川之雩也僖十一年秋八月大雩十三年秋九月大雩成公三年秋大雩七年冬大雩襄五年秋大雩傳曰旱八年九月大雩傳曰旱十六年秋大雩十七年秋九月大雩二十八年秋八月大雩傳曰旱昭三年秋八月大雩

傳曰旱六年九月大雩傳曰旱八年秋大雩十六年秋九月大雩傳曰旱二十四年秋八月大雩傳曰旱二十五年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傳曰秋書再雩旱甚定元年秋九月大雩七年秋大雩九月大雩十二年秋大雩僖二十一年夏大旱宣七年秋大旱莊三十一年冬不雨僖二年冬十月不雨三年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六月雨傳曰自十月不雨至于五月不曰旱不爲災文二年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十年云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十三年云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是春秋之中不雨有七大旱有二大雩有一十一都并有三十莊三十一年冬不雨以冬時旱氣以過故不數僖二十一年夏大旱宣七年秋大旱二旱災成故不數昭二十五年七月再雩秖是一旱之事爲再雩一雩不數定七年秋大雩亦一時之事而爲一雩一雩不數成七年冬大雩穀梁云冬無爲雩明亦不數三十之中去七六事不數唯有二十四在說二十四之中分爲四部桓五年秋大雩說雩禮是一部也僖二年冬十月不雨僖三年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說禱禮是二部文二年文十年文十三年皆云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說旱不爲災是三部也此三部揔有七條於二十四去七條

餘有十七條說旱氣所由故鄭釋廢疾云春秋凡書二十四旱考異郵說云分爲四部各有義焉是其事也凡正[illegible]在周之六月常事不書書秋大雩傳[illegible]云旱者皆過雩也傳言旱者皆爲旱脩雩也雩書月者爲脩旱雩得禮故定元年穀梁傳曰雩月雩之正也秋大雩非正也案玉藻云至于八月不雨君不舉注云建子之月不雨盡建未乃始成災而僖二十一年夏大旱未至建未而爲災者若霧露霑濡壟中有苗雖歷時不爲災也文二年十年十三年自十二月正月不雨至秋七月是也至八月不雨乃爲災若無霧露霑濡壟中無苗雖未至八月則爲災故僖十一年夏大旱是也穀梁說云得雨曰雩不得雨曰旱公羊說言雩則旱見言旱則雩不見此二家之說不同鄭釋廢疾從穀梁之義雩之與禱所以異者考異郵說云天子禱九州山川諸侯禱封內大夫禱所食邑又僖公三時不雨帥羣臣禱山川以過自讓凡雩必先禱故此經云乃命百縣祈祀山川百源始大雩帝是也禱者不雩僖公二年冬十月及三年春正月夏四月有爲禱祭不爲雩以非雩月故不雩○月令

○孟春乃以元日祈穀于上帝（謂以上辛郊祭天也春秋傳曰夫郊祀后稷以）

祈農事是故啓蟄而郊郊而後耕上帝大微之帝也○䟽曰案郊特牲云郊之用辛鄭注凡爲人君當齋戒自新又云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鄭注引易說云三王之郊一用夏正春分而日漸長故云迎長日之至郊特牲云郊不言祈穀此經言祈穀不言郊鄭以爲二祭是一故此注謂以上辛郊祭天也鄭旣以一祭爲一恐人爲疑故引春秋傳以明之案襄七年左傳云孟獻子曰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是故啓蟄而郊郊而后耕彼其農事者則此祈穀也彼云郊而後耕此是祈穀之後即躬耕帝籍是祈穀與郊一也云上帝大微之帝者春秋緯

文紫微宮爲大帝大微爲天庭中有五帝座即是靈威仰赤熛怒白招拒汁光紀含樞紐祈穀郊天之時各祭所感之帝殷人則祭汁光紀周人則祭靈威仰以其不定故揔云大微之帝若迎春之時前帝後王皆祭靈威仰故前注云迎春祭蒼帝靈威仰特指一帝也此郊雖祈穀亦是報天故郊特牲云郊之祭也大報天而主日也○月令

右五帝上帝之祀○季康子問於孔子曰舊聞五帝之名而不知其實請問何謂五帝孔子曰昔丘也聞諸老聃曰天有五行水火金木土分時化育以成萬物（一歲三百六十日五行各主七十二日也化生長育一歲之功萬物莫敢不成）其神謂之五帝（五帝五行之神佐天生物者而後世讖緯皆爲之名字亦爲妖恠妄言）古之王者易代而改號取灋五行五行更王終始相生

亦象其義（更古衡反王音旺下王天同○法五行更王終始相生始以木德王天下其次以生之行轉相承而諸說乃謂五精之帝下生王者其爲義或無可言者）故其爲明王者而死配五行是以太皞配木炎帝配火黃帝配土少皞配金顓頊配水康子曰太皞氏其始之木何如孔子曰五行用事先起於木木東

原書漫漶不清

[illegible]正[illegible]爲土正此五行之主[illegible]曰帝者何也孔子曰凡五正者五行之官名五行佐成上帝而稱五帝太皞之屬配焉亦云帝從其號（天至尊物不可以同其號亦兼稱上帝上帝也天五行佐成天事謂之五帝以其有五行而其精神在上故亦爲之五帝黃帝之屬故亦稱帝蓋從天五帝之號故王者雖號稱帝而不得稱天帝而曰天子者而[illegible]尊其祖去遠矣曰[illegible]天下之王也）昔少[illegible]曰重曰該曰脩

原書有殘損

曰熙實能[illegible]木及水使重爲句芒該爲蓐收脩及熙爲玄冥顓頊氏[illegible]之子曰黎爲祝融共工氏之子曰句龍爲后土此五者各以其所能業爲官職（各以一行之官職其業之事）生爲上公死爲貴神別稱五祀不得同帝（五祀上公之神故不得稱帝也其[illegible]三正不及五帝五帝不及天[illegible]而[illegible]者成祭祀爲祭地不亦[illegible]之[illegible]矣其二與火木[illegible]爲五行是地之子也以子爲母[illegible]亦[illegible]冬[illegible]之亨也）康子曰[illegible]陶唐有虞夏后殷周獨不得配五帝意[illegible]德不及上古耶將有限乎[illegible]古之平治水土及播殖[illegible]衆矣唯句龍兼食於社（[illegible]推[illegible]配也）[illegible]稷神易代奉之無[illegible]益者

明不可與筭故自太皡以降逮于顓頊其應五行而王數非徒五而配五帝是其德不可以多也（家語五帝）

○孔子曰誦詩三百不足以一獻一獻之禮不足以大饗大饗之禮不足以大旅大旅具矣不足以饗帝（註詩三百喻習多言而不學禮也大旅祭五帝也饗帝祭天）

毋輕議禮（謂若誦詩者不可以強言禮○疏曰此一節明禮之爲貴貴於衆事誦詩三百不足以一獻者假令習誦此詩雖得三百篇之多若不學禮此誦詩之人不足堪爲一獻之祭言一獻祭羣小祀不學禮則不能行也一獻之禮不足以大饗者言雖習一獻小祀其禮既小不堪足以行大饗之禮大饗謂祫祭宗廟也大饗之禮不足以大旅者大旅其禮轉[illegible]仍是去人不遠其禮可知大旅之總祭五帝天與人道隔其禮[illegible]故雖能行大饗之禮不堪足[illegible]

大旅事天大旅具矣不足以[illegible]者大旅雖總祭五帝是有故其禮簡略不如饗帝正祭之[illegible]云大旅具矣不堪足以正饗于[illegible]謂郊祭天也故典瑞云四圭有[illegible]以祀天旅上帝是祀天重旅帝又郊特牲云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是郊爲祭天之重毋輕議禮者若不學於禮無得輕脫論議于禮猶如誦詩三百篇不能行小祀禮也又曰知大旅祭五帝者案典瑞云兩圭有邸以祀地旅四望與上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其文相對祀地云旅四望則知上云旅上帝

是旅五帝也云饗帝祭天者經既云大旅又云饗帝是饗帝與大旅不同故知此饗帝是常祀祭天也鄭直云祭天則感生之帝與圜丘俱包之也○禮器）

○惟聖人爲能饗帝（謂祭之能能使之饗也帝天也○疏曰惟聖人爲能饗帝者以饗帝爲難惟聖人能之○祭義）

○易曰王用享于帝吉（伊川先生曰六二處中求益亦有剛陽應而以柔居柔疑於益之未固也故戒能常永貞固則吉也王用饗于帝吉如二之處中而能永貞

原書有殘損

（[illegible]以饗上帝猶當獲吉況與人[illegible]其意有不通乎必益於人[illegible]享于祭天天子之事故云王用也。○易益卦）○天子親耕粢盛秬鬯以事上帝（粢音咨秬音巨。○言無事而居位食祿是不義而富且貴。○疏曰天子親耕粢盛秬鬯以事上帝者案小宰注云天地大[illegible]至尊不祼此祭上帝有秬鬯者[illegible]鬯有二若和之以鬱謂之鬱鬯[illegible]人所掌是也祭宗廟而灌也若和鬱謂之秬鬯鬯人所掌是也[illegible]五齊之酒以秬黍爲之以芬[illegible]暢故言秬鬯故得以事上帝也伯云注玉爵者謂饗大鬼也[illegible]詩云奉璋峨峨者謂據祭宗廟也故與此不同也。表記）○冬之月命太史次諸侯之列賦犧牲以共皇天上帝社稷之饗（恭下同。此所與諸侯共者也國有大小也賦之犧牲大者出小者出少饗獻也。○疏曰列參來歲方祭祀須犧牲犧牲出諸之國國有大小故命大史書列以共賦也諸侯同王南面專王）

（之土敘命之出此以與王共享天地也既漫言諸侯則同姓異姓宗然也賦之犧牲者賦稅出也次之隨國大小出之也以共皇天者賦牲所共也皇天天皇大帝也上帝者靈威仰五帝也社稷者王之社稷也諸侯乃自有社稷而始封亦割王社土與之故賦牲共王社稷也享饗也出牲以共獻於上帝諸神也）凡在天下九州之民者無不咸獻其力以共皇天上帝之祀（民非神之福不生雖有其邦國采地此賦要由民出。○疏曰雖有其邦國采地此賦要由民出者有邦國謂諸侯有采地謂卿大夫賦稅所來皆由民出必由民者以經中云天下九州之民不云諸侯卿大夫獨云民故鄭云此也。月令）○季冬命四監大合百縣之秩芻以養犧牲令民無不咸出其力（四監主山林川澤之官百縣鄉遂之屬地有山林川澤者也秩常也百縣給國養犧牲之芻多少有常民皆當出力爲也之今月令四爲田。爲于僞反）

（下爲民同○疏曰案周禮有山虞澤虞林衡川衡之官秩芻出於山林又季冬云乃命四監收秩薪柴芻柴亦出於山林川澤云百縣鄉遂之芻地有山林川澤者知百縣非諸侯而云鄉遂之芻以共所芻養牲不可大遠故知是畿內鄉遂仲夏云乃命百縣雩祀百辟卿士者兼外內諸侯也此云鄉遂之芻者不兼公卿大夫之采邑秩常釋古文云今月令四爲田者令田監大合秩芻義亦通也）以共皇天上帝以爲民祈福（牲以供祠神靈爲民求福明使民艾寧是不虛取也皇天北辰耀魄寶冬至所祭於圜丘也上帝太微五帝○疏曰爲民求福者雖是尋常事神因事神之時爲民祈福云是不虛取者若不爲民祈福浪使民艾寧是在上虛取民力今還祈福與民民皆蒙福是不虛取民力役使之也云上帝太微五帝者案周禮司服云昊天上帝鄭以爲昊天上帝祇是一神此極耀魄寶也知此皇天上帝不[illegible]是耀魄寶之上帝爲太微者以周禮司服云祀昊天上帝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既別云五帝故知

昊天上帝亦惟一神此月令皇天上帝之下更無別五帝之文故分爲二○月令）○仲秋命宰祝循行犧牲視全具案芻豢瞻肥瘠察物色必比類量小大視長短皆中度五者備當上帝其饗（於鳥獸肥充之時宜省羣牲也宰祝大宰大祝主祭祀之官也養牛羊曰芻犬豕曰豢五者謂所視也所案也所瞻也所察也所量也此皆得其正則上帝饗之上帝饗之而無神不饗也○大音泰○疏曰此月爲獸肥充因宜省視故命之循行犧牲以下之事也視全具者案宰祝所視也下皆然王肅云純色曰犧體完曰全食草曰芻食穀曰豢皆案行之也瞻肥瘠者瞻亦視也肥充也瘠瘦也察物色者物色騂黝之別也周禮陽祀用騂陰祀用黝望祀各以其方之色也必比類者已行故事曰比品物相隨曰類五方本異其色是比也大皞配東亦用青是其類也量小大者大謂牛羊豕成牲若小謂羔豚之屬也視長短者謂天地之牛角繭栗

宗廟之牛角握之屬也五者備當上帝其饗者上帝天也若事事當法則天神饗之也又曰案周禮大宰職祀五帝則掌百官之誓戒及執事眡滌濯及納亨贊王牲事故鄭知此混牲由大宰云葢牛羊曰芻犬豕曰豢者案充人云祀五帝繫于牢芻之三月是牛羊曰芻[illegible]樂記云豢豕爲酒周禮槁人云豢豢祭祀之犬是犬豕曰豢○月令

○牲孕祭帝弗用（犢者誠愨未有牝牡之情是以小爲貴也孕任子也易曰婦孕不育○疏曰此易漸卦九三爻辭[illegible]之者證經孕毋懷任之意也○郊特牲）○聖人亨以

亨上帝（亨普庚反○亨者鼎之所爲也革去故鼎成新故爲亨伊川先生曰以木巽火以才從火所以烹飪也鼎之爲器生人所頼至切者也極其用之大則聖人亨以享上帝聖人古之聖王也○大易鼎卦）

○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伊川先生曰陽始潛閉地中及其動則出地奮發也始閉鬱及奮發則通暢和豫故爲豫也坤順震發[illegible]

陽積中而發於聲樂之象也之觀雷出地而奮和暢發於聲之作聲樂以褒崇功德其殷盛至薦之上帝推配之以祖考殷盛禮有殷薦謂盛也薦上帝配祖考盛之至也○易豫卦）○一

公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注疏見下郊祀條）

○魯人將有事於上帝必先有事於頖宮（頖本或爲泮音判○上帝謂所郊祀之帝謂蒼帝靈威仰也魯以周公之故得郊祀上帝與周同先有事於頖宮告后稷也告之者[illegible]以配天先仁也頖宮郊之學也詩所謂頖宮也字或爲郊宮○疏曰魯人將有事於上帝必先有事於頖宮者明相見有積漸之義有事於上帝謂祭天也必先有事於頖宮之中告后稷告以將配天也是先告卑然後祭尊也又曰上帝者所郊祀之帝謂蒼帝靈威仰也者孝經云郊祀后稷以配天衮服亦記云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周人出自靈威仰則后稷配靈威仰也云魯以周公之故得郊祀上帝與周同者明堂位云祀

（帝于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禮故知也云先有事於類宮告后稷也若魯人無后稷之廟今將祭天而於類宮告后稷也云將以配天先仁也者謂將欲以后稷配天先以仁恩存偶之也云類宮郊之學也者周人立太學於東郊魯侯太學在公宮東也小學在郊詩云思樂泮水薄采其藻則魯以小學爲類宮類宮在郊天子亦以小學爲辟廱故鄭駁異義云三靈一廱在郊明矣○禮器）○桓公五年秋大雩左氏傳曰書不時也（傳例云十二公傳唯此年及襄二十六年有兩秋此發雩祭之例欲顯天時以指事故重言秋異於凡事）凡祀啓蟄而郊（言凡祀通下三句天地宗廟之事也啓蟄夏正建寅之月祀天南郊）龍見而雩（龍見建巳之月蒼龍宿之體昏見東方萬物始盛待雨而大故祭天遠爲百穀祈膏雨）始殺而嘗（建酉之月陰氣始殺嘉穀始熟故薦嘗於宗廟）閉蟄而烝（建亥之月昆蟲閉戶萬物皆成可薦者衆故烝祭宗廟釋例論之備矣○祀上

（䟽見祭統時日條）過則書（卜日有吉否過次節則書以譏慢也○䟽曰祭必當卜不吉則改卜次旬故不可期以一月卜不過三故限以一月過涉次日之節則書以書其慢）○定公元年九月大雩谷梁子曰雩月雩之正也秋大雩非正也冬大雩非正也秋大雩之爲非正何也（冬禾稼既成猶雩則非禮可知秋禾稼始苗嫁當須雨故問也）毛澤未盡人力未竭未可以雩也（鄭曰凡地之所生者謂之毛公羊傳曰錫之不毛之地是也言秋百穀之潤澤未盡也人力未盡謂耕耘之功未訖○䟽曰言非必百穀至而雩祀之設本爲求雨求雨之意指爲祈穀故周頌噫嘻之篇歌春夏而同名至於修雩祀不異故此傳言毛澤未窮人力未竭言人力之功施於種殖種植之義在于禾黍未聞凡品據稱曰毛將何所據解聖人之於四海不偏一物愛人之情特深懷抱百姓所恃莫急於食食雖民天天不

（降雨嘉品不育時澤之來普汎無私雖非百穀亦沾有滲之潤公曰巳流逆及之惠彌遠故揔凡品為毛明天德之遁廣列子言山川之毛拍謂草木公羊所論非專禾麥寒凉之地本不種苗鄒衍吹律乃始名生物謂之黍若以此言之公羊所言不毛鄒衍之前當鄭伯與挺翦時也又上傳云冬大雩非正也秋亦曰非正也非正是同而問不異及答之直釋月雩為正則四月龍見常失正故也解成七年冬大雩傳曰冬無為雩也言用禱禮明禾稼成不須雩失時不二故問同而答異注當須兩其解也聖人重謝請請必為民民之本務在於春夏春憂祈穀先嚴其犧牲具其器物謹脩其禮奠精神有感故一時盡力專心求請求請不得失時時謂孟夏之節是月有雨先種得成茂實後種更生故重其二時過以往至於八月九月脩雩之節不言四月非正也故曰是月不雩則無及矣謂八月求雨雩而得之則書雩明有所及故也是月雩不必有雨而曰無及者人情之意欲其有益故以兩月請是年不艾則無食柏謂九月之雩雩而得雨是年有食雩不得雨則書旱旱則一歲無食故曰是年傳於仲秋言月秦秋言年年月之情以表遠近深淺之辭也）雩月雩之正也月之為雩之正何也其時窮人力盡然後雩雩之正也何謂其時窮人力盡是月不雨則無及矣是年不艾則無食矣是謂其時窮人力盡也雩之必待其時窮人力盡何也雩者為旱求者也求者請也古之人重請何重乎請人之所以為人者讓也請道去讓也則是舍其所以為人也是以重之焉請哉請應乎上公古之神人有應上公者通乎陰陽君親帥諸大夫而以請焉（道之謂君必為先也其禱辭曰方今大旱野無生稼寡人

（當死可娛何謗不敢煩民請命願與萬民以身塞無狀禱亦請也此即請辭也○疏曰案月令大雩帝此言大雩文與月令同同祀五帝帝天也而曰上公義更何取且雩與禱本自不同而引禱辭以證雩何解天子雩上帝諸侯雩上公曾與天子同[illegible]上帝上帝既雩雩及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即此徒所謂古之神人通乎陰陽使為民請雨故言請哉請應乎上公天事不敢指斥故請其鬼神者愚鄙說僭公三時不雨禱于山川以六過自責又曰方今大旱野無生稼此注

所云其禱辭或亦用之故引以明之耳）夫請者非可詒託而往也必親之者也是以重之（詒託猶假寄）○成公七年冬大雩谷梁子曰雩不月而時非之也冬無為雩也（疏曰凖例云月雩正也雩非正亦非正者其時[illegible]窮人力不盡毛澤已竭不雩則及事故月以前之則經書秋八月雩九月雩是也既過此節秋不害旱則冬無為[illegible]也說[illegible]釋發疾去

冬及春夏案春秋說考異郵三時唯有禱請無雩祭之事唯四月為至見亦有崇雩耳故因載其禱辭山川辭云方今天旱野無生[illegible]人當死[illegible]娛何依不敢煩民願與萬民以身塞無狀是也以不須云雖有有禱請云已）因天事天因地事地因名山升中于天（名猶大也升上也中猶成也謂巡守至於方嶽燔柴祭天告以諸侯之成功也孝經說曰封乎泰山考績燔燎禪乎梁甫刻石紀號也○上時掌反守手又反

燎力妙反又力弔反禪善戰反○疏曰因名山升中于天者此還因天事天但事天非在一所此謂封禪之時亦成也謂天子巡守至方嶽之下因此有名之大山升進諸侯成功之事以告于天又因大山謂方嶽也巡守至於方嶽燔柴祭天告以諸侯之成功也此謂封禪也事平乃封禪其上禪必因巡守而為之然未太平但與[illegible]而已其未太平巡守之時亦燔柴以[illegible]至岱王制說天子巡守必先柴若太[illegible]巡守之時初到方嶽亦燔柴告至之後乃考諸侯功績又封土為壇更燔柴[illegible]天告諸侯之成功也[illegible]唯泰山為之[illegible]嶽則否其巡守則無

曾王巡而皇氏云太平乃巡守案詩時邁巡守告祭柴望時邁武王之詩實巡守之禮武王未太平何得云太乃巡守其義非也云孝經說曰至刻石紀號皆著經辭文也封乎泰山者謂封土為壇在於泰山之上考績燔燎者謂考諸侯功績燔柴燎牲以告天禪乎梁甫者禪讀為墠謂除地為在於梁甫以告地也梁甫是泰山之小山也刻石紀號也者謂刻石為文紀錄當代號謚案白虎通云王者易姓而起必升封泰山何告報之義所以必於泰山何萬物之所交代之處也必於其上何因高告高順其類故升封者增高也下禪

梁甫之基廣厚也刻石紀號者著己之功迹以自勸也增泰山之高以報天附梁甫之基以報地或曰封者金泥銀繩或曰石泥金繩封之印璽故孔子曰封泰山觀易姓而王可得數者七十有餘三皇禪於繹繹之山五帝禪於亭亭之山三王禪於梁甫之山繹繹[illegible]之[illegible]禪于有德者加天之無窮已亭亭者[illegible]變審諦道德著明梁甫者梁信也甫者輔也信輔天地之道今[illegible]誠禪者[illegible]地為墠而白虎通曰以禪謂有德者[illegible]非也案史記封禪書齊桓公欲行封[illegible]管仲諫之辭云自古封禪七十[illegible]吾所識十有二焉皆有[illegible]

禪云云伏犧氏封泰山禪云云[illegible]農氏帝黃帝顓頊帝嚳堯舜湯[illegible]封泰山唯禹禪會稽成王禪[illegible]皆禪云云者亦泰[illegible]小山[illegible]白虎通與史記禪處不同未知孰是也白虎通又云王所以巡守何巡者循也守者收也謂循行天下收大道德太平[illegible]遠近不同政化幽隱有不得其所者故必身行之謹敬重民之至也熊氏云因太平乃巡守其義非也已難於上

吉土以饗帝于郊（吉土王者所卜而居之土也饗帝於郊以四時所兆祭於四郊者也今濟亦四時迎氣其禮則簡○疏曰因吉土以饗帝于郊者此謂祭五方之帝因其所卜吉土以為都饗祭五方之帝於都之四郊又曰饗帝於郊以四時所兆祭於四郊者也謂木帝於東郊火帝於南郊金帝於西郊水帝於北郊土帝亦於南郊之王者各祭感生之帝於南郊故小宗伯云兆五帝於四郊○謂此也○禮器）

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主日者以其光明天之神可見者莫著焉○疏曰郊之祭者謂夏正郊天大報天者謂於此郊之[illegible]大報天之[illegible]神雖是春祈天[illegible]十為大[illegible]報天而主日配以月者謂[illegible]形體縣象著明不過日月故以）

（日爲百神之主配之以月自日以下百祭特言月者但月爲重以對日耳蓋天帝獨爲壇其日月及天神等共爲一壇故曰得爲衆神之主也○祭義）○

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夏后氏禘黃帝而郊鯀殷人禘嚳而郊冥周人禘嚳而郊稷（嚳口毒反○禘郊謂祭祀以配食也此禘謂祭昊天於圜丘也祭上帝於南郊曰郊有虞氏以上尚德配用有德者自夏以下稍用其姓代之先後之次有虞氏夏后氏宜郊顓頊殷人宜郊契○契息列反○疏曰此一經論有

虞氏以下四代郊禘所配之人有虞氏禘黃帝者謂虞氏冬至祭昊天上帝於圜丘大禘之時以黃帝配祭而郊嚳者謂夏正建寅之月祭感生之帝於南郊以嚳配也夏后氏以下禘郊之義亦然但所配之人當代各別詳見祭法注疏）

○郊之祭迎長日之至（疏曰先儒說郊其義有二案聖證論以天體無二郊即圜丘圜丘即郊鄭氏以爲天有六故丘郊各異今具鄭義兼以王氏難鄭氏謂天有六天天爲至極之尊其體祗應是一而鄭以爲六者指其尊極清虛之體其論其五時生育之功其別有五

[illegible]也大天據其在上之體謂之天[illegible][illegible]稱故說文云天顛也因其生育之功謂之帝帝爲德稱也故毛詩傳云審諦如帝故周禮司服云王祀昊天上帝則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五帝若非天何爲同服大裘又小宗伯云兆五帝於四郊禮器云饗帝於郊而風雨節寒暑時帝若非天焉能令風雨節寒暑時又春秋緯紫微宮爲大帝又云北極耀魄寶又云大微宮有五帝坐星青帝曰靈威仰赤帝曰赤熛怒白帝曰白招拒黑帝曰汁光紀黃帝曰含樞紐是五帝與大帝六也又五帝亦稱上帝故孝經曰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下

即云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帝若非天何得云嚴父配天也而賈逵馬融王肅之等以五帝非天唯用家語之文謂太皞炎帝黃帝五人帝之屬其義非也又先儒以家語之文王肅私定非孔子正旨又王肅以郊丘是一而鄭氏以爲二者案大宗伯云蒼璧禮天典瑞又云四圭有邸以祀天是玉不同宗伯又云牲幣各放其器之色則牲用蒼也祭法又云燔柴於泰壇用騂犢是牲不同也又大司樂云凡樂圜鐘爲宮黃鐘爲角大蔟爲徵姑洗爲羽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上文云乃奏黃鐘歌大呂舞

（丘與以祀天神是必不同也故鄭以賓贊蒼犢圜鍾之生爲祭圜丘所用四圭有邸騂犢及奏黃鍾之等以爲五帝及郊天所用下幣以郊之特牲爲之始祭日以至與圜丘同配以后稷鄭必以爲異圜丘又以帝嚳配者鄭以周郊日以至自是魯禮故注郊特牲云周衰禮廢儒者見周禮盡在魯因推魯禮以言周事鄭必知是魯禮非周郊者以宣三年正月郊牛之口傷是魯郊用日至之月案周郊祭天大裘而冕郊特牲云王被袞戴冕璪十有二旒故知是魯禮非周郊也又知圜丘配以帝嚳者案祭法云周人禘嚳而郊稷禘嚳在郊稷之上稷卑於嚳以明禘大於郊又爾雅云禘大祭也大祭莫過於圜丘故以圜丘爲禘也圜丘比郊則圜丘爲大祭法云禘嚳是也若以郊對五時之迎氣則郊爲大故大傳云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故郊亦稱禘其宗廟五年一祭比每歲常祭爲大故亦稱禘也以爾雅云禘爲大祭是文各有所對也后稷配天見於周頌故思文云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用若以嚳配圜丘詩頌不載者已稷嚳之始祖王業所基故配感生之帝也[illegible]功用故詩人頌之盛是周之遠祖爲[illegible]興功徙以遠祖之事以配遠尊上帝故淳無歌頌或可詩本亦有也但後來[illegible]）

（思誠正考甫得商之遺頌十二篇至孔子之時唯五篇而已以此言之明詩有遺落也皇氏云天有六天歲有八祭冬至圜丘一也夏正郊天二也五時迎氣五也通前爲七也九月大饗八也雩與郊禖爲祈祭不入數崔氏以雩爲常祭九也凡祭大其服皆大裘周禮司服云其尸服亦大裘故節服氏云郊祀裘冕送逆尸是也其樂除圜丘所用圜鍾爲宮之外皆奏黃鍾歌大呂舞雲門故大司樂云乃奏黃鍾歌大呂以祀天神注云天神謂五帝及日月星辰也王者又各以夏正月祀其所受命之帝於南郊是也其玉圜丘用蒼璧夏正郊天用四圭有邸其五時迎氣東方用青圭南方用赤璋西方用白琥北方用玄璜其中央無文先師以爲亦用黃琮熊氏以爲亦用赤璋鄭注宗伯云璧圜象天琮八方象地圭銳象春物初生半圭曰璋象夏物半死琥猛象秋嚴半璧曰璜象冬月閉藏地上無物唯天半見其牲幣各隨其玉之色案天色玄而用蒼禮者但天色雖玄遠望則蒼取其遠也故見蒼[illegible]其祭天之器則用陶匏陶瓦器以薦菹醢之屬故詩生民之篇述后稷郊天于豆于登注云木曰豆瓦曰登是瓦[illegible]也匏酌獻酒故詩大雅公劉[illegible]用匏注云儉以[illegible]）

皇氏文云然天既用犧尊其陶匏者然（皇氏云祭工明宗廟彝尊）遂埶牢之器今案陶匏所用加上所陶而皇氏以匏爲盛牲牢之器義無此理其義非也其祭天之處冬至則祭於圜丘圜丘所在無正文攄從陽位當在國南故鄭氏上有天下譬要栗山爲圜丘在洛陽南二十里然則周家亦在國南但不知遠近者其五時迎氣則在四郊故小宗伯云兆五帝於四郊鄭云春迎青帝於東郊夏迎赤帝於南郊季夏迎黃帝亦於南郊秋迎白帝於西郊冬迎黑帝於北郊司馬法百里遠郊鄭注書序云近郊半遠郊去國五十里謂今

河南洛陽相去則然是天之郊去國皆五十里也其夏正祭感生之帝亦於南郊祭者孝經緯云祭帝於南郊就陽位是也其雩祭五天帝亦於國城南故鄭注論語云沂水在魯城南雩壇在其上是也其九月大饗五帝則在明堂鄭駁異義云明堂在國之南丙巳之地三里之外七里之內其圜丘之祭崔氏云其初先燔柴及牲玉於丘訖次乃埽丘下而設正祭若夏正及五郊初則燔柴及牲玉於壇故祭法云燔柴於泰壇祭天也次則於壇下埽地而設正祭故禮器云至敬不壇埽地而祭是也其所配[illegible]虞夏商周用人各異文具祭法[illegible]

之祭周人以嚳配之祭太微五帝是也其感生之帝則以后稷配之五時迎氣及雩祭則以五方人帝配之九月大饗五帝則以五人帝及文武配之以文王配五天帝則謂之祖以武王配五人神則謂之宗崔氏云皆在明堂之上祖宗通言故祭法云祖文王文王稱祖孝經云宗祀文王於明堂是文王稱宗文王既爵則武王亦齊祖宗之號故云祖宗通言其祭天之樂皆用雷鼓故鼓人云以雷鼓鼓神祀是也其圜丘之祭皇氏云祭日之旦王立丘之東南西嚮燔柴及牲五於丘上升壇以降其神故韓詩內傳云天子奉玉升柴加於牲上詩又云

圭璧既卒是燔牲玉也次乃奏圜鍾之樂六變以降其神天皇之神爲尊故有再降之禮次則埽地而設正祭置蒼璧於神坐以禮之其在先燔者亦蒼璧也次則以豆薦血腥祭天無祼故鄭注小宰云唯人道宗廟有祼天地大神至尊不祼莫稱焉然則祭天唯七獻也故鄭注周禮云大事于太廟備五齊三酒則圜丘之祭與宗廟祫同朝踐王酌泛齊以獻是一獻也后無祭天之事大宗伯次酌醴齊以獻是爲二獻也王進爵之時皆奏樂但不皆六變次薦孰王酌盎齊以獻是爲三獻也宗伯次酌醍齊以獻是爲四獻也次尸食之訖王酌朝踐

之泛齊是爲五獻也又次宗伯酌饋食之醍齊以獻是爲六獻也次諸臣爲賓長酌泛齊以獻是爲七獻也以外皆加爵非正獻之數其尸酢王以清酒酢宗伯以昔酒酢諸臣以事酒其祭感生之帝則當與宗廟禘祭同唯有四齊無泛齊又無降神之樂唯燔柴升煙一降神而已王朝踐獻以醴齊宗伯亞獻以盎齊次饋孰王獻以醍齊宗伯又獻以沈齊尸食訖王獻以朝踐之醴齊宗伯獻以饋食之沈齊諸臣爲賓長亦獻以沈齊不入正數其五時迎氣與宗廟時祭同其燔柴以降神及獻尸與祭感生之帝同但二齊醴盎而已諸臣終獻亦用

盎齊從上至此皆皇氏所說皇氏以圜丘之祭賓長終獻不取沈齊而取泛者以禮運約之沈齊當在堂丘下不可用之故更上取泛齊案禮運沈齊在廟堂之下尚得酌之升堂以獻又皇氏祭感生之帝及五時迎氣沈齊亦在壇下賓長皆得用之升壇以獻何爲圜丘沈齊獨不可用乎若以圜丘高遠不可下取沈齊凡齊泛醴爲尊盎醍爲卑賓長終獻秪可以次用醍齊何得反用泛齊乎今謂圜丘賓長之獻用沈齊也以其賓長是臣助祭終獻遠下於君故從丘下酌沈齊又崔氏云以清酒酢王昔酒酢后案司尊彝云皆有罍諸臣之所酢也

（[illegible]云酌罍以自酢不敢與王之神[illegible]尊罍盛三酒唯云諸臣所酢不云下[illegible]后稷以所說於義疑也皇氏於[illegible]之首廣解天地百神用樂委曲及諸[illegible]禮制繁而不要非此經所須又隨[illegible]解無所憑據今皆略而不載其必有所須者皆於本經所須處各隨而解之[illegible]皆倣此熊氏云四時迎氣及諸雜[illegible]祀等並有降神之樂則大司樂分樂而序之以下降神正祭同用其樂亦是一義也○郊特牲）

迎長日之至也（易說曰三王之郊一用夏正夏正建寅之月也此言迎長日者建卯而晝夜分分而日長也○疏曰郊祭用夏）

（正建寅之月意以二月建卯春分後日長今正月建寅郊祭通而迎此長日之將至又曰丑易緯乾鑿度文必用夏正者文云大然之時天地交萬物通於[illegible][illegible]四時法天地之道案易傳云迎日謂春分迎日也[illegible]引[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日皆謂春分[illegible]此迎長日非春分者此云兆於南郊就陽位若是春分迎日當在東郊故郊[illegible]也又下云帝牛不吉以爲稷牛故知祭天非陳祭日也）

郊用辛周[illegible]始郊日以至（言日以周郊天之月而至陽氣新用事順之而[illegible]此說非也郊天之月而日至[illegible][illegible]之郊一[illegible]書以無[illegible]至[illegible]）

天於圜丘之事是以建子之月郊天示先有事也用辛日者凡爲人君當齋戒自新耳周衰禮廢儒者見周禮盡在魯因推魯禮以言周事○疏曰王肅用董仲舒劉向之說以此爲周郊上文云郊之祭迎長日之至謂周之郊祭於建子之月而迎此冬至長日之至也而用辛者以冬至陽氣新用事故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者對建寅之月又祈穀郊祭此言始者對建寅爲始也鄭康成則異於王肅上文云迎長日之至自據周郊此云郊之用辛據魯禮也言郊用辛日者取齋戒自新周之始郊日以至者謂魯之始郊日以冬至之月云始者對

建寅之月天子郊祭魯於冬至之月初始郊祭示先有事故云始也又曰日以周郊天之月而至者謂日體以周郊天建子之月而南至云陽氣新用事順之而用辛日者以冬至一陽生故云新用事而用辛日云此說非也者謂日以周禮郊天之月而日至陽氣新用事此等之說非也謂董仲舒劉向而爲此說所以非者案周禮冬至祭天圜丘不論郊也又此下云載冕璪十有二旒周禮祀昊天上帝則大裘而冕是服不同周禮玉路以祀天此下云乘素車是車不同也祭法云燔柴於泰壇用騂犢周禮蒼璧禮天牲從玉色是牲不同也爾雅曰

非人爲謂之丘泰壇則人功所作是圜丘與泰壇別也以是知郊與圜丘所祭非一故云此說非也云郊天之月而日至魯禮也者言此經始郊日以至是魯國之禮必知魯禮者以明堂云魯君孟春乘大路載弧韣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于郊又雜記云正月日至可以有事於上帝故知冬至郊天魯禮也云三王之郊一用夏正者證明天子之郊必用夏正魯既降下天子不敢郊天與周同月故用建子之月而郊天欲示在天子之先而有事也但魯之郊祭師說不同崔氏王氏用王肅之說以魯冬至郊天至建寅之月又郊以祈穀故左傳

云啓蟄而郊又云郊祀后稷以祈農事是二郊也若依鄭康成之說則異於此也魯唯一郊不與天子郊天同月轉卜三正故穀梁傳云魯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若不從則以正月下辛卜二月上辛若不從則以二月下辛卜三月上辛若不從則止故聖證論馬昭引穀梁傳以荅王肅之難是魯一郊則止或用建子之月則此云以至及宣三年正月郊牛之口傷是也或用建寅之月則春秋左傳云郊祀后稷以祈農事是也但春秋魯禮也無建丑之月耳若杜預下信禮記不取公羊穀梁魯唯有建寅郊天及龍見而雩云周衰禮廢儒者見

周禮並在魯若欲見經文實是魯郊又爲周事故云因推魯禮以言周事謂[illegible]周也從上說郊是周禮自此以下是魯禮爲此周魯雜亂也案聖證論王肅難鄭云郊特牲曰郊之祭迎長日之至[illegible]云周之始郊日以至玄以爲迎長日[illegible]夏正也郊天日以至玄以爲冬至之[illegible]說其長日至於上而妄爲之說又徙[illegible]始郊日以至於下非其義也玄又云周衰禮廢儒者見周禮盡在魯因推魯禮以言周事若儒者愚人也則不能記[illegible]禮矣苟其不愚不得亂於周魯也鄭玄以祭法禘黃帝及嚳爲配圓丘之祀祭法說禘無圓丘之名周官圓丘不名爲禘是禘非圓丘之祭也玄既以祭法禘嚳爲圓丘又大傳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而玄又施之於郊祭后稷是亂禮之名實也案爾雅云禘大祭也繹又祭也皆祭宗廟之名則禘是五年大祭先祖非圓丘及郊也周立后稷廟而嚳無廟故知周人尊嚳不若后稷之廟重而玄說圓丘祭天祀大者仲尼嘗稱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今無此言知禘配圓丘非也又詩思文后稷配天之頌無帝嚳配圓丘之文知郊則圓丘圓丘則郊所在言之則謂之郊所祭言之則謂之圓丘於郊築泰壇象圓丘之形以丘言之本諸天地之性故祭法云燔柴

於泰壇則圜丘也郊特牲云周之始郊日以至周禮云冬至祭天於圜丘知圜丘與郊是一也言始郊者冬至陽氣初動天之始也對啓蟄又將郊祀故言始孔子家語云定公問孔子郊祀之事孔子對之與此郊特牲文同皆以爲天子郊祭之事如聖證論之言王肅所據經傳分明鄭必別爲其說者案聖證論馬昭申鄭云易緯云三王之郊一用夏正則周天子不用日至郊也夏正月陽氣始升日者陽氣之主日長而陽氣盛故祭其始升而迎其盛月令天子正月迎春是也若冬至祭天陰氣始盛祭陰迎陽豈爲理乎周禮云冬日至祭天於地上之圜丘不言郊則非祭郊也言凡地上之丘皆可祭焉無常處故不言郊周官之制祭天圜丘其禮王服大裘而冕乘玉路建大常明堂位云魯君以孟春祀帝于郊服衮服乘素車龍旂衣服[illegible][illegible]皆自不同何得以諸侯之郊說天子圜丘言始郊者魯以轉卜三正以建子之月爲始故稱始也又禮記云魯君臣未嘗相弒禮俗不嘗指變而弒三君季氏舞八佾旅於泰山婦人髽而相弔[illegible][illegible]此記豈非亂乎據此諸文故以郊[illegible]爲別冬至之郊特爲魯禮案聖證[illegible]肅與馬昭之徒或云祭天用冬至之[illegible]或云用冬至之月據周禮似用[illegible]

（[illegible]如[illegible]乃辛別令至不相方[illegible]之[illegible]宗張融謹案郊與圜[illegible]又引韓詩說三王各正其郊與[illegible]又駁以韓卜三正王與鄭玄同居圜丘非大裘此及家語衮裘是家語臨燔柴脫衮冕著大裘象天臨著不[illegible]祭脫衮著大裘象天恭敬之義無通是張融以家語及此經郊祭並禮與鄭玄同融又以爲圜丘是禘孟春祈穀于上帝以龍見而雩此學之等並是皇天之佐其實天也融云祀大神率執事而卜日圜丘既卜自則不得正用冬至之日此是融之說鄭此注云以建子之月郊天用辛日有當齋戒自新如鄭此言是亦不用冬至日也但郊丘大事王鄭不同故並陳二家所據而言之也案聖證論及異義皆同穀梁之義魯轉卜三正之內一郊[illegible]止而崔氏皇氏以爲魯冬至郊子夏正又郊凡二郊非鄭義也）卜郊受命于祖廟作龜于禰宮（受命謂告之退而卜○疏曰受事無尊不敢專輒故先告祖後乃卜郊知受命也故禮器云魯人將有事於上帝必先有事於頖宮是也作龜于禰宮者作灼也禰宮禰廟也先告祖受[illegible]命又至禰[illegible]卜之也）卜之日王立于澤親聽誓命

（澤澤宮也所以擇賢之宮也旣卜必到澤宮擇可與祭祀者因誓勑之以禮也禮器曰舉賢而置之聚衆而誓之是也與如字一音預○疏曰澤澤宮也王在於澤宮中於其宮以射擇士故因呼爲澤宮也王卜已吉又至澤宮射以擇賢者爲助祭之人故云王立于澤也禮器云舉賢而置之是也雖王者猶在國而主皮射亦在澤故鄭注鄉射記引尚書傳主皮射陳於澤然後卿大夫相與射[illegible]又云鄉之取也於囿中勇力之取也今之取也於澤宮揖讓之取也澤習禮之處親聽誓命者因於澤宮中又使有司誓勑舊章齊戒之禮王又親聽受命[illegible]禮器云聚衆而誓之是也）獻命庫門之內戒百官大廟之命戒百姓（王自澤宮而還以誓命重相申勑從庫門雉門之外入庫門則至廟門外矣大[illegible]廟也百官公卿以下也百姓王之也入廟戒親親也王自此還齋路寢之室重或爲庇○還音旋重直用反[illegible]曰王自澤宮而還至欲致齋之時有司上所以命百官之事王乃于庫門[illegible]內戒百官大廟之內戒百姓百官[illegible]公卿重於之百姓王之親屬故[illegible]廟而重戒之又曰以上有百官[illegible]戒百姓恐王之親也至親謂之[illegible]）

也者皇氏云姓者生也並是王之先祖所生云王自此還齊路寢之室者卜法必在祭前十日祭義云散齊七日致齊三日又云七日戒三日齊鄭既云王自此還齊路寢之室則此經戒百官百姓則祭前三日欲致齊之時以誓命重相中勑也）祭之日王皮弁以聽祭報（報猶白也夙興朝服以待白祭事者乃後服祭服而行事也周禮祭之日小宗伯逆粢省鑊告時于王告備于王也○䟽曰祭之日王皮弁以聽祭報者報白也郊日之朝天子早起皮弁服以聽之小宗伯告日時早晚及牲事之備具也未郊故未服大裘而且服日視朝之服也引周禮者證小宗伯既有告事王皮弁聽之是也）喪者不哭不敢凶服氾埽反道鄉爲田燭（氾芳劒反本亦作汎埽素報反○謂郊道之民爲之也反道剗令新土在上也田燭田首爲燭也○剗初産反又初展反令力呈反○䟽曰郊祭之旦人之喪者不哭又不敢凶服而出以干王之吉祭也氾埽反道者氾埽廣埽也反道剗路之土反之令新土在上也郊道之民家家各當界廣埽新道也鄉爲田燭者鄉謂郊內六鄉也六鄉之民各於田首設燭照路恐王嚮郊之早）弗

命而民聽上（化王嚴上○䟽曰弗命而民聽上者合結喪者不哭以下至此並非王命而民化王嚴上故也然周禮蜡氏云凡國之大祭祀令州里除不蠲禁刑者任人及凶服者以及郊野而此云不命者蜡氏所云有司常事至郊祭之時王不施命故云不命且作記之人盛美民之聽上之義未必實然也蜡氏云除不蠲及刑者不言任人等此不言者文不備也）祭之日王被衮以象天（謂有日月星辰之章此魯禮也周禮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魯侯之服自衮冕而下也○䟽曰當祭之日王被衮冕衮冕有日月星辰以象天也又曰此明被衮象天明堂位云日月之章故衮有日月星辰也與周不同故云此魯禮也引周禮以下者證王禮與魯禮不同云魯侯之服自衮冕而下也者證魯侯得用衮冕故經云衮也魯公得稱王者作記之人旣以魯禮而爲周郊遂以魯侯而稱王也皇氏云魯用王禮故稱王或亦當然也）戴冕璪十有二旒（天之大數不過十二○過古禾反○䟽曰首戴衮冕其璪十有二流法則天數也）乘素車旂十有二旒龍章而設日月以象天（設日

月晝於旂上素車殷路也魯公之郊用殷禮也○疏曰乘素車者乘殷之朴素之車貴其象天之質也所建之旂十有二旒畫爲龍章而設日月以象天也者旂十有二旒象天數十二也龍爲陽氣變化日月以光照下皆是象天也又云明堂位云大路殷路也乘路周路也又此上文云大路繁纓一就此云乘素車故知殷路也云魯公之郊用殷禮也者公羊傳云周公用白牡魯公用騂剛周公既用殷之白牡故知用殷禮也**兆於南郊埽地而祭器用陶匏**○觀天下之物無可以稱其德稱尺證反○疏曰燔柴在壇正祭於地故云埽地而祭陶謂瓦器謂酒尊及豆簋之屬故周禮旊人爲簋匏謂酒爵此等已見解於上○**特牲**疏曰郊所以用特牲者郊謂於南郊祭感生之帝但天神至尊無物可稱故用特牲郊與配坐皆特牲故下文云養牲必養二帝牛不吉以爲稷牛又召誥云用牲于郊牛二是也然祭天初有燔燎後有正祭皆須有牲故大宗伯云實柴祀日月星辰鄭司農云實牛柴上也鄭康成云實牲體焉郊唯特牲得供燔燎正祭二處所用者熊氏皇氏等以爲分牲體供二處所用其實一特牲也而月令郊禖用太牢者彼是求子之

祭不與常祭同故不用犢我將祀文王於明堂經云維羊維牛者據文武配祭得用大牢也若孔安國之義后稷配天亦用大牢故召誥云后稷貶於天有羊豕案羊人云[illegible]積共其羊牲注云積積柴則祭天用羊者熊氏云謂祭日月以下故燔燎用羊也祭日月以下既用羊小司徒云凡小祭祀奉牛牲鄭注云小祭祀王玄冕所祭然則王者之祭無不用牛入禮緯云六宗五嶽四瀆之牛角尺則日月以下之祀皆用牛者蓋日月以下常祀則用羊王親祭則用牛故小司徒注云玄冕所祭據王親祭也此郊特牲指用而言故下文云用騂犢故牧人云陽祀用騂牲毛之注云陽祀祭天於南郊及宗廟以此約之夏殷以上祭感生之帝各用其正之色其迎五方之帝其牲上已備陳帝牛稷牛其牲雖異其色宜同凡配祭之人牲與天同色也其四月大雩九月大[illegible]其夫及配人其牲各依當方之色其[illegible]文武洪配則用大牢其牲色無文周人尚赤當用騂也論語云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注云帝謂大微五帝用玄牡者彼謂告祭也其四鎮五嶽之等各用當方之色故牧人云[illegible]祀各以其方之色牲毛之若望常山川時祭以下則用純物不隨四方之色若國外表貉禡禷之等則用雜

（色故牧人云凡時祀之牲則用牷物凡外祭毀事用尨可也其常祀之牲則皆用牲祈禱之祭或用牝唯孟春禁之故月令孟春犧牲無用牝其日月以下及五祀之等常祀用羊王親祭則用牛具如前說）牲用騂用犢（尚赤者周也）帝牛不吉以爲稷牛（養牲必養二也○疏曰郊天既以后稷爲配故養牲養二以擬祭也若帝不吉或死傷以爲稷牛者爲猶用也爲用稷牛而爲帝牛其祭稷之牛臨時別取牛用之又曰案春秋宣三年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公羊云曷爲不復卜養牲養二卜帝牲不吉則扳稷牲而卜之何休云先卜帝牲養之有災更引稷牲卜之以爲天牲養之凡當二卜爾復不吉則止不郊）帝牛必在滌三月稷牛唯具（滌音迪又徒歷反○滌牢中所搜除處也唯具遭時入選可用也○疏曰帝牛必在滌三月稷牛唯具者此覆說上文帝牛不吉而取稷牛之事以帝牛既尊必須在滌三月令帝牛不吉故取稷牛已在滌三月也其祀稷之牛臨時別取故云稷牛唯具天神既尊故須在滌人鬼稍卑唯具而已是分別天神與人鬼不同又曰滌牢中所搜除者搜謂搜埽清除故周禮掌養馬者

謂之滌人云唯具遭時又選可用也者遭時謂帝牲遭災之時既取稷牲而用之其祀稷之牲臨時選其可者凡帝牲稷牲尋常初時皆卜取其牲繫於牢芻之三月若臨時有故乃養之也○以上郊特牲）○禘郊之事則有全脀（全脀全其牲體而升之也凡禘郊皆血腥也其王公立飫則半解其體而升之大俎謂之房脀親戚燕饗則體解節折而升之謂之折俎亦謂之餚脀○詳見國語周語）○郊血（郊祭天也○疏曰郊血者近者爲褻遠者爲敬其事非一今此先從鬼神之事而說也郊用犢犢有血有肉肉於人食啗之事於人情爲近血於人食啗最遠天神尊嚴不可近同人情故薦遠人情者以爲極敬也又曰知郊祭天者郊特牲云於郊故謂之郊是郊爲祭天也○詳見祭義又禮器）○夏后氏祭其闇殷人祭其陽周人祭日以朝及闇（闇昏時也陽讀爲日雨曰暘之暘謂日中時也朝日出時也夏后氏大事以昏殷人大事以日中周人大事以日出亦謂此郊祭也以朝及闇謂終日有事○疏曰夏后氏祭其闇者以夏后氏尚黑故祭在於昏時殷人祭其陽者以尚白故祭在日中時周人祭日以朝

（及閽者公共尚文祭百神禮多故以及禦也故季氏之祭大夫之家禮儀少而亦以朝及闇故大子識之又曰案洪範無□□曰雨曰暘謂亢暘乾日中之時□明日中乾燥異於昏明讀從曰雨曰暘之暘也必讀之者恐以夜爲陰晝爲陽恐終日而祭故讀從暘也云亦謂此郊祭者以權弓大事上是娶亦兼諸祭故云大事亦謂此郊祭）祭日於壇祭月於坎（疏曰此經及下經皆據春分朝日秋分夕月祭日於壇謂春分也祭月於坎謂秋分也月爲幽日爲明日在壇月在坎）祭日於東祭月於西（疏曰日爲陽在外月爲陰在內今祭日於東用朝旦之時是爲外祭月於西鄉夕之時是爲內是以別外內以正其位也而崔氏云祭日於壇祭月於坎還據上文郊祭之時今謂若是郊祭日與月當應同處何得祭日於壇祭月於坎日於東月於西祭不同處則崔氏說非也崔又云日月有合祭之時謂郊祭天而主日配以月其壇大用牛各祭之時謂春分朝日秋分夕月其壇小此祭法用少牢今案小司徒云小祭祀奉牛牲鄭注謂之王所祭自王冕比用牛此何得用少牢今謂祭法日月□□牢鄭云禱祈之祭也□□說又□□□）

（又云迎春之時兼日月者今案諸文迎春迎秋無祭日月之文小宗伯云兆五帝於四郊四望四類亦如之謂四望四類之祭亦如五帝在四郊故鄭云兆日於東郊兆月與風師於西郊不謂兆五帝之時即祭日月崔說又非）○祭義○節服氏郊祀裘冕二人執戈送逆尸從車（裘冕者亦從尸服也裘大裘也凡尸服卒者之上服從車從尸車送逆之往來春秋傳曰晉祀夏郊董伯爲尸○疏曰尸服與王同大裘節服氏亦大裘故二人皆裘冕執戈送逆尸云從車者送逆皆從尸車後云凡尸服卒者之上服者案士虞記云尸服卒者之上服云上服如特牲士玄端也不以爵弁服爲上者祭於君之服非所以自配鬼神故據臣卒者上服以家祭上服不弁用助祭此據王自然用卒者家祭上裘服大裘也引春秋傳者是外傳晉語文）○夏官

右郊祀○傳郊之禮所以事上帝也（中庸）○祭帝於郊所以定天位也（疏曰祭帝於郊所以定天位也者天子至尊而猶祭於郊以存臣禮）

（而事天也是欲使嚴上之禮遍下天高在上故云定天位也亦爲）（是必本於天也○禮運）○郊者并百王於上天而祭之也（百王百神也或神字誤爲王言社稷唯一祭一神至郊天則兼祭百神以喻君兼父母者也○嵩禮論）禮行於郊而百神受職焉（言宗操其禮則神物與人皆應之百神列宿也○疏禮行於郊而百神受職焉者百神天之群神也王郊天備禮則星辰不忒故云受職○禮運）○至敬不壇埽地而祭（疏曰至敬不壇埽地而祭者此謂祭五方之天初則燔柴於大壇燔柴訖於壇下埽地而設正祭此周法也○禮器）○定公問於孔子曰古之帝王必郊祀其祖以配天何也孔子對曰萬物本於天人本乎祖郊之祭也大報本反始也故以配上帝天垂象聖人則之郊所以明天

原書漫漶不清

道也公曰寡人聞郊而莫同何也孔子曰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illegible]）大報天而主日（[illegible]）配以月（[illegible]）故周之始郊其月以日至其日用上辛至於啓蟄之月則又祈穀于上帝（祈求也爲農祈[illegible]上帝月令孟春[illegible]乃以元日祈穀于上帝[illegible]以郊之事至於祈農其義[illegible]祭穀詩云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是故啓蟄而郊郊而後耕[illegible]并不必推經禮之指歸史書[illegible]互[illegible]神祇變易時日遷改[illegible]立[illegible]良可[illegible]者也[illegible]）此二者天子之禮也魯無冬至大郊之事降殺於天子是以不同也公曰其言郊何也（[illegible]）孔子曰兆丘於南所以就陽位也於郊故謂之郊焉（兆之於南[illegible]）

（[illegible]者三[illegible]丘以象天[illegible]之[illegible]立人之所[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又不通[illegible]立虛[illegible]之[illegible]皆[illegible]）[illegible]矣曰其牲器何如孔子曰上帝[illegible]角繭栗必在滌三月（滌所以養生具）后稷之牛唯具（別祀稷時牲亦用之三月配天之時）（獻故唯具之也）所以別事天神與人鬼也

牲用騂尚赤也用犢貴誠也（犢[illegible]慤貴誠之美也）埽地而祭貴其質也（地圓丘之地埽焉而祭貴其質也）器用陶匏以象天地之性也（人之作物無可稱之故取天地之性以自然也）萬物無可稱之者故因其自然之體也

公曰天子之郊其禮儀可得聞乎

孔子對曰臣聞天子卜郊則受命于祖廟而作龜于禰宮（禰宮[illegible]也受祭[illegible]）（之命於祖而作龜於父廟）尊祖親考之義也卜之日王親立于澤宮以聽誓命受教諫之義也（澤宮宮也誓命祭天所行威儀也王親受之故曰受教諫之義）既卜獻命庫門之內所以誡百官也將郊則天子皮弁以聽報示民嚴上也（報白也王夙興朝服以待白祭）（[illegible]後[illegible]袞）郊之日喪者不敢哭凶服者不敢入國門氾埽清路行者必止（[illegible]也清路以[illegible]王[illegible]行之）弗命而民聽敬之至也（[illegible]王[illegible]事天故民[illegible]令而行之也）天子大裘以黼之被袞象天（大裘為黼文也言被之大）[illegible]（[illegible]有象天之文故[illegible]）乘素車貴[illegible]

[illegible]所以饗天也旣至泰壇王（裕）[illegible]服袞以臨燔柴戴冕璪十有二斿則天數也臣聞之誦詩三百[illegible]不足以一獻（祭羣小祀）一獻之禮不足以大饗（大饗祫祭天地）大饗之禮不足以大旅（大旅祭五帝也）大旅具矣不足以饗帝（饗帝祭天）是以君子無敢輕議於禮

者也（家語郊問）○孔子曰孝莫大於嚴父（疏云萬物資始於乾人倫資父爲天故孝行之大莫過於尊嚴其父也○疏曰孝行之大者莫有大於尊嚴其父也萬物資始於乾故易云大哉乾元萬物資始是也云人倫資父爲天者曲禮曰父之讎弗與共戴天鄭玄曰父者子之天也殺己之天與共戴天非孝子也杜預注左氏傳曰婦人在室則天父出則天夫是人倫資父爲天也○故孝行之大莫過尊嚴其父也步尊嚴象也嚴敬也父旣同

天故須尊嚴其父是孝[illegible]之大也○）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illegible]貴賤然以父配天之禮始自[illegible]故曰其人也○疏曰嚴父之[illegible]莫有大於以父配天而祭[illegible]父配天而祭之者則文王[illegible]王之叔父周公是其人也[illegible]謂父爲天雖無貴賤者此[illegible]天之禮始自周公故先張此文人無限貴賤皆得謂父爲天云以父配天之禮始自周公故曰[illegible]人也者但以父配天徧檢羣[illegible]

無殊說案禮記有虞氏尚德不[illegible]其祖夏殷始尊祖於郊無父配[illegible]之禮也周公大聖而首行之禮[illegible]二尊旣以后稷配郊天不可又[illegible]文王配之五帝天之別名也因[illegible]明堂而以文王配之是周公嚴[illegible]配天之義也亦所以申文王有[illegible]祖之禮也經稱周公其人注順經旨故曰始自周公也）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后稷周之始祖也郊謂圜丘祀天也周公攝政因行郊天之祭乃尊始祖以配之也○疏[illegible]前陳周公以父配天因言配之[illegible]

原書漫漶不清

事自昔武王既崩成王年幼即位周公攝政因行郊天祭禮乃以始祖后稷配天而祀之因祀五方上帝於明堂之時乃尊其父文王以配而享之尊父祖以配天崇孝享以致敬是以四海之內有土之君各以其職貢來助祭也又曰亓后稷周公之始祖也者案周本紀云后稷名棄其母有部氏女曰姜原爲帝嚳元妃出野見巨人跡心忻然歡踐之踐之而身動如孕者居期而生子以爲不祥棄之隘巷焉牛過者皆辟不踐徙置之林中適會山林多人遷之而棄渠中水上

飛鳥以其翼覆薦之姜原以爲神遂收養長之初欲棄之因名曰棄棄爲兒好種樹麻菽及爲成人遂好耕農帝堯舉爲農師天下得其利有功帝舜曰棄黎民始飢爾后稷播時百穀封棄於部號曰后稷后稷曾孫公劉復修其業自后稷至王季十五世而生文王受命作周案毛詩大雅生民之序曰生民尊祖也后稷生於姜原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故推以配天焉是也云郊謂圜丘祀天也者此孔傳文祀其祭也祭天謂之郊周禮大司樂云凡樂圜鐘爲宮黃鐘爲角大蔟

爲徵姑洗爲羽雷鼓雷鼗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雲門之舞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郊特牲曰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大報天而主日也兆於南郊就陽位也又曰郊之祭也大報本反始也言以冬至之後日漸長郊祭而迎之是建子之月則與經俱郊祀於天明圜丘南郊也云周公攝政因行郊天之祭乃尊始祖以配之也者案文王世子稱仲尼曰昔者周公攝政踐阼而治抗世子法於伯禽所以善成王也則郊祀是周公攝政

之時也公羊傳曰郊則曷爲必祭稷王者必以其祖配王者則曷爲必以其祖配自內出者無匹不行自外至者無主不止言祭天則天神爲客是外至也須人爲之主天神乃止故尊始祖以配天神侑坐而食之案左氏傳曰凡祀啓蟄而郊又云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而鄭注禮郊特牲乃引易緯曰三王之郊一用夏正建寅之月也此言迎長日者建卯而晝夜分分而日長也然則春分而長短分矣此則迎在未分之時至期春分之月也矣至者是長短之極也明分者晝夜

（均也分是四時之中啓蟄在建寅之月過至而未[illegible]分郊於[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爲日長則左氏傳不應言啓蟄也若以日長有漸郊可復迎則其祀長宜在極短之日故知傳啓蟄之郊是祈農之祭也周禮冬至之郊是迎長日報本反始之祭也鄭玄以祭法有周人禘嚳之文遂變郊爲祀感生之帝謂東方青帝靈威仰周爲木德威仰木帝言以后稷配蒼龍精也韋昭所注亦持此義唯魏太常王肅獨著論以駮之曰案爾雅曰祭天曰燔柴祭地曰瘞薶又曰禘大祭也謂五年一大祭

之名又祭法祖有功宗有德皆在宗廟本非郊配若依鄭說以帝嚳配祭圜丘是天之最尊也周之尊帝嚳不若后稷今配青帝乃非最尊實奉嚴父之義也且徧窺經籍並無以帝嚳配天之文若帝嚳配天則經應云禘嚳於圜丘以配天不應云郊祀后稷也天一而已故以所在祭在郊則謂爲圜丘言於郊爲重以象圜天圜丘即郊也郊即圜丘也其時中郎馬昭抗章固執當時勅博士張融質之融稱漢世英儒自董仲舒劉向馬融之論皆[illegible][illegible]人之祀天於郊以后稷）

（配無如玄說配蒼帝也然則周禮圜丘則孝經之郊聖人因尊事天因卑事地安能復得祀帝嚳於圜丘配祀稷於蒼帝之禮乎且在周頌思文后稷克配彼天是天有成命郊祀天地則郊非蒼帝通儒同辭肅說爲長伏以孝爲人行之本祀爲國事之大孔聖垂文固非臆說前儒詮證各擅一家自須偕擇備經斟釋究理則依王肅爲長從衆則鄭義已久王義具聖證之論鄭義具於三禮義宗王鄭是非於禮記其義文多卒難詳縷說此略撮機要且舉二端焉）

宗祀

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明堂天子布政之宮）

（也周公因祀五方上帝於明堂乃尊文王以配之也○疏曰云明堂天子布政之宮也者案禮記明堂二端注明堂朝侯于明堂之位天子負斧依南鄉而立明堂也者所諸侯之尊卑也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知明堂是布政之宮也云周公因祀五方上帝於明堂乃尊文王以配之也者五方上帝即是上帝也謂以文王配五方上帝之神侑坐而食也案鄭注論語云皇皇后帝並謂太微五帝在上）

（爲益帝分土五者爲五帝舊說明堂在國之南去王城七里以近爲親南郊去王城五十里以遠爲嚴[illegible]帝畢於昊天所以於郊祀昊天於明堂祀上帝也其以后稷配郊[illegible]文王配明堂義見於上也五帝謂東方青帝靈威仰南方赤帝赤熛怒西方白帝白招拒北方黑帝叶光紀中央黃帝含樞紐鄭玄云明堂居國之南南是明陽之地故曰明堂案史記云黃帝接萬靈於明庭明庭即明堂也明堂起於黃帝周禮考工記曰夏后曰世室殷人重屋周人明堂先儒舊說其制不同大戴禮云明堂凡九室一室而有四户八牖三十六户七十二牖以茅蓋屋上圓下方鄭玄據援神契云明堂上圓下方八牖四闥考工記曰明堂五室稱九室者或云取象陽數也八牖者陰數也取象八風也三十六户取象六甲子爻之六六三十六也上圓象天下方象地八牖者即八牖也四闥者象四方也稱五室者取象五行皆[illegible]明文也以意釋之耳此言宗祀[illegible]明堂謂九月大享靈威仰等五帝[illegible]文王配之即月令云季秋大享帝注云徧祭五帝以其上言舉）

（五穀之要藏帝籍之收於神倉九月西方成事終而報功也）是以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君行嚴配之禮則德教刑於四海海內諸侯各脩其職來助祭也○疏曰云君行嚴配之禮者此謂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天是也云則德教刑于四海海內諸侯各脩其職來助祭也者謂四海之內六服諸侯各脩其職貢方物也案周禮大行人以九儀辨諸侯之命廟中將幣三享又曰侯服貢祀物鄭云犧牲之屬甸服貢嬪物注云絲枲也男服貢器物注云尊彝之屬也采服貢服物注云玄纁絺纊也衛服貢材物注云八材也要服貢貨物注云龜貝也此是六服諸侯各脩其職來助祭又若尚書武成篇云丁未祀於周廟邦甸侯衛駿奔走執豆籩亦是助祭之義也○孝經）○尚書大傳曰維十有三祀帝乃稱王而入唐郊猶以丹朱爲尸（舜承堯猶子承父雖已改正易樂猶祭天於唐郊以丹朱爲尸至十三年天下歸知已受堯位之意矣將自立郊而）

（以丹朱爲王者後欲天下昭然知之然後爲之故稱王也晉祀夏郊以董伯爲尸）於時百執事咸昭然乃知王世不絶爛然必自有繼祖守宗廟之君（知當以丹朱爲王者後便祭其郊也祖武爲體○尚書大傳）

○襄公七年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稱牲既卜日也卜郊又非禮也○疏曰周禮大宰職云祀五帝前期十日帥執事而卜日然則將祭十日之前預卜之蓋一旬一卜此例稱啓蟄而郊建寅之月也此四月三卜蓋三月二卜四月又一卜也春分之前猶是啓蟄節内於法仍可以郊據傳獻子之言二卜在春分之後則初卜即已大晚二故二卜而涉於春分也人心欲其言不吉是不從不從則不郊故免牲而不殺也又曰傳三十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傳曰禮不卜常祀而卜其牲日牛卜日曰牲牲成而卜郊上怠慢此經與彼正同唯四卜三卜爲異耳彼言其非則此亦非也牛已稱牲是既卜日矣牲既成矣

而又卜郊與僖同譏故云又非禮也）孟獻子曰吾乃今而後知有卜筮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郊祀后稷以配天○后稷周始祖能播殖者○疏曰后稷周之始祖能播殖善稼穡后稷是何人不爲能播殖故祀以祈農事自謂郊天以祈農耳案孝經云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上云配天而祀之不言祈農也郊特牲說郊天之義曰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此所以配上帝也郊之祭也大報本反始也宣三年公羊傳曰郊則曷爲必祭稷王者必以其祖配王者則曷爲必以其祖配自内出者無匹不行自外至者無主不止何休云天道闇昧故推人道以接之不以文王配者重本尊始之義也據此諸文則郊祭天者爲物本於天故祭天以報本神必須配故推祖以配天止報生成之恩非求未來之福此傳竟言郊祀后稷主爲祈農事者斷有旨矣祭祀者爲報已往非求將來之福也但祭爲明神所享神必

（將來致福將來而獲多福乃由祭以得之禮器稱君子曰祭祀不祈祭者意雖不祈其實福以祭降以祭獲福即祈之義也宗廟之祭緣生事死盡其孝順之心非求耕稼之利少牢饋食者大夫之祭禮也其祭之末尸嘏主人使女受祿于天宜稼于田彼豈爲田而祭哉神以宜田福之耳郊天之義亦由是也神以人爲主人以穀爲命人以精意事天天以宜稼佑人以此謂之祈農本意非祈農也詩噫嘻序曰春夏祈穀于上帝禮月令仲春之月曰是月也天子乃以元日祈

穀于上帝即是郊天之祭也其下即云乃擇元辰天子親載耒耜耕帝籍是郊而後耕也獻子此言正與禮合孝經止言尊嚴其父主述孝子之志本意不說郊天之祭無由得有祈穀之言何休膏肓難彼難追而想之亦可以歎息也）是故啓蟄而郊郊而後耕今既耕而卜郊宜其不從也（蟄直立反○啓蟄夏正建寅之月耕謂春分○夏戶雅反○疏曰釋例曰歷法正月節立春啓蟄爲中氣二月節驚蟄春分爲中氣

是啓蟄爲夏正建寅之月中氣也月令祈穀之後即擇日而耕亦在正月傳言既耕而卜郊宜其不從是此卜之時已涉春分之節時過不可後郊故言耕謂春分指釋獻子言耕是春分之節不謂春分始可耕也釋例又曰僖公襄公夏四月卜郊但譏其非所宜卜不譏其四月不可郊也孟獻子曰啓蟄而郊郊而後耕耕謂春分也言得啓蟄即當卜郊不得過春分也是言此卜在春分之後故獻子譏之據傳獻子此言郊天之禮必用周之三月而雜記云孟獻子曰正月日

至可以有事於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於祖七月而禘獻子爲之也此與禮記俱稱獻子二文不同必有一謬禮記後人所錄左傳當得其眞若七月而禘獻子爲之則當獻子之時應有七月禘者烝嘗過則書禘過亦宜書何以獻子之時不書七月禘也足知禮記之言非獻子矣○春秋左氏傳）○僖公三十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龜曰卜不從不吉也卜郊不吉故免牲免猶縱也○疏曰龜曰卜曲禮文也洪範稽

（疑云龜從筮從謂從人之心也[illegible]心欲吉不從是不吉也卜郊不吉不復爲郊牲繇所用故免牲免猶縱放不殺之也穀梁傳曰免牲者爲之緇衣纁裳有司玄端奉送至于南郊免牛亦然左傳無說其事或然也桓五年傳例曰凡祀啓蟄而郊啓蟄周之三月也今於夏四月卜郊著傳舉節氣有前有却但使春分未過仍得爲郊故四月得卜郊也故釋例曰凡十二月而節氣有二十四共通三百六十六日分爲四時閒之以閏月故節不必得恒在其月初而中氣亦不得恒在其月之半是以傳舉天宿氣節爲文而不以月爲正僖公襄公夏四月卜郊但譏其非所宜卜而不譏其四月不可郊也孟獻子曰啓蟄而郊郊而後耕耕謂春分也言得啓蟄當卜郊不得過春分耳是言四月得郊也周禮大宰職云祀五帝前期十日帥執事而卜日然則將祭必十日之前豫卜之也言四卜郊者蓋三月每旬一卜至四月上旬更一卜乃成爲四卜也此言四卜郊不從襄七年三卜郊不從公羊傳曰曷爲或言三卜或言四卜三卜禮也四卜非禮也三卜何以禮求吉之道三今左傳以爲禮不卜常祀則一卜亦非不云四非而三是異於公羊說）猶三望（三望分野之星國中山川皆因郊祀望而祭之魯廢郊天而脩其小祀故曰猶猶者可止之辭○分扶問反○疏曰公羊傳曰三望者何望祭也然則曷祭祭泰山河海鄭玄以爲望者祭山川之名諸侯之祭山川在其地則祭之非其地則不祭且魯竟不及於河禹貢海岱及淮惟徐州徐即魯地三望謂淮海岱也賈逵服虔以爲三望分野之星國中山川今杜亦從之以襄九年傳曰陶唐氏之火正閼伯居商丘祀大火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昭元年傳云辰爲商星參爲晉星楚語云天子徧祀羣神品物諸侯二王後祀天地三辰及其土地之山川注國語者皆云諸侯二王後祀天地三辰日月星也非二王後祀分野星辰山川也以此知三望分野之星國內山川其義異也昭七年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於時夏之二月日在降婁傳稱去衞地如魯地於十二次娵訾衞地降婁魯地魯祭分野之星其祭奎婁之神也此三望者因[illegible]）

（祀天而望祭之於法不獨祭也魯旣廢郊天而獨脩小祀故曰猶公羊穀梁皆云猶者可止之辭）左氏曰卜郊不從乃免牲非禮也（諸侯不得郊天魯以周公故得用天子禮樂故郊爲魯常祀禮記明堂位稱成王幼弱周公踐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制禮作樂七年致政於成王成王以周公爲有勳勞於天下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是以魯君孟春乘大路載弧韣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于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禮也是魯以周公之故得用天子禮樂天子命之則爲常祀故郊爲魯之常祀也記言正月謂周正建子之月與傳啓蟄而郊其月不同禮記是後儒所作不可以難左傳）猶三望亦非禮也禮不卜常祀（必其時）而卜其牲日（卜牲與日知吉凶）牛卜日曰牲（旣得吉日則牛改名曰牲。疏曰上云卜其牲日則牲之與日俱卜之也必當先卜牲而後卜日占得吉日則改牛爲牲然則牛雖卜吉未得稱牲牲是成用之名不可改名爲牲更卜吉凶明知卜牛在卜日之前也此言免牲是已得吉日牲旣成矣成七年乃免牛是未得吉日牲未成也）牲成而卜郊上怠慢也（怠於古典慢瀆龜策）望郊之細也不郊亦無望可也（春秋左氏傳）○公羊子曰曷爲或言三卜或言四卜（疏曰或言三卜即襄七年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是也）三卜禮也四卜非禮也三卜何以禮四卜何以非禮（據俱卜也。疏曰案曲禮上篇云卜筮不過三是其舊典之遺存鄭玄云求吉不過三魯四卜郊春秋譏之是也三卜禮謂是魯禮若天子之郊則不卜以其常事但以魯郊非常是以卜之吉則爲之凶則已之）求吉之道三（三卜吉凶必有相奇者可以决疑故求吉必三卜。疏曰周禮大卜掌三王之龜易義亦通于此然三卜是禮理應不書襄七年三卜郊何以書正以魯人之郊傳卜三正襄七年乃在周之四月以其不時

（是以書也）禘嘗不卜郊何以卜（禘比祫爲大嘗比四時祭爲大故據之○疏曰禘嘗不卜者即僖八年秋七月禘于太廟桓十四年八月乙亥嘗之類皆不見卜筮之文故言此禘比祫爲大禘之與祫雖皆大祭但禘及功臣於祫則否故以禘爲大是以文二年大事于大廟之下傳云五年而再殷祭彼注云謂三年祫五年禘禘所以異於祫者功臣皆祭也祫猶合也禘猶諦也審諦無所遺失盤庚曰茲于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義亦通于此也

嘗比四時祭爲大者以此傳配禘禘既大於祫則知嘗大於四時且嘗是秋成萬物薦馨故以爲盛也）卜郊非禮也（禮天子不卜郊○疏曰欲道天子之郊以其常事故不須卜魯郊非禮是以卜之異於禘嘗耳）卜郊何以非禮（據上言三卜禮○疏曰弟子之意以爲上言三卜是禮何言卜郊非禮乎荅者以爲由魯郊非正故須卜何妨天子之郊不卜乎）魯郊非禮也（以魯郊非禮故卜爾昔武王既沒成王幼少周公居攝行天子事制禮作樂致大平有王功周公薨成王以王禮葬之命魯使郊以彰周公之德非王故卜三卜吉則用之不吉則免牲謂之郊者天人相與交接之意也不言郊天者謙不敢斥尊○疏曰謂之郊者云云何氏以爲郊特牲云於郊故謂之郊禮記非正典故不從之又曰不言郊天者謙不敢斥尊者欲道禘于大廟于莊公于武公之屬皆斥尊言之若然乙亥嘗己卯烝之屬又不斥言者以是時祭于大廟小於禘故也）魯郊何以非禮（據成公乃不郊惡之）天

子祭天（郊者所以祭天也天子所祭莫重於郊居南郊者就陽位也槀席玄酒器用陶匏大珪不琢大羹不和爲天至尊物不可悉備故推質以事之○疏曰居南郊云云者皆出禮記郊特牲彼文云郊之祭也大報天而主日也兆於南郊就陽位也又云莞簟之安而蒲越槀鞂之尚酒醴之美玄酒明水之尚貴用陶匏以象天地之性也大珪不琢美其質也大羹不和貴其質也鄭氏云明水司烜以陰鑑所取於月之水也蒲越槀鞂藉神席也而彼文又云祭天埽地

（而祭[illegible]於其對而[illegible]而云[illegible]神席不謂對不爲壇故言埽地[illegible]全無席）諸侯祭土（土謂社也諸侯[illegible]祭莫重於社[illegible][illegible]祭[illegible]祀土祭其先[illegible]○疏曰諸侯祭土者欲道僭郊爲非禮之[illegible]也）天子有方望之事（方望謂郊[illegible]所望祭四方羣神日月星辰風伯雨師五嶽四瀆及餘山川凡六[illegible]所○疏曰舊說一云方羣神是爲四也通日與月爲六星是五星爲十一也辰是十二辰爲二十三風伯雨師爲二十五五嶽爲三十四瀆爲三十四餘小山川爲二是爲三十六所注故魯郊非禮也者正以其所主狹是以不得祭天地也）無所不通（盡八極之內天之所覆之所載無所不至故得郊也）諸侯山川有不在其封內者則不祭也（故魯郊非禮也）曷爲或言免牲或言免牛免牲禮也（魯卜不吉免之禮卜郊不吉則爲牲作之衣纁裳使有司玄端放之於南郊閔本爲災不敢留天牲○疏曰或言免牛者即成七年王正月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乃免牛是也）免牛非禮也免牛何以非禮傷者曰牛（養牲不謹敬有災傷天不饗用不得復爲天牲故以本牛名之非禮者非天牲不當復見免但內自省責而已）三望者何望祭也（疏曰欲言祭名文在免牲之下欲言非祭因郊天爲之故執不知問）然則曷祭祭泰山河海曷爲祭泰山河海（據郊者主爲祭天）山川有能潤于百里者天子秩而祭之（此皆助天宣氣布功故祭天及之秩者隨其大小尊卑高下所宜禮祭天牲角繭栗社稷宗廟角握六宗五嶽四瀆角尺其餘山川視卿大夫天燎地瘞日月星辰布山縣水沉風磔雨升燔者取俎上七體與其珪寶在辨中置於辨上燒之○疏曰禮祭天至大夫者皆毛剝與禮說文耳其餘山川視卿大夫者小山川之屬但索牛而已又曰爾雅祭天曰燔柴者蓋以祭柴而燔之故謂祭天爲燔柴祭地爲瘞即是瘞云祭地）

（曰瘞埋李巡曰祭地以王埋地[illegible]瘞亦埋也云日月星辰布著即[illegible]雅云祭星曰布孫氏云既祭布散於地位似星辰布列郭氏曰布散祭於地然則爾雅雖不言日月已月之義宜附於星故何氏遷日月言之云山縣者爾雅云祭山曰庪縣郭氏云或庪或縣置之於山李氏曰祭山以黃玉及璧以庪置几上遂遷而眡之若縣故曰庪縣氏曰庪縣埋於山足曰庪埋於山上曰縣是也一云水沈者即爾雅祭川曰浮沈孫氏曰置祭於水中或浮或沈故曰浮沈是也言風磔者即爾雅云祭風曰磔孫氏云既祭披磔其牲以風散之李氏曰祭風以牲頭蹄及皮破之以祭故曰磔郭氏曰今俗當大道中磔狗云以止風此其象云雨升者熱文何氏更有所見蓋患其雨多祭使上升數祭田曰升明上水沈是祭川也又曰禜者取祖云云者解上天禜半文其十體者即少牢之肩臂臑髀胳正脊脡脊横脊短脅長脅代脅之屬也）觸石而出膚寸而合（側手爲膚案指爲寸言其觸石而出無有膚寸而不合）不崇朝而徧

雨乎天下者唯泰山爾（崇重也不重朝言一朝也）河海潤于千里（亦能通氣致雨潤澤及于千里禱詩傳曰湯時大旱使人禱于山川是也郊望非一獨祭三者魯郊非禮故獨祭其大者）猶者何通可以已也（已止）何以書譏不郊而望祭也（譏尊者不食而卑者獨食書者惡失禮也魯至是郊者僖公賢君欲尊明其先祖之功德不就廢之譏者春秋不見事不書皆從事舉可知也不吉言不從者明己意汲汲欲郊而卜不從爾所以見事鬼神當加精神）○宣公三年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猶三望（牛不稱牲未卜日言牛雖傷死當更改卜取其吉者郊不可廢也前年冬天王崩未葬而郊者不以王者廢天事禮記曾子問天子崩未殯五祀不行既殯而祭自啓至于反哭五祀之祭不行已葬而祭○疏曰案[illegible]牛死在正月郊當用三[illegible]其閒[illegible]牲養[illegible]牛[illegible]二傷一死[illegible]）

（而其言者郊天之禮不一廢也死而遂不郊故爲非禮也不郊禮則於禮得郊禮諸侯爲天子喪天王崩未葬而得郊者不以王事廢天事也引曾子問者與輕以明重也初死以至於殯啓殯以至反哭於此之間五祀之祭不行耳既殯之後啓殯以前五祀之祭猶尚不廢郊天必不廢矣故鄭注云郊社亦然王制云喪三年不祭唯祭天地社稷爲越紼而行事鄭玄云不敢以卑廢尊紼輴車索禮天子殯於西序横輴車而塗之繫紼以備火災言越紼而行事是在殯得祭也家曾子問既殯而祭其祭也尸入三飯不侑酳不酢而已矣謂尸卒三飯祝不侑勸其食食罷主人酌酒酳尸不酢主人曾子問又云已葬而祭祝畢獻而已謂飯而侑勸訖酳尸尸酢主人酢訖又布祝席祝坐主人酌酒以獻祝獻畢而止故鄭注云既葬彌吉畢獻祝而後止是也鄭又注彼云天子七祀言五者關中言之實禮記祭法云王爲羣姓立七祀曰司命曰中霤曰國門曰國行曰泰厲曰户曰竈王自爲立七祀諸侯立爲五祀曰司命曰中霤曰國門曰國行曰公厲諸侯自爲立五祀大夫立三祀曰族厲曰門曰行適士立二祀曰門曰行庶士庶人立一祀或立户或立竈是其義也）左氏曰望郊之屬也不郊亦無望可也（已有例在僖三十一年後發傳者嫌牛死與卜不從異○復扶又反）○公羊子曰其言之何（據食角不言之○䟽曰鼷食角不言之者即成七年春王正月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乃免牛是也）緩也（辭間容之故爲緩不若食角急也別天牲主以角書者重公養牲不謹敬不潔清而災重事至尊故詳録其簡甚○䟽曰不若食角也者言食角之時正以有不順之甚爲天所災不敬備後故不言之耳別天牲主以角者即王制云祭天地之牛角繭栗宗廟之牛角握賓客之牛角尺是重事至尊故詳録其簡甚者正謂言之是也何者之爲緩辭故以簡慢之卞言矣言簡者欲取五行傳云簡宗廟之害耳）曷爲不復（據宣十五年牛死改卜牛○䟽據定十五年牛死改卜牛者據）

（經云十五年春王正月鼷鼠食郊牛牛死改卜牛是也）養牲養二卜（二卜在下）語帝牲不吉（帝皇天大帝在北辰之中主總領天地五帝羣神也不吉者有災。疏曰在北辰之中者言在北辰之處紫微宮內也云總領天地五帝羣神也者總領天地之內五帝羣神也其五方之帝東方青帝靈威仰之屬是其王帝之名春秋緯文耀鉤具有其文）則扳稷牲而卜之（先卜帝牲養之有災更引稷牲卜之以為天牲養之凡當二卜爾復不吉不復郊。疏曰更引稷牲卜之以為天牲者。即定十五年牛死改卜牛者正謂此）帝牲在于滌三月（滌宮名養帝牲三牢之處也謂之滌者取其蕩滌絜清三牢者各主一月取三月一時足以充其天牲。疏曰養帝牲三牢之處也者其三牢之文出春秋說文）於稷者唯具是視（視其身體具無災害而已不特養于滌宮所以降稷尊帝）郊則曷為必祭稷（據郊者為祭天）王者必以其祖

配（祖謂后稷周之始祖姜嫄履大人迹所生配配食也。疏云姜嫄履大人迹所生者即詩云履帝武敏歆又周本紀云有邰氏女曰姜嫄為帝嚳元妃出野見巨人跡心忻然說欲踐之踐之身動如孕者居期而生子以為不祥棄之隘巷或棄山林寒冰之上云云姜嫄以為神遂收養長之初欲棄之因名曰棄是也）王者則曷為必以其祖配（據方父事天。疏曰據方父事天者言既以為父特祭何嫌而要須以祖配祭之乎故難之）自內出者無匹不行（匹合也無所與會合則不行）自外至者無主不止（必得主人乃止者天道闇昧故推人道以接之不以文王配之者重本尊始之義也故孝經曰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五帝在太微之中迭生子孫更下天下書改上者善其應變得禮。疏曰必得主人乃止者天道闇昧故推人道以接之者止謂天之精神不明察矣又曰此天帝者即靈威仰之屬謂在太微[illegible]內迭王天下即感精符云蒼帝[illegible]）

（[illegible]熒惑者[illegible]也熒[illegible]精在南方其色赤[illegible]注大斗之星精在中央[illegible]也鎮藏斗者參注云[illegible]參之[illegible]注西方其色白藏參者虛注二[illegible]之星粹在北方其色黑藏[illegible]注云文王房星之精在東方其色青五星之誅是其義）○穀梁子曰之口緩辭也傷自牛作也（牛自傷口非災之道不至也故以緩辭言之○疏曰此之爲緩辭則成七年不言之爲急辭也舊解范氏别例云凡三十五范既摠爲例

則言之者並是緩辭也傳於執衛從云言之緩辭也則云其餘不發[illegible]緩可知耳公與在外逆之緩也衛侯之弟鱄秦伯之弟鍼等稱之音取其緩之得逃異敗六國云之者取其六國同役而不急於軍事殺奚齊稱之者緩於成君也方子官言之者隱孫而脩之緩也曰食言之若不知之緩也則自餘[illegible]緩[illegible]理雖再譏舊讀既然可致[illegible]故今[illegible]從之）改卜牛牛死乃不郊（[illegible]牛無咎適然災口傷[illegible]辭也卜後死又變[illegible]此[illegible]）

（[illegible]變異○疏曰公羊傳改卜者[illegible]牲不吉則引稷牲而卜之其帝牲[illegible]在於滌宮三月於稷者唯具[illegible]身體無災害而已不特養於滌宮[illegible]又云郊必以其祖配者自內出者[illegible]無匹不行自外至者無主不止今改卜者取其稷牛則未審傳意如何以后稷配郊必與公羊異也不言免牛而云不郊者牛死不行免牛之禮故直言不郊也）乃者亡乎人之辭也（譏宣公不恭致天變○疏曰重發傳者嫌牛死與卜郊不從異也）○成公七年春王

正月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乃免牛不郊猶三望（不言免牛者以方改卜郊吉不未可知○疏曰下傳稱免牲不曰不郊免亦然此言免牛則嫌似不郊故云不言免牛者以方改卜郊夫下[illegible]）（[illegible]也）穀梁子曰不言月急辭也（辭[illegible]促迫不容口○疏曰宣三年郊牛之[illegible][illegible]伐[illegible]之是緩辭亦不云日此[illegible]云[illegible]后急辭也者案宣三年[illegible][illegible]也[illegible]辭自傷之緩此者其異[illegible]）

（食牛之緩二者立文雖異俱是緩辭則辭間容日亦是緩辭傳云不言日急辭也者此已變例則定十五年享元年之類文言日者並是急辭也緩辭不書日者言之既是緩辭可知故不須更書日以見緩也）過有司也郊牛日展斛角而知傷展道盡矣其所以備災之道不盡也（斛渠幽反○有司展察牛而即知傷是展察之道盡不能防災禦患致使牛傷故不書日以顯有司之過斛球球然角貌○疏曰展省察也言日日皆省察牛之觩角而則知傷是省察之道盡矣展道雖盡不能防災禦患致使牛傷是其所以備災之道不盡是故不言日以責有司也牛角云觩者詩稱兕觩其觩〻曰有觩其角是也）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又有繼之辭也（前已食故曰繼）其緩辭也曰亡乎人矣非人之所能也所以免有司之過也（至此復食乃知國無賢君天災之爾非有司之過也）

（故言其以赦之○疏曰上文云鼷鼠食郊牛角不言其此文云又食其角乃變言其故經之云其緩辭也曰亡乎人矣亡無也至此郊牛復食乃知國無賢君非人所不能也謂國無賢君之故爲上天之所災非人力所能禁所以免有司之過也謂經言其者所以赦有司也）乃免牛乃者亡乎人之辭也免牲者爲之緇衣纁裳有司玄端奉送至于南郊免牛亦然免牲不曰不郊免牛亦然（郊者用牲今言免牲則不郊顯矣若言免牛亦不郊而經復書不郊者蓋爲三望起爾言時既不郊而猶三望明失禮○疏曰重發傳者此再食乃免牛嫌與他例別故重發之又曰蓋爲三望起爾者傳三十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彼不云不郊此既云免牛又云不郊者彼免牲與二望同時故略去不郊之文此春免牛夏乃三望故備言之）○成公十七年九月辛丑用郊公羊子曰用者

不宜用也九月非所用郊（[illegible]）（夏之七月天氣上外地氣下降又非郊時故加用之）然則郊曷用郊用正月上辛（魯郊博卜春三月言正月者因見百王正所當用也三王之郊一用夏正言正月者春秋之制也正月者歲首上辛猶始新皆取其首先之意日者明用辛例不郊則不日○疏曰傳三十一年傳云魯郊非禮也彼注云以魯郊非禮故卜爾昔武王既沒成王幼少周公居攝行天子事制禮作樂致太平有王功周公薨成王以王禮葬之命魯使郊以彰周公之德非正故卜三卜吉則用之不吉則免牲者是其魯郊博卜春三月之義也而此傳止言正月者因見其自今後百代之王正所當用之月也云曰三王之郊一用夏正者易說文也云用夏正而此傳特言用正月上辛者但春秋之制以春秋因魯以制六令向今以後之謂皆用周之正月故此云不郊則不已者即僖三十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成七年春王正月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夏五月

（郊猶三望之屬是不郊則不日之文也）或曰用然（郊或曰用者先有事於后稷神也晉人將有事於河必先有事於惡池齊人將有事於泰山必先有事於配林魯人將有事於天必先有事於頖宮九月郊尤悖禮故言用小大盡譏之以不郊乃譏三望知郊不得譏小也又夕牲告牲后稷當在日上不得在日下○惡音呼又作虖好故反池大河反蜚禮記作配○疏曰晉人至於頖宮者卽禮器云魯人將有事於上帝必先有事於泮宮注云上帝周所郊祀之帝謂蒼帝靈威仰也魯以周公之故得郊祀上帝與周同先有事于泮宮告后稷也告之者將以配天先仁也泮宮郊之學也詩所謂頖宮也字或爲郊宮晉人將有事於河必先有事於惡池鄭注云惡當爲呼聲之誤也呼池嘔夷并州川泰又將有事於泰山必先有事於配林注云配林林名是也云以不郊乃譏三望云云者即僖三十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傳云猶者何通可以已也譏不郊而望祭也何氏云尊者不食而卑者獨食也云又

（[illegible]）（[illegible]云九月用辛丑郊）○穀梁子曰九月辛丑用郊夏之始可以承春以秋之末承春之始蓋不可矣（[illegible]）（僖三十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從傳曰四月不時[illegible]）（末之不可故以是爲猶可也）九月用郊用者不宜用也宮室不設不可以祭衣服不脩不可以祭車馬器械不備不可以祭有司一人不備其職不可以祭祭者薦其時也薦其敬也薦其美也非享味也（疏曰論用郊而陳宮室者[illegible]有五經莫重於祭祭而盛者莫大於郊禮甚欲見親父然後至其天象國備然後祭享故具說宮室衣服車馬官司之等明神非徒享味而已何得九月始用郊乎徐邈云宮室謂郊之齋宮衣服車器[illegible]）

（之所用言一事闕則不可祭何得九月用郊理亦通也）○哀公元年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夏四月辛巳郊穀梁子曰此該郊之變而道之也（該備也春秋書郊終於此故於此備說郊之變變謂郊非其時或牲被災害○疏曰郊自正月至于三月郊之時也三卜禮之正凡書郊皆譏也例云書郊有九僖三十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一也宣三年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猶三望二也成七年鼷鼠食郊牛角三也襄七年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四也襄十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不郊五也定公哀公並有牲變不言所食處不敬莫大二罪不要並為一物六也定十五年五月郊七也成十七年九月用郊八也及此經四月辛巳郊九也不備云子之所言至道之何也[illegible]者傳[illegible]）[illegible]又有

吉禘（[illegible]）

[illegible]之（[illegible]展道盡[illegible]可若而言者[illegible][illegible]與[illegible]復[illegible]入災而[illegible]改[illegible]書以譏之也）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志不敬也郊牛日展觓角而知傷展道盡矣（展道[illegible]盡所以譏災之道不盡譏哀公不敬故致天災）郊自正月至于三月郊之時也夏四月郊不時也五月郊不時也夏之始可以承春以秋之末承春之始蓋不可矣（凱曰不時之中有差劇也夏始承春秋之末猶爲可也○疏曰自正月二月三月此三春之月是郊天之正時也若夏四月五月以後皆非郊月如有其郊並書以示譏然則郊是春事也如郊在四月五月之中則是以夏始承春其過差少若郊在九月之中則是以秋末承春其過極多則自五月至八月其間有郊亦以承春遠近爲過之深淺也）九月用郊用者不宜用也（者成）

原書漫漶不清

[illegible]郊三卜禮也（以十二月下卜正月上辛如不從則以正月下辛卜二月上辛如不從則以二月下辛卜三月上辛所謂三卜也鄭嗣曰謂卜乘而三也乘卜之道三故曰禮也○疏曰郊[illegible]之[illegible]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illegible]爲郊之時則於此一辛之[illegible]以[illegible]不吉以至三卜求吉之[illegible]三卜曰禮也）四卜非禮也（僖三十一年襄十一年皆四卜○疏僖三十一年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不[illegible]則以正月下辛卜二月上辛不從則以二月下辛卜三月上辛所三卜禮也今以三月以前不吉又以三月下辛卜四月上辛則謂[illegible]非禮也成十年以四月以[illegible]四月下辛不吉又於四月下辛卜五月上辛則五卜強也非禮可知案之宣[illegible]亦以一年之中卜至於四[illegible]也[illegible]一年之一三卜禮也四卜下非禮也然則四卜云非禮五卜二云強者[illegible]卜[illegible]猶去禮[illegible]則過於以非禮言之若至[illegible]則[illegible]知其不可而強爲之去[illegible]）[illegible]卜強也（成十年五卜）卜免

牲者吉則免之不吉則否牛傷不言傷之者傷自牛作也故其辭緩（宣三年郊牛之口傷以牛自傷故加之言緩辭）全曰牲傷曰牛未牲曰牛其牛一也其所以爲牛者異（也卜日成牲而傷之曰牛未卜日未成牲之牛）（二者不同）有變而不郊故卜免牛也已牛矣其尚卜免之何也（災傷不急以郊牲從卜免之）

禮與其亡也寧有（於禮有卜之與無卜寧當有卜）嘗置之上帝矣故卜而後免之不敢專也（嘗置之滌宮名之爲上帝牲故不敢擅放也）卜之不吉則如之何不免安置之繫而待六月上甲始庀牲然後左右之（庀具也待具後牲然後左右前牛在我用之不復猶卜已有新牲故也周禮曰司門掌授管鍵以啓閉國門祭祀之牛牲

繫焉然則未左右時臨門者養之）子之所言者牲之變而曰我一該郊之變而道之何也我以六月上甲始庀牲十月上甲始繫牲十一月十二月牲雖有變不道也（牲有變則改卜牛以不妨郊事故不言其變○疏曰上言子者弟子問穀梁子辭而曰我者是弟子述穀梁子自我之意我以六月者是穀梁子荅前弟子之辭我以六月上甲始庀牲庀具猶簡擇未繫之待十月然後始繫養若六月簡訖以後有

變則十月八月九月上甲皆可擇擇故傳云六月上甲始庀牲明自六月爲始七月八月九月皆可替牲自十月繫之有變則改卜卜取吉者十一月十二月亦然是繫之三月也故傳云十月上甲始繫牲十一月十二月牲雖有變不道也是也待正月然後言牲之變正是郊特之正如其牛有變然後言之二月三月亦然重始亦改也[illegible]）正月然後言牲之變此乃所以[illegible]

郊（至郊時然後言其變重其時故也十二月不道自前可知也正月然後道則二月三月亦可知也此所以該郊言其變道盡○疏曰自六月上甲始庀牲十月始繫牲自十二月以前牲雖有變不責自正月然後云牲之變乃不敬卜免牲吉與不吉如此之類皆是該備辨事言牲變之道盡悉也）郊享道也貴其時大其禮其養牲雖小不備可也（享者飲食之道牲有變則改卜牛郊日已逼庀繫之牲雖小不備合時將禮用之可也）子不忘三月卜郊何也（三月謂十二月正月二月也○疏曰旣言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正月下辛卜二月上辛二月下辛卜三月上辛怪經不書此十二月正月二月之卜郊該問之也）郊自正月至于三月郊之時也（有變乃志常事不書）我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如不從則以正月下辛卜二月上辛如不從則

二月下辛卜三月上辛如不從則不郊矣（意欲郊而卜不吉從郊必用上辛）（繫莫先也）○哀公十三年公會吳于黃池吳人因子服景伯景伯謂大宰魯將以十月上辛有事於上帝先王季辛而畢何世有職焉（者祭）（疏曰七月辛丑盟四景伯以遷吳景伯稱十月當謂周之十月週之十月非祭上帝先公之時且祭終朝而畢無乙辛盡於季辛之事景伯以吳信鬼皆虛言以恐吳耳○春秋左氏傳）

春其帝大皞其神句芒（此倉精之君木官之臣自古以來著德立功者也大皞宓戲氏句芒少皞氏之子曰重爲木官○疏曰其帝大皞者謂自古以來木德之君其帝大皞也謂之皞者案異義古尚書說元氣廣大謂之皞天則稱皞皞廣大之意以伏羲能同天故稱皞以東方生養元氣盛大西方收斂元氣便小故東方之帝謂之大皞西方之帝謂之少皞其神）

（者謂自古以來主春立功之臣其祀以爲神是句芒者主木之官木初生之時句屈而有芒角故云句芒言大皥句芒者以此二人生時木王主春立德立功及其死後春祀之時則祀此大皥句芒故言也此之言據死後享祭之時不論生存之日故云其神句芒言其神則大皥亦神也大皥言帝則句芒當云臣也互而相通大皥在前句芒在後相去縣遠非是一時大皥木王句芒有主木之功故取以相配也又曰蒼是東方之色故下云駕蒼龍服蒼玉此是蒼精之君也則東方當木行之君也云著德立功者著德謂大皥立功謂句芒也云

大皥宓戲氏者以東方立德則謂之大皥德能執伏犧牲謂之伏犧即宓戲也律歷志云大皥作罔罟以田漁取犧牲故天下號曰庖犧氏又帝王世紀云取犧牲以供庖廚食天下故號曰庖犧氏或作宓戲氏者宓字誤也當宂下著必是古之伏字案帝王世紀云大皥帝庖犧氏風姓也母曰華胥遂人之世有大人之迹出於雷澤之中華胥履之生庖犧於成紀蛇身人首有聖德爲百王先帝出於震未有所因故位在東主春象日之明是以稱大皥一號黃熊氏云少皥氏之子曰重爲木官者案昭二十九年左傳蔡墨云少皥氏有四叔曰重曰該曰脩曰熙重爲句芒該爲蓐收脩及熙爲玄冥顓頊氏有子曰犂爲祝融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爲后土是重爲句芒若然案楚語云重爲南正司天犂爲火正司地所以又爲南正火正不同者蓋重爲木正兼爲南正司天犂爲火正兼爲北正司地故韋昭注國語云火當爲北重既顓頊時爲南正案楚世家高辛氏誅重犂依帝嚳顓頊高辛各有一人爲帝則重既事顓頊又事高辛鄭則依命曆序以顓頊傳九世帝嚳傳十世則重何得事顓頊又事高辛者師解重人號雖子孫皆號曰重猶若羿爲堯時射官至夏后相之時猶有羿也自古以來

紀君臣之號案昭十七年左傳云顓頊以來不能紀遠乃紀於近命以民事服注云自少皥以上天子之號以其德百官之號以其徵自顓頊以來天子之號以其地百官之紀以其事則伏犧神農黃帝少皥皆以德爲號也高陽高辛唐虞皆以地爲號也雖以其地爲號兼有德號則帝嚳顓頊堯舜是其德號）

夏其帝炎帝其神祝融（此亦精之君火官之臣自古以來著德立功者也炎帝大庭氏也祝融顓頊氏之子曰犂爲火官○疏曰何胤云春秋說云炎帝號大庭氏下爲地皇作耒耜播百穀曰神農也云犂爲火官

（著寔昭二十九年左傳云顓頊氏有子曰犂為祝融杜注云祝融明貌・）中央其帝黃帝其神后土（此黃精之君土官之神自古以來著德立功者也黃帝軒轅氏也后土亦顓頊氏之子曰犂兼為土官○疏曰案昭二十九年左傳云顓頊氏有子曰犂為祝融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為后土后土為土官知此經后土非句龍而為犂者以句龍初為后土後轉為社后土官闕犂則兼之故鄭注大宗伯云犂食於火土以宗伯別云社稷又云五祀句龍為社神則不得又為五祀故云犂兼也）秋其帝少皞其神

蓐收（此白精之君金官之臣自古以來著德立功者也少皞金天氏蓐收少皞氏之子曰該為金官○疏曰案此秋云其帝少皞在西方金位左傳昭元年云昔金天氏有裔子曰昧為玄冥師生允格臺駘稱金天氏與少皞金位相當故少皞則金天氏也又帝王世紀少皞帝號曰金天氏云少皞氏之子曰該為命官者案左傳昭二十九年蔡墨云少昊氏之子曰該又云該為蓐收是其此神佐少皞於秋蓐收者以秋時萬物摧蓐而收斂）冬其帝顓頊其神玄冥（此黑精之君水官之臣自古以來著德立功者也顓頊[illegible]）

（陽氏也玄冥少皞氏之子曰脩[illegible]水官○疏曰案五帝德云顓頊高陽[illegible]姬姓也又帝王世紀云生十年而佐[illegible]皞十二作而冠二十年而登帝位在[illegible]七十八年而崩以水承金也云玄冥少皞氏之子曰脩曰熙者案昭二十九年左傳云少皞氏有子曰脩曰熙又云脩及熙為玄冥是相代為水官也○）季冬乃畢祀帝之大臣天之神祇（四時之功成於冬孟月祭其宗至此可以祭其佐也帝之大臣句芒之屬天之神祇司中司命風師雨師○疏曰案上孟冬祈來年于天宗大割祠於公社臘先祖五祀

是謂蜡祭則百神皆祭則一變而致羽物山林之祇再變而致鱗物川澤之祇是蜡祭並祭山川是嶽瀆及衆山川也孟冬不見者文不具孟冬祭嶽瀆因及衆山川至此又更祭衆山川山川少於嶽瀆是孟月祭其宗此月祭其佐前孟冬是祭先嗇神農并祭五帝但孟冬其文不具則五帝為宗大臣勾芒等為佐是孟月祭其宗此月祭其佐也孟冬祭司中等是孟月祭宗此月祭佐則天[illegible]人鬼山川等皆有宗有佐也故鄭先云孟月祭宗至此祭佐後解帝之大臣天神地祇若然山川畢於帝之大臣[illegible]言故以為尊卑之序義例也熊氏[illegible]）

孟冬祭宗至此祭佐唯天恐非也○以上禮記月令

右配帝及帝臣

掌次朝日則張大次小次設重帟重案朝直遥反重直龍反○朝日春分拜日於東門之外次謂幄也大幄初往所止居也小幄既接祭退俟之處祭義曰周人祭日以朝及闇兆有強力孰能支之是以退俟與諸臣[illegible]有事焉重帟複帟重案牀重席也○[illegible]曰言朝日者謂春分朝日則張大次小次者次謂幄帳也大幄小幄但幄在[illegible]中既有幄明有帷幕可知設重帟者謂於幄中設承塵云重案者案則牀山牀言重謂牀上設重席不言氈及皇邸亦有可知上氈案不言重席亦有重[illegible]可知互見爲義又曰知朝日春分者祭義云祭日於東故鄭約用春分也云拜日於東門之外者謂在東郊覲禮文云次謂幄也大幄初往所止居也小幄既接祭退俟之處者必兩處設幄者大幄謂王侵晨至祭所祭時未到去壇壝之外遠處設大次王止止居故云大幄初往所止居也接祭者與羣臣交接相代而祭去壇宜近置一小幄退俟之處云祭義曰周人祭日以朝及闇引此已下者欲見王與臣接祭之義謂有小幄也言孰能支之者謂[illegible]祭之間雖有強力誰能支持乎云[illegible]設帟者謂兩重爲之云重案牀重席[illegible]案司几筵莞筵繅席次席二重此言[illegible]席亦當有此三重與重帟不同○天官

◡大宗伯以實[illegible]祀日月星辰實柴實牛柴上也故書實柴或爲賓柴星謂五緯[illegible]謂日月所會十二次○疏曰云實柴[illegible]牛柴上也者案肆師職曰三者皆實[illegible]先鄭直據實柴爲實牛者偏據一邊而言耳其實皆牛也云故書實柴或爲賓柴者賓柴無義故鄭不從當還從實柴也云星謂五緯者五緯即五星東方歲星南方熒惑西方太白北方辰星中央鎮星言緯者二十八宿隨天左轉爲經五星右旋爲緯案元命包云文王之時五星以聚房也星備云五星初起牽牛此云牽明是五緯又案星備云歲星一日行十二分度之一十二歲而周天熒惑日行三十三分度之一三十三歲而周天鎮星日行二十八分度之一二十八歲而周天太白日行八分度之一八歲而周天辰星日行一度一歲而周天是五緯所行度數之事且諸文皆星辰合解之故尚書堯典云曆象日月星辰洪範五紀亦云星辰鄭皆星辰合釋者餘文於義不得分爲二故合釋此文

（皆上下不見祭五星之文故分星爲五緯與辰別解若然辰雖據日月會時而言辰即二十八宿也案昭七年左氏傳晉侯問伯瑕曰何謂六物對曰歲時日月星辰是謂也公曰多語寡人辰而莫同何謂辰對曰日月之會是謂辰故以配日是其事但二十八星面有七不當日月之會直謂之星君日月所會則謂之宿謂之辰謂之次亦謂之房故尚書胤征云辰弗集于房孔注云房日月所會是也禮記郊特牲曰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大報天而主日也兆於南郊就陽位也掃地而祭於其質也祭義曰郊之祭也大報天而主月配以月則郊祭并祭日月可知其餘星也辰也亦自明矣○春官）○典瑞掌玉瑞玉器之藏辨其名物與其用事設其服飾（藏才浪反○人執以見曰瑞禮神曰器瑞符信也服飾服玉之飾謂繅藉○見賢遍反藉在夜反下同○疏曰言掌玉瑞玉器之藏者玉之美者入天府藏之凡平者仍在典瑞藏之故亦言藏也人執之則曰瑞即下文鎮圭之等是也禮神曰器則下文四圭之等是也云辨其名物者圭璧之等各有名并物色有異云與其用事者爲事而用圭璧謂朝聘朝日祭祀之等皆是也云設

其服飾者謂繅藉在玉若人之衣服然飾也又曰人執以見曰瑞禮神曰器者據此文及大宗伯相對而說散文則人執亦名器故聘禮記云圭璋璧琮凡此四器者唯其所寶以聘可也又尚書云五器卒乃復皆是人執而名器也云瑞符信也者若天子受瑞於天諸侯不得受瑞於天唯受瑞於天子故名瑞瑞即符信者也云繅藉即下文繅五采五就之等也）王晉大圭執鎮圭繅藉五采五就以朝日（繅有五采文所以薦玉木爲中榦用韋衣而畫之就成也王朝日者示有所尊訓民事君也天子常春分朝日秋分夕月覲禮曰拜日於東門之外故書鎮作瑱鄭司農云晉讀爲搢紳之搢謂插之於紳帶之間若帶劍也瑱讀爲鎮玉人職曰大圭長三尺杼上終葵首天子服之鎮圭尺有二寸天子守之繅讀爲藻率之藻五就五帀也一帀爲一就○疏曰搢插也謂插大圭長三尺玉笏於帶間手執鎮圭尺二寸繅藉五采五就者謂以五采就繅藉玉也以朝日者謂以春分朝日於東郊也又曰云繅有五采文者繅繅字以其繅者雜采之名故云繅有五采文所以薦玉也云木爲中榦用韋衣而畫之就成也者鎮圭尺二寸廣三寸則此木版亦長尺

二十黄三寸迎王后然後用葦衣之乃於韋上畫之一采爲一帀五采則五帀一帀爲一就就成也是采色成者也案聘禮記云絢組尺彼組不問尊卑皆用五采長尺以爲繫所以束玉使不落絢組繫亦名繅藉者則曲禮云其有藉者則楊聘禮云上介屈繅以授賓是亦名繅藉者也云土朝日者亦有所尊訓民事君也者王者父天母地兄日姊月故春分朝日秋分夕月以王者至尊猶朝日夕月况民得不事君乎是訓民事君也云天子常春分朝日秋分夕月拜者案祭義云祭日於東祭月於西又玉藻云玄端而朝日於東門之外又覲禮春

拜日於東門之外既春拜日於東明秋夕月於西故知春分朝日秋分夕月也鄭司農云晉讀爲搢紳之搢者漢有搢紳之士亦謂搢笏於紳故讀從之云謂插之於紳帶之間者凡帶有二者大帶大夫已上用素士用練即紳也又有革帶所以珮玉之等分插笏若插於紳之外革之內故云紳帶之間也云若帶劒也者劒在紳帶之間同處也云玉人職曰大圭長三尺杼上終葵首天子服之者案彼注云杼殺也終葵首謂大圭之上近首殺去之留首不去處爲椎頭齊人者椎爲終葵首故名圭首爲椎頭者爲終葵首也案玉藻云天子搢珽方正

奏天下即杜大圭也云鎮圭尺有二寸天子守之者亦工人文引之證經本圭與鎮圭之義也云繅讀爲藻率之藻者桓二年臧哀伯諫辭也藻是水藻之文故讀從之也云五就五帀也一帀爲一就者下文有三采者亦一采爲一就下云二采一就者據臣行聘不得與君同是以二采一采爲一行二采共爲一就凡言就者或兩行名爲一就即此上下文是也或一帀二行爲二就就即等也故聘禮記云所以朝天子圭與繅皆九寸又云繅三采六等朱白蒼注云以三色再就謂三色色謂再就就亦等也三色即六等禮記雜記亦云三采六等注云

三采六等以朱白蒼畫之再行行爲一等是等爲一行行亦爲就據單行言之也各有所據故其文有異也

〇圭璧以祀日月星辰

圭其邸爲璧取殺於上帝〇殺色界反下同〇疏曰祭日月謂春分朝日秋分夕月并大報天主日配以月其星辰所祭謂小宗伯四類亦如之注云禮風師雨師於郊之屬又月令云祈來年於天宗鄭云天宗日月星辰亦是也祭法埋少牢已下祭日月星辰謂禱祈而祭亦用此圭璧以禮神也又曰云生其邸爲璧著上文四圭兩圭各下璋邸皆言邸皆以邸爲璧但此圭璧不言邸

故鄭還以邸解璧也云取殺於上帝者但郊天及神州之神雖相對但天尊地卑故四圭有異鄭直而象不言殺也今日月星天神故以殺言之也言殺者取降殺以二爲節也○同上

○玉人之事圭璧五寸以祀日月星辰（禮其神也圭其邸爲璧取殺於上帝○疏曰此圭璧）謂以璧爲邸旁有一圭故云圭其邸爲璧也云取殺於上帝者案上文四圭以祀天此日月星辰爲天之佐故一圭是取殺於上帝也案典瑞云兩圭有邸以祀地璋邸射以祀山川彼山川亦取殺於地此不言者文略彼又有珍圭牙璋此不言者亦是文略並玉人等之可知○冬官

○天子玄端而朝日於東門之外（端當爲冕字之誤也玄衣而冕冕服之下）朝日春分之時也東門謂國門也○疏曰知端當爲冕者凡衣服皮弁尊次以諸侯之朝服次以玄端案下諸侯皮弁聽朔朝服視朝是視朝之服卑於聽朔今天子皮弁視朝若玄端聽朔則是聽朔之服卑於視朝與諸侯不類且聽朔大視朝小故知端當爲冕謂玄冕也是冕服之下案宗伯實柴祀日月星辰則日月爲中祀而用玄冕者以天神尚質國語云大采朝日少采夕月孔晁云大采謂袞冕少采謂黼衣而用玄冕者孔氏之說非也故韋昭云大采謂玄冕也少采夕月則無以言之云朝日春分之時也者以春分日長故朝之然則夕月在秋分也案書傳略說云祀上帝於南郊即春迎日於東郊彼謂孟春與此春分朝日別朝事儀云冕而執鎮圭帥諸侯朝日於東郊此云朝日於東門者東郊在南門之外遙繼門而言之也云東門謂國門也者以朝事儀云朝日東郊故東門是國城東郊之門也○玉藻

右日月星辰○記王宮祭日夜明

祭月幽宗祭星（王宮日壇王君也日稱君宮壇營域）也夜明亦謂月壇也宗皆當爲禜字之誤也幽禜亦謂星壇也星以昏始見禜之言營也春秋傳曰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禜之○見賢遍反○疏曰王宮祭日也者王君也宮亦壇也營域如宮也日神尊故其壇曰君宮也夜明祭月也者夜明者祭月壇名也月明於夜故謂其壇爲夜明也幽宗祭星也者祭星壇名也幽闇也宗當爲禜禜壇域也星至夜而出故曰幽也爲營域而祭之

（故曰幽禜也云宗皆當爲禜者以經云幽宗宗字無義而與禜字相近故並讀爲禜也禜之言營者案莊二十五年公羊傳云以朱絲營社或曰脅之或曰爲闇恐人犯之故營之是禜有營義故讀爲禜云○詳見祭法）

○祭日於壇祭月於坎（疏曰此經及下經皆據春分朝日秋分夕月祭日於壇謂春分也祭月於坎謂秋分也）

祭日於東祭月於西（疏曰祭日於東用朝旦之時祭月於西鄉夕之時而崔氏云祭日於壇祭月於

坎還據上文郊祭之時今謂若是郊祭日與月當應同處何得祭日於壇祭月於坎日於東月於西祭不同處則崔說非也崔又云日月有合祭之時謂郊祭天而主日配以月其禮大用牛各祭之時謂春分朝日秋分夕月其禮小故祭法用少牢今謂小司徒云小祭祀奉牛牲鄭注謂玄冕所祭自玄冕皆用牛也何得用少牢今謂祭法曰月用少牢鄭云禱祈之祭也崔氏說又非崔氏又云迎春之時兼日月者今案諸文迎春迎秋無祭日月之文小宗伯云兆五帝於四郊）

（四望四類亦如之謂四望四類之祭亦如五帝在四郊故鄭云兆日於東郊兆月與風師於西郊不謂兆五帝之時即祭日月崔說又非）（○祭義）

○傳古者先王既有天下又崇立於上帝明神而敬事之（崇尊也立立其祀也上帝天也明神日月也）於是乎有朝日夕月以教民事君（禮天子以春分朝日以秋分夕月拜日於東門之外然則夕月在西門之外必矣○國語周語）

○天子大采朝日與三公九卿祖識地德（禮天子以春分朝日示有尊也虞說云大采袞織也祖習也識知也地德所以廣生昭謂禮玉藻天子玄冕以朝日玄冕冕服之下則大采非袞織也周禮王搢大圭執鎮圭藻五采五就以朝日則大采謂此也言天子與公卿因朝日以修陽政而習地德因夕月以合陰教而糾天刑日照晝月照夜各因其明以修其事也）日中考政與百官之政事師尹維旅

牧相宣序民事（宣徧也序次也三君云師尹大春官也掌以美謝王綿陳也旅衆士也牧州牧也相國相也皆前官攻事之所及也一曰師尹公也詩云赫赫師尹）少采夕月與大史司載糾虔天刑（夕月以秋分糾恭也虔敬也刑法也或云少采黼衣也昭謂朝日以五采則夕月其三采也載天文也司天文謂馮相氏保章氏與大史相儷偶也此因夕月而恭敬觀天法考行度以知妖祥也）日入監九御使絜

奉禘郊之粢盛（監視也九御九嬪之官主粢盛祭服者）而後即安（即就也○國語魯語）○古者帝王躬率有司百執事而以正月朝迎日于東郊所以爲萬物先而尊事天也祀上帝于南郊所以報天德迎日之辭曰維某年月上日明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旁作穆穆

維予一人某敬拜迎日東郊（堯典曰寅賓出日此之謂也○尚書大傳）○莊公十八年日有食之穀梁子曰不言日不言朔夜食也何以知其夜食也曰王者朝日（王制曰天子玄冕而朝日於東門之外故日始出而有虧傷之處是以知其夜食也何休曰春秋不言月食日者以其無形故闕疑其夜食何緣書乎鄭君釋之曰一日一夜合爲一日今朔日已

始出其食虧傷之處未復故知此日以夜食夜食則亦屬前月之晦故穀梁不以爲疑○號曰此是禮記玉藻文而云王制者謂王者之法制非是王制之篇也此魯事而輒言天子朝日者言王者朝日所以顯諸侯朝朔也天子朝日於東門之外服玄冕其諸侯則玉藻云皮弁以聽朔於大廟與天子禮異其禮雖異皆早旦行事故昨夜有虧傷之處尚存故知夜食也徐邈云夜食則星無光張靖策廢疾云立八尺之木不見其影也與徐邈[illegible]也）故雖爲天子

必有尊也貴爲諸侯必有長也故

天子朝日諸侯朝朔

大宗伯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飌師雨師

槱羊九反燎良召反飌音風○槱積也詩曰芃芃棫樸薪之槱之積柴實牲體焉燔燎而升煙所以報陽也鄭司農云司中三能三階也司命文昌宮星風師箕也雨師畢也玄謂司中司命文昌第五第四星或曰中能上能也○能他來反○疏曰云槱積也詩云芃芃棫樸薪之槱之者此大雅棫樸之篇引之證槱得爲積也云積柴實牲體焉燔燎而升煙者此司中司命等言槱燎則以用煙也云燔燎而升煙所以報陽也者案郊特牲云升首於室以報陽彼論宗廟之祭以首報陽○今天神是陽煙氣上聞亦是以陽報陽故取特牲爲義也先鄭云司中三能三階也者案武陵大守星傳云三台一名天柱上台司命爲太尉中台司中爲司徒下台司祿爲司空云司命文昌宮星者亦據星傳云文昌宮第四曰司命第五曰司中二文俱有司中司命故兩載之云風師箕也者春秋緯云月離於箕風揚沙故知風師箕也云雨師畢也者詩云月離於畢俾滂沱是雨師畢也若左氏傳云天有六氣[illegible]生五味即五行之味也是陰陽風雨[illegible]明六氣下生金木水火土之五行鄭注大陽不變陰爲金雨爲木風爲土明爲火晦爲水若從妻所好言之則洪範云星有好風星有好雨鄭注云箕星好風畢星好雨是土十爲木八妻木八爲金九妻故東方箕星好風西方畢星好雨以此推之則北宮好奥南宮好暘中央四季好寒皆是所尅爲妻是從妻所好之義也云司中司命文昌第五第四星者此破先鄭也何則先鄭以爲司中是三台司命是文昌星今案三台與文昌皆有司中司命何得分之故後鄭云文昌第五第四星必先言第五後言第四者案文昌第四云司命第五云司中此經先云司中後云司命後鄭欲先說司中故先引第五證司中後引第四證司命故文到也○案武陵大守星傳云文昌宮六星第一曰上將第二曰次將第三曰貴相第四曰司命第五曰司中第六曰司祿是其本次也云或曰中台者亦據武陵大守星傳而言云三台一名天柱上台司命爲大尉中台司中爲司徒下台司祿爲司空引此破先鄭也詳見祭統

右祀司中司命飌師雨師

儀禮經傳通解續卷第二十[illegible]

地示　祭禮七

天子祭天地歲徧（疏曰地神有二歲二祭夏至之日祭崐崘之神於方澤一也夏正之月祭神州地祇於北郊二也或云建申之月祭之與郊天相對又曰知方丘之神是崐崘者祭地誌書括地象云地中央曰崐崘又云其東南方五千里曰神州以此言之崐崘在西北則統四方九州其神大者是崐崘東南一州耳於一州中更分為九州則禹貢之九州是也其餘地之）

（神孝經緯既云后稷爲天地之主則嚳配天南郊又配地北郊則周人以嚳配圜丘亦當配方澤也○曲禮下）大宗伯以黃琮禮地（禮地以夏至謂神在崐崘者也禮神者必象其類琮八方象地○疏曰云禮地以夏至謂神在崐崘與昊天相對者蒼璧禮昊天圜丘黃琮禮崐崘大地可知大司樂云以靈鼓靈鼗夏日至於澤中之方丘奏之若樂八變則地示皆出是也若然彼云天神則主北辰地示則主崐崘者即與此同也云琮八方象地者天圓以對地方地有四方是八方也）牲幣放其器（[illegible]放方往反○幣以從爵若人飲酒有酬幣○疏曰知幣是從爵非禮神者若是禮神之幣當在從上以其禮神幣與玉俱設）○典瑞兩圭有邸以祀地旅四望（兩圭者以象地數二也僢而同邸祀地謂所祀於北郊神州之神○僢昌絹反○疏曰云僢而同邸者案王制注卧則僢彼注謂兩足相向此兩圭亦兩足同邸是足相向之義故以僢言之則上四圭同邸者亦是各自兩足相向但就此兩足相向而言之也云地謂所祀於北郊神州之神者以其宗伯所云黃琮禮地謂夏至祭崐崘大地明此兩圭與上四圭郊

天相對是神州之神但三王之郊一用夏正未知神州用何月祭之或解郊用三陽之月神州既與郊相對宜用三陰之月當七月祭之○春官）○玉人兩圭五寸有邸以祀地（邸謂之柢邸僢共本也○疏曰此亦依典瑞所解謂祀神州之神於北郊及國有故旅祭四望以對經四圭有邸祀天及旅上帝也若然[illegible]宗伯黃琮云僢共本也者亦一玉[illegible]圭只相對爲邸也○冬官）○祭地瘞埋於泰[illegible]（[illegible]之設反舊音逝又音制[illegible]火營反○祈[illegible]皆[illegible]必為坎[illegible]）

名尊神也地陰祀用黝牲與天俱用犢連言爾○䟽曰瘞埋於泰折祭地也者謂瘞繒埋牲祭神州地祇於北郊也案牧人云陰祀用黝牲毛之鄭康成注云陰祀祭地北郊及社稷也則此云地陰祀用黝牲與天俱用犢連言爾者然宜用黑犢今因言以騂犢祭天所用而立其文祭地承祭天之下故連言用騂犢也郊特牲云郊之用犢貴誠也彼文雖主南郊其北郊與天相對故知俱用犢（也○祭法）○牛角繭栗（王制）○大宰祀大示則

掌百官之誓戒與其具脩（示音祇下同○誓戒要之）

以刑重失禮也明堂位所謂各揚其職百官廢職服大刑是其辭之略也具所當共脩掃除糞洒○䟽曰此祀大祇謂夏至祭地於方澤謂祭前十日已前誓戒百官則大宰掌之與其具脩者使百官供祭祀之具及脩之掃除也誓戒要之以刑重失禮者言要之以刑則服大刑是也言重失禮者以失禮爲重故要之以刑引彼明堂位文在祭祀之下陳之謂祭日此是未祭前引之者欲見祭前誓戒還用祭日之辭以勑之故或前或後其辭同云是其辭之略者謂誓戒之時其辭應多不應惟有此言故云辭之略也又云具所當供者祭祀之連事

祭祀之具百官共供故云共謂所當供也又云脩掃除糞洒者案宮人云掌六（寢之脩守祧云其廟有司脩除之是其脩掃除糞洒也）前期十日

帥執事而卜日遂戒（前期前所諏之日也十日容散齊七）日致齊三日執事宗伯大卜之屬既卜又戒百官以始齊○諏子須反散西但反齊側皆反○䟽曰前期者謂祭日前夕爲期云前期十日帥執事而卜日者即是謂祭前十一日太宰帥宗伯大卜之屬執事之人而卜日又言遂戒者謂卜之後日即是祭前十日遂戒百官使散齊致齊也云前期前所諏之日者此

依少牢所諏之日即祭日也凡祭祀謂於祭前之夕爲期今言前期十日者明祭前十一日卜卜之後日遂戒使散齊致齊故云十日容散齊七日致齊三日案禮記祭統云散齊七日以定之致齊三日以齊之云執事宗伯大卜之屬者大宗伯職云凡祀大神享大鬼祭大示帥執事而卜日謂宗伯涖卜又案大卜云大祭祀視高命龜故知執事中有宗伯大卜之屬中含有小宗伯及卜師故言之屬但四時迎氣冬至夏至郊天等雖有常時常日猶須審愼仍卜日故表記云不犯日月不違卜筮注日月謂冬夏至正月及四時也所不違者日與牲

原書漫漶不清

[illegible]以夏[illegible]上[illegible]日[illegible]（[illegible]之日是待也日猶丨日也）

眡執事眡滌濯（[illegible]猶氣也謂至祭前夕太宰眡滌濯[illegible]春官小宗伯大祭祀眡滌濯大宗伯[illegible]云滌眡滌濯彼二官親眡滌濯大宰[illegible]亦往涖之注云執事初爲祭事前祭[illegible]之大知若案下經及納亨者是祭日[illegible]云眡滌濯儀禮特牲亦云前祭日之[illegible]視壺濯及豆籩士卑得與人君同少[illegible]大夫禮當祭日概祭器者下人君也[illegible]又云滌濯謂溉祭器及甑甗之屬知[illegible]者案少牢雍人概鼎匕俎廩人概甑甗[illegible]司宮概豆籩及勺爵此不言匕[illegible]俎豆籩勺爵者之屬中含之）

及納亨

贊王牲事（亨普庚反○納亨納牲將[illegible]殺謂鄉祭之晨既殺以授[illegible]人凡大祭祀君親牽牲大夫贊之○贊[illegible]許亮反○疏曰及猶至也至納亨者[illegible]禮記明堂位君肉袒迎牲于門卿大[illegible]贊君及殺訖納與亨人故言納亨云[illegible]王牲事者卽是卿大夫贊幣一人也[illegible]納亨納牲將告殺者謂牽牲入[illegible]也[illegible]云納牲詔于庭殺訖毛以告[illegible]殺腥其俎肫解而腥之[illegible]亨人爓祭也言納亨者以牽[illegible]祭之最[illegible]某[illegible]云[illegible]人[illegible]）

[illegible]先迎牲[illegible]若宗廟之[illegible]而殺[illegible]事是[illegible]終[illegible]牲[illegible]云既[illegible]以授亨人皆[illegible]內饔之饗亨謂腥其俎[illegible]者親牽牲大夫贊之者此明堂位[illegible]魯侯用天子禮故還以引證天子[illegible]

及祀之日贊玉幣爵之事（日旦明也[illegible]幣所以[illegible]玉與幣各如其方之色爵所以獻[illegible]不用玉爵尚質也三者執以從王[illegible]授之○齊才計反○疏曰及猶至也[illegible]祭日謂質明贊助也執此玉幣爵[illegible]助而授王也又曰案特牲少牢皆[illegible]行事故知旦明也云玉幣所以禮[illegible]與幣各如其方之色者上云祀五帝[illegible]爲迎氣於四郊之等案大宗伯以玉[illegible]六器以禮天地四方又云青圭禮東方[illegible]赤璋禮南方白琥禮西方玄璜禮北方[illegible]季夏六月迎土氣於南郊亦用赤璋[illegible]云牲幣彼雖幣不是禮神之幣亦云[illegible]放其器之色是其禮神幣與玉亦各[illegible]其方色也云爵所以獻齊酒者案[illegible]云疏布幂八尊八尊者五齊三酒之[illegible]以其祭[illegible]無[illegible]尊也[illegible]不用[illegible]質也者對下經享先王用玉爵[illegible]此[illegible]一不用玉爵故云尚質云三者[illegible]執以從王至而授之者謂至祀[illegible]方澤[illegible]自[illegible]）

[illegible]以○大宗伯祭大示帥執事而卜日宿眡滌濯涖玉鬯省牲鑊奉玉齍詔大號治其大禮詔相王之大禮（省息）

反齍音咨相息亮反○執事諸有事於祭者宿申戒也滌濯溉祭器也玉禮神之玉也始涖之祭又奉之鑊亨牲器也大號六號之大者以詔大祝以爲祝辭治猶簡習也豫簡習大禮至祭當以詔相王羣臣禮爲小禮故書涖作立鄭司農讀爲涖涖視也○疏曰帥執事而卜日者謂祭三者鬼神之時祭前十日

大宗伯先帥執事有事於祭者共卜取吉日乃齊云宿眡滌濯者謂祭前一宿視所滌濯祭器看絜淨以否云涖玉鬯者天地有禮神之玉無鬱鬯宗廟無禮神之玉而有鬱鬯但宗廟雖無禮神玉仍有圭瓚璋瓚亦是玉故曲禮云玉曰嘉玉郊特牲云用玉氣是也云省牲鑊者謂視烹牲之鑊云奉玉齍者此玉還是上文所涖者齍謂黍稷天地當盛以瓦簋但齍與上鬯互見爲義皆始涖之祭又奉之詔大號者謂大宗伯告大祝出祝辭也云治其大禮者祭祀[illegible]之[illegible]大禮對下[illegible]宗[illegible]治小禮[illegible][illegible]玉之[illegible]禮[illegible]

[illegible]又其行事則又相[illegible]一宰云[illegible]一而前期十日帥執事而卜[illegible]注云執事宗伯大卜之屬此注云執事諸有事於祭者二注不同者以其大卜[illegible]掌祭事故云執事大宗伯大卜之等而已此大宗伯主祭祀之事故執諸有事於祭者也云滌濯溉祭器也者此滌濯止是蕩滌以少牢有溉祭器故據而言之溉即拭也云玉禮神之玉也[illegible]即蒼璧黃琮青圭赤璋之等及四圭[illegible]圭之類皆是禮神置於神坐也案九嬪職云贊玉齍注云玉齍玉敦盛黍稷與此注玉爲禮神之玉齍即非玉敦所盛注不同者彼九嬪所贊贊后設之據宗

廟宗廟無禮神玉則玉齍不得別解故爲六敦此據天地爲主有禮神玉故與齍別釋也大宰云祀五帝贊玉幣爵之事注云三者執以從王至而授之彼所執據五帝此所奉據昊天與崐崘故不同云始涖之祭又奉之者鄭據上云涖涖臨視也直視看而已下云奉據手執授王故云祭又奉之云鑊亨牲器也者案特牲少牢鑊即爨在廟門之外東壁也云大號六號之大者謂者大祝云辨六號一曰神號一曰示號三曰鬼號四曰牲號五曰齍號六曰幣號之等是六號之大者也云以詔大祝以爲祝辭者經云詔大號大祝是事神之人[illegible]

𪊲敀知所詔大祝恩祈髊祝毀[illegible]版之辭是也云羣臣禮爲小禮者則小宗伯小祝行者是也

若王不與祭祀則攝位（與音預）

有故代行其祭事。䟽曰攝訓爲代有故者謂王有疾及哀慘皆是也量人云凡宰祭與鬱人受嘏歷而皆飲之注云言宰祭者冢宰佐王祭亦容攝祭此宗伯又攝者冢宰貳王治事宗伯主祭事容二官俱攝故兩言之○春官[illegible]

凡以神仕者掌三辰之法以猶鬼神示之居辨其名物

猶圖也居謂坐也天者羣神之精日月星辰之著位也以此圖天神人鬼地祇之坐者謂布祭衆寡與其居句孝經說郊祀之禮曰燔燎埽地祭牲繭栗或象天酒旗坐星廚倉具黍稷布席極敬心也言郊之布席象五帝坐禮祭宗廟序昭穆亦又有似虛危則祭天圜丘象北極祭地方澤象后妃及社稷之席皆有明法焉○居句紀慮反下紀具反○䟽曰[illegible]注云神仕者男巫之俊者是巫者此中掌三辰之法以猶鬼神祇之居[illegible]云在男曰覡在女曰巫使制神之處位次主之度與此文合故知此神仕者[illegible]曰以此圖天神人鬼地祇之坐[illegible]祭衆寡與其居句者鄭意[illegible]

居止是布祭於神神有衆寡多少或居方爲之或句曲爲之也引孝經說郊祀者援神契文敢問章云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祭地方澤象后妃者天有后妃四星天子象天后象地后妃是其配合也云及社稷者天社之星祭社之位象焉故云及社稷之席孝經說云祭牲繭栗者據祭地

以夏日至致地示物鬽（鬽眉祕反後同地物陰也陽氣升而祭鬼神陰氣升）

而祭地祇物鬽所以順其爲人與物也致物鬽於墠壇蓋用祭天地之明日百物之神曰鬽春秋傳曰螭鬽魍魎○墠音善○䟽曰言以冬日至夏日至此則

大司樂云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之若樂六變天神皆降夏日至於澤中之方丘奏之地祇皆出是也但其時天之神地之祇皆降仍於祭地之明日更祭此等小神祇故於此別之也又曰鄭云天人陽也者此解冬日至祭天神人鬼之意以其陽故十一月一陽生之月當陽氣升而祭之也云地物陰也者此解夏日至祭地示之[illegible]以其陰故五月一陰生之日當陰氣[illegible]而祭之也云所以順其爲人與物也[illegible]各順陰陽而在冬夏至也云致物[illegible]墠壇此鄭惟釋人鬼物鬽不言致[illegible]之處者文畧亦當在墠壇也云蓋用[illegible]天地之明日者當

原書有殘損

（冬至夏至之日正祭天地之神[illegible]不可兼祭此等雖無正文鄭以意量之故云蓋用祭天地之明日也云百物之神曰鬽春秋傳曰螭鬽魍魎者案左氏宣公三年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王孫滿對曰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故民入川澤山林不逢不若螭魅魍魎莫能逢之服氏注云螭山神獸形魅怪物魍魎木石之怪文十八年注螭山神獸形或曰如虎而噉虎或曰魅人面獸身而四足好惑人山林異氣所生爲人害如賈服義與鄭異鄭君則以螭鬽爲一物故云百物之神曰鬽引春秋螭鬽以證之經無魍魎連引之以國語木石之怪夔魍魎賈服所注是也○同上○）大祝辨六號三曰示號（號謂尊其名更爲美稱焉祇號若云后土地祇○疏曰云號謂尊其名更爲美稱焉若謂若尊天地人之鬼神示不號爲鬼神示而稱皇天后土皆別爲美號爲云祇號若云后土地祇者左氏傳云君戴皇天而履后土地祇謂若大司樂云若樂八變地祇皆出○祇翹移切○）凡祭示則執明水火而號祝（明水火司烜所共日月之氣以給烝享執之如以六號祝明此圭絜也故書祇爲衭杜子春云衭當

爲祇○烜況彼反衭必庚反○疏曰執明水火司烜所共日月之氣者案司烜氏職云以夫遂取明火於日以鑒取明水於月彼雖不云氣此水火皆由日月之氣所照得之故以氣言之云以給烝享執之如以六號祝明此圭絜也者經云執明水火而號祝明知六號皆執之明絜也號祝執明水火明主人圭絜之德杜子春云衭當爲祇宗伯血祭已下是也）隋釁逆牲逆尸令鍾鼓右亦如之（隋釁許規反又思恚○隋釁謂薦血也凡血祭曰釁旣隋釁後言逆牲容逆鼎右讀亦當爲侑○疏曰鄭云隋釁謂薦血也者賈氏云釁釁宗廟馬氏云血以塗鍾鼓鄭不從而以爲薦血祭祀者下文云旣祭令徹則此上下皆是祭祀之事何得於中輒有釁廟塗鼓直稱釁何得兼言隋故爲祭祀薦血解之鄭云凡血祭曰釁者此經文承上禋祀肆享祭祀之下即此血祭之中含上三祀但天地薦血于座前宗廟即血以告殺故言凡血祭曰釁云旣隋釁後言逆牲容逆鼎者凡祭祀之法先逆牲後隋釁今隋釁在前逆牲在後者以其鼎在門外薦血後乃有燗孰之事逆鼎而入故云容鼎知鼎在門外者案中霤禮竈在廟門外之東主人迎鼎事云右讀亦爲侑者亦

（[illegible]无拜之下臯之字也為術）來（[illegible]）令（[illegible]）舞（[illegible]卒嗥）（來皐者皆謂呼之入口呼[illegible]疏臯讀為卒嗥呼之嗥者似俗讀[illegible]來）（[illegible]者皆謂呼之入者經云瞽令[illegible]擬升堂[illegible]舞謂學子舞人皆八自來亦呼之乃）（[illegible]皐舞令呼亦來入故鄭[illegible]來皐皆謂呼之入也）相尸禮（[illegible]）（注延其出入詔其坐作○疏曰凡言[illegible]尸者諸事皆相故以出入坐作解之[illegible]）（云出入者謂祭初延之入二灌訖退出坐于堂上南面朝踐饋獻訖又延之入室）（云詔其坐作者郊特牲云詔祝於室坐尸于堂饋獻訖又入室坐言作者凡[illegible]）

（尸有作及與主人荅拜皆有坐作之事故云詔其坐作也）既祭令徹（注曰祭訖尸謖之後大祝命徹[illegible]詩云諸宰君婦廢徹不遲是也[illegible]）

[illegible]大司樂以六律六同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以致鬼神示（六律合陽聲者[illegible]六同合陰聲者[illegible]）（[illegible]十二者以銅為管轉而相生黄[illegible]其長九寸各因而三分[illegible]也）（[illegible]下[illegible]去一焉圍[illegible]所[illegible]度[illegible]六之[illegible]皆為中聲[illegible]）（[illegible]律均鐘言以[illegible]六合樂謂[illegible]）

原書漫漶不清

（日至[illegible]之致[illegible]人鬼以夏日至[illegible]致地祇物鬽動物羽嬴之屬虞書云[illegible]）（曰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illegible]虞賓在位羣后德讓下管鼗鼓合止柷）（敔笙鏞以間鳥獸蹌蹌簫韶九成鳳皇來儀夔又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庶尹允諧此其於宗廟九奏效應○笙生時掌反去一起呂反度待洛反間[illegible]）（廁之間○疏見天神）○乃分樂而序之以祭以享以祀（分謂各用一代之樂○疏見天神）乃奏大蔟歌應鍾舞咸池以祭地示（大蔟音太下七豆反○大蔟陽聲第）

（二應鍾為之合咸池大咸也地祇所祭於北郊謂神州之神及社稷○疏曰地）（祇卑於天神故降用大蔟陽聲第二及咸池也又曰云大蔟陽聲第二應鍾為）（之合者以黄鍾之初九下生林鍾之初六林鍾之初六上生大蔟之九二是陽）（聲之第二也大蔟寅之氣也正月建寅而辰在娵訾應鍾亥之氣也而辰在析）（木是應鍾為之合也云咸池大咸也者[illegible]云咸池上文云大咸以為一物故云）（咸也云地祇所祭於北郊謂神州之[illegible]有以其下文若樂八變者是崐崘大）（[illegible]知曰地祇非天[illegible]也是神州之[illegible]案河圖括地象云崐崘東南萬[illegible]）

（千里曰神州是知神州之神也知祭北郊亦孝經緯文以其與南郊相對[illegible]也知及社稷者以六冕注之社稷[illegible]小祀者竈祭言之大宗伯云以血祭[illegible]社稷五祀五嶽用血與郊同又在五嶽之上故知用樂亦與神州同謂若日月星與五帝同也）○一變而致羽物及川澤之示再變而致蠃物及山林之示三變而致鱗物及丘陵之示四變而致毛物及墳衍之示五變而致介物及土示六變而致象物及天神（變猶更也樂成則更奏也此謂大蜡索鬼神而致百物六奏樂而禮畢東方之祭則用大蔟姑洗南方之祭則用蕤賓西方之祭則用夷則無射北方之祭則用黃鍾為均焉每奏有所感致和以來之凡動物敏疾者地祇高下之甚者易致羽物既飛又走川澤有孔竅者蛤蟹走則遲墳衍孔竅則小矣是其所以舒疾之分土祇原隰及平地之神也象物有象在天所謂四靈者天地之神四靈之知非德至和則不至禮運曰何謂四靈麟鳳龜龍謂之四靈龍以為畜故魚鮪不淰鳳以為畜故鳥不獝麟以為畜故獸[illegible]

龜以為畜故人情不失○[illegible][illegible]閃反知音智畜許又反鮪于軌反[illegible]淰音審矞休律反本又作獝狘呼越反○疏曰此一變至六變不同者據難易致前後而言案大司徒五地之物生動植俱有此俱言動物不言植物者據有情可感者而言也又曰云變猶更也燕禮云終尚書云成此云變孔注尚書云九奏而致不同凡樂曲成則終變更也終則更奏各據終始而言是以鄭云樂成則更奏也云此謂大蜡索鬼神而致百物者案郊特牲云蜡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百物而索饗之也鄭云[illegible]十二月周之正數謂建亥之月也五[illegible]成於神有功故報祭之鄭必知此據蜡祭者此經總祭百神與蜡祭合聚萬物之神同故知蜡也云六奏樂而禮畢者下云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此經亦六變致天神故云六奏樂而禮畢也云東方之祭則用大蔟云云此鄭知四方各別祭用樂不同者以郊特牲云八蜡以記四方又云四方年不順成八蜡不通順成之方其蜡乃通是四方各有八蜡故知四方用樂各別也云每奏有所感[illegible]和以來之者總釋地祇與動之神來[illegible]有遲疾皆由以樂和感之云凡動物敏疾者地祇高下之甚者易致者言此[illegible]見先致者皆由其神易致故先云羽

物既飛又走川澤有孔竅者此經羽物與川澤一變致之是其羽物飛川澤百孔竅故也自樂再變已下差緩云蛤蟹走則遲墳衍孔竅則小矣者以其墳衍在丘陵後介物在毛物後由是走遲竅小故也云是其舒疾之分者謂就此羽物以下介物以上先致者疾之分後致者舒之分故有前後也云土祇原隰及平地之神也者此以下說天地四靈非直有樂兼有德民和乃致也鄭知土祇中有原隰者案大司徒有五地山林已下有原隰今此則經二已說川澤山林丘陵及墳衍訖唯不言原隰故此土祇中有原隰可知也又土祇中有平地者案大宰九職云一曰三農生九穀鄭以三農有原隰及平地以其生九穀故知此土祇中非直有原隰亦有平地之神也若然不言原隰而言土祇者欲見原隰中有社稷故鄭君駮異義云五變而致土祇土祇者五土之總神謂社是以變原隰言土祇郊特牲云社祭土而主陰氣是社稱土祇故鄭云土神也云象物有象在天所謂四靈者以其天神同變致之象者有形象在天物者與羽羸毛同稱物故知有象在天　靈[illegible]云天地之神四靈之知者　天[illegible]

于地則土祇故云天地之神四靈之已云無過三和則不至者欲見[illegible]

上皆以樂和感之未必由德此天地四靈非直須樂要有德至和乃致之也云禮運已下者欲見象物則彼四靈也云何謂四靈者記人自問自荅案彼注云淰之言閃也言魚鮪不閃閃畏人也獝狘飛走之貌三者皆據魚鮪不淰不可於龜更言以龜知人情故變言人情不失也案大司徒山林宜毛物川澤宜鱗物丘陵宜羽物墳衍宜介物原隰宜羸物此經則以羽物配川澤羸物配山林鱗物配丘陵毛物配墳衍介物配土祇與大司徒文不類者彼以所宜而言此據難致易致而說故文有錯綜不同也案月令孟冬云祈來年於天宗鄭注云此周禮所謂蜡也天宗日月星鄭以月令祈於天宗謂之蜡則此天神亦是日月星辰非大天神以蜡祭所祭衆神祭畢不可援尊地神惟有土祇是以知無天地大神也又尚書云簫韶九成鳳皇來儀九成乃致衆物者鄭以儀爲匹謂止巢而孕乘匹故九變乃致此直據致其神故與大天神同六變也○

函鍾爲宮太簇爲角姑洗爲徵南呂爲羽靈鼓靈鼗孫竹之管空桑之琴瑟咸池之舞夏日至於澤中之方丘奏

之若樂八變則地示皆出可得而禮矣

（樂張里反○地祇則主崐崙先奏是樂以致其神禮之以玉而祼焉乃後合樂而祭之函鍾林鍾也林鍾生於未之氣未坤之位或曰天社在東井輿鬼之外天社地神也以此爲宮用聲類求之地宮林鍾林鍾上生太蔟太蔟下生南呂南呂上生姑洗凡五聲宮之所生濁者爲角清者爲徵羽此樂無商者祭尚柔商堅剛也鄭司農云靈鼓靈鼗四面玄謂靈鼓靈鼗六面孫竹竹枝根之末生者空桑山名○祼古亂反○疏曰八變者謂在天地及廟庭而立四表舞人從南表向第二表爲一成一成則一變從第二至第三爲二成從第三至北頭第四表爲三成舞人各轉身南向於北表之北還從第一至第二爲四成從第二至第三爲五成從第三至南頭第一表爲六成則天神皆降若八變者更從南頭北向第二爲七成又從第二至第三爲八成地祇皆出此約周之大武象武王伐紂故樂記云且夫武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陝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復綴以崇其餘大護已上雖無滅商之事但舞人須有限約亦應立四表以與舞人爲曲別也禮地祇必於夏至之日者以）

（天是陽地是陰冬至一陽生夏至一陰生是以還於陰生之日祭之也至於郊天必於建寅者以其郊所感帝以祈穀實取三陽交生之日萬物出地之時若然祭神州之神於北郊與南郊相對雖無文亦應取三陰交生之月萬物實秀之時也地言澤中方丘者因高以事天故於地上因下以事地故於澤中取方丘者水鍾曰澤不可以水中設祭故亦取自然之丘方象地方故也又曰周之禮凡祭祀皆先作樂下神乃薦獻薦獻訖乃合樂也云禮之以玉而祼焉乃後合樂而祭之者云禮之以玉據天地而祼焉據宗廟以小宰注天地大神至尊不祼又玉人典瑞宗伯等不見有宗廟禮神之玉是以知禮之以玉據天地則蒼璧禮天黃琮禮地是也而祼焉據宗廟肆獻祼是也云函鍾林鍾也者月令謂之林鍾是也云林鍾生於未之氣未坤之位者林鍾在未八卦坤亦在未故云坤之位云或曰天社在東井輿鬼之外者案星經天社六星輿鬼之南是其輿鬼外也天社坤位皆是地神故以林鍾爲地宮也云以此三者爲宮用聲類求之者若十二律相生終於六十即以黃鍾爲首終於南事今此三者爲宮各於本宮上相生爲角徵羽麤細須品或先生後用或後生先用故云聲類求之）

也地宮林鍾林鍾上生太簇太簇爲角太簇下生南呂南呂爲羽先生後用也南呂上生姑洗姑洗爲徵後生先用四聲足矣凡五聲宮之所生濁者爲角清者爲徵羽者此揔三者宮之所生以其或先生後用謂若地宮所生姑洗爲徵後生先用南呂爲羽先生後用人宮所生大呂爲角後生先用大簇爲徵先生後用以其後生絲多用角先生絲少用徵故云凡宮之所生濁者爲角清者爲徵羽也云此樂無商者祭尚柔商堅剛也者此經三者皆不言商以商是西方金故云祭尚柔商堅剛不用若然上文云此六樂者皆文之以五聲並據祭祀

而立五聲者凡音之起由人心生單出曰聲雜比曰音泛論樂法以五聲言之其實祭無商

聲○同上

右地示之祭○辭薄薄之土承天之神（薄旁薄也乃順天成也）與甘風雨庶卉百穀莫不茂者既安且寧維予一人某敬拜下土之靈（大戴公冠）

小司徒凡建邦國立其社稷（疏曰言邦國者謂立）

畿外諸侯邦國立其　埶者諸侯[illegible]

三社三稷謂國社侯　勝國之社[illegible]

稷配之言亡其社稷謂以文書法○小

度與之不可國國身往也○地官

宗伯掌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虔明）

内庫門外之左右故書位作立鄭司農立讀爲位古者立位同字古文春秋經公即位爲公即立○疏曰建立也言立於之神位者從內向外故據國中神位而言對下經在四郊等爲外神也言在社稷左宗廟者案匠人亦云左宗廟右社稷彼掌其營作此掌其成事位次異案禮記祭義注云周尚左又案桓公二

年取郜大鼎納於太廟何休云質家右宗廟尚親親文家右社稷尚尊尊者然周人右社稷者地道尊右故社稷在右是尚尊尊之義此據外神在國中者社稷爲尊故鄭注郊特牲云國中神莫大於社祭義注周尚左者據內神而言若[illegible]衣服尊卑先王衮冕先公鷩冕亦貴於社稷故云周尚左各有所對故注不詩也又曰鄭知庫門內雉門外者後鄭義以雉門爲中門周人外宗廟故知雉門外庫門內之左右也先鄭云古者立位同字者是古書假借字同也云古文春秋者藝文志云春秋古今十二卷下注古文經所藏之書文帝除挾書之律

（四本然後行於此故攄古文。春官）○匠人營國左祖右社（王宮所居也祖宗廟王宮當中經涂也。疏曰言王宮所居也者左右前後者據王宮所居處中而言之故云王宮所居也云王宮當中經涂也若宗祭義注云周尚左桓二年取郜大鼎納於大廟何休云質家右宗廟尚親親文家左宗廟尚尊尊義與此合案劉向別錄云路寢在北堂之西社稷宗廟在路寢之西又云在明堂辟雍西宗廟社稷皆不與禮合鄭皆不從之矣。冬官）

○王爲羣姓立社曰大社王自爲立社曰王社諸侯爲百姓立社曰國社諸侯自爲立社曰侯社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爲于僞反注同。羣衆也大夫以下至庶人也大夫不得特立社與民族居百家以上則共立一社今時里社是也郊特牲曰唯爲社事單出里。疏曰此一節明天子以下立社之義王爲羣姓立社曰大社者羣姓謂百官以下及兆民言羣姓者包百官也大社在庫門內之右然小宗伯云右社稷王自爲立社曰王社者其王社所在書傳無文或云與大社同處[illegible]

大社之西崔氏並云王社在藉田[illegible][illegible]祭以供粢盛今從其說故詩頌云春藉田而祈社稷是也其諸侯國社亦[illegible]公宮之右侯社在藉田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者大夫以下謂包士庶成羣聚而居其群衆滿百家以上得立社爲衆特置故曰置社又曰此云大夫以下謂下至士庶人也者大夫至庶人等[illegible]在一處也云大夫不得特立社與民族居百家以上則共立一社今時里社是也者大夫北面之臣不得自專土地故不得特立社社以爲民故與民居百家以上則可以立社社亦百家者詩頌云百室盈止殺時犉牡故曰百家言以上皆不限多少故鄭駁異義引州長職曰以歲時祭祀州社是二千五百家爲社也雖云百家以上[illegible]治民大夫乃得立社故鄭駁異義云[illegible]國及治民之大夫乃有社稷是也此大夫所立社稷則田主是也故鄭駁異義引大司徒職云樹之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遂以名其社與其野注云田主田神后土田正之所依也后土則社神田正則稷神其義已具郊特牲疏。祭法）

○封人掌設王之社壝爲畿封而樹之（壝謂壇及堳埒也畿上有封若今時界矣不言稷者稷社之細也。疏曰云掌設王之社壝

（謂王之三社三稷之壇及壇外四邊之壝皆設置之直言壝不云壇舉外以見內內有壇可知也云爲畿封而樹之者謂王之國外四面五百里各置畿限畿上皆爲溝塹其土在外而爲封又樹木而爲阻固故云爲畿封而樹之又曰壝謂壇及堳埒也者堳埒即壝經不言壝故鄭兼見之也云畿上有封若今時界矣者漢時界上有封樹故舉以言之云不言稷者社之細也者案大司徒及下文皆社稷俱言此獨言社不言稷欲辟之案孝經緯社是五土摠神稷是原隰之神原隰即是五土之一耳故云稷社之細舉社則稷從之矣故言社不言稷也稷既原隰之神但原隰宜五穀五穀不可遍敬稷又爲五穀之長故立稷以表名孝經注直云社謂后土者舉配食者而言耳）凡封國設其社稷之壝封其四疆（壝維癸反○封國建諸侯立其國之封○疏曰言凡封國者封五等之國非一故云凡以廣之云設其社稷之壝者案禹貢徐州貢五色土孔注云王者封五色土爲社建諸侯則各割其方色土與之使立社燾以黃土直以白茅茅取其潔黃取王者覆四方是封平諸侯以社稷之法也云封其四疆者諸侯百里上至五百里四疆皆有封疆[illegible]）

（故云封其四疆也又曰封國建諸侯者若典命云三公八命其卿六命大夫四命其出封皆加一等是建諸侯也云立其國之封者封則經云四疆也）造都邑之封域者亦如之（疏曰云造都邑者謂大都小都家邑三等采地有百里五十里二十五里皆有四邊封域故云之封域也云亦如之者亦如上諸侯有四疆也）令社稷之職（將祭之時令諸有職事於社稷者也郊特牲曰唯爲社事單出里唯爲社田國人畢作唯爲社丘乘共粢盛所以報本反始也○爲于僞反單音丹乘繩證反共音恭○疏曰春秋祭社皆有職事令之者使各依職司而行故須令之也又曰言將祭之時者春秋祭社日皆用甲木祭之前令諸有職事于社稷者也云唯爲社事單出里若單盡也盡往助祭于州長此據六鄉之中又云唯爲社田國人畢作者畢亦盡也國人盡行鄭云非徒羨謂在六遂之中以下劑致甿當家之內一人爲正卒一人爲羨卒其餘爲餘夫但田與追胥竭作餘夫亦行故云非徒羨也云唯爲社丘乘共粢盛者此據三等采地之中故有丘甸井田之法案小司徒職云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甸方八里旁加一里則爲一成成百井）

九百夫一井之地九夫八家各治[illegible]夫自入共治一夫稅入於君以供粢盛所祭社故云丘乘共粢盛也云所以報本反始也者社稷爲土神是民之本句龍后稷是民之始反亦報也命民共之者所以報本反始也引之者證祭社各有職事。

地官

○大司徒設其社稷之壝而樹之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遂以名其社與其野（社稷后土及田正之神壝壇與堳埒也田主田神后土田正之所依也詩人謂之田祖所宜木謂若松栢栗也若以松爲社者則名松社之野以別方面。○別彼列反。）

○疏曰云設其社稷之壝者謂於中門之外右邊設大社大稷王社王稷又於廟門之屏設勝國之社稷其社稷外皆有壝埒於四面也云而樹之田主者謂藉田之內依樹木而爲田主云各以其野之所宜木者土之田主唯一而已不得云各今云各者揔據邦國都鄙并王者而言也云遂以名其社與其野者謂假令以松爲社則名松社之野餘皆放此也又曰云社稷后土及田正之神者鄭義依孝經緯社者五土之總神以向龍生時爲后土官有功於土死配社而食稷是原隰之神宜五穀五穀不可遍舉稷者五穀之長立稷以表神名故號稷棄爲堯時稷官立稼穡之事有功於民死乃配稷而食名爲田正也故云社稷后土及田正之神雙言之耳云壝壇與堳埒也者經直云壝壝即堳埒不云壇以壝在壇之四面爲之明中有壇可知故鄭兼云壇也案禮記郊特牲云君南面於北墉下鄭注云北墉社內北牆彼社雖無室壇外四面有壁壁外乃有壝耳若然封人云設王之社壝者彼官卑主設之此大司徒尊官直主其制度而已云田主田神后土田正之所依也者此田主當在藉田之中依樹木而爲之故云各以其土地所宜木云田主田神者謂郊特牲云先嗇與神農一也若然鄭意以田主爲神農則無后土及田正之神直以神農爲主祭尊可以及卑故使后土田正二神憑依之同壇共位耳田正則郊特牲所云司嗇一也又引詩人謂之田祖者詩云以御田祖毛云田祖先嗇籥章亦云凡國祈年于田祖鄭云田祖始耕田者謂神農也引之者證田主是神農也云所宜木謂若松栢栗也者是論語哀公問社於宰我對云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栢周人以栗彼三代所都異處所宜之木不同夏居平陽宜松殷居亳宜栢周居鎬京宜栗此經雖據周一代而言其邦國都鄙異處所宜之木亦

（復不同故云若松栢栗也云若以松爲社者則名松社之野者此取松爲社假設而言耳云以別方面者但四方宜木面各不同或一方宜松則以松爲社以別餘之方面耳○地官）○天子大社必受霜露風雨（大音泰○太社王爲羣姓所立○爲于僞反○疏曰天子大社必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之氣也者是解社不屋義也達通也風雨至則萬物生霜露降則萬物成故不爲屋以受霜露風雨霜露風雨至是天地氣通也故云所以通天地之氣也○郊特牲）○小子掌珥于社稷（珥音衈又而志反一音仍○鄭司農云珥社稷以牲頭祭也玄謂珥讀爲衈釁禮之事也用毛牲曰刉羽牲曰衈衈社稷謂始成其宮兆時也秋官士師職曰凡刉珥則奉犬牲此刉衈正字與○刉音機或古愛反又公內反與音餘○疏曰先鄭云珥以牲頭祭漢時祈禱有牲頭祭後鄭不從者案禮記雜記釁廟之禮云門夾室用雞其衈皆於屋下衈既爲釁禮此刉與衈連文則刉亦是釁禮非祭祀之法何得爲牲頭祭乎是以後鄭爲釁法解之玄謂珥讀爲衈祈或爲刉者以釁亦無取於玉珥以祈禱之義故依士師刉衈爲正也爲加刉衈爲釁禮之事約

[illegible]云用毛牲曰刉羽牲曰衈[illegible]卬白雜記廟用羊門用雞皆[illegible]義亦通也如刉衈是社稷之祀始[illegible]宮兆時也者凡物須釁宜皆謂始[illegible]是以雜記云廟成則釁之是也云[illegible]肆師職祈或作幾者鄭欲見字者[illegible]非一之義云秋官士師職曰凡刉[illegible]則奉犬牲此刉衈正字與者刉從斤衈從血於義合故以[illegible]爲正字也○夏官）春社（春田祭社大司馬職云○明堂位）○社祭土日用甲（國中之神莫貴於社○疏曰社祭土者土謂五土山林川澤丘陵墳原隰也以時祭之故云社祭土日用甲者社是國中之貴神甲是旬日之初始故用之也○郊特牲）○君南鄉於北墉下（牆謂之墉北墉社內北牆○疏曰君南鄉於北牆下答陰之義也者墉牆也社既主陰陰宜在北故祭社時以社在南設主壇上北面而君來在北牆下而南鄉祭之是對陰之義也○郊特牲）○司服王祭社稷則希冕（書曰希繡又曰希讀爲絺或作黹字之誤也希刺粉米無畫也其衣一章裳二章凡三也○黹展几切又張里反○疏曰希繡者孔君以爲細葛上爲繡鄭君讀希爲黹黹紩也謂刺繒爲繡次但裳刺

原書有殘損

（[illegible]謂之黹紩刺也云希繡[illegible]畫也者衣是陽應畫[illegible]冕三畫在裳者自然刺繡但粉米不可畫之物今雖在衣亦刺之不變故得希名故鄭將言粉米也然則毳冕之粉米亦刺之也○春官）○天子祭社稷皆大牢諸侯祭社稷皆少牢（王制）○大宗伯以血祭社稷（不言祭地此皆地祇祭地可知也陰祀自血起貴氣臭也社稷土穀之神有德者配食焉共工氏之子曰句龍食於社有厲山氏之子曰柱食於稷湯遷之而祀棄○疏曰云以血祭祭社稷者此皆地

之次祀先薦血以歆神又曰且社稷亦土神故舉社以表地示故鼓人職亦云靈鼓鼓社祭亦舉社以表地此其類也若天地方澤當用瘞埋與昊天禋相對故[illegible]天不言祭地此皆地祇祭地可知也[illegible]陰祀自血起者對天爲陽祀自煙起[illegible]同也云社稷土穀之神有德者[illegible]神契云社者五土之總神稷者[illegible]穀稷爲長五穀不可徧[illegible]以表名郊特牲亦云社者神地[illegible]土之神稷者穀之神[illegible]有德者配食焉云云至而[illegible]左氏昭公二十九年傳云共工[illegible]土后土爲社[illegible]

[illegible]乃配社食之云有厲山氏之子曰[illegible]食於稷湯遷之而祀棄者案左傳云烈山氏之子曰柱爲稷案祭法云厲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農能殖百穀夏之衰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爲稷言然後祀棄實在湯時云夏之衰者遷柱由旱欲見旱從夏起故據夏而言也是以書序云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作夏社注云犧牲既成粢盛既潔祭以其時而旱暵水溢則變置社稷當湯伐桀之時旱致災明法以薦而猶旱至七年故湯遷柱而以周棄代之欲遷句龍以無可繼之者於是故止其旱從夏之時驗也○春官）○大司馬中春

教振旅（中音仲○兵者凶事不可空設因蒐狩而習之凡師出曰治兵入曰振旅皆習戰也四時各教民以其一焉○蒐所留反○疏曰云不可空設因蒐狩而習之者蒐狩是田獵之名欲行蒐狩先芟草萊教戰訖乃入防田獵教云因蒐狩而習之是以書傳文戰鬬不可空習故於蒐狩以閑之習之者習之是其習兵因蒐狩也云凡師出曰治兵入曰振旅皆習戰者案莊公八年正月師次於郎甲午祠兵公羊傳曰祠兵者何出曰祠兵注云禮兵不徒使故將出兵必祠於近郊陳兵習戰殺牲饗士卒又曰入曰振旅其禮一也[illegible]

以蒐田獻禽以祭社（春田爲蒐獻猶致也屬也田止虞人植旌衆皆獻其所獲禽焉詩云言私其豵獻豜于公春田主祭社者土方施生也○豵子工反疏曰云獻禽祭社者此因田獵而祭非月令仲春祭社也又曰云春田爲蒐者蒐搜也春時鳥獸孕乳搜擇取不孕任者故以蒐爲名○夏官）

○鬯人掌共秬鬯而飾之（秬鬯不和鬱者飾之謂設巾疏見祭物）凡祭祀社壝用大罍（罍音雷壝謂委土爲墠壇所以祭也大罍瓦罍○墠音善○疏曰壝謂委土爲埒壝所以祭者謂四邊委土爲壝於中除地爲墠墠內作壇謂若三壇同墠之類也[illegible]云社壝謂若封人及大司徒皆云社壝皆直見外壝而言也知大罍是瓦罍者旊人爲瓦簋據外神明此罍亦用瓦取質略之意也○春官）

○鼓人以靈鼓鼓社祭（靈鼓六面鼓也社祭祭地祇也○疏曰郊特牲云社祭土神地之道則孝經緯云社是五土之總神是地之次祀故舉社以表地祇大宗伯亦云血祭社稷五祀亦舉社以表地祇其實地之大小之祭皆[illegible][illegible]故）

○舞師教帗舞帥而舞社稷之祭（[illegible]祈曰羽爲之形如帗也○帗音撥[illegible]○疏曰羽舞用白羽帗舞用五色繒[illegible]幼雖異皆有柄其制相類故[illegible]形如帗也詳見祭物○地官）

○肆師社之日涖卜來歲之稼（社祭土爲取財焉卜者問後歲稼所宜○疏曰此社亦是秋祭社之日也言涖卜來歲之稼者祭社有二時謂春祈秋報報者報其成熟之功今卜者來歲亦如今年宜稼以不但春稼秋穡下言穡而言稼者秋穡由於春稼故舉稼而言之又曰案郊特牲云社祭土而主陰氣也取財於地取法於天又孝經緯云社者五土之總神故云社祭土而取財焉○春官）

○喪國之社屋之薄社北牖（喪息浪反薄本又作亳步各反牖音酉○總其陽通其陰而已薄社殷之社殷始都薄○疏曰喪國之社屋之也者喪國社者謂周立殷社也立以爲戒不生成亡是生法其與生義故屋隔之令不受天之陽也白虎通云王者諸侯必有誡社者何示有存亡也明爲善者得之爲惡者失之薄社北牖也者即喪國社也殷[illegible]都薄故呼其社爲薄社也周立殷社[illegible]誡而屋之塞其三面唯開北牖示絶[illegible]而通陰陰明則[illegible]也○郊特牲）

○喪祝掌勝國邑

[illegible]之祝號以祭祀禱祠焉（勝國邑[illegible]誅討者社）

校若亳社是矣存之者重神也蓋奄其上而棧其下為北牖○棧才產反又士諫反○疏曰以祭祀禱祠者祭祀謂春秋正祭禱祠謂國有故祈請求福曰禱得福報賽曰祠又曰云勝國邑所誅討者古者不滅國有違逆被誅討者更立其賢子弟還得事其社稷今云勝國之社稷者是亳社也為據武王伐紂取其社稷而事之故云若亳社是矣也據其地則曰亳據彼國喪亡即為亡國之社稷此注勝之即為勝國之社稷是以郊特牲云喪國之社春秋謂之亳社也云存之者重神也者自無道被誅社稷宜絕故存之是重神也云蓋奄其上而棧其下為北牖者案哀公四年夏六月辛丑亳社災公羊傳曰亡國之社蓋揜之其上而柴其下為北牖者郊特牲文郊特牲喪國之社必屋之為北牖不受天陽使陰明公羊云揜其上則至之一也柴其下者非直不受天陽亦不通地陰

○春官○士師若祭勝國之社稷則為之尸（以刑官為尸略之也周謂亡殷之社為亳社○疏曰案[illegible][illegible]詩宗廟社[illegible]七祀[illegible]稱公尸不使[illegible]官今祭勝國[illegible]社稷[illegible][illegible]師為尸[illegible]鄭云用刑官為[illegible]）

（[illegible]之社居亳社者經[illegible]春[illegible][illegible]云亳社者據周禮勝[illegible][illegible]亡知云亡國即郊特牲[illegible]之社必屋之是也據地而言[illegible][illegible]）（春秋亳社○秋官）

○仲春擇元日命[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上也使民祀焉神其農業[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也○疏曰后土者謂五官[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神也與左傳僖十五年云君[illegible][illegible]別也但句龍為配社之人[illegible]后土之官也云祀社日用甲者解經[illegible]日也案郊特牲云祀社日用甲用日之始也召誥戊午乃社于新邑用戊者[illegible][illegible]告營洛邑位成非常祭也○月[illegible]）

○州長若以歲時祭祀州社則屬其民[illegible]讀法（屬音燭○疏曰上云歲時皆[illegible]歲之四時此云歲時唯謂歲之二春秋耳春祭社以祈膏雨望五[illegible][illegible]熟秋祭社者以百穀豐稔所以報[illegible][illegible]云祭祀州社也云則屬其民而讀[illegible]者[illegible][illegible]法皆因御會以聚民今既聚聚民而讀法）○凡州之大祭祀涖其事（大[illegible]祀[illegible]州社稷也涖臨也○疏曰云州之[illegible]祀者則非國家祭祀又曰言大祭祀[illegible]州社稷者以上文云歲時祭祀州社[illegible]經又因言州之大祭祀[illegible]知還是[illegible]）

原書漫漶不清

州社也知有稷者以其天子諸侯三社皆稷對之故知兼有稷也言州社者若言大社國社之類○黨祭禜族○唯祭酺故此特言州社也○地官

爲社事單出里唯爲社田國人畢作唯社丘乘共粢盛（爲于僞反乘時證反又徒徧反共音恭粢音資）

○單出里皆往祭社於都鄙二十五家爲里畢作人則盡行非徒羨也丘十六井也四丘六十四井曰甸或謂之乘乘者以於車賦出長轂一乘乘或爲鄰○甸徒練反又繩證反○疏曰唯爲社事單出里者社事祭社事也單盡也里居

也社既爲國之本故若祭社則合里之家並盡出故云單出里也此唯每家出一人不人人出也唯爲社田國人畢作者田獵也畢盡也作行也既人人得社福故若祭社先爲社獵則國中之人皆盡行無得住家也唯社丘乘共粢盛者鄉謂祭社用牲此明祭社用米也丘乘者都鄙井田也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乘唯祭社而使丘乘共於粢盛也粢稷也稷曰明粢在器曰盛庾蔚云粢盛然須者少故丘乘共之也皇氏云若天子諸侯祭社則用藉田之穀大夫以下無藉田若祭社則丘乘之以共之示民出力也又曰單出里皆往

祭社於都鄙者案周禮都鄙公卿大夫采地此卿大夫祭社其里之人皆往就祭此據采地言之故云往祭社於都鄙必知據采地者以經云唯社丘乘丘乘是采地井田之制故舉采地言焉其公邑之民所屬鄉鄙縣遂有祭社之事則亦往鄉鄙中助之其六鄉之內族祭酺黨祭禜雖滿百家以上不祭社也唯其州祭社其所屬閭民祭社祭禜祭酺之時亦皆往也但此文主於社故特言社耳云人則盡行非徒羨也者案周禮小司徒云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以其餘爲羨則家一人之外皆爲羨也此云人則盡行非徒羨似羨外更有人者若六

鄉上劑致民一人爲正卒又一人爲羨卒其餘爲餘夫則據都鄙及六遂之外羨卒外有餘夫故云非徒羨也云丘十六井也以下皆司馬法文○郊特牲

右社稷○記命降于社之謂殽地

殽户教反○謂教令由社下者也社土地之主也周禮土會之法有五地之物生○會古外反○疏曰命降于社之謂殽地者上云政本於沃此論政降於地上既云必本於天殽以降命此亦當云本於地殽以降命但上文既具故此略而變文直云命降于社之謂殽地命

（者致令之命降下於社謂從社而來以降民也社即地也指其神謂之社指其形謂之地法社以下教令故云之謂殽地地有五土生物不同人君法地亦養物不一也又曰下文社者神地之道此云土地之主主則神也大司徒土會之法有五地之物生者此大司徒文五地則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各有所生五地總生萬物人君法之施政令亦總養萬民也○禮運）○社所以神地之道（疏曰社所以神地之道也者蓋立社之祭是神明於地之道故也。郊特牲）○祀社於國所以列地利（疏曰祀社於國所以列地利地者天子至尊而猶自祭社欲使報恩之禮達於下也地出財故云列地利也亦即是命降于社之謂殽地也○禮運）○迺立冢土戎醜攸行（疏曰冢土大社也亦大王所立而後因以爲天子之制也戎醜大衆也起大事動大衆必有事乎社而後出謂之宜○綿詩）厲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農能殖百穀

之衰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爲稷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爲社（共音恭下同○厲山氏炎帝也起於厲山或曰有烈山氏棄后稷名也共工氏無錄而王謂之霸在大昊炎帝之間○大音太○疏曰其子曰農能植百穀者農謂厲山氏後世子孫名柱能殖百穀故國語云神農之名柱作農官因名農是也夏之衰也周棄繼之者以夏末湯遭大旱七年欲變置社稷廢農祀棄故祀以爲稷謂農及棄皆祀之以配稷之神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爲社者是共工後世之子孫爲后土之官后君也爲君而掌土能治九州五土之神故祀以爲配社之神○祭法）○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爲后土（共音恭○共工在大皞後神農前以水名官者其子句龍能平水土故死而見祀○大皞音泰○疏曰十七年傳郯子言前世名官從下而上先言炎帝以火名次言共工以水名次言大皞以龍名是共工在大

（辟後神農前以求名官者也祭法曰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爲社能平九州是能平水土也言共工有子謂後世子耳亦不知句龍之爲后土在於何代少皞氏既以爲名官此當在顓頊以來耳）后土爲社（方荅社稷故明言爲社。疏曰獻子問社稷五祀既荅五祀當更荅社稷但句龍既爲后土又亦配社蔡墨既荅五祀方荅社稷故明言后土爲社也。）稷田正也（掌播殖也。疏曰月令云注春行冬令則首種不入鄭玄云首種謂稷也周語云宣王不籍千畝虢文公諫曰民之大事在農是故稷爲大官然則百穀稷爲其長遂以稷名爲農官之長正長也稷是田官之長）有烈山氏之子曰柱爲稷（烈如字禮記作厲山。烈山氏[illegible][illegible]世諸侯。疏曰魯語及祭法皆云烈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能殖百穀故祀以爲稷言有天下則爲[illegible]二矣柱注不得爲諸侯也賈逵鄭玄皆云烈山炎帝是號柱是[illegible]業[illegible]者棄[illegible]則初[illegible]

[illegible]人[illegible]帝[illegible]爲有[illegible]也若[illegible]烈山[illegible]爲業侯皆宗世也[illegible]八世至榆罔而[illegible]總號神農也[illegible]世爲諸侯後爲神農也[illegible]山氏即神農非諸侯而規[illegible]非也此及魯語皆云其子曰柱祭法云農者劉炫云蓋柱是名其官曰農猶呼周棄爲稷）自夏以上祀之（祀柱。上時掌反）周棄亦爲稷（棄周之始祖能播百穀湯既勝夏廢柱而以棄代之。疏曰棄爲周之始祖能播百穀經傳備有其事以其後世有天下號國曰周故以周冠棄棄時未[illegible]聞也書序云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作夏社孔安國云湯承堯舜禪代之後順天應人逆取順守而有慙德故革命創制改正易服變置社稷而後世無及句龍者故不可而止是言成湯變置社稷之由也湯於帝世年代猶近功之多少傳習可知故得[illegible]其優劣改易祀其意欲遷社而無及句龍棄功乃過於柱廢柱以棄爲稷也其五祀之神重犂之輩若更有賢能亦應遷徙但其功莫之

原書漫漶不清

能先帝王不敢改易故得永號萬代常在祀典良由後世之臣弱後王之意諫故也（自商以來祀之）（傳言蔡墨之博物○）

自商以來祀之（傳言蔡墨之博物○）

（昭公二十九年春秋左氏傳）○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曰使民戰栗（宰我孔子弟子名予三代之社不同者古者立社各樹其土之所宜木以爲主也戰栗恐懼貌宰我又言周所以用栗之意如此豈以古者戮人於社故附會其說與）子聞之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遂事謂事雖未成而勢不能已者孔子以宰我所對非立社之本意又啓時君殺伐之心而其言已出不可復救故歷言此以深責之欲使謹其後也尹氏曰古者各以所宜木名其社非取義於木也宰我不知而妄對故夫子責之○論語八佾）○尚書亡篇曰太社唯松東社唯柏南社唯梓西社唯栗北社唯槐

[illegible]經通義曰天子之社稷（[illegible]）[illegible]諸侯半之其色如何春秋傳曰（[illegible]）天子有大社焉東方青色南方赤色西方白色北方黑色上冒以黃土故將封東方諸侯青土苴以白茅（[illegible]）援神契曰仲春穫禾報祭社稷以三牲（白虎通）○明堂位曰春社天子之祭也（春田祭社）○甫田曰以我齊明與我犧羊以社以方（賦曰齊與粢同曲禮曰稷曰明粢此言齊明便文以協韻耳犧羊純色之羊也社后土也以句龍氏配方秋祭四方報成萬物周禮所謂羅弊獻禽以祀祊是也○詩小雅）○雲漢曰祈年孔夙方社不莫（音慕）（[illegible]○祈年孟春祈穀于上帝孟冬祈來年于天宗是也方祭四方也社[illegible]土神也[illegible]詩大雅）○孟子曰民爲貴社稷次之

君爲輕（社土神稷穀神建国則立遺壇以祀之蓋国以民爲本社稷亦爲民而立而君之尊又係於二者之存亡故其輕重如此）是故得乎丘民而爲天子得乎天子爲諸侯得乎諸侯爲大夫（丘民田野之民至微賤也然得其心則天下歸之天子至尊貴也而得其心者不過爲諸侯耳是民爲重也）諸侯危社稷則變置（諸侯無道將使社稷爲人所滅則當更立賢君是君輕於社稷也）犧牲既成粢盛既潔祭祀以時然而旱乾水溢則變置社稷（盛音成○祭祀不失禮而土穀之神不能爲民禦災捍患則毀其壇壝而更置之亦年不順成八蜡不通之意是社稷雖重於君而輕於民也○盡心下）○鄭子産伐陳入之陳侯免擁社以待於朝（免喪服擁社抱社主示服○免音問喪冠也擁芳勇反○襄公二十五年春秋左氏傳）○公羊子曰

哀公四年六月辛丑蒲社災蒲社者何（据鼓用牲于社不言蒲○踈曰正以社爲積土非火燒之物而反書災故執不知問注蒲社者先世之亡国在魯竟者公羊解以爲蒲者古国之名天子滅之以封伯禽取其社以戒諸侯使事上今災之者若曰王教絶云爾左氏穀梁以爲亳社者武王滅殷遂取其社賜諸侯以爲有国之戒然則傳説不同不可爲難案今穀梁經傳皆作亳字范氏云殷都于亳武王克紂而班列其社于諸侯以爲亡国之戒而賈氏云公羊曰薄社也者蓋所見異）亡國之社也（蒲社者先世之亡国在魯竟）社者封也（封土爲社）其言災何（据封土非火所能燒）亡國之社蓋揜之揜其上而柴其下（故火得燒之揜柴之者絶不得使通天地四方以爲有国者戒○踈曰亡国之社蓋揜之者公羊子不受于師故言蓋也揜柴之者絶不得使通天地四方者即郊特牲云天子之大社必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之氣也是

（故喪國之社屋之不受天陽也薄社北牖使陰明也是也然禮記作薄社何氏所見與鄭氏異云以爲有國者戒者言若不事上當如此）

蒲社災何以書記災也（戒社者先王之所以威示教戒諸侯使事上也災者象諸侯背天子是後宋事彊吳齊晉前驅滕薛俠轂魯衞驂乘故天去戒社若曰王教滅絕云爾○疏曰不直言何以書者嫌覆問其下何以書故復舉句而問之是後宋事彊吳齊晉前驅滕薛俠轂魯衞驂乘者春秋說文謂下十三年黃池之會時也）

○穀梁子曰亳社者亳之社也亳亡國也（亳即殷也殷都于亳故國謂之亳社）亡國之社以爲廟屏戒也（立亳之社於廟之外以爲屏蔽取其不得通天人君瞻之而致戒心○疏曰周禮建國之神位左宗廟右社稷故謂戒心天子諸侯之正社稷露[illegible]者屋禮又云決陰事于薄社明不與天同廟明一在西一在東故左氏曰間於兩社爲公室輔[illegible]也）其屋亡國之社不得

達上也（也爲之作屋不使上通[illegible]也緣有屋故言災○）

（○公羊穀梁通修）○莊公如齊觀社（[illegible]公）（二十三年齊因祀社蒐軍實以示客公往觀之）曹劌諫曰不可夫禮所以正民也是故先王制諸侯使五年四王一相朝也（賈侍中云王謂王事天子也歲聘以志業間朝以講禮五年之間四聘於王而一相朝相朝者將朝天子先相朝也唐尚書云先王謂堯也五載一巡守諸侯四朝昭謂以堯典相參義亦似之然此欲以禮正君宣用周制周禮中國凡五服遞者五歲而朝禮記曰諸侯之於天子也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謂此也晉文公霸特亦取於此禮）終則講於會以正班爵之義（終畢也講習也班次也謂朝畢則習禮於會以正爵位次序尊卑之義也）帥長幼之序訓上下之則（帥循也）制財用之節（謂牧伯差國大小使受職貢也）其閒無

由荒怠（其閒朝會之閒）夫齊棄大公之法而觀民於社（大公齊始祖大公望也）君爲是舉（舉動也）而往觀之非故業也（業事也）何以訓民土發而社助時也（土發春分也周語曰土乃脈發社者助時求福爲農始也）收穡而烝納要也（穡拾也冬祭曰烝因祭社以納五穀之要休農夫也月令曰孟冬祀于天宗大祀于公社及門閭）今齊社而

往觀旅非先王之訓也（旅衆也）天子祀上帝（上帝上天也）諸侯會之受命焉（助祭受政命也）諸侯祀先王先公（先王謂若宋祖帝乙鄭祖厲王之屬也先公先君也）卿大夫佐之受事焉（事職事也）臣不聞諸侯之相會祀也祀又不法（不法謂觀民也○國語曾語）

王爲羣姓立七祀曰司命曰中霤曰國門曰國行曰泰厲曰户曰竈王自爲立七祀諸侯爲國立五祀曰司命曰中霤曰國門曰國行曰公厲諸侯自爲立五祀大夫立三祀曰族厲曰門曰行適士立二祀曰門曰行庶士庶人立一祀或立户或立竈（爲于僞反霤力又反○此非大神所祈報大事者也小神居人之閒司察小過作譴告者爾樂記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鬼神

謂此與司命主督察三命中霤主堂室居處門户主出入行主道路行作厲主殺罰竈主飲食之事明堂月令春曰其祀户祭先脾夏曰其祀竈祭先肺中央曰其祀中霤祭先心秋曰其祀門祭先肝冬曰其祀行祭先腎聘禮曰使者釋幣於行歸釋幣於門士喪禮曰疾病禱於五祀司命與厲其時不著今時民家或春秋祠司命行神山神門户竈在旁是必春祠司命秋祠厲也或者合而祠之山即厲也民惡言厲巫祝以厲山爲之謬乎春秋傳曰鬼有所歸乃不爲厲○適棄戟反此與音餘使色吏反禱[illegible]老反釋音[illegible]下[illegible]一[illegible]

于以下立七祀五祀之義曰司命者宮中小神熊氏云非天之司命故祭於宮中皇氏云司命者文昌宮星其義非也曰中霤者主堂室神曰國門者謂城門也曰國行者謂行神在國外之西曰泰厲者謂古帝王無後者也此鬼無所依歸好爲民作禍故祀之也王自爲立七祀者前是爲民所立與衆共之四時常祀及爲羣姓禱祀其自爲立者王自禱祭不知其當同是一神爲是別更立七祀也諸侯爲國立五祀者減天子戶竈二祀故爲立五祀也曰公厲者謂古諸侯無後者諸侯稱公其鬼爲厲故曰公厲諸侯自爲立五祀者義與天子同大

夫立三祀者減諸侯司命中霤故爲三祀也曰族厲者謂古大夫無後者鬼也族衆也大夫衆多其鬼無後者衆故曰族厲曰門曰行者其大夫無民國故不言國門國行也然鄭注曲禮大夫五祀爲夏殷法注王制大夫五祀是有采地者鄭何以知然曲禮文連於大夫五祀故知非周而王制立七廟故知是周禮以彼推此大夫三祀則周諸侯之大夫無地者也又曰小神居人之閒司察小過作譴告者以其非郊廟社稷大神故云小神以其門戶竈等故知居人閒也以小神所祈故知司察小過作譴告謂作譴責以告人云幽則有鬼神鬼神謂

此與者以禮天神人鬼地祇皆列其名而樂記直云幽則有鬼神是幽闇之處有細小之鬼神謂此小祀者與與是疑辭也云司命主督察三命者案援神契云命有三科有受命以保慶有遭命以謫暴有隨命以督行受命謂年壽也遭命謂行善而遇凶也隨命謂隨其善惡而報之云聘禮曰使者出釋幣於行歸釋幣於門者證大夫有門行云士喪禮曰疾病禱於五祀者證士亦有五祀云司命與厲其時不著者以其餘五祀月令所祀皆著其時唯司命與厲祀時不顯若云今時民家或春秋祠司命行神山神門戶竈在旁者鄭以無文故引今

漢時民家或有春秋兩時祠司命行神山神也民或然故云或也其祠此司命行神山神之時門戶竈三神在諸神之旁列位而祭也云是必春祠司命秋祠厲也者漢時旣春秋俱祠司命與山神則是周時必應春祠司命司命主長養故祠在春厲主殺害故祠在秋云或者合而祠之者鄭又疑之以見漢時司命與山神春秋合祭故云或者合而祠之云山即厲也者以漢時祭司命行神山神門戶竈等此經亦有司命門行戶竈等漢時有山而無厲此有厲而無山故云山即厲也云民惡言厲巫祝以厲山爲之者鄭解厲稱山之意漢時人民嫌

（族厲漢時巫祝之人意以厲神是厲山氏之鬼爲之故云厲山云謬乎者諸本祝以厲爲厲山之鬼於理謬乎所以爲謬者鬼之無後於是爲厲厲山氏有子曰柱世祀厲山之神何得其鬼爲厲故云謬也引春秋傳者昭七年左傳文於時鄭良霄被殺而死其鬼爲厲子産立良霄之子良止爲後子大叔問其故子産曰鬼有所歸乃不爲厲引之者證厲山氏旣有所歸不能爲厲○祭法）○

小子掌祈于五祀（祈音機○故書祀作禩鄭司農云禩讀爲祀書亦或爲祀玄謂祈或爲刉用毛牲曰刉刉者釁禮之事也刉五祀謂始成其宮兆時也春官肆師職祈或作幾秋官士師職曰凡刉則奉犬牲○禩音祀刉音機或古愛反又公内反○疏曰知刉是五祀始成其宮兆時也者凡物須釁者皆謂始成時是以雜記云廟成則釁之○夏官）

○天子諸侯大夫祭五祀歲徧（五祀戶竈中霤門行也此蓋殷時制也祭法曰天子立七祀諸侯立五祀大夫立三祀士立二祀謂周制也○疏曰祭五祀者春祭戶夏祭竈季夏祭中霤秋祭門冬祭行也歲徧者謂五方之帝迎氣雩祀明堂及郊雖有重者諸神總徧然云歲徧大夫祭五祀者大夫不得方祀及山川直祭五祀而已又曰云五祀戶竈中霤門行者此月令文大宗伯五祀以爲五官者以其在五嶽之上此五祀在山川之下又與大夫同祭故知是戶竈等云此蓋殷時制也者以天子諸侯大夫同云祭五祀旣無等差故疑殷時制也案王制云大夫祭五祀文與此同而鄭云五祀謂司命也中霤也門也行也厲也與此不同者王制之文上云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旣有尊卑等級疑是周禮故引祭法五祀以解之與此不同是有地大夫祭五祀無地大夫祭三祀解見祭法曲禮下）

○春祀戶祭先脾（春陽氣出祀之於戶內陽也祀之先祭脾者春爲陽中於藏直脾脾爲尊凡祭五祀於廟用特牲有主有尸皆先設席于奧祀戶之禮南面設主于戶內之西乃制脾及腎爲俎奠于主北又設盛于俎西祭黍稷祭肉祭醴皆三祭肉脾一腎再旣祭徹之更陳鼎俎設饌于筵前迎尸略如祭宗廟之儀○藏才浪反後放此直丈吏反又如字後放此○疏曰春陽氣出祀之於戶者戶在內從外向內戶又在內故云內陽也戶是人之出入戶則有神故祭法注七祀云小神居人之閒司察小過作譴告者爾此戶神則陽氣在戶內之神故云祀之於戶內

陽也由位在户内又秋其祀門[illegible]云秋陰氣出祀之於門者門在外從内向外門又在外故云外陰也則門神陰氣之神是陰陽別氣在門户者與人作神也又曰春爲陽中於藏值脾脾爲尊者[illegible]祭户之時脾腎俱有先用脾以祭之[illegible]以春爲陽中於藏值脾脾既春時最[illegible]故先祭之脾爲尊也所以春位當脾者牲立南首肺最在前而當夏也腎最在後而當冬也從冬稍前而當春從腎稍前而當脾故春位當脾從肺稍却而當心故中央主心從心稍却而當肝故秋位主肝此等直據牲之五藏所在而當春夏秋冬之位耳若其五行所生主五藏則不然矣故異義云今文尚書歐陽說肝木也心火也脾土也肺金也腎水也古尚書說脾木也肺火也心土也肝金也腎水也許慎謹案月令春祭脾夏祭肺季夏祭心秋祭肝冬祭腎與古尚書同鄭駮之云月令祭四時之位及其五藏之上下次之耳冬位在後而腎在下夏位在前而肺在上春位小前故祭先脾秋位小却故祭先肝腎也脾也俱在鬲下肺也心也肝也俱在鬲上祭者必三故有先後焉不得同五行之氣今醫病之法以肝爲木心爲火脾爲土肺爲金腎爲水則有瘳也若反其術不死爲劇如鄭此言五行所主則從今文尚

書之說不同許慎之義云凡祭五祀於[illegible]用特牲之下皆中霤禮文云祭五祀於廟者設祭户祭中霤在於廟室[illegible]先設席於廟堂之奧若祀竈祀門祀行皆在廟門外先設席於廟門之奧雖廟室廟堂廟門有別總而言之皆謂之廟故云凡祭五祀於廟此謂殷禮也若周則七祀加司命與厲也不審祀之處所亦當與竈門行等俱在廟門之外祀也若周總在宮内故宮正注云祭社稷七祀於宮中此特牲謂特牛故小司徒云小祭祀奉牛牲注云小祭祀王玄冕所祭若諸侯或亦當然其大夫所祭或特羊也云有主有尸者謂天子諸侯若[illegible]大夫廟無主則五祀無主也云祀之禮設主于户内西者先設席于奧乃更設席於廟户西夾北嚮置主位設主之人南面設主於户西位上使主北面云乃制脾及腎爲俎奠於主北者謂設主之後以割制脾之與腎爲俎實奠于主北主既北面奠於主前云又設盛于俎西者盛謂黍稷俎在主前稍東故黍稷之簋在主前稍西云祭黍稷祭肉祭醴皆三者當時惟始設主來有迎尸則是祝官祭簋中黍稷祭俎中脾腎之肉祭甕之醴皆三度祭之黍亦三祭醴亦三祭肉亦三祭故云皆三祭云肉脾一腎一者中明祭肉三度之數其祭肉[illegible]

（書故一祭腎畢故再祭云既祭徹之更陳鼎俎設饌于筵前者謂既祭黍稷祭以既之後徹去俎之與盛更陳列鼎俎設其饌食於初設奧之筵前其時主已出於筵上主人出戶迎尸尸入即筵而坐但宗廟之祭尸入之後始祭籩豆及黍稷醴其祭戶之時已於西祭黍祭肉祭醴今迎尸而入則慰坐而饌食不更祭黍稷祭肉祭醴故云略如祭宗廟之儀祭戶所以先設席於奧乃設饌筵迎尸皆在奧者就竈之處也中霤設主祭黍祭肉祭醴戶西者就戶處也其餘五祀所祭設主皆就其處也）夏祀竈祭先肺（夏陽氣盛熱於外祀之於竈從熱類也祀之先祭肺者陽位在上肺亦在上肺爲尊也竈在廟門外之東祀竈之禮先席於門之奧東面設主于竈陘乃制肺及心肝爲俎奠于主西又設盛于俎南亦祭黍三祭肺心肝各一祭醴三亦既祭徹之更陳鼎俎設饌于筵前迎尸如祀戶之禮○陘音刑○疏曰知竈在廟門外之東者案少牢及特牲禮文云先席於門之奧謂廟門外西室之奧以神位在西故知在西室之奧以祀戶在戶內故祭在廟室之奧祀竈在門外故設主在門室之奧各從其義云東面設主於竈陘者謂設主人東面也竈陘竈邊承器之物以土爲之

云乃制肺至主西者制謂截割心肝皆爲上之物故祭肺類俱置俎上奠此俎於主之西北主位西嚮故置俎在西而對主也云又設盛於俎南者盛謂黍稷盛之於簋皇氏以爲此祭老婦盛於盆尊其義也云亦祭黍至醴三者亦上祀戶之禮祭必三者以禮成於三故也上祀戶云祭肉三脾一腎再此云祭肺心肝各一亦爲肉祭三也此醴實於尊祭三者亦扱一祭又扱再祭云既祭徹至筵前者筵前謂初設廟室奧之筵前唯特牲少牢鼎當陳於廟門室之前稍東西面[illegible]俎者以俎就鼎載肉入設於筵前在[illegible]之東其黍稷等設於俎南此陘三祭黍或無稷也此配竈神而祭者是先炊之人禮器云竈者是老婦之祭）中央祀中霤祭先心（中霤猶中室也土主中央而神在室古者複穴是以名室爲霤云祀之先祭心者五藏之次心次肺至此心爲尊也祀中霤之禮設主於牖下乃制心及肝肺爲俎其祭肉心肺肝各一他如祀戶之禮○藏才浪反○疏曰鄭意言中霤猶中室乃是開牖象中霤之取明則其霤處不當棟而在室之中央故喪禮云浴於中霤飯於牖下明中霤不關牖下也主中央而神在室者所以必在室中祭土神之義也土五行之主故其神在室

（之中央也是明中霤所祭則土神也故杜注春秋云在家則祀中霤在野則為社也又郊特牲云家主中霤而國主社社神亦中霤神也云古者複穴是以名室為霤云者解所以謂室中為中霤之由也古者謂未有宫室之時也復穴者謂窟居也古者窟居隨地而造若平地則不鑿但累土為之謂之為複言於地上重複為之也若高地則鑿為坎謂之為穴其形皆如陶竈故詩云陶復陶穴是也故毛云陶其土而復之陶其壤而穴之鄭云復者復於土上鑿地曰穴皆如陶然庾蔚云複謂地上累土謂之穴則穿地也複穴皆開其上一屋穿故雨霤之是以後因名室為中霤也云祭之先祭心者五藏之次心次肺至此心為尊也云祀中霤之禮設主於牖下者開牖象霤故設主於牖下也五祀皆先席於室之奥此不言者前祀戶注已備言也此別設主當廟室牖內之下而北嚮也云乃制心及肺肝為俎其祭陟心肺肝各一一亡皆如祀戶之禮者亦參竟徹之更陳鼎俎迎尸如祭戶也）

秋祀門祭先肝（秋陰氣出祀之於門外陰也祀之先祭肝者秋為陰中於藏直肝肝為尊也祀門之禮北面設主于門左樞乃制肝及肺心為俎奠于主南又設盛于俎東其他皆如祭竈之禮）

（疏曰云祀之先祭肝者秋為陰中[illegible][illegible]肝者以陰氣始於五月終於十[illegible][illegible]月八月為陰之中故云秋為陰中其[illegible]氣始於十一月終於四月正月二月為陽中故正月云春為陽中然陰中之時兼有陽陽中之時兼有陰亦與陰陽之中也今五藏肺最在前心次之肝次之脾次之腎為後肝在心肺之下脾腎之上故云於藏值肝然脾在肺心肝之下腎之上則是上有肺心肝下唯有腎不當其中而云春為陽中於藏值脾者但五行相次水則次木故春繼於冬腎後則次脾其火後則次土土後乃次金故秋不得繼夏由隔於土由此脾不得繼肺陽於心也為此肝之上有脾有心脾之下唯有腎俱得為藏之中也云北面設主於門左樞者謂廟門外左樞北面以在門外故主得南鄉而北面設之云乃制肝及肺心為俎奠于主南蓋盛於俎東者皆約中霤禮文也其他皆如祭竈之禮者謂祭心肺肝各一一祭醴三并設席於奥迎尸之屬也）

冬祀行祭先腎（冬陰盛寒於水祀之於行從辟除之類也祀之先祭腎者陰位在下腎亦在下腎為[illegible]在廟門外之西為軷壤厚二[illegible]輪四尺祀行之禮北面[illegible]及脾為俎奠于主南又設[illegible]）

[illegible]臂一婢再其此皆如祀門之禮○辟必亦反又婢亦反蚑步易反廣古曠反○疏曰知行在廟門外西者約檀弓云毀宗躐行自此以下皆中霤禮文廣五尺輪四尺者謂軷壇東西爲廣南北爲輪常祀行神之壇則然若於國外祖道軷祭其壇隨路所鄕而爲廣輪尺數同也案鄭注聘禮云禮畢乘車轢而遂行唯車之一輪轍耳所以然者以兩輪相去八尺今軷唯廣五尺故知不兩輪俱軷云北面設主軷上者以主須南軷故人北面軷之其主則鄭注大馭云盡以菩芻棘柏爲神主也○月令）

○孟冬臘五祀（臘力合反○臘

謂以田獵所得禽祭也五祀門戶中霤竈行也○疏曰臘五祀者臘獵也謂獵取禽獸以祭五祀也其臘先祖五祀謂之息民之祭其服則黃衣黃冠又曰臘謂因獵所得禽祭者以欲臘祭之時暫出田獵以取禽非仲冬大閱之臘也左傳云唯君用鮮則天子諸侯祭用鮮獸皇氏云仲秋獵得禽獸以爲乾豆至臘用之其義非也云五祀門戶中霤竈行者月令殷禮言之若周則七祀○詳見蜡神祈年儀月令）

○大宗伯以血祭祭五祀（陰祀血起貴氣臭也故書祀作禩鄭司農禩當爲祀書亦或作祀五祀五色之

於王者宮中曰五祀玄謂此五祀者官之神在四郊四時迎五行之氣於四郊而祭五德之帝亦食此神焉少昊之子曰重爲句芒食於木該爲蓐收食於金脩及熙爲玄冥食於水顓頊氏之子曰黎爲祝融后土食於火土○禩音祀食此音嗣少詩照反重直龍反○疏曰云陰祀自血起者對天爲陽祀自煙起貴氣臭同也先鄭云五祀五色之帝於王者宮中曰五祀者先鄭意此五祀即掌次云祀五帝一也故云五色之帝後鄭不從者案司服云祀昊天與五帝皆用大裘當在圓丘與四郊上今退在社稷之下於王者宮中失之遠矣且

五帝天神當在上經陽祀之中退在陰祀之內一何陋也玄謂此五祀者五官之神在四郊者生時爲五官死乃爲神云五帝在四郊知在四郊者鄭即引月令四時四立之日迎氣在四郊并季夏迎土氣是五迎氣故鄭云四時迎五行之氣於四郊也云而祭五德之帝亦食此神焉者但迎氣迎五方天帝雖不言祭人帝案月令四時皆陳五德之帝大昊炎帝黃帝少昊顓頊等五德之帝并五人神於上明知五人神爲十二月聽朔及四時迎氣而陳故鄭此注及下青[illegible]赤熛之下注皆云迎氣時并祭五人帝五人神也云少昊氏之子曰重已下

（案昭二十九年魏獻子問蔡墨曰社稷五祀誰氏之五官也對曰少皞氏有四叔曰重曰該曰修曰熙實能金木及水使重爲句芒該爲蓐收修及熙爲玄冥世不失職遂濟窮桑此其三祀也顓頊氏有子曰黎爲祝融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爲后土此其二祀也后土爲社稷爲田正有烈山氏之子曰柱爲稷[illegible]商周春秋昭二十九年左傳曰顓頊氏之子黎爲祝融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爲后土其二祀五官之神及四郊合爲黎食后土祭法曰共工氏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爲社社即句龍荅曰黎爲祝融句龍爲后土左氏不言后土爲社謂暫作后土無有代者故先師之說黎兼之因火土俱位南方此注云黎爲祝融后土食于火土亦推見先師之說也○春官）○司服祭五祀則希冕（希讀爲絺或作黹字之誤也希刺粉米無畫也其衣一章裳二章凡三也○黹張里反○疏曰云希讀爲絺或作黹字之誤也者本有此二文不同故云誤當從絺爲正也云希刺粉米無畫也者衣是陽應畫今希冕三章在裳者自然刺繡但粉米不可畫之物今雖在衣亦刺之不變故得希名鄭特言粉米粉米然則希冕之粉米亦刺之意同上）○司門凡

歲時之門受其餘（鄭司農云受祭門之餘○疏曰凡歲時之門者歲之四時祭門非一故云凡以擬之若月令秋祭門者是祭嗣明此門亦謂國門十二者除四時祭外仍有爲水祈禱故左氏莊公二十五年秋大水有用牲于門之事○地官）

右立祀○蔡墨曰五行之官是謂五官實列受氏姓封爲上公（爵上公○疏曰列謂行一言五官皆然也入臣有大功者一子封爲國君又賜之以姓諸侯以國爲氏言其得姓又得氏兼受之也）祀爲貴神社稷五祀是尊是奉（五官之君長能脩其業者死皆配食於五行之神爲王者所尊奉○君長丁丈反下文同○疏曰五官之君長死則皆爲貴神王者社稷五祀則尊崇之恭祭配食於五行之神即下重該脩熙黎是也王者祭木火土金水之神而以此人神配之耳非專祭此人也分五人以配四時故五行之神句芒[illegible]之徒皆以時物之狀而名之各不者本其五行之神）

（作名耳非與重該之徒爲名也晉語云虢公夢在廟有神人面白毛虎爪執鉞行在西河公懼而走神曰無走帝命曰使晉襲于爾門公拜稽首覺召史嚚占之對曰如君之言則蓐收也天之刑神也如彼又虢公所夢之狀必非該之貌自是金神之形耳由此言之知句芒祝融玄冥后土之徒皆是木火水土之神名非所配人之神名也雖本非配人之名而配者與之同食亦得取彼神名以爲配者神名猶社本土神之名稷本穀神之名配者亦得稱社稷也此五行之官配食五行之神天子制禮使祀焉王者所尊奉也）

木正曰句芒（句古侯反注及下同○正官長也取木生句曲而有芒角也其祀重焉○重直龍反下文同○疏曰正訓爲長故爲官長木官之最長也其火金水土正亦然賈逵云德言萬物句芒非單木生如句杜誤耳木正順春萬物始生句而有芒角杜獨言木者以木爲其先故經云木正且木比萬物芒角爲甚故舉木而言劉炫以此不取賈義而獨舉於木而規杜非也）

火正曰祝融（祝融明貌其祀犁焉○犁力兮反○疏曰杜以解祝則謂祝融二字共爲明貌也賈逵云夏陽氣明朗祝甚也融明也亦以夏氣爲之名耳鄭語云犁爲高辛氏火正淳燿敦大光明四海故命之曰祝融如彼文又似由人生名者彼以其官掌夏德不稱之故以夏氣昭明命之耳）

金正曰蓐收（蓐音辱本又作辱○秋物摧辱而可收也其祀該焉○摧徂回反）

水正曰玄冥（冥亡丁反○水陰而幽冥其祀脩及熙焉）

土正曰后土（土爲羣物主故稱后也其

祀句龍焉在家則祀中霤在野則爲社○霤力救反○疏曰后者君也羣物皆土所載故土爲羣物之主以君言之故云后土也賈逵云句芒祀於戶祝融祀於竈蓐收祀於門玄冥祀於井后土祀於中霤今杜云在家則祀中霤是同賈說也家謂宮室之內對野爲文故稱家非卿大夫之家也言在野者對家爲文雖在庫門之內尚無宮室故稱野且卿大夫以下社於野田故周禮大司徒云辨其邦國都鄙之數制其畿疆而溝封之設其社稷之壝而樹之田主各以其野之

（所宜木遂以名其社鄭玄云社稷后土及田正之神田主田神后土田正之所依也詩人謂之田祖所宜木謂若松栢栗也是在野則祭爲社也此野田之社民所共祭即月令仲春之月擇元日命人社是也劉炫云天子以下俱荷地德皆當祭地但名位有高下祭之有等級天子祭地祭大地之神也諸侯不得祭地使之祭社也家又不得祭社使祭中霤也霤亦地神所祭小故變其名賈逵以句芒祀於戶云云言雖天子之祭五神亦如地耳杜以別祭五行神以五官配之非祀此五神於門戶井竈中霤也門戶井竈直祭門戶等神不祭句芒等也唯有祭后土者亦是土神故特辨之云在家則祀中霤在野則爲社言彼社與中霤亦是土神但祭有大小郊特牲云社所以神地之道也地載萬物取財於地教民美報焉家主中霤而國主社示本也是在家則祀中霤也大司徒已下同此禮也）獻子曰社稷五祀誰氏之五官也（問五官之長皆是誰）對曰少皞氏有四叔（少皞金天氏○疏曰少皞氏有四叔四叔是少皞之子孫非一時也未知於少皞遠近也四叔出於少皞耳其使重爲句芒非少皞使之世族譜云少皞氏其官以鳥爲名然則此五官皆在高陽之世也楚語云少皞氏之衰也九黎亂德民神雜擾不可方物顓頊受之乃命木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是則重黎居官在高陽之世也又鄭語云黎爲高辛氏火正命之曰祝融則黎爲祝融又在高辛氏之世案世本及楚世家云高陽生稱稱生卷章卷章生黎如彼文黎是顓頊之曾孫也楚語云少皞之衰顓頊受之即命重黎似是即位之初不應即得命曾孫爲火正也少皞世代不知長短顓頊初已命黎至高辛又加命不應一人之身緜歷兩代事既久遠書復散亡如此參差難可考校世家云共工作亂帝嚳使黎誅之而不盡帝誅黎而以其弟吳回爲黎復居火正爲祝融即如此言黎或是國名官號不是人之名字顓頊命黎高辛命黎未必共是一人傳言世不失職二者或是父子或是祖孫其事不可知也由此言之少皞四叔未必不有在高辛

（□□也此五祀者居自有功□□　□□一不是一時之人脩熙曰□）（□正□非一時也且傳言夫　王曰□賞世能官其功舜也其）（□祀□□遂傳萬世承祀□□　□二□□耶其中最有功者使□□）（□玄下不知何以此人歟曾何代皇　□亦爲一蓋本高辛唐虞之世耳）曰重該曰脩曰熙實能金木及水（重直龍反該古哀反○能治其官）使重爲句芒（木正）該爲蓐收（金正）脩及熙爲玄冥（二子相代爲水正）世不失職遂濟窮桑此其三祀也（窮桑少皞之號也四子能治其官使不失職濟成少皞之功□窮桑氏所祀窮桑地在魯北　小□□曰窮桑少皞之號帝王世紀云少皞□□一也窮桑以登爲帝□天下號之曰窮桑帝□以濟爲濟□古四叔子孫世不失職遂受少皞之世世以少皞之世以濟□曾□□有不正□正於以濟爲□四小能治其官使不失職濟成少皞□□言少皞有五功子孫能□之□□皆爲氏□紀也少皞□□□）

（□四年傳稱其伯鯈於少皞之□　故云窮桑地在魯北地名窮桑□）（言在曾北　相傳云耳）顓頊氏有子犂爲祝融（顓音專頊許玉反○犂爲火正）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爲后土此其二祀也后土爲社稷田正也有烈山氏之子曰柱爲稷自夏以上祀之周棄亦爲稷自商以來祀之（共音恭烈如字禮記作厲山上時掌反○）

（昭公二十九年春秋左氏傳○注疏詳見前社稷條）祭五祀天子諸侯以牛卿大夫以羊一說户以羊竈以雉中霤以豚門以犬井以豕或曰中霤用牛餘□官明門□□以魚（白虎通）○天子祭（□□）薦□百人侍西房（周禮祭□□祭社□□）（鄭云五祀四時迎五行之□四□□□五德之帝也或曰□□祀）

（謂礿祠烝嘗及大祫也或曰國展禽曰禘郊祖宗報此五者國祀典也皆王者所親臨之祭非户竈中霤門行之五祀也薦薦陳之物籩豆之屬也侍侍西房西廂也侍或爲待○黄子論）○王孫賈問曰與其媚於奧寧媚於竈何謂也（王孫賈衛大夫媚親順也室西南隅爲奧竈者五祀之一夏所祭也凡祭五祀皆先設主而祭於其所然後迎尸而祭於奧略如祭宗廟之儀如祀竈則設主於竈陘祭畢而更設饌於奧以迎尸也故時俗之語因以奧有常尊而非祭之主竈雖卑賤而當時用事喻自結於君不如阿附權臣也賈衛之權臣故以此諷孔子）子曰不然獲罪於天無所禱也（天即理也其尊無對非奧竈之可比也逆理則獲罪於天矣豈媚於奧竈所能禱而免乎言但當順理非特不當媚竈亦不可媚於奧也○謝氏曰聖人之言遜而不迫使王孫賈而知此意不爲無益使其不知亦非所以取禍○論語八佾）○天子以未殯五祀之祭不行既殯而祭其祭也尸入三飯不侑酳不酢而已矣自啓至于反哭五祀之祭不行已葬而祭祀畢獻而已（飯扶晚反酳音胤又仕覲反○既葬彌吉畢獻祝而後止郊社亦然唯嘗禘宗廟俟吉也○疏曰天子諸侯祭禮既亡今儀禮唯有大夫士祭禮以言之案特牲饋食禮祝延尸于奧迎尸而入即延坐三飯告飽祝侑尸尸又飯至於九飯畢若大夫依少牢饋食尸食十一飯而畢鄭注少牢云士九飯大夫十一飯也則其餘有十三飯十五飯也案此說則諸侯十三飯天子十五飯又案特牲禮尸九飯畢主人酌酒酳尸尸飲卒爵酢主人主人受酢飲畢酌獻祝[illegible]飲畢主人又酌獻佐食此是士[illegible]祭禮也今約此而說天子五祀之祭也天子崩未殯五祀之祭不行者以初崩哀慼未遑祭祀雖當五祀祭時不得行既殯而祭者以[illegible]祀外神不可以己私喪久廢其祭故既殯哀情稍殺而後祭也其[illegible]

也尸入三飯不侑酳不酢而已矣者今喪既殯不得純如吉禮理須宜降殺侑勸也故迎尸入奥之後尸三飯告飽則止祝更不勸侑其食使滿常數也又熊氏云二飯不侑酳不酢而已矣謂迎尸入奥之後尸二飯即止祝不勸侑至十五飯於時冢宰攝主酌酒酳尸尸受卒爵不酢攝主故云三飯不侑酳不酢而已者謂唯行此而已不爲在後餘事也自啓至于反哭五祀之祭不行者謂欲葬之時從啓殯以後葬畢反哭以前靈柩既見哀摧更甚故云五祀之祭不行已葬而祭祝畢獻而已已葬而祭者謂已葬反哭殯宮畢而行其祭但既葬彌吉尸入三飯之後祝乃侑尸尸食十五飯攝主酳尸尸飲卒爵而酢攝主攝主飲畢酌而獻祝祝受飲畢則止無獻佐食以下之事所以然者以葬後未甚吉唯行此禮而已而已是語辭也皇氏云巳止也又曰經云祝畢獻止謂祝受獻祭禮遂畢止不獻佐食以下云郊社亦然者王制云天地社稷爲越紼而行事是與五祀同也趙商問云自啓至反哭五祀之祭不行注云郊社亦然者案王制云唯祭

天地社稷爲越紼而行事既云葬時郊社之祭不行何得有越紼而行事鄭答越紼行事喪無事時天地郊社有常日自啓及至反哭自當辟之鄭言無事者謂未殯以前是有事既殯以後未啓以前是無事得行祭禮故有越紼行事鄭云郊社以前有常日自啓至反哭自當辟之者郊社既有常日自啓反哭當辟此郊社之日郊社尊故辟其日不使相妨五祀既卑若與啓反哭日相逢則五祀辟其日也鄭言天地社稷去殯處遠祭時踰越此紼而往赴之五祀去殯近處暫往則還故不爲越紼也云唯嘗禘宗廟俟吉也者謂爲嘗禘之禮以祭宗廟俟待於吉故王劉云喪三年不祭是也其在喪祭郊社之時其喪所朝夕仍奠知者雜記云國禁哭則止朝夕之奠即位自因也人臣尚爾明天子得也○曾子問

小宗伯兆四望於四郊（兆爲壇之營域鄭司農云四望道氣出入玄謂四望五嶽四鎮四竇○竇音瀆本亦作瀆○䟽曰云兆爲壇之營域者案封人云社稷之壝謂壝土爲之即此壇之營域一也不言壇者舉壝）

（營域有壇可知司農云四望道氣出入者案上注司農以為日月星海後鄭不從矣今此云道氣出入與上注不同者以無正文故兩注有異若然云道氣出入則非日月星海謂五嶽之等也故後鄭就足之還為五嶽之屬解之天子四望諸侯三望境內山川案僖三十一年夏四月猶三望服氏云三望分野星國中山川又上文先鄭云四望日月星海後鄭必知望祭中無天神者案哀六年云初楚昭王有疾卜曰河為祟王弗祭大夫請祭諸郊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漢睢漳楚之望也爾雅又云梁山晉望又案尚書云望於山川則知望祭中無天神可知若天神日月之等當入四類之內也若然尚書云望於山川登知四望非山川是五嶽四瀆者以其下云兆山川丘陵之等山川別在下故知此四望是五嶽之屬山川之大者也○春官）

○玉人之事兩圭五寸有邸以旅四望（邸音帝劉作柢戶古反○邸謂之柢有邸僢共本也○僢昌絹反○疏曰此亦依典瑞所解關國有故旅祭四望云僢共本也者亦一玉俱成而圭足相對為僢也○冬官）

○司服祀四望則毳冕（毳昌銳反劉清歲反○毳罽衣也玄謂毳畫虎蜼謂宗彝也其衣三章裳二章凡五也○罽居例反○疏曰云毳罽衣也者案爾雅云毛氂謂之罽則績毛為之若今之毛布但此毳則宗彝謂虎蜼而先鄭以為罽衣於義不可故後鄭不從也○春官）

大司樂奏姑洗歌南呂舞大磬以祀四望（姑洗陽聲第三南呂為之合四望五嶽四鎮四竇此言祀於司中司命風師雨師或亦用此樂與○與音涂○疏曰四望又卑於神州故降用陽聲第二及用大磬也又曰云姑洗陽聲第三南呂為之合者以其南呂上生姑洗之九三是陽聲第三也姑洗辰之氣也三月建焉而辰在大梁南呂酉之氣也八月建焉而辰在壽星是南呂為之合也云四望五嶽四鎮四竇者以大宗伯五嶽在社稷下山川上此文四望亦在社稷下山川上故知四望是五嶽四鎮四竇也云此言祀者司中司命風師雨師或亦用此樂與者以此上下更不見有司中等用樂之法又案大宗伯天神云祀地祇云祭人鬼云享四望是地祇而不云祭而變稱祀明經意本容司中等神故變文見用樂也無正文故云或與以疑之也○同上）

○牧人望祀各以其方之色牲毛之（望祀五嶽四鎮四瀆

（也○疏曰知望祀是四望者以其言望與四望義同故知是四望五嶽等也○地官）○男巫掌望祀望衍授號旁招以茅（社子春云望衍謂衍祭也授號以所祭之名號授之旁招以茅招四方之所望祭者玄謂衍讀爲延聲之誤也○疏曰云望祀者類造禬禜遙望而祝之云望衍者衍延也是攻說之禮遙望延其神以言語責之云旁招以茅者旁謂四方此男巫於地官祭此神時則以茅招之於四方也又曰子春所云皆無依據故後鄭不從玄謂破衍爲延者衍字於六祈義無所取故破從延云望祀謂有牲

粢盛者注大祝已云類造禬禜皆有牲攻說用幣而已有牲則有黍稷故此兼云粢盛者也云延進也謂但用幣致其神者此即攻說用幣而已是也云二者詛祝所受類造攻說禬禜之神號男巫爲之招者以其授號文承二者之下故知此六神皆授之號之授號知是詛祝者案詛祝而知也○春官）

右四望（望祀三　望附）○傳僖公三十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龜曰卜不從不吉也卜郊不吉故免牲免猶縱也）猶三望（三望

（分野之星國中山川皆因郊祀望而祭之背廢郊天而脩其小祀故曰猶猶者可止之辭○分扶問反）左氏曰非禮也望郊之屬也（宣公三年傳云望郊之屬也）不郊亦無望可也（注疏詳見天神郊祀條）○公羊子曰天子祭天諸侯祭土天子有方望之事無所不通諸侯山川有不在其封內者則不祭也望者何

望祭也然則曷祭祭泰山河海曷爲祭泰山河海山川有能潤于百里者天子秩而祭之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徧雨乎天下者唯泰山爾河海潤于千里猶者何通可以已也何以書譏不郊而望祭也（注疏見天神）○三正記曰郊後必

有望○楚昭王有疾卜曰河爲大夫請祭諸郊王曰三代命祀不越望（祟息遂反○諸侯望祀竟內山川星辰○竟音境）江漢睢漳楚之望也（睢七餘反○四水在楚界）（○并見四事疾病條）禍福之至不是過也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也遂弗祭（哀公六年春秋左氏傳）○韓宣子謂子產曰

寡君寢疾並走羣望（晉所望祀山川皆走往祈）（昭公七年春秋左氏傳）○成王盟諸侯于岐陽（岐陽之陽）楚爲荊蠻（荊一州之蠻也）置茅蕝設望表與鮮卑守燎（置立也蕝謂束茅而立之所以縮酒望表謂望祭山川立木以爲表表其位也鮮卑東夷國燎庭燎也○國語晉語）

小宗伯兆山川丘陵墳衍各因其方（[illegible]曰大司[illegible]有十等此不[illegible]澤原隰亦順所在可知故略不言也春官）○山虞若祭山林則爲主而脩除且蹕（爲主主辦護之也脩除治道路場壇○壇徒丹反或音禪○疏曰此山林在畿內王國四方各依四時而祭之則爲主者謂主當祭事者也而脩除者謂掃除糞灑云且蹕者且復蹕止行人也又曰云爲主主辦護之也者案中候握河紀堯受河圖云帝立壇磬折西向禹進迎舜契倍位稷辦護注云辦護者共辦具祀禮儀則此云辦護者亦謂供時須祀禮儀者也云脩除治道路場

壇者案守祧職云其廟則有司脩除之彼云有司恒主脩除謂埽除糞灑場謂墠即除地之處壇辨位之所處○[illegible]官）○典瑞璋邸射以祀山川（璋有邸而射取殺於四望鄭司農云射剡也○剡以冉反或因去反○疏曰此祀山川謂若宗伯云兆山川丘陵各於其方亦隨四時而祭則與此璋邸以禮神○春官）○玉人璋邸射素功以祀山川（邸射剡而出也鄭司農云素功無瑑飾也）

○疏曰云以祀山川者謂四望之外

所有山川皆是云邸身剡而出也者向上謂之出半圭曰璋擧首邪却之今於邪却之處從下向上摠邪却之名爲剡而出

○冬官

○司服祀山川則毳冕（鄭司農云毳罽衣也玄謂毳畫虎蜼謂宗彝也其衣三章裳二章凡五也○疏曰云毳罽衣也者案爾雅云氂謂之罽則續毛爲之若今之毛布但[illegible]毳則宗彝謂虎蜼而先鄭以爲罽衣於義不可故後鄭不從也○春官）

○大宗伯以血祭祭五嶽以貍沈祭山林川澤（貍亡皆反劉莫拜反沈如字劉直蔭反○陰祀自血起貴氣臭也五嶽東曰岱宗南曰衡山西曰華山北曰恒山中曰嵩高山不見四竇者四竇五嶽之匹或省文祭山林曰埋川澤曰沈順其性之含藏○不見竇遍反○疏曰云陰祀自血起者對天爲陽祀自煙起貴氣臭同也云五嶽東曰岱宗南曰衡山西曰華山北曰恒山中曰嵩高山者此五嶽所在據東都地中爲說案大司樂云四鎮五嶽崩注云華在豫州嶽在雍州彼據鎬京爲說彼必據鎬京者彼據災異若據洛邑則華與嵩高並在豫州其雍州不見有災異之事故注有異也案爾雅江河淮濟爲四竇爲定五嶽不定者周國在雍州時無西嶽故權立吳嶽爲西嶽非常法爾雅不載以東都爲定故爾雅載之也若然此南嶽衡案爾雅霍山爲南嶽者霍山即衡山也故地理志楊州霍山爲南嶽者山今在廬江彼霍山與冀州霍山在嵩華者別云不見四竇者四竇五嶽之匹或省文者五嶽四竇相對若天地故設經省文惟見五嶽也若然下云貍沈祭山林川澤五嶽歆神雖與社稷同用血五嶽四竇山川之類亦當貍沈也爾雅云祭山曰庪縣者或

異代法耳若然庪縣既非周法而挍人云凡將事于四海山川則飾黄駒注云王巡守過大山川則有殺駒以祈沈禮與玉人云天子以巡守宗祝以前馬注云其祈沈以馬宗祝亦執勺以先之彼亦言祈沈者祈沈鮮非周法引以況義無嫌也云祭山林曰埋川澤曰沈順其性之含藏者經埋沈祭山林川澤摠言不祈別而說故鄭分之以其山林無水故埋之川澤有水故沈之是其順性之含藏也○同上）

○鬯人掌供秬鬯而飾之（秬鬯不和鬱者飾之謂設巾○疏曰云掌共秬鬯者此直共秬黍之酒無鬱也故注云不

（知贊者也鄭知飾之謂設巾者此上下雖無設巾之事案冪人云以疏布巾冪八尊以畫布巾冪六彝凡王巾皆黼凡尊皆布巾冪明秬鬯之酒尊亦設巾可知故知所飾者設巾也）凡山川用蜃（故書蜃或爲謨杜子春云謨當爲蜃書亦或爲蜃蜃水中蜃也鄭司農云謨器名漆尊也玄謂蜃畫爲蜃形蚌曰合漿尊之象○蚌步項反曰合音含本亦作含○疏曰山川用蜃者大山川云蜃畫爲蜃形者亦謂漆畫之云蚌曰合漿尊之象者蚌蛤一名含漿含漿則是容酒之類故畫爲蜃而尊名也○同上）

○大司樂奏蕤賓歌函鍾舞大夏以祭山川（蕤人誰反○蕤賓陽聲第四函鍾爲之合函鍾一名林鍾○疏曰云蕤賓陽聲第四者應鍾之六三上生蕤賓之九四是陽聲第四也云函鍾爲之合者蕤賓午之氣也五月建焉而辰在鶉首函鍾未之氣也六月建焉而辰在鶉火是函鍾爲之合也云函鍾一名林鍾者此周禮言函鍾月令云林鍾故云一名函鍾○同上）

○舞師掌教兵舞帥而舞山川之祭祀（疏曰云掌教兵舞謂教野人使知之國有祭山川則舞師還帥領往舞山川之祀○地官）

○孟春命祀山林川澤犧牲毋用牝（爲傷姙生之類○疏曰此一節論此春爲四時之首當脩祀典及祭山川之事犧牲毋用牝者以山林川澤其祀既卑餘月之時牲皆用牝唯此月不用故注爲傷姙生之類若天地宗廟大祭之時雖非正月皆不用牝○月令）

○仲冬天子命有司祈祀四海大川名源淵澤井泉（順其德盛之時祭之也今月令淵爲深○月令）

○季冬乃畢山川之祀（月令）

○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其餘山川視伯小者視子男（視視其牲器之數○疏曰案夏傳云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其餘山川視伯小者視子男鄭注云謂其牲幣粢盛籩豆爵獻之數非謂尊卑案周禮上公饔餼九牢飧五牢饗禮九獻豆四十侯伯饔餼七牢飧四牢饗禮七獻豆三十有二子男饔餼五牢飧三牢饗禮五獻豆二十有四又五等諸侯膳皆大牢祭亦大牢籩皆十有二祭四望山川用毳冕鄭注禮器云獻察謂[illegible]四望山川也又侯伯無別三公與子男同今此王制云五

（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則三公尊於諸侯夏傳云四瀆視諸侯其餘山川視伯小者視子男是伯與侯別今鄭注此云視視其牲器又注夏傳謂其牲幣粢盛籩豆爵獻之數參驗上下竝與周禮不同不可強解合之爲一此王制所陳多論夏殷之制夏傳所說又非周代之禮鄭之所注者當據異代法也此經云四瀆視諸侯夏傳視諸侯之下云其餘山川視伯小者視子男則此諸侯謂是侯爵者不得揔爲五等諸侯）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魯人祭泰山晉人祭河是也○疏曰知魯人祭泰山者以論語云季氏旅於泰山明魯君祭泰山季氏僭之也又公羊云三望祭泰山河海是尊祭泰山但泰山是齊魯之界故齊亦祭之是以禮器云齊人將有事於泰山必先有事於配林禮器又云晉人將有事於河必先有事於惡池是晉人祭河也○王制尚書大傳通修）○天子諸侯祭山川歲徧（疏曰祭山川者周禮祀帝於四郊四望四類亦如之也歲徧者謂五方之帝迎氣雩祀明堂及郊雖有重者諸神總徧故云歲徧祭山川者王制云在其地則祭之云其地則一祭是也○曲禮下）

右山川○記五嶽者何謂也泰山東嶽也霍山南嶽也華山西嶽也常山北嶽也嵩高山中嶽也五嶽何以視三公能大布雲雨焉能大斂雲雨焉雲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雨天下施德博大故視三公也四瀆者何謂也江河淮濟也四瀆何以視諸侯能蕩滌垢濁焉能通百川於海焉能出雲雨千里焉爲施甚大故視諸侯也山川何以視子男也能出物焉能潤澤物焉能生雲雨爲恩多然品類以百數故視子男也書曰禋于六宗望秩于山川徧于羣神矣（說苑）○三

上之祭川也皆先河而後海（疏曰三王之祭川也皆先河而後海者言三王祭百川之時皆先祭河而後祭海也○學記）○晉人將有事於河必先有事於惡池（池大河反○惡當爲呼聲之誤也呼池嘔夷并州川○疏曰晉人將有事於河必先有事於惡池者有事於河謂祭河也必先告惡池小川從小而祭也先告從祀者然後祭河也呼池嘔夷并州川夏官職方文）齊人將有事於泰山必先有事於配林（配林林名○疏曰齊人將事於泰山必先有事於配林者有事於泰山謂祭泰山也先告配林配林是泰山之從祀者也故先告從祀然後祭泰山此皆積漸從小至大之義也○禮器）○周公祀泰山召公爲尸

儀禮經傳通解續卷第二十三

儀禮經傳通解續卷第二十四

百神

祭禮八

先立春三日大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春盛德在木天子乃齊（大音太先悉薦反齊側皆反本亦作齋下同○大史禮官之屬掌正歲年以序事謁告也○疏曰先立春三日者周法五時迎氣皆前期十日而散齊七日致齊三日今秦法簡省故三日也蓋散齊二日致齊一日盛德在木者天以覆蓋生民爲德四時各有盛時春則爲生天之生育盛德在於木位故云盛德在木）立春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以迎春於東郊還反賞公卿諸侯大夫於朝（還音旋朝直遙反下同○迎春祭蒼帝靈威仰於東郊之兆也王居明堂禮曰出十五里迎歲蓋殷禮也周近郊五十里賞謂有功德者有以顯賜之也朝大寢門外○疏曰十二月節氣有早晚若節氣晚則月之節氣在當月之內若節氣早月之節氣在前月之中[illegible]正月之[illegible]在十二月之[illegible]二月即行立春之[illegible]又因案周禮大史

馮春官主掌官之屬云掌工歲年以序事者入史職文鄭注云中數曰歲朔數曰年十數者謂十二月中氣一周總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謂之一歲朔數者朔十二月之朔一周謂三百五十四日謂之為年此是歲年相對故有朔數中數之別若散而言之歲亦年也故爾雅釋天云唐虞曰載夏曰歲商曰祀周曰年是也案釋言云告謂請是謂為告也又曰此立春立秋云天子親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立夏立冬云親帥三公九卿大夫不云諸侯文不備當亦有諸侯故立夏下云乃封諸侯於夏既終明冬諸侯亦然在孟春云賞公卿諸侯

大夫於朝孟夏云還乃行賞封諸侯慶賜遂行無不欣說孟秋云還乃賞軍帥武人於朝孟冬云還乃賞死事恤孤寡四時人所賞不同者庾云順時氣也春陽氣始著仁澤之時故順其時而賞朝臣及諸侯也至夏陽氣尤盛萬物增長故亦是時慶賜轉廣是以無不欣說也秋陰氣始著嚴凝之時故從其時而賞軍帥及武人也至冬陰氣尤盛萬物衰殺故用其時賞死事者及其妻子也案賈馬蔡邕皆為迎春祭大皡及勾芒以上云其帝大皡其神句芒眛也今鄭釋以為蒼帝靈威仰者以春秋文耀鉤云春蒼靈威仰禮器云饗帝於郊而風雨節寒

寒暑時是人帝何能使風雨寒暑得時又詩及尚書云上帝皆爲天也周禮司服云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五帝若是人帝何得與天帝同服故以爲靈威仰上云盛德在木者盛德則靈威仰之盛德也云王居明堂禮者逸禮之篇名引之者證十五里迎春與周不同故云蓋殷禮也云周近郊五十里者鄭注尚書君陳序云天子近郊五十里今河南洛陽相去則然是也云朝一太寢門外者大寢則路寢天子有三朝一是燕朝在路寢也二是治朝則此路寢門外應門之內以其賞賜公卿大夫宜在治事之朝故云大寢門外

三是外朝在庫門之外皐門之內大詢衆庶聽斷罪人之處也

命相布德和令行慶施惠下及兆民（相息亮反施如字又始豉反）○相謂三公相王之事也德謂善教也令謂時禁也慶謂休其善也惠謂恤其不足也天子曰兆民○疏曰案公羊隱五年傳云三公者何天子之相也自陝而東者周公主之自陝而西者召公主之一相處乎內是三公相王之事也至六國時一人知事者特謂之相故史記稱穰侯范睢蔡澤皆爲秦相後又爲丞相也云天子曰兆民者左傳閔元年晉卜偃之辭也

慶賜

行毋有不當（當丁浪反○遂猶達也言使當得者皆得得者無非其人○疏曰遂是申遂故尚書云顯忠遂良商頌云莫遂莫達是遂爲達言慶賜之事通達施行使之周徧云使當得者皆得無非其人也者謂當慶賜之人皆是有功可慶賜無此不合得慶之人非人謂無功無德之徒）先立夏三日大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夏盛德在火天子乃齊立夏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大夫以迎夏於南郊還反行賞封諸侯慶賜遂行無不欣說（說音悅○迎夏祭赤帝赤熛怒於南郊之兆也不言帥諸侯而云封諸侯諸侯時或無在京師者空其文也祭統曰古者於禘也發爵賜服順陽義也於嘗也出田邑發秋政順陰義也今此行賞可也而封諸侯則違於古封諸侯出土地之事於時未可似失之○熛必遥反○疏曰案上迎春云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今此直云三公九卿大夫故云不言帥諸侯既不帥諸侯而云封諸侯故鄭解其意云諸侯當迎夏之時或無在京師者故空其諸侯之文諸侯既無而得封者鄭云或無在京師者言或則容有在者故得封也或可諸侯身雖不在遥封之皇氏以爲迎時不在至還時諸侯或來故得封也然迎夏往反暫時之事不應迎時未到還時則來非其義也引祭統以下證夏時未可封諸侯故云今此行賞可也而封諸侯則違於古也）

先立秋三日大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秋盛德在金天子乃齊立秋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以迎秋於西郊還反賞軍帥武人於朝（帥所類反本或作師○迎秋者祭白帝白招拒於西郊之兆也軍帥諸將也武人謂環人之屬有勇力者○拒音矩將子匠反）先立冬三日大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冬盛德在水天子乃齊立冬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大夫以迎冬於北郊還反賞死事恤孤寡（迎冬者祭黑帝叶光紀於北郊之兆也死事謂以國事死者若公叔禺人顓涿聚者也孤寡其妻子也有以惠賜之大功加賞○叶本又作汁音協禺音寓涿丁角反又

（作絛○跡曰亦率暴注至此郊迎黑帝神光紀而顓頊玄冥亂之不言諸侯亦如夏空其文也還反賞死事者還於郊反亦反於朝也賞死事謂臣人有爲國事死者比郊還因殺氣之盛而賞其家後也恤孤寡者恤供給也孤寡即死事者妻子也財祿供給之也鄭死事之人證之也又曰春秋左傳襄公十一年魯師與齊戰公叔務人曰上不能謀士不能死何以治民吾旣言之矣敢不勉乎乃與其嬖僮汪錡赴敵皆死雖樂賞賜之文而亦死事之義故以證之襄二十三年晉知伯親禽頓庚注云齊大夫顏涿聚二十七年齊師將與屬孤子三日朝觳象車兩馬繫五邑爲召顏涿聚之子晉曰謂之使而父死爲令君命女以是邑也服車而朝是其加賞也鄭平公惠賜養幼少恤孤寡亦是也○月令）

右迎氣

天子祭四方歲徧諸侯方祀歲徧（祭四方謂祭五官之神於四郊也句芒在東祝融后土在南蓐收在西玄冥在北詩云來方禋祀方祀者各祭其方之官而已○句古侯反○疏曰此經直言祭四方知非祭五天帝於四方者以上云祭天地川五帝在其中矣故知非天帝也案宗伯云輀事祭四方百物知此方祀非四方百物考以此文在山川五祀之上與大宗伯血祭社稷五祀五嶽五祀在五嶽之上此四方亦在山川之上故知是五官之神云祝融后土在南者鄭意以忍黎兼爲后土土位在南方故知祝融后土在南引詩云來方禋祀者是小雅大田之詩以刺幽王之無道追論成王之太平時和年豐至秋報祭招來四方之神禋絜祭祀引之者證四方之義也諸侯方祀者諸侯旣不得祭天地只不得總祭五方之神唯祀當方故云方祀●曲禮下）

○大宗伯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禮謂始告神時薦於神坐書曰周公植璧秉圭是也○疏曰言作六器者此據禮神則曰器上文人執則曰瑞對此文義爾若通而言之禮神雖不得言瑞人執者亦曰器故聘禮云圭璋璧琮凡四器者唯其所實以聘可也尚書亦以五瑞爲五器卒乃復是其人執亦曰器也云禮謂始告神時薦於神坐者此以三禮神在作樂下神後故鄭注大司樂云先奏是樂以致其神禮之以玉而祼焉具其以玉禮神與宗廟祼異節若燔祭天當實柴之節也書曰周公植璧秉圭是也者此金縢文彼以周公請天代武王死之說禱三壇同墠又書）

（禮於南方周公於前行西面者是至也文王故植璧於三王之坐手秉桓圭明之者謙植璧於神坐之側事也）以青圭禮東方以赤璋禮南方以白琥禮西方以玄璜禮北方（禮東方以立春謂蒼精之帝而大昊句芒食焉禮南方以立夏謂赤精之帝而炎帝祝融食焉禮西方以立秋謂白精之帝而少昊蓐收食焉禮北方以立冬謂黑精之帝而顓頊玄冥食焉禮神者必象其類圭銳象春物初生半圭曰璋象夏物半死琥猛象秋嚴半璧曰璜象冬閉藏地上無物唯天半見○疏曰云禮東方以立春謂蒼精之帝者此已下皆據月令四時迎氣皆在四郊之日故以立春立夏立秋立冬言之也知皆配以人帝人神者亦據月令四時十二月乎陳人帝人神彼止為告朔於明堂及四時迎氣配天帝而言告朔於明堂告五人帝告五人神配以文王武王必知迎氣亦有五人帝五人神者以其告朔入明堂至秋總享五帝於明堂皆以五人帝五人神配天者然迎氣在四郊還是迎五天帝明知五人帝五人神亦配祭可知以其自外至者無主不止故皆以人帝人神為配也言蒼精赤精白精黑精者皆據春秋緯運斗樞云大微宮有五帝坐星火耀鈎亦云靈威仰之等而說也云禮神者必象其類者即圭銳已下是象其類也云圭銳象春物初生者雜記贊大行云圭剡上左右各寸半是圭銳也云半圭曰璋者案典瑞云四圭有邸以祀天兩圭有邸以祀地是兩圭半四圭又云圭璧以祀日月是一圭半兩圭又云璋邸射以祀山川是璋又半一圭故云半圭曰璋公羊傳亦云寶者何璋判白亦半圭曰璋云象夏物半死者夏時蕪萎死是半死云琥猛象秋嚴者謂以玉為琥形猛屬西方是象秋嚴也云半璧曰璜者逸禮記文似半圭曰璋也云冬閉藏地上無物唯天半見者列宿為天文草木為地文冬時草木枯落唯天上列宿仍在故云唯天半見故用半璧曰璜也此六玉所用則上璧下琮案覲禮加方明東方圭南方璋西方琥北方璜與此同唯上圭下璧與此違者鄭彼注云上宜以蒼璧下宜以黃琮而不以者則上下之神非天地之至貴者也彼上下之神是日月故陳玉與此不同也此經神不見中央含樞紐者此四時迎氣皆在四郊小宗伯云兆五帝於四郊鄭注云黃帝亦於南郊是也）皆有牲幣各放其器之色（放方往反○幣以從玉若人飲酒有酬幣○疏曰言皆則）

（六玉所禮者皆有牲幣也言各放器之色則上蒼璧等六器所有牲幣放此器之色又曰知幣是從爵非禮神者若是禮神當在牲上以其禮神幣與玉俱設若肆師云立大祀用玉帛牲牷是帛在牲上今在下明非禮神者也云若人飲酒有酬幣者獻尸從爵之幣無文故以生人飲酒之禮况之案聘禮饗時有酬幣明此幣既非禮神之幣則獻尸後酬尸時亦有幣之從爵也○春官）

○四坎壇祭四方（四方即謂山林川谷丘陵之神也祭山林丘陵於壇川谷於坎每方各爲坎爲壇○疏曰四坎壇祭四方也者謂山林川谷丘陵之神有益於人民者也四方各爲一坎一壇壇以祭山林丘陵坎以祭川谷泉澤故言坎壇祭四方也○祭法）

○舞師教羽舞師而舞四方之祭祀（羽析白羽爲之形如帗也四方之祭祀謂四望也○疏曰云掌教兵舞謂教野人使知之國有祭山川則舞師還帥領往舞山川之祀已下皆然案春官樂師有六舞所有旄舞施于辟雍人舞施于宗廟此羽舞但卑者之子不得舞宗廟之酎祭祀之舞亦不得用卑者之子彼樂師教國子故有二者此教野人故無旄舞八舞又曰但羽舞用白羽帗舞用五色繒用物雜[illegible]有柄其制相類故云形如帗也云[illegible]之祭祀謂四望也知者若以四方爲[illegible]物則四方不止四方今單云四方四[illegible]五岳四瀆亦布在四方故知四方即四望也○地官）

○鬯人掌共秬鬯而飾之（秬鬯不和鬱者飾之謂設巾○疏曰云掌共秬鬯者此直共秬黍之酒無鬱也故注云不和鬱者也鄭知飾之謂設巾者此上下雖無設巾之事案冪人云以疏布巾冪八尊以畫布巾冪六彝凡王巾皆黼凡尊皆有巾冪明秬鬯之酒尊亦設巾可知尊知所飾者設巾也）凡四方用蜃凡疈事用散（疈孚逼反又方麥反○故書蜃或爲謨杜子春云謨當爲蜃書亦或爲蜃蜃水中蜃也鄭司農云脩謨概散皆器名玄謂脩蜃概散皆漆尊也蜃畫爲蜃形蚌曰合漿尊之象概尊以朱帶者無飾曰散○疏曰司農云脩謨概散皆器名者先鄭從古云謨後鄭亦不從之矣鄭知脩蜃概散皆漆尊也者以爵散凡物無飾曰散直有漆明概散蜃之等漆外別有飾故知皆尊也云蜃畫爲蜃形者亦謂漆畫之云蚌曰合漿尊之象者蚌蛤一名含漿含漿則是容酒之類故畫爲蜃而尊名也云無飾曰散者以對概蜃獻象之等有異物）

之飾此無故曰散云疈事者即大宗伯云疈辜祭四方百物者也○春官○

大宗伯以疈辜祭四方（鄭司農云罷辜披磔牲以祭若）今時磔狗祭以止風玄謂疈疈牲胷也疈而磔之謂磔禳及蜡祭郊特牲曰八蜡以記四方四方年不順成八蜡不通以謹民財也又曰蜡之祭也主先嗇而祭司嗇也祭百種以報嗇也○饗農及郵表畷禽獸仁之至義之盡也○罷如字一芳皮反磔張格反種章勇反畷音綴又陟劣反○疏曰云罷辜披磔牲以祭者此先鄭從古書罷於義未可故後鄭不從罷從經疈爲正其云披磔牲以祭

仍從之矣云若今時磔狗祭以止風者此舉漢法以況疈辜爲磔之義必磔狗止風者狗屬西方金金制東方木之風故用狗止風也云疈疈牲胷也者無正文蓋據當時疈磔牲體者皆從胷臆解析之故以胷言之云謂磔禳及蜡祭者案禮記月令云九門磔禳又十二月大儺時亦磔禳是磔牲禳去惡氣之禮也云及蜡祭者案彼云蜡也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享之謂天子於周之十二月建亥之月於郊而爲蜡法此所引郊特牲曰八蜡已下彼據諸侯行蜡法彼云八蜡以記四方不作祀作祀者誤云八蜡以記四方者謂八蜡之禮

以記四方諸侯知順成不順成若年不順成則八蜡不通者若四方諸侯年穀有不順四時成熟者其八蜡不得與四方成熟之處通祭八蜡也云以謹民財也者八蜡既不通明民不得行黨正飲酒者修之事故云以謹民財也謹民謂謹節民之用財之法也又曰蜡之祭也主先嗇而祭司嗇者彼注云先嗇若神農者司嗇后稷是也云祭百種以報嗇也者謂合聚萬物而索享之以報收嗇之功故云祭百種以報嗇也云享農及郵表畷者彼注云農謂田畯典田大夫郵表畷畷止也謂田畯督約百姓於井間之處也是郵行往來立表畷止於其

下是止息之處有神亦祭之云禽獸仁之至義之盡也者八蜡者案彼祭有先嗇一也司嗇二也農三也郵表畷四也猫虎五也坊六也水庸七也昆蟲八也蜡之中有猫虎是禽獸也云仁之至者據饗先嗇司嗇及農是仁恩之至義之盡者據饗猫虎坊與水庸郵表畷之等是義之盡引之者證祭亦磔牲之事也（○春官○）

季秋天子乃厲飾執弓挾矢以獵（挾子協反又音協○厲飾謂戎服尚威武也今月令獵爲射○疏曰厲飾謂嚴厲武猛○容飾定本飾謂容飾也俗本作飭非也熊氏云謂戎服者韋弁服）

（也以秋冬之田故韋弁服若春夏則冠弁服故司服云凡甸冠弁服義或然也）

命主祠祭禽于四方（以所獲禽祀四方之神也司馬職曰羅弊致禽以祀祊。祊鄭音方○疏曰謂獮竟也主祠謂典祭祀者也禽者獸之通名也四方四方有功於方之神也四時田獵皆祭宗廟而分時各以爲主也春時土方施生獵則祭社爲主也夏時陰氣始起象神之在內獵則祭宗廟爲主也秋時萬物以成獵則以報祭社及四方爲主也冬時萬物衆多獵則主用衆物以祭宗廟而亦報祭於物有功之神於四方也此天子獵旣畢因命典祀之官取田獵所獲之禽還祭於郊以報四方之神也冬獵亦何以知然案鄭注秋獮祀方云秋田主祭四方報成萬物詩曰以社以方下云方迎四方氣於郊也鄭又云秋祭社與四方爲五穀成熟報其功也又司馬冬狩云致禽饁獸于郊入獻禽以享烝鄭云冬田主用衆物多衆得取也致禽饁獸于郊聚所獲禽因以祭四方神於郊也月令季秋天子旣田命主祠祭禽四方是也入又以禽祭宗廟衆於經注更相引證如可見矣其祭四方但用此禽又用別牲故甫田云與我犧羊以社以方是也此祀四方者謂四方五行之神也○月令）

右四方

大司馬中秋教治兵（疏曰言教治兵者凡兵出曰治兵入曰振旅春以入兵爲名尚農事秋以出兵爲名秋嚴尚威故也云如振旅之陳者如春振旅時坐作進退疾徐疏數之法也）遂以獮田羅弊致禽以祀祊（獮息淺反○秋田爲獮獮殺也羅弊罔止也秋田主用罔中殺者多也皆殺而罔止祊當爲方聲之誤也秋田主祭四方報成萬物詩曰以社以方○疏曰上文教戰班旗物訖遂入防行獮田之禮其法如蒐田之法云羅弊致禽以祀祊者秋田主用羅羅止田畢入國過郊之神位乃致禽以祀四方之神又曰云祊當爲方聲之誤也者以祊乃是廟門之外內惟因祭宗廟及明日繹祭乃爲祊祭今旣因秋田而祭當是祭四方之神故云誤也云秋田主祭四方報成萬物者以秋物成四方神之功故報祭之云詩曰以社以方者詩大雅引之證方是四方之神也○夏官）

右祊

小宗伯兆五帝於四郊四類亦如之（兆爲）

壇之營域鄭司農云四類三皇五帝九皇六十四民咸祀之玄謂四望五嶽四鎮四竇四類日月星辰運行無常以氣類爲之位兆日於東郊兆月與風師於西郊兆司中司命於南郊兆雨師於北郊○疏曰自此以下云外神從尊至卑故先云五帝此不云大帝者此文上下唯論在四郊以對國中右社稷左宗廟其大帝與崐崘自相對而在四郊之內有自然之圓丘及澤中之方丘以其不在四郊故不言也又曰云兆爲壇之營域者案封人云社稷之壝謂壝土爲之即此壇之營域一也不言壇者舉外營域有壇可知云五帝蒼曰靈威仰之等此於大宗伯釋訖但彼據禮神玉幣而言此據壇域處所而說故兩處各言之也先鄭云四類三皇五帝九皇六十四民咸祀之者案史記云九皇氏沒六十四民興六十四民沒三皇興彼雖無三王五帝之文先鄭意三皇已祀之明并祭五帝三王可知後鄭不從者以其兆五帝已下皆據外神大昊句芒等配祭而已今輒特祭人帝於其中非所宜故不從是以取五嶽之屬易之也後鄭注云四類日月星辰者以其言類明以氣類而爲位以祭之故知是日月之等知兆日於東郊者案祭義云大明生於東故覲禮亦云拜日於東郊玉藻又云朝

日於東門之外也又知兆月於西郊者月生於西知風師亦於西郊者以其五行金爲陽土爲風風雖屬土秋氣之時萬物燥落由風故風亦於西郊也云兆司中司命於南郊者以其南方盛陽之方司中司命又是陽故司中司命在南郊也云兆雨師於北郊者以其雨是水宜在水位故知雨師在北郊○春官

右四類

司民三年大比以萬民之數詔司寇司寇及孟冬祀司民之日獻其數于王王拜受之登于天府

鄭司農云文昌宮三能屬軒轅角相與爲體近文昌爲司命文司中次司祿次司民玄謂司民軒轅角也天府主祖廟之藏普○能吐才反○疏曰云及孟冬祀司民之日署謂司寇於春官孟冬[illegible]祀司民星之日以獻司寇爲節此日司寇獻其民數于王云王拜受之登于天府者重此民數民爲邦本故也又曰先鄭云文昌宮三能屬軒轅角相與爲體近文昌爲司命次司中次司祿次司民[illegible]陵太守星傳文昌第一曰上將第二[illegible]次將第三曰貴相第四曰司命第[illegible][illegible]司中第六曰司祿六者有司民三[illegible][illegible]

（星[illegible][illegible]第[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或別在大微[illegible]經司所[illegible][illegible]其故[illegible]不出[illegible]司民[illegible]轅）（[illegible]也者無[illegible]轅異者[illegible]十[illegible][illegible]前[illegible]者所角角者文[illegible]小民故[illegible]之也○秋官）

○小司寇孟冬祀司民獻民數於王王拜受之（司民星名謂軒轅角也小司寇[illegible]於祀司民而獻民數於王王[illegible]也○疏曰年年民數皆有增減於孟[illegible]春官祭司民之時小司寇以民數多少獻於王也又曰案星經軒轅角有大民小民之星是軒轅角也○同上）○

天府若祭天之司民司祿而獻民數穀

數則受而藏之（數穀數上所主反下所具反○司民軒轅角也司祿文昌第六星或曰下能也祿之言穀也年穀登乃後制祿祭此二星者以孟冬既祭之而上民穀之數於天府○能他來反上時掌反○疏曰此主祭祀若祭天之司民司祿在孟冬之時則主民之吏　獻民數穀數則小司寇受而獻之於王王得之登於天府受而藏之又曰云司民軒轅角也者案武陵太守星傳云軒轅十七星如龍形有兩角角有大民小民傳又云文昌宮有六星第一爲上將第二爲次將第三爲貴相第四爲司命第五爲司中第六爲）

（司祿是其司民在軒轅角司祿在[illegible][illegible]第六星也或曰下能也者此累[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傳云上能司命爲大尉中能司中爲司徒下能司祿爲司寇是司祿在[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以其二處皆有司祿故舉二文以[illegible][illegible]也云祿之言穀也年穀登乃後制[illegible][illegible]此者欲見祭司祿在孟冬則制祿之[illegible]也鄭知祭此二星在孟冬者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冬云祈來年於天宗即日月星是[illegible][illegible]在孟冬也其獻穀數者則小司寇[illegible][illegible]○春官）

右司民司祿

季春天子乃薦鞠衣于先帝（爲桑蠶求福祥之助也鞠衣黃桑之服先帝大皞之屬○疏曰依禮祭五帝自服大裘今薦鞠衣與桑同色蓋薦於神坐故知爲蠶求福云鞠衣黃桑之服者鄭注內司服云鞠衣黃桑服也色如鞠塵象桑葉始生菊者草名花色黃故季秋之月云菊有黃華是鞠衣黃也與桑同色又當桑生之時故云黃桑之服也云先帝大皞之屬者[illegible]集[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不言上故知非天唯大皞之[illegible]春時惟祭大皞云之屬者以蠶[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獨祭大皞故何胤云總祭五[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之處王權賀瑒熊氏等[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主明堂以大禘祭[illegible][illegible]堂者也○月令）

右先帝

凡始立學者必釋奠于先聖先師及行事必以幣（謂天子命之教始立學官者也先聖周公若孔子○疏曰子與諸侯之國天子命之使立學者必釋奠於先聖先師及行事之時必用幣而行禮諸侯言始立學必釋奠於先聖先師則天子始立學亦釋奠於先聖先師也天子云四時釋奠於先師不及於先聖者則諸侯四時釋奠亦不及先聖

也始立學云必用幣則四時常奠不用幣也皇氏云行事必用幣謂禮樂器成及出軍之事其告用幣而已今案釁器用幣下別具其文此行事必用幣釁於釋奠之下皇氏乃離文析句其義非也又曰此謂諸侯新建國天子命之始立學也故王制云天子命之教然後爲學是也知非天子始立學者以此下文云有國故則否是廣記諸侯之國故知此謂亦學者據諸侯也但天子立虞夏殷周四代之學若諸侯止立時王一代之學有大學小學耳其所習經業皆於二學中其鄉學爲庠故鄉飲酒義曰賓于庠門之外注云庠鄉學也若一）

（與鄉同處共在鄉學說學記云黨有庠是鄉之所居黨也州及遂以下皆謂之序故州長春秋射于序學記云術有序鄭云術當爲遂是則遂爲序也云先聖周公若孔子者以周公孔子皆爲先聖近周公處祭周公近孔子處祭孔子故云若是不定之辭立學爲重故及先聖常奠爲輕故唯祭先師此經始立學故奠先聖先師）

凡釋奠者必有合也（國無先聖先師則所釋奠者當與鄰國合也）有國故則不（若唐虞有夔伯夷周有周公魯有孔子則各自奠之不合也○疏曰此謂諸侯之國釋奠之時若已國無

先聖先師則合祭鄰國先聖先師謂彼此一國共祭此先聖先師故云合也非謂就他國而祭之當遍合祭耳若魯有孔子顏回餘國祭之不必於魯若已國有先聖先師則不須與鄰國合也當各自祭故云有國故則否是唐虞有夔龍伯夷周有周公魯有孔子是國故有此人則不與鄰國合祭也○文王世子）

○始立學者旣興器用幣（興虛覲反○興當爲釁字之誤也禮樂之器成則釁之又用幣告先聖先師以器成○疏曰此一節明禮樂之器初成用幣告先聖先師又釋菜告器成將用乃退儐之事也始立學者

（亦謂天子命諸侯始立教學又造禮樂之器新成釁之既畢乃用幣告先聖先師以器成也然後釋菜既以幣告後又更釋菜告先聖先師以器成將用也故前用幣告其器成後釋菜告其將用也不舞不授器凡釋奠禮重故作樂時須舞乃授舞者所執干戈之器令其釋菜之時雖作樂不爲舞也亦既不舞故不授舞者之器乃退儐于東序釋菜虞庠既畢乃從虞庠而退乃儐禮其賓於東序之中其禮既殺唯行一獻無介無語如此於禮可也又曰案雜記宗廟之器其名者成則釁之以豭豚是器成當釁之故知與當爲釁經言用幣故知告先聖先師以器成也）然後釋菜（注云告先聖先師以器成有時將用也○疏曰前用幣直云告器成此釋菜云告器成將用則兩告不同也熊氏云用幣則無菜用菜則無幣皇氏云用幣釋菜秖是一告其義恐非也案四時釋奠不及先聖知此用幣及釋菜及先聖先師者以上文始立學釋奠先聖先師此文亦云始立學既釁器用幣釋菜亦及先聖也以其始立學及器新成事重於四時常奠也故學記云皮弁祭菜鄭注禮先聖先師知及先聖者以彼云未下禘不視學則祭菜與視學爲一也此下文云天子視學祭先聖先師故知學

記祭菜及先聖也熊氏云月令釋菜不及先聖者以其四時入學釋菜故不及先聖也王制釋奠于學注以爲釋菜奠幣知非釋奠者彼是告祭之禮初天子出師受成於學告之無牲明反告亦無牲也故謂釋奠時亦不及先聖也凡釋奠有六始立學釋奠一也四時釋奠有四通前五也王制師還釋奠于學六也釋菜有三春入學釋菜合舞一也此與器釋菜二也學記皮弁祭菜三也秋頒學合聲無釋菜之文則不釋菜也釋幣唯一也即此釁器用幣是也以前皆熊氏之說義或當然也）不舞不授器（釋菜禮輕也釋奠則舞舞則授器司馬之屬司兵司戈司盾祭祀授舞者兵也○疏曰此既釋菜禮輕不可爲舞所以大胥云春舍采合舞似釋菜爲舞者彼謂春欲合舞之時先行釋菜之禮不謂釋菜之時則合舞也）乃退儐于東序一獻無介語可也（儐必刃反○言乃退者謂得立三代之學者釋菜于虞庠則儐賓于東序魯之學有米廩東序瞽宗也○疏曰從釁器以來皆據諸侯之禮故云始立學若其諸侯唯立時王之學何得云乃退儐于東序故云乃退者得立三代之學得有夏之東序謂諸侯有功德者得立三代之學若魯國之比）

原書漫漶不清

（東序與虞庠相對東序在東虞庠在西詔退儐于東序明釋菜在於虞庠也魯之學有米廩東序瞽宗也者明堂位文也）○凡學春官釋奠于其先師秋冬亦如之（官謂禮樂詩書之官周禮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爲樂祖祭於瞽宗此之謂先師之類也若漢禮有高堂生樂有制氏詩有毛公書有伏生億可以爲之也不言夏夏從春可知也釋奠者設薦饌酌奠而已無迎尸以下之事。疏曰此論四時在學釋奠之事凡學者謂禮樂詩書之學於春夏之時所教之官各釋奠於其先師秋冬之時所教之官亦各釋奠於其先師故云秋冬亦如之猶若教書之官春時於虞庠之中釋奠於先代明書之師四時皆然教禮之官秋時於瞽宗之中釋奠於其先代明禮之師如此之類是也又曰官謂禮樂詩書之官者謂所教之官也若春誦夏弦則大師釋奠也教干戈則小樂正樂師等釋奠也教禮者則執禮之官釋奠也皇氏云其教雖各有時其釋奠則四時各有其學備而行之引周禮曰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爲樂祖祭於瞽宗者也周禮大司樂文引之者證經[illegible]先[illegible]之然則禮及詩[illegible]亦使教焉死則以爲樂禮之祖後出則亦各祭於其學也故云此之謂先師之類也以大司樂掌樂故特云樂祖見餘不見者周禮文不具也云若漢禮有高堂生樂有制氏詩有毛公書有伏生者皆漢書儒林傳文案書傳伏生濟南人故爲秦時博士孝文帝時以書教於齊魯之閒詩有毛公者毛公趙人治詩爲河閒獻王博士高堂生者魯人漢興爲博士傳禮十七篇藝文志漢興制氏以雅樂聲律世爲樂官頗能記其鏗鏘鼓舞不能言其義是其事也其儒林傳詩書及禮多矣而不言者以其非俊異也又有傳易及春秋不引者以此經唯有詩書禮樂故不引易與春秋云億可以爲之也者億是發語之聲言此樂之人後世亦可爲先師也疑而不定故發聲爲億以三時釋奠獨不言夏故言夏從春可知也以其釋奠直奠置於物無食飲酬酢之事故云設薦饌酌奠而已無迎尸以下之事釋奠所以無尸者以其主於行禮非報功也○文王世子）

○大胥春入學舍采合舞（今音釋采音菜○春始以學士入學宮而學之合舞等其進退使應節奏鄭司農云舍采謂舞者皆持芬香之采或曰古者士見於君以雉爲摯見於師以菜爲摯菜直謂疏食菜羹之菜或曰學

考[illegible]之方之子才[illegible]者[illegible]讀[illegible]以下[illegible]師[illegible]春之月上丁命樂正習舞[illegible]又命樂正入學習樂之謂舍即釋也采讀爲菜始入學必釋菜禮先師也菜蘋蘩之屬○舍所舍反○疏曰云春[illegible]入學者歲初貴始云學宮者[illegible]世子云春誦夏弦皆於東序[illegible]云合舞等其進退使應節奏[illegible]或進或退或旋使應八音[illegible]之節奏也[illegible]月令注春合舞者象物[illegible]也先鄭解舍采三采之說後鄭[illegible]不從者案王制有釋菜奠幣文王世子又云始立學釋菜不舞不授器[illegible]

即菜也故以爲學子始入學[illegible]先師也但學子始入學釋菜禮先[illegible]先聖也其先師者鄭注文王世子云若漢禮有高堂生樂有制氏詩有毛公書有伏生知菜是蘋蘩之[illegible]蘩皆菜之[illegible]（之等亦采名也）秋頒學合聲（[illegible]）等其曲折使應節奏[illegible]詩學子入學[illegible]才藝高下[illegible]藝所爲也云合[illegible]亦[illegible]合舞[illegible]

其聲遞相合故鄭云合[illegible]實用[illegible]使應節奏也○[illegible]

命樂正入學習舞（爲仲春將釋菜○[illegible]）

春上丁命樂正習舞釋菜（[illegible]）

者順萬物始出[illegible]於先師以禮之[illegible]學○長丁丈反○疏曰[illegible]物出地故王者習[illegible]命樂正入學習舞[illegible]者以陽氣動故此[illegible]春入學舍采合舞一[illegible]習舞節奏齊同謂之合[illegible]

合樂其文王世子云[illegible]菜合舞秋頒學合聲孟春[illegible]至仲春習而合之自是習[illegible]樂也非爲季春而習舞也故[illegible]合聲自是春秋之常事故孟春[illegible]舞及仲春習舞及仲丁習樂亦季春[illegible]樂者在文學於春釋菜合舞季春大合樂皆天子親往餘則不然也孟春乃令樂師習合禮樂爲當月飲酎也命樂師者以仲春習舞習樂之時既命樂正[illegible]命樂師此習禮樂在學[illegible]乎不親往孟夏又云天子[illegible]用禮[illegible]鄭注欲之於朝正[illegible]觀在不云樂正[illegible]

禮必樂正在焉熊氏禮本云飲之於廟以爲漢禮獻酬在廟故也若是獻酬祭廟當云天子獻酬不得云飲酎且夏月時祭已用酎也何須別云飲酎故知天子飲酎在朝仲夏云樂師脩鞀鞞爲大雩帝用盛樂故也命樂師者預脩習其事輕其雩帝用樂之時則命樂正天子親往其季夏孟秋仲秋以季夏土王秋又陰始國無大事不用樂也季秋亦得習吹者爲將大享帝也其習吹之時在於學中亦樂師習之但文不備也所以習吹者鄭云春夏重舞秋冬重吹但以重爲主其實春亦有吹秋亦有舞季秋習吹之時天子不親往也案大胥秋須

學合聲周禮也月令仲秋無合聲者殷法也故不同或可秋合聲者即此季秋習吹是也孟冬大飲烝者亦用禮樂也故鄭飲酎之下注云季冬云大飲烝此言用禮樂互其文明飲烝亦有禮樂也此飲烝大學也天子親往故鄭引詩云十月滌場躋彼公堂以證之公堂則學校也季冬命樂師大合吹而罷者歲終于與族人燕於大寢其事輕故會樂師知與族人燕者鄭注引王居明堂禮云季冬命國爲酒以合三族故知之也云將舞必釋菜於先師者以經文習舞釋菜文在於後恐習舞釋菜共是一事故云將欲習舞必先釋菜不必知然者以釋

菜之時不爲舞也故文王世子云釋菜不舞不授器是知釋菜無舞也此云習舞在前釋菜在後何知不先習舞乃後釋菜必知先有釋菜者以大胥云舍采合舞舍即釋故知釋菜在合舞之前云夏小正曰丁亥萬用入學者引之證習舞之意謂用此萬舞以入學干舞稱萬者何休注公羊云周武王以萬人服天下商頌萬舞有奕蓋殷湯亦以萬人得天下此夏小正是夏時之書亦云萬者其義未聞或以爲禹以萬人以上治水故樂亦稱萬天子乃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親往視之（順時達物也○月令）

○天子視學大昕鼓徵（昕音欣○早昧爽擊鼓以召衆也周禮凡用樂大胥以鼓徵學士○䟽曰緫云大昕昕明也然是盛明之時故云早昧爽之前凡物以初爲大以未爲小必知早昧爽者以云鼓徵衆至然後天子至若其盛明始召學上則晚矣○文王世子）衆至然後天子至乃命有司行事興秩節祭先師先聖焉（興猶擧也秩常也節猶禮也使有司攝其事擧常禮祭先師先聖不親祭之者視學觀禮耳非爲後報也○䟽曰秩常也釋詁文也云擧常禮祭先

[illegible]祭先師先聖[illegible]四時[illegible]合樂[illegible]

[illegible]中不祭先聖也云[illegible]教者解天子不[illegible]

[illegible]視學者觀者有司行禮[illegible]來也○彼學士而報[illegible]聖先師也

[illegible]命（告祭畢也祭畢天子乃入）始之養也（養[illegible]）

[illegible]○文之養老之處凡大合[illegible]老是以往者言始始立學[illegible]

曰言之大合樂必遂養老者為[illegible]以養為大合樂者冀前注春合[illegible]

[illegible]為天合樂其實月令季春合[illegible]云言始始立學也者以上文[illegible]

[illegible]立學故以此始為始立學若[illegible]則之養老而尋常視學則不養老[illegible]

[illegible]云凡大合樂必遂養老者然此[illegible]兼也為[illegible]釋奠於先老之學設[illegible]

[illegible]文學也若非始立學之後則視學[illegible]也於東膠不釋奠於先老也皇氏[illegible]

[illegible]常視學則養老於東膠若始立[illegible]養老於東序以為周立三代之學[illegible]

[illegible]學於東謂之東膠立小學[illegible]謂之虞庠故以東膠則也[illegible]

[illegible]於先老（設其之者已[illegible]有[illegible]養老東序則是視學[illegible]）

[illegible]

原書漫漶不清

[illegible]先聖先師○記大學始教皮弁祭菜（皮弁天子之朝朝服也祭菜禮先聖先師菜謂芹藻之屬）

[illegible]朝並宜遍反○疏曰此一節明天子諸侯教學大理凡有七節

[illegible]依文解之大學始教者大學謂天子諸侯使學者入大學習先王

[illegible]道矣熊氏云始教謂始立學教皮弁祭菜者謂天子使有司服皮

[illegible]祭先聖先師以蘋藻之菜也一者皇氏云者皮弁祭菜並是學書

[illegible]學者以謙敬之道矣又曰祭[illegible]以注據先聖先師之義解經[illegible]

[illegible]諸侯立學也若學士春始入學時得祭先師故文王世子云春官

釋奠于其先師秋冬唯祭先師而已不祭先聖故大胥春釋菜合舞

[illegible]云釋奠釋先先師是春始入學祭先聖也皇氏云以為始教謂[illegible]

時學士始入學也○未卜禘不視學（禘[illegible]）

[illegible]子諸侯既祭乃視學考校以[illegible]學者之[illegible]○疏曰皇氏云一

[illegible]祭[illegible]禘[illegible]學之[illegible]初謂未為之[illegible]

[illegible]發[illegible]卜[illegible]八音之[illegible]事所以[illegible]

原書漫漶不清

（其學者也志謂修游縱暇習者大志不欲急切之故禘祭之後乃始學者敎傳學爲又曰禘大祭爾雅釋天文以其學者禘後既祭乃視學者謂於夏祭之時既禘祭之後乃視學考校當禘之年故云未卜禘不視學者不當禘祭之年亦待時祭之後乃視學也此視學謂考試學者經業或君親往或使有司爲之非天子大禮視學也若大學視學在仲春仲秋及季春故文王世子云凡大合樂必遂養老注云大合樂謂春入學舍菜合舞秋頒學合聲於是時也天子則視學焉月令季春大合樂天子率三公九卿而視學焉與此別也視學既在夏祭之後則天子春秋視學亦應在春秋時祭之後此與秋卜禘不視學則餘可知也熊氏云此禘謂夏正郊天視學謂仲春視學若郊天則不視學若如熊氏義禮不王不禘鄭注何得云天子諸侯既祭乃視學既連諸侯言之則此禘非祭天熊說非也○學記）

司樂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爲樂祖祭於瞽宗（道多才藝者德能躬行者若舜命夔

典樂教胄子是也死則以爲樂之祖而祭之鄭司農云瞽樂人樂人所共宗也或曰祭於瞽宗祭於廟中明堂位瞽宗殷學也泮宮周學也以此觀之祭於學宮中○疏曰經直言道鄭知是多才藝者以其云道通物之名是已有才藝通教於學子故知此人多才藝耳但才藝與六藝少別知者見雍也云象藝鄭云藝多才藝又憲問云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禮樂既是六藝明上云藝非六藝也此教樂之官不得以六藝解之故鄭云道多才藝也云德能躬行者案師氏注德行外內之稱在心爲德施之爲行彼釋三德三行爲外內此云德能躬行則身內有德又能身行尚書德說云非知之艱行之惟艱則此又非直能知亦能身行故二者皆使教焉死則以爲樂之祖神而祭之先鄭云瞽樂人者序官上瞽中瞽下瞽皆是瞽矇掌樂事故云瞽樂人樂人所共宗也云或曰祭於瞽宗祭於廟中者此說非故引明堂位爲證是殷學也祭樂祖必於瞽宗者案文王世子云春誦夏弦大師詔之瞽宗以其教樂在瞽宗故祭樂祖還在瞽宗彼雖有學干戈在東序以誦弦爲正文王世子云禮在瞽宗書在上庠鄭注云學禮樂於殷之學功成治定與己同則禮樂在瞽宗祭祀先師亦在瞽

（宗矣若然則書在上庠書之先師亦祭於上庠其詩則春誦夏弦在東序則祭亦在東序也故鄭注文王世子云禮有高堂生樂有制氏詩有毛公書有伏生億可以爲之也是皆有先師書祭可知也祭義云祀先賢於西學所以教諸侯之德是天子親祭之不見祭先聖者文不備祭可知○春官）○祀先賢於西學（西學周小學也先賢有道德王所使教國子者○䟽曰西學鄭注云周小學則周之小學在西郊王制云養庶老於虞庠虞庠在國之西郊是也又曰云西學周之小學也[illegible]謂虞庠也以祀先賢明於虞庠小學故大司樂云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爲樂祖祭於瞽宗文王世子又云書在上庠以此知祭先賢所通之經各於所習之學若瞽宗則在國虞庠爲小學者則在西郊今祀先賢則於西郊也○祭義）○司勳凡有功者銘書於王之大常祭於大烝司勳詔之（銘之言名也生則書于王旌以識其人與其功也死則於烝先王祭之詔謂告其神以辭也盤庭告其卿大夫曰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是也今漢祭功臣於廟庭○識音[illegible]與音頒後同○䟽曰云凡有功謂司勳上文

六者故云凡以該之使司勳詔之者以其司勳知功之有無大小故必詔之謂詔司常書之又以辭使春官告神又曰言生則書於王旌以識其人與其功也者以王建大常故云王旌必於王旌識功與人者王旌車上建之就旌上書之欲取表顯示人故也引盤庚告其卿大夫者盤庚殷王欲遷耿亳殷臣民有不肯者故告之云我不掩爾善所以者何茲予大享於先王之時爾祖其從先王與在享祭之中況爾見在不掩可知何不從我遷乎引漢法欲見古者祭功臣在廟庭也必祭功臣在冬之烝祭者烝者衆也冬時物成者衆故祭功臣案彼書注以大享爲烝嘗者此舉冬祭物成者衆而言其嘗時亦祭之也或可同時宜於烝時祭功臣殷時烝嘗俱祭禮畧故也○夏官）

右有德有功○盤庚曰古我先王暨乃祖乃父胥及逸勤予敢動用非罰（言古之君臣相與同勞逸子孫所宜法之我豈敢動用非常之罰脅汝乎○䟽曰可遷即遷即遷是先生舊法古之賢人遲任有言曰人惟求舊器非求舊惟新言人貴舊器貴新汝不欲徙是不

（責備反遲任也古者我之先王及汝祖汝父相與同逸豫同勤勞汝爲人子孫宜法父祖當與我同其勞逸我豈敢動用非常之罰責汝乎自先王以至於我世世數汝功勞我不掩蔽汝善是我忠於汝也以此故我大享祭於先王汝祖其從我先王與在宗廟而歆享之是我不掩汝善也汝有善自作福汝有惡自作災我亦不敢動用非德之賞妄賞汝各從汝善惡而報之耳其意告臣言從上必有賞違者必有罰也）

世選爾勞予不掩爾善（選數也言我世世數汝功勤不掩蔽汝善是我忠於汝○疏曰釋詁云算數也舍人曰釋數之曰算選即算也故訓爲數經言世世數汝功勞是從先王至己常行此事故云是我忠於汝也言己之忠責臣之不忠也）

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古者天子錄功臣配食於廟大享烝嘗也所以不掩汝善○疏曰周禮大宗伯祭祀之法天神曰祀地祇曰祭人鬼曰享此大享於先王謂天子祭宗廟也傳解天子祭宗廟得有配享之意言古者

天子錄功臣配食於廟故臣之先祖得與享之也古者孔氏據己而道前世也此殷時已然矣大享烝嘗者烝嘗是秋冬祭名謂之大享者以事各有對若烝嘗對禘祫則禘祫爲大烝嘗爲小若四時自相對則烝嘗爲大禴祠爲小以秋冬物成可薦者衆故烝嘗爲大春夏物未成可薦者少故禴祠爲小也知烝嘗有功臣與祭者案周禮司勳凡有功者銘書於王之太常祭於大烝司勳詔之是也嘗是秋之類而傳以嘗配之魯頌曰秋而載嘗是也祭統云內祭則大嘗禘

是也外祭則郊社是也然彼以祫爲大嘗知此不以烝嘗時爲禘祫而自據時祭者以殷祫於三時非獨烝嘗也秋冬之祭尚及功臣則禘祫可知惟春夏不可耳以物未成故也近代已來惟禘祫乃祭功臣配食時祭不及之也近代已來功臣配食各配所事之君若所事之君其廟已毀時祭不祭毀廟其君尚不時祭其臣固當止矣禘祫則毀廟之主亦在焉其時功臣亦當在也王制云犆礿祫禘祫嘗祫烝諸侯礿犆禘一犆一祫嘗祫烝祫此王制之文夏殷之制天子春

（四時祭其夏秋冬既爲祫又爲時祭諸侯亦春爲時祭夏惟作祫不作時祭秋冬先作時祭而後祫周則春曰祠夏曰禴三年一祫在秋五年一禘在夏故公羊傳云五年再殷祭禮緯云三年一祫五年一禘此是鄭氏之義未知孔意如何）作福作災予亦不敢動用非德（善自作福惡自作災我不敢動用非罰加汝非德賞汝予從汝善惡而報之○尚書）

仲春玄鳥至至之日以大牢祠于高禖

天子親往（大音太○玄鳥燕也燕以施生時來巢人堂宇而孚乳嫁娶之象也媒氏之官以爲候高辛氏之出玄鳥遺卵娀簡吞之而生契後王以爲媒官嘉祥而立其祠焉變媒言禖神之也○契息列反○疏曰知玄鳥遺卵娀簡吞之而生契者案殷本紀云簡狄行浴見玄鳥墮其卵簡狄取吞之因孕生契又中候契握云玄鳥翔水遺卵娀簡狄吞之生契娀者簡狄之國名故大戴禮云有娀氏之女曰簡狄故云娀簡狄也云後王以爲禖官嘉祥而立其祠焉者謂高辛氏之世有此吞鳥之異是爲媒官嘉祥後代之王立此高辛而爲禖神故也蔡邕以爲禖神是高辛巳前舊有高者尊也謂尊高之禖不由高辛氏而始有高禖又生民及玄鳥毛詩傳云姜嫄從帝而祠于郊禖又云簡狄從帝而祈于郊禖則是姜嫄簡狄之前先有禖神矣而此注立高辛氏爲禖神是高辛氏巳前未有禖神參差不同者鄭志焦喬荅王權云先契之時必自有媒氏祓除之祀位在於南郊蓋以玄鳥至之日祀之矣然其禋祀乃於上帝也娀簡狄吞鳳子之後後王爲媒官嘉祥祀之以配帝謂之高禖據此言之則郊禖之祭契巳前祭天南郊以先媒配之故謂之郊禖至高辛氏之時旣簡狄之異後王以是爲媒官之嘉祥即以高辛之君立爲禖神以配天其古昔先媒則廢之矣高辛氏配之後謂之高禖鄭義稷契當堯時案命曆序云帝嚳傳十世則稷契不得爲帝嚳之子是帝嚳後世子孫之子故鄭注生民云姜嫄高辛氏之世妃則簡狄亦高辛氏之後世之妃此立爲禖神者是簡狄之夫不得爲帝嚳此祭高禖是祭天故生民傳云從於帝而見于天高禖爲配祭之人祭天特牲此用大牢者此謂配祭之人也云變媒言禖神之者案周禮媒氏職注媒之言謀也謀合異類使和成者但不知初爲媒者其人是誰案世本及譙周古本伏

（儀制以儷皮嫁娶之禮既用之配天其尊貴先媒當是伏儀也媒字從女今從示旁爲之示是神明告示之義故云變媒言禖神之也）后妃帥九嬪御（嬪毗人反○御謂從往侍祠周禮天子有夫人有嬪有世婦有女御獨云帥九嬪舉中言也〻從才用反）乃禮天子所御帶以弓韣授以弓矢于高禖之前（韣大木反○天子所御謂今有娠者於祠大祝酌酒飲於高禖之庭以神惠顯之也帶以弓韣授以弓矢求男之祥也王居明堂禮曰帶以弓韣禮之禖下其子必得天材○疏曰祭高禖既畢祝官乃禮接天子所御幸有娠之人謂酌酒以飲之飲酒既畢乃屬帶此所御之人以弓韣又授之以弓矢於高禖之前而北面也又曰天子所御謂今有娠者若摠論幸御則羣妃皆是何得直云乃禮天子所御故知有娠者漢書音義娠音身也云王居明堂禮者逸禮篇名也云禮之禖下其子必得天材者謂禮此所御之人於禖神之前禖在壇上御者在下故云禖下以祭神必福降故云其子必得天材〻月令）

右高禖

古者太史順時覛土（覛音脉○覛視也）陽癉憤盈土氣震發（癉丁佐反○癉厚也憤積也盈滿也震動也發起也）農祥晨正（農祥房星也晨正謂立春之日晨中於午也農事之候故曰農祥）日月底于天廟（底至也天廟營室也孟春之月日月皆在營室）土乃脉發（脉理也農書曰春土冒橛陳根可拔耕者急發）先時九日（先先立春日也）太史告稷曰自今至于初吉（初吉二月朔日也詩云二月初吉）陽氣俱烝土膏其動（烝升也膏土潤也其動潤澤欲行）弗震弗渝脉其滿眚穀乃不殖（震動也渝變也眚災也言陽氣俱升土膏欲動當即發動變寫其氣不然則脉滿氣結更爲災病穀乃不殖）稷以告（以太史之言告王）王曰史帥陽官以命我司事（史太史陽官春官司事主農事官）曰距今九日土其俱動（距去也）王其祗祓監農不易（祗敬也祓齋戒祓除也不易不易物土之宜）王乃使司徒咸戒公卿

百吏庶民（百吏百官也庶民甸師氏所掌之民主耕耨王之籍田者）司空除壇于籍（司空掌地也）命農大夫咸戒農用（農大夫田畯也農用田器也）先時五日（先耕時也）瞽告有協風至（瞽樂太師知風聲者協和也風氣和時候至也立春日融風）王即齋宮（所齋之宮）百官御事各即其齋三日（御治也）王乃淳濯饗醴（淳沃也濯漑也饗飲也謂王沐浴飲醴酒）及期（期耕日也）鬱人薦鬯（鬱鬱金香草宜以和鬯酒也周禮鬱人掌祼器凡祭祀賓客和鬱鬯以實彝而陳之共于之齋鬯）犧人薦醴（犧人司尊也掌共酒醴者）王祼鬯饗醴乃行（祼灌也灌鬯飲醴皆所以自香絜）百吏庶民畢從及籍后稷監之（監察也）膳夫農正陳籍禮（膳夫上士也掌王之飲食膳羞之饋食農正田大夫主敷陳籍禮而祭其神爲農祈也）大史贊王（贊導也）王敬從之王耕一墢（墢鉢伐二音○一墢一耜之墢也王無耦以一耜耕）班三之（班次也三之下各二其上也王一墢公三卿九大夫二十七）庶人終于千畝（終盡耕也）其后稷省功太史監之司徒省民大師監之（省息井反國語周語）

右籍田

季春乃爲麥祈實（爲于僞反○於含秀求其成也不言所祈承寢廟可知○月令）○孟冬天子乃祈來年于天宗大割祠于公社及門閭臘先祖五祀（此周禮所謂蜡祭也天宗謂日月星辰也大割大殺羣牲割之也臘謂以田獵所得禽祭也五祀門戶中霤竈行也或言祈年或言大割或言臘互文○疏曰祈來年于天宗者謂祭日月星辰也大割祠于公社者謂大割牲以祀公社以上公配祭故云公社及門閭者非但祭社又祭門閭但先祭社後祭門閭故云及臘先祖五祀者臘獵也謂獵取禽獸以祭先祖五祀也此等之祭揔謂之蜡若細別言之天宗公社門閭謂之蜡其祭則皮弁素服葛帶榛杖其臘先祖五祀謂之息民之祭其服則黃衣黃冠鄭注郊特牲云息民與蜡異也案黨正云

原書漫漶不清

[illegible]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illegible]齒位則飲酒在蜡祭之後此[illegible]在蜡祭之前者若黨正屬民飲酒[illegible]之後故下云勞農以休息之注黨[illegible]酒是也若天子諸侯羣臣大飲在[illegible]之前故以大飲烝在祈年之後然[illegible]飲之下注引黨正飲酒者證其[illegible]同在此月不謂大飲即黨正飲[illegible]而熊氏以為大飲烝在蜡之後非[illegible]意用蜡皆在建亥之月而皇氏以[illegible]殷蜡各在己之歲終若如此夏家[illegible]所言耦耕事也脩耒耜具田器不[illegible]始為蜡以休息皇氏之義非也又[illegible]則周禮所謂蜡者以郊特牲蜡者

[illegible]索也歲萬物而饗之索籥章云國祭蜡[illegible]豳頌以息老物蜡而後息老此經亦先祭報神乃後勞農休息文與籥章相宜故經貴祭與神是田植籥章所謂蜡[illegible]而熊氏曰皆與周禮六樂一變[illegible]致羽物以至六變而蜡祭此亦廣祭[illegible]社稷一變二無而為之蜡也然[illegible]一無一無[illegible]自解為蜡耳詠[illegible]禮[illegible]皆御[illegible]同[illegible]所謂蜡也一天[illegible]經曰[illegible]長老以蜡祭牲公社祭[illegible]知[illegible]言不祭天若是一何[illegible]不云天之神是天之祭所[illegible]盡[illegible]稱宗明堂宗[illegible][illegible]為尊實邊[illegible]以為[illegible]

日日星辰三[illegible]山河海鎮[illegible]宗以為星也[illegible]也司中司命也風師此雨師也[illegible]之[illegible]今此云天宗謂日月星者[illegible]宗文[illegible]類上帝之下凡祭天之神日月從祀皆以日月既日月在類上帝之中故六宗不得復有日月也不云六宗而云天宗[illegible]別也故[illegible]云日[illegible]陽宗月為陰宗[illegible]辰為星宗也云[illegible]田獵所得禽祭者以欲臘祭之時暫出田獵以取禽非待冬大閱之獵也左傳云唯君用鮮則天子諸侯祭用鮮獸皇氏云仲秋獮得禽獸以為乾豆至臘用之其義非也云五祀門戶中霤竈行者月令殷禮言之若周

則士祀云或言祈年或言大割或言臘互文者天宗公社門閭先祖五祀等皆祈年大割臘祭之事故云互也皇氏云天宗故云祈社是報功故云大割先祖已之親故臘祭也

勞農以休息之（勞力報反○黨正屬民飲酒正齒位是也○疏曰案黨正職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此亦祭鬼神之後勞農休息文正相當故云是也[illegible]休息是正齒位[illegible]雜記子貢觀蜡云一國之人皆若狂者[illegible]鄉飲酒初立賓[illegible][illegible]至[illegible]終說屢升堂[illegible]燕行[illegible][illegible]時正齒位[illegible]皆在蜡祭[illegible][illegible]濟[illegible]居日時[illegible]日[illegible]）

（[illegible]德云蜡不臘矣是周[illegible]有臘名也○月令）○籥章凡國祈年于田祖歛豳雅擊土鼓以樂田畯（祈年祈豐年也田祖始耕田者謂神農也豳雅亦七月也七月又有于耜舉趾饁彼南畝之事是亦歌其類謂之雅者以其言男女之正鄭司農云田畯古之先教田者爾雅曰畯農夫也○疏曰此祈年于田祖并上迎暑迎寒並不言有祀事既是神當有祀事可知但以告祭非常故不言之耳若有禮物不過如祭法埋少牢之類耳此田祖與田畯所祈當同日但位別禮殊樂則同故連言之也又

曰祈年祈豐年也者義取小雅祈豐年謂是求甘雨使年豐故引彼解此也云田祖始耕田者謂神農也者此即郊特牲云先嗇一也故甫田詩云琴瑟擊鼓以御田祖以祈甘雨以介我稷黍毛云田祖先嗇也云七月又有于耜舉趾饁彼南畝之事是亦歌其類者案彼七月云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同我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並次在寒暑之事彼豳風此爲雅者也云謂之雅者以其言男女之正先王之業以農爲本是男女之正故名雅也司農云田畯古之先教田者此即月令命田舍東郊云曰[illegible]田畯[illegible]也爾雅曰畯農夫也者以皇

教農故號農夫○春官

右祈麥祈年

天子大蜡八（蜡仕詐反こ所祭有八神也○疏曰此一節論蜡祭之事各依文解之大蜡八者即鄭注云先嗇一司嗇二農三郵表畷四猫虎五坊六水庸七昆蟲八所祭之神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但以此八神爲主蜡云大者是天子之蜡對諸侯爲大天子既有八神則諸侯之蜡未必八也謂若先嗇古之天子諸侯未必得祭也知諸侯亦有蜡者禮運云仲尼與於蜡賓是諸侯

有蜡也案周禮大司樂云六變而致象物及天神鄭云有象在天所謂日月此神不數象物及日月者先嗇司嗇並是人神有益於人水庸之屬在地益其稼穡故索而祭之急其近者故也天神象物去人懸遠雖祭不爲八神之數）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也（歲十二月周之正數謂建亥之月也饗者祭其神也萬物有功加於民者神使爲之祭之以報焉造者配之也○疏曰知是周十二月者下云既蜡而收民息已收謂收斂則詩所謂十月納禾稼又月令孟冬祈來年于天宗是知蜡周用建亥之月三

（試問然此經之據周故爲十二之堂也以爲二代各以十二月爲蜡其義非也已見於月令疏云饗者祭其神也者以經合聚萬物而索饗之萬物非所饗但饗其萬物之神所以饗其神者與物所以能功加於民者神使爲之故云祭之以報焉云造者配之也者賀場云謂造此蜡祭即此八神而祭）主先嗇而祭司嗇（先嗇若神農者司嗇后稷是也○疏曰若神農者若是不定之辭以神農比擬故云若司嗇后稷無所疑故不言若直云后稷是也經云主先嗇而祭司嗇者以先嗇爲主司嗇從祭種曰稼斂曰穡不云稼而云嗇者取其成功之數受嗇而祭也）祭百種以報嗇（種之勇反稷言嗇所樹藝之功使盡饗之○疏曰此一經爲下饗農及郵表畷起文百種則農及郵表畷禽獸等所以祭之是報其助嗇之功使盡饗焉）饗農及郵表畷禽獸（郵本亦作尤有罟反[illegible]丁劣反又丁衛反○農田畯也郵表畷謂田畯所以督約百姓於井間之處也詩云爲下國畷郵禽獸服不氏所教擾禽獸也○畯音俊約於妙反○疏曰此一經總明祭百種之事農謂古之田畯有功於民郵表畷者是古畷[illegible]所祭之處郵者郵亭屋宇處所表田畔畷者謂井畔相連畷於此田畔相連畷之所造此郵舍田畯處焉禽獸者即下文云貓虎之屬言禽獸者貓虎之外但有助田除害者皆悉包之下特云貓虎舉其除害甚者）迎貓迎虎（迎其神也）祭坊與水庸（坊音房○水庸溝也○疏曰坊者所以畜水亦以鄣水庸者所以受水亦以泄水謂祭此坊與水庸之神）曰土反其宅水歸其壑昆蟲無作草木歸其澤（此蜡祝辭也若辭同則祭同處可知矣壑猶坑也昆蟲暑生寒死螟螽之屬爲害者也○螽音終○疏曰此以下皆蜡祭之祝辭土即坊也反歸也宅安也土歸其安則得不崩水歸其壑者水即水庸壑坑坎也水歸其壑謂不汎溢昆蟲母作者昆蟲螟螽之屬也得陰而死得陽而生故曰昆蟲母作謂不爲災草木歸其澤者草苦稗木榛梗之屬也當各歸生藪澤之中不得生於良田害嘉穀也蜡祭乃是報功故亦因祈禱有此辭也一云祝辭言此神由有此功故今得報非祈禱也又曰蜡有八神恐祭處各別故言則祭同處可知也陳辭有水土昆蟲草木者以其無知故特有辭也而先嗇之屬有知故不假辭也據此祭草木有辭則草木當有神八蜡不

（數之者以草木徧地皆是不知所與水庸之屬各指一物故不數也）素服葛帶榛杖黃衣黃冠而祭（榛側巾反冠古亂反）（祭以息民服象其時物之色季秋而草木黃落祭謂既蜡臘先祖五祀也於是勞農以休息之論語曰黃衣狐裘○勞力報反後同○疏曰田夫則野夫也野夫著黃冠黃冠是季秋之後草色之服故息田夫而服之也又曰上云蜡此云祭故知既蜡臘先祖五祀對文蜡臘有別總其義俱名蜡也故月令孟冬祈來年于天宗大割祠于公社及門閭臘先祖五祀鄭注云此周禮所謂蜡是也云

於是勞農以休息之者即經文息田夫是也勞農王制文）大羅氏天子之掌鳥獸者也諸侯貢屬焉草笠而至（諸侯於蜡使使者戴草笠貢鳥獸也詩云彼都人士臺笠緇撮又曰其餉伊黍其笠伊糾皆言野人之服也○使使下色吏反撮七活反又七括反○疏曰此一節因上蜡祭廣釋歲終蜡時大事天子掌鳥獸之官謂大羅也謂羅羅者鄭云能以羅捕鳥獸者也周禮羅氏掌羅烏鳥蜡則作羅襦鄭司農云細密之羅也解者云順秋冬殺物[illegible]民用細密之羅網以捕禽鳥矣[illegible]

（不天掌獸汁云獸者以[illegible]受貢獸故諸侯貢屬焉者大羅氏能以羅為名[illegible]以羅得鳥獸故四方諸侯有貢獻鳥獸於王者皆入爲大羅氏也草笠而至者草服以草爲笠也此諸侯所使貢獻鳥獸之使者著草笠而至王庭也又曰彼都人士臺笠緇撮是小雅都人士篇毛詩箋云臺夫須都人以臺夫須爲笠緇布爲冠云又曰其餉伊黍其笠伊糾者此周頌良耜之篇也引此二詩者證笠是野人所著之服）羅氏致鹿與女而詔客告也以戒諸侯曰好田好女者亡其國（好呼報反）

（○詔使者使歸以此告其君所以戒之○疏曰羅氏致鹿與女而詔客告也者詔亦告也客謂貢鳥獸之使者羅氏先受貢畢使者臨去羅氏又以鹿及女子致與使者而宣天子之詔於使者令使者反還其國以告戒其君故云詔客告也以戒諸侯曰好田好女者亡其國者此宣詔所告之言也令使者還其國以如此告汝君曰不得好田獵及女色使國亡也言鹿是田獵所得之物女是亡國之女而王所以獲者也故與之鹿女明以此為戒也一云豈每國輒與女[illegible]非正當羅氏以鹿與女不使者[illegible]）天子樹瓜華不斂藏

之種也（華果蓏也又詔以天子樹瓜故而已戒諸侯以蓄藏蘊財利也○蓏力果反○疏曰天子樹瓜華不斂藏之種也者今之瓜華果蓏也言天子唯樹瓜與果蓏所以唯樹植此瓜華者是供一時之食不足收斂久藏之種若其可久藏之物則不樹之不務畜藏與民爭利令使者歸告其君亦當如此不得畜藏與民爭利又曰天子可蓄聚斂藏之物既不種殖戒諸侯不可蓄藏積財利也）八蜡以記四方（四方方有祭也○疏曰八蜡以記四方者言蜡祭八神因以明記四方之國記其有豐稔有凶荒之異也）四方

年不順成八蜡不通以謹民財也（其方穀不孰則不通於蜡焉使民謹於用財蜡有八者先嗇一也司嗇二也農三也郵表畷四也猫虎五也坊六也水庸七也昆蟲八也○疏曰四方年不順成八蜡不通者謂四方之内年穀不得和順成孰則當方八蜡之神不得與諸方通祭所以然者以謹民財欲使不孰之方萬民謹慎財物也又曰鄭數八神約上文也王肅分猫虎爲二無昆蟲鄭數昆蟲合猫虎者昆蟲不爲物害亦是其功猫虎俱是除田中之害不得分爲二不言與故合爲一也）順成之方其

蜡乃通（疏曰順成之方其蜡乃通者謂四方之内有順成之方其蜡之八神乃與諸方通祭所以然者以其蜡祭豐饒皆醉飽酒食使民歡羨也皇氏以此一節皆據諸侯之国而爲蜡祭以記其功當国不成則不爲蜡成則爲蜡義亦通也）既蜡而收民息已故既蜡君子不興功（收謂收斂積聚也息民與蜡異則黄衣黄冠而祭爲臘必矣○疏曰上文雖云黄衣黄冠而祭不云臘之與蜡似爲一此文云既蜡而收民息已先蜡後息民是息民爲臘與蜡異也前黄衣黄冠在蜡祭之下故知是臘也是以

云爲臘必矣故月令臘在祈天宗之下但不知臘與蜡祭柝去幾日准隋禮及今禮皆蜡之後日經云既蜡不興功者謂不興晨功若其土功則左氏傳云龍見而畢務戒事也火見而致用水昏正而栽日至而畢土功建亥之月起日至而畢也○郊特牲）○籥章國祭蜡則龡豳頌擊土鼓以息老物（故書蜡爲蠶杜子春曰蠶當爲蜡郊特牲曰天子大蜡八伊耆氏始爲蜡歲十二月而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也蜡之祭也主先嗇而祭司嗇也黄衣黄冠而祭息田夫也既蜡而收民息已玄謂十二月建亥

（之月也求萬物而祭之者萬物助天成歲事至此爲其老而勞乃祀而老息之於是國亦養老焉月令孟冬勞農以休息之是也豳頌亦七月也七月又有穫稻作酒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之事是亦歌其類也謂之頌者以其言歲終人功之成○爲于僞反○䟽曰此祭蜡直擊土鼓案明堂位云土鼓葦籥伊耆氏之樂即此亦各有葦籥可知言以息老物者謂息田夫萬物也又曰子春引郊特牲後鄭從之增成其義耳故還引郊特牲而解之云求萬物而祭之者即合聚萬物而索饗之是也云乃祀而老息之者老即老物蜡祭是也息之者即息田夫臘祭宗廟是也云於是國亦養老焉者即所引月令孟冬勞農以休息之是也云豳頌亦七月也七月又有穫稻作酒等至之事是亦歌其類也者其類謂穫稻已下是也云謂之頌者以其言歲終人功之成者凡言頌者頌美成功之事故於七月風詩之中亦有雅頌也鄭注郊特牲云歲十二月周之正數故此鄭云建亥解之知非夏十二月者以其建亥萬物成故月令祈來年及臘先祖之等皆在孟冬月是十二月據周於夏爲建亥十月也○春官）○

黨正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

飲酒于序以正齒位（國索鬼神而祭祀謂歲十二月大蜡之時建亥之月也正齒位者鄉飲酒義所謂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是也必正之者爲民三時務農將闕於禮至此農隙而教之尊長養老見孝弟之道也黨正飲酒禮亡以此事屬於鄉飲酒之義微失少矣凡射飲酒此鄉民雖爲鄉大夫必來觀禮鄉飲酒鄉射記大夫樂作不入士既旅不入是也○䟽曰黨正行正齒位之禮在十二月建亥之月爲之非蜡祭之禮而此云國索鬼神而祭祀者以其正齒位禮在蜡月故言之以爲節耳當國索鬼神而祭祀之時則黨正屬聚其民而飲酒于序學中以行正齒位之法當正齒位之時民内有爲壹命以上必來觀禮故須言其坐之處又曰云國索鬼神而祭祀謂歲十二月大蜡之時是禮記郊特牲文建亥之月者是鄭君解義語言此者謂行正齒位之禮亦在此月也云正齒位者鄉飲酒義所謂六十者坐至六豆者並是彼文案彼文謂五十者立侍六十者乃於堂上而坐禮年六十已上籩豆有加故不得籩豆耦而云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若然則堂下五十立者二豆而已引之者）

務此經與彼同是正[illegible]位之法也云必正之者爲民三時務農將闕於禮至此農隙而教之尊長養老見孝弟之道也者春夏秋三時務在田野闕於齒序之節隙閑也至此十月農事[illegible]閑[illegible]之言尊長養老即五十已上至九十正齒位是也但孝弟施于家内今竹尊長養老則是孝弟之道通達于外者也云[illegible]正飲酒禮云者儀禮篇卷並在之[illegible]別有黨正飲酒之禮見今十七篇内無黨正飲酒之禮故云云也云以此事[illegible]于鄉飲酒之義微失少矣者但儀禮未云之時篇内論正齒位之禮其義具悉今將此經之事連屬於鄉飲義雖有五十

已上亙數之言此經雖有壹命已平[illegible]禮之事二處相兼比於儀禮篇中鄉飲酒法義理乃未足微失於少故云微失[illegible]矣○地官

右蜡

大宗伯以疈辜祭四方百物（疈孚逼反一万麥反）

○疈疈牲胷也疈而磔之謂磔禳及蜡祭郊特牲曰八蜡以記四方四方年不順成八蜡不通以謹民財也又曰蜡之祭也主先嗇而祭司嗇也祭百種以報嗇也饗農及郵表畷禽獸仁之至義之盡也○疏曰云疈疈牲胷也者無正文蓋據當時疈磔牲體者皆從胷臆解析之故以胷言之云謂磔禳及蜡祭者案禮記月令云九門磔禳又十二月大儺時亦磔禳是磔牲禳去惡氣之禮也云及蜡祭者案彼云蜡也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也謂天子於周之十二月建亥之月於郊而爲蜡法此所引郊特牲曰八蜡已下彼據諸侯行蜡法彼云八蜡以記四方不作祀作祀者誤云八蜡以記四方者謂八蜡之禮以記四方諸侯知順成不順窺若年不順成則八蜡不通以謹民財也若四方年穀有不順四時成熟者其八蜡不得與四方成熟之處通祭八蜡也云以謹

民財者八蜡既不通明民不得行黨正飲酒奢侈之事故云以謹民謹民謂謹節民之用財之法也又曰蜡之祭也主先嗇而祭司嗇者彼注云先嗇若神農者司嗇后稷是也云祭百種以報嗇也者謂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以報收嗇之功故云祭百種以報嗇也云享農及郵表畷者彼注云農謂田畯典田大夫郵表畷畷止也謂田畯督約百姓於井間之處也是郵行往來立表畷止於其下是止息之處有神亦祭之云禽獸仁之至義之盡也者八蜡者案彼祭有先嗇一也司嗇二也農三也郵表畷四也貓虎五也坊六也水官七也昆蟲八也蜡

之中有猫虎是禽獸也云仁之至者據饗先嗇司嗇及農是仁恩之至義之盡者據饗猫虎坊與水庸郵表畷之等。是義之盡引之者證祭亦磔牲之事也。

（春官）○鼓人凡祭祀百物之神鼓兵舞帗舞者（帗音拂劉音弗。兵謂干戚也帗列五采繒爲之有秉皆舞者所執）

○疏曰上文神祀社祭鬼享文局不及小神故此更廣見小神之事故云凡祭祀百物之神也云鼓兵舞帗舞者天地之小神所舞不過此兵舞帗舞二事案下舞師山川用兵舞社稷用帗舞今此小神等若義近山川者舞兵舞近社稷

著舞帗舞故六舞之中唯言此二舞而已又曰兵謂干戚也者案司兵云祭祀授舞者兵鄭亦云授以朱干玉戚必知兵舞長干戚者見禮記樂記云干戚之舞祭統又云朱干玉戚並是大武之舞是知兵舞干戚也又知帗舞列五采繒爲之有秉者案樂師注帗析五采繒今靈星舞子持之是舉今以曉古故知之也。（地官）○鬯人掌共秬鬯而飾之凡疈事用散（秬鬯不和鬱者飾之謂設巾漆尊無飾曰散○疏曰云疈事者即太）宗伯云疈辜祭四方百物者也無飾曰散者以對概蜃獸象之等有異物之飾

此處缺葉

（岂絲曰土鼓蕢桴葦籥伊耆氏之樂鄭注禮運云土鼓築土爲鼓也蕢桴桴謂擊鼓之物以土塊爲桴引之者破子春土鼓用瓦）中春晝擊土鼓龡豳詩以逆暑（中音仲豳詩豳風七月也吹之者以籥爲之聲七月言寒暑之事迎氣歌其類也此風也而言詩詩總名也迎暑以晝求諸陽○疏曰中春二月也言迎暑者謂中春晝夜等已後漸暄故預迎之耳又曰鄭知吹之者以籥爲之聲者以發首云掌土鼓豳籥故知詩與雅頌皆用籥吹之也云七月言寒暑之事者七月云一之日觱發二之日栗烈七月流火之詩是寒暑之事云迎氣歌其類也者解經吹豳詩逆暑及下迎寒皆當歌此寒暑之詩也云此風也而言詩詩總名也者對下有雅有頌即此是風而言詩詩總名合豳風矣故云詩不言風也迎暑以晝求諸陽者對下迎寒以夜求諸陰也）中秋夜迎寒亦如之（迎寒以夜求諸陰○疏曰言亦如之亦當擊土鼓龡豳詩也○春官）

右祭時祭寒暑

仲春天子乃鮮羔開冰（鮮當爲獻聲之誤也獻羔謂祭

司寒也祭司寒而出冰薦於宗廟乃後賦之○疏曰鮮當爲獻者案詩豳風七月云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故知鮮爲獻也云獻羔謂祭司寒者以經云獻羔祭冰先薦寢廟恐是獻羔寢廟故云祭司寒左傳直云獻羔而啓者雜發司寒者以傳云祭寒而藏之既祭司寒明然時亦祭之云薦於宗廟乃後賦之者薦於宗廟謂仲春也乃後賦之謂孟夏也故凌人云夏頒冰左傳云火出而畢賦是也云火出而畢賦者畢盡也謂應是得冰之人無問尊卑盡賦與之案左傳云火出於夏爲三月於商爲四月於周爲五月則火出季春建辰之月以周禮夏頒冰乃建巳之月不同者但建辰火星在卯火星始出至建巳火星漸高據而言之亦得稱火出早則三月之末晚則四月之初不甚相遠又三月內有得四月節時故據夏而言之案月令季冬藏冰詩豳風三之日納于凌陰三之日是建寅之月不同者鄭注豳地晚寒所以校一月也○月令）

右司寒○傳昭公四年大雨雹季武子問於申豐曰雹可禦乎（禦魚呂反下禦之同○禦止也申豐魯大夫）對曰聖人在上

無雹雖有不爲災（疏曰無雹謂無害物之雹雖有）依時小雹不與物爲災也劉炫云既云無雹復云雖有不爲災者言有相形之勢也聖人在上無雹言必無雖有不爲災覆見無雹之意（猶論語祭肉不出三日出三日不食之矣）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陸道也謂夏十二月日在虛危冰堅而藏之○）夏尸雅反下同○疏曰釋天云北陸虛也西陸昴也孫炎云陸中也北方之宿虛爲中也西方之宿昴爲中也彼以陸爲中杜以陸爲道者陸之爲中爲道皆無正訓各以意言耳杜以西陸朝覿謂奎星朝見昴爲西方中宿則昴未得見宿是日行之道爾雅高平曰陸高平具道路之趣故以陸爲道也日在北陸謂夏之十二月也十二月日在玄枵之次小寒節大寒中漢書律歷志載劉歆三統歷云玄枵之初日在婺女八度爲小寒節在危初度爲大寒中終於危十五度是夏之十二月日在虛危也於是之時寒極冰厚故取而藏之也周人凌人正歲十有二月令斬冰詩云二之日鑿冰沖沖月令季冬冰盛水腹命取冰鄭玄云腹厚也以此知日在北陸謂夏之十二月也西陸朝覿而出之（朝如字覿徒歷反○謂夏三月）日在昴畢蟄蟲出而用冰春分之中奎星朝見東方○昴音卯蟄直立反奎苦圭反○疏曰覿見也西道之宿有早朝見者於是而出之謂奎星晨見而出冰也又曰杜以西陸爲三月日在大梁之次清明節穀雨中三統歷云大梁之初日在胃七度爲清明節在昴八度爲穀雨中終於畢十一度是夏之三月日在昴畢於是之時蟄蟲已出有溫暑臭穢宜當用冰故以是時出之也歷法星云日半次則得朝見三統歷春分日在婁四度宿分奎有十六度乃次婁則春分之日奎之初度云日已二十度矣故春分之中得早朝見東方也西方凡有七宿傳言西陸朝覿於傳之文未知何宿覿也服虔以爲二月日在婁四度春分之中奎始晨見東方以是時出冰月令仲春天子乃獻羔開冰是也服虔又以此言出之即是仲春啓冰故爲此說案下句再言其藏其出覆此藏出之文言其出之也朝之祿位賓食喪祭

（於是乎用之即是班氷之事非初啓也安得以出之爲啓氷也如鄭玄荅其弟子孫皓問云西陸朝覿謂四月立夏之時周禮夏班氷是也與杜說異理亦通也劉炫云春分奎星已見杜以夏三月仍云奎始朝見非其義也杜鄭及服三說鄭爲近之今知非者杜以西陸朝覿實是春分二月故杜此注云春分之中奎星朝見東方及下獻羔啓之注云謂二月春分獻羔祭韭是也皆據初出其氷公始用之時也所以杜又注云謂夏之三月日在昴畢蟄蟲出而用氷者以此傳云西陸朝覿而出之下傳覆之云其出之也朝之祿位賓食喪祭則是普賜羣臣故杜云謂夏三月又下注云言不獨共公是據普班之時也故下傳又云火出而畢賦是也然氷之初出在西陸始朝覿之時氷之普出在西陸朝覿之後總而言之亦得稱西陸朝覿而出之也劉炫不細觀杜意以爲杜既言春分朝見又言謂夏三月以規度失非也）其藏氷也深山窮谷固陰沍寒於是乎取之（沍戶故反○沍閉也必取積陰之氷所以道達其氣使不爲災○道音導○䟽曰此傳再言其藏其出者上言取之用之之處下言藏之出之之禮也山則遠而難窮故言深山之谷則近而易盡故言窮谷也固牢也沍閉也牢陰閉寒言其不得見日寒甚之處於是乎取之又曰周禮鼈人掌互物鄭司農云互物謂龜鼈有甲蒳胡是沍爲閉也深山窮谷之氷至夏猶未釋陽氣起於下隔於氷伏積而不能出憤發或散而爲雹藏氷必取此山谷之内積陰之氷所以道達其氣使不爲災也藏氷凌室所藏不多積陰之氷不可取盡不取川池之氷以示道達陽氣耳未必陽氣皆待此而達）其出之也朝之祿位賓食喪祭於是乎用之（言不獨共公○共音恭○䟽曰此謂公家用之也朝廷之臣食祿在位大夫以上皆當賜之氷也其公家有賓客享食公家有喪有祭於是乎用之言其不獨共公身所用也周禮凌人云春始治鑑凡内外饔之膳羞鑑焉凡酒漿之酒醴亦如之祭祀共氷鑑賓客共氷大喪共夷槃氷是公家所用氷也）其藏

之也黑牡秬黍以享司寒（秬音巨○黑牡黑牲也秬黑黍也司寒玄冥北方之神故牲皆用黑有事於冰故祭其神○寘士丁反○䟽曰此祭玄冥之神非大神乃非正祭計應不用大牲杜言黑牡黑牲當是黑牡羊也秬黑黍釋文章也啓冰唯獻羔祭韭藏冰則祭用牲黍者啓唯告而已藏則設享祭之禮祭禮大而告禮小故也月令於冬云其神玄冥故知司寒是玄冥也北方之神故物皆用黑從其方色也有事於冰故祭其寒神）其出之也桃弧棘矢以除其災（桃弓棘箭所以禳除凶邪將御至尊故○邪似嗟反○䟽曰說文云弧木弓也謂空用木無骨飾也服虔云桃所以逃凶也棘矢者棘赤有箴取其名也蓋出冰之時置此弓矢於凌室之戶所以禳除凶邪將御至尊故慎其事爲此禮也此傳言其出之也雖覆上文出之之文其實此出之謂二月初出之時公將用之故設弓矢也劉炫云此言出之覆主西陸朝覿知是火出時事二月已啓小方用弓矢者二月啓冰始薦宗廟此

公將用之故設弓矢也）其出入也時食肉之祿冰皆與焉（與音預○食肉之祿謂在朝廷治其職事就官食者○䟽曰在官治事官皆給食大夫以上食乃有肉故魯人謂曹劌曰肉食者謀之又說子雅子尾之食云公膳日雙雞是大夫得食肉也傳言食肉之祿祿即凡肉是也若依禮常所合食案玉藻云天子日食少牢諸侯日食特牲大夫特豕士特豚則士亦肉食但彼是在家之禮非公朝常食也杜言謂在朝廷治其職事就官食者以明在官之食有冰耳下云自命夫命婦無不受冰謂賜之冰受以歸在家用之也）大夫命婦喪浴用冰（命婦大夫妻○䟽曰喪服傳曰大夫弔於命婦錫衰命婦弔於大夫亦錫衰此傳與彼命婦之六皆與大夫相對故杜知是大夫妻也喪大記云君設大盤造冰焉大夫設夷盤造冰焉士併瓦盤無冰鄭玄云禮自仲春之後尸既襲既小斂先內冰盤中乃設牀於其上不施席而遷尸焉秋凉而止七喪禮君賜冰亦用夷盤是當喪之特時賜之冰浴訖

（乃設故云喪浴用冰）祭寒而藏之（享司寒。祭寒而藏之本或作祭司寒者非。疏曰上已云其藏冰也黑牡秬黍以享司寒今輒云祭寒而藏之與上一事而重其文者欲明獻羔而啓之還是獻之於寒神故更使藏之啓之文相對也）獻羔而啓之（謂二月春分獻羔祭韭始開冰室。韭音九。疏曰詩云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四之日即夏之二月也告神而始開冰室始薦宗廟薦神之後公遂用之俱在春分之月）公始用之（公先用優尊）火出而畢賦（火星昏見東方謂三月四月中。疏曰十七年傳云火出於夏爲三月於商爲四月於周爲五月此云火出而畢賦謂以火出而後賦之以火出爲始也周禮云夏頒冰謂正歲之夏即四月是也故杜兼言四月）自命夫命婦至於老疾無不受冰（老致仕在家者）山人取之縣人傳之（山人虞官縣人遂屬。傳直專反。疏曰周禮山虞掌山林之政令物山人虞官也周禮五縣爲遂是縣

爲遂之屬也）輿人納之隸人藏之（輿隸皆賤官。輿音餘）夫冰以風壯（壯側亮反。水因風寒而堅）而以風出（順春風而散用）其藏之也周（周密也）其用之也徧（及老疾）則冬無愆陽（愆過也謂冬溫）夏無伏陰（伏陰謂夏寒）春無淒風（淒七西反。淒寒也）秋無苦雨（霖雨爲人所患苦。霖音林。疏曰詩云以祈甘雨此云苦雨雨水一也味無甘苦之異養物爲甘害物爲苦耳月令云孟夏行秋令則苦雨數來五穀不滋是霖雨謂人所患謂之苦也鄭玄云申之氣乘之苦雨白露之類時物得而傷也）雷出不震（震霆也。疏曰說文云震霹靂震物者釋天云疾雷爲霆霓郭璞云雷之急激者謂霹靂則霆是震之別名雷出不震言有雷而不爲霹靂也下云雷不發而震言無雷而有霹靂也）無菑霜雹癘疾不降（菑音災癘音例。癘惡氣也。疏曰霜雹即是謂言無此菑害之霜雹也

（寒暑失時則民多癘疾疾天氣爲之故云降也癘）民不夭札（札側八反一音截字林作壯列反○短折爲夭夭死爲札○䟽曰洪範六極一曰凶短折孔安國曰短未六十折未三十是短折爲少夭之名也周禮膳夫夭札則不舉鄭玄云大札疫癘也謂遭疫癘而大死也癘疾謂人病夭札謂人死故云大死爲札）今藏川池之冰棄而不用（既不藏深山窮谷之冰人火出不畢賦有餘則棄之）風不越而殺雷不發而

震（殺如字又色界反徐色例反○越散也言陰陽失序雷風爲害○䟽曰風不以理舒散而暴疾害物雷不徐緩動發而震擊爲害）雹之爲菑誰能禦之七月之卒章藏冰之道也（七月詩豳風卒章曰二之日鑿冰冲冲謂十二月鑿而取之三之日納于凌陰凌陰冰室也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謂二月春分蚤開冰室以獻宗廟○豳彼貧反鑿在各反冲冲直忠反凌陵登反一音陵蚤音早○䟽曰凌人十二月令斬冰月令

十二月令取冰當是即以其月納於凌室也詩言二之日納于凌陰即是正月矣不以鑿冰之月即納之者鄭玄云豳土晚寒故可以正月納冰言由晚寒故也上言將欲須賦公始用之知蚤開冰室祖薦宗廟何休膏肓難此云春秋書雹以爲政之所致非由冰也若令朝廷藏冰亦不於深山窮谷何故或無雹天下郡縣皆不整冰何故或不雹若言有之於古者必有驗於今此其不合於義失天下相與之意鄭玄箴之曰雨雹政失之所致是固然也國之失政君子知其大

者其次知其小者藏冰之禮凌人掌之月令載之豳詩歌之此獨非政與故其小者耳夫深山窮谷固陰沍寒極陰之處冰凍所聚不取其冰則氣畜不泄結滯而爲伏陰凡雨水陽也雪雹陰也雨水而伏陰薄之則凝而爲雹雨雪而愆陽薄之則合而爲霰申豐見時失藏冰之禮而有雹推之陰陽知此伏陰所致亦聖人之寓言也詳載其言者以致藏冰之禮不可廢耳炫謂鄭言是也申豐寄言於此以戒失政其雹不是盡由水也○春秋左氏傳）

射人祭侯則爲位（祭侯獻服不服不以祭侯爲位爲服不受獻之位也大射曰服不侯西北三步北面拜受爵○疏曰案大射禮使服不氏負侯將祭侯之時先設位於侯西北北面服不氏於位受得獻訖乃於侯所北面祭侯故引大射受獻之位爲證也○夏官）○梓人祭侯之禮以酒脯醢（謂司馬實爵而獻獲者于侯薦脯醢折俎獲者執以祭侯○折之設反○疏曰鄭云謂司馬實爵獻獲者于侯已下皆依大射而言彼雖諸侯禮天子射亦然又此不辨大射賓射燕射則三等射皆同案大射司馬正洗散遂實爵獻服不服不侯西北三步北面拜受爵乃祭侯左右不及中可東自○）

右侯○辭曰惟若寧侯（若猶女也寧安也謂先有功德其鬼有神○女音汝下同○疏曰祭侯者祭先有功德之侯若射侯尚爵不寧侯有罪者也下之毋或一經是也舉有功以勸示又舉言罪以志之故子言之也）毋或若女不寧侯不屬于王所故抗而射女（武有也其如也屬猶朝會也抗舉也張也）強飲強食詒女曾孫諸侯百福（強其丈反詒羊之反又羊志反○詒遺也曾孫諸侯謂女後世爲諸侯者○遺惟季反○冬官梓人）

司爟凡祭祀則祭爟（爟音貫○報其爲明之功禮如祭爨○疏曰鄭云禮如祭爨者祭爨祭老婦也則此祭爟謂祭先出火之人○夏官）

○龜人上春釁龜祭祀先卜（○釁許靳反釁者殺牲以血之神之也鄭司農云祭祀先卜者卜其日與其牲玄謂先卜始用卜筮者言祭言祀尊焉天地之也世本作曰巫咸作筮卜未聞其人也是上春者夏正建寅之月月令孟冬云釁祠龜筴相互矣秦以十月建亥爲歲首則月令秦世之書亦或欲以歲首釁龜耳○疏曰云釁者殺牲以血之神之也者謂若禮記雜記云廟成則釁之廟用羊門夾室用雞之類皆是神之故血之也先鄭云祭祀先卜者卜其日與其牲後鄭不從者以其此官不主卜事故不從也故解先卜始用卜筮者云言祭言祀尊焉天地之也者案大宗伯天稱禋祀地稱血祭是天地稱祭祀今此先卜是人應曰享而云祭祀與天地同稱故云尊焉天

地之也云世本作巫咸作筮卜未聞其人也者曲禮云卜筮者先聖王之所以信時日其易所作即伏犧爲之矣但未有揲蓍之法至巫咸乃教人爲之故巫咸得作筮之名未聞其源世本又不言其人故云未聞其人也云是上春者夏正建寅之月月令孟冬云釁祠龜策相互矣者然周與秦各二時釁龜策月令孟冬釁則周孟冬亦釁之周以建寅上春釁秦亦建寅上春釁之故云相互也云秦以十月建亥爲歲首則月令秦世之書亦或欲以歲首釁龜耳者據此注則周秦各一時釁此鄭兩解案月令注云周禮龜人上春釁謂建寅之月秦以

其歲首使大史釁龜策與周異矣彼注與此後注義同也○春官

右先火先卜○傳孔子曰臧文仲安知禮燔柴於奧（文仲魯公子彄之曾孫臧孫辰）也莊文之閒爲大夫於時爲賢是以非之不正禮也文二年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躋僖公始逆祀是夏父弗忌爲宗人之爲也奧當爲爨字之誤也或作竈禮尸卒食而祭饎爨饔爨也時人以爲祭火神乃燔柴○疏曰燔柴於奧者此非禮之事奧音爨爨以爨爲義也

禮祭至尸食竟而祭爨神言其有功於人人得飲食故祭報之而夏父弗綦爲禮官謂爨神是火神而遂燔柴祭之此是失禮而文仲不得諫止之故云安知禮也○疏曰文仲魯公子彄之曾孫臧孫辰也者案世本孝公生僖伯彄彄生哀伯達達生伯氏缾缾生文仲辰是公子彄曾孫也云莊文之閒爲大夫者案莊二十八年臧孫辰告糴于齊文二年縱逆祀是莊文之閒爲大夫云於時爲賢者襄二十四年左傳云先大夫曰臧文仲既沒其言立於後世死猶不朽是於時

爲賢也云文二年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躋僖公始逆祀者案文二年公羊傳云大事者何大祫也逆祀奈何先禰而後祖也何休云近取法春秋惠公與莊公當同南面西上隱相與閔僖亦當北面西上閔僖爲兄弟以繼代言之有父子君臣之道此恩義逆順故云先禰後祖此公羊之義也案外傳云躋僖公弗綦云明爲昭其次爲穆以此言之終文公至惠公七世惠公爲昭隱公爲穆相公爲昭莊公爲穆閔公爲昭僖公爲穆今躋僖公爲昭閔公爲穆自此以下昭穆皆

逆故定公八年順祀先公服氏云自躋僖公以來昭穆皆逆是同國語之說與何休義異公羊董仲舒說躋僖公逆祀小惡也左氏說爲大惡也許君謹案同左氏說鄭駁之云兄弟無相後之道登僖公主於閔主上不順爲小惡也如鄭此意正以僖在閔下謂之爲昭非昭穆也云奧當爲爨字之誤也者下文云老婦之祭盛於盆尊於瓶故知非奧奧者夏祀竈神其禮尊以老婦配之耳故中霤禮祭竈先薦於奧有主有尸用特牲迎尸以下略如祭宗廟之禮是其事大也爨

者宗廟祭祀尸卒食之後特祭老婦盛於盆尊於瓶是其事小也云或作竈者諸禮記本有作竈字故亦或也云禮尸卒食而祭饎爨饔爨也者特牲記注當[illegible]宗婦祭饎爨亨者祭饔爨[illegible]籩豆俎云時人以爲祭火神乃燔柴者依尸卒食而祭饎[illegible]爨[illegible]時失禮又以此爲祭火神遂亦燔柴故文云燔柴於奧明失禮也[illegible]氏云弗綦既以逆祀躋是又以[illegible]柴祭爨爲是[illegible]祭火神乃燔[illegible]熊氏云宗伯以實柴祀日月星辰有大火之次故祭爨神乃燔柴案

爽義竈神今禮戴說引此燔柴盆瓶之事古周禮說顓頊氏有子曰黎爲祝融祀以爲竈神許君謹案同周禮鄭駁之云祝融乃古火官之長猶后稷爲堯司馬其尊如是王者祭之但就竈陘一何陋也祝融乃是五祀之神祀於四郊而祭火神於竈陘於禮乖也如鄭此言則祝融是五祀之神祀於郊奧者正是竈之神常祀在夏以老婦配之有俎及籩豆設於竈陘又延尸入奧爨者宗廟祭後直祭先炊老婦之神在於爨竈此祝融并奧及爨三者所以不同也

夫奧者老婦之祭也盛於盆尊於瓶（老婦先炊者也盆瓶炊器也明此祭先炊非祭火神燔柴似失之）○疏曰夫奧者老婦之祭也者既譏燔柴於爨爨又明祭爨不可以燔柴之義爨者是老婦之祭其祭卑唯盛食於盆盛酒於瓶卑賤若此何得燔柴祭之也

○禮器

天府季冬陳玉以貞來歲之媺惡（問事之正曰貞問歲之媺惡謂問於龜大卜職大貞之屬陳玉陳禮神之玉凡卜筮實問

於鬼神龜筮能出其卦兆之占耳龜有天地四方則玉有六器者與言陳者旣事藏之不必貍之也鄭司農云貞問也易曰師貞丈人吉問於丈人國語曰貞於陽卜。與音餘。䟽曰季冬謂夏之季冬歲終當除舊布新故此時常有卜並來歲之美惡將卜筮之時先陳玉以禮神然後卜筮也又曰云問事之正曰貞者禮記少儀云問卜筮曰義與志與注云義正事也志私意也是問卜筮有不正之事故云問事之正曰貞即此經云貞者問事之正也云問歲之媺惡謂問於龜大卜職大貞之屬者彼大貞之屬即卜立君卜大遷卜大封是也今此卜來歲之媺惡亦彼類故云之屬者也云陳玉陳禮神之玉者玉於卜筮無所施明以禮神也云凡卜筮實問於鬼神龜筮能出其卦兆之占耳者案易繫辭云精氣爲物遊魂爲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與天地相似注云精氣謂七八遊魂謂九六則筮之神自有七八九六成數之鬼神春秋左氏傳云龜象筮數則龜自有一二三四五生數之鬼神則知吉凶者自是生成鬼神龜筮直能出卦兆之占耳案易繫蓍龜神物士冠禮注云筮不於廟堂者嫌蓍之靈由廟神若然蓍龜亦自有神而云出卦兆者但所禮者禮生成之鬼神神之尊者無妨蓍龜亦自有神也云龜有天地四方則有六器者與者龜有天地四方龜人職文龜旣有六明玉亦有六無正文以云出以疑之六器之言若大宗伯云以玉作六器之類故以六器言之也云言陳者旣事藏之不必貍之也者七八九六爻一二三四五之鬼神並非天地之鬼神故云陳言陳則藏之不必貍也先鄭云貞問也者亦是問事之正曰貞也云易曰師貞丈人吉問於丈人者此師卦彖辭彼云師貞丈人吉无咎注云丈之言長能御衆有朝正人之德以法度爲人之長吉而无咎謂天子諸侯主軍者云國語曰貞於陽卜者此吳語黃池之會董褐云周室旣卑諸侯失禮於天子請貞於陽卜收文武之諸侯注云貞正也問卜內曰陰外曰陽言吳以諸侯失禮於天子當問於龜言我當收文武之諸侯矣引此二文者證問事正曰貞也。春官

右卜筮

校人春祭馬祖執駒（馬祖天駟也孝經說曰房爲龍馬鄭司農云執駒無令近母猶攻駒也二歲曰駒三歲曰駣玄謂執猶拘也春通淫之時駒弱血氣未定爲其乘匹傷之。令力呈反駣音聲音道勞堯反又徒刀）

（反爲其下僞反下同。疏曰馬與人異無先祖可尋而言祭祖者則天駟也故取孝經說房爲龍馬是馬之祖春時通淫求馬蕃息故祭馬祖先鄭云二歲曰駒三歲曰駣爾雅說文云玄謂春通淫之時駒弱血氣未定爲其乘匹傷之者論語孔子云血氣未定戒之在色馬亦如此故引之而言也案月令仲夏繫騰駒注云爲其牡氣有餘相蹄齧彼牝氣有餘相蹄齧蟄之不爲駒弱者蟄有二種此謂二歲者彼據馬之大者故不同也）夏祭先牧頒馬攻特（先牧始養馬者其人未聞夏通淫之後攻其特爲其蹄齧不可乘用鄭司

農云攻特謂騬之。騬音繩。疏曰知先牧是養馬者以其言先牧是放牧者之先知是始養馬者祭之者夏草茂求肥充云攻特者夏通淫後攻其特爲其相蹄齧不可乘用故也）秋祭馬社臧僕（馬社始乘馬者世本作曰相士作乘馬鄭司農云臧僕謂簡練馭者令皆善也玄謂僕馭五路之僕。相息亮反。疏曰秋祭馬社者秋時馬肥盛可乘用故祭始乘馬者秋而臧僕者亦以時萬物成斂之使善）冬祭馬步獻馬講馭夫（馬步神爲災害馬者獻馬見成馬於王也馭夫馭貳車從車使車者講猶

簡習。見賢遍反。從才用反。疏曰馬神稱步謂若玄冥之步人鬼之步之類步與酺字異音義同云獻馬見成馬於王也者以秋時萬物成亦獻成馬於王也者以秋時萬物成亦獻成馬於王也云馭夫馭貳車從車使車者馭夫文也云講猶簡習者亦謂秋時物成講之使成也。夏官）○廋人及祭馬祖祭閑之先牧（玄謂閑之先牧先牧制閑者散馬耳以竹括押其耳頭動搖則括中物後遂串習不復驚。復扶又反。疏曰鄭云閑之先牧先牧制閑者以其通閑言之也若然上文夏祭先牧者直是先養馬者非

制閑之人。同上）○甸祝禂牲禂馬皆掌其祝號（杜子春云禂禱也爲馬禱無疾爲田禱多獲禽牲詩云既伯既禱爾雅曰既伯既禱馬祭也玄謂禂讀如伏誅之誅今侏大字也爲牲祭求肥充爲馬祭求肥健。爲于僞反。侏音誅。疏曰杜子春云禂禱也爲馬禱無疾已下後鄭皆不從者以凡言牲者卜曰曰牲據祭祀之牲不得據田獵之獸入禂不得爲禱祈字玄謂禂讀如伏誅之誅者此俗讀也時有人甘心惡伏誅故云伏誅之誅此俗音爲誅云今侏大字也者今漢時人傍侏是侏大之字此取肥大之意

（故云爲將祭求肥充解經禂牲云禱禱祭次祀從釋經禂馬鄭既解禂爲大知此皆有祭者以其言皆掌其祝號并有祭事。春官）

右牲馬

黨正及四時之孟月吉日則屬民而讀邦灋以糾戒之（以四孟之月朔日讀法者彌親民者於數亦彌數。數所角反。疏曰及至也黨正四時孟月吉日則屬民而讀邦法者因糾戒之如州長之爲也又曰云以四孟之月朔日讀法者彌親民者於數亦彌數）

（者上見州長唯有屬子實及春秋祭社四度讀法此黨正四孟及下文春秋祭禜并正歲一年七度讀灋者以其鄉大夫管五州去民遠不讀州長管五黨去民漸親故四讀法黨正去民彌親故七讀法鄭云彌親民者則非直徒解黨正而已黨下族師十四度讀法彌多於此故鄭總釋云彌親民者於數亦彌數也）春秋祭禜亦如之（禜榮敬反。禜謂雩禜水旱之神蓋亦爲壇位如祭社稷云。疏曰黨正不得與州同祭社故亦春秋祭禜神也又曰鄭知禜謂雩禜水旱之神者案禮記祭法云雩禜祭水旱求昭公元年左氏傳子產云水旱癘疫之不時於是乎禜之皆是禜祭水旱神也云蓋亦爲壇位如祭社稷云者以其大司徒及封人等皆云社稷有壇又祭法王宮祭日及雩禜祭水旱等皆是壇名故知亦如社稷有壇位無正文故言云以疑之也）凡其黨之祭祀教其禮事掌其戒禁（其黨之民。○疏曰此一經並是民之所行上州之祭祀大喪義異此祭祀已下雖是民之所行民者冥也非教不可故黨正皆教其禮事也因掌其戒命皆禁之經云凡其黨之祭祀之等言凡是廣及之言故云其黨之民也○地官）○族師

月吉則屬民而讀邦灋（月吉每月朔日也故書上句或無事字杜子春云當爲正月吉書亦或爲戒令政事月吉則屬民而讀邦法○疏曰云月吉每月朔日也者以其彌親民教亦彌數故十二月朔皆讀之云故書上句或無事字者則月與上政字連政又爲正字故杜子春云當爲正月吉但族師親民讀法宜數若爲正月之吉則與黨正同於義不可云書亦或爲戒令政事月吉則屬民而讀邦法者此義還與經同於義爲得後鄭從之故引之雅下也）春秋祭酺亦如之（酺者爲人物裁害之神也故書

酺或爲步杜子春云當爲酺玄謂校人職又有冬祭馬步則未知此世所云蝝螟之酺與人鬼之步與蓋亦爲壇位如雩禜云族長無飲酒之禮因祭酺而與其民以長幼相獻酬焉○蝝悅全反步與音餘○疏曰族師於春秋祭祀酺神之時亦如上月朔讀灋也鄭知酺者爲人物烖害之神者凡國之所祭者皆恐與人物爲烖害謂若州長黨正所祭社禜亦爲水旱與人物爲烖害明此亦是恐與人物爲烖害之神也云故書酺或爲步杜子春云當爲酺者按人職云馬步亦爲行步之字而子春破之從酺者子春亦無正文直以此經今文爲正故

依之也云謂校人職又有冬祭馬步者彼是與馬爲害故祭之引之者證此酺亦與人物爲害云則未知此世所云蝝螟之酺與人鬼之步與者但此經云酺不知何神故舉漢法以況之但漢時有蝝螟之酺神又有人鬼之步神未審其經酺定當何酺故兩言之以無正文故皆云與以疑之也云蓋亦爲壇位如雩禜云者上黨祭雩禜故云蓋亦爲壇位如祭社稷云已疑禜爲壇位今此文約與雩禜同故云云與以疑之云族長無飲酒之禮者案上州長春秋習射有飲酒禮黨正十月農功畢亦有飲酒禮皆得官物爲之今此族卑不得官物爲禮

故云族無飲酒禮也云因祭酺而與其民以長幼相酬獻焉者鄭必知因祭酺有民飲酒之禮者案禮記禮器云周旅酬六尸曾子曰周禮其猶醵與鄭注彼云合錢飲酒爲醵旅酬相酌似之也所引明堂禮乃命國醵鄭據彼記明堂禮皆有醵法醵即今錢飲酒以不得官酒故須合錢耳○同上

○肆師

若國有大故則令國人祭（大故謂水旱凶荒所令祭者社及禜酺）○疏曰知大故是水旱凶荒者以其命國人祭明大故是天下皆有故知水旱凶荒凶荒謂年穀不熟知所命祭是社及禜酺者經云命國人祭

案地官州祭社黨祭禜族祭酺於六遂之中亦縣祭社鄙祭禜酇祭酺皆是國人所祭之處也

歲時之祭祀亦如之（月令仲春命民社此其一隅）○疏曰云歲時之祭祀者上經據禱祈非時祭故此經見其常祭也云亦如之者亦命國人祭也又曰凡言歲時者謂歲之四時月令唯見一時故鄭云此其一隅也若然月令唯言春者祈舉春祈而言舉一隅可以三隅反則餘三時亦祭也○春官

右禜酺

儀禮經傳通解續卷第

宗廟　　祭禮九

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爲先廄庫爲次居室爲後（重先祖及國之用○曲禮下）

○小宗伯掌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庫門內雉門外之左右故書位作立鄭司農云立讀爲位古者立位同字古文春秋經公即位爲公即立○疏曰建立也言立邦之神位者從內向外故據國中神位而言對下經在四郊等爲外神也言右社稷左宗廟者案匠人亦云左宗廟右社稷彼掌其營作此掌其成事位次耳案禮記祭義注云周尚左又案桓公二年取郜大鼎納於大廟何休云質家右宗廟尚親親文家右社稷尚尊尊若然周人右社稷者地道尊右故社稷在右是尚尊尊之義此據外神在國中者社稷爲尊故鄭注郊特牲云國中神莫大於社祭義注周尚左者據內神而言若據衣服尊卑先王袞冕先公鷩冕亦貴於社稷故云周尚左各有所對故注不同也又曰鄭知庫門內雉門外者後鄭義以雉門爲中門周人外宗廟故知雉門外庫門內之左也先鄭云古者立位同字古者假借字同也云古文春秋者藝文志云春秋古經十二卷是此古文經所藏之書文帝除挾書之律此本然後行於世故稱古文）辨廟祧之昭穆（昭常遙反朱如字○祧遷主所藏之廟自始祖之後父曰昭子曰穆○疏曰案禮記王制云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大祖之廟而七諸侯二昭二穆與大祖之廟而五大夫一昭一穆與大祖之廟而三士一廟案祭法適士二廟王制不言之者取自上而下降殺以兩故略而不言二廟者故此總云廟祧之昭穆諸侯無二祧謂始封大祖廟爲祧故聘禮云不腆先君之祧是大祖爲祧也又曰案祭法注祧之言超超然上去意以其遷廟爲祧故云上去意也周以文武爲二祧文王第稱穆武王第稱昭當文武後穆之木主入文王祧昭之木主入武王祧故云遷主所藏之廟曰祧也云自始祖之後父曰昭子曰穆者周以后稷廟爲始祖特立廟不毀即從不窋已後爲數不窋父爲昭鞠子爲穆從此以後皆父爲昭子爲穆至文王十四世文王第稱穆也○春官）

○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大祖之廟而七（大音太下同○此周制七者大祖及文王武王之祧

原書有殘損

親廟四大祖后稷殷則六廟契及湯與二昭二穆夏則五廟無大祖禹與二昭二穆而已○祧他彫反契息列反疏曰鄭氏之意天子立七廟惟謂周也鄭必知然者案禮緯稽命徵云唐虞五廟親廟四始祖廟一夏四廟至子孫五殷五廟至子孫六鉤命決云唐堯五廟親廟四與始祖五禹四廟至子孫五殷五廟至子孫六周六廟至子孫七鄭據此爲說故謂七廟周制也周所以七者以文王武王受命其廟不毀以爲二祧并始祖后稷及高祖以下親廟四故爲七也若王肅則以爲天子七廟者謂高祖之父及高祖之祖廟爲二祧并始祖

及親廟四爲七故聖證論肅難鄭云周之文武受命之王不遷之廟權禮所施非常廟之數殷之三宗宗其德而存其廟亦不以爲數凡七廟者皆不稱周室禮器云有以多爲貴者天子七廟孫卿云有天下者事七世又云自上以下降殺以兩今使天子諸侯立廟並親廟四而止則君臣同制尊卑不別禮名位不同禮亦異數況其君臣乎又祭法云王下祭殤五及五世來孫則下及無親之不及無親之祖不亦詭哉穀子七廟諸侯五家語云子羔問制孔子云禮天子立七廟廟大夫立三廟又云遠廟爲

原書有殘損

湯又偏者[illegible]鄭云祭法遠[illegible]周禮云遷主所藏曰祧漢[illegible][illegible]先公之遷主藏於后稷[illegible]遷主藏於文武之廟是有二[illegible][illegible]祭法云有二祧難鄭之義凡有[illegible][illegible]矣略如此不能具載鄭必以爲天子七廟唯周制者馬昭難王義云案喪服小記王者立四廟又引禮緯夏無大祖宗禹而已則五廟殷人祖契而宗湯則六廟周尊后稷宗文王武王則七廟自夏及周少不減五多不過七禮器云周旅酬六尸一人發爵則周七尸七廟明矣今使文武不在七數既不同祭又不享嘗豈禮也哉故漢侍中盧植說云

二祧謂文武曾子問當七廟無虛主禮器天子七廟堂九尺王制七廟盧植云皆據周言也穀梁傳天子七廟尹更始說天子七廟據周也漢書韋玄成四十八人議皆云周以后稷始封文武受命石渠論白虎通云周以后稷文武特七廟又張融謹案周禮守祧職奄八人女祧每廟二人自大祖以下與文武及親廟四用七人姜嫄用一人適盡若除文武則奄少二人曾子問孔子說周事而云七廟無虛主若王肅數高祖之父高[illegible]之祖廟與文武而九主當有九孔子[illegible]七廟無虛主非故云以周禮孔子[illegible]爲本穀梁說及小記爲枝葉韋玄

淺石渠論白虎通爲證驗十廟斥言玄說爲長是融由鄭之意且天子七廟者有其人則七無其人則五若諸侯廟制雖有其人不得過五則此天子諸侯七五之異也王肅云君臣同制尊卑不別其義非也又王下祭殤五者非是別立殤廟七廟外親盡之祖禘祫猶當祀之而王肅云下祭無親之孫上不及無親之祖又非通論又家語云先儒以爲肅之所作未足可依案周禮唯存后稷之廟不毁案昭七年傳云余敢忘高圉亞圉注云周人不毁其廟報祭之似高圉亞圉廟亦不毁者此是不合鄭說故馬融說云周人所報而不立廟

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大祖之廟而五（大祖始封）

之君王者之後不爲始封之君廟○疏曰凡始封之君謂王之子弟封爲諸侯爲後世之大祖當此君之身不得立之廟則全無廟也故諸侯不敢祖入子若有大功德王特命立之則可若魯有文[illegible]廟[illegible]是[illegible]亦祖[illegible]立文一之[illegible]之廟[illegible]之[illegible]除文三廟[illegible]此[illegible]一廟[illegible]六立[illegible]之[illegible]諸[illegible]皆[illegible]如大文[illegible]五[illegible]

原書漫漶不清

[illegible]以[illegible]德唯因先[illegible]之大祖[illegible]出王[illegible]然昔以[illegible]云微子[illegible]云宋祖帝乙是者二王之後郊天之時則何以遠代祖配天而祭故禮運云杞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

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大祖之廟而三（大祖別子始爵者）

傳曰別子爲祖謂此雖非別子始爵者亦然○疏曰此據諸侯之子始爲卿大夫謂之別子者也是適夫人之次子或衆妾之子別異於正君繼父言之故云

別子引大傳者證此大祖是別子也云雖非別子始爵者亦然者此事凡有數條一是別子初雖身爲大夫中間廢退至其遠世子孫始得爵命者則以爲大祖別子不得爲大祖也二是別子及子孫不得爵命者後世始得爵命自得爲大祖三是全非諸侯子孫異姓爲大夫者及它國之臣初來任爲大夫者亦得爲大祖故云雖非別子始爵者亦然此摠包上三事如鄭志答趙商此王制所論皆殷制故云雖非別子亦得立大祖之廟若其周制別子始爵其後得立別子爲大祖若非別子之後雖爲大夫但立父祖曾祖三廟而已隨時而遷不得

原書漫漶不清

（立始爵者爲大祖故鄭荅趙商問祭法云大夫立三廟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注非別子故知祖考無廟商案王制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大祖之廟而三注云大祖別子始爵者雖非別子始爵者亦然二者不知所定鄭荅云祭法周禮王制所云或以夏殷雜不合周制異鄭以爲殷周之別也鄭必知周制別子之後得立別子爲大祖者以大傳云別子爲祖繫之以姓而弗別綴之以食而弗殊雖百世而昏姻不通者周道然也故知別子百世不遷爲大祖也周既如此明殷不繫姓不綴食大傳又云其庶姓別於上而戚單於下五世而昏姻可以通明五世之後不復繼於別子但始爵者則得爲大祖也此大夫三廟者天子諸侯之大夫皆同知者以此及祭法歷陳天子諸侯即云大夫更不別云諸侯之大夫故知與天子大夫同也卿即大夫總號故春秋殺卿經皆總號大夫其三公卿與諸侯同若附庸之君亦五廟故莊三年公羊傳云紀季以酅入于齊傳曰請後五廟以存姑姊妹又附庸爵稱朝是與諸侯同）士一廟（謂諸侯之中士下士名曰官師者上士二廟○疏曰案祭法云適士二廟今此云士一廟故知是諸侯之中士下士祭[illegible]一[illegible]師一廟故云名曰官師者[illegible]）

（[illegible]之中士下士一廟則天子之[illegible]皆二廟也必知皆二廟者以鄭[illegible]播元士故昏義云八十一元士是不分別上下也鄭又知諸侯中士與下士同一廟者以祭法云適士二廟言適士則不得兼中下也）庶人祭於寢（寢適寢也○適丁歷反○疏曰此庶人祭寢謂是庶人在官府史之屬及尋常庶人此祭謂薦物以其無廟故唯薦而已薦獻不可褻處故知適寢也○）

（王制）○匠人營國方九里旁三門（營謂丈尺其大小天子十二門通十二子○疏曰案典命云上公九命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以九爲節侯伯七命子男五命已下皆依命數鄭云國家謂城方公之城蓋方九里侯伯七里子男五里非文王有聲詩箋差之天子當十二里此云九里者案下文有夏殷則此九里通異代也鄭異義駁或云周亦九里城則公七里侯伯五里子男三里不取典命等注由鄭兩解故義有異也疏備在典命也又曰云丈尺數高下而言云大小據遠近而說也云天子十二門以通十二子者案孝經援神契云天子即政置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惟文命下各十二子如是甲乙丙丁之屬十日爲母子丑寅卯等十二辰爲子故王城面各三門以）

[illegible]也　二　**國中九經九緯經[illegible]九軌**[illegible]
經緯謂涂也經[illegible]之[illegible]皆容方九軌
[illegible]謂轍廣乘車六尺六寸旁加七寸凡
八尺是爲轍廣九軌積七十二尺則此
涂十二步也旁加七寸者輻內二寸[illegible]
輻廣三寸半綆三分寸之二金轄之[illegible]
三分寸之一○[illegible]曰[illegible]
經九緯者南北之道爲經東西之道爲
緯王城面有三門門有三涂男子由右
女子由左車從中央[illegible]云[illegible]
輻內二寸半者[illegible]
今言輻內有二寸半者
不加輿下覆轂者也　**左祖右社面朝**

大二十二小三百七四　[illegible]　九

後市　王宮所居也[illegible]王
宮當中經之涂也○[illegible]反○
疏曰言王宮所居也者[illegible]左右[illegible]後
者據王宮所居處中而言之故云王宮
所居也云王宮當中經之涂也者案[illegible]
義注云周尚左[illegible]一年[illegible]於
大廟何休云質家先宗廟[illegible]文家
[illegible]尚尊尊[illegible]
云[illegible]宸在北堂之[illegible]
[illegible]人云左[illegible]
不[illegible]
[illegible]　**市朝一夫**[illegible]
[illegible]

原書漫漶不清

[illegible]子三朝[illegible]方百步也　**夏后氏世室**[illegible]
[illegible]二七廣四脩一　[illegible]室[illegible]
[illegible]南[illegible]之[illegible]也[illegible]
[illegible]四[illegible]真廣[illegible]四分脩之一
[illegible]廣十七步半○疏曰[illegible]云[illegible]
王之禮者世室謂此[illegible]
法皆是用先王之禮[illegible]
下文云三四步明此二[illegible]
云令堂脩十四步者言[illegible]云
二七約之知用步[illegible]王文[illegible]
言之也知堂廣十七步半[illegible]
脩十四步四分之[illegible]十二[illegible]三[illegible]

大二十二小三百七十八　[illegible]

十五步餘二步益半步爲[illegible]
半添前十五步是十七步半[illegible]　**五室三**
四步四三尺　堂上爲五室象五行也三
四步室方也四三尺以益
廣也木室於東北火室於[illegible]
西南水室於西北[illegible]皆[illegible]
之以三尺土室於[illegible]央[illegible]四[illegible]
之以四尺此五室[illegible]
七丈○疏曰云五室[illegible]
廟制如明堂明堂之[illegible]
帝五人神之[illegible]
五行也東北之[illegible]
[illegible]南之宮言[illegible]
[illegible]東方故東北[illegible]

原書漫漶不清

之[illegible]室[illegible][illegible]已[illegible]以[illegible][illegible]四角之室皆有堂故知[illegible][illegible]中[illegible]大一尺者以其在中[illegible][illegible]室[illegible]一尺也云此五室居堂南北六丈東西七丈者以其大室居中四角之室皆於大室外接四角為之大室四步四角室各三步則南北三室十步故六丈東西三室六丈外加四三尺又一丈故七丈也

九階（南面三三面各二○疏曰案賈馬諸家皆以為九等階鄭不從者以周殷差之夏人卑宮室當一尺之室為九等階於義不可故為旁九階也鄭知南面三階者見明堂位云三公中階之前北面東上諸侯之位阼階之東西面北上諸伯之國西階之西東面北上故知南面三階也知餘三面各二者大射禮云工人士與梓人升自北階又雜記云夫人至入自闈門升自側階奔喪云婦人奔喪升自東階以此而言四面有階可知）

四旁兩夾窻（窻助戶為明每室四戶八窻○疏曰言四旁者五室室有四戶四[illegible]之旁皆有兩夾窻則五室二十戶四[illegible]窻）

白盛（蜃灰也盛之言成也以蜃灰堊牆所以飾成宮室○疏曰[illegible]蜃掌洪白盛之蜃則此蜃灰[illegible][illegible]以[illegible]灰堊牆[illegible]爾雅云[illegible]）

原書漫漶不清

[illegible]堊即白蜃堊之[illegible]白也○堊烏路反又烏洛反

門堂三之二（門堂門側之堂取數於正堂令堂如上制則門堂南北九步二尺[illegible]西十一步四尺爾雅曰門側之堂謂[illegible]塾○疏曰鄭云令堂如上制者以一堂不言步故此注亦云令假令數上側南北十四步東西十七步半今云三之二謂三分取二分以十四步取十二步三分之得八步二步為丈二尺三分[illegible]得八尺以六尺為一步添前為九步一尺故云東北九步二尺也云東西十一步四尺者十七步半以十五步得十步餘二步半為丈五尺三分之得一丈以六尺為一步餘四尺添前為十一步四尺也引爾雅門側之堂謂之塾者證此經門堂為塾之義也尚書顧命左塾右塾亦此類也）

室三之一（兩室與門各居一分○疏曰此室即在門堂之上作之也言各居一分者謂兩室與門各居一分鄭不言尺數義可知故略而不言也）

殷人重屋堂脩七[illegible]堂崇三尺四阿重屋（重直龍反○重屋[illegible]王宮[illegible]堂若大寢也其脩七尋也[illegible]向則其廣九尋七丈二尺[illegible]各一尋崇尚也四阿若今四[illegible][illegible]複笮也○放方往反複[illegible]）

原書漫漶不清

此處缺葉

（與殷異制也若然殷人重屋[illegible][illegible]堂脩七尋不言室如鄭意以夏周皆有[illegible]室十二堂明殷亦五室十二堂亍明[illegible]者明政教之堂者以其於中聽朔故[illegible]政教言之明堂者明諸侯之尊卑孝經緯援神契云得陽氣明朗謂之明堂益大故所合理廣也云周度以筵亦王[illegible]緇改者對夏度以步殷度以尋是[illegible]者相比也云周堂高九尺殷三尺則夏一天矣者夏無文以後代文而漸高則夏當一尺故云相參之數禹卑宮室[illegible]此一尺之堂與言與者以無正文故[illegible]異以疑之也云此三者或舉宗廟或舉王寢或舉明堂互言之以明其同制者互言之者夏舉宗廟則王寢明堂亦與宗廟同制也殷舉王寢則宗廟明堂亦與王寢同制也周舉明堂則宗廟王寢亦與明堂制同也云其同制者謂當代三者其制同非謂三代制同也若然周人殯於西階之上王寢與明堂[illegible][illegible]南北七筵惟有六十三尺三室居六筵南北共言一筵一面惟有四尺半何得容殯者案書傳云周人路寢南北七雉東西七雉室居二雉則三室之外南北各有半雉雉長三丈則各有一丈五尺足容賓矣若然云同制者直制論同無妨大矣據周而言則夏殷王寢亦制同而大可知也）室中度以几

堂上度以筵宮中度以尋野度以步涂度以軌（周文者各因物宜為之數室中舉謂四壁之內○疏曰云周文者各因物宜為之數者對殷已上[illegible]夏度以步殷度以尋無異稱也因物宜者謂室中坐時馮几堂上行禮用筵宮中合院之內無几無筵故用手之尋也在野論里數皆以步故用步涂有三道車從中央故用車之軌是因物所宜也云室中舉謂四壁之內者對宮中是合院之內依爾雅宮猶室室猶宮者是散文宮室通也）廟門容大扃七个（扃古熒反○大扃牛鼎之扃長三尺每扃為一个七个二丈一尺○疏曰知大扃牛鼎之扃長三尺者此約漢禮器制度）闑門容小扃參个（闑音韋劉音暉○廟中之門曰闈小扃腳鼎之扃長二尺參个六尺○疏曰云廟中之門曰闈門者爾雅文此即雅記云夫人至入自闈門是也云小扃腳鼎之扃長二尺者亦漢禮器制度知之腳鼎亦牛鼎但上牛鼎扃長三尺據正鼎而言此言腳鼎據陪鼎三腳臐曉而說也○冬官）○室有東西廂曰廟無東西廂有室曰寢（疏曰凡太室有東西廂夾室及前堂有序牆者曰廟

但有太室者曰寢月令仲春云寢廟畢備鄭注云前曰廟後曰寢以廟是接神之處尊故在前寢衣冠所藏之處對廟為卑故在後）廟中路謂之唐途謂之陳（中唐有甓○疏曰廟中之路名唐堂下至門徑名陳）閍謂之門（詩曰祝祭於祊○爾雅）○守祧掌守先王先公之廟祧（注疏見下守藏條）若將祭祀其廟則有司脩除之其祧則守祧黝堊之（黝於糾反鄭音幽○廟祭此廟也祧祭遷主有司宗伯也脩除黝堊互言之有司恒主脩除守祧恒主黝堊鄭司農云黝讀為幽黑也堊白也爾雅曰地謂之黝牆謂之堊○疏曰云廟祭此廟也者凡廟舊有脩除黝堊祭更脩除黝堊示新之敬也今將祭而云脩除知祭此廟也云祧祭遷主者以遷主藏於祧故也案上司尊彝有追享鄭云追祭遷廟之主謂禱祈則此祭遷主之謂也云有司宗伯也者以其宗伯主立國祀又涖滌濯滌除亦是潔靜之事故知有司是宗伯為之云脩除黝堊互言之者鄭以二者廟祧並有而經廟直言脩除祧直言黝堊故互而通之明皆有也以鄭云有司恒主脩除祧亦脩除之守祧恒主黝

（[illegible]廟亦黝堊之先鄭讀黝爲幽幽是北方北方壯色黑欲見地謂之幽取黑義也知堊是白者以其堊與幽黑白相對故知堊是白即掌蜃之白盛之蜃故引爾雅證之。○周禮春官。）○隸僕掌五寢之埽除糞洒之事（埽素報反除如字劉直慮反洒所賣反。○五寢五廟之寢也周天子七廟唯祧無寢詩云寢廟繹繹相連貌也前曰廟後曰寢汜埽曰埽埽席前曰拚洒灑也鄭司農云洒當爲灑玄謂論語曰子夏之門人當洒埽應對[illegible]拚方問反灑所買反○蹕曰[illegible]七廟唯祧之無寢者此云五寢[illegible]

寢人寢不言祧之有寢明二祧[illegible]引詩云寢廟繹繹者欲見前廟後寢[illegible]云相連之貌也案爾雅釋宮云室[illegible]廂曰廟無曰寢寢廟大況[illegible]廂爲異耳必須寢者祭在廟[illegible]左之案昭十八年鄭災備其大[illegible]叔之廟在道南其寢在道北[illegible]在宮中地隘故廟寢別處也二[illegible]埽埽席前曰拚者謂埽地遠[illegible]人取論語者所以證經埽洒之[illegible]記汎隸僕埽除其廟案守祧注皆宗伯埽除）祭祀脩寢（[illegible]或有事焉月令凡新物先薦寢廟○[illegible]曰祭祀則在廟可知復云脩寢者[illegible]

有事[illegible]非脩治之[illegible]者欲[illegible]寢有事彼[illegible]只在[illegible]廟言者欲見是廟之寢非生人之寢故也○周禮夏官）○仲春[illegible]脩闔扇寢廟畢備（因蟄虫啓戶始出闔而治門户也用木[illegible]曰闔用竹葦曰扇畢猶皆也[illegible]廟後曰寢○蹕曰案襄十八年左傳云[illegible]晉州綽以枚數闔是葬城門而云[illegible]是闔用木也此扇與闔相對文[illegible]承耕者少舍謂蔽人[illegible]人事門以[illegible]竹葦曰扇云凡廟前曰廟後曰寢者以[illegible]是掃神之處其處尊故在前寢衣[illegible]藏之處對廟爲卑故在後但廟寢[illegible]

西廂有序牆寢[illegible]惟室而已故爾雅云室有東西廂曰廟無東西廂有室曰寢是也。月令）○有焚其先人之室則三日哭（謂火燒其宗廟哭者哀精神之有虧傷○檀弓下）若廟制○傳天子不卜處大廟（天諸大後大廟同○卜前建國之處言則宮廟吉可知○疏曰建國之時擬卜其宮不待更卜處大廟所在以其吉可知○表記）○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無曰邑

邑曰築都曰城（周禮四縣爲都四井爲邑然宗廟所在則雖邑曰都尊之也言凡邑則他築非例○莊公二十八年春秋左氏傳）○子太叔之廟在道南其寢在道北（疏曰廟當在寢內以其吾狹隘故廟在道南寢在道北也寢即游吉所居宅也○昭公十八年春秋左氏傳）○太廟天子明堂（言廟如天子之制也○疏曰周公大廟制度高大如似天子耳○明堂位）○山節藻棁復廟

重檐刮楹達鄉反坫出尊崇坫康圭疏屏天子之廟飾也（棁章悅反復音福重平聲檐以占反刮古八反鄉許亮反坫丁念反康音抗又如字疏音疏○山節刻欂盧爲山也藻棁畫侏儒柱爲藻文也復廟重屋也重檐重承壁材也刮刮摩也鄉牖屬謂夾戶窗也每室八窗爲四達反坫反爵之坫也出尊當尊南也唯兩君爲好既獻反爵於其上禮君尊于兩楹之間崇高也康讀爲亢龍之亢又爲高坫亢所受圭奠于）

（丁罳外謂之樹今浮思也刻之爲雲氣蟲獸如今闕上爲之矣○欂音博又皮麥反一旁各反徐薄歷反字林平碧反爲好呼報反○疏曰山節謂欂盧刻爲山形藻棁者謂侏儒柱畫爲藻文也復廟者上下重屋也重檐者皇氏云鄭云重檐重承壁材也謂梲外檐下壁復安板檐以辟風雨之灑壁故云重檐重承壁材刮楹者刮摩也楹柱也以密石摩柱達鄉者達通也鄉謂窗牖也每室四戶八窗窗戶皆相對以牖戶通達故曰達鄉也反坫者兩君相見反爵之坫也築土

爲之在兩楹間近南人君飲酒既獻反爵於坫上故謂之反坫也出尊者尊在兩楹間坫在尊南故云出尊崇坫康圭者崇高也亢舉也爲高坫受賓之圭舉於其上也疏屏者疏刻也屏樹也謂刻於屏樹爲雲氣蟲獸也天子之廟飾也者自山節以下皆天子廟飾也反坫亦在廟故合言廟飾也刻欂盧也者節名欂盧釋宮云栭謂之楶李巡云栭今欂盧也則今之斗栱云畫侏儒柱者案釋宮云杗廇謂之梁其上楹謂之梲李巡曰梁上短柱也云鄉牖屬者詩豳風塞向墐

（亦是稱屬也云出尊當尊南也皆以當近南迎露郤外為出今言出尊故知尊南也云禮君尊于兩楹之間者以燕禮燕臣子列尊于東楹之西今兩君敵體當尊在兩楹之間故鄉飲酒賓主敵體尊于房戶間是也皇氏解此用燕禮之文尊于東楹之西為兩楹之間失之矣云康讀為亢龍之亢者案易乾上九亢龍有悔讀從之云屏謂之樹今浮思也者屏謂之樹釋宮文漢時謂屏為浮思故云今浮思解者以為天子外屏人臣至屏俯伏思念其事案匠人注云城隅謂角浮思也漢時東闕浮思災以此諸文參之則浮思小樓也故城隅闕上皆有之然則屏上亦為屋以覆屏牆故稱屏曰浮思或解屏趣闕也古詩云雙闕百餘尺則闕於病云不得當道與屏別也闕雖在旁相對近道太略言之亦謂之臺道故讖云代漢者當塗高謂魏闕也云刻之為雲氣蟲獸如今闕上為之矣者言古之疏屏似今闕上畫雲氣蟲獸如鄭此言似屏與闕異也○明堂位○）清廟茅屋（以茅飾屋著儉也清廟肅然清淨之稱○著張慮反稱尺）

（證反○疏曰冬官考工記有葺屋瓦屋則屋之覆蓋或草或瓦傳言清廟茅屋其屋必用茅也但用茅覆屋更無他文明堂位曰山節藻梲復廟重檐刮楹達鄉反坫出尊崇坫康圭疏屏天子之廟飾也其飾備物盡文不應以茅為覆得有茅者從云以茅飾屋著儉也以茅飾之而已非謂多用其茅總為覆蓋猶童子垂髦及蔽膝之屬示其存古耳白虎通曰王者所以立宗廟何緣生以事死敬亡若存故以宗廟而事之此孝子之心也宗者尊也廟者貌也象先祖之尊貌然則象尊之貌事祭之所嚴其舍字顯其出入其處肅然清淨故稱清廟清廟者宗廟之大稱詩頌清廟者祀文王之歌故樂云以文王解之言天德清明文王象焉故稱清廟此則廣指諸廟非獨文王故以清淨解之）昭其儉也（示儉○桓公二年春秋左氏傳）○

莊公二十三年秋丹桓宮楹穀梁子曰天子諸侯黝堊（黝堊黑色○疏曰徐邈云黝黑柱也堊白壁也謂白壁而黑柱今范同以黝堊為黑色者以此）

（傳爲丹楹而發何得有壁在其間故同爲黑色也）大夫蒼士黈（黈黃色）丹楹非禮也○莊公二十四年春刻桓宮桷穀梁子曰天子之桷斲之礱之加密石焉（以細石磨之）諸侯之桷斲之礱之大夫斲之士斲本刻桷非正也（非正謂刻桷丹楹也○莊公二十四年春秋穀梁傳）○國君下齊牛式宗廟（疏曰宗廟右職云凡有牲事則前馬注云王見牲則拱而式又引曲禮曰國君下宗廟式齊牛彼注周官與此文異者熊氏云此文誤當以周禮注爲正宜云下宗廟式齊牛○曲禮上）○庶子之正於公族者公若有出疆之政（謂朝覲會同也○疏曰上云在軍謂庶子之官從公出行此云公若出疆庶子不從公行在國掌其留守對上在軍故知此出疆是朝覲會同非出軍也其庶子之官公者朝覲會同不從公行既掌留守公

（宮若征伐出軍庶子不從公行亦是所掌留守之事）庶子以公族之無事者守於公宮正室守大廟（守如字又手又反大音太○正室適子也大廟大祖之廟○適丁歷反○疏曰經云庶子公公族之無事者守於公宮者與下文爲總正室守大廟以下文各言其別無事謂不從行及無職事者正室適子也者謂公卿大夫之適子也案公羊傳云周公稱大廟周公是魯之始祖故知其餘諸侯大廟皆大祖之廟也）諸父守貴宮貴室（謂守路寢○疏曰以下云下宮上云大廟此貴宮貴室既非大廟又非下宮下室唯當路寢也指其院宇謂之宮指其所居之處謂之室爾雅云宮謂之室室謂之宮此貴宮貴室總據路寢皇氏云或俗本無貴宮者定本有貴宮）諸子諸孫守下宮下室（下宮親廟也下室燕寢或言宮或言廟通異語○疏曰上云大廟此云下宮除大廟之外唯有親廟高祖以下故云下宮親廟也上云貴室此又云下室故知燕寢也云或言宮則

（下宮也或言廟則大廟也故春秋云立武宮明堂位云武公之廟武世室也是通異語也此云諸父及諸子諸孫者亦當爲是君之諸父及諸子孫之行爲當是見任卿大夫者之諸父子孫也然鄭解正室適子不云世子則卿大夫之適子也既以正室爲卿大夫之適子則諸父子孫亦謂卿大夫之諸父子孫也不云諸兄諸弟者盡諸兄從諸父諸弟從子孫也○文王世子）○子貢觀於魯廟之北堂出而問孔子曰鄉者賜觀於太廟之北堂吾亦未旣輟還復瞻九蓋被皆繼邪彼有說邪匠過絕邪（北堂神主所在也輟止也九當爲北彼當爲彼傳寫誤耳蓋音盍戶扇也皆繼謂其材木斷絕相接繼也子貢問北盍皆繼續彼有說邪匠過誤而遂絕之也○家語作還贍北蓋皆斷焉彼有說邪匠過之也王肅注家語云觀北面之蓋皆斷絕也）孔子曰太廟之堂亦嘗有說（言舊嘗說今則無也）

良工因麗節文（致極也官良工謂初造廟之時官極其良工良工則因其木之美麗爲文而裁制之所以斷絕家語作官致良工之匠致良材盡其功巧蓋貴文也○今案家語作蓋貴久矣尚有說也與此正小異）非無良材也蓋曰貴文也（非無良材大木不斷絕者蓋所以貴文飾也此蓋明夫子之博識也○荀子宥坐）○魯公之廟文世室也武公之廟武世室也（此二廟象周有文王武王之廟也世室者不毀之名也魯公伯禽也武公伯禽之玄孫也名敖○疏曰此一經明魯有二廟不毀象周之文武二祧也文世室者魯公伯禽有文德世世不毀其室故云文世室武世室者伯禽玄孫武公有武德其廟不毀故云武世室又曰案成六年立武宮公羊左氏並譏之不宜立也又武公之廟立在武卒後其廟不毀在成公之時此所云美成王褒崇魯國而已云公之廟武世室者作記之人因王褒魯遂盛美魯家之事因武

（其廟不毀遂連文而美之非實辭也故下云君臣未嘗相弒禮樂刑法政俗未嘗相變也鄭云亦近誣矣是不實也伯禽玄孫者案世本伯禽生煬公熙熙生弗弗生獻公具具生成公敖是伯禽玄孫名敖○明堂位）

○文公十三年世室屋壞公羊子曰世室魯公之廟也（魯公周公子伯禽○疏曰解云欲言君寢於例不書欲言宗廟未有世室之名故執不知問）周公稱大廟魯公稱世室羣公稱宮（少差異其丁者所以上尊周公○疏曰周公稱大廟者即僖八年禘于大廟文二年大事于大廟是也魯公稱世室者尊此經是也羣公稱宮者即武宮煬宮之屬是也又曰廟者尊卑違名鬼神所居之稱今此稱異其名知上尊周公故也）此魯公之廟也曷爲謂之世室世室猶世室也世世不毀也（魯[illegible]故[illegible]曰謂之世室者猶言世世室也）周公[illegible]

于魯（據魯公始封也）封魯公以爲周公也（爲周公故諱在下）○穀梁子曰大室屋壞者有壞道也譏不脩也大室猶世室也（世世有是室故言世室○疏曰傳有壞道也高者有崩道下者有壞道既言有壞道而書之者譏不脩也言魯若繕脩之豈有敗壞之理故書以譏不敬也成五年梁山崩傳云高者有崩道山有崩道又不可繕脩之物而亦書之者刺人君無德而致天災令山崩河壅怪異之大故亦書之然山高稱崩屋下言壞而序稱禮壞樂崩釋云通言之者以禮樂無高下之殊故知通言之）周公曰大廟（爾雅曰室有東西廂曰廟）伯禽曰大室羣公曰宮（爾雅曰宮謂之室室謂之宮然則其實一也蓋尊伯禽而異其名○疏曰此兩注所引並爾雅釋宮之言有東西廂者謂有夾室也傳稱周公曰大廟伯禽曰大室羣公曰宮者禮記明堂位云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于大廟哀三年桓宮僖宮災是周公稱

（大廟羣公稱宮此經別言大室以如伯禽廟公羊傳爲世室言世以）
（不毀世與夫意亦同耳）禮宗廟之事君親割
（割牲○疏曰徐邈云禮記曰君執鸞刀而封牲是也然彼據初殺牲
之時非是割牲之事徐言非也）夫人親舂（舂粢盛也）敬
之至也爲社稷之主而先君之廟
壞極稱之志不敬也（極稱言臺壞不復依違其
文○公羊穀梁通入）○成公三年新宮災三
日哭公羊子曰宣公之宮也（以無新宮
知宣公之宮廟○疏曰正以春秋上下無新公宮則知此言新宮者
正是其父宣公之宮以其至近被災故謂之新宮災）曷爲謂
之新宮不忍言也（親之精神所依而災孝子隱痛
不忍正言也謂之新宮者因新入宮易其西北角示昭穆相繼代有
所改更也○疏曰三年喪畢宣公神主新入廟故謂之新宮易其西
[illegible]毀廟者卽穀梁傳云壞廟之道易檐可也是易其西北角之稽也[illegible]

（[illegible]稱當云西北隅謂之屋漏也[illegible]氏曰當室之日光所漏入也）
（者與何氏別）其言三日哭何（據新宮災不言
日哭○疏曰注引桓僖宮災即下文公三年夏辛卯桓宮僖宮災是也）
廟災三日哭禮也（著稱禮痛傷見神無所依歸故
君臣素縞哭之○疏曰即檀弓下曰有焚其先人之室則三日哭鄭
氏云謂人燒其宗廟哭者哀精神之存者傷故此注云善得禮痛傷
鬼神無所歸依是也云故君臣素縞哭之者謂著素衣縞冠哭之）
○穀梁子曰三日哭哀也其哀禮
也（宮廟親之神靈所馮君而遇災故以哀哭爲禮）迫近不
敢稱謚恭也（迫近宮親稱也稱僖遠祖則稱謚）其
辭恭且哀以成公爲無譏矣
措之廟立之主曰帝（同之天神春秋傳曰凡君卒哭而祔
祔而作主○疏曰措置也王葬後卒哭竟而祔置於廟凡主使神依之迫白[illegible]
[illegible]云所以有主者神無依據孝子以[illegible]主用木木有始終又與人相似[illegible]）

（蓋記之以爲題欲令後可知也方尺或曰尺二寸鄭云周以栗漢書前方後圓五經異義云主狀正方穿中央達四方天子長尺二寸諸侯長一尺曰帝者天神曰帝今號此主同於天神故題稱帝云文帝武帝之類也崔靈恩云古者帝王生死同稱生稱帝者死亦稱帝生稱王者死亦稱王今云措之廟立之主曰帝者蓋是爲記時有主入廟稱帝之義記者録以爲法也凡君卒哭而祔祔而作主者此是左傳僖三十三年之言也天子七月而葬九月而卒哭諸侯五月而葬七月而卒哭大夫三月而葬五月而卒哭士三月而葬是月而卒哭卒哭者是葬竟虞數畢後之祭名也孝子親始死哭晝夜無時葬後虞竟乃行神事故卒其無時之哭猶朝夕各一哭故謂其祭爲卒哭卒哭明日而立主祔於廟隨其昭穆從祖父食卒哭主暫時祔廟畢更還殯宮至小祥作栗主入廟乃埋桑主於祖廟門左埋重處故鄭云虞而作主至祔奉以祔祖廟既事畢反之殯宮然大夫士亦卒哭而祔而左傳唯據人君有主者言之故云凡君鄭注祭法云大夫士無主也此言凡君明不關大夫士也崔靈恩云大夫士無主以幣帛祔祔竟並還殯宮至小祥而入廟出檀弓云重主道也鄭注引公羊傳云[illegible]桑[illegible]主用栗則似虞已有主而[illegible][illegible]祔而作主二[illegible]不同者案說公[illegible][illegible]葬日中則作虞主若鄭君以二[illegible]文雖異其意則同皆是虞祭總了然後作主以作主去虞實近故公羊[illegible][illegible]之於虞作主謂之虞主又作主爲祔所須故知左氏據祔而言故云祔而作主故異義云古春秋左氏說既葬反虞天子九虞九虞者以柔日九虞十六日也諸侯七虞十二日也大夫五虞八日也士三虞四日也既虞然後祔死者於先死者祔而作主爲桑主也期年然後作栗主許慎謹案左氏說與禮記同鄭君不駁明同許意故注檀弓云重既虞而埋之乃後作主是總行虞祭竟乃埋重作主耳下檀弓云虞而立尸有几筵卒哭而諱生事畢而鬼事始已既卒哭宰夫執木鐸以命於宫中曰舍故而諱新鄭云故謂高祖之父當遷者據檀弓文句相連鄭以爲人君之禮明虞唯立尸未作主也○曲禮下）

○七廟五廟無虛主虛主者唯天子崩諸侯薨與去其國與祫祭於祖爲無主天子崩國君薨則祝取羣廟之主而藏諸祖廟卒哭成事而後主各

反其廟（藏諸主於祖廟象有凶事者聚也卒哭成事先祔之祭名也○疏曰云象有凶事者聚也者此實凶事而云象者以凶事生人自聚今主亦集聚以生人之聚故云象也云卒哭成事先祔之祭名也者檀弓云卒哭曰成事謂哭成吉事檀弓又曰明日祔于祖是卒哭之事在祔祭之前鄭必云先祔之祭名者以卒哭主各反其廟者為明日祔時須以新死者祔祭於祖故祖主先反廟也）君去其國大宰取羣廟之主以從（鬼神依人者也○從才用反）祫祭於祖則祝迎四廟之主（祝接神者也○疏曰以其祫祭於祖是祝之所掌之事故祝迎四廟之主若去其國非祭祝之事故大宰取羣廟之主以從鬼神依人故也祫祭於祖則迎四廟之主祝主接神亦迎之也祫今祭祖大祖三年一祫謂當祫之年則祝迎高曾祖禰四廟而於大祖廟祭之天子祫祭則迎六廟之主今言迎四廟者據諸侯言也）主出廟入廟必蹕（蹕音畢蹕止行者○疏曰主謂木主羣廟之主也主長一尺二寸諸侯一尺出廟者謂出己大祖廟入廟謂從大祖廟而反若在廟院之外當主出入

亦蹕止行人若主入大祖廟中則須蹕也似疑於尊者也若有喪及亦蹕禮也○音于刑）○小史掌邦國之志奠繫世辨昭穆若有事則詔王之忌諱（鄭司農云志謂記也春秋傳所謂周志國語所謂書之屬是也史官主書故韓宣子聘于魯觀書太史氏繫世謂帝繫世本之屬是也小史主定之瞽矇諷誦之先王死日為忌名為諱故書奠為帝杜子春云帝當為奠奠讀為定書帝亦或為奠玄謂王有事祈祭於其廟○疏曰小史掌邦國之志者邦國連言據諸侯志者記也諸侯國內所有記錄之事皆掌之云奠繫世者謂定帝繫世本云辨昭穆者帝繫世本之上皆有昭穆親疏故須辨之云若有事者謂在廟中有祈祭之事云則詔王之忌諱者謂小史告王以先王之忌諱也又曰古者記識物為志春秋傳所謂周志者皆是左氏傳載之役晉襄公縛秦囚來駒失戈狼瞫取戈斬囚遂為車右箕之役先軫黜之而立續簡伯其友曰盍死之瞫曰吾未獲死所其友曰吾與汝為難瞫曰周志有之勇則害上不登於明堂引之者證志為記識之義也引韓宣子者案昭公二年左氏傳晉韓起來聘觀書於大史氏見

敘與爲春秋引之者謚史官掌志此小史掌志引大史謚之者大官之長共其事故也云一繫世謂帝繫本之屬是也者天子謂之帝繫諸侯之世本云瞽矇諷誦之者案瞽矇職掌諷誦詩世奠繫鼓琴瑟是也云先死日爲忌名爲諱者吉當避此二事○春官

守祧掌[illegible]王先公之廟祧其遺衣服藏焉（祧他彫反）

謂大祖之廟及三昭三穆遷主所藏祧先公之遷主藏于后稷之廟先王遷主藏于文武之廟遺衣服大斂之也故書祧作濯鄭司農濯讀爲祧此

王者之宮而有先公謂大王以前爲諸侯○疏曰云廟謂大祖之廟及三昭三穆者王制云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大祖之廟而七又祭法云王立七廟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皆月祭之有二祧享嘗乃止據周而言是知廟祧中有三昭三穆與大祖之廟也云遷主所藏曰祧者以祭法云遠廟爲祧去祧爲壇既言去祧爲壇明遷主先入祧乃至壇耳故知祧是遷主所藏云先公之遷主藏于后稷之廟者先公謂諸盩已前不追謚爲王者先公之主不可下入子孫廟故知向上入后稷廟案聘禮云不腆先君之祧既拚以

侯與二祧先祖之主皆藏於大[illegible]各祧若然后稷廟藏先公不[illegible]皆以有大祖廟名又文武已名祧故[illegible]穆不名祧也若然大王王季之主下[illegible]入文武祧亦當藏於后稷廟也云先王之遷主藏于文武之廟者當周公制禮之時文武在親廟四之內未毀不得者祧然文武雖未爲祧已立其廟至後王孫文武應遷而不遷乃爲祧也其立[illegible]之法后稷廟在中央當昭者處東當穆者處西皆別爲宮院者也案孔君王肅之義二祧乃是高祖之父高祖之祖親廟四皆次第而遷文武爲祖宗不毀矣鄭不然者以其守祧有奄八人守七

廟并姜嫄廟則足矣若益二祧則十矣奄八人何以配之明其義非也云遺衣服大斂之餘也者案士喪禮云小斂十九稱不必盡服則小斂亦有餘衣知據大斂之餘者小斂之餘至大斂用之大斂餘乃留之故知此遺衣服小斂餘也先鄭云此王者之宮而有先公謂大王以前爲諸侯者謂不窋已下諸盩已前爲諸侯者后稷雖不謚爲一以其爲始祖故祫祭在焉從先王例

若將祭祀則各以其服授尸（尸當服卒者之上服）

以象生時○疏曰尸服卒者之上服士記文鄭引之者欲見天子已下尸

（貧服死者大斂之遺衣其不服者以[illegible]襲衣服者以鄭云象生也既言卒者上服則先王之尸服袞冕先公之尸服鷩冕也若然士爵弁以助祭祭宗廟服玄端而士虞特牲尸不服爵弁者爵弁是助祭諸侯廟中乃服之士尸還在士廟故尸還服玄端爲上服也曾子問云尸弁冕而出卿大夫士皆下之注云弁冕者君之先祖或有爲大夫士者則是先君之先祖爲士尸服卒者上服不服玄端而服爵弁者爵弁本以助祭在君廟君先祖雖爲士今爲尸還在君廟中故服爵弁不服玄端）既祭則藏其隋與其服（隋徐徒果反舊許規反注許恚反相恚反○鄭司農云隋謂神前所沃灌器名玄謂隋尸所祭肺脊黍稷之屬藏之以依神○疏曰案特牲少牢及曾子問皆有墮祭之事今先鄭以隋爲神前沃灌器故後鄭不從也玄謂隋尸所祭肺脊黍稷之屬者案特牲禮祝命挼祭尸取菹擩于醢祭于豆閒佐食取黍稷肺祭授尸尸祭之注云肺祭刌肺是其隋者彼不言脊似誤所以誤有脊者特牲禮云佐食舉肺脊以授尸尸受振祭嚌之是以於此誤有脊但彼是尸食而舉者故有脊此隋祭不合有也云藏之以依神者此[illegible]與祭地埋之同故云依神也○[illegible]上[illegible]）

○天府掌祖廟之守藏與其禁令（守藏又守藏才浪反○祖廟始祖后稷之廟其寶物世傳守之若魯寶玉大弓者○疏曰所守藏者即下文玉鎮已下是也禁令謂禁守不得使人妄入之等也又曰案王制云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大祖之廟而七大祖即始祖廟也周立后稷廟爲始祖以其最尊故寶物藏焉云其寶物世傳守之若魯寶玉大弓者案春秋定八年盜竊寶玉大弓公羊傳云寶者何璋判白弓繡質是世傳守者也）凡國之玉鎮大寶器藏焉若有大祭則出而陳之既事藏之（玉鎮大寶器玉瑞玉器之美者禘祫陳之以華國也故書鎮作瑱鄭司農云瑱讀爲鎮○禘大計反後同○疏曰云玉鎮大寶器藏焉者若典瑞掌其凡瑞器故典瑞云掌玉瑞玉器之藏辨其名物與其用事設其服飾其美者天府掌之又曰鄭知玉鎮大寶器是玉瑞玉器之美者此云玉鎮即大宗伯云以玉作六瑞鎮圭之屬即此寶鎮也彼又云以玉作六器蒼璧禮天之屬即此寶器也知是美者以則入此天府故知簡取美者來入也鄭知禘祫者經[illegible]祭祀故知也）上春釁寶鎮及寶

器（上春孟春也釁謂殺牲以血血之鄭司農云釁讀爲徽或曰釁鼓之釁○疏曰云上春孟春也者謂建寅之月也殺牲取血釁之若月令上春釁龜筴等也云釁讀爲徽者周禮先鄭皆讀釁爲徽徽取飾義云或曰釁鼓之釁者讀從定四年祝佗云君以軍行祓社釁鼓釁皆以血血之也）若遷寶則奉之（奉猶送也○疏曰此遷寶謂王者若遷都若平王東遷則寶亦遷天府奉送之於彼新廟之天府藏之如故也○同上）○庶子之正於公族者（正者政也庶子司馬之屬掌國子之倅爲政於公族者○倅七

對反）其在軍則守於公禰（謂從軍者公禰行主也行以遷主言禰在外親也○疏曰此一節明庶子從行在軍之事則守於公禰者公禰謂遷主載在齊車隨公行者也庶子官既從在軍故守於公齊車之行主也行主是遷主而呼爲禰者既在國外欲依親親之辭○文王世子）

右守藏○記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於主（既葬反虞則免喪故曰卒哭哭止也以新死者之神祔之於祖尸柩已遠孝子思慕故造木主立几

（筵焉特用喪禮祭祀於寢不同也於宗廟言凡君者謂諸侯以上不通於卿大夫○上時掌反○疏曰釋例云此諸侯之禮故稱君君既葬反虞則免喪故曰卒哭哭止也以新死者之神祔之於祖尸柩既已遠矣神形又不可得而見矣孝子之思彌篤徬徨求索不知所至故造木主立几筵特用喪禮祭祀於寢不同之於宗廟宗廟則復用四時烝嘗之禮也三年喪畢致新死者之主以進於廟廟之遠主當遷入祧於是乃大祭於大廟以審定昭穆謂之禘此皆自諸侯上達

天子之制也其意與此注同文少詳耳劉炫云既言作主非禮因言作主祭祀吉凶之節凡諸侯之薨葬日而虞從是以後閒日一虞七虞之後明日而爲卒哭之祭卒哭之明日而作祔祭以新死之神祔於祖父於此祔祭而作木主以依神其主在寢特用喪禮祭祀於在寢之主其四時常祭礿祠烝嘗及三年喪畢爲大祀禘祫並行之於廟正禮當如是耳今以葬僖公後積十月始作僖公木主是作主大緩故爲非禮也又曰檀弓曰旣封有司以几筵舍奠於墓左反日中）

（而虞葬日虞弗忍一日離也雖[illegible]曰士三虞大夫五諸侯七士虞[illegible]曰始虞用柔日再虞皆如初三[illegible]卒哭用剛日如士虞之禮諸侯[illegible]虞其六虞用柔日最後虞改用[illegible]日閒一日乃卒哭卒哭亦用剛[illegible]則諸侯卒哭在葬後十四日也[illegible]始死喪與葬不得相遠共在一[illegible]之內故注每云既葬卒哭哀麻除是其不甚相遠然喪事先遠日則葬在月半之後葬後行虞虞後卒哭以以得同月者但卜葬雖先遠日但葬是喪之大事又有虞祔之祭當應及早為之使得容其虞祔）

（禮云喪事先遠日謂練祥禫除[illegible]爲晉平公之喪大夫欲見新君[illegible]與文伯晏構以嘗壹皆是既葬之後未卒哭之前雜記曰天子七[illegible]而葬九月而卒哭諸侯五月而[illegible]七月而卒哭釋例云禮記後八[illegible]作不與春秋同是七虞九虞杜[illegible]不用或云杜亦同之辭云此注[illegible]虞則死與昔謂七虞皆畢乃死[illegible]死喪後月爲卒哭也理亦通耳[illegible]乃曰葬日虞是日也以虞易奠哭曰成事是日也以吉祭易喪大葬前奠而不祭至虞乃爲[illegible][illegible]吉祭也自初死至於[illegible]）

（[illegible]哭與時謂士卒哭[illegible][illegible]哭自此之後唯朝[illegible]一子諸侯則於此除喪全[illegible]也檀弓於卒哭之下云明日祔祖父士虞記亦云卒哭明日以班祔是以新死之神祔之於祖於此之時葬已多日尸柩既巳矣孝子思慕彌篤彷徨不知所故造木主立几筵以依神也作致之於寢特用喪祭之禮祭之寢不同祭之於宗廟也大夫以不得稱君此言月君者謂諸侯上耳不得通於卿大夫也文二公羊傳曰主者曷用虞主用桑[illegible]）

（主用栗鄭玄注禮用公羊之說[illegible]爲虞已有主此傳稱祔而作主[illegible]虞而作主禮本無文不可以公羊而疑左氏也）烝嘗禘於廟（冬祭曰烝秋祭曰嘗新主既[illegible]特祀於寢則宗廟四時常祀[illegible]新舊也三年禮畢又大禘乃皆[illegible]於吉○疏曰周禮禮記諸文[illegible]之也新主既特祀於寢則[illegible]廟四時常祀[illegible]舊[illegible]也[illegible]舟單新主入廟廟之遠主當[illegible]祧乃為先[illegible]廟[illegible]之禘於是新死者皆得同[illegible]釋例曰舊說以爲禘[illegible]三[illegible]）

原書漫漶不清

（後乃烝嘗。傳襄公十五年冬十一月晉侯周卒十六年春葬晉悼公改服脩官烝于曲沃會于溴梁其冬穆叔如晉且言齊故晉人答以寡君之未禘祀其後晉人徵朝于鄭鄭公孫僑云溴梁之明年公孫夏從寡君以朝于君見於嘗酎與執膰焉此春秋之明證也是言知諸侯卒哭以後時祭不廢之事也釋例又曰凡三年喪畢然後禘於是遂以三年爲節仍計除喪即吉之月卜日而後行事無復常月也是以經書禘及大事傳唯具莊公之速他無非時之譏也如例所）

（言除喪即吉禘遂以三年爲常則新君即位二年而禘五年又禘八年又禘僖八年禘於大廟宣八年有事于大廟定八年從祀先公皆得二年之常期案元年夫人姜氏薨當以三年喪畢而禘再經三年則九年乃可耳而得八年禘者哀姜喪畢不知作禘八年因禘祭乃致之故計閔公之喪數之可昭十五年有事於武宮計非禘祭而爲禘者釋例亡禘于六廟禮常[illegible][illegible]於其宮[illegible]之爲也雖詳[illegible]大祭而書禘一[illegible]禘禮也昭五年傳曰將禘襄公亦[illegible]）

（三年之禘自國之常常事不[illegible]唯書此數事祭雖得常亦[illegible]也叔弓之非常也如杜此言將十[illegible]年雖非禘年用禘禮故稱禘也主解禮三年一祫五年一禘杜解左傳禘不言祫[illegible]以左傳無祫說則祫禘正是一祭故杜以[illegible]諸昭穆謂之爲禘明其更無祫也古禮多三未知孰是且使禮傳各從其家而爲之說耳劉炫云以正經無祫文也春禮記毛詩有祫字耳釋天云禘大祭也則祭無大於禘者若祫大於禘禘焉得稱大乎○僖三十三年春秋左氏傳）○傳

文公二年春王二月丁丑作僖公主

（主者殷人以柏周人以栗三年喪終則遷入於廟○疏曰主所用木經無正文公羊傳曰主者曷用虞主用桑練主用栗左傳唯言祔而作主[illegible]一而已非虞練再作公羊之言不可通於此也論語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先儒舊解或有以爲宗廟主者故杜依用之案古論語及孔鄭皆以爲社主社爲木主者古論不行於世且社主則禮謂之田主無單稱主者以）

原書有殘損

（等並爲廟主謚[illegible]此以視社通杰爲[illegible]）白作僖公主者何爲僖公（也爲僖公廟作主也主狀正[illegible]方穿中央達四方天子[illegible]寸諸侯長一尺○疏曰[illegible]書而譏之欲言亦禮權者[illegible]事故執不知問又曰主[illegible]中央達四方天子[illegible]人二[illegible]長一尺者皆孝經說文也八以下正禮無主故不言之云之說備匹氏）主者曷用虞主用桑（而葬日中而反虞以陽求陰謂虞者親喪以下擴皇皇無所見而虞事之虞尚安神也用桑者其名與其麤觕所以副孝子之禮喪祭天子九諸侯七卿大夫士三其虞也猶吉祭○疏曰禮朝而葬日中而反虞者謂禮士虞記也言以陽求陰者謂[illegible]与中求神是也而鄭注士虞禮云朝葬而日中虞君子舉事必用辰正也時兩相須也故鄭氏又云[illegible]虞三虞皆質明則日中而反虞[illegible]指葬日言之自諸侯七以下雖[illegible]文其天子九虞者何氏差之耳其）

（義左氏說亦有成文云云之說具左氏傳疏）練主用栗（謂期年練祭也埋虞主於兩階之間易用栗也夏后氏以松殷人柏周人以栗松猶容也想見其[illegible]貌而事之主人正之意也栗猶也親而不遠主地正之意也栗[illegible][illegible]栗謹敬貌主天正之意也禮士虞記曰桑主不文吉主皆刻而諡入蓋爲禘祫時別昭穆也虞主三同者意尚麤觕未暇別也○[illegible]注謂期年練祭也埋虞主於兩之閒易用栗也者出禮記文夏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者）

（語也而鄭氏注云謂社主[illegible]文論語哀公問社於宰我[illegible]文論語與社字是以柯氏[illegible]主耳禮作練主當以十三寸禮記云十而練是也）用栗者藏主也（由常所當奉賈家廟于堂）作僖公主何以（作餘公）書譏不時也其不時奈[illegible]喪而後不能也（禮作練主當以子三謂聖人制法衆使三年[illegible]不作練主又不能卒竟）

原書有殘損

原書漫漶不清

[illegible]

[illegible]也○穀梁曰

喪主於虞（禮平旦而葬日中而虞祭謂之曰虞其主[illegible]不）吉主於練（期而小祥其主用栗）作僖公主譏其後也（僖公薨至此已十五月）作主壞廟有時日於練焉壞廟壞廟之道易檐可也改塗可也（禮親過高祖則毀其廟以次而遷將納新神故示有所加○疏曰案莊公之喪已二十二月仍譏其爲吉禘今方練而作主猶是凶服而曰吉主者三年之喪至二十五月猶未合全吉故公子遂有納幣之譏莊公喪制未二十五月而禘祭故譏其爲吉此言吉者比之虞主故爲吉也此練爲練作之主終入廟以辨昭穆故傳以吉言之然作主在十三月壞廟在三年喪終而傳連言之者此主終入廟入廟即易檐以事相繼故連言之非謂作主壞廟同時也或以爲練而作主之時則易檐改塗故此傳云於練

原書漫漶不清

穎於傳文雖順舊說不然故不從之直說異聞耳廖倩引衛次仲云宗廟主皆用栗右主八寸左主七寸廣厚三寸[illegible]祭祀則內於西壁埳中去地一尺六寸右主謂父也左主謂母也何休徐邈並與范注同云天子尺二寸諸侯一尺狀正方穿中央達四方是與衛氏異也其藏之也白虎通亦云藏之西壁則納之西壁中或如衛說去地高下則無文以明之何休又云謂之虞者親喪已入壙皇皇無所見求而虞事之虞猶安也虞主用桑者桑猶喪也取其名與其麤觕所以副孝子之心練主用栗者謂既埋虞主於兩階之間易用栗木爲主取其戰栗故用栗木爲主又引士虞記曰桑主不文吉主皆刻而諡之蓋爲禘時別昭穆也徐邈注穀梁盡與之同范亦當不異也春秋公羊穀梁傳通作入）○曾子問曰喪有二孤廟有二主禮與（怪時有之）孔子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嘗禘郊社尊無

[illegible]

（○疏曰尊喻卑也者尊謂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嘗禘郊社尊無二上卑謂喪有二孤廟有二主喻明也尊者尚不可二明卑者不二可知也嘗尊以明卑故云尊喻卑也云神雖多猶一一祭之者解嘗禘郊社尊無二上之意以嘗禘之時雖衆神並在猶先尊後卑一一祭之不一時總祭故云尊無二上也）昔者齊桓公亟舉兵作僞主以行及反藏諸祖廟廟有二主自桓公始也（僞猶假也舉兵以遷廟主行無則主命爲假主非也○疏曰昔者齊桓公亟舉兵作僞主以行者此謂二主之由桓公名小白作霸主亟數也僞假也言作假主以行而反藏於祖廟故有二主也舉兵爲南伐楚北伐山戎西伐白狄故云數舉兵也○曾子問）○文公二年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躋僖公（躋子兮反○大事禘也躋升也僖公閔公庶兄繼閔而立廟坐宜次閔下今升在閔上故書而譏之時未應吉禘而於大廟行之其譏已明徒以逆祀故特大

其事異其文○坐才卧反又如字○疏曰昭十五年有事于武宮傳稱禘于武宮有事是禘則知大事亦是禘也躋升也釋詁文公羊傳曰躋者何升也禘祭之禮審諦昭穆諸廟已毁未毁之主皆於大祖廟中以昭穆爲次序父爲昭子爲穆大祖東向昭南向穆北向孫從王父以次而下祭畢則復其廟其兄弟相代則昭穆同班近據春秋以來惠公與莊公當同南面西上隱桓與閔僖亦同北面西上僖是閔之庶兄繼閔而立昭穆雖同位次閔下今升在閔上故書而譏之僖公以其三十三年十一月薨至此年十一月喪服終再本始八月時未應吉禘而於大廟行之與閔公二年吉禘于莊公其違禮同也彼譏吉禘其譏已明則此亦徒譏可知不復更譏其違也徒猶空也空以逆祀之故亂國大典故特大其事譏逆祀也釋例曰文公二年僖公之喪未終未應行吉禘之禮而於大廟行之其譏已明徒以躋僖而逆閔故特大其事異其文與八年亦特書順祀皆所以起非常也有事于武宮及[illegible]祀[illegible]皆稱禘則知大事有事于[illegible]）

（祭禘也）左氏曰逆祀也（僖是閔兄不得爲父子嘗爲臣位應在下令居閔上故曰逆祀○令力呈反閔上時掌反一本無上字○疏曰禮父子異昭穆兄弟昭穆故同僖閔不得爲父子同爲穆耳當閔在僖上今升僖先閔故云逆祀二公位次之逆非昭穆亂也魯語云將躋僖公宗有司曰非昭穆也弗忌曰我爲宗伯明者爲昭其次爲穆何常之有如彼所言似閔僖異昭穆者位次之逆如昭穆之亂假昭穆以言之非謂異昭穆也若兄弟相代即異昭穆設令兄弟四人皆立爲君則祖父之廟即已從毀知其理必不然故先儒無作此說）○於是夏父弗忌爲宗伯（夏戶雅反○宗伯掌宗廟昭穆之禮○昭上遥反昭穆之例放此○疏曰周禮大宗伯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祇之禮小宗伯掌建國之神位辨廟祧之昭穆諸渼之官所掌亦當然也）尊僖公且明見曰吾見新鬼大故鬼小（新鬼僖公既爲兄死時年又長故鬼閔公死時年少弗忌明言其所見○長丁

丈反少詩照反○疏曰且明見者始尊尊僖公且明言其意之所[illegible]見其順大小升聖賢也劉炫以爲並據兄弟大小爲義不須云死之長幼以規杜氏今刪定知不然者以傳云新鬼大故鬼小則大小之語總說諸事非直獨據兄弟明知亦據年時也）先大後小順也躋聖賢明也（入以僖公爲聖賢）明順禮也君子以爲失禮禮無不順祀國之大事也而逆之可謂禮乎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久矣（先悉薦反下不先同○齊肅也臣繼君猶子繼父○疏曰傳者評論皆託之君子此下盡先姑以來皆是一君子之辭耳引詩二文於詩之下各言君子者君子謂作詩之人此論事君子又引彼作詩君子以爲證耳僖公薨後始作魯頌爲僖之時乃設此辭非當時君子有此言也弗忌之意以先大後小爲順故言明順禮也君子之意以臣不先君爲順故云禮無不順各言其順順不同也魯語展禽云夏父弗忌必有天殃奚[illegible]

（燈焚煙迹十上孔晁云已葬而祀焚煙遂於外）故禹不先鯀湯不先契（鯀古本反契息列反鯀禹父契湯十三世祖○號曰鯀禹父夏本紀文也契湯十三世祖殷本紀文契生昭明昭明生相土相土生昌若昌若生曹圉曹圉生冥冥生振振生微微生報丁報丁生報乙報乙生報丙報丙生主壬主壬生主癸主癸生天乙天乙即湯也下注云不窋后稷子周本紀文服虔云周家祖后稷以配天明不可先也故言不先不窋禹湯異代之王故言不先鯀契也然則文武大聖后稷賢耳非是不可先也下句引詩皇祖后稷不欲直文故舉不窋以辟之）文武不先不窋（窋知律反○不窋后稷子）宋祖帝乙鄭祖厲王猶上祖也（帝乙微子父厲王鄭栢公父二國不以帝乙厲王不肖而猶尊尚之○肖悉召反○號曰帝乙微子父宋世家文厲王鄭栢公鄭世家文微子栢公宋鄭始祖也言宋祖帝乙鄭祖厲王則二國立其廟而祖祀之微子不先帝乙栢公不先厲王猶上祖也言

不以不肖猶尊尚之也宋爲王者之後得祀殷之先王帝乙之廟不致者蓋以爲其所出故特存焉周制王子有功德出封者得廟祀所出之王魯以周公之故得立文王之廟襄十二年傳稱魯爲諸姬臨於周廟周廟文王廟也鄭之栢武世有大功故得立厲王之廟昭十八年傳稱鄭人救火使祝史徙主祏於周廟周廟厲王廟也）是以魯頌曰春秋匪解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解佳賣反忒他得反○忒差也皇皇美也后帝天也詩頌僖公郊祭上天配以后稷○號曰魯頌閟宮之篇美僖公之德也上皇皇爲美下皇爲君言僖公春秋祭祀非有懈倦其所享祀不有差忒所祀之神有皇皇之美者爲君之上天配之以君祖后稷也）君子曰禮謂其后稷親而先帝也（先稱帝也）詩曰問我諸姑遂及伯姊（詩邶風也衛女思歸而不得故願致問於姑姊○卽）（音）君子曰禮謂其姊親而先姑也

（僖說文公父夏父弗忌欲阿順[illegible]先其所親故僖以此二詩深責[illegible]焉）仲尼曰臧文仲其不仁者三（[illegible]）知者三下展禽（知音智下同。展禽柳下惠也文仲知柳下惠之賢而使在下位己欲立而立人。疏曰魯臣多矣而獨譏文仲者執國之政有大知之名爲不知之事故特譏之其餘則不名无責矣論語稱仁者愛人知者不惑故以害於物者爲不仁闇於事者爲不知卑下展禽[illegible]不肯舉[illegible]廢長六關而不設於禁妾織蒲席而與民爭利此三事爲不仁也無其位而作虛器不知禮而縱逆祀不識鳥而祀爰居此三事爲不知也又曰論語云臧文仲其竊位者與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也又曰仁者己欲立而立人知賢不舉是無恕心故爲不仁也）廢六關（塞關陽關之屬凡六關所以禁絕末遊而廢之。塞悉再反。疏曰昭五年傳稱孟丙仲壬之子殺豎牛於塞關之外襄十七年傳稱師自陽關逆臧孫二關見於傳如此之屬凡有六也民以田農爲本商賈爲末農民力以自食商

賈民遊以求食漢書賈誼說上曰今敺民而歸之農皆著其本各食其力末伎遊食之民轉而緣南畝則畜積足矣杜稱末遊者謂此末伎遊食之民也周禮司關司貨賄之出入掌其治禁是所以禁絕末遊者令其出入有度今而廢之使末游之人無所禁約複害農民是不仁也。今案家語作置六關王注云六關魯本無此關文仲置之以徵行者故爲不仁傳曰廢六關非也與此不同未知孰是）妾織蒲三不仁也（家人販席言其與民爭利。販甫萬反。疏曰家語說此事作妾織蒲知織蒲是爲席以販賣之也大學云食祿之家不與民爭利故以此爲不仁也）作虛器（謂居蔡山節藻梲也有其器而無其位故曰虛。梲章悅反。疏曰論語云子曰臧文仲居蔡山節藻梲何如其知也鄭玄云節栭也刻之爲山梲梁上楹也畫以藻文蔡謂國君之守龜山節藻梲天子之廟飾皆非文仲所當有之有其器而[illegible]其位故曰虛君子下不僭上其居奢如此是不知也）縱逆祀（謂夏父躋僖公）祀爰居

三不知也（海鳥曰爰居止於魯東門外文仲以爲神命國人祀之爰居爾雅一名雜縣樊光云似鳳皇爰居事見國語莊子云魯侯御而觴之于廟○疏曰魯語云海鳥曰爰居止於魯東門之外三日臧文仲命國人祭之展禽曰越哉臧孫之爲政也夫祀國之大節也節政之所成也故制祭祀以爲國典今無故而加典非政之宜也今海鳥至己不知而祀之以爲國典難以言仁且知矣無功而祀之非仁也弗知而不問非知也今茲海其有災乎夫廣川之鳥獸皆知辟其災是歲海多大風冬煖）○國語曰夏父弗忌爲宗（弗忌魯大夫夏父展之後也宗宗伯掌國祭祀之禮）烝將躋僖公（躋升也賈侍中云烝進也謂夏父弗忌進言於公將升僖公於閔公上也韋尙書云烝然也昭謂此魯文公三年喪畢祫祭先君於太廟升群廟之主序昭穆之時也經曰八月丁卯大事于太廟躋僖公是也僖閔之兄繼閔而立凡祭秋曰嘗冬曰烝此八月而言烝用烝禮也凡四時之祭烝爲備傳曰大事者祫[illegible]

也毀廟之主陳于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躋僖公逆祀也逆祀者先禰而後祖也）宗有司曰非昭穆（宗有司宗官司事臣也非昭穆謂非昭穆之次也父爲昭子爲穆僖爲閔臣臣子一例而升閔上故曰非昭穆也）曰我爲宗伯明者爲昭其次爲穆何常之有（明言僖有明德當爲昭閔次之當爲穆也）有司曰夫宗廟之有昭穆也以次世之長幼而等胄之親疏也（長幼先後也等齊也胄裔也）夫祀昭孝也（昭明也明孝道也）各致齊敬於其皇祖昭孝之至也（皇大也）故工史書世（工瞽師官也史太史也世世次先後也工誦其德史書其言）宗祝書昭穆（宗宗伯祝太祝也宗掌其禮祝掌其位）猶恐其踰也今將先明而後祖（以僖爲明而升之是先禰而後祖）自玄王以及主癸

莫若湯（玄王契也主癸湯父也）自稷以及王季莫若文武（稷棄也王季文王父）商周之烝也未嘗躋湯與文武爲不踰也（不使相踰）魯未若商周而改其常無乃不可乎弗聽遂躋之展禽曰夏父弗忌必有殃夫宗有司之言順矣僖又未有明焉（未有明德）犯順不祥以逆訓民亦不祥易神之班亦不祥不明而躋之亦不祥犯鬼道二（二易神之班躋不明也）犯人道二（犯順以逆訓民也）能無殃乎（魯語）○公羊子曰大事者何大祫也（以言大與有事異又從僖八年禘數之知爲大祫○疏曰宣八年夏六月辛巳有事于大廟彼是時祭不言大則知此言大者是大祭明矣又從僖八年禘數之知爲大祫者春秋說文云三年一祫五年一禘爾雅云禘大祭也氏云禘五年大祭也然則三年一祫五年一禘禮如然也至僖八年秋七月禘於大廟從此以後三年一祫數則十一年祫十四年祫二十七年祫二十年祫一十三年祫二十六年祫二十九年祫三十二年祫文二年祫也若作五年一禘數則僖公八年禘十三年禘十八年禘二十三年禘二十八年禘三十三年禘文五年禘則文二年非禘年正當合祫故知此年大事爲祫矣是以注云又從僖八年禘數之知爲大祫也若然從僖八年禘數之則十一年祫十三年禘隨次而下至僖二十三年廿爲禘祫何得下傳云五年而再殷祭者蓋爲其初時三年作祫五年作禘大判言之得言五年而再殷祭其間三五參差隨次而下何妨或有同年時乎知非祫與禘相因而數爲三年五年者若從僖八年禘十一年祫十六年禘十九年祫數之至僖三十二年禘文公二年祫亦相當但於五年而再殷祭之言下合故不得然解）大祫者何合祭也其合祭奈何毀廟之主陳于

大祖（毀廟謂親過高祖毀其廟藏其主于大祖廟中禮取其廟室笮以爲死者炊沐大祖周公之廟陳者就陳列大祖前大祖東鄉昭南鄉穆北鄉其餘孫從王父父曰昭子曰穆昭取其鄉明穆取其北面尚敬○疏曰正以祫小于禘而文加大故執不知問又曰取其廟室笮以爲死者炊沐者出禮記文）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大祖（自外來曰升）五年而再殷祭（殷盛也謂三年祫五年禘禘所以異於祫者功臣皆祭也）

（祫猶合也禘猶諦也審諦無所遺失禮天子特禘特祫諸侯禘則不礿祫則不嘗大夫有賜於君然後祫其高祖○疏曰禘所以異於祫者功臣皆祭也者出禮記與春秋說文禮天子特禘特祫者禮記及春秋說文知不主禘祫是也諸侯禘則不礿祫則不嘗者即禮記王制所云夏禘則不礿秋祫則不嘗是也大夫有賜於君然後祫其高祖者正以於禮不得故也）躋者何升也何言乎升僖公（據禘于大廟不道所升○疏曰先君昭穆自有常次）

（今而言躋故執不知問又曰據禘于大廟不道所升者即傳八年秋七月禘于大廟用致夫人是也）譏逆祀也其逆祀奈何先禰而後祖也（升謂西上禮昭穆指父子近取法春秋惠公與莊公當同南面西上隱桓與閔僖公亦當同北面西上繼閔者在下文公緣傳公於閔公爲庶兄置傳公於閔公上失先後之義故譏之傳曰後祖者僖公以臣繼閔公猶子繼父故閔公於文公亦猶祖也自先君言之隱桓及閔僖各當爲兄弟顧有貴

賤耳自繼代言之有父子君臣之道此恩義逆順各有所施也不言吉祫者就不三年不復譏略爲下張本○疏曰不言吉祫者云云閔二年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傳云其言吉何言吉者未可以吉也曷爲未可以吉未三年也然則吉禘于莊公在三年之內今此大事亦在三年之內是不須更言吉祫以譏之但略言大事于大廟爲下躋僖公張本而已）○穀梁傳曰大事者何大是事也著祫嘗（祫合也嘗秋祭）祫祭者

毀廟之主陳于大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祭于太祖（祫祭者皆合祭諸廟已毀未毀者之主於太祖廟中以昭穆為次序父為昭子為穆昭南向穆北向孫從王父坐也祭畢則復還其廟）躋升也先親而後祖也逆祀也（[illegible]說僖公閔公庶兄故文公升僖公之主於閔公之上耳僖公雖長已為臣矣閔公雖小已為君矣臣不可以先君猶子不可以先父故以昭穆父祖為喻疏曰即之於傳則無以知其然若引左氏以釋此傳則殷雖有似而於文不辨高宗殷之賢主猶祭豐于禰以致雉雊之變然後率脩常禮文公傎倒祖考固不足多怪矣親謂僖祖謂莊）逆祀則是無昭穆也無昭穆則是無祖也無祖則無天也故曰文無天無天者是無天而行也（祖人之始也人之所仰天也）君子不以親親害尊尊此春秋之義也（穀梁右序）

不可亂也○疏曰禘祫之禮俱在廟序昭穆所以為制異者公羊傳稱五年再殷祭何休云謂三年祫五年禘禘所以異於祫者禘則功臣皆祭也祫則合食於大祖而已其何休意祫則三年禘則五年也范於閔二年注同杜預以禘為三年之祭必不得與何休同也公羊云五年再殷祭禘既三年蓋祫則五年也若然祫在五年而云三年之喪未終者據時三年未終而為祫祭故以三年言之不謂祫祭亦在三年也或以為禘祫同三年但禘在夏祫在秋直時異耳於范注不妨但與公羊五年再殷祭違也何休又云天子特禘特祫諸侯禘則不礿祫則不嘗大夫有賜於君然後祫其高祖然諸侯禘則不礿或如何說云大夫有祫恐其不然公羊亦以此大事于大廟為祫祭杜解左氏以大事為禘與穀梁異又曰大是事也者祫是祭之大者故云人是事也著祫嘗者謂以大事言之著明是祫嘗之祭也嘗連言者祫必在秋故連嘗言之然周之八月夏之六月而云著祫嘗者蓋月却節前已得立秋之節故也先親而後祖親謂僖公祖謂閔公

（也僖繼閔而立猶子之繼父故傳以服猶祖父爲喻此於傳文不失而范氏謂莊公爲祖其理非也向者若范云文公傎倒祖考則是傳在於莊上謂之夷狄猶自不然况乎有道之邦豈其若是明范説非也則無天也謂天道先尊而後親今亂其上下不仰法天也此春秋之義也者以嫌疑之間須取聖證故也）○僖公八年

秋七月禘于大廟用致夫人（禘三年大祭之名太廟周公廟致者致新死之主於廟而列之昭穆夫人淫而與弒不薨於寢於禮不應致故僖公疑其禮歷三禘今果行之嫌異常故書之○弒音試○疏曰釋天云禘大祭也言其大於四時之祭故爲三年大祭之名言每積三年而一爲此祭也大廟之大者故爲周公廟釋例曰三年喪畢致新死之主以進於廟廟之遠主當遷入祧於是乃大祭於大廟以審定昭穆謂之禘是説致者致新死之主於廟而列之昭穆也此致致哀姜也哀姜薨已多年非復新死而於今始致者傳發凡例夫人不薨于寢則不致哀姜例不應致故僖公疑其禮喪畢之日不作禘祭之禮以致之既不爲哀姜作喪畢禘祭其禘自從閔公數之二年除閔喪爲禘至五年復禘今八年復禘姜死以來已歷三禘今因禘祭果復行之三年一禘禘自是常不爲夫人禘祭因禘而致夫人嫌其異於常禮故史官書之若其不致夫人則此禘得常不書爲用致夫人而書之耳）○左氏傳曰禘而致哀姜焉非禮也凡夫人不薨于寢不殯于廟不赴于同不祔于姑則弗致也（祔音附○寢小寢同同盟將葬又不以殯過廟據經哀姜薨葬之文則爲殯廟赴同祔姑今當以不薨于寢不得致也○疏曰夫人薨喪之禮有赴同祔姑反哭三事而已[illegible][illegible]致之禮加以薨寢殯廟而不言一哭者蓋以致於廟者終始既其已死生之禮畢不薨于寢死不得其加也不殯于廟葬之不以[illegible]之延葬非禮則先師取之故不[illegible][illegible]諸不合致反哭者直爲書[illegible]以[illegible][illegible]使不書其葬夫人之禮[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生者之可識非爲死者

之有失雖不反哭亦得致之故於此不言反哭也又曰喪大記云男子不死於婦人之手婦人不死於男子之手君夫人卒於路寢既言婦人不死於男子之手必不得死於君之路寢言夫人卒於路寢謂卒於夫人之大寢對君路寢為小故云小寢也同者同盟之國也檀弓曰喪之朝也順死者之孝心也其哀離其室也故至於祖考之廟而後行殺朝而殯於祖周朝而遂葬士喪禮朝而遂葬與記正同知周法不殯於廟而此傳及襄四年皆云不殯于廟以為失禮知其將

葬之時不以殯過廟耳殯過廟者將葬之時從殯宮出告廟乃葬非是殯尸於廟中也據經哀姜薨葬之文知其赴同祔姑可矣亦知其殯於廟者以元年十二月喪至二年五月始葬明至則殯於寢也既殯於寢自然葬當朝廟故據葬文亦知殯廟唯當以不薨於寢不得致耳。今案穀梁傳以為僖公禘致妾母成風於太廟立以為夫人公羊傳以為僖公立妾媵女以為夫人因禘祭而廟見與左氏不同未知孰是今姑取其不薨寢殯廟不赴同祔姑則不得致其主之廟

（以附于此）○定公八年冬十月順祀先公而祈焉（經云從祀先公注從順也先公閔公僖公也將正二公之位次所順非一親盡故通言先公將作大事欲以順祀取媚。疏曰傳言順祀是從為順也文二年大事于大廟躋僖公升僖於閔上閔先為君退在僖下是逆也今升閔在僖上依其先後是順也廟主失次唯此二公故知從祀先公唯閔僖耳躋僖公指僖言之此不指言升閔者彼所升者止升僖公之一神不得不指言僖公也

今從祀之時閔僖俱得正位且以親盡故通言先公此言從祀躋僖公不言逆祀者此從祀因躋僖公之文故得略言從祀至於躋僖公文無所繫不知逆祀何公且見是親廟不可言先公故指僖言之而言躋也然則此以親盡故通言先公下栢宮僖宮災彼亦親盡言栢僖者彼據災之所在須指言其處與此體例不同）辛卯禘于僖公（辛卯十月二日不於大廟者順祀之義當退僖公懼於僖神故於僖廟行順祀。疏曰釋例曰大祭于大廟以審定昭穆

（謂之禘禘于大廟禮之常也故其宮時之爲也雖非三年大祭禘書禘用禘禮也然則禘者審定昭穆之祭也今爲順祀而禘于僖公則是并取先公之主盡入僖廟而以昭穆祭之是爲用禘禮也計禘禮當于大廟今就僖廟爲禘者順祀之義退僖升閔懼於僖公之神故於僖廟行禘禮使先公之神徧知之禮祭尊可以及卑後世之主宜上從大廟而食今從上世之主下入僖廟祀之當時所爲非正禮也昭二十五年禘于襄公義亦然也○春秋左氏傳）公羊子曰從祀先公從祀者何順祀也（後文公之逆祀○疏曰欲言其祭經無宮廟之文欲言非祭謂之從祀故執不知問）文公逆祀去者三人（諫不從而去之○疏曰文公逆祀去者三人者謂文二年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躋僖公傳云躋者何升也何言乎升僖公譏何譏爾逆祀也其逆祀奈何先禰而後祖也是也）定公順祀叛者五人（諫不以禮而去曰叛去與叛皆不書者微也不書禘者後祫亦順非

獨祫也言祀者無已長久之辭不言僖公者閔公亦得其順○疏曰諫不以禮而去曰叛者謂諫若全不以禮不從之而去者謂之叛也又曰不書禘者後祫亦順非獨禘也者何氏之意以爲三年一祫五年一禘謂諸侯始封之年禘祫並作之但夏禘則不礿秋祫則不嘗而已一祫一禘隨次而下其間三五參差亦有禘祫同年時矣若其有喪正可於喪畢其禘祫之年仍自乘上而數之即僖八年禘于大廟之時禘祫同年矣至文二年大事于大廟之下傳云大事者何大祫也何氏云從僖八年禘數之知爲大祫是從僖八年禘祫同年數之文二年爲祫年文五年爲禘祫同年又隨次而數之至今定八年亦禘祫同年矣凡爲祭之法先重而後輕禘大於祫固當先之則知此言從祀先公者是禘明矣故云不書祫者後禘亦順非獨禘也者然既言是禘理宜在夏而在冬下者當之矣言祀者無已長久之辭者桓八年傳云春曰祠何氏云祠猶食也猶繼嗣也春物始生孝子思親繼嗣而食之故曰祠因以別死生然則此經何以不言從祀[illegible]

（公以言失事不失公而會[illegible]晉[illegible]奚品副不已長又[illegible]者然已長父之祿不言禘又者躋公亦得其順有閔二年文五月乙閔吉禘于莊公僖八年秋七月禘于大廟文二年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之文皆譏其人今此經文所以不言禘祀僖公而言先公者三以閔公亦得其順是以不得特指之）穀梁子曰貴復正也（文公逆祀今還順○左氏公羊穀梁傳通修）○衛孔悝出奔宋使貳車反祏於西圃

（悝苦回反祏音石○使副車還取廟主西圃孔氏廟所在祏藏主石函○函音咸○疏曰少牢饋食大夫之祭禮其祭無主鄭玄祭法注云唯天子諸侯有主禘祫大夫不禘祫無主耳今孔悝得有主者當時僭爲之非禮也鄭玄駁異義云大夫無主孔悝之反祏所出公之主耳案日氏姞姓春秋時國衛燕爲然姓耳孔氏仕於衛朝已歷多世不知本出何國安得有所出公之主也知非僭爲之耳○哀公十六年春秋左氏傳）○栢公二年三月公會

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成平也宋有弑君之亂故爲會欲以平之稷宋地○疏曰成平釋詁文也宣十五年傳晉侯治兵于稷治兵欲以禦秦明其不出晉垣故以稷爲河東之稷山此欲平宋故以稷爲宋地）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大廟非禮也（郜古報反○宋以鼎賂公大廟周公廟也然欲平宋之亂終參受賂故備書之戊申五月十日○疏曰禮記明堂位稱魯君季夏六月以

禘禮祀周公於大廟文十三年公羊傳曰周公稱大廟故知大廟周公廟也始欲平宋亂故會于稷終舍宋罪而受其賂故得失備書之始書成宋亂終書取郜鼎見其黨書之也鄭衆服虔皆以成宋亂爲成就宋亂案以此言正之長歷其年四月庚午朔其月無戊申五月己亥朔十日得戊申是有日而無月也）臧哀伯諫曰（臧哀伯魯大夫僖伯之子）君人者將昭德塞違以臨照百官猶懼或失之故昭令

德以示子孫（疏曰君人謂與人爲君也昭德謂昭明善德使德益章聞也塞違謂閉塞違邪使違命止息也德者得也謂內得於心外得於物在心爲德施之爲行德是行之未發者也而德在於心不可聞見故聖王設法以外物表之儉與度數文物聲明皆是昭德之事故傳每事皆言昭是昭其德也自不敢易紀律以上言昭德耳都無塞違之事自滅德立違以下言違德之事德之與違義不並立德明則違絕故昭德之下言塞違違立則德滅故立違之上言滅德立違謂建立違命之臣知塞違謂遏絕違命之人也國家之敗謂邦國喪亡知猶懼或失之謂恐失國家此諫辭有首尾故理互相見）

是以清廟茅屋（以茅飾屋著儉也清廟肅然清靜之稱○疏曰冬官考工記有葺屋瓦屋則屋之覆蓋或草或瓦傳言清廟茅屋其屋必用茅也但用茅飾屋更無他文明堂位曰山節藻梲復廟重檐刮楹達鄉反坫出尊崇坫康圭疏屏天子之廟飾然其飾備物盡[illegible]以茅爲覆得有茅者杜[illegible]屋蓋[illegible]

茅飾之而已非謂多用其茅總爲覆蓋猶童子垂髦及蔽膝之屬示其存古耳白虎通曰王者所以立宗廟何緣生以事死敬亡若存故以宗廟而事之此孝子之心也宗者尊也廟者貌也象先祖之尊貌然則象尊之貌享祭之所嚴其舍宇簡其出入其處肅然清靜故稱清廟清廟者宗廟之大稱詩頌清廟者祀文王之歌故鄭玄以文王解之言天德清明文王象焉故稱清廟此則廣指諸廟非獨文王故以清靜解之）

大路越席（越戶括反○大路玉路祀天車也越席結草祀天車本無天字考非○疏曰路訓大也君之所在以大爲號門曰路門寢曰路寢車曰路車故人君之車通以路爲名也周禮巾車掌王之五路鄭玄云王在焉曰路彼解天子之車故云王在耳其實諸侯之車亦稱爲路大路路之最大者巾車五路玉路爲大故杜以玉路爲大路巾車云玉路錫樊纓十有再就建大常十有二斿以祀故云祀天車也越席結蒲爲席置於玉路之中以藉之者示其儉也經傳言大路者多矣注者皆觀文爲說尚書顧命陳列路

（物有大輅綴輅先輅次輅孔安國以爲玉金象以飾車以其偏陳諸路故以周禮次之僖二十八年王賜晉文公以大輅之服定四年祝鮀言先王分魯衛晉以大路注皆以爲金路以周禮金路同姓以封玉路不可以賜故知皆金路也襄十九年王賜鄭子蟜以大路二十四年王賜叔孫豹以大路二注皆云大路天子所賜車之總名以周禮孤乘夏篆卿乘夏縵釋例以所賜穆叔子蟜當是革木二路故杜以大路爲賜車之總名服虔云大路木路杜不然者以大路越席猶如清廟茅屋清廟之華以茅飾屋示儉玉路之美以越席示質若大路是木則與越席各爲一物豈清廟與茅屋又爲別乎故杜以大路爲玉路於玉路而施越席是方可以示儉故沈氏云玉路雖文亦以越席示儉而劉君橫生異義以大路爲木路妄規杜氏非也）**大羹不致**（大羹肉汁不致五味。疏曰郊特牲云大羹不和貴其質也儀禮士虞特牲皆設大羹湆鄭玄云大羹湆煑肉汁也不和貴其質設之所以敬尸也是祭祀之禮有大羹也大羹者大古初食

肉者煑之而已未有五味之齊祭神設之所以敬而不忘本也記言大羹不和故知不致者不致五味五味即洪範所云酸苦辛鹹甘也）**粢食不鑿**（粢音咨食音嗣餅也下鑿子洛字反林作糳子沃反云糲米一斛舂爲八升。黍稷曰粢不精鑿。疏曰釋草云粢稷舍人曰粢一名稷稷粟也然則粢是稷之別名但稷是諸穀之長粢亦諸穀總名周禮小宗伯辨六粢之名物鄭玄云六粢謂黍稷稻粱麥苽是諸穀皆名粢也祭祀用穀黍稷爲多故云黍稷曰粢飯謂之食傳云粢食不鑿謂以黍稷爲飯不使細也九章筭術粟率五十鑿二十四言粟五斗爲米二斗四升是則米之精鑿）**昭其儉也**（此四者皆示儉）**袞冕黻珽**（袞古本反黻音弗下同珽他頂反。袞畫衣也冕冠也黻韋韠以蔽膝也珽玉笏也若今吏之持簿。蹕音必笏音忽持簿步古反徐廣云持簿手版也。疏曰畫衣謂畫龍於衣祭服玄衣纁裳詩稱玄袞是玄衣而畫以袞龍袞之言卷然謂龍首卷然玉藻曰龍卷以祭知謂龍首卷也尚書益稷云帝曰

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言觀古人之象謂觀衣服所象日月以至黼黻十二物皆衣服之所有也華蟲以上言作會宗彝以下言絺繡則二者雖在於服而施之不同冬官考工記畫繢與繡布采異次知在衣則畫之在裳則刺之故鄭玄禮注及詩箋皆云衣繢而裳繡以此知衣是畫文故云衣畫衣也衮衣以下章數鄭玄注司服云有虞氏十二章自日月以下至周而日月星辰畫於旌旗又登龍於山登火於宗彝冕服自九章

而下如鄭此言九章者龍一山二華蟲三火四宗彝五在衣藻六粉米七黼八黻九在裳鷩冕者去龍去山自華蟲而下七章華蟲一火二宗彝三在衣餘四章在裳毳冕者去華蟲去火五章自宗彝而下宗彝一藻二粉米三在衣餘二章在裳希冕者去宗彝去藻三章自粉米而下粉米一在衣餘二章在裳玄冕者其衣無畫裳上刺黻而已杜昭二十五年數九文不取宗彝則與鄭異也冠者首服之大名冕者冠中之別號故云冕冠也世本云黃帝作冕宋仲子云冕冠之

有旒者禮文殘缺形制難詳周禮弁師掌王之五冕皆玄冕朱裏延言玄朱而已不言所用之物論語曰麻冕禮也蓋以木爲幹而用布衣之上玄下朱取天地之色其長短廣狹則經傳無文阮諶三禮圖漢禮器制度云冕制皆長尺六寸廣八寸天子以下皆同沈引董巴輿服志云廣七寸長尺二寸應劭漢官儀云廣七寸長八寸沈又云廣八寸長尺六寸者天子之冕廣七寸長尺二寸者諸侯之冕廣七寸長八寸者大夫之冕但古禮殘缺未知孰是故備載焉司馬彪漢

書輿服志云孝明帝永平二年初詔有司采周官禮記尚書之文制冕皆前圓後方朱裏玄上前垂四寸後垂三寸天子白玉珠十二旒三公諸侯青玉珠七旒卿大夫黑玉珠五旒皆有前無後此則漢法耳古禮鄭玄注弁師云天子衮冕以五采繅前後各十二斿斿有五采玉十有二鷩冕前後九斿毳冕前後七斿希冕前後五斿玄冕前後三斿斿皆五采玉十有二上公衮冕三采繅前後九斿斿有三采玉九侯伯鷩冕三采繅前後七斿斿有三采玉七子男毳冕三采繅

[illegible]皆[illegible]二[illegible]其[illegible]

依命[illegible]之[illegible]僚[illegible]

前下[illegible]因名[illegible]一

以在上[illegible]入[illegible]驕矜[illegible]合位一

而志循下[illegible]此[illegible]是[illegible]一

也韍韠制同而名異[illegible]玄爵之[illegible]

云芾大古蔽[illegible]之象[illegible]冕[illegible]之

芾其他服謂之韠以韋爲之[illegible]云

韍韋韠也詩[illegible]赤芾在股則芾是

當股之衣故云以蔽膝也鄭玄易

緯乾鑿度注云古者田漁而食因

衣其皮先知蔽前後知蔽後後王

易之以布帛而獨存其蔽前者重

古道而不忘本也是說韍韠之元

由[illegible]下繫辭曰包犧氏之王天

下也作爲網罟以佃以漁則佃漁

而食伏犧時也禮運說上古之時

云昔者先王食鳥獸之肉衣其羽

皮是佃漁而食因衣其皮也又曰

後聖有作治其麻絲以爲布帛繫

辭曰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

然則易之布帛自黃帝始也垂衣

裳服布帛初必始於黃帝其[illegible]

象之象不知始自何代[illegible]

堂[illegible]服[illegible]

[illegible]服而[illegible]

原書漫漶不清

[illegible]利享祀一[illegible]服謂之[illegible]

[illegible]冠[illegible]士服[illegible]端服

韠是他服謂之[illegible]爲一

謂之他此欲以兩服[illegible]

[illegible]爲韋韠韍之與韠祭服他服之異

名耳其體制則同玉藻說玄端服

[illegible]韠云韠君朱大夫素士爵韋韍之

首言韠句末言韋明皆以韋爲之

凡韠皆象裳色言君朱大夫素則

尊卑之韠直色別而已無他飾也

其韍則有文飾爲明堂位曰有虞

氏服韍夏后氏山殷火周龍章鄭

玄云韍冕服之韠也舜始作之以

尊祭服禹湯至周增以畫文後王

彌飾也山取其仁可仰也火取其

明也龍取其變化也天子備焉諸

侯火而下卿大夫山士韎韋而已

是說韍之飾也玉藻曰韠下廣二

尺上廣一尺長三尺其頸五寸[illegible]

韋帶博二寸鄭玄云頸五寸亦[illegible]

廣也頸中央肩兩角皆上接革[illegible]

以繫之肩與革帶廣同是說韠之

制[illegible]記傳更無韍制皆是[illegible]義明

[illegible]與韠同經傳作韍或作鞸[illegible]

[illegible]皆義同也徐廣車服儀制[illegible]

[illegible]韍如今蔽膝[illegible]國連[illegible]以[illegible]

[illegible]飾夫之漬[illegible]

原書漫漶不清

蔽膝猶用[illegible]皮韍音以裂用綵緣爲之是其古今異也以其用綵故字或有爲𢧐若天子之笏以玉爲之故云𢧐玉笏也管子云天子執玉笏以朝日是有玉笏之文也禮之有笏者玉藻云凡有指畫於君前用笏造受命於君前則書於笏釋名云笏忽也君有命則書其上備忽忘也或曰笏可以簿疏物也徐爰車服儀制曰古者貴賤皆執笏即今手板也然則笏與簿手板之異名耳蜀志稱秦宓見大守以簿擊頰則漢魏以來皆執手板故云若今吏之持簿玉藻云笏畢用也因飾焉言貴賤盡皆用笏因飾以示尊卑其上文云笏天子以球玉諸侯以象大夫以魚須文竹士竹本象可也鄭玄云球美玉也文猶飾也大夫士飾竹以爲笏不敢與君並用純物是其尊卑異也大夫與士笏俱用竹大夫以魚須飾之士以象骨爲飾不敢純用一物所以下人君也用物既殊體制亦異玉藻云天子搢珽方正於天下也諸侯荼前詘後直讓於天子也大夫前詘後詘無所不讓也鄭玄以爲謂之珽珽之言珽然無所屈前後皆方正也荼讀舒遲所畏在前也圜殺其首屈於天子也大夫上有天子下有己君故首末皆圜前後皆讓是其形制異也其長則諸侯以下與天子又異掛一名大圭周禮典瑞云王晉大圭以朝日是也冬官考工記大圭長三尺天子服之是天子之挺長三尺也玉藻云笏度二尺有六寸短於天子蓋諸侯以下度分皆然也

帶裳幅舄（幅音逼舄音昔）

○帶革帶也衣下曰裳幅若今行縢者舄複履○縢徒登反複音福○跡曰下有韋是紳帶知此帶爲韋帶玉藻革帶博二寸鄭云凡佩繫於革帶白虎通云男子有鞶革者示有金革之事然則示有鞶革故用革爲帶帶爲佩也昭十二年傳云裳下之飾也經傳通與皆士衣下裳故云衣下曰裳幅與行縢今古之異名故云若今行縢詩云邪幅在下毛傳曰幅偪也所以自偪束也鄭箋云邪幅如今行縢也偪束其脛自（足）至膝膝謂織也縱則行而緘足（小縱）名行縢邪纏束之故名邪幅舄（此音）履之小別鄭玄周禮屨人注（云複）下曰舄禪下曰屨然則舄之與（屨偏）下有禪複爲異屨是總名故云（複舄）複謂其複下也

（[illegible]天子諸侯吉事皆舄赤舄者冕服之舄白舄者皮弁之舄黑舄者玄端之舄其士皆著屨纁屨者爵弁之屨白屨者皮弁之屨盖之[illegible]玄端之屨其卿大夫服冕者玄冕爵弁服則屨其王后褘衣玄舄揄狄青舄闕狄赤舄鞠衣黃屨展衣白屨褖衣黑屨其諸侯夫人及卿大夫之妻合衣狄者皆舄其餘皆屨其舄之飾用對方之色赤舄黑飾是也屨之飾用比方白屨黑飾是也）

衡紞紘綖

（紞多敢反字林紘坎反紘獲耕反綖音延字林弋善反○衡維持冠

者紞冠之垂者紘纓從下而上者綖冠上覆○上時掌反下上下同○疏曰此四物者皆冠之飾也周禮追師掌王后之首服追衡笄鄭司農云衡維持冠者鄭玄云祭服有衡垂于副之兩旁當耳其下以紞縣瑱彼婦人首服有衡則男子首服亦然冠由此以得支立故云維持冠者追猶治王之名王后之衡以玉爲之故追師掌焉弁師掌王之五冕弁及冕皆用玉笄則天子之衡亦用玉其諸侯以下衡之所用則未聞紞者縣瑱之繩垂於冠之兩旁故云冠之垂者魯語敬姜曰王后親織玄紞則紞必織線爲之若今之絛繩鄭玄詩箋云充耳謂所以縣瑱者或名爲紞織之人君五色臣則三色是也絛必雜色而魯語獨言玄者以玄是天色故特言之非謂紞五色也紘纓皆以組爲之所以結冠於人首也纓用兩組屬之於兩旁結之於頷下垂其餘也紘用一組從下屈而上屬之於兩旁垂其餘也紘纓同類以之相形故云紘纓從下而上者弁師掌王之五冕皆玉笄朱紘祭義稱諸侯冕而青紘士冠禮稱緇布冠青組纓皮弁笄爵弁笄緇組

纓鄭玄云有笄者屈組爲紘垂爲飾無笄者纓而結其絛以其有笄者屈紘力少故從下而上屬之無笄者用纓力多故從上而下結之冕弁皆有笄故用紘緇布冠無笄故用纓也魯語稱公侯夫人織紘綖知綖亦織而爲之士冠禮言組纓云紘知天子諸侯之紘亦用組也[illegible]覆者冕以木爲幹以玄布衣其上謂之綖論語尚書皆云麻冕[illegible]當用布也弁師掌王之五冕皆玄冕知其色用玄也孔安國論語注言績麻三十升布以爲冕[illegible]也鄭玄玉藻注云延冕）

原書漫漶不清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下[illegible]也[illegible]上十二[illegible]

者皆[illegible]先[illegible]裳俱[illegible]則[illegible]

[illegible]服鄭方觀禮注云上公袞

[illegible]升龍天子有升龍有降龍衣[illegible]

有降龍也是則公自袞以下侯伯[illegible]

[illegible]以下是[illegible]有變[illegible]則諸侯火

以下卿大夫山是黻有變也[illegible]

玉象不肖長短亦異是斑有變[illegible]

變冕鷩冕裳四章[illegible]冕希冕玄冕二

意是裳有襲也鄭玄注[illegible]云王

吉服爲首二等赤爲爲上是服之

[illegible]公[illegible]報　八十五

爲一有白爲黑爲王后祭服爲有

三等玄爲爲上律衣之爲下有青

爲赤爲是爲有度也難則人君五

色臣則三色是難有度也天子朱

紘諸侯青紘是紘有度也其帶韜

繢紘則無以言之律書昭其是也

[illegible]其尊卑率書律[illegible]

各[illegible]觀度

藻率鞞鞛

率音律[illegible]

[illegible]反鞞[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所以薦玉木爲中幹用帛衣而畫

之此言以帛爲之指木上之帛其

實木爲幹也禮之言繅皆有玉共

文大行人謂之繅藉曲禮單稱藉

故知所以藉玉也大行人云公執

桓圭九寸繅藉九寸知大小各如

其玉也大行人注云繅藉以五采

帛衣扳若奠玉則以藉之是由有

奠之時須有繅以之藉玉故大小

如玉耳典瑞職曰王執鎮圭繅藉

五采五就以朝日公執桓圭侯執

信圭伯執躬圭繅皆三采三就子

執穀璧男執蒲璧繅皆二采再就

以朝覲宗遇會同于王是王五采

祭禮九　八十六

公侯伯三采子男二采也凡言五

采者皆謂玄黃朱白蒼三采朱白

蒼二采朱綠就成也五就謂五帀

每一帀爲就也禮之言藻其文雖

多典瑞大行人聘禮覲禮皆單言

繅或云繅藉未有言繅率者故服

虔以藻爲畫藻率爲刷巾杜以藻

率爲一物者以拭物之巾無名率

者服言禮有刷巾事無所出且哀

伯謂之昭數固應禮之大者寧當

舉拭物之巾與藻藉爲類故知藻

率正是藻之複名藻得稱爲藻藉

何以不可名爲藻率也玉藻說帶

之制曰士練帶率下辟凡帶有率

（以箴功鄭玄云士以下皆禪不合而縪積如今作幓頭爲之也然則禪而不合縿其邊謂之率此以韋衣木蓋亦縪積其邊故猶率也鄭司農典瑞注讀繅爲藻率之藻似以藻率共爲藻也詩曰鞞琫容刀故知鞞鞛佩刀削之飾也少儀云刀授穎削授拊削是刀之類故與刀連言之鞞鞛二名明飾有上下先鞞後鞛故知鞞爲上飾鞛爲下飾劉君以毛詩傳下曰鞞上曰琫而規杜氏但鞞鞛或上或下俱是無正文不可以規杜過也）

鞶厲游纓（鞶步干反游音旒○鞶紳帶一名大帶厲大帶之垂者游旌旗之游纓在馬膺前如索帬○膺於陵反索悉各反○疏曰易訟卦上九或錫之鞶帶注鞶帶也以帶束要垂其餘以爲飾謂之紳上帶爲革帶故云鞶紳帶所以別上帶也玉藻說帶云大夫大帶是一名大帶也詩毛傳云厲帶之垂者故用毛說以爲厲大帶之垂者也大帶之垂者名之爲紳而後名爲厲者紳是帶之名厲是垂之貌詩稱垂帶而厲是厲爲垂貌也玉藻釋天子素帶朱裏終辟諸侯素帶不朱裏大夫玄華辟垂）

（帶皆博四寸士帶博二寸再繚四寸繡辟下垂覽服等說鞶厲皆與杜同鄭玄獨異禮記內則注以鞶爲小囊讀厲如裂繻之裂言鞶囊以盛繒緣之以爲飾案禮記縪男鞶革女鞶絲鞶是帶之別稱遂以鞶爲帶名言其帶韋帶絲耳鞶非囊之號也禮記又云婦事舅姑施縏袠袠是囊之別名今人謂袠書之物爲袠言其施帶施囊耳其鞶亦非囊也若以縏爲小囊則袠是何器若袠亦是囊則不應帶二囊矣以此知鞶即是紳帶爲紳其實游是旌之垂者游之別名九旗雜各有名而旌旗爲之總號故云旌旗之游也案巾車王建大常十有二游又大行人云上公九游侯伯七游子男五游其孤卿建旃大夫士建物其游各如其命數其鳥旟則七游熊旗則六游龜旐則四游故考工記云鳥旟七游以象鶉火熊旗六游以象伐龜旐四游以象營室也鄭司農巾車注云禮家說曰纓當胷以削革爲之鄭玄云纓今馬鞅是纓在馬膺前也服虔云纓如索帬今乘輿大駕有之然則當纓以朱大絲之馬膺有[illegible]是纓之遺象故云如索帬也[illegible]）

（車玉路樊纓十有再就鄭玄注云樊及纓皆以五采罽飾之金路樊纓九就象路樊纓七就革路絛纓五就鄭玄云其樊及纓以絛絲飾之木路前樊鵠纓鄭玄云以淺黑飾韋爲樊鵠色飾韋爲纓不言就數飾與革路同）昭其數也（尊卑各有數○疏曰藻有五采三采之異是藻率有數也毛詩傳說容刀之飾云天子玉琫而珧珌諸侯璗琫而璆珌是鞞鞛有數也玉藻云紳長制士三尺有司二尺有五寸又大夫以上帶廣四寸士廣二寸是鞶厲有數也玉路十二斿金路九斿是斿有數也玉路纓十有二就金路纓九就是纓有數也數之與度大同小異度謂限制數謂多少言其尊卑有節數也）火龍黼黻（黼音甫○火畫火也龍畫龍也白與黑謂之黼形若斧黑與青謂之黻兩已相戾○戾力計反○疏曰考工記畫繢之事云火以圜鄭司農云爲圜形似火也鄭玄云形如半環然又曰水以龍鄭玄云龍水物畫水者幷畫龍是衣有畫火畫龍也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考工記文也其言形若斧兩已相戾相傳

爲說孔安国虞書傳亦云黼若斧形黻爲兩已相背是其舊說然也周世衮冕九章傳雖言火龍黼黻四章者畧以明義故文不具舉衣之所畫龍先於火今火先於龍知其言不以次也）昭其文也（以文章明貴賤）五色比象昭其物也（比並是反○車服器械之有五色皆以比象天地四方以示器物不虛設○械戶戒反○疏曰考工記云畫繢之事雜五色東青南赤西白北黑天玄地黃是其比象天地四方也比象有六而言五者玄在赤黑之間非别色也昭二十五年傳云九文六采言采色有六故注以天地四方六事當之五行之色爲五色加天色則爲六故五色六采互相見也昭其物者以示物不虛設必有所象其物皆象五色故以五色明之）錫鸞和鈴昭其聲也（錫音揚鈴音令○錫在馬額鸞在鑣和在衡鈴在旂動皆有鳴声○額顔客反鑣彼驕反旂勤衣反○疏曰鄭玄巾車注云錫馬面當盧刻金爲之所謂鏤錫也詩箋云眉上曰錫刻金飾之今當盧也然則錫在眉上故云在馬額也詩稱輶車鸞鑣知鸞在鑣也鑣

（在馬口兩旁衡在服馬頭上鸞和亦錢也以處異故異名耳爾雅釋天說旌旗有鈴曰旂李巡曰以鈴置旐端是鈴在旂也錫在馬額鈴在旂先儒更無異說其鸞和所在則舊說不同毛詩傳曰在軾曰和在鑣曰鸞韓詩內傳曰鸞在衡和在軾前鄭玄經解注取韓詩為說秦詩箋云置鸞於鑣異於乘車也其意言乘車之鸞在衡田車之鸞在鑣及商頌烈祖之箋又云鸞在鑣是疑不能定故兩從之也案考工記輪崇車廣衡長參如一則衡之所容唯兩服馬耳詩辭每言八鸞當謂馬有二鸞鸞若在衡衡唯兩馬安得置八鸞乎以此知鸞必在鑣鸞在鑣則和當在衡經傳不言和數未知和有幾也四者皆以金為之故動則皆有鳴聲也）三辰旂旗昭其明也（三辰日月星也畫於旌旗象天之明○疏曰春官神士掌三辰之法鄭玄亦以為日月星也謂之辰辰時也日以照晝月以照夜星則運行於天昏明遞帀而正所以示民早晚民得取為時節故三者皆為辰也三辰是天之光明照臨天下故畫於旌旗象天之明也九旗之

物唯日月為常不言畫星者蓋太常之上又畫星也穆天子傳稱天子葬盛姬建日月七星蓋畫北斗七星也案司常交龍為旂熊虎為旗不畫三辰而云三辰旂旗者旂旗是九旗之總名可以統大常故舉以為言也）夫德儉而有度登降有數（登降謂上下尊卑）文物以紀之聲明以發之以照臨百官百官於是乎戒懼而不敢易紀律今滅德立違（謂立華督違命之臣）而寘其賂器於大廟以明示百官百官象之其又何誅焉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郜鼎在廟章孰甚焉武王克商遷九鼎于雒邑（寘之豉反雒音洛本亦作洛○九鼎殷所受夏九鼎也武王克商乃營雒邑而後去之又遷九鼎焉時但營雒邑未有都城至周公乃卒營雒邑謂之王城即今河南城也故

（[illegible]定[illegible]鼎[illegible]曰[illegible]之古洛反[illegible]流日[illegible]）（無傳知九[illegible]之所受其也戰[illegible]九鼎）一（謂齊[illegible]晋周伐鄭[illegible]取一鼎九[illegible]九鼎八一）（人挽之[illegible]人致式是重百[illegible]其鼎有九故稱九鼎也知武王）（九鼎於雒邑[illegible]爲都晋[illegible]王所重相傳以爲寶器[illegible]大[illegible]）（之日[illegible]可遷置西周乃從九鼎[illegible]子洛邑故知本意欲以爲都又以）（尚書洛誥說周公營洛邑[illegible]武主但有遷意周公乃卒營之地理）

（志云河南縣故郟鄏地也武王遷九鼎焉周公致太平營以爲都是）（爲王城至平王居之言即今河南城者[illegible]時猶以爲河南縣[illegible]王定）（鼎宣三年傳文）義士猶或非之（蓋伯夷之[illegible]○疏曰）（史記伯夷列傳曰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讓國俱逃歸[illegible]及至）（西伯卒武王東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伐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武王旣平殷夷齊恥之而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作歌）

原書漫漶不清

（曰登彼西山兮采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按書傳之說謬）（武王者唯此乙故知伯夷之[illegible]）而況將昭違亂之賂器於大廟其若之何公不聽（春秋）（左氏傳）○穀梁子曰桓內弒其君外成人之亂受賂而退以事其祖非禮也其道以周公爲弗受也郜鼎者郜之所爲也曰宋取之宋也（郜鼎）

（本郜國所作宋後得之）以是爲討之鼎也（討宋）（亂而更受其賂鼎）孔子曰名從主人物從中國故曰郜大鼎也（[illegible]人[illegible]作鼎之主[illegible]也故）（[illegible]之郜物從中國謂是大[illegible]蓋[illegible]名從主人昔謂本是郜[illegible]之）（[illegible]物從中國皆[illegible]在[illegible]來[illegible]物從中國[illegible]變例[illegible]）（[illegible]其意謂[illegible]名從[illegible]看之[illegible]說恃[illegible]）[illegible]

原書漫漶不清

號不得改之君傳稱吳謂善稻爲字緩夷狄謂太原爲大鹵以地形物類須從中國之號故不得謂之伊緩大鹵也何休云周家以世孝天瑞之鼎諸侯有世孝者天子亦作鼎以賜之禮祭天子九鼎諸侯（七卿大夫五元士三也故部國有之）○襄公六年齊侯滅萊（賂夙沙衛之謀也事在二年）獻萊宗器于襄宮（襄宮齊襄公廟○春秋左氏傳）

自天子達於庶人喪從死者祭從生者

支子不祭（從死者謂衣衾棺椁從生者謂奠祭之牲器○疏曰盧植解云從上者謂除服之後吉祭之時以子孫官祿祭其父祖故云從生者若喪中之祭虞祔練祥仍從死者之爵故不記云士祔於大夫則易牲又云其妻爲大夫而卒而后其夫不爲大夫而祔於其妻則不易牲又雜記云上大夫之虞也少牢卒哭成事祔皆大牢下大夫之虞也犆牲卒哭成事祔皆少牢是虞中之祭仍從死者之禮而鄭云謂奠祭之牲器云奠則是喪中之祭得從生者之爵與小記雜記違者小記雜記據死者子孫身無官爵生者又無可祭事故喪

中之祭皆用死者之禮若其生者有爵則祭從生者之法喪祭尚爵喪後言祭可知奠謂葬前祭謂葬後包喪終吉祭也鄭必知祭兼喪祭與盧植別者以此云祭從生者喪從死者相對又中庸云父爲大夫子爲士葬以大夫祭以士又云父爲士子爲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祭又與葬相對皆祭與喪葬連文是一時之事故祭中兼爲喪奠也或云在喪中祭尚從死者爵至吉祭乃用生者祿耳故知盧解鄭言奠者自吉祭之奠及非時祭耳○王制）諸侯不敢祖天子大夫不敢祖諸侯（疏曰此經云諸侯不敢祖

天子而文二年左傳云宋祖帝乙鄭祖厲王大夫不敢祖諸侯而莊二十八年左傳云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與此文不同者此據尋常諸侯大夫彼據有大功德者故異義禮戴引此郊特牲云又匡衡說支庶不敢薦其禰下士諸侯不得專祖於王古春秋左氏說天子之子以上德爲諸侯者得祖所自出魯以周公之故立文王廟左傳宋祖帝乙鄭祖厲王猶上祖也又曰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以其有先君之主公子爲大夫所食采地亦自立所出公廟其立先公廟準禮公子得祖先君公孫不得祖諸侯許慎謹案周公以上德封魯

（宁祭[illegible]類用四代之禮樂知六[illegible]天子諸侯有德祖天子者知大夫亦有[illegible]）（諸侯鄭氏無駁與許慎同也其王子若無大德不得出封食采畿内[illegible]）（其餘者亦得采地之中立祖王廟故都宗人家宗人皆爲都家祭所出祖王之廟也○詳見祭法）○有天疾者不得入乎宗廟（今案公羊傳衛侯之母兄輒有惡疾不得立故穀梁云爾○昭公二十年穀梁）

右祭主○傳武王末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大王王季上祀先

公以天子之禮斯禮也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父爲大夫子爲士葬以大夫祭以士父爲士子爲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期之喪達乎大夫三年之喪達乎天子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追王之王去聲○朱先生云此言周公之事末猶老也追王蓋推文武之意以及乎王迹之所起也先

組紺以上至后稷也[illegible]祀先公以天子之禮又推大王王季之意以及於無窮也制爲禮法以及天下使葬用死者之爵祭用生者之祿喪服自期以下諸侯絕大夫降而父母之喪上下同之推己以及人也○中庸）○父爲士子爲天子諸侯則祭以天子諸侯其尸服以士服（祭以天子諸侯養以子道也尸服士服父本無爵子不敢以己爵加之故於卑之○養以尚反○疏曰云尸服士服者謂尸服玄端若是之先

祖爲士大夫則服助祭之服故曾子問云尸弁冕而出是爲君尸者著弁者有著冕者若爲先君士尸則著爵弁若爲先君大夫尸則著玄冕是也若大夫士之尸則服玄祭之服故鄭注士虞記尸服卒者之上服士玄端是也）父爲天子諸侯子爲士祭以士其尸服以士服（謂父以[illegible]尊尸[illegible]士服不成爲君也天子之[illegible]爲王者後以祀其受命之[illegible]士則擇其宗之賢者[illegible]封[illegible]子爲王者後[illegible]

（侯者祀其先君以禮卒[illegible]尸服天子諸侯之服如遂與[illegible]二則尸也祭也皆如士不敢以尊自抑服○疏曰知謂父以爵辟者少者尸服士服故也以其嘗爲天子諸侯不可以然人之禮待之士是爵之最早故服其士服云若繼子者不必封其子者案尚書序云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命微子代殷後是擇其賢者不立封紂子是也云祀其先君以禮卒者尸服天子諸侯之服者案左傳云宋祖帝乙帝乙是以禮卒者而宋祀以爲禮明其照天子之服推此則諸侯亦然二毀服汏記）

○支子不祭祭必告于宗子（不敢自專謂宗子有疾支子當攝而祭者也五宗皆然○[illegible]曰支子庶子也祖禰廟在適子之家[illegible]子賤不敢輒祭之也[illegible]子是溫祀祭必告於宗子者支[illegible][illegible]不得祭者宗子有疾不堪[illegible][illegible]二代攝可也猶宜告宗子[illegible][illegible]祭故鄭云不敢自專○[illegible][illegible]）○庶子不祭祖（明[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也禰則不祭[illegible][illegible]祭祖者主謂宗子庶子[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謂立祖禰廟者也[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上者謂下正爲[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友○疏曰此[illegible]尊宗之義[illegible][illegible]適子[illegible]是人子並宜祭而適[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子獨不祭者正是體本[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所宗故云明其宗也又[illegible]鄭據子名對父上言庶子猶是[illegible]世[illegible][illegible]斷不得祭父何假言祖[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則不祭也而記不[illegible][illegible]不[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是對孫今既云庶子[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是宗子庶子俱爲適[illegible][illegible]適士二廟自禰及祖是適[illegible]子之[illegible]廟祭之而已是祖庶[illegible][illegible]適士[illegible]自立禰廟而不[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之故云庶子不祭祖云[illegible][illegible]在子上者謂下正猶爲[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所以謂禰適爲庶子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謂祖之適也下正謂禰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正爲禰適而於祖猶[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之爲庶也五宗悉然）○庶子不祭[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子俱爲下士得立禰廟也雖[illegible][illegible]亦然○疏曰解庶所以不祭[illegible][illegible]也禰適故得立禰廟故祭禰[illegible][illegible]不得立禰廟故不得祭其禰[illegible][illegible]有所宗既無禰廟故不得祭子[illegible]也又曰前文云不祭祖以有祖[illegible]故注云宗子庶子俱[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此[illegible]云不祭禰[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非子俱爲下士若庶子是下士宗子是庶人此下士立廟於宗子之家庶子共其牲物宗子主其禮雖庶人是有祭義若宗子爲下士是宗子自祭之庶子不得祭也）○庶子不祭殤與無後者殤與無後者從祖祔食（不祭殤者父之庶也不祭無後者祖之庶也此二者當從祖祔食而已不祭祖無所食之也共其牲物而宗子主其禮焉祖庶之殤則自祭之凡所祭殤者唯適子耳無後者謂昆弟諸父也宗子之諸父無後者爲墠祭之○食音嗣共音恭墠音善○疏曰此事與曾子問中義同而語異也曾子問中是明宗子所得祭就宗子之家宗子主其禮今此所言是庶子不得在當家祭者也庶子者謂父庶及祖庶也殤者未成人而死者也無後謂成人未昏或已娶無子而死者不得祭殤者謂父庶也不祭無後者謂祖庶也殤與無後者從祖祔食者解庶所以不自祭義也已不得祭父祖而以此諸親皆各從其祖祔食祖廟在宗子之家故已不得自祭之也又曰云不祭殤者父之庶也謂已是父之庶子及餘兄弟亦是父之庶子庶子所生之適子爲殤而死者不得自祭之以其己是父庶不合立父廟故不得自祭其子殤也殤尚不祭成人無後不祭可知云不祭無後者祖之庶也者已是祖庶不合立祖廟故兄弟無後者不得祭之己若是曾祖之庶亦不得祭諸父無後者諸父無後當於曾祖之廟而祭己是曾祖庶不合立曾祖之廟故不祭之此直云祖之庶不云曾祖之庶者言祖兼曾祖也此無後者身並是庶若在殤而死則不合祭也云此二者當從祖祔食而已不祭祖無所食之也者一是殤二是無後此二者當從死者之祖而祔食祖廟在宗子之家故已不得祭祖無所食以私家不合祭祖無奠食之也云共其牲物而宗子主其禮焉者謂殤者之親共其牲物而宗子直掌其禮庾氏云此殤與無後者所祭之時非惟一度四時隨宗子之家而祭也但牲牢不得同於宗子祭尊之禮故曾子問注云凡殤特豚其義具曾子問疏云祖庶之殤則自祭之者已於祖爲庶故謂己子爲祖庶之殤己是父適得立父廟故自祭

（子殤祔於父廟也云無後者謂昆弟諸父也者昆弟謂己之昆弟己是祖庶祭無後昆弟當就祖廟已無祖廟故不祭無後昆弟云諸父也若己是曾祖之庶祭諸父當於曾祖之廟已無曾祖之廟故不祭無後諸父云宗子之諸父無後者爲墠祭之者宗子合祭諸父諸父當於宗子曾祖之廟宗子是士雖有祖禰二廟無曾祖廟故諸父無後若爲墠祭之若宗子爲大夫得立曾祖廟者則祭之於曾祖廟不於墠也若宗子有大祖者不立曾祖廟亦祭之於墠案祭法云先壇後墠今祭之墠者皇氏云以其無後賤之故於墠也。小記）

○庶子若富則具二牲獻其賢者於宗子（賢猶善也。疏曰若富則具二牲獻其賢者於宗子者賢猶善也善者獻宗子使祭之不善者私用自祭也）夫婦皆齊而宗敬焉（齊側皆反。當助祭於宗子之家。疏曰夫婦皆齊而宗敬焉者大宗子將祭之時小宗夫婦皆齊戒以助祭於大宗以加敬焉謂敬事大宗之祭）終事而后敢私祭（祭其祖禰。疏曰終事而后[illegible]私祭者謂大宗祭竟祭畢而后敢以私祭祖禰也此文雖主事大宗子其大宗之外事小宗子者亦然。內則）

○曾子問曰宗子爲士庶子爲大夫其祭也如之何孔子曰以上牲祭於宗子之家（貴祿重宗也上牲大夫少牢。疏曰此一節論宗子祭用大夫牲之事上牲謂大夫少牢也宗子是士合用特牲今庶子身爲大夫若祭祖禰當用少牢之牲就宗

子之家而祭也以廟在宗子家故也又曰用大夫之牲是貴祿也宗廟在宗子之家是重宗也此宗子謂小宗也若大宗子爲士得有祖禰二廟也若庶子是宗子親弟則與宗子同祖禰得以上牲於宗子之家而祭祖禰也但庶子爲大夫得祭曾祖廟已是庶子不合自立曾祖之廟崔氏云當寄曾祖廟於宗子之家亦得以上牲宗子爲祭也若己是宗子從父庶子兄弟父之適子則於其家自立禰廟其祖及曾祖亦於宗子之家寄立之亦以上牲宗子爲祭若己是宗子兄

（祖庶兄弟父祖之適則立祖禰廟於已家則亦寄立曾祖之廟於宗子之家已亦供上牲宗子爲祭此大夫者謂諸侯大夫故少牢知此是諸侯大夫者以下文云宗子有罪居于他國言他國則是據諸侯也以文相連接故知此大夫是諸侯大夫也）祝曰孝子其爲介子某薦其常事（爲于僞反○介副也不言庶使若可以祭然○疏曰宗子祭時祝告神辭云孝子某孝子謂宗子也某是宗子之名介子某介子謂庶子爲大夫者介副也某是庶子名也薦其歲之常事告神止稱宗子其時庶子身在祭位必知庶子在者以經云祭於宗子之家是大夫就宗子家而祭又曰上云庶子爲大夫此亦當云爲庶子某今云介子某者庶子卑賤之稱介是副貳之義介副則可祭故云使若可以祭然故稱介子）若宗子有罪居于他國庶子爲大夫其祭也祝曰孝子某使介子某執其常事（此之謂宗子攝大夫○疏曰喪服小記士不攝大夫

賤

士攝大夫唯宗子也又曰此宗子有罪出在他國庶子既爲攝主不敢備禮故於祭末不爲陽厭之飫也所以不爲陽厭者陽是神之厭飫今攝主祿退似若神未厭飫也不旅謂將祭旅酬之時賓奠不舉不爲旅酬也旅酬是賓主交歡之始今攝主不敢當正主故不旅也不綏不綏祭者綏是主人受福綏是將欲受福祭先爲綏祭今辟正主故不敢受嘏以其不嘏故不綏祭也不配者以祭初尸未入之時祝告神辭曰以某妃配某氏備告考妣今攝主不敢備禮略吉皇祖而已此經所陳從祭末然後以次至祭初逆陳之必逆陳之者皇氏云以其攝主非正故逆陳以見義云厭厭飫神也者以其無尸設饌欲神之歆饗而厭飫是也云厭有陰有陽謂一祭之中有此兩厭下文有陰厭有陽厭是也陰厭約少牢特牲禮文祝酌奠者謂祝酌奠於鉶南且饗者祝奠訖且復以辭饗告神也是室奧陰靜之處故云陰厭尸謖之後佐食徹尸之薦俎設於西北隅得户明白之處故曰陽厭今攝主不厭謂不陽厭也所以然者厭是厭飫凡厭是神之

歆饗云尸謖至陽厭祂其上大夫當自賓尸故少牢禮無陽厭也下大夫不賓尸有陽厭也其天子諸侯明日乃爲繹祭亦有陽厭也故詩云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謂天子之禮天子既爾諸侯亦然此云攝主不厭謂下大夫攝不陽厭也礼有陽厭以其攝主故闕陽厭若上大夫本無陽厭可闕知此不厭者不陽厭此皆逆陳於祭末者先言故知不陽厭也云假讀爲嘏至主人祂以古旁之嘏是福慶之辭少牢云嘏于主人嘏字古旁爲之祭禮唯主人受嘏故知不嘏不嘏主人也云不綏祭謂欲食之時先減黍稷牢肉而祭之於豆閒故曰綏祭尸與主人俱有綏祭今攝主則不綏也所以然者凡將受福先爲綏祭今辟正主不敢受福故不綏也若綏少牢禮云祝此迎尸尸入即席坐而祝命尸綏祭尸取菹及黍稷肺祭于豆間是謂之綏祭綏是減毀之名尸與主人俱有綏祭也云今主人者謂今攝主人也云綏周禮作隋者以綏是綏安之義隋是減毀之名故從於周隋爲正守祧云既祭則藏其隋是也云不配者祝辭不言以某妃配其氏者謂祝辭直言薦歲事於皇祖伯某不云以某妃配某氏某氏者其妃之姓也若云某妃姜氏子氏之類也

攝主不厭

祭不旅不假不綏祭不配（厭於艷反綏注作墮許垂反又况垂反。）皆辟正主厭厭飫神也厭有陰有陽迎尸之前祝酌奠奠之且饗是陰厭也尸謖之後徹薦俎敦設於西北隅是陽厭也此不厭者不陽厭也不旅不旅酬也假讀爲嘏不嘏不嘏主人也不綏祭謂今主人也綏周禮作墮不配者祝辭不言以某妃配某氏。辟音避謖色六反敦設對。疏曰此一節以曾子前問宗子爲士庶子爲大夫孔子答畢更爲曾子賓陳宗子有罪出居他国庶子爲大夫在家法其祭之禮樂少牢饋食司宮筵于奥設饌畢祝酌奠于鉶南主人西面再拜稽首祝曰孝孫某敢用柔毛剛鬣嘉薦普淖用薦歲事于皇祖伯某以某妃配某氏尚饗此所謂配也今攝主則不配少牢又云祝出迎尸尸入即席坐而執祝觶之觶而抗命尸挼尸取菹擩于醢祭于豆間及祭黍稷肺等是謂尸綏祭也尸飯

（十一飯訖主人洗爵酳尸尸酢主人主人拜受爵上佐食取黍稷肺授主人所謂綏祭也今攝主不綏祭少牢又云主人左執爵祝與二佐食取黍以授尸尸執以命祝祝受以東北面嘏于主人曰皇尸命工祝承致多福無疆于女孝孫所謂嘏也今攝主則不嘏也案特牲主人受嘏之後獻祝及佐食訖主婦獻尸及祝佐食訖乃賓長獻尸尸爵止未飲主人主婦交相致爵訖尸乃飲止爵以酢賓賓飲訖賓獻祝及佐食洗酌致于主人主婦訖主人獻賓賓酢主人主人又獻

衆賓訖尊兩壺于阼階東西方亦如之主人酌西方之尊以酬賓[illegible]又奠爵于賓之薦北賓取爵東[illegible]奠于薦南所謂亦奠於薦也今[illegible]主人奠於薦北賓取奠於[illegible]觶不舉也主人獻長兄弟又[illegible]兄弟訖長兄弟加爵[illegible]衆賓[illegible]加爵於[illegible]訖[illegible]于[illegible]奠[illegible]爵言之[illegible]兄弟長兄[illegible]賓酬衆[illegible]弟所謂旅酬[illegible]旅酬[illegible]特牲云旅酬[illegible]衆賓之後祝告[illegible]佐食[illegible]尸[illegible]）

原書漫漶不清

[illegible]布奠於賓（[illegible]）賓奠而不舉（主[illegible]賓奠觶於薦北賓奠[illegible]觶奠[illegible]酬也此酬之始也[illegible]旅〇觶之豉反又音支〇[illegible]主人酬賓之時賓在西階東面[illegible]又告此奠爵於賓之北賓者[illegible]舉者賓坐取薦北之爵直於[illegible]而不舉用以酬兄弟此則不旅[illegible]之事而更別言者以上文連云[illegible]祀是主人之事自此以下更[illegible]賓禮有闕故重言之又曰此[illegible]牲禮文云此酬之始也者案[illegible]禮云賓坐之後主人獻衆兄弟內[illegible]

兄弟訖乃行旅酬故云此旅酬之始也云奠之不舉止旅者謂止於酬之事而不爲也）不歸肉（歸如字又其位反〇肉俎也謂與祭者留之共燕〇與音預〇疏曰歸饋也謂不歸俎肉於賓也[illegible]曰賓客正祭諸助祭之賓客各使歸俎今攝主不敢饋俎肉於賓故注云諸與祭者留之共燕）其辭于賓曰宗兄宗弟宗子在他國使某辭（辭猶告也宿賓之辭與宗子爲列則曰宗兄若宗弟昭穆異者曰宗子而已其辭若云宗

（兄其在他國使其執其常事使其告○䟽曰非但祭不備禮其將祭之初辭告於賓與常禮亦别云宗兄宗弟宗子在他國不得親祭故使其執其常事使其告也故云使某辭又曰云宿賓之辭案特牲云乃宿尸注云宿讀爲肅肅進也進者使知祭日當來下云宿賓故云宿賓之辭又曰與宗子若同列者云宗兄宗弟其昭穆異者宗子雖祖父及子孫之行但謂之宗子○曾子問）○曾子問曰宗子去在他國庶子無爵而居者

可以祭乎孔子曰祭哉（有子孫存不可以乏先祖之祀○䟽曰此一節論庶子代宗子祭之事各依文解之又曰論曾子以孔子上文云宗子有罪居在他國庶子爲大夫得在本國攝祭未知庶子無爵在國居者可祭否故問之孔子曰祭哉者孔子旣許其祭以無正文得祭故云祭哉哉者疑而量度之辭故注云有子孫存不可以乏先祖之祀）請問其祭如之何孔子曰望墓而爲壇以時祭（不祭于廟無爵者賤遠辟正主○遠于萬反○䟽曰請問其祭如之何孔子曰望墓而爲壇以時祭者宗子雖有廟在宗子之家庶子無爵不得就宗子之廟而祭唯可望近所祭者之墓而爲壇以四時致祭也又曰所以不祭于宗子廟者以庶子無爵卑賤遠辟正主正主謂宗子也據鄭此言宗子去在他國謂有爵者若其無爵在家本自無廟何須云不祭廟辟正主也鄭必知是有爵者以經云宗子去在他國庶子無爵明宗子是有爵此宗子去他國謂有罪者若其無罪則以廟從

本國不得有廟故喪服小記注云宗子去國乃以廟從謂無罪也）若宗子死告於墓而后祭於家（言祭於家容無廟也○䟽曰孔子上爲曾子說宗子身在外此又說宗子身沒謂告於所祭之墓而后祭於庶子無爵者之家也又曰從上以來雖據宗子有爵而言其廟在家今宗子旣死庶子無所可辟當云告於墓而后祭於宗子之家今直云祭於家是祭於庶子之家是容宗子之家無廟故也宗子所以無廟者宗子無爵不合立廟或云祭

（於家者是祭於宗子之家容庶子之家無廟也庶子所以無廟者一是庶子無爵不合立廟二是宗子無罪居他國以廟從本家不復有廟故也）宗子死稱名不言孝（孝宗子之稱不敢與之同其辭但言子某薦其常事○疏曰宗子既死庶子其祭之時告神但稱其名不得稱孝辟宗子也又曰上文孝子某使介子某孝子是宗子之稱今直言名不言介若宗子在得言介子某今宗子既死身又無爵復稱名不得稱介故但言子某薦其常事）身沒而已（至子可以稱孝○疏曰其不稱孝者唯己身終沒而已至其子則稱孝也以庶子合稱孝者庶子身死其子則是庶子適子祭庶子之時可以稱孝）子游之徒有庶子祭者以此（以用也用此禮祭也○疏曰以其禮無正文故孔子引子游之徒黨有庶子祭者而用此禮而祭）若義也（若順○疏曰若順也謂順於古義故云若義也）今之祭者不首其義故誣於祭也（首本也誣猶妄也○疏曰謂今日此俗庶子祭者不尋本義之道理爲此祭故云誣於祭謂妄爲祭之法不依典禮○曾子問）

大宗伯之職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示之禮以佐王建保邦國（建立也立天神地祇人鬼之禮者謂祀之祭之享之禮吉禮是也保安也所以佐王立安邦國者主謂凶禮賓禮軍禮嘉禮也自吉禮於上承以立安邦國者互以相成明尊鬼神重人事○疏見祭法）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示（注疏見祭法）以肆獻祼享先王以饋食享先王以祠春享先王以禴夏享先王以嘗秋享先王以烝冬享先王（宗廟之祭有此六享肆獻祼饋食在四時之上則是祫也禘也肆者進所解牲體謂薦孰時也獻獻醴謂薦血腥也祼之言灌灌以鬱鬯謂始獻尸求神時也郊特牲曰魂氣歸于天形魄歸于地故祭所以求諸陰陽之義也殷人先求諸陽周人先求諸陰灌是也祭必先灌乃後薦腥薦孰於祫逆言之者與下共文明六享俱然祫言肆獻祼禘言饋食者著

原書漫漶不清

[illegible]祭穆互相備也魯禮三年喪畢而祫於大祖明年春[illegible]廟自爾以後率五年而再殷祭一禘○率音律音類○疏曰此[illegible]宗廟六禮也此經若細而言之[illegible]有六禮[illegible]言之則亦有三等之[illegible]獻祼是[illegible]大祭以饋食是禘之次祭以春享以下是時祭之小祭若以總用袞冕大牢言之此亦皆爲大祭也故酒正注云大祭者王服大裘袞冕所祭是也此六者皆言享者對天言祀地言祭故宗廟言享享獻也謂獻醴具於鬼神也又曰云宗廟之祭有此六享者此則吉禮十二[illegible]中處其六[illegible]獻祼饋食在四時之上則

[illegible]也[illegible]周[illegible]有三年一祫則文[illegible]大事[illegible]廟公羊傳云大[illegible]大祫也[illegible]祭也毀廟[illegible]陳于大[illegible]未毀廟[illegible]皆[illegible]合[illegible]祫於[illegible]時周[illegible]秋[illegible]己[illegible]禘[illegible]於其廟[illegible]云[illegible]大[illegible]是[illegible]名宗法祭天圜[illegible]亦[illegible]禘[illegible]王[illegible]其祖之所自出謂夏正[illegible]曰[illegible]夏[illegible]四時之祭[illegible]祭亦曰禘但[illegible]宗廟之祭[illegible]有[illegible]禘禘雖小於祫[illegible]四時亦是大祭[illegible]名也云肆[illegible]祭時設禮運[illegible]二腥[illegible]者薦孰當[illegible]俎孰其[illegible]

原書漫漶不清

[illegible]體解而爛之是[illegible]孰時但[illegible]二一體故云[illegible]謂爲血腥者此是[illegible]節[illegible]士出迎[illegible]祝[illegible]出[illegible]上南面迎牲入[illegible]而腥之薦於[illegible]五爵酌醴齊以獻尸后亦以[illegible]爵以獻尸故云謂薦腥也云祼[illegible]經云祼者是古之祼字取神祇之義[illegible]從示鄭轉從灌者以鬱鬯灌地[illegible]之義從水言灌以鬱[illegible]謂始[illegible]求神[illegible]者凡宗廟之祭迎尸入戶坐於主北先灌謂王以圭瓚酌鬱鬯以獻尸尸得之瀝地祭訖啐之奠之不

飲尸爲神象灌[illegible]神故云始獻尸求神時也言[illegible]踐饋獻爾尸等爲終故[illegible]特牲曰魂氣歸于天形[illegible]所以求諸陰陽之義也[illegible]出入之氣爲魂耳目聰明[illegible]歸[illegible]爲陽形魄[illegible]樂爲陽是[illegible]諸陽灌地[illegible]陰故云求諸陰陽之義[illegible]諸陽周人先求諸陰者[illegible]二代[illegible]對殷人[illegible]諸陽謂未灌先[illegible]求[illegible]陰謂未合樂先灌故云求諸陰灌[illegible]也引之者欲[illegible]周人祭先[illegible]灌[illegible]腥薦孰[illegible]

（六享俱然者如向所說具先灌訖王始迎牲沙腥其俎腥其俎訖乃爓爓祭詔始迎尸入室乃有黍稷是其順也今此經先言肆肆是饋獻獻即次言獻是朝踐節後言灌灌是最在先之事是於祫逆言之也言與下共文明六享俱然者既從下向上為文即是於下五享與上祫祭皆有灌獻肆三事矣故云六享俱然云祫言肆獻灌禘言饋食者著有黍稷互相備也者祫言肆獻灌明禘亦有之禘言饋食食是黍稷則祫亦有黍稷矣著明也明有黍稷互相備矣云魯禮三年喪畢而祫於大祖者此以周衰禮廢無文可明春秋左氏傳云周禮盡在魯即以春秋為魯禮今言魯禮者指春秋而言也春秋三年喪畢而祫於大祖謂若文公二年秋八月大事於大廟也僖公以僖三十三年冬薨至文公二年秋八月於禮雖少四月猶是三年喪畢而為祫祭也是魯禮三年喪畢而祫於大祖大祖謂周公廟周公廟中而為祫祭也云明年春禘於羣廟者此明年春禘雖無正文約僖公宣公則知矣案僖公八年及宣公八年皆有禘文則知僖公宣公三年春有禘可知何者以文公二年祫則知僖公宣公二年亦有祫僖公宣公二年既為祫則明年是三年春禘四年五年六年秋祫是三年祫更加七年）

（八年添前為五年禘故僖公宣公八年皆有禘是明年春禘明矣故云明年春禘於羣廟也云自爾以後五年而再殷祭者公羊傳文殷大也除明年春從四年已後四年五年六年七年八年八年之中四年五年六年為三年祫七年八年添前為五年禘是五年再殷祭也云一祫一禘者是禮讖文謂五年之中為一禘一祫也鄭言此者欲見肆獻祼及饋食三者為禘祫從三年喪畢後為始之意也從禋祀已下至此吉禮十二皆歆神始何者案大司樂分樂而序之云乃奏黃鍾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已下下復云圜鍾為宮若樂六變天神皆降若樂八變地示皆出若樂九變人鬼可得而禮鄭云天神則主北辰地祇則主崐崘人鬼則主后稷先奏是樂以致其神禮之以玉而祼焉彼先奏是樂以致其神則天神地示人鬼皆以樂為下神始也彼鄭云禮之以玉據天地而祼焉據宗廟則此上下天神言煙地示言血此宗廟六享言祼是其天地宗廟皆樂為下神始煙血與祼為歆神始也又案禮器與郊特牲皆言郊血大享腥三獻爓一獻孰者皆是薦饌始也以其鄭是祭天而言用血大享是祫祭先王而言用腥三獻是社稷而言用爓一獻是祭羣小祀而言用熟與此是其先彼是）

（後爲薦饌下祼故鄭言血大享言腥三獻言爓一獻言孰也○春官）

天子諸侯宗廟之祭春曰礿夏曰禘秋曰嘗冬曰烝（礿余若反○此蓋夏殷之祭名周則改之春曰祠夏曰礿以禘爲殷祭詩小雅曰礿祠烝嘗于公先王此周四時祭宗廟之名○疏云春曰礿者皇氏云礿薄也春物未成其祭品鮮薄也孫炎云礿者新菜可汋夏曰禘者皇氏云禘者次第也夏時物雖未成宜依時次第而祭之秋曰嘗者白虎通云嘗者新穀熟而嘗之冬曰烝者烝者衆也冬之時物成者衆孫炎云

烝進也進品物也又曰疑爲夏殷祭名者以其祭名與周不同故以爲夏殷祭名其夏殷之祭又無文故稱蓋以疑之此云春礿而郊特牲云春禘者鄭彼注云禘當爲禴從此爲正祭義曰春禘鄭注直云夏殷禮不破禘字者以郊特牲已破禘爲禴故於祭義略之從可知也云周則改之春曰祠夏曰礿者案宗伯云以祠春享先王以禴夏享先王又知周以禘爲殷祭者案公羊傳云五年而再殷祭又春秋經僖八年秋七月禘于大廟是禘爲殷祭殷猶大也謂五年一大祭引詩小雅者是文王之詩天保之篇謂文王受命已改殷之祭名以夏祭之禘改名曰礿而詩先言礿後祠者從便文嘗在烝下以韻句也于公諸盩至不窋也先王謂后稷大王王季也○王制）

○始殺而嘗（建酉之月陰氣始殺嘉穀始熟故薦嘗於宗廟）閉蟄而烝（建亥之月昆蟲閉戶萬物皆成可薦者衆故烝祭宗廟釋例論之備矣○閉必計反又必結反字林芳結反烝之承反○疏見祭統時日條○桓公五年春秋左氏傳）○古者先王日祭月享時類歲祀（以事類日類日祭於祖考月薦於曾祖時類及二祧歲祀於壇墠）諸侯舍日（有月享也）

卿大夫舍月（有時祭也）士庶人舍時（歲乃祭也○國語楚）○大宗伯享大鬼帥執事而卜日（注疏見下[illegible]滌條）○太宰享先王前期十日帥執事而卜日（注疏見下齊戒條）

右時日○傳春祭曰祠夏祭曰禴秋祭曰嘗冬祭曰烝春薦韭卵夏薦麥魚秋薦黍豚冬薦稻鴈三歲

[illegible]一禘祫者合（也禘一[illegible]）

[illegible]於音大合祭於祖廟也禘蓋[illegible]

[illegible]而差優劣也（說苑備文）○公羊[illegible]

曰大祫者何合祭也其祫祭奈何

毀廟之主陳于大祖（毀廟謂親過高祖毀其廟藏其主于大祖廟中禮取其廟室以爲孔者炊沐大祖周公之廟陳者就陳列大祖前大祖東[illegible]者北鄉其餘孫從王父[illegible]曰[illegible]子[illegible]穆昭取其鄉明孫[illegible]其北面尚敬）未毀廟之主

皆升合食于大祖（自外來曰升）五年而

再殷祭（殷盛也謂三年祫五年禘禘所以異於祫者功臣皆[illegible]祭也祫猶合也禘猶諦也審諦[illegible]昭穆遷廟禮天子特禘特祫諸侯禘則不礿祫則不嘗大夫有賜於君[illegible]盡後祫其高祖○疏見守藏條）

○桓公八年正月己卯烝（春祭曰祠薦尚[illegible]夏祭曰礿薦尚麥魚秋祭曰嘗[illegible]黍[illegible]豚冬祭曰烝薦尚稻[illegible]）

（[illegible]牲而祭曰薦薦而加牲曰祭[illegible]異也失禮祭祀例日得禮者[illegible]八年冬從祀先公是也傳八[illegible]十月禘于大廟月者譏用致[illegible]禘與遷禮○疏曰所言[illegible]名者周禮大宗伯及爾雅[illegible]薦尚韭卵之等禮記王制[illegible]何休云祠猶食也猶繼嗣也[illegible]始生孝子思親繼嗣而食之[illegible]者麥始熟可礿也嘗者黍先[illegible]烝薦故曰嘗烝衆也所薦衆多[illegible]成滿具故曰烝郭璞等注爾雅[illegible]與下時祭名少異但范之所[illegible]並與何氏同故從何說又云）

（天子四祭四薦諸侯三祭三薦大[illegible]再祭再薦天子諸侯卿大夫[illegible]用太牢天子元士諸侯卿大夫少牢諸侯之士特豕天子之士[illegible]諸侯有尺卿大夫索牛此[illegible]闕耳不知范意與之同否定入冬脩鄭伯盟于曲濮下即云[illegible]祀先公是時而不月也得禮[illegible]定八年爲譏失禮例日不日[illegible]文者凡烝合在夏之十月故[illegible]烝必於夏之孟月者取其[illegible]之月是也今[illegible]月爲之[illegible]穀傳曰春[illegible]去不時也[illegible]丁丑烝[illegible]曰志不時[illegible]）

（烝並書日以見非禮此文即是非禮例日之證故不復更引他文其文二年丁卯大事于太廟亦是夕禮書日也正月烝傳云不時也五月烝傳云不敬也者一失禮尚可故以不時言之再失禮重故以不敬釋之又注云禘無違禮案明堂位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大廟僖公七月而禘則是不時而云無違者周之七月夏之五月若值月前節却則與四月相校不多比之隔年再烝失禮尚可故曰無違也文二年八月則是夏之六月而祫嘗者亦是失禮故書日表逆祀及失時也宣八年六月有事于太廟是得時而書日者譏宣公卿死不廢繹也）穀梁子曰烝冬事也春興之志不時也夏五月丁丑烝烝冬事也春夏興之黷祀也志不敬也○

公羊子曰春曰祠（薦尚韭卵祠猶食也猶繼嗣也春物始生孝子思親繼嗣而食之故曰祠因以別死生）夏曰礿（薦尚麥魚麥始熟可礿故曰礿）秋曰嘗（薦尚黍肫嘗者先辭也秋穀成者非一黍先熟可得薦故曰嘗）冬曰烝（薦尚稻鴈烝衆也氣盛貌冬萬物畢成所薦衆多芬芳備具故曰烝無牲而祭謂之薦天子四祭四薦諸侯三祭三薦大夫士再祭再薦祭於室求之於幽祭於堂求之於明祭於祊求之於遠皆孝子博求之意也大夫求諸明士求諸幽尊卑之差也殷人先求諸明周人先求諸幽質文之義也禮天子諸侯卿大夫牛羊豕凡三牲曰大牢天子元士諸侯之卿大夫羊豕凡二牲曰少牢諸侯之士特豕天子之牲角

握諸侯角尺卿大夫索牛○號曰無牲而祭謂之薦者謂無牛羊豕之牲也而中霤禮云祭五祀于廟用牲有尸皆薦于奧何以薦用牲彼謂正祭之時先薦于奧仍自無牲其正祭五祀乃用牲有尸耳天子諸侯卿大夫士祭薦之義者皆時王之禮中霤禮亦然天子諸侯卿大夫牲牢之差者皆指宗廟之牲仍不妨王制賓客之牛角尺之文也）常事不書此何以書譏亟也（亟數也屬十二月已烝今復烝也不異烝祭名而言烝者取冬祭所薦衆

（多可以包四時之物）亟則黷黷則不敬（黷瀆黷也）

君子之祭也敬而不黷（君子生則敬養死則）

敬享故將祭宮室既脩牆屋既繕百物既備夫其禮樂具其百官散齊七日致齊三日夫婦齊戒沐浴盛服君牽牲夫人奠酒君親獻尸夫人薦豆卿大夫相君命婦相夫人洞洞乎屬屬乎如弗勝如將失之濟濟乎致其敬也愉愉乎盡其忠也勿勿乎其欲饗之也文王之祭事死如事生孝子之至也○䟽曰今祭義酒作盎字鄭注云奠盎設盎齊之罇盖所見異或何休以義引之不取正文

䟽則怠怠則忘（怠解）士不及茲四者則冬不裘夏不葛（禮本下爲士制茲此也四者四時祭也䟽數之）

節靡所折中是故君子合諸天道感四時物而思親也祭必於夏之孟月者取其見新物之日也裘葛者禦寒暑之美服士有公事不得及此四時祭者則不敢美其衣服盖思念親之至也故孔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䟽曰禮本下爲士制者即士喪禮士虞士相見之篇

[illegible]

而言禘知禘是[illegible]而[illegible]祭[illegible]亦一五年魯[illegible]公[illegible]十八[illegible]

[illegible]以[illegible]君之[illegible]而[illegible]祭知致新死之主於廟也新[illegible]廟則遠主當遷知其遷入祧者[illegible]

法云天子七廟者二祧則[illegible]是遠祖廟也周禮守祧掌守[illegible]公之廟祧其遺衣服藏焉[illegible]其廟既遷主無所處固當[illegible]

[illegible]以二祧爲文王武王之廟[illegible]入廟當[illegible]是其班穆入文[illegible]

[illegible]入武祧禮諸侯五廟更無別祧[illegible]謂大祖之廟爲[illegible]也遠主[illegible]

原書漫漶不清

原書漫漶不清

然入新[illegible]又當與先君[illegible]接故[illegible]一而為大祭以審昭穆[illegible]禘猶諦也諦[illegible]審諦也言使昭穆之[illegible]之不審諦而一下[illegible]也莊公以其[illegible]二年八月[illegible]月[illegible]十二月故[illegible]未調也公羊傳曰[illegible]言于莊公[illegible]未可以[illegible]為未可以[illegible]宮廟在三年之中是三年之中未得以禮遷廟[illegible]喪畢[illegible]公知為莊公別立廟廟[illegible]吉禘也[illegible]八[illegible]禘于大廟文二年大事于大廟[illegible]八年有事于太廟大事大事者[illegible]亦禘祭也[illegible]必于大廟今[illegible]可以吉祭而[illegible]

經文云大[illegible]故詳書以示譏也既云吉禘又云于莊公是其[illegible]也

左氏曰速也○穀梁子曰吉禘者不吉者也喪事未畢而舉吉祭故非之也（莊公薨至此[illegible]二十二月未[illegible]○疏曰言[illegible]公即位[illegible]而不[illegible][illegible]廟[illegible]服未除至此[illegible]二十二月[illegible]三[illegible]不[illegible][illegible]服未[illegible]之[illegible]）

[illegible]

大[illegible]者與祫而[illegible]成[illegible]祀大[illegible]六[illegible]是事也[illegible]也[illegible]之禮書者皆[illegible]是[illegible]側[illegible][illegible]有九皆書[illegible]以示譏九者[illegible][illegible]二[illegible]一[illegible]三[illegible]閔吉禘[illegible][illegible]六廟五也文[illegible]祫[illegible]六[illegible][illegible]事七[illegible]昭公[illegible]武宮[illegible][illegible]祀九也[illegible]是三年[illegible]祭者此莊公薨來二十二月[illegible]書以譏之明[illegible][illegible]於大廟書明堂[illegible]月以禘禮[illegible]公於大[illegible]禘祀之月[illegible]之[illegible][illegible]五月除喪[illegible]得[illegible]

以二十八月始[illegible]言[illegible]廟[illegible]始禘于[illegible]年喪畢禘于大廟必[illegible]年[illegible]禘於[illegible]廟同[illegible][illegible]合[illegible]何休注公羊[illegible]在二十六月之後也[illegible][illegible]書[illegible]二月云[illegible][illegible]三年[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吉禘于[illegible]

[illegible]

（于大廟可禘者故加吉即大廟[illegible]不當。疏曰都未可云云者言袷三年之內莊公及始祖之廟皆未可以吉祭故言都爾又曰春秋之義常事不書有善惡者乃始錄而美刺之今既已舉重特書于莊公不書於大廟則嫌莊公一廟獨不當禘大廟便可禘矣然莊公卑于始祖而言舉重者言三年之內作吉祭之時莊公最不宜吉故言舉重不謂莊公尊于始祖也）曷爲未可以吉（據三年也。疏曰據三年也若莊三十二年八月公薨至今年五月已入三年之竟故言據三年也）未三年也（禮禘祫從先君數朝聘從今君數三年喪畢遭禘則禘遭祫則祫。疏曰未三年也者謂未滿二十五月也又曰禮禘祫從先君數者謂爲禘祫之祭合從先君死時日月而數之若滿三年已後遭禘則禘遭祫即祫耳又曰朝聘從今君數者謂從今君即位以後數其年歲制爲朝聘之數）三年矣曷爲謂之未三年三年之喪實以二十五月（時莊公薨至是適二十二月所以必二十

五月者取期再期恩倍漸三年也孔子曰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禮士虞記曰期而小祥曰薦此常事又期而大祥曰薦此常事中月而禫是月也吉祭猶未配是月者二十七月也傳言二十五月者在二十五月外可不譏。疏曰二十五月是再期矣故曰取期再期矣父母之喪倍於期者之恩正當其禮數故曰其恩倍矣言漸三年也者謂二十五月漸得三年之竟故云漸三年也[illegible][illegible]得漸二君之遺數又曰禮士虞記曰期而小祥曰薦此常事者彼注云小祥祭名祥吉也古文期皆作基常者期而祭禮古文常爲祥又曰文期而大祥曰薦此祥事者亦彼文注中月而禫是月也吉祭猶未配者亦彼文彼注云中猶閒也禫祭名也與大祥閒一月自喪至此凡二十七月禫之爲言澹澹然平安意也是月是禫月當四時之祭月則祭猶未以某妃配某氏哀未忘也）其言于莊公何（據禘于大廟不言周公袷僖公不言僖宮。疏曰即僖八年秋七月禘于大廟用致夫人是也。又曰[illegible]不言[illegible]

（宮定八年從祀先公傳云從祀者何順祀也文公逆祀去者三人定公順祀叛者五人彼注云謂不以禮而去曰叛云不書禘者從祫亦順非獨禘也不言僖公者閔公亦得其順是其祫僖公不言僖宮者即文二年八月丁卯大事于太廟躋僖公傳云大事者何大祫也者是也）未可以稱宮廟也（時閔公以莊公在三年之中未可入太廟禘之于新宮故不稱宮廟明皆非也）曷爲未可以稱宮廟（據言禘也○䟽曰據言禘也者正以禘是

吉祭之稱既得言禘何故不得稱宮廟故難之）在三年之中矣（當思慕悲哀未可以鬼神事之○䟽曰未可以鬼神事之者正言以宮廟者鬼神居之之稱故也）吉禘于莊公何以書譏始不三年也（與託始同義○䟽曰案隱二年九月紀履緰來逆女傳云外逆女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不親迎也始不親迎昉於此乎前此矣前此則曷爲始乎此託始焉爾曷爲託始焉爾春秋之始也然則此亦宜云始不三年故

云與託始同義矣而傳不言託始蓋省文從可知也○春秋左氏穀梁公羊傳通入）○襄公十五年冬十有一月晉侯周卒十六年春正月葬晉悼公（踰月而葬速也○䟽曰四年七月夫人姒氏薨八月葬我小君定姒纔別月耳杜云踰月而葬速也今晉悼往年十一月卒此年正月葬積三月也杜亦云踰月而葬者踰越也所越有多有少俱是踰越之義故杜弘通兩解也）平公即位（平公悼公子彪

○彪彼蚪反）改服脩官烝于曲沃（既葬改喪服脩官選賢能曲沃晉祖廟烝冬祭也諸侯五月而葬既葬卒哭作主然後烝甞於廟今晉踰月葬作主而烝祭傳言晉將有湨梁之會故速葬）冬穆叔如晉聘且言齊故（言齊再伐魯）晉人曰以寡君之未禘祀（禘祀三年喪畢之吉祭○䟽曰僖三十三年傳云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於主烝甞禘於廟如彼傳文則既祔之後可以爲烝甞也

（閔二年五月吉禘于莊公以其時未可而書吉以譏之此年正月晉已烝于曲沃仍云未得禘祀如此禘祀是三年喪畢之吉祭也）不然不敢忘（春秋左氏傳）○昭公元年十二月晉既烝（烝冬祭也）趙孟適南陽將會孟子餘（孟子餘趙衰趙武之曾祖其廟在晉之南陽溫縣往會祭之○衰初危反○疏曰服虔以孟爲趙盾子餘爲趙衰若其必以當先衰後盾何以先言孟也杜以孟子餘是趙衰一人蓋工餘是字孟是長幼之字也）甲辰朔烝于溫（趙氏烝祭甲辰十二月朔晉既烝趙孟乃烝其家廟則晉烝當在甲辰之前傳言十二月月誤○疏曰杜以十二月晉既烝趙孟始適南陽則趙孟初行已是十二月也此句乃云甲辰朔烝于溫案文言之則是來年正月朔也服虔云甲辰朔夏十一月朔也若是夏十一月朔當於明年言之而此年說之何也杜以服言不通故爲此解云晉既烝趙孟乃烝其家廟則晉烝當在甲辰之前當言十一月傳言十二月月誤

也劉炫以爲晉烝又趙孟適南陽並在十二月之前文繫十二月者欲見烝後即行先公後私十二月之文爲下甲辰朔起本舉月過爲下明晉烝猶在朔前十二月非誤也若必如劉言傳當云晉既烝趙孟適南陽將會孟子餘十二月甲辰朔烝于溫足明先公後私之義何須虛張十二月於上遙爲甲辰朔起本傳文上下未有此例劉炫之言非也○春秋左氏傳）○孟獻子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於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於祖七月而禘獻子爲之也（記魯失禮所由也孟獻子魯大夫仲孫蔑也魯以周公之故得以正月日至之後郊天亦以始祖后稷配之獻子欲尊其祖以郊天之月對月禘之非也魯之宗廟猶以夏時之孟月爾明堂位曰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大廟○疏曰此一節明魯之郊禘之事獻子魯大夫仲孫蔑諡曰獻子正月周正月建子之月也日至冬至日也有事謂南郊祭所出之帝也上帝靈威仰也而周以十一月爲正其

（月日至若天子則圓丘[illegible]之故得郊天所以於此[illegible]出之帝靈威仰而已故云正月[illegible]至可以有事於上帝也此言是[illegible]七月日至可以有事於祖若七月周七月建午之月也日至夏至日也有事謂禘祭於祖廟故云有事於祖獻子言十一月建子冬至旣祭上帝故建午夏至亦可禘祖以兩月日至相對故欲祭祖廟與天相對也故云七月日至可以有事於祖也此言非也所以爲非者魯之祭祀宗廟亦猶用夏家之法凡大祭宜用首時應禘於孟月孟月於夏家是四月於周爲六月故明堂位云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大廟是夏之孟月也獻子捨此義欲以此二至相當以天對祖乖失禮意七月而禘獻子爲之也記其失禮所由也○詳見序事時日條）

太宰掌百官之誓戒（誓戒要之以刑重失禮也明堂位所謂各揚其職百官廢職服大刑是其辭之略也○要一遙反○䟽曰謂祭前十日已前誓戒百官則大宰掌之與其具脩者使百官供祭祀之具及脩之埽除也又曰云誓戒要之以刑重失禮者[illegible]要之以刑則服大刑是也言重失禮者以失禮爲重故要之以刑引明堂位彼經祭祀之下陳之謂叔日此是未祭前引之者欲見祭前誓戒遂用祭日之辭[illegible]勑之故或前或後其辭同云是其辭之略者謂誓戒之時其辭應多不應唯有此言故云辭之略也又云具脩者祭祀之連事祭祀之具百官共供故云具謂所當供又云脩埽除糞洒者案宮人云掌六寢之脩守祧云其廟有司脩除之是其脩埽除糞洒也）

前期十日帥執事而卜日遂戒（前期前所諏之日也十日容散齊七日致齊三日執事宗伯大卜之屬旣卜又戒百官以始齊○諏子須反齊側皆反下同散悉但反下同○䟽曰前期者謂祭日前夕爲期云前期十日者即是祭前十一日大宰帥宗伯大卜之屬執事之人而卜日又言遂戒者謂祭前十日遂戒百官始齊又曰云前期前所諏之日者此依少牢所諏之日即祭日也凡祭祀謂於祭前之夕爲期今言前期十日者明祭前十一日卜之後日遂戒使散齊致齊故云十日容散齊七日致齊三日[illegible]記祭統云散齊七日以定之致齊三日以齊之云執事宗伯大卜之屬者[illegible]）

（[illegible]大鬼祭大示帥執事而卜[illegible]宗伯[illegible]又[illegible]云大祭祀視[illegible]也[illegible]掌中有宗伯大十之屬[illegible]小宗伯又卜師故言之屬○天）世婦掌女宮之宿戒（女宮刑女給宮中事者宿戒也給事豫告之齊戒也○疏曰此世婦是宮卿之官也言女宮刑女給宮中之事者古者從坐男女沒入縣官男子爲奴隸女子入宮給使役故云刑女也云宿戒當給事豫告之齊戒也者此亦祭前十日戒之使齊祭前三日又宿之故宿戒並言之春官）○及時將祭君子乃齊散齊

七日致齊三日（疏曰四時應祭之前未旬時也方將接神先宜齊整其心故散齊也○齊統）○致齊於內散齊於外齊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齊三日乃見其所爲齊者（致齊思此五者也散齊七日不御不樂不弔耳見所爲齊者思之熟也嗜素所欲飲食也春秋傳曰屈到嗜芰○嗜居志反○疏曰思其居處者謂祭致齊之日也思其居處以下五事謂孝子思念親存之五事也先思其麤漸思其精故居處在前樂嗜居後齊三日乃見其所爲齊者謂致齊思念其親精意純熟目想之若見其所爲齊之親也春秋傳者國語楚語云屈到嗜芰有疾召其宗老而屬之曰祭我必以芰○祭饋）○先期旬有一日宮宰宿夫人夫人亦散齊七日致齊三日（宮宰守宮官也宿讀爲肅肅猶戒也戒輕肅重也）君致齊於外夫人致齊於內（疏曰君致齊於外夫人致齊於內者外謂君之路寢內謂夫人正寢是致齊並皆於正寢其實散齊亦然但此文對

會於太廟故云君致齊於外夫人致齊於內耳○祭統）

右齊戒

大宗伯享大鬼宿眡滌濯涖玉鬯省牲鑊奉玉齍（鑊戶郭反齍音咨○執事諸有事於祭者宿申戒也滌濯祭器也玉禮神之玉也始涖之祭又之鑊亨牲器也故書涖作立鄭司農讀爲涖涖視也○疏曰祭前十日大宗伯先帥執事有事於祭者共卜取吉日乃戒云宿眡滌濯者謂祭前一宿視所濯溉祭器[illegible]

（地有禮神之玉無鬱鬯宗廟無禮神之玉而有鬱鬯但宗廟雖無禮神玉仍有圭瓚璋瓚亦是玉故曲禮云玉曰嘉玉郊特牲云用玉氣是也云省牲鑊者當省視烹牲之鑊云奉玉齍者此玉還是上文所涖者齍謂黍稷天地當盛以瓦簋但齍與上鬯互見爲義皆始時臨之祭又奉之又曰案大宰云祀五帝前期十日帥執事而卜日注云執事宗伯大卜之屬此注云執事諸有事於祭者二注不同者以其大宰不掌祭事故云執事大宗伯大卜之等卜日而已此大宗伯主祭祀之事故總諸有事於祭者也云滌濯溉祭器也者此滌濯止是蕩滌以少牢有溉祭器故據而言之溉即拭也云玉禮神之玉也者即蒼璧黃琮青圭赤璋之等及四圭兩圭之類皆是禮神置於神坐也案九嬪職云贊玉齍注云玉齍玉敦盛黍稷與此注玉爲禮神之玉齍即非玉敦所飾注不同者彼九嬪所贊贊后設之據宗廟無禮神玉則玉齍不得別解故爲玉敦此據天地爲主有禮神玉故與齍別釋也大宰云祀五帝贊玉幣爵之事注云三者執以從王至而授之彼據執據五帝此所奉據昊天與崐崘故不同云始涖之祭又奉之者鄭據上云涖涖臨視也直視看而已下云奉據手執授王故云祭又奉之云鑊烹牲器也者案特牲少牢鑊即爨在廟門之外東壁也○春官）

○太宰享先王則掌百官之誓戒與其具脩（具所當共脩埽除糞洒○疏曰祀五帝則掌百官之誓戒者謂祭前十日已前誓戒百官則太宰掌之與其具脩者使百官供祭祀之具及脩之埽除也又曰具所當供者祭祀之連事祭祀之具百官共供故云具謂所當供又云脩埽除糞洒者案宮人云掌六寢之脩守祧云其廟有司脩除之是其脩埽除糞洒也）及執事眡滌濯（疏曰及猶至也謂至祭前夕大宰眡滌濯案春官小宗伯大祭祀眡滌濯大宗伯亦云宿眡滌濯彼二官親眡滌濯大宰尊亦往涖之注云執事初爲祭事前祭日之夕知者案下經及納亨者是祭日此云眡滌濯儀禮特牲亦云前祭日之夕視壺濯及豆籩士卑得與人君同少牢大夫禮當祭日溉祭器者下人君也注只云滌濯謂溉祭器及甑甗之屬知然者案少牢雍人溉鼎匕俎廩人溉甑甗司宮溉豆籩及勺爵此不言匕俎豆籩勺爵者之屬中含之○天官）○世婦及祭祀比其具（比毗志反又匹氏反芳美反○比次也具所濯溉及粢盛之爨鄭司農云讀爲[illegible]）

（[illegible]也○䟽曰此世婦是宮卿之官也知此具所濯概及粢盛之爨若濯概粢盛皆婦人之事二十七世婦職云帥女宮而濯概爲齍盛儀禮特牲云主婦視饎爨饎爨亦女宮之事故知也先鄭云庀具庀具也者先鄭周禮內有比皆爲庀具釋之）帥六宮之人共齍盛（帥世婦女御○䟽曰知帥六宮之人是世婦女御者案二十七世婦職云帥女宮爲齍盛女御職云凡祭祀贊世婦鄭注云助其帥涖女宮是以知齍盛世婦女御之事也○春官）寺人若有祭祀之事則帥女宮而致於有司（有司謂宮卿世婦○䟽曰知有司是宮卿世婦者案春官宮卿世婦云掌女宮之宿戒及祭祀比其具此既言致於有司明是男子官宮卿所掌女官也非是下文世婦之女官○帥宮者也○天官）世婦掌祭祀之事帥女宮而濯概爲齍盛（概拭也爲循差擇○䟽曰此婦人所掌祭祀謂祭宗廟則帥女宮而濯概案少牢饔人概鼎俎廩人概甑甗司宮概豆籩皆使男子官不使婦人者彼以大夫家無婦官及無刑女故并使男

子官此天子禮有刑女及婦官故以彼異也又曰祭祀黍稷春人春之饎人炊之皆不使世婦故此爲非春非炊是差擇司知也）及祭之日涖陳女宮之具凡內羞之物（涖臨也內羞房中之羞○䟽曰案春官世婦宮卿云掌女宮之宿戒及祭祀比其具此宮有臨之而已云凡內羞之物者謂糗餌粉餈案少牢皆從房中而來故名爲內羞是以鄭云內羞房中之羞也○同上）○女御凡祭祀贊世婦（助其帥治女宮○䟽曰上世婦職云掌祭祀賓客喪紀帥女宮及祭之日涖女宮之具故知此贊者助其涖女宮也○同上）○寺人佐世婦治禮事（世婦二十七世婦○䟽曰上云有司是宮卿世婦恐此亦是彼世婦故鄭云二十七世婦以寺人是奄者故得佐世婦治禮事禮事御世婦所掌祭祀賓客喪紀之事是也○同上）○閽人大祭祀之事設門燎蹕宮門廟門（燎力召反又刀吊反○燎地燭也蹕止行者廟在中門之外○䟽曰燎地燭也者燭在地曰燎謂若天子百公五十侯伯子男皆三十所作之狀葦百根葦皆以布纏之以蜜塗其上若今蠟燭矣對人

（手執者爲手燭故云地燭也○同上）○宮正凡邦之事蹕宮中廟中則執燭（鄭司農讀火絕之云禁凡邦之事蹕國有事王當出則宮正主禁絕行者若今時衛士塡街蹕也宮中廟中則執燭宮正主爲王於宮中廟中執燭玄謂事祭事也邦之祭社稷七祀於宮中祭先公先王於廟中隸僕掌蹕止行者宮正則執燭以爲明春秋傳曰有大事於大廟又曰有事於武宮○疏曰凡邦之事謂祭祀之事王當出入來往時隸僕與王蹕止行人於宮中及廟中也王出向二處當侵晨而行須時則宮正爲王執燭爲明也又曰先鄭讀火絕之則火字向上爲句也其禁自與凡邦之事蹕共爲一句宮正既不掌蹕事若如先鄭所讀則似宮正爲王蹕非也云宮中廟中則執燭者若不以邦之事與此宮中爲一事則宮中廟中何爲事而遣宮正執燭乎亦非也又云若今時衛士塡街蹕也者漢儀大駕行幸使衛士塡塞街巷以止行人備非常也玄謂事祭事也者謂宮中廟中二處皆有祭事也云邦之祭社稷七祀於宮中者小宗伯云左宗廟右社稷在宮中中門之外也依祭法爲羣姓立七祀曰司命曰中霤曰國國門曰泰厲曰戶曰竈案司門云

爲之門受其餘則此七祀等是爲所立者不在宮中也祭法又云王爲立七祀此則禱祀在宮中者也云秋傳曰有大事于大廟者左氏文二秋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是也云又曰有事于武宮者昭十五年春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宮鄭引此者欲見隸僕蹕于宮中亦得兼廟中故公羊云魯公稱世室羣公稱宮則天子之廟亦有宮稱也○同上）○內豎若有祭祀之事則爲內人蹕（內人從世婦有事於廟者內豎爲六宮蹕者以其掌內小事○疏曰此豎爲祭祀賓客喪紀三事爲內人蹕者謂在廟時若然祭祀在廟謂禘祫四時之祭祀也賓客在廟謂饗食時也喪紀在廟謂喪朝廟爲祖奠遣奠時也皆爲內人蹕止行人也又曰鄭知內人從世婦者內人卑不專行事案下世婦職云掌祭祀已下三事與此經三事同明此內人從世婦而濯摡及爲粢盛也云內豎爲六宮蹕者以其掌內小事者以其蹕止行人既是小事故還使內豎掌小事者蹕也○同上）○天府凡吉凶之事祖廟之中沃盥執燭（注吉事四時祭也凶事后王喪朝于祖廟之奠○朝直遙反○疏曰他官在祖廟中沃盥風與時

（大史之官與之執燭爲明他官在祖廟中沃盥者謂小祝云大祭祀沃尸盥小臣大祭祀沃王盥此二官於沃盥在祖廟中非天府爲之執燭其若工師云祀五帝洗尸爵非祖廟事則不與執燭也云吉事謂四時祭也者略言之禘祫亦在焉云凶事后王喪朝于祖廟之奠者王及后喪七月而葬將葬當朝六廟後乃朝祖廟祖廟中日側爲祖奠厥明將於爲大遣奠皆有沃盥之事故鄭云焉以象事）

春具脩

司服掌王之吉凶衣服辨其名物與其用事（用事祭祀視朝甸凶弔之事衣服各有所用○疏曰此一經與下文爲總言王吉服有九大裘已下是也凶事與下文凶事與弔是也云辨其名物者衣服有名則物色有異同也又曰云用事祭祀視朝甸凶弔之事者是其事云里二衣服各有所用者謂若祀昊天用大裘之等是也）享先王則袞冕享先公則鷩冕（注疏見祭物然服條）○追師掌王后之首服爲副編次追衡笄爲九

嬪及外內命婦之首服以待祭祀賓客（[illegible]节[illegible]不又必兵○鄭[illegible]三三[illegible][illegible]毛士[illegible][illegible]記口娶說周道山[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金道夏宿氏之道也追[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已一[illegible]故命去王后之首服副者[illegible]及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晉卷冕立于阼老又國[illegible]一子衆房[illegible]維持冠者春秋傳曰[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之支謂副之言覆所以覆首爲之飾其遺象若今步繇矣服之以從王祭祀[illegible]編列髮爲之其遺象若今假紒矣[illegible][illegible]以桑也次次第髮長短爲之所謂髲髢服之以見王王后之燕居亦纚笄總已[illegible]追猶治也詩云追琢其璋王后之衡笄皆以玉爲之唯祭服有衡垂于副之兩旁當耳其下以紞縣瑱詩云玼兮玼兮其之翟也鬒髮如雲不屑髢也玉之瑱也是之謂也笄卷髮者外內命婦衣鞠衣禮衣者服編衣褖衣者服次外內命婦非王祭祀賓客佐后之禮自於其家則亦降焉少牢饋食禮曰主婦髲鬄衣侈袂特牲饋食禮曰主婦纚笄宵衣是也昏禮女次純衣攝盛服耳主人爵弁以迎移袂禄衣之袂凡諸侯夫人於其國衣服與王后同○冠禮古亂反[illegible]追音牟卷古本反紞丁敢反紘音宏髲以然反半戰反鬌以招反紒音計髲皮寄反髢大計反見賢遍反纚所買反所）

綪反縣音玄[illegible]見反鬄方許反流音
剃卷髮着免反卷擢反反斷反綠於[illegible]
反移爲反純側其反於前字〇疏曰云
掌王后之首服者對夏官弁師掌男子
之首服首服則副編次也云追衡笄者
追治玉石之名謂治玉爲衡笄也云爲
九嬪及外內命婦之首服者此云及則
與上內司服同亦是言及殊貴賤九嬪
一不言世婦文略則外命婦中有三公
夫人卿大夫等之妻內命婦中惟有女
御也云以待祭祀賓客者亦謂助后而
服之也又曰司農云追冠名者見士冠
禮夏后氏牟追故引士冠爲證先鄭云
追師掌冠冕之官故并主王后之首服

者此鄭意以追師掌作冠冕弁師掌其
成法若纓緌人掌縫衣則有司服內司服
之官相似故有兩官共掌男子首服[illegible]
從鄭不從者此追師著兼掌婦子首服
祭當如下屨人職云掌王及后之服屨
宜王爲文[illegible]不云后云明兼后也[illegible]見
若今已不當服也又引喪服[illegible]經[illegible]
是者爲入[illegible]者是指二年喪[illegible]
[illegible]故云[illegible]無則據男子之[illegible]
[illegible]者[illegible]男子[illegible]入皆有[illegible]
[illegible]男子[illegible]
之言[illegible]所以[illegible]首[illegible]之[illegible]者[illegible]
[illegible]與爲[illegible]之[illegible]云[illegible]
[illegible]

衎步繇[illegible]此據時[illegible]況[illegible]古[illegible]五
[illegible]遠亦無以知之矣[illegible]有[illegible]
加謂以六物加於副[illegible]知何[illegible]
物注詩云副[illegible]笄[illegible]加飾古之[illegible]者
[illegible]鄭是也云服之從王祭祀者[illegible]
三翟皆首副[illegible]之中[illegible]先王[illegible]今
[illegible]祀故[illegible]之也云[illegible]
[illegible]之者此[illegible]之見[illegible]
別之字[illegible]云[illegible]遺[illegible]君
今假紒矣者[illegible]之[illegible]以
髮古至今[illegible]也[illegible]之以[illegible]
也者上注[illegible]亦注及[illegible]
[illegible]皆云服[illegible]此直據鞠衣展之[illegible]
桑不云服衣[illegible]其編亦兼於展[illegible]

也云次次第髮長短爲之者此亦以意
解之見其實然而云次明次第髮長短
而爲之云所謂髲髢者謂少牢主婦髲鬄
衣移即此次也首髲髢者髲髢也謂髲鬄
取賤者刑者之髮而爲髲鄭必知三翟
之首服副鞠衣展衣首服編褖衣首服
次者王之祭服有六首服皆冕則后之
祭服有三首服皆副可知昏禮女次純
衣純衣則褖衣褖衣而云次則褖衣首
服次可知其中唯有編明配鞠衣展衣
也云服之以見王者上注展衣云以禮
見王則展衣首服編以禮見王此又云
以則見王者則見王有二一者以禮朝
見於王與見賓客同則服展衣與編此

者褖衣肖服次後御見王則此褖衣次則此注見王是也故二者皆云見王耳六王后之燕居亦纚笄總而已者祭士冠禮纚長六尺以韜髮笄陰所以安髮總者既繫其本又總其末燕居謂不至王所自在燕寢而居時也案雞鳴詩云東方明矣朝既昌矣毛云東方明則夫人纚笄而朝但諸侯夫人於國衣服與王后同而得服纚笄而朝者此經云副編次以待祭祀賓客明燕居不得著次自然著纚笄而毛云著纚笄朝者毛更有所見非鄭義若然彼鄭不破之亦以其纚笄燕居無正文故且從毛也其實朝王時首服編也引詩追琢其璋

者證追是治玉石之名云王后之衡笄皆以玉為之者以弁師王之笄以玉故知后與王同用玉也弁師云諸公用玉為瑱詩云玉之瑱也據諸侯夫人夫人與君同用玉瑱明衡笄亦用玉矣其三夫人與三公夫人同服翟衣明衡笄亦用玉矣其九嬪命婦等當用象也云唯祭服有衡知者見經后與九嬪以下別言明后與九嬪以下差別則衡笄唯施於翟衣取鞠衣以下無衡矣又見桓二年哀伯云袞冕黻珽帶裳幅舄衡紞紘綖並據男子之冕祭服而言明婦人之衡亦施於三翟矣故鄭云唯祭服有衡也鞠衣已下雖無衡亦應有紞以懸瑱

是以著詩云充耳以素以青以黄是臣之紞以懸瑱則知婦人亦有紞以懸瑱也云垂于副之兩旁當耳其下以紞懸瑱者傳云衡紞紘綖與衡連明言紞為衡設矣笄既橫施則衡垂可知若然衡訓為橫既垂之而又得為橫者其笄言橫據在頭上橫貫為橫此衡在副旁當耳據人身豎為從此衡則為橫其衡下乃以紞懸瑱也引詩者彼鄘風注云玼鮮明貌鬒黑髮如雲言美長也髢用也髢髮也引之者證服翟衣首有玉瑱之義故云是之謂也其紞之采色瑱之玉石之別者婦得服翟衣者紞用五采瑱用玉自餘鞠衣以下紞則三采瑱用石

知義然者案著詩云充耳以素鄭彼注云謂從君子而出至於著君子揖之時也我視君子則以素為充耳謂所以懸瑱者或名為紞織之人君五色臣則三色而已此言素者目所先見而云下云尚之以瓊華注云美石彼下經又云充耳以青充耳以黄據臣三色故云人君五色矣詩云玉之瑱據君夫人云用王則臣之妻與夫同美石彼毛注以素為象瑱鄭不從者若素是象瑱文何以更云瓊華瓊英之事乎故鄭以為紞也云笄卷髮者鄭注喪服小記亦云笄帶所以自卷持云外內命婦衣鞠衣襢衣者服褖衣者服次知者案昏禮云女

夫純衣純衣則褖衣攝士服爵弁禮通攝盛則士之妻服褖衣首服次亦攝盛褖衣既首服次三翟首服副鞠衣襢衣首服編可知云外內命婦非王祭祀賓客佐后之禮自於其家則亦降焉知者大夫妻服襢衣首服編士妻服褖衣首服次少牢特牲是大夫士妻特牲云主婦纚笄宵衣少牢云主婦髲鬄衣移袂但大夫妻移袂爲異又不服編故知且於其家則降是以即引少牢爲證耳云移袂褖衣之袂者此鄭覆解少牢主婦衣移袂者是移褖衣之袂上既云移袂今又云移褖衣之袂不同者但士之妻[illegible]綃服褖衣助祭及嫁時不移其袂今大夫妻綃衣衫而以褖衣袂者以大夫妻與士妻綃衣名同不得言移於綃衣之袂故取褖衣也云凡諸侯夫人於其國衣服與王后同者以其諸臣之妻有助后與夫人祭之事諸侯夫人無祭助后之事故自於本國衣服得與王后同也所同者上公夫人得褘衣已下至褖衣褘衣從君見大祖揄翟從君祭羣廟闕翟從君祭羣小祀鞠衣以告桑展衣以禮見君及賓客褖衣以接御侯伯夫人得揄翟已下揄翟從君見大祖及羣廟闕翟已下與上公夫人同子男夫人得闕翟已下闕翟從君見大祖及羣廟羣小祀鞠衣已下與侯伯同也[illegible]

褖衣以燕居也二王之後與魯夫人亦同上公之禮故明堂位云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夫人褘衣是也○天官

○內司服掌王后之六服褘衣揄狄闕狄鞠衣展衣緣衣素沙

褘音暉揄音遥鞠居六反又丘六反展張彥反注同緣或作褖吐亂反○鄭司農云褘衣畫衣也祭統曰君卷冕立于阼夫人副褘立于東房揄狄闕狄畫羽飾展衣白衣也喪大記曰復者朝服君以卷夫人以屈狄世婦以襢衣屈者音聲與闕相似襢與展相近皆婦人之服鞠衣黃衣也素沙赤衣也玄謂狄當爲翟翟雉名伊雒而南素質五色皆備成章曰翬江淮而南青質五色皆備成章曰搖王后之服刻繒爲之形而采畫之綴於衣以爲文章褘衣畫翬者揄翟畫搖者闕翟刻而不畫此三者皆祭服從王祭先王則服褘衣祭先公則服揄翟祭羣小祀則服闕翟今世有圭衣者蓋三翟之遺俗鞠衣黃桑服也色如鞠塵象桑葉始生月令三月薦鞠衣于上帝告桑事展衣以禮見王及賓客之服字當爲襢襢之言亶亶誠也詩國風曰玼兮玼兮其之翟也下云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帝也言其德當神明又曰瑳兮瑳兮其之展也下云展如

之人于邦之媛也言其行配君子二者之義與禮合矣雜記曰夫人復稅衣揄狄又喪大記曰士妻以褖衣言褖者甚衆字或作稅此緣衣者實作褖衣也褖衣御于王之服亦以燕居男子之褖衣黑則是亦黑也六服備於此矣禕褕狄展聲相近緣字之誤也以下推次其色則闕狄赤揄狄青禕衣玄婦人尚專一德無所兼連衣[illegible]不異其色素沙者今之白縳也六服皆袍制以白縳爲裏使之張顯今世有沙縠者名出于此○卷古本反朝直遥反屈音闕襢張彥反翬音暉見王賢遍反玼音此劉倉我反嫙音援行下孟反稅吐亂反縳音絹又升

卷反升絹反張如[illegible]徐音帳○䟽曰云掌王后之六服者自禕衣至緣衣是六禕衣者亦是翟而云衣者以其衣是服之首故目言衣也禕當爲翬即翬雉其色玄也揄狄者揄當爲搖狄當爲翟則搖雉其色青也闕狄者其色赤上二翟則刻繒爲雉形又畫之此闕翟亦刻爲雉形不畫之爲彩色故名闕狄也此三翟皆祭服也鞠衣者色如鞠塵色告桑之服也展衣者色白朝王及見賓客服緣當爲褖褖衣者色黑御於王服也素沙者此非服名六服之外別言之者此素沙與上六服爲裏使之張顯但婦人之服不殊裳上下連則此素沙亦上[illegible]

連也王之吉服有九韋弁已下常服有三與后鞠衣已下三服同但王之祭服有六后祭服唯有三翟者天地山川社稷之等后夫人不與故三服而已必知外神后夫人不與者案內宰云祭祀祼獻則贊天地無祼言祼唯宗廟又內宗外宗佐后皆云宗廟不云外神故知后於外神不與是以白虎通云周官祭天后夫人不與者以其婦人無外事若然哀公問云夫人爲天地社稷主者彼見夫婦一體而言也又曰司農云禕衣畫衣也者先鄭意禕衣不言狄則非翟雉知畫衣者以王之冕服而衣畫故知后衣畫也[illegible]引祭統者彼據二王後夫人

助祭服禕衣與后同也揄狄闕狄畫羽飾者以其言狄是翟羽故也云展衣白衣也者見鞠衣黃以土色土生金金色白展衣文承鞠衣之下故知展衣白也引喪大記證闕狄與展衣爲婦人服故也彼君以卷據上公而言夫人以屈翟據子男夫人復時互見爲義云世婦以襢衣者彼亦據諸侯之世婦用襢衣復之所用也去鞠衣黃衣也素沙赤衣也者先鄭意以素沙爲服名又以素沙爲赤色義無所據故後鄭不從之玄謂狄當爲翟者破經二狄從翟雉之翟也伊洛而南已下至曰搖皆爾雅文言伊水而南有雉素白爲質備青赤黃黑五色

言備成其文章曰翬雉云江[illegible]多五色皆備有以成文章曰[illegible]此者證禕揄爲雉也又云翬[illegible]戎劣鄭禕衣不言翟故瞥戒揄[illegible]者亦兼足先鄭之義云闕翟刻而[illegible]畫此無正文直以意量之言翟而[illegible]字明亦刻繒爲雉形但闕而不畫五色而已云此三者皆祭服者對鞠衣已下非祭服也云從王祭先王則服禕衣祭先公則服揄翟祭羣小祀則服闕翟言此者欲見王后無外事唯有宗廟分爲二與王祀先王袞冕先公鷩冕[illegible]羣小祀王玄冕故后服闕翟也云今[illegible]有圭衣者蓋三翟之遺俗者漢時有[illegible]

衣刻爲圭形綴於衣是由周禮有三翟別刻繒綴於衣漢俗尚有故云三翟遺俗也云鞠衣黃桑服也者謂季春將蠶后服之告先帝養蠶之服云色如麴塵不爲麴字者古通用云象桑葉始生者以其桑葉始生即養蠶故服色象之引月令者證鞠衣所用之事故云告桑事也云展衣以禮見王及賓客之服卿妻然者以其鞠衣在上告桑之服褖衣在下御於王之服展衣在中故以爲見王及賓客之服但后雖與王禮敵夫尊妻卑仍相朝事與賓同諸侯爲賓客於王后助王灌饗賓客則后有見賓客之禮容以亦服展衣也云字當爲襢襢之言

說亶誠也者案禮記作襢詩及此文作襢皆是正文鄭必讀從襢者二字不同必有一誤襢字衣傍爲之有衣義且爾襢展亶雖同訓爲誠展者言之誠亶者行之誠貴行賤言襢字以亶爲聲有行誠之義故從襢也又引詩者鄘風刺宣姜淫亂不稱其服之事云其之翟也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帝也言其德當神明又曰其之展也如之人兮邦之媛也言其行配君子云二者之義與禮合矣者言服翟衣尊之如天帝比之如神明此翟與彼翟俱事神之衣服展則邦之爲媛助展衣朝事君子之服是此禮具王及賓客服故云二者之義與禮合者

然內則注夫人朝於君次而褖衣也者彼注謂御朝也引雜記及喪大記者證破緣衣爲褖衣之事云字或作稅者或雜記文故雜記云夫人稅衣又云稅[illegible]素沙並作稅字亦誤矣故云此緣衣者實褖衣也云褖衣御于王之服亦以燕[illegible]居者案尚書多士傳云古者后夫人將[illegible]侍君前息燭後舉燭至於房中釋[illegible]然後入御於君注云朝服展衣君[illegible]大師雞鳴于階下然後后夫人鳴[illegible]于房中告燕服入御以此而言云[illegible]衣朝服告以燕服然後入御明入[illegible]服與燕服同褖衣以其展衣下[illegible]衣故知御與燕居同褖衣也以其[illegible]

燕居同是私褻之處故同服云君子之祿衣黑則是亦黑也者男子祿衣黑禮雖無文案士冠禮陳服於房爵弁[illegible]皮弁服玄端服至於士昏禮陳襲女子房亦云爵弁服皮弁服祿衣祿衣當玄端之處變言之者冠時玄端衣裳別及死襲時玄端連衣裳與婦人祿衣[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男子之玄端衣者祿衣又見子[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祿衣纁[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婦服纁袡與玄[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之物則男子祿衣黑矣男子[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則是此婦人祿衣亦黑可知[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以六服之色[illegible]文欲從此而上[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色以此爲本詩言之也云六[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矣者經傳云婦人之服多矣[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言六服唯此文爲備故言六服[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矣鄭言此者亦欲推次六服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云褘褕狄展聲相近者襢[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狄與翟展與襢四者皆是[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誤也云緣字之誤也者緣與褖[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聲相近但字相似故爲字之誤[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下推次其色則闕翟赤[illegible]翟青[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者王后六服其色[illegible]文[illegible]須推[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言推次者以鞠衣象麴塵其色[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與男子祿衣同其色黑士者爲[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行之色從下向上以次推之水色[illegible][illegible]祿衣象之水生於金祿衣上者展衣[illegible]展衣象金色白故先鄭亦云展衣白[illegible][illegible]金生於土土色黃鞠衣象之土生[illegible]

火火色赤鞠衣上有闕翟則闕翟象之赤矣火生於木木色青闕翟上有揄[illegible]象之青矣五行之色已盡大色唯有[illegible]色玄褘衣最在上象天色玄是其[illegible][illegible]推次其色也云婦人尚專一德無所兼連衣裳不異其色者[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裳下云女子髽衰三年直言[illegible]不[illegible][illegible]則連衣裳矣又昏禮云女次純衣[illegible][illegible]言裳是其婦人連衣裳[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異其色必不異色者[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無所兼故也云素沙者今之白[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素沙爲裏無文故象[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白縛爲裏以周時素沙爲[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皆袍制以白縛爲裏使之張[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記云子羔之襲繭衣裳則是[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袍號有衣裳今婦人衣裳連[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云袍制者正取[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取衣裳則爲義也云今世有[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出于此者言漢時以穀之衣有[illegible][illegible]沙穀之名[illegible]於周禮素沙也[illegible]

命婦之服鞠衣展衣緣衣素沙

衣九嬪也及世婦也緣衣女[illegible][illegible]命婦者其夫孤也則服鞠衣其[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也則服展衣其夫士也則服緣[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夫人及公之妻則闕狄以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夫人之褕狄子男之夫人亦闕狄唯二[illegible]後褘衣[illegible]曰上言王后六服此[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有六服唯[illegible]
[illegible]次服之而已亦以素沙為[illegible]
[illegible]沙也又曰鄭以內命婦無過
下外命婦無過三公夫人已
[illegible]云鞠衣已下則三夫人三公[illegible]
[illegible]鞠狄已下[illegible]出命婦之[illegible]三
[illegible]三公夫人矣故內命婦從[illegible]
[illegible]必知九嬪已下服鞠衣以下
[illegible]之禮下有世婦女御三等鞠衣
[illegible]三等故如鞠衣以下九嬪也
[illegible]世婦也褖衣女御也云外命
[illegible]孤也則服鞠衣其夫卿大夫
衣[illegible]其夫士也則服褖衣者
[illegible]服[illegible]冕卿大夫[illegible]闕玄冕士[illegible]

等[illegible]之說[illegible]其服無[illegible]
三等之[illegible]三等臣之妻也孤妻[illegible]
九[illegible]三[illegible]也卿大夫妻亦如[illegible]
[illegible]得也士妻褖衣而已
服[illegible]之大夫士文狄諸侯之下[illegible]
侯之[illegible]皆若然諸侯之臣妻亦[illegible]
[illegible]是[illegible]玉藻云君命闕狄再[illegible]
[illegible]一[illegible]才褖衣注云此子男
[illegible]大夫士之妻命服也褘
[illegible]皆分為三等其妻[illegible]
[illegible]文臣命雖八
[illegible]六夫而之冕無
[illegible]

原書漫漶不清

[illegible]同[illegible]
[illegible]服[illegible]
之褒其闕[illegible]下
[illegible]下向上達之[illegible]
[illegible]外[illegible]三公之[illegible]
[illegible]上[illegible]達之[illegible]
云王后禕衣夫人[illegible]
[illegible]二公夫人不得[illegible]
[illegible]公[illegible]子男[illegible]同[illegible]三[illegible]
[illegible]五[illegible]君命[illegible]狄[illegible]男矣[illegible]
[illegible]妻當闕狄三夫人其服不[illegible]三
[illegible]又祭三文[illegible]云子以[illegible]
[illegible]夫人[illegible]子男夫人七
[illegible]文後褘衣者玉藻云夫[illegible]

[illegible]之夫侯伯之夫人鄭[illegible]
[illegible]者以玉藻云君命[illegible]
[illegible]命禪衣夫並是子男之[illegible]
[illegible]男夫[illegible]以上並[illegible]上
[illegible]二王後夫人當禕[illegible]
[illegible]君以卷注云上公以[illegible]
[illegible]衣又案隱五年公羊云[illegible]
[illegible]二公稱公若然天子三公[illegible]
[illegible]命所衮[illegible]亦得服禕衣矣
二王後不[illegible]六[illegible]公之內上公
[illegible]命則[illegible]夫人服闕翟
[illegible]記注云公之夫
[illegible]

原書漫漶不清

原書漫漶不清

（[illegible]云副褘衣后之上服唯[illegible]及[illegible][illegible]人服之以此而言則此[illegible]亦[illegible][illegible]九命上公夫人魯夫人同也）凡祭祀共后之衣服及九嬪世婦凡命婦共其衣服（者凡女御與外命婦此言及言凡殊貴賤也春秋之義王人雖微者猶序乎諸侯之上所以尊尊臣之命者再命以上受服則下士分不共也外命婦唯王祭祀賓客以禮后得服此上服自於其家則降焉○曰上陳尊卑以次受服之事此文陳所用之時云凡祭祀者婦人無外事言祭祀唯據宗廟大小祭祀云賓客者謂后助王灌饗諸侯來朝者云共后之本服者祭祀共三翟賓客共展衣云九嬪世婦者謂助后祭祀賓客時云凡命婦者兼外內命婦也）

又曰鄭知凡內命婦唯有女御上文外內命婦服唯有鞠衣已下上已云九嬪世婦則內命[illegible]上御也其外命婦中則有孤卿以下言及言凡殊貴賤也者言及者嬪賤於后言凡若欲見外命婦[illegible]賤於世婦也云春秋之義王[illegible]序於諸侯之上所以尊尊[illegible]

原書漫漶不清

（云婦中女御卑於世婦亦又祿又於外命婦中有公孤卿大[illegible]於女御而使外命婦總入女御[illegible]以於之者案僖公八年秋王正[illegible]王人齊侯宋公以下盟於洮傳云[illegible]人者何微者也曷爲序乎諸侯之上[illegible]至命出是以微者即士以其天子[illegible]已上於經見名氏以天子下士名氏[illegible]凡於經今直云人是天子下士序在[illegible]侯上是尊王命君九嬪雖卑於三公[illegible]又世婦卑於卿妻言之以殊之在[illegible]以是尊尊此三之嬪婦也云臣之命[illegible]再命以上受服則下士之妻不共也者此[illegible]入宗伯典子之服波云一命者職[illegible]命受服則天子上士三命中士再命不受服天子下士一命則不受故鄭云下則不共也云外命婦唯王祭有客也禮佐后得[illegible]此上服者案此經[illegible]衣上夫妻展衣案特牲主婦纚[illegible]十少牢主婦髲鬄衣侈袂士妻不衣祿士大夫妻侈綃衣袂不衣展衣如其夫自於家祭降服是自於其家則降上經祭祀賓客共后之服是外命婦助后祭祀賓客凡服上服也○同上）○

王后褘衣夫人揄狄（褘讀如翬揄讀如搖翬搖皆翟雉名[illegible]刻繒而畫之著於衣[illegible]飾因[illegible]世作字[illegible]月[illegible]

（伯之夫人也王者之後夫人亦褘衣○疏曰此一節論王后以下命婦之服云后褘衣者褘讀爲翬謂畫翬於衣六服之最尊也夫人揄狄者揄讀如搖狄讀爲翟謂畫搖翟之雉於衣謂三夫人及侯伯夫人也又曰案鄭注內司服引爾雅釋鳥伊雒而南素質五色皆備成章曰翬江淮而南青質五色皆備成章曰搖鄭又云王后之服刻繒爲之形而采畫之綴於衣以爲文章褘衣畫翬者揄翟畫搖者闕翟刻而不畫從王祭先王則服褘衣祭先公則服揄翟祭羣小祀則服闕翟鞠衣黃桑服也色如麴塵服之以告桑展衣以禮見王及賓客褖衣御于王之服闕翟赤搖翟青褘衣玄鞠衣黃展衣白褖衣黑又鄭志云三狄首服副副覆也所以覆首爲之飾其遺象若今步繇矣鞠衣首服編編列髮爲之其遺象若今假紒矣展衣褖衣首服次次第髮長短爲之所謂髲髢若髲居之奇則亦褖衣纚笄總而已其六服皆以素紗爲裏故內司服陳六服之下云素沙鄭注云六服皆袍制以白縳爲裏云夫人三夫人亦侯伯之夫人也者以經云王后褘衣則云夫人揄狄其文[illegible][illegible]設以夫人爲三夫人但三夫人與三公同對王爲屈三公執璧與子男同[illegible][illegible]夫人亦當與子男夫人同故鄭注[illegible][illegible]）

（疑而不定云三夫人其與以事言[illegible]兩解之也云王者之後夫人亦褘衣[illegible]以禮記每云君衮冕夫人副褘[illegible][illegible]後自行正朔與天子同故祭其[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主服也若祭先公則降[illegible][illegible]祭文王[illegible]公其夫人亦褘衣故明堂位云君衮冕立于阼夫人副褘立于房中是也）

君命屈狄再命褘衣一命襢衣士褖衣

（君女君也屈周禮作闕謂刻繒爲翟不畫也此子男之夫人及其卿大夫士之妻命服也褘當爲鞠字之誤也禮天子諸侯命其臣后夫人亦命其妻以衣服所謂夫尊於朝妻榮於室也子男之卿再命而妻鞠衣則鞠衣襢衣褖衣者諸侯之臣皆分爲三等其妻以次受此服也公之臣孤爲上卿大夫次之士次之侯伯子男之臣卿爲上大夫次之士次之鞠或作秩○疏曰君命屈狄者君謂女君子男之妻也彼后所命故云君命屈狄者屈闕也狄亦翟也直刻雉形闕其采畫故云闕翟也再命褘衣者再命謂子男之卿褘當爲鞠謂子男卿妻服鞠衣也一命襢衣者襢展也子男大夫一命其妻服展衣也士褖衣者謂子男之士不命其妻服褖衣鄭注士喪禮褖之言緣黑衣裳以赤緣之又曰以襃君命[illegible]夫后命其婦則子男之妻不得受天）

（[illegible]閒迭也吹笙擊磬鳥獸化德相率而[illegible]舞蹌蹌然○疏曰釋樂云大鍾謂之鏞李巡曰大鐘音聲大[illegible]大[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深長之聲鏞鏞然間代也[illegible][illegible]曰[illegible][illegible]之[illegible]也釋言云遞迭也李巡曰[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遞間[illegible][illegible]之[illegible]故間爲迭也[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鐘更迭而作鳥獸化德相率而[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然下云百獸率舞知此蹌蹌然亦舞也[illegible]禮云[illegible][illegible]一[illegible][illegible]大[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七[illegible][illegible]是[illegible]一[illegible]之[illegible]故[illegible][illegible]也）

簫韶九成鳳皇來儀（韶舜樂名言簫見[illegible][illegible]之備雄曰鳳雌曰皇靈鳥也儀有容儀備樂九奏而致鳳皇[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鳥獸不待九而率舞○疏曰[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經傳多矣但[illegible]文下言簫[illegible]乃[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樂名[illegible]長[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之小者言[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之備[illegible][illegible]樂[illegible][illegible]小大之器皆[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鳥云鶠鳳其雌皇是此鳥雄曰鳳雌曰皇禮運云麟鳳龜龍謂之四靈是鳳皇爲神靈之鳥也易漸卦上九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爲儀是儀爲有容儀也成謂樂曲成也鄭云成猶終也每曲一終必變更奏故經言九成傳言九奏周禮謂之九變其實一也言簫見細器之備樂九奏而致鳳皇則其餘鳥獸不待九而率舞也尊皆體盤靈瑞難致故九成之下始言鳳皇來儀鳥獸蹌蹌乃在上句傳據此文言鳥獸易來鳳皇難致故）

（夫等於朝妻賢於室皆得各服其命服今唯世婦及卿大夫之妻並卑雖已被命猶不得即服命服必又須經入助蠶蠶畢獻繭繭多功大更須君親命之著服乃得服耳故云命於奠繭其他則皆從男子者其他謂后夫人九嬪及五等諸侯之妻也其夫得命則其妻則著命服不須奠繭之命故云皆從男子又曰凡獻物必先奠於地故云奠猶獻也云凡世婦以下蠶事畢獻繭乃命之者三夫人九嬪其位旣尊不須獻繭自然得命也世婦以下位卑因獻繭乃得命言以下則女御亦然經唯云世婦舉其貴者○玉藻）

右祭服

小史大祭祀讀禮灋史以書序昭穆之俎簋（讀禮灋者大史與羣執事史此小史也言讀禮灋者小史叙俎簋以爲節故書簋或爲几鄭司農云几讀爲軌書亦或爲簋古文也大祭祀小史主叙其昭穆以其主定繫世祭祀史主叙其昭穆次其俎簋故齊景公疾欲誅於祝史玄謂俎簋牲與黍稷以書次之校比之○疏曰此言叙昭穆之俎簋則非外神耳則大祭祀唯謂祭宗廟三年一祫之時有尸主兼序昭穆俎簋也又曰

（禮法是大史與羣執事者大[illegible]云大祭祀戒及宿之日與羣執事讀禮書而協事彼三禮書即此禮法見于云讀禮法者小史敘俎簋以爲節者禮大史執禮法之時小史則敘昭穆之俎簋書依禮出之節槪比之使不差錯也祖及宣云爲節也成景公事在昭二十年左氏傳彼傳公有疾語晏子曰據與款謂寡人能事鬼神故欲誅於祝史是其事也○春官）○司几筵

設莞筵紛純加繅席畫純加次席黼純左右玉几（莞音官又音丸純章允反又之閏反又音均○鄭司農云紛讀爲豳又讀爲和粉之粉謂白繡也純讀爲均服之均純緣也繅讀爲藻率之藻次席虎皮爲席玄謂紛如綬有文而狹者繅席削蒲蒻展之編以五采若今合歡矣畫謂雲氣也次席桃枝席有次列成文○率音律○疏曰凡敷席之法初在地者一重即謂之筵重在上者即謂之席已下皆然故鄭注序官云敷陳曰筵藉之曰席祀先王設在廟奥之堂玉几惟於王馮及鬼神所依皆左右二几其雕几以下非王所馮生人則几在左鬼神几在右是以下文諸侯祭祀二若雕几國賓云左彤几若受[illegible]必有几故下文祀先王昨席[illegible]）

（侯酢席莞下云几也[illegible]兩於義不安故更云又讀爲粉[illegible]謂白繡也純讀爲均服之均者案[illegible]年左傳卜偃云均服振振取虢之旂[illegible]服杜君等皆爲均均同也但司農讀爲均均即準音與純同故云純緣也云繅讀爲藻率之藻者讀從桓二年臧哀伯云藻率鞞鞛鞶厲游纓此並取彼義也云次席虎皮爲席者此見熊席故爲虎皮後鄭不從也引尚書者證王馮玉几之參也玄謂紛如綬有文而狹者此漢世綬是薄帔有文章而狹以爲席之緣故言之也鄭知繅席削蒲蒻展之編以五采若今合歡矣者漢有合歡席[illegible]此故還舉漢法況之也云畫謂雲氣也者鄭於經但單言畫皆以畫雲氣解之[illegible]蓋五色雲爲之文也云次席桃枝席[illegible]次列成文者鄭亦見漢世以桃枝竹[illegible]席次第行列有成爲文章故言之也）

祀先王昨席亦如之（鄭司農云昨席於主階設席王所坐也玄謂昨讀曰酢謂祭祀及王受酢之席卒食王酳之卒爵祝受之又酌授尸尸酢王於是席王於戶內后諸臣致爵乃設席○疏曰祀先王謂宗廟六享皆用上三種席酢席謂王酳尸尸酢王受酢之席亦如上三種席故云亦如之[illegible]曰司農云酢席於主階設席王[illegible]）

（也若此約鄉飲酒禮主人在阼階賓在戶牖間主人受酢王行飲酒禮亦然此酢文承祀先王下即是祭禮受尸酢不得為凡常飲酒禮故後鄭不從也後鄭知王有受尸酢法者謂若鬱人注引特牲少牢此注亦取彼義故云尸卒食王酳之卒爵祝受之又酌授尸尸酢王於是席王於戶內也案特牲少牢主人受酢之時未設席夫婦致爵乃設席今王於受酢即設席者優至尊與大夫士禮異知席王在戶內者約特牲主人受酢時在戶內之東西南也云后諸臣致爵乃設席者此亦約特牲夫婦致爵之時有席若然王於酢有席與彼異至於后即與彼同者禮有損之而益故后不得與王同宜同士禮案特牲無致爵於賓文之法而此言諸臣致爵者此王於諸臣亦無致爵禮此致爵酳尸訖主人獻賓長於西階之上謂一致爵也特牲三人致爵於主婦席於房中此后亦然其諸臣案特牲獻賓於西階上無席獻訖以薦俎降降設西階下亦無席此諸臣有席者亦是一之臣尊宜設席乃以薦俎降設以席東也）諸侯祭祀席蒲筵繢純加莞席紛純右雕几（繅畫文也下莞席加繅右繅柔穛不如莞清堅又於鬼神宜○鄭大讀作[illegible]

[illegible]間[illegible]次○疏曰此經論諸侯禘[illegible]凡四席各如之席皆二種席也又曰二又畫[illegible]者畫雲氣此云繢即非畫雲者繢人職對方為繢是對方為次畫於[illegible]謂之上與席為繅也云不莞席加繅者繅柔穛不如莞清堅又於鬼神宜者案上文天子祭祀席與酢席同此下文諸侯受酢席下莞上繅今祭祀席下蒲上莞以是故鄭以下文決此今諸侯祭祀席不亦如下文莞席加繅者以其繅柔穛不如莞清堅於鬼神宜即於生人不宜故下文生人繅在上為宜也又不以繅在莞下繅尊不宜在莞下故用蒲替之也）昨席莞筵紛純加繅席畫純（昨讀亦曰酢。疏曰諸侯酢尸尸酢主君亦於戶內之東西面設此二席又曰案禮記禮器云天子之席五重諸侯三重今天子唯三重諸侯二重者彼云五重者據天子大祫祭而言若禘祭當四重時祭當三重皆用此三重席耳故此唯見三重席也諸侯三重上公當四重亦謂大祫祭時若禘祭降一重諸侯二重禘與時祭同卿大夫乃下特牲少牢唯見一重耳）凡吉事變几凶事仍几（故書仍為乃鄭司農云變几變更其質謂有飾也乃讀為仍仍因也因其質謂無飾也爾雅曰儀仍因也書顧

（命曰翌日乙丑成王崩癸酉牖間南嚮西序東嚮東序西嚮皆仍几此謂吉[illegible]王祭宗廟祼於室饋食於堂繹於祊每事易几神事文示新之也凶事謂凡奠几朝夕相因喪禮略○疏曰先鄭云變更其質謂有飾又以仍几爲因其質謂無飾後鄭不從者以司農就几體解之於吉尚書仍几乃是前後相因不得爲几體故不從也且上文云右素几於凶几無飾已有文何須此亦云仍几爲變飾乎皆其言不經故不從也引顧命者案彼經云牖間南嚮華玉仍几西序東嚮文貝仍几東序西嚮彫玉仍几西夾南嚮漆仍几孔云因生時几皆有飾而先鄭引之者先鄭亦直取仍因之義不須無飾也玄謂吉事祭宗廟祼於室者洛誥云王入大室祼是也云饋食於堂繹於祊者案禮器云設祭于堂爲祊乎外是直云饋食于堂謂饋獻節據有尸故言饋食其實未有黍稷又不言朝踐者朝踐與饋獻同在堂故略而不言也文饋獻後更延尸入室進黍稷尸食之事不言者以其還依祼於室之几故亦略而不言也云凶事謂凡奠者即上文凡喪事右素几是也此更見凡奠几以因不易之意案檀弓云虞而立尸有几筵者據大夫士而言案士喪禮大斂奠有席所云虞始有筵者以其几筵相將

連言士實虞時有几其筵大斂即有天子諸侯禮大初死几筵並有故上[illegible]凡喪事設葦席右素几也凡几之長短阮諶云几長五尺高二尺廣二尺馬融以爲長三尺舊圖以爲几兩端赤中央黑也○同上）

○天府凡國之玉鎮大寶器藏焉若有大祭則出而陳之既事藏之（玉鎮大寶器玉瑞玉器之美者禘祫陳之以華國也故書鎮作瑱鄭司農云瑱讀爲鎮○疏曰云玉鎮大寶器藏焉者若典瑞掌其凡瑞器故典瑞云掌玉瑞玉器之藏辨其名物與其用事設其服飾其是者天府掌之又曰鄭知玉鎮大寶器是玉瑞玉器之美者此云玉鎮即大宗備云以玉作六瑞鎮圭之屬即此寶鎮也又云以玉作六器蒼璧禮天之屬即此寶器也知是玉瑞玉器之美者以則入此天府故知簡取美者來入也鄭知禘祫者經云大祭祀故知也○同上）

○典庸器祭祀帥其屬而設筍虡陳庸器（設筍虡視瞭當以懸樂器焉庸器伐國所獲之器若崇鼎貫鼎及以其兵物所鑄銘也○疏曰庸功也言功器者伐國所獲之器也陳之以華國也云若崇鼎貫鼎者明堂位文云及以其兵物

（[illegible]謂左氏傳季氏以所得齊之[illegible]鍾而銘曾功是經中彝器也彼[illegible]非特征伐又藉晉之功引之[illegible]證鑄作銘功之事耳○同上）

○肆師展器陳告備（疏曰云展器陳告備者謂祭日旦於堂東陳祭器實之旣訖則又展省視之而告備具故云展器陳告備也○同上）

右陳設

○記鋪筵設同几（鋪普胡反○同之言詞也祭者以其妃配亦不特几也○疏曰鋪筵設同几者設之曰筵坐之曰席同之言詞詞共也言人生時形體異故夫婦別几死

則魂氣同歸於此故夫婦共几鋪席設几使神依之設此夫婦所共之几席亦共之必云同几者筵席旣長几則短小恐其各設故特云同几云同之言詞也者若單作同字是齊同之同非詞共之詞所以物有異類而同時也則同死同生同出同入之類不齊其物異也若詞共之詞則言旁作同故古文字旁皆訓詞爲共是漢魏之時字義如此是以讀同爲詞今則揔爲一字云祭者以其妃配者儀禮少牢文謂祭夫祝辭云以某妃配云亦不特几也者謂不但不特設其辭亦不特設几謂祝辭與几皆同於夫不特設也故鄭注司几筵云祭於廟同几精氣合也○祭統）

○鬼神之祭單席（疏曰鬼神之祭單席者神道異人不假多重自溫故單席也○禮器）

○廟堂之上罍尊在阼犧尊在西廟堂之下縣鼓在西應鼓在東（注疏見下餘獻條○禮器）

○玄酒在室醴醆在戶粢醍在堂澄酒在下（注疏見下餘獻條○禮運）

君夫人會於大廟君純冕立於阼夫人副褘立於東房君執圭瓚祼尸大宗執璋瓚亞祼（純側其反瓚才旦反○大廟始祖廟也圭瓚璋瓚祼器也以圭璋爲柄酌鬱鬯曰祼大宗亞祼容夫人有故攝焉今案君純冕立於阼鄭於上文以其純服解云純服亦冕服也互言之爾純以見繒色冕以著祭服上義已解故於此略而不論○疏曰君純[illegible]立於阼者純亦緇也鄭氏之意凡言[illegible]其義有二一絲旁才是古之緇字絲旁屯是純字但書文相亂雖是

[illegible]紕鄭氏所注於絲理可知[illegible]不的[illegible]即讀爲緇論語云今也純又[illegible]服皆讀爲黑色若衣也見絲又不明者讀純以爲絲也冕皆上玄下纁及其服並然故通云緇冕若非二王之後及周公廟即悉用玄冕而祭夫人副禕立於東房者副及禕后之上服魯及二王之後夫人得服之侯伯夫人揄狄子男夫人闕狄而並立東房以俟行事尸既入之後轉就西房故禮器云夫人在房雖不云東西房下云夫人東酌罍尊則知夫人在房謂西房也大宗執璋瓚亞祼者大宗主宗廟禮者以亞祼之禮夫人親爲之此不云夫人而云大宗者記者廣言容夫人有故故大宗伯代夫人行禮執璋瓚亞祼之禮○祭統

○玉人祼圭尺有二寸有瓚以祀廟（祼之）

言灌也或作祼或作果謂始獻酌奠也瓚如盤其柄用圭有流前注○疏曰鄭注小宰云唯人道宗廟有祼天地大神至尊不祼故此唯云以祀廟典瑞兼云以祼賓客此不言者有典瑞故作文略也又曰讀祼爲灌者取水灌之義云祼謂始獻酌奠也者小宰注云祼亦謂祭之啐之奠之以其尸不飲故云奠之案司尊彝注祼謂始獻尸郊特牲注云始獻神也者以其祼入獻于尸故云獻尸

[illegible]云獻神三[illegible]一也云瓚如盤其柄用圭有流前注[illegible]注典瑞引漢禮瓚盤大五升口徑八寸下有盤口徑一尺言有流前注者梁下三璋之勺鼻寸是也言前注者以尸執之向外祭乃注之故云有流前注也○冬官

○典瑞祼圭有瓚以肆先王（肆如）

字又他歷反○鄭司農云於圭頭爲器可以挹鬯祼祭謂之瓚故詩曰瑟彼玉瓚黃流在中國語謂之鬯圭以肆先王灌先王祭也玄謂肆解牲體以祭因以爲名爵行曰祼漢禮瓚槃大五升口徑八寸下有槃口徑一尺○疏曰祼圭即玉人所云祼圭尺有二寸者也以肆先王謂祭先王則宗伯六享皆是也又曰先鄭云於圭頭爲器器即瓚是也云可以挹鬯祼祭謂之瓚者鬯即鬱鬯也言祼言祭則祼據賓客祭據宗廟也詩曰瑟彼玉瓚黃流在中者彼詩是美王季爲西伯受殷王圭瓚之賜言黃流在中[illegible]與玉人云黃金勺鼻[illegible]同也云國語[illegible]之鬯圭者案國語云臧文仲以鬯圭[illegible]磬如齊告糴是也云以肆先王灌先[illegible]祭也先鄭不解肆字故後鄭釋之玄謂肆解牲體以祭因以爲名者案大司[illegible]云祀五帝奉牛牲羞其肆是[illegible][illegible]因即以肆爲祭名也云爵行曰

（[illegible]周禮祼皆據祭而言至於生[illegible]亦曰祼故投壺禮云奉觴賜灌[illegible]人飲酒爵行亦曰灌也云漢禮瓚槃大五升口徑八寸下有槃口徑一尺者此漢禮器制度文叔孫通所作案玉人[illegible]云大璋中璋邊璋下云黃金勺青金外朱中鼻寸衡四寸鄭注云三璋之勺形如圭瓚玉人不見圭瓚之形而云形如圭瓚者鄭欲因三璋勺見出圭瓚之形但三璋勺雖形如圭瓚圭瓚之形即此漢禮文其形則大三璋之勺徑四寸所容蓋似小也○春官）○司尊彝掌六尊六彝之位詔其酌辨其用與其實（位所陳之處酌泲之使可酌各異也用四時祭祀所用亦不同實鬱及醴齊之屬○泲子里反齊才計反○疏曰此經與下文爲目直云六彝六尊案下兼有罍尊不言者文略也又曰云位所陳之處者此下經不見陳尊之處案禮運云玄酒在室醴醆在户齊醍在堂彼是禘祫陳四齊此下時祭陳二齊設尊亦約此也云酌泲之使可酌各[illegible]者此下文鬱齊酌獻醴齊縮酌之[illegible]是各異也云用四時祭祀所用亦不[illegible]者即下文春祠夏禴已下所用不同[illegible]云實鬱及醴齊之屬當[illegible]也）春祠夏禴祼[illegible]

雞彝鳥彝皆有舟其朝踐用兩[illegible]再獻用兩象尊皆有罍諸臣之[illegible]秋嘗冬烝祼用斝彝黃彝皆有舟[illegible]獻用兩著尊其饋獻用兩壺尊[illegible]諸臣之所酢也凡四時之閒祀追[illegible]享祼用虎彝蜼彝皆有舟其朝踐[illegible]大尊其再獻用兩山尊皆有罍諸臣之所酢也（兩獻注作犧素何反著直[illegible]朝享直遥反蜼音誄又以水[illegible]大音太○祼謂以圭瓚酌鬱鬯[illegible]尸也后於是以璋瓚酌亞祼郊特牲周人尚臭灌用鬯臭鬱合鬯臭陰達[illegible]淵泉灌以圭璋用玉氣也既灌然後[illegible]牲致陰氣也朝踐謂薦血腥酌醴始行祭事后於是薦朝事之豆籩既又酌[illegible]其變朝踐爲朝獻者尊相因也朝獻[illegible]尸卒食王酳之再獻者王酳尸之[illegible]酌亞獻諸臣爲賓又次后酌盎齊[illegible]食三獻也於后亞獻內宗薦加豆[illegible]變再獻爲饋獻者亦尊相因饋獻[illegible]神[illegible]於后薦饋食之豆籩此凡[illegible]）

王及后各四諸臣一祭之正也以今祭禮特牲少牢言之二祼爲奠而尸飲七矣王可以獻諸臣祭統曰尸飲五君洗玉爵獻卿是其差也明堂位曰灌用玉瓚大圭爵用玉琖加用璧角璧散又鬱人職曰受舉斝之卒爵而飲之則王酳尸以玉爵也王酳尸用玉爵而再獻者用璧角璧散可知也雞彝鳥彝謂刻而畫之爲雞鳳皇之形皆有舟皆有罍言春夏秋冬及追享朝享有之同昨讀爲酢字之誤也諸臣獻者酌罍以自酢不敢與王之神靈共尊鄭司農云舟尊下臺若今時承槃獻讀爲犧犧尊飾以翡翠象尊以象鳳皇或曰以象骨飾尊明堂位曰犧象周尊也春秋傳曰犧象不出門尊以祼神罍臣之所飲也詩曰缾之罄矣維罍之恥斝讀如稼稼彝畫禾稼也黃彝黃目尊也明堂位曰夏后氏以雞彝殷以斝周以黃目爾雅曰彝卣罍器也著尊者著略尊也或曰著尊著地無足明堂位曰著殷尊也壺者以壺爲尊春秋傳曰尊以魯壺追享朝享謂禘祫也在四時之間故曰間祀蜼讀爲蛇虺之虺或讀爲公用射隼之隼大[illegible]大古之瓦尊山尊山罍也明堂位曰泰有虞氏之尊也山罍夏后氏之尊故[illegible]踐作餞杜子春云餞當爲踐玄謂黃目以黃金爲目郊特牲曰黃目鬱氣之上

尊也黃者中也目者氣之清明者也酌於中而清明於外追享謂追祭遷[illegible]之主以事有所請禱朝享謂朝受政[illegible]廟春秋傳曰閏月不告朔猶朝于廟[illegible]禺屬卬鼻而長尾山罍亦刻而畫之爲山雲之形○盎烏浪反卣音酉音由[illegible]許偉反射食亦反隼筍尹反禺音遇音顒卬魚丈反又五剛反○疏曰此六者皆據宗廟之祭但春夏同陽秋冬同陰其追享朝享又是四時之間祀以類附從故可同尊也彝與齊尊各用二者鬱鬯與齊皆配以明水三酒配以玄酒故禮記郊特牲云祭齊加明水三酒加玄酒依鄭志云一雞彝盛明水鳥彝盛鬱鬯是以各二尊禮尊不言數者禘祫與時祭追享朝享等皆同用三酒不別數可知也若然依酒正云大祭祀備五齊據[illegible]祫通鬱鬯與三酒并配尊則尊有十八禘祭四齊闕二尊則尊有十六此經時祭二齊闕六尊則尊十有二矣其祫在秋禘在夏則用當時尊重用取足而已此經彝下皆云舟尊與罍下皆不云所承之物則無物矣故禮器云天子諸侯廢禁其此之謂也又曰言祼謂以圭瓚酌鬱鬯始獻尸也者宗廟之祭先作樂下神則大司樂云若樂九變人鬼可得而禮鄭注云先奏是樂而祼焉是祼有二此言圭瓚者據王而言故鄭[illegible]

武后於長以璋瓚酌亞祼是也后祼之職内宰贊之故内宰職云后祼獻則贊瑤爵亦如之若然非直贊祼而已至於后之朝踐饋獻及酳用瑤爵皆贊之引郊特牲者證祼以鬱鬯又用圭璋也云既灌然後迎牲致陰氣也者祼是陰气故郊特牲又云周人先求諸陰求諸陰灌是也此注引郊特牲后亞王祼後正乃出迎牲案内宰注云王既祼與此迹者彼注取王事自相亞故先言王既祼出迎牲后乃後祼其實以此注爲正也王出迎牲之時祝延尸向户外户牖之閒南面后於是薦朝事八豆八籩王迎牲入廟卿大夫贊幣而從牲麗於碑一

親殺大僕贊王牲事取[illegible]以告殺取毛以告純解而腥之爲七[illegible]薦於神坐也王以王爵酌醴齊以獻[illegible]后亦以玉[illegible]酌醴齊以獻尸此謂經[illegible]踐用兩獻[illegible]也禮器云郊血大饗腥[illegible]亨祭宗廟[illegible]血此云薦血腥者謂肉[illegible]謂如別薦[illegible]也云后於是薦朝事之豆籩既又酌[illegible]者先薦後獻祭禮也其[illegible]薦豆籩在[illegible]獻前今在三獻後乃言之薦豆籩者[illegible][illegible]說王事訖乃說后事[illegible]後言薦已[illegible]也云贊朝踐言朝獻者[illegible]相因也謂[illegible]謂尸卒食王酳之者此朝獻於經也[illegible]冬之祭鄭既未解春夏[illegible]獻先經秋[illegible]朝獻皆以其朝獻是王[illegible]尸因朝踐[illegible]

事醴齊故鄭先通解之[illegible]再獻者王酳尸之後后酌亞獻諸臣[illegible]賓又次后酳盎齊備卒食三獻也者[illegible]言再獻取經春夏之祭云再獻用兩[illegible]尊尸食後陰厥王酳尸后與賓長爲再獻此亦在饋獻後先言再獻者后與賓酳尸因饋獻盎齊之尊故變饋獻云再獻云內宗薦加豆籩者案醢人及籩人有朝事之豆籩有饋食之豆籩有加豆籩之實故鄭於此取朝事當朝踐節饋食當饋獻節食後重加故加豆加籩當酳尸節案内宰職云贊后薦亦豆籩故知内宗薦之云其變再獻爲饋獻若亦尊相因饋獻謂薦孰時者此言饋獻當經秋冬祭之

節其春夏言再獻至此秋冬言饋獻[illegible]文爲先後故云變再獻言饋獻其實先饋獻後再獻也以其饋獻在朝踐後亦在當尸未入室再獻王酳尸後節也是以云饋獻謂薦孰時也此即禮運云孰其殽鄭注云體解而[illegible]之是也云后於是薦饋食之豆籩者[illegible]即醢人籩人饋食之豆籩者也云此[illegible]九酌王及后各四諸臣一者九謂王[illegible]后祼各一朝踐各一饋獻各一酳尸[illegible]一是各四也諸臣酳尸一升前八爲[illegible]云祭之正也者此九獻是正獻案特[illegible]少牢仍有衆賓[illegible]兄弟之長嗣子舉[illegible]上利洗散爲加[illegible]被並非正故此云祭之正也云以[illegible]

案特牲少牢言之者文子諸侯祭禮云雖檢禮記及用禮而言其文不具故取特牲少牢見在禮而言以其特牲少牢惟有酳尸後三獻天子諸侯酳尸後亦三獻與彼同故取以為說也云二祼為奠而尸飲七矣王可以獻諸臣者正獻諸臣無文此又約祭統而言故即引祭統曰尸飲五君洗玉爵獻卿是其差也者彼據侯伯禮宗廟七獻二祼為奠不飲朝踐已後有尸飲五獻卿即天子與上公同九獻二祼為奠不飲是尸飲七可以獻諸臣若然子男五獻者二祼為奠不飲是尸飲三可以獻卿故鄭云是其差皆當降殺以兩大夫士三獻無

二祼直有酳尸三獻獻祝是也云明堂位曰灌用玉瓚大圭爵用玉琖加用璧角璧散者彼賜魯侯祭周公用天子之禮故以為證言灌用玉瓚者謂以玉飾瓚以大圭為柄此大圭非謂玉人大圭長三尺者直是以圭為柄謂之大圭也爵用玉琖者謂君與夫人朝踐饋獻時所用獻也加用璧角璧散者此即內宰所云瑤爵一也以瑤玉為璧形以飾角散爵是通名故得瑤爵璧角璧散之名也又鬱人職曰受舉斝之卒爵而飲之者引之欲證王酳尸與前同用玉爵之意也云則王酳尸以玉爵也王酳尸用玉爵而再獻者用璧角璧散可知也者

再獻謂后與諸臣亦以明堂位云爵用玉琖加用璧角璧散差之雖次可知也云雞彝鳥彝謂刻而畫之為雞鳳皇之形者案尚書云鳴鳥之不聞彼鳴鳥是鳳皇則此鳥亦是鳳皇故云畫雞鳳皇之形也云皆有舟皆有罍言春夏秋冬及追享朝享有之同者即文自具故知有之同也云昨讀曰酢者上人主婦賓長獻尸皆有酢報不得為昨日之字故從酬酢之字也云諸臣獻者酌罍以自酢不敢與王之神靈共尊者王酳尸因朝踐之尊醴齊尸酢王還用醴齊后酳尸用饋獻之尊盎齊尸酢后還用盎齊以王與后尊得與神靈共尊今賓長臣

卑酳尸雖得與后同用盎及尸酢賓長即用罍尊三酒之中清酒以自酢是不敢與王之神靈共酒尊故也鄭司農云舟尊下臺若今時承槃者漢時酒尊下槃象周時尊下有舟故舉以為況也云獻讀為犧犧尊飾以翡翠者翡赤翠青為飾象尊以鳳皇此二者於義不安故更解以象骨飾尊此義後鄭從之其云飾以翡翠後鄭不從之矣引明堂位犧象周尊也者證飾尊有非周制者引春秋傳者是左氏定十年夾谷之會孔子之言引之者證犧象是祭祀之尊不合為野合之義也云尊以祼神者司農解[illegible]注一[illegible][illegible]之言其[illegible]尸而云祼之

者尸酢羸尸飲即是禘神來云室醆爵瑤之類非謂二灌用鬱鬯也云璧臣之所飲也者經云皆有璧諸臣之所酢彼如諸臣所飲者也引諸者證璧是酒尊之義云斝讀如稼稼彝畫禾稼也者之猶尊皆異物為飾今云斝於義無取故破從稼也云黃彝黃目尊也者依明堂位文引明堂位皆證雞彝是夏法斝彝是殷法黃彝是周法引爾雅者欲見此經有彝為上卣即犧象之屬為中罍為下與爾雅同也云著尊者著略尊也者義不安云著地無足於義是也云春秋傳者昭十五年左傳云六月乙丑王大子壽卒秋八月戊寅王穆后崩十二月

晉荀躒如周葬穆后籍談為介以文伯宴尊以魯壺是其義也引之者證壺是祭祀酒尊司農云追享朝享謂禘祫也在四時之閒故曰閒祀者案大宗伯祫禘在四時之上當如酒正大祭祀備五齊何得在四時之下故後鄭不從也鄭司農讀雖為蛇虺之虺或讀為公用射隼之隼者無所依據故後鄭皆不從也凡云大尊大古之瓦尊者此即有虞氏之大尊於義是也故皆以明堂位為證注云謂黃目以黃金為目者無正文鄭以目飾為眼目黃又與黃金字同故為鬱金錯之也引郊特牲者解黃目之義也云追享謂追祭遷廟之主以事有所

坐古沿享知祭遷廟主諸侯祭法云七廟為壇去壇為墠墠有禱焉祭之無禱乃止是追祭遷廟之主故知也云朝享謂朝受政於廟者謂天子告朔於明堂因即朝享即祭法謂之月祭故祭法云考廟王考廟皇考廟顯考廟祖考廟皆月祭之二祧享嘗乃止諸侯告朔於大廟因即朝享祭法云諸侯考廟王考廟皇考廟皆月祭之顯考祖考享嘗乃止告朔天子用牛諸侯用羊月祭皆大牢也春秋傳者文公六年左氏傳云閏月不告朔猶朝于廟若然天子告朔於明堂則是天子受政於明堂而云受政于廟者謂告朔自是受十二

月政令故名明堂為布政之宮以告朔訖因即朝廟亦謂之受政與明堂受朔別也春秋者彼譏廢大行小引春秋者見告朔與朝廟別謂若不郊猶三望與郊亦別也云蜼禺屬卬鼻而長尾者案雞彝鳥彝相配皆為鳥則虎彝蜼彝相配皆為獸故爾雅在釋獸中爾雅云蜼禺屬彼注云蜼似獮猴而大黃黑色尾長數尺似獺尾末有歧鼻露向上雨即自懸於樹以尾塞鼻或以兩指今江東人亦取養之為物捷健云山罍亦刻而畫之為山雲之形者罍之字於義無所法字雖與雷別以聲同故以雲雷解之以其雷有聲無形但雷起於雲雲出於

（山故本而釋之以爲刻畫山雲之[illegible]具義第六罍制韓詩說金罍大器天子以玉諸侯大夫皆以金士以梓古毛說罍器諸臣之所酢人君以黃金飾尊大一石金飾口目蓋取象雲雷之象謹案韓詩說天子以玉經無明文罍者取象雲雷故從人君下及諸臣同如是經文惟有詩云我姑酌彼金罍古毛說云人君以黃金則其餘諸臣直有金無黃金飾也若然向來所說雞彝鳥彝等皆有所出其虎彝蜼彝當是有虞氏之尊故鄭注尚書云宗彝宗廟之中鬱尊虞氏所用故曰虞夏以上虎蜼而已也）凡六彝六尊之酌鬱齊獻酌醴齊縮酌盎齊涗酌凡酒脩酌（獻素何反鄭音儀涗舒銳反○故書縮爲數齊爲粢鄭司農云獻讀爲儀儀酌有威儀多也涗酌者涗拭勺而酌也脩酌者以水涗勺而酌也盎讀皆爲齊和之齊杜子春云數當爲縮齊讀皆爲粢玄謂禮運曰玄酒在室醴醆在戶粢醍在堂澄酒在下以五齊次之則醆酒盎齊也郊特牲曰縮酌用茅明酌也醆酒涗于清汁獻涗于醆酒猶明清與醆酒于舊澤之酒也此言轉相泲成也獻讀爲摩莎之莎齊語聲之誤也煮鬱和秬鬯以醆酒摩莎泲之出其香汁也醴齊

尤濁和以明酌泲之以茅縮去滓也盎齊差清和以清酒泲之而已其餘三齊泛從醴緹沈從盎凡酒謂三酒也脩讀如滌濯之滌滌酌以水和而泲之今齊人命告酒曰滌明酌酌取事酒之上也澤讀曰醳明酌清酒醆酒泲之皆以舊醳之酒凡此四者裸用鬱齊朝用醴齊饋用盎齊諸臣自酢用凡酒唯大事于太廟備五齊三酒○齊和胡臥反粢才計反緹音體舊澤音亦云滓莊呂反○疏曰云凡六彝之酌與鬱齊爲目六尊之酌與醴齊盎齊爲目下有凡酒滌酌上不言罍者亦是文不具也凡言酌者皆是泲之使可酌也又曰司農云獻讀爲儀已下後鄭皆不從者此經爲滌酒之法而司農皆不爲泲酒法其言無所據依故皆不從也司農云齊讀皆爲齊和之齊鄭注酒正爲度量解之則齊和義亦通也子春爲粢於義不可後鄭於酒正已破訖玄謂引禮運者欲破彼醍從此盎也彼云玄酒在室者據配鬱鬯之尊故在室若配鬱鬯當云明水而云玄酒者散文通云以五齊次之則醆酒盎齊也者於此經及酒正言之盎次醍禮運醆次醴以醆當盎處即一物明醍涗盎齊也盎齊云涗則酒[illegible]亦通号醍特牲曰縮酌用茅明酌至醆酒者彼記人意以經泲酒法難解故舉此經泲[illegible]）

之法也此云醴齊縮酌彼記人取此縮酌二字於彼重解之云此言縮酌者縮酌當用茅也又云明酌者醴齊濁還用事酒之清明者和醴齊然後用茅泲之使可酌故爲明酌也云醆酒涗于清若醆酒即盎齊盎齊差清亦不言縮則不用茅涗謂新亦謂泲之也彼記人亦取此盎齊涗酌解之以盎齊欲泲之時則以清酒和而泲涗使可酌故直云涗于清也云汁獻涗于醆酒者記人亦取此經鬱齊獻酌釋之云汁獻者獻讀摩莎之莎也云涗于醆酒者以鬱鬯尊不用三酒而用五齊中盎齊差清者和鬱鬯泲之故云涗于醆酒也云猶明清與醆

酒于舊醳之酒也者此記人復恐不曉古之泲酒之法故舉當時泲酒之法以曉人也云明清者明謂事酒清謂清酒醆謂盎齊也三者皆於舊醳之酒中泲之但云醳酒即事酒也今云舊醳則醳中之舊冬釀接春而成故云舊是昔酒也云此言轉相泲成已下皆鄭重釋記人之言也云醴齊尤濁和以明酌泲之者醴齊對盎齊已下三者爲尤濁上仍有泛齊更濁於醴齊也盎齊差清和以清酒泲之而已者以不用茅故云泲之而已云其餘三齊泛從醴醍沈從盎者以泲三者無文故鄭約同此二齊以泛齊濁不過與醴齊同緹沈清無過與盎

同盎醴爲二等泲五齊也云凡酒謂三酒也者以上文列彝卣罍三等之尊此見泲鬱與二齊凡酒事相當故凡酒謂三酒非一故稱凡也云脩讀爲滌濯之滌者讀從宗伯視滌濯之滌獻解獻爲水之意必知以糟皆明糟曰水曰清滌且鬱鬯用五齊五齊用三酒三酒用水差次然也云明酌酌取事酒之上也者重解縮酌用事明酌也云澤讀曰醳明酌清酒醆酒泲之皆以舊醳之酒者重釋當時之法以曉人者也下凡此四者祼用鬱齊朝用醴齊饋用盎齊諸臣自酢用凡酒者此以上列尊及泲酒次第爲先後祭禮有祼有朝踐饋獻酳尸次

第爲先後推次可知也云唯大事於大廟備五齊三酒者此據酒正云祭祀共五齊三酒下有大祭中祭小祭此時祭用二齊禮運四齊據禘祭明大事禘祭備五齊三酒可知三酒時祭亦備之亦於七事言之者連言故句耳文二尊大事於大廟公羊傳大事者何大祫也即此大事最祫可知也○春官

○小宗伯辨六彝之名物以待果將（六彝雞彝鳥彝斝彝黃彝虎彝蜼彝果讀爲祼○疏曰上二經皆云使共奉之此及下經不云使共奉之而云以待文不同者上二者官衆故云使共奉此及下文並是司尊）

（鄭一職六事又是春官當[illegible]所王故直云以行也裸自將者將送也謂以圭瓚酌之送與尸及賓故云將六彝之名出司尊彝也云果讀爲裸者經文皆云裸設謂祿之其實裸是讀爲灌○同上）○鬯人掌共秬鬯而飾之（秬鬯不和鬱者飾之謂設巾○疏曰云掌共秬鬯者此直共秬黍之酒無鬱也故注云不和鬱者也鄭知飾之謂設巾者此上下雖無設巾之事案冪人云以疏布巾冪八尊以畫布巾冪六彝凡王巾皆黼凡尊皆有巾冪明秬鬯之酒尊亦設巾可知以知所飾者設巾也）廟用脩凡裸事用概（脩音卣概古愛反○裸當爲埋字之誤也廟用脩者謂始禘時自饋食始概漆尊也脩讀曰卣卣中尊謂獻象之屬尊者彝爲上罍爲下概尊以朱帶者○疏曰鄭破裸爲埋者若裸用鬱當用彝尊不合在此而用概尊故破於埋也埋謂祭山林則山川用蜃者大山川謂廟用脩者謂始禘時者謂祭後遷廟時以其宗廟之祭雖自始死已來無祭今爲遷廟以新死者木主入廟特爲此祭故云始禘時也以三年喪畢明年春禘爲祫禘故云始也云自饋食始者天子諸侯之祭自灌於有朝踐饋獻乃有饋食進黍稷大夫士禮無朝

踐已前事至有饋食始即特牲少牢皆云饋食之禮是也今以卣中爲吉祭不可與言時同故略同大夫士禮且案大宗伯宗廟六享皆以裸爲始當在鬱人虎彝今不用鬱在鬯人用卣尊故知[illegible]用饋食始也若然鄭知義遷廟在練祭者案文二年穀梁傳云作主壞廟有時日於練焉壞廟壞廟之道易檐可也改塗可也爾時木主新入廟禘祭之是以左氏說凡君薨祔而作主特祀主於寢畢三時之祭朞年然後烝嘗禘於廟許慎云左氏說與禮同鄭無駁明用此禮同義與穀梁傳合賈服以爲三年終禘遭烝嘗則行祭禮與前解違非鄭義也鄭以脩從卣者詩與尚書及爾雅皆爲卣脩字於尊義無所取故從卣也云卣中尊謂獻象之屬者案下司尊彝職云春祠夏礿裸用雞彝鳥彝朝踐用兩獻尊饋獻用兩象皆有罍諸臣之所酢是尊者彝爲上罍爲下獻象之屬[illegible]也故云中尊獻象之屬更云彝爲上罍爲下者欲推出卣爲中尊之意也云[illegible]者[illegible]秋冬及追享朝享皆彝爲上罍爲下著尊壺尊之等在其中也云概尊以朱帶者玄纁相對既是黑漆爲尊以朱帶落腹故名概概者橫概之義故知落腹也○）○鬱人掌裸器（裸器謂彝及舟與瓚○疏曰知裸器

（[illegible]彝又舟者此經下文云和[illegible][illegible]又見司尊彝云春祠夏禴祼用[illegible]）
（[illegible]彝皆有舟秋冬及追享朝享[illegible]云[illegible]故知彝有舟也知有瓚者案禮記云）
（[illegible]云諸侯賜圭瓚然後爲鬯尚書序云[illegible]王錫晉文侯秬鬯圭瓚皆與秬鬯相）
（[illegible]即下文祼玉是也故知祼器中[illegible]瓚瓚則兼圭瓚璋瓚也）凡祭祀
之祼事和鬱鬯以實彝而陳之（築鬱金煮之以
和鬯酒鄭司農云鬱草名十葉爲貫百二十貫爲築以煮之鐎中停於祭前鬱
[illegible]草若蘭。○鐎子遙反似猶反。○[illegible]天地大神至尊不祼至於山川及[illegible]）

（[illegible]享在鬯人亦無祼事此云祭祀[illegible]宗廟耳云和鬱鬯者謂和鬯人所[illegible]）
（[illegible]之鬯酒也爲宗廟用鬱者則肆師[illegible]鬱金草煮之以和鬯酒更和以鬱[illegible]）
（之以實彝陳於廟中饋處也又曰[illegible]知築鬱金草煮之者見肆師云築鬻[illegible]）
（知之也司農云十葉爲貫百二十貫爲[illegible]築者未知出何文云以築之鐎中停[illegible]）
（[illegible]前者此似直煮鬱停之無鬯酒者[illegible]其實和鬯酒也云鬱爲草若蘭者[illegible]）
（[illegible]蘭芝以其俱是香草故比類言之[illegible]王度記云天子以鬯諸侯以薰大夫[illegible]）
（[illegible]芝士以蕭庶人以艾此等皆以[illegible]以灌謂未得圭瓚之賜得[illegible]）

（[illegible]王度記云天子以鬯及禮緯云[illegible]生庭皆是鬱金之草以其和鬯酒[illegible]）
（[illegible]爲鬯[illegible]也）凡祼玉濯之陳之以贊祼事（祼玉
[illegible]圭瓚璋瓚。○疏曰此祼玉即圭瓚是[illegible]故玉人典瑞皆云祼圭尺有二寸禮
記郊特牲云灌以圭璋用玉氣也又曰[illegible]禮記祭統云君用圭瓚祼尸大宗用
璋瓚亞祼鄭云大宗亞祼容夫人有故攝爲若然王用圭瓚后用璋瓚可知故
[illegible]并言之也）詔祼將之儀與其節（節謂王奉玉送祼早
晏之時。○疏曰云祼將之儀者即是奉[illegible]送祼之威儀云節者即早晚時節故）

（[illegible]言之又曰云奉玉讚王與后祼時奉[illegible]而酌鬱鬯云送祼者謂送之以授尸）
（[illegible]得祭之嚌之奠之不飲故[illegible]上文司農云停於祭前也）凡祼事沃
盥（[illegible]疏曰凡言非一若賓客則大宗伯祼[illegible]若祭祀王及后祼皆鬱人沃以水盥）
（[illegible]乃洗瓚[illegible]。○同上）○肆師及果築鬻（果古亂反鬻音煑。○）
（[illegible]築鬻者所築鬻以祼也鄭司農云[illegible]築香草煑以爲鬯。○疏曰及果築鬻）
（[illegible]謂於宗廟有祼案禮記雜記築鬱臼[illegible]椈杵以梧而築鬱金煑以和秬鬯之）
（[illegible]以泲之而祼矣又曰鄭司農云築煑[illegible]香草煑以爲鬯者此言築鬻鬱人云）

（祼事和鬱鬯謂取鬱金煑和秬鬯之酒淳以祼神但鬱人自掌鬱此又掌之者彼官正職此肆師察其不如儀者也○同上）○小宰凡祭祀贊祼將之事（將送也祼送送祼謂贊王酌鬱鬯以獻尸謂之祼祼之言灌也明不為飲主以祭祀唯人道宗廟有祼天地大神至尊不灌莫稱焉凡鬱鬯受祭之啐之奠之○疏曰云將送也祼送送祼謂贊王酌鬱鬯以獻尸者上云贊王幣爵據祭天而下別云祼將是據祭宗廟且上大宰不言贊祼將則大宰不贊之故此注云贊王酌鬱鬯也云明不為飲主以祭祀者朝踐已後尸乃飲二祼為奠不飲故云不為飲主以祭祀云唯人道宗廟有祼天地大神至尊不祼者據大宰祀五帝及大神示亦如之皆不言祼此文又祼將在玉幣爵之下明宗廟有祼天地無祼但大宗伯祀之是言煙祭社言血享大神不灌者不用降神無妨用秬鬯必若然天地用八尊直有五齊三酒不言秬鬯尊者以尊彝八職所說八尊皆以與宗廟六彝對為文鬯人職秬鬯不入彝尊則[illegible]不言者略可不祼者發獻之鬱[illegible]光為欲報之德無可稱焉文無祼[illegible]其將灌特牲器[illegible]長鬯稱[illegible]云凡鬱）

（[illegible]之言請王以圭瓚酌右〃以宰瓚酌鬱鬯獻尸尸畢[illegible]降神名為祭之向口啐之啐之口乃奠之於地也祭天地既言無祼宗伯涖玉鬯又案禮記表記云親耕粢盛秬鬯以事上帝上帝得有秬鬯者案春官鬯人職掌共秬鬯下所陳社稷山川等外神皆用秬鬯不用鬱鬯言灌是亦天地無祼也天地無人職用鬯○者唯有宗廟及祼賓客耳○天官）小宗伯凡祭祀以時將瓚果（將送也猶奉也祭祀以時奉而授王天子圭瓚諸侯璋瓚○疏曰云祭祀以時奉而授王者案小宰職云凡祭祀贊玉幣爵之事祼將之事注云又從大宰助王也將送也祼送送祼謂贊王酌鬱鬯以獻尸以人道宗廟有祼此小宗伯又奉而授王者此據授王彼小宰據授尸謂瓚既在王手小宰乃[illegible]王授尸故二官俱言也云天子用圭瓚者玉人云祼圭尺有二寸者是也云諸侯用璋瓚者此謂未得圭瓚之賜者故王制云諸侯賜圭瓚然後為鬯未賜圭瓚則資鬯於天子是用璋瓚謂未得圭瓚賜者也是以祭義云君用圭瓚灌大宗用璋瓚亞灌鄭云大宗亞灌容夫人有故是諸侯亦用圭瓚也若然天子用圭瓚則后亦用璋瓚也其諸侯夫）

（圭瓚者君與夫人同用璋瓚也○春官）○內宰大祭祀后祼獻則贊瑤爵亦如之（謂祭宗廟王既祼而出迎牲后乃從後祼也祭統曰君執圭瓚祼尸大宗執璋瓚亞祼此大宗亞祼謂夫人不與而攝耳獻謂王薦腥薦孰后亦從後獻也瑤爵謂尸卒食王既酳尸后亞獻之其爵以瑤為飾○疏曰大祭祀謂祭宗廟也后祼者謂室中二祼后亞王祼尸獻謂朝踐饋獻后以玉爵亞王而獻尸則贊者此三事內宰皆佐后祼時以璋瓚授后獻時以王爵授后故云則贊也瑤爵亦如之者謂尸卒食王酳尸后

亞王而酳尸則內宰以瑤爵授后后贊酌盎齊以酳尸云瑤爵亦如之者亦贊之也又曰以其天地山川社稷等外神后夫人不與又天地無祼此云祼獻知經云大祭祀者據宗廟而言也但宗廟之祭四時與禘祫六享皆有此祼獻據爵之事故據言宗廟也云王既祼而出迎牲后乃從後祼也者案郊特牲云既灌而出迎牲彼據君而言則知王既祼而出迎牲后乃從祼也案司尊彝注后亞王灌訖乃出迎牲者以郊特牲云既灌而出迎牲以既灌之中不言無后灌後或鄭云后灌後乃迎牲此云迎牲後后乃祼鄭以迎牲是子事欲取王[illegible]尊

祼亞故退后祼於迎牲後也引祭統已下者彼雖諸侯禮欲見后亦從王見祼之事與諸侯同也又云獻謂王薦腥薦孰后亦從後獻也者案禮記禮運云腥其俎孰其殽鄭云腥其俎謂豚解而腥之孰其殽謂體解而爓之是其薦腥薦孰也此二者是堂上朝踐饋獻之節室中二灌訖王出迎牲時祝延尸於戶外之西南面后薦八豆八籩王牽牲入以血毛告訖以此腥其俎薦於神前王以玉爵酌醴齊以獻尸后亦以玉爵酌醴齊以獻尸也朝踐訖乃孰其殽薦於神前王以玉爵酌盎齊以獻尸后亦玉爵酌盎齊以獻尸名為饋獻云瑤爵謂

尸卒食王既酳尸后亞獻之者案儀禮鄭注云諸侯尸十三飯天子尸十五飯卒食後王以玉爵酌朝踐醴齊以酳尸謂之朝獻后亦於後以瑤爵酌饋獻時盎齊以酳尸謂之再獻故云后亞獻也云其爵以瑤為飾者鄭來所解知后以瑤爵亞酳尸者約明堂位云爵用玉琖仍彫加以璧散璧角食後稱加彼魯用玉琖即知王酳尸亦用玉琖后酳尸用璧角賓長酳尸用璧散彼云璧此云瑤不同者瑤玉名瑤玉為璧形飾角口曰璧角角受四升爵為摠號故兼云[illegible]爵以瑤為飾新○天官）○諸侯賜圭瓚然後為鬯

未賜圭瓚則資鬯於天子（圭瓚鬯爵也鬯秬酒也○疏曰賜圭瓚者亦謂上公九命者若未賜圭瓚者則用璋瓚故周禮小宗伯注云天子圭瓚諸侯璋瓚既不得圭瓚用薰故王度記云天子以鬯諸侯以薰圭瓚之制案玉人職大璋中璋之下云黃金勺青金外朱中鼻寸衡四寸鄭注云鼻勺流也凡流皆爲龍口也一璋之勺形如圭瓚又典瑞注瓚槃大五升口徑八寸下有槃口徑一尺又明堂位注云以大圭爲柄玉人注又云有流前注此是圭瓚之形也鬯者釀秬黍爲酒和以鬱金之草謂之鬱鬯不以鬱和直謂之鬯此鬯者謂鬯也○王制）

右初獻○記祭之屬莫重於祼（祭統）

○王度記曰天子鬯諸侯薰大夫芑蘭士蕭庶人艾秬者黑黍一稃二米鬯者以百草之香鬱金合而釀之成爲鬯陽達於墻屋入于淵泉所以灌地降神也玉瓚者器名

也所以灌鬯之器也以圭飾其柄灌鬯貴玉器也（白虎通）○諸侯之有德者三命以秬鬯○不得賜鬯者資於天子然後祭（尚書大傳）○有虞氏之祭也尚用氣血腥爓（尚謂先薦之爓或爲膶○腥直輒反○疏曰此一節總論祭祀之事各依文解之有虞氏之祭也尚用氣者尚謂貴尚其祭祀之時先薦用氣物也血腥爓祭用氣也者此解用氣之意血謂祭初以血詔神於室腥謂朝踐薦腥肉於堂爓謂沈肉於湯次腥亦薦於堂祭義云爓祭祭腥而退是也今於堂以血腥爓三者而祭是用氣也以其並未孰故云用氣也又曰言先薦者對合亨饋孰爲先也此虞氏尚氣殷人尚聲周人尚臭皆謂四時常祭也若其大祭祫周人仍先用樂也故大司樂云若樂九變則人鬼可得而禮矣鄭注云奏是樂以致其神而後祼焉則之虞氏大祭亦先作樂[illegible][illegible]司樂引虞書云戛擊鳴[illegible]

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簫韶九成鳳皇來儀此宗廟九奏之效此虞氏大祭與周同樂九奏夏殷大祭雖無文或當與周同熊氏以為殷人先求諸陽謂合樂在灌前周人先求諸陰謂合樂在灌後與降神之樂別熊氏又云凡大祭並有三始祭天以樂為致神始以煙為歆神始以血為陳饌始祭地以樂為致神始以埋為歆神始以血為陳饌始祭宗廟亦以樂為致神始以灌為歆神始以腥為陳饌始義或然也案禮宗廟之祭先薦血後薦腥而云宗廟腥為陳饌始於義未

安也熊氏又云社稷以下之祭皆有三始於義非也**殷人尚聲臭味未成滌蕩其聲樂三闋然後出迎牲**滌蕩猶搖動也○疏曰殷人尚聲者帝王革異殷不尚氣而尚聲謂先奏樂也不言夏或從虞也臭味未成滌蕩其聲者臭味未成謂未殺牲也滌蕩猶搖動也既尚聲故未殺牲而先搖動樂聲以求神也樂三闋然後出迎牲者闋止奏樂三徧止乃迎牲入殺之**周人尚臭灌用鬯臭鬱合鬯**

灌以圭璋既灌然後迎牲蕭合黍稷既奠然後焫蕭合羶薌焫如悅反合如字徐音閤羶音馨薌音香○灌謂以圭瓚酌鬯始獻神也已乃迎牲於庭殺之天子諸侯之禮也奠謂薦孰時也特牲饋食所云祝酌奠于鉶南是也蕭薌蒿也染以脂合黍稷燒之詩云取蕭祭脂羶當為馨聲之誤也奠或為薦○鉶音刑○疏曰周人尚臭者周禮變於殷故先求陰尚臭也灌用鬯臭者謂鬯氣也未殺牲先酌鬯酒灌地以

求神是尚臭也鬱合鬯者鬱鬱金草也鬯謂鬯酒煮鬱金草和之其氣芬芳調鬯也又以擣鬱汁和合鬯酒使香氣滋甚故云鬱合鬯也鄭注鬱人云鬱鬱金香草宜以和鬯盧云言取草芬香者與秬黍鬱合釀之成必為鬯也馬氏說鬱草名如鬱金香矣合為鬯也庾氏讀句則云臭鬱合鬯灌以圭璋用玉氣也者王肅云以圭璋為瓚之柄也瓚所以斟鬯也玉氣絜潤灌用玉瓚亦求神之宜也玉氣亦是尚臭也周言用玉則殷不用圭瓚既灌然後迎牲者先求神後迎牲也

原書有殘損

（蕭合黍稷者周人後求諸陽草及牲脂膋合黍稷燒之於饋食時也故既奠然後焫蕭合鄭皆明上焫蕭之節也斷章薦孰時也凡上事尸竟然尸戶更設孰始也於薦孰將畢先酌奠於鉶羹之南祝尸未入於是取香蒿染以腸間脂合黍稷燒於室中此又求諸陽之義也孝謂黍稷又曰知此經所云于子儀禮者以儀禮少牢特牲是大夫士之禮無奠禮灌鬯之事故也云奠謂薦孰時也特牲饋食禮所云祝酌奠于鉶南是也者尸未入之）

（前曾饋孰之始饋孰有黍稷此云薦合黍稷既奠然後焫蕭故知當饋孰之時也云染以脂合黍稷燒之者此云蕭合黍稷是蕭與黍稷合詩云取蕭祭脂是蕭與脂合故知有蕭及脂黍稷合馨香也曰）

（郊特牲）〇成王以周公為有勳勞於天下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同之於周尊之也魯公謂伯禽）是以魯君

｜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

原書有殘損

牲用白牡尊用犧象山罍鬱尊用黃目灌用玉瓚大圭薦用玉豆雕篹爵用玉琖仍雕加以璧散璧角俎用梡嶡升歌清廟下管象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皮弁素積裼而舞大夏昧東夷之樂也任南蠻之樂也納夷蠻之樂於太廟言廣魯

於天下也（瓚才旦反篹息緩反又祖管反梡苦管反嶡居衛反任而林反又而鴆反〇季夏建巳之月也禘大祭也周公曰太廟魯公曰世室羣公稱宮白牡殷牲也尊酒器也犧尊以沙羽為畫飾象骨飾之鬱鬯之器也黃彝灌酌鬱尊以獻也瓚形如槃容升以大圭為柄是謂圭瓚篹籩也以竹為之雕刻飾其直者也君所進於尸也仍因也因爵之為之飾也加加爵也散角皆以飾其口也梡始有四足也嶡為距清廟周頌也象謂周頌武也）

管播少朱干赤大看也戚斧也冕冠名也諸公之服自袞冕而下如王之服也大武周舞也大夏夏舞也周禮昧師掌教昧樂詩曰以雅以南以籥不僭廣大也○沙素何反盾常準反又音允卷本作袞古本反僭七尋反又則念反○疏曰同之於周者謂同此周公於周之天子云魯公謂伯禽者尚書費誓云魯侯伯禽宅曲阜時伯禽歸魯周公不之魯故公羊文十三年傳封魯公以爲周公也周公拜乎前魯公拜乎後曰生以養周公死以爲周公主然則周公之魯乎曰不之

之魯也曷爲不之魯欲天下之一乎周也言若周公之魯恐天下之歸心於魯故不之魯使天下一心以事周又曰此一節明禘禮祀周公於大廟文物具備之儀牲用白牲者白牡殷牲尊敬周公不可用已代之牲故用白牡尊用犧象山罍者魯得用天子之尊也犧犧尊也周禮春夏之祭朝踐堂上薦血腥時用以盛醴齊君及夫人所酌以獻尸也象象尊也周禮春夏之祭堂上薦朝事竟尸入室饋食時用以盎齊君及夫人所酌以獻尸也山罍罍夏后氏之尊天子於祫

享朝享之祭再獻所用今褒崇周公於禘祭之時亦雜用山尊但不知何節所用鬱尊用黃目者鬱謂鬱鬯酒黃目尊彝所用今尊彝周公故於夏禘用之灌用玉瓚大圭者灌謂酌鬱鬯獻尸求神也酌之所用玉瓚以玉飾瓚故曰玉瓚也以大圭爲瓚柄故曰大圭也薦用玉豆者薦謂祭時所薦菹醢之屬也以玉飾豆故曰玉豆下云殺玉王是也雕篹者篹籩也以竹爲之形似筥亦薦時用也雕鏤其柄故曰雕篹也爵用玉琖仍雕者爵君酌酒獻尸杯也琖夏后氏之爵名

也以玉飾之故曰玉琖仍因也因用爵形而爲之飾故曰仍雕加以璧散璧角者加謂尸入室饋食竟主人酌醴齊酳尸名爲朝獻朝獻竟而夫人酌盎齊亞獻名爲再獻又名爲加于時薦加豆籩也此再獻之時夫人用璧角內宰所謂瑤爵也其璧散者夫人再獻訖諸侯爲賓用之以獻尸雖非正加是夫人加爵之後摠而言之亦得加稱故此摠云加以璧散璧角先散後角便文也俎用梡嶡者梡嶡兩代俎也虞俎名梡梡形四足如案禮圖云梡長二尺四寸廣一尺二寸

高一尺諸臣加繫紘天子繼飾之夏俎名嶡嶡亦如梡而橫柱四足中央如距也賀云直有腳曰梡加腳中央橫木曰嶡升歌清廟并升升堂也清廟周頌文王之詩也升樂工於廟堂而歌清廟也下管象者下堂下也管匏竹在堂下故云下管也象謂象武詩也堂下吹管以播象武之詩故云下管象也朱干玉戚者干盾也戚斧也亦盾而玉飾斧也冕而武大舞者冕衮冕也大武武王樂也王者衮冕執赤盾玉斧而舞武三代紂之樂也皮弁素積裼而舞大夏者皮弁三王之服也裼見美也入夏夏禹之樂也王又服皮弁裼而舞夏后氏之樂也六冕是周制故用冕而舞周樂皮弁是三王服故用皮弁舞夏樂也而周樂是武武質故不裼夏家樂文文故裼也若諸侯之祭各服所祭之冕而舞故祭統云諸侯之祭也與竟內樂之冕而摠干率其群臣以樂皇尸是知用冕服舞也昧東夷之樂也任南蠻之樂也者周公德廣非唯用四代之樂亦爲蠻夷所歸故賜奏蠻夷之樂於庭也唯言夷蠻則戎狄從可知也又一通云正樂既不得六代故賞

夷則昧與二方也白虎通云樂元語曰東夷之樂曰朝離萬物微離地而生樂持矛舞助時生也南夷樂曰南南任也任養萬物樂持羽舞助時養也西夷樂曰昧昧昧也萬物衰老取晦昧之義也樂持戟舞助時殺也北夷樂曰禁言萬物禁藏樂持干舞助時藏也又曰誰制夷狄樂聖王也先王推行道德和調陰陽覆被夷狄故制夷狄樂何不制夷禮禮者身當履而行之夷狄不能行禮此東曰昧西曰株離與白虎通正相反者以春秋二方俱有昧株離之義故白虎通及此各舉其一白虎通云朝離則株離也鉤命決亦云東夷之樂曰株南夷之樂曰南與此同納夷蠻之樂於大廟者皆於大廟奏之言廣魯於天下也者廣魯欲使天下示於天下故云廣魯於天下也又曰鑿公稱宮此公羊文十三年傳曰周公稱大廟魯公稱世室羣公稱宮此魯公之廟也爲爲謂之世室世室猶世世不毀也左氏經以爲大室屋壞服氏云大廟之室與公羊及鄭違今所不取云犧尊以沙羽爲畫飾者鄭張逸問曰明堂位犧尊以沙羽畫飾前問

（曰犧讀如沙沙鳳皇也不解鳳皇何以為沙荅曰刻畫鳳皇之象於尊其形婆娑然或有作獻字者齊人之聲誤耳又鄭注司尊彝云山罍亦刻而畫之為山雲之形鄭司農注周禮司尊彝云獻讀為犧犧尊飾以翡翠象尊以象鳳皇或曰以象骨飾尊王注禮器云為犧牛及象之形鑿其背以為尊故謂之犧象阮諶禮圖云犧尊畫以牛形云籩籩屬也以竹為之雕刻飾其直者也知籩為邊屬者與豆連文故知籩屬以字從竹故知以竹為之直柄也籩既用竹不可刻飾今

云雕其直者是刻其柄也云仍因也者釋詁文也云加加爵也者以其形正對故稱之加云散角皆以璧飾其口也者鄭志散角以璧為之故云以璧飾其口內牢謂之瑶爵此勲謂之璧角者瑶是玉名爵是總號璧是玉之形制角是爵之所受之名異其實一物也云琖始有四足也者以漢氏尚質未有餘飾故知始有四足云散為之距者以夏世漸文故始以積木距於足中云清廟周頌也者以文王有清廟之德祭之於廟而作頌也云象謂周頌武也以管播之者案詩維清奏象舞襄二十九年見舞象箾南籥知非文王樂必以為大武武王樂者以經云升歌清廟下管象以父詩在上子詩在下故知為武王樂也以管播之謂吹管播散詩之聲也云大武周舞也者上云下管象謂吹大武詩此云舞大武謂為大武之舞云大夏夏舞也考以大夏是禹樂故為夏舞引周禮昧師者證經之昧樂引詩以雅以南者證經之南夷之樂任即南也引此詩小雅鼓鍾之詩鄭云雅萬舞也萬舞南也籥也三舞不僭言進退之旅也周樂尚武故謂萬舞為

雅○明堂位）

○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禘大計反○趙伯循曰禘王者之大祭也王者既立始祖之廟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祀之於始祖之廟而以始祖配之也成王以周公有大勳勞賜魯重祭故得禘於周公之廟以文王為所出之帝而周公配之然非禮矣灌者方祭之始用鬱鬯之酒灌地以降神也魯之君臣當此之時誠意未散猶有可觀自此以後則浸以懈怠而無足觀矣蓋魯祭非禮孔子本不欲觀至）

（[illegible]月聽朔於明堂門反居路寢門皇氏云明堂有四門即路寢亦有四門閒[illegible]各居其時當方之門義或然也云凡告朔必以特牲告其帝及神配以文王武三者論語云告朔之餼羊注云天子特牛與以其告朔禮略故用特牛案月令每月云其帝其神故知告帝及神以其在明堂之中故知配以文王武王之上亦在明堂以汎配五帝或以武王配五神於下其義非也）諸侯皮弁以聽朔於太廟（皮弁下天子也○疏曰以天子用玄冕諸侯用皮弁故云下天子也此諸侯聽朔於大廟熊氏云周之天子于洛邑立明堂惟大享帝就洛邑耳其每月聽朔當在文王廟也以文王廟爲明堂制故也此聽朔於六廟穀梁傳云諸侯受乎禰廟與禮乎非也凡每月以朔告神謂之告朔即論語云告朔之餼羊是也則于時聽治此月朔之事謂之聽朔此玉藻文是也聽朔又謂之視朔文十六年公四不視朔是也告朔又謂之告月文六年閏月不告月是也行此禮天子於明堂諸侯於大祖廟訖然後祭於諸廟謂之朝享司尊彝云朝享是也又謂之朝廟文六年云猶朝于廟是也又謂之朝正襄二十九年釋不朝正于廟是也[illegible]祭祭[illegible]云皆月祭之是也）

原書漫漶不清

（[illegible]於[illegible]祭歷[illegible]公[illegible]而奠[illegible]獻者[illegible]可以裡[illegible]也奠即[illegible]鑑張秋左氏傳）[illegible]牲禴荅君卿大夫序從（從才[illegible]祭謂祭宗廟也穆子姓也[illegible]次第從也序或爲豫○疏[illegible]君者穆諸子姓荅對也言祭廟[illegible]之騎子姓對君共牽牲卿大夫[illegible]大夫佐幣士奉芻依次第而[illegible]知穆是子姓者熊氏云父[illegible]注生也是昭穆所生[illegible]有穆者文不備）旣入廟門[illegible]卿大夫袒而毛牛尚耳鸞刀以[illegible]膟[illegible]爓祭祭腥而退（封苦圭反膟百[illegible]力彫反爓音燖○毛猶繫也手牛[illegible]耳以耳毛爲上也膟膋血與腸間脂[illegible]祭祭[illegible]爓肉腥肉也湯肉曰爓[illegible]祭腥[illegible]祭腥溢臑熟也○臑[illegible]反○疏曰[illegible]入廟門麗于碑碑者麗[illegible]牽牲入[illegible]門繫著中庭碑也王[illegible]以紖貫碑中君從[illegible]待之也[illegible]而毛牛尚耳者欲[illegible]牲故袒[illegible]）

（毛薦之故云毛牛也以耳毛爲上故云尚耳耳主聽欲使神聽之鸞刀以制取膟膋者謂用鸞刀封割牲體又取血及腸閒脂血以供燎而膋以供炙肝及爇蕭也乃退者謂殺牲竟而取卿大大所封血毛膟膋薦之竟而退也祭有三節此一節竟故退燗祭祭腥者燗謂燗肉而祭一腥謂以腥肉而祭者薦膟膋之後以俎戴燗肉腥肉而祭也而退者謂燗祭祭腥之後祭燗肉既卒而退是恭敬至極也又曰案說文及字林云膟血祭膋是牛腸閒脂也是膟爲血膋爲腸閒脂也云燗祭祭腥祭燗肉腥肉也者既疊出經文燗祭之畫祭腥之語然後解云謂祭燗肉也腥肉也祭燗肉即經之燗祭也云腥肉即經之祭腥也其祭腥肉燗肉並當朝踐之節此腥肉則禮運云腥其俎也燗肉即禮運云孰其殽也此先云燗者記者便文耳非先後之次云湯肉曰燗者以思神冥於主雖曰孰殽但湯肉而已若甘小祀則煑肉令孰故郊特牲云一獻孰是燗與孰又別也云燗祭祭腥或爲入祭腥泄腥執也者謂燗祭祭腥四字禮一記他本爲合祭腥泄腥執六字者故云或○祭義）○及迎牲君執紖卿大夫從士執芻宗婦執盎從夫人薦涗水

君執鸞刀羞嚌夫人薦豆（紖直忍反徐以忍反涗始銳反徐音歲嚌才細反○紖所以牽牲也周禮作鉛錫緇業也殺牲時用薦之周禮封人祭祀飾牲共其水稾涗盎齊也盎齊涗酌也是尊有明水因兼云水爾嚌嚌肺祭肺之屬也君以鸞刀割制之天子諸侯之禮未有裸尸之事乃後迎牲芻爲燗縛直忍反共音恭嚌才細反○諫君執紖著牛鼻[illegible]君自執之入繫於碑卿大夫從者謂大夫從驅之及牲與幣告也皆從於君士執芻者芻謂藁也以共殺牲用芻藁藉之宗婦執盎從者謂同宗之婦執盎以從夫人夫人薦涗水者涗即盎齊[illegible]自濁用清酒以涗泲之涗水是明水[illegible]婦執盎齊從夫く而來奠盎齊於位[illegible]人乃就盎齊之尊酌此涗齊而薦之因盎齊有明水連言水耳上云夫人[illegible]禪此則上公之祭宜有醴齊盎齊但[illegible]盎者略言之亦容侯伯子男之祭但有盎齊無醴齊也故執盎從君執鸞刀羞嚌者嚌肝肺也嚌有二時一是朝踐之時取肝以膋貫之入室燎於爐炭出薦之亡前二者謂體執之時君以鸞刀割制所當嚌肺横切之使不絶亦莫於俎上尸並嚌之故云羞嚌一云羞進也謂君用鸞刀割此嚌肉以進之故云鸞刀）

盎齊夫人薦豆若於君羞齊之附夫人薦此饋食之豆又□云盎齊涚酌也若周禮司尊彝文案彼注云盎齊差清和以清酒涚之謂之涚酌鄭引此者解經夫人薦涚是盎齊也云凡尊有明水因兼云水爾者以經夫人薦涚秖是薦盎不薦明水今經薦涚之下別更言水此謂明水也以盎齊加明水故記者因盎而連言明水爾知盎齊加明水者郊特牲云祭齊加明水是也云嚌嚌肺祭肺之屬也者案少牢特牲薦孰之時俎有祭肺反舉肺切之舉肺離而不提心二肺皆嚌之故云嚌肺祭肺之屬云天子諸侯之祭禮先有祼尸之事乃後迎牲

者以特牲少牢無此禮今此經祼後有迎牲之文是天子諸侯之事故鄭明之（也○祭統）

○夫人薦豆執校執醴授之執鐙

挍戶教反又戶交反下卯反鐙音登又丁鄧反○校豆中央直者也執醴授醴之人授夫人以豆則執鐙鐙豆下跗也○跗芳符反○疏曰夫人薦豆執校者校謂豆之中央直者夫人薦豆之時手執此校執醴授之執鐙者鐙謂豆下跗夫人薦豆之時此執醴之人以豆授夫人之時則執豆之下跗夫人授之乃執校也又曰謂夫人獻尸以醴齊之時此人酌醴以授夫人至夫人薦豆之時此人又執豆以授夫人是獻之與薦皆此人所掌故云執醴授醴之人執鐙謂授（夫人以豆而執鐙也○祭統）

○建設朝事燔燎羶薌見以蕭光以報氣薦黍稷羞肝肺首心見間以俠甒加以鬱鬯以報魄

（燔音煩燎力召）反又力弔反薌音香俠古洽反甒音武○朝事謂薦血腥時也薦黍稷所謂饋食也見及見間皆當爲覸字之誤也羶當爲馨聲之誤也燔燎馨香覸以蕭光取牲祭脂也光猶氣也有虞氏祭首夏后氏祭心殷祭肝周祭肺覸以俠甒謂

雜之兩甒醴酒也相愛用情謂此以人道祭之也報氣以氣報魄以實各首其類○疏曰建設朝事燔燎羶薌見以蕭光以報氣也者此明朝踐報氣之義也朝事謂早朝祭事燔燎謂取膟膋燎於爐炭羶謂馨香見以蕭光謂見覸覸謂雜也光謂氣也謂燔膟膋兼爇蕭蒿是雜以蕭氣此等三祭是以報氣也薦黍稷羞肝肺首心見間以俠甒加以鬱鬯以報魄也者薦黍稷者謂饋熟時薦此黍稷羞肝肺首心者羞進也謂薦黍稷之時進肝之與肺及首之與心殷祭以肝周祭以肺有虞氏以首夏后氏以心皆謂祭黍稷之時兼此物祭也故郊特

與云然黍稷加肺周法也見閒以侠甒者見閒讀爲覸亦雜也侠甒謂兩甒醴酒言然黍稷之祚稱以兩甒醴酒加以鬱鬯者謂爲此黍稷加肝肺又爲更加之以鬱鬯然後爲黍稷饋孰報魄之時婦云加鬱鬯者言非但爲孰是報魄言祭初所以加鬱鬯亦是報魄也以魄在地下鬱鬯灌地鍾是祭初亦是報魄不當爲孰之時故云加也以報魄也者書爲黍以下皆是報祭形魄之氣又曰云見及見閒皆當爲覸字之誤也者經云見以蕭光但有見字在旁無閒閒旁無見字此等據意皆是覸雜之理故知誤加以閒邊加見凡覸者所見錯雜之義故閒旁見也云燔當爲爇以與香連文無取燔義燔爇聲相近故云爇之誤也云取牲祭脂也者詩生民云取蕭祭脂是取蕭與祭牲之時雜燒之一祭之中羶度焫蕭朝踐燔膟膋之時亦有蕭也故郊特牲云取膟膋升首報陽也注云膟膋腸閒脂也與蕭合燒之是朝設燔蕭也郊特牲又云既奠然後焫蕭合羶鄉是饋孰焫蕭也云有虞氏祭首至周祭肺皆明堂位文云兩甒醴酒也者以士喪禮既夕等皆以兩甒醴故知醴酒也此用兩者蓋是天子追享朝享有文證此兩即大尊或可子男之禮禮孝云君事天兩謂子男也崔氏以爲果

代法也云報氣以氣報魄以實各首其類者燔燎羶香蕭光之屬是氣也黍稷肝肺之屬是實物也首本也報氣以氣是虛還以馨香虛氣報之報魄以實還以黍稷實物報之各本其事類故云各首其類也○祭義

○祭黍稷加肺祭齊加明水（齊才細反○祭黍稷加肺謂綏祭也明水司烜所取於月之水也齊五齊也五齊加明水則三酒加玄酒也）○疏曰祭黍稷加肺者謂尸既坐綏祭之時祭黍稷加之以肺言兼肺而祭故云加肺也祭齊加明水者謂於正祭之時陳列五齊之尊上又加明水之尊故云祭齊加明水也又曰祭黍稷加肺謂綏祭者案特牲禮云祝命綏祭尸左執觶右取菹擩于醢祭于豆閒佐食取黍稷肺祭授尸尸祭之是尸綏祭之時有黍稷肺也少牢亦然皇氏以爲尸綏祭之時無黍稷至主人綏祭之時乃有黍稷解此祭爲主人綏祭也違背儀禮正文其義非也云五齊加明水則三酒加玄酒也者崔氏云五齊尊上加明水之尊五齊重明水亦重故加明水三酒輕玄酒亦輕故云三酒加玄酒也此云玄酒對明水直謂水也若總而言之明水亦名玄酒故禮運云玄酒在室及司烜注云明水以爲玄酒是也此經祭齊加明水之文[illegible]

（[illegible]祭時而用五齊非謂綏祭之時也[illegible]鄭云祭黍稷加肺謂綏祭不云祭齊[illegible]案儀禮綏祭之後亦祭酒以知此祭齊非綏祭者以鄭云三酒加玄酒三酒本非綏祭之用故也）取膟膋燔燎升首（膟膋腸閒脂也與蕭合燒之亦有黍稷也○疏曰取膟膋燔燎升首者此謂朝踐時祝取膟膋燎于爐炭入以告神於室出以綏於主前又升首於室至薦孰之時祝更取膟膋及蕭與黍稷合燒之是臭陽達於牆屋也又曰凡祭血腥之時已有膟膋燔燎故前云詔祝於室鄭注云取牲膟膋燎于爐炭洗肝于鬱鬯而燔之是也至薦孰之時又取膟膋而燔之故上經云蕭合黍稷故既奠然後焫蕭合馨香故鄭此注云與蕭合燒之謂饋孰時也云亦有黍稷也者非但有蕭與膟膋兼有黍稷故云亦也）君再拜稽首肉袒親割（割解牲體）舉斝角詔妥尸（妥安坐也尸始入舉奠斝若奠角將祭之祝則詔主人拜安尸使之坐尸即至尊之坐或時不自安則以拜安之也天子奠斝諸侯奠角古謂夏時也○疏曰舉斝角者斝角爵名也天子曰斝諸侯曰角若依此則殷今薦孰之時尸未入祝先奠爵于鉶南尸入即席而舉之如特牲禮陰厭後尸

入舉奠焉也但云舉斝角恐非周禮耳崔云是周也詔妥尸者詔告也妥安也尸始即席舉奠斝角之時既始即席至尊之坐未敢自安而祝當告主人拜尸使尸安坐也○郊特牲）○蕭合黍稷既奠然後焫蕭合羶薌（注疏見上初獻條）○廟堂之上罍尊在阼犧尊在西廟堂之下縣鼓在西應鼓在東（禮樂之器尊西也小鼓謂之應犧周禮作獻○疏曰廟堂之上罍尊在阼犧尊在西者罍尊在阼謂夫人所酌也犧尊在西謂君所酌也廟堂之下縣鼓在西應鼓在東者縣鼓謂大鼓也在西方而縣之應鼓謂小鼓也在東方而縣之熊氏云此謂諸侯時祭所用之禮故罍尊夫人所酌也若天子之祭則罍尊在堂下故禮運云澄酒在下酒謂三酒在堂下司尊彝云皆有罍諸臣之所酢則君不酌罍也案大射禮建鼓在阼階西南鼓應鼙在其東一建鼓在其南東鼓朔鼙在其北一建鼓在西階之東南面大射禮是諸侯之法此亦諸侯之禮所以大鼓及應所縣不同者熊氏云大射謂射禮也此謂祭禮也是諸侯之法雖同諸侯祭射有異案[illegible]注云應鼙應朔鼙也又云便其先[illegible]

（後鼙大也以此言之則朔鼙應鼙皆在大鼓之旁先擊朔鼙次擊應鼙乃擊大鼓以其相近故云便也以其稱朔朔始也故知先擊朔鼙以其稱應故知應朔鼙也又大射稱建鼓此云縣鼓大射應鼓既在大鼓之旁此應鼓在東乃與縣鼓別縣者皆謂祭與前別也又曰禮樂之器尊西也者鄭據此經而論犧尊在於罍尊而犧尊在西縣鼓在於應鼓而縣鼓在西故云禮樂之器尊西云犧周禮作獻者案周禮司尊彝西犧尊字作兩獻尊鄭云獻讀為犧）君在阼夫人在房（人君尊東也天子諸侯有左右房○疏曰此一經云君在阼夫人在房故云人君尊東云天子諸侯有左右房者以其大夫以下唯有東房故鄉飲酒鄉射尊於房戶間賓主夾之無西房也知天子諸侯有左右房者以士喪禮主婦髽于室在主人西喪大記君之喪婦人髽帶麻于房中則當在男子之西故彼注亦云則西房也又顧命云天子有左右房此云夫人在房又云夫人東酌罍尊是西房也故云天子諸侯有左右房）君西酌犧象夫人東酌罍尊（象日出東方而西也月出西方而東也周禮曰春祠夏禴裸用雞彝鳥彝皆有舟其朝踐用兩獻尊其再獻用兩象尊皆有罍諸臣之所酢○疏曰君西酌犧象夫人東酌罍尊者案上云君在阼當阼階堂上而設之則犧尊在西當西階堂上而設之今君於阼階西面酌犧尊夫人於西房之前東嚮酌罍尊大曰引周禮司尊彝者證罍尊與此經同夫人東酌罍尊不同故引以明之其實不同之意春祠夏禴裸用雞彝鳥彝之屬其義具於明堂疏於此略之）禮交動乎上樂交應乎下（言交乃和○疏曰禮交動乎上者謂君與夫人酌獻之禮交相動於堂上也樂交應乎下者謂縣鼓應鼓相應在於堂下○禮器）○貴者獻以爵賤者獻以散尊者舉觶卑者舉角

（凡觴一升曰爵二升曰觚三升曰觶四升曰角五升曰散○疏曰貴者獻以爵賤者獻以散案特牲云主人獻尸用角佐食洗散以獻尸散受五升其器大是尊者小卑者大案天子諸侯及大夫皆獻尸以爵無賤者獻以散之文禮文散亡略不具也特牲主人獻尸用角者下大夫也尊者舉觶卑者舉角崔氏云案特牲少牢禮尸入舉奠觶是尊者舉觶特牲主人受尸酢受角飲皆是卑者舉角此是士禮耳天子諸侯祭禮亡文不具也○案詳見祭義）

（下條○禮器）○玄酒在室醴醆在户粢醍在堂澄酒在下陳其犧牲備其鼎俎列其琴瑟管磬鍾鼓脩其祝嘏以降上神與其先祖（此言今禮饌具所因於古及其事也粢讀爲齊聲之誤也周禮五齊一曰泛齊二曰醴齊三曰盎齊四曰醍齊五曰沈齊字雖異醆與盎澄與沈蓋同物也奠之不同處重古略近也祝祝爲主人饗神辭也嘏祝爲尸致福於主人之辭也○齊才細反爲于僞反○疏〻以玄酒在室者玄酒謂水也以其色黑謂之玄而大古無酒此水當酒所用故謂之玄酒以今雖有五齊三酒貴重古物故陳設之時在於室內而近北醴醆在户醴謂醴齊醆謂盎齊以其後世所爲濁之陳列雖在室內稍南近户故云醴醆在户皇氏云醴在户內醆在户外義或然也其泛齊所陳當在玄酒南醴齊北雖無文約之可知也以熊氏崔氏並云此據禘祭用四齊不用泛齊也粢醍在堂者以卑之故東列又南近户而在堂澄酒在下者澄謂沈齊也酒謂三酒事酒昔酒清酒之等稍卑之故陳在堂下也陳其犧牲者謂將祭之夕省牲之時及祭日之旦迎牲而入麗於碑案特牲禮陳鼎于門外北面獸在南東首牲在鼎西西上北首其天子侯夕省牲之時亦陳於廟門外橫行西上備其鼎俎者以牲爨於鑊鑊在廟門之外鼎隨鑊設各陳於鑊西取牲體以實其鼎舉鼎而入設於阼階下南北亶之俎設於鼎西以次載於俎也故云[illegible]其鼎俎案少牢陳鼎于廟門之外東方北面北上又云鼎入陳于東方當序[illegible]面北上俎皆設于鼎西是也列其琴[illegible]者琴瑟在堂而登歌故書云搏拊琴瑟[illegible]以詠是也管磬鍾鼓者堂下之樂周[illegible]云下管鼗鼓笙鏞以閒是也其歌鍾[illegible]磬亦在堂下脩其祝嘏者祝謂以主[illegible]

之辭饗神嘏謂祝以尸考辭致嘏於[illegible]主人也以降上神與其先祖者上神[illegible]在上精魂之神即先祖也指其精氣[illegible]之上神指其云親謂之先祖協句而[illegible]之分而爲二耳皇氏熊氏等云上神謂天神也又曰今禮饌具所因於古者此玄酒在室及下作其祝號并然後退而令首皆是今世祭祀之禮醴醆犧牲之屬是饌具也用古玄酒醴醆是所以因於古故言今禮饌具所因於古也云及其事者玄酒以下至其先祖以上是事也云粢讀爲齊者案爾雅云粢稷也作酒用黍不用稷故知粢當爲齊聲相近而致誤引周禮五齊者是酒正文也）

蹤見前鄭注云泛者成而滓浮泛泛然如今宜成醪矣醴猶體也成而汁滓相將如今恬酒矣盎猶翁也成而翁翁然葱白色如今酇白矣緹者成而紅赤如今下酒矣沈者成而滓沈如今造酒矣云醆與盎澄與沈蓋同物者以酒正文醴緹之間有盎比醴醍之間有醆又周禮緹齊之下有沈齊此緹齊之下有澄酒故云醆與盎澄與沈蓋同物也案此注澄是沈齊案酒正注澄酒是三酒三注不同故趙商疑而致問鄭答之云此本不誤轉寫益澄字耳如鄭所答是轉寫酒正之文誤益澄字當云酒三酒也則是與禮運注同然案坊記云醴酒在

室醍酒在堂澄酒在下示民不淫也注云淫猶貪也又以澄爲清酒冋璦疑而致問鄭答之云禮運云醴醆醍澄各是一物皆不言酒故推其意澄爲沈齊酒爲三酒坊記云醴也醍也澄也皆言酒故因注云澄酒清酒也其實沈齊也如鄭此言坊記所云醴酒醆酒五齊亦言酒則澄酒是沈齊也足五者最清故云澄酒非爲三酒之中清酒也是與禮運不異也云奠之不同處重古略近者奠之或在室或在堂或在下是不同處古酒奠於室近者奠於堂或奠於下是重古略近云祝祝爲主人饗神辭者案特牲少牢禮云祝稱孝孫某用薦歲事于

皇祖伯某尚饗是祝爲主人饗神[illegible]嘏祝爲尸致嘏於主人之辭者此下[illegible]嘏以慈告詩小雅云錫爾純嘏子孫其湛是致福於主人之辭也其用酒之法崔氏云周禮大祫於大廟則備五齊三酒朝踐王酌泛齊后酌醴齊饋食王酌盎齊后酌醍齊朝獻王酌泛齊因朝踐之尊再獻后酌醍齊因饋食之尊諸侯爲賓則酌沈齊尸酢王與后皆還用所獻之齊賓長酳尸酢用清酒加爵亦用三酒大祫則用四齊三酒者醴齊以下悉用之故禮運云玄酒在室醴醆在戶粢醍在堂澄酒在下用四齊者朝踐王酌醴齊后酌盎齊饋食王酌醍齊后酌

沈齊朝獻王酌醴齊再獻后還酌沈齊亦尊相因也諸侯爲賓亦酌沈齊用三酒之法如祫禮也四時之祭唯二齊三酒則自祫禘以下至四時祭皆通用也二齊醴盎也故鄭注司尊彝四時祭法但云醴盎而已用二齊者朝踐王酌醴齊后亦酌醴齊饋食王酌盎齊后亦酌盎齊朝獻王還用醴齊再獻后還用盎齊亦尊相因也諸侯爲賓亦酌盎齊三酒同於祫三酒所常同不差者三酒齊爲三以下飲故尊卑自有常依尊卑常不得有降祫禘時祭本名所因然多少故正祭之齊有差降也尊乃至之後大祫所用與三祫之禮同若[illegible]

王四神同用三酒亦同於王侯伯子男祫禘皆用二齊醴盎而已三酒則並用用二齊之法朝踐君夫人酌醴齊饋食君夫人酌盎齊朝獻君還酌醍齊再獻夫人還酌盎齊諸臣爲賓酌盎齊尸酢君夫人用昔酒酢諸臣用事酒加爵皆清酒時祭之法用一齊故禮器云君親制祭夫人薦盎鄭云謂朝事時也又云君親制牲夫人薦酒鄭云謂進孰時也其行之法朝踐君制祭則夫人薦盎饋獻進孰時君親制夫人薦酒朝獻時君酌盎齊以酳尸再獻時夫人還酌酒以終祭也賓獻皆酒加爵如禘祫之禮天子諸侯酌奠皆用齊酒卿大夫之祭賤奠皆用酒其祫祭之法既備五齊三酒以實八尊祫祭在秋案司尊彝秋嘗冬烝朝獻用兩著尊饋獻用兩壺尊則泛齊醴齊各以著尊盛之盎齊醍齊沈齊各以壺尊盛之凡五尊也又五齊各有明水之尊凡十尊也三酒三尊各加玄酒凡六尊也通雞彝盛明水黃彝盛鬱鬯凡有十八尊也崔氏云大祫祭凡十八尊其明水玄酒陳之各在五齊三酒之上祭日之旦王服袞冕而入尸亦袞冕祝在後侑之王不出迎尸故祭統云君不迎尸所以別嫌也尸入室乃作樂降神故大司樂云凡樂圜鐘爲宮九變而致人鬼是也乃灌故書云王入大室

祼當灌之時衆尸皆同在大廟中[illegible]而灌所灌鬱鬯小宰注云尸祭之啐奠之是爲一獻也王乃出迎牲后從二獻也迎牲而入至於庭故禮器云牲詔於庭王親執鸞刀啓其毛而祝以血毛告於室故禮器云血毛詔於室也告[illegible]對韜各別牢故公羊傳云周公白牡魯公騂犅索逸禮云毀廟之主昭共一牢穆共一牢於是行朝踐之事尸出於室大祖之尸坐於户西南面其主在右昭在東穆在西相對坐主各在其右故鄭注祭統云天子諸侯之祭朝事延尸於户外是以有北面事尸之禮祝乃取牲膟膋燎于爐炭入以詔神於室又出以墮于主前郊特牲云詔祝於室坐尸於堂是也王乃洗肝於鬱鬯而燔之以制於主前所謂制祭次乃升牲首於室中置於北墉下后薦朝事之豆籩乃薦腥於尸坐之前謂之朝踐即此禮運薦其血毛腥其俎是也三乃以玉爵酌著尊泛齊以獻尸三獻也后又以玉爵酌著尊醴齊以亞獻四獻也乃退而合亨至薦孰之特陳於堂故禮器云設饌於堂乃後延主入室大祖東面昭在南面穆在北面徙堂上之饌於室內坐前祝以斝爵酌奠於饌南故郊特牲注云天子奠斝諸侯奠角即此之謂也既奠[illegible]後又取腸間脂焫蕭合馨薌郊特牲[illegible]

以奠謂薦孰時當此大合樂也自此以前謂之接祭乃迎尸入室舉此奠斝主人拜以妥尸故郊特牲云舉斝角拜妥尸是也后薦饌獻之豆籩王乃以玉爵酌壺尊盎齊以獻尸爲五獻也后又以玉爵酌壺尊醴齊以獻尸是六獻也於是尸食十五飯訖王以玉爵因朝踐之尊泛齊以酳尸爲七獻也故鄭云變朝踐云朝獻尊相因也朝獻謂此王酳尸因朝踐之尊也后乃薦加豆籩尸酌酢主人主人受嘏王所以獻諸侯於是后以瑤爵因酌饋食壺尊醍齊以酳尸爲八獻也鄭注司尊彝云變再獻爲饋獻者亦等根因也再獻后酳尸獻謂饋食

時后之獻也於時王可以瑤爵獻卿也諸侯爲賓者以瑤爵酌壺尊醍齊以獻尸爲九獻九獻之後謂之加爵案特牲有三加則天子以下加爵之數依尊卑不祇三加也故特牲三加爵別有嗣子舉奠文王世子諸侯謂之上嗣舉奠亦當然崔氏以爲后獻皆用爵又以九獻之外加爵用璧角璧散今案內宰云后裸獻則贊瑤爵亦如之鄭注云瑤爵謂尸卒食王既酳尸后亞獻之始用瑤爵則后未酳尸以前不用也又鄭注司尊彝云王酳尸用玉爵而再獻者用璧角璧散可知此璧角璧散則瑤爵也崔氏乃云正獻之外諸臣加爵用璧角璧散

其義非也其禘祭亦用四齊者稱鬱[illegible]夏酬盎盎齊盛以犧尊醍齊沈齊盎[illegible]象尊王朝踐獻用醴齊后亞獻用盎齊王饋獻用盎齊后亞獻用沈齊尸酢今三酳尸因朝踐醴齊后酳尸因饋食沈齊諸臣爲賓獻亦用沈齊禘祭與降神之樂熊氏以爲七祭皆有三始有降神之樂又未毀廟者皆於其廟祭之其餘等如祫祭之禮天子時祭用二齊者蓋亦用犧尊盛醴齊用象尊盛沈齊故[illegible]齊著尊盛醴齊用壺尊盛盎齊是一齊用一尊司尊彝皆去兩者以一尊盛既不故皆云時若禘祫之祭其齊既多不得唯兩而已前已備釋也時祭唯用二

齊其諸侯用齊及酒皆視天子其如前說其魯及王者之後皆九獻其行之法其天子同侯伯七獻朝踐及饋獻時君皆不獻於九獻之中減二故爲七獻也禮器云君親制祭夫人薦盎君親割牲夫人薦酒是也子男五獻者亦以薦腥獻說二君皆不獻酳尸之時君但一獻言已九獻之中去其四故爲五此皆崔氏之說今案特牲少牢尸食之後主人[illegible]婦終賓備行三獻主婦因獻而得賓[illegible]今子男尸食之後但得一獻夫人[illegible][illegible]受爵不知卿大夫理亦不通蓋子[illegible][illegible]就以前君與夫人止無獻飲食從[illegible][illegible]云通二灌爲五已灌器所云省讓[illegible]

原書漫漶不清

（[illegible]夏道是故之[illegible]而不足觀商道是故之[illegible]而不曰我觀周道幽厲傷之吾舍魯何適矣魯之郊禘非禮也[illegible]矣考之杞宋已無徵矣之一今又如此孔子所以深[illegible]）

禘之說子曰不知也（知其[illegible]）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指（先王報本追遠之意莫深於禘仁孝誠敬之至不足以與此[illegible]人之所及也而不王不禘之法魯之所當諱者故以不知答之與視同指其掌弟子記夫子言而自指其掌言其明且易也蓋知禘之說則理無不明誠無不格治天下不難矣聖人於此豈蓋所不知也哉○八佾）

○襄公二十八年[illegible]月乙亥嘗于大公之廟慶舍（[illegible]）

事（大音太○臨祭事）麻嬰爲尸（爲尸[illegible]）

（[illegible]）

骨體也孰謂以湯爓之以其所爓[illegible]進於尸前也與其越席至祭帛皆謂[illegible]初之時越席謂蒲席疏布謂麤布著[illegible]周禮越席疏布是祭天之物此經云[illegible]與夫人則宗廟之禮也此蓋記者欲[illegible]夏殷諸侯之禮故兼宗廟所用越席[illegible]布也衣其澣帛者謂祭服練帛染而[illegible]之醴醆以獻者朝踐之時用醴饋食[illegible]時用醆爲其燔炙者謂燔肉炙肝案特牲禮主人獻尸賓長以肝從主婦獻尸賓長以燔從則此君薦之用炙也夫人薦用燔是也皇氏云燔謂薦孰之時燔蕭合馨薌知不然者案詩楚茨云或燔或炙鄭云燔燔肉也炙肝炙也則知此燔炙亦然皇說非也君與夫人交獻第一君獻第二夫人獻第三君獻第四夫人獻是君與夫人交錯而獻也以嘉魂魄者謂設此在上祭祀之禮所以嘉善於死者之魂魄是謂合莫莫謂虛無寂寞言死者精神虛無寂寞得生者嘉善而神來歆饗是生者和合於寂寞但禮運之作因魯之祭禮孔子乃爲廣陳天子祭祀之事及五帝三王之道其言雜亂或先或後其文不次舉其大綱不可以一代定其法制不可以一槩正其先後若審此理則無所疑惑又曰案周禮大祝辨六號一曰神號注若皇天上帝二曰鬼號注皇祖伯某三曰祇號若后

（三也祇四曰牲號若牛曰一元大武五曰盛號若稷曰明粢六曰幣號若幣曰量幣是也云號者所以尊神顯物者其神號鬼號祇號是尊神也牲號盛號幣號是顯物也云腥其俎謂豚解而腥之者案士喪禮小斂之奠載牲體兩髀兩肩兩胉并脊凡七體也士虞禮主人不視豚解注云豚解七解前後脛脊脅而已云豚解七體也案特牲少牢以薦孰爲正之時皆體解無豚解以無朝踐薦腥故也其天子諸侯既有朝踐薦腥故知腥其俎之時豚解云孰其殽謂體解而爛之者體解則特牲少牢所升於俎以進神者是也案特牲九體有一臂二臑）

（三脡四胳五正脊六橫脊七長脅八短脅九少牢則十一體加以膊脊代脅爲十一體也是分豚爲體解此孰其殽謂體解說以湯爛之不全孰次於腥而薦之堂故祭義曰爛祭祭腥而退是也此則腥以法上古爛法中古也云澣帛練染以爲祭服者此亦異代禮也周禮則先染絲乃織成而爲衣故玉藻云士不衣織云孝經說曰上通無莫者孝經緯文言人之精靈所感上通元氣寂寞[illegible]之者謐莫爲虛無也正本元字作無謂虛無寂寞義或然也）然後退而合亨體其犬豕牛羊實其簠簋籩

鉶羹祝以孝告嘏以慈告是謂大祥（亨普庚反鉶音刑○此謂薦今世之食也體其犬豕牛羊謂分別骨肉之貴賤以爲衆俎也祝以孝告嘏以慈告各首其義也祥善也今世之食於人道爲善也○別彼列反○疏曰此論祭饋之節供事鬼神及祭末歆實并祭竟燕飲享食賓客兄弟也然後退而合亨者前明薦爛旣未孰今至饋食乃退取鼎爛肉更合亨之令孰擬更薦尸又尸俎唯載右體其餘不載者及左體等亦於鑊中亨之故云合亨體其犬豕牛羊者亨之旣孰乃體別骨之貴賤以爲衆俎供尸及）

（待賓客兄弟等體其犬豕牛羊謂分別骨之貴賤以爲衆俎知非尸前正俎者以此經所陳多是祭末之事若是尸前正俎當云是謂合莫不得云是謂大祥旣是人之祥善故爲祭末享燕之衆俎也實其簠簋籩豆鉶羹者此舉事尸之時所供設也若籩豆亦兼據賓客及兄弟之等故特牲少牢賓及衆賓兄弟之等皆有籩豆及俎是也祝以孝告嘏以慈告者此論祭祀祝嘏之辭案少牢祝曰孝孫某敢用柔毛剛鬣嘉薦普淖用薦歲事于皇祖伯某以某妃配某氏尚享是祝以孝告少牢又云主人獻尸祝嘏主人云皇尸命工祝承致多福無疆）

（于女孝孫來女孝孫使女受祿于[illegible]稼于田眉壽萬年勿替引之是嘏[illegible]告言嘏於時以神之恩慈而告[illegible]是謂大祥者祥善也謂饋食之時[illegible]也之食於人道爲善故爲大祥云[illegible]其義者首猶本也孝子告神以孝爲首神告孝子以慈爲首各本祝嘏之義也。禮運）

○納牲詔於庭血毛詔於室羹定詔於堂三詔皆不同位（定丁鼇反一如字。肉謂之羹道猶言也。疏曰納牲詔於庭者詔告謂牲入在庭以幣告神故云詔於庭與毛詔於室者謂殺牲取血及毛入以告神於室羹定詔於堂者羹肉湆也定熟肉也謂煑肉既熟將欲迎尸主人入室乃先以俎盛之告神於堂是薦孰未食之前也三詔皆不同位者蓋言求而未之得也故於三處告之肉謂之羹者[illegible]文）設祭于堂（設祭之饌於堂人君禮然。疏曰設祭于堂者謂薦腥爓之時設此所薦饌在於堂知人君禮然者特牲少牢皆設饌在奧此言設饌於堂故知人君禮也）爲祊乎外（祊百彭反。祊祭明日之繹祭也謂之祊者於廟門之旁因名焉其祭之禮既設祭於室而事尸於堂孝子求神非一處也周禮曰夏后氏世室明堂三之二室三之一詩頌絲衣曰自堂徂基。疏曰爲祊乎外者祊謂明日繹祭在廟門之旁謂之祊言爲此祊祭在於廟門外之西也又曰此云爲祊乎外稱外故知明日繹祭也郊特牲云索祭祝于祊不云外故鄭彼注不云明日繹祭也云謂之祊者於廟門外之旁因名焉者以釋宮云廟門謂之祊今日繹祭在廟門外之西旁因以廟門爲稱故亦因名焉云其祭之禮既設祭於室而事尸於堂者以正祭設饌在室故知繹祭亦設饌在室案有司徹上大夫儐尸坐尸侑於堂酳而獻尸故知人君繹祭亦事尸於堂也但卿大夫儐尸禮略不設祭於室又不在廟門異於君也云夏后氏世室明堂三之二室三之一者證廟門之旁有室有堂也又引詩頌絲衣之篇者證繹祭在堂事尸也絲衣之篇論繹祭之禮從堂上往於堂下之基故云自堂徂基。禮器）

○詔祝於室坐尸於堂（謂朝事時也朝事延[illegible]于戶西南面布主席[illegible]而取牲膟膋燎于爐炭洗肝于鬱鬯[illegible]燔之入以詔神於室又出以墮于主[illegible]人親制其肝所謂制祭也時尸薦以[illegible]豆至薦孰乃更延主于室之奧尸來[illegible]席自北方升于主北焉。疏曰詔祝於室謂朝事時以祝告也祝呪也天子[illegible]）

（朝事之時坐尸於堂戶西南面坐主在西方東面尸主之前則薦用籩豆湆訖乃取牲膟膋燎於爐炭入告神於室人出隋於主當此時主人乃親洗肝於鬱鬯而燔之以制於主前今云詔祝於室是燎於爐炭入告於室也坐尸於堂皆既灌鬯之後尸出堂坐戶西而南面也又曰謂朝事時者以下云用牲於庭升首於室此云詔祝於室當殺牲之初故知當朝事時也云朝事延尸于戶西南面布主席東面取牲膟膋燎于爐炭洗肝于鬱鬯而燔之者此等並於堂上而燔燎之故始云入以詔神明以前在堂也云入以詔神於室又出以墮于主前者墮謂墮祭也謂分減肝膋以祭主前也云主人親制其肝所謂制祭也者制制也謂割其肝而不相離案禮器云君親制祭夫人薦盎此云詔祝於室下云用牲於庭故知制祭當此節也云時尸薦以籩豆者即是朝事籩豆也云至薦孰乃更延主于室之奧者約少牢特牲饋食在奧室也云尸來升席自北方坐于主北焉者以在奧東面以南爲尊主尊故在南主既居南故尸來升席自北方也尸主各席故朝事延尸於戶外尸南面主席于東面是也鄭之此注雖象逆計又少牢特牲而言之亦約漢時制宗廟之禮言也故其事委曲也）**用**

牲於庭（謂殺之時）**升首於室**（制祭之後升牲首於北墉下尊首尚氣也。疏曰知在制祭後者熊氏云見下文升首在燔燎下故知在制祭後也又知在北墉下者見下云升首以報陽明是當戶北墉可知此升首非周有虞氏祭以首者故羊人云祭祀割羊牲登其首則三牲之首皆升也）**直祭祝于主**（謂薦孰時也如特牲少牢饋食之爲也直正也祭以熟爲正則血腥之屬盡敬心耳。疏曰直祭祝于主者直正也祭以薦孰爲正言薦孰正祭之時祝官以祝辭告于主若儀禮少牢敢用柔毛剛鬣用薦歲事于皇祖伯某是也又曰知薦孰時者以上文云詔祝於室次云用牲於庭升首於室下云索祭祝于祊以文次之知此當薦孰之節也）**索祭祝于祊**（索求神也廟門曰祊謂之祊者以於繹祭名也。疏曰索祭祝于祊者索求神廣博求神非但在廟又爲求祭祝官行祭在於祊也祊謂廟門祭于廟門外祊有二種一是正祭之時既設祭於廟又求神於廟門之內詩楚茨云祝祭于祊注云祊門內平生待賓客之處與祭同日也二是明日繹祭之時設饌於廟門外西室亦謂之祊即上文云祊之于東方注云祊之禮宜于廟門外之西室[illegible]

（此索祭于祊當是正祭日之祊矣[illegible]禮器云爲祊乎外以其稱外故注祊祭明日之繹祭鄭又注上祊之于方云祊之禮宜於廟門外之西室此直云祊不云外又注直云廟門曰祊亦不云外是據正祭日祊也故下云肵爲言敬也相饗之也嘏大也血毛告幽全之物是皆據正祭之日明此祊亦正祭日又曰廟門曰祊爾雅釋宮文云謂之祊者以於繹祭名也者此旣正祭日於廟門內求神總稱云廟而謂之祊者以祊是廟門明日繹祭稱祊雖今日之正祭假以明日繹祭祊名同稱之曰祊也○郊特牲）○大祝凡

肆享則執明水火而號祝（明水火司烜所共日月之氣以給烝享執之如以六號祝明此圭絜也肆享祭宗廟也○疏曰知明水火司烜所共日月之氣者案司烜氏職云以夫遂取明火於日以鑒取明水於月彼雖不云氣此水火皆由日月之氣故照得之故以氣言之云以給烝享執之如以六號祝明此圭絜也者經云執明水火而號祝明知六號皆執之明絜也號祝執明水火明主人圭絜之德云辭享祭宗廟也者案宗伯宗廟之祭六等皆稱享則此合六種之享）隋釁逆牲逆尸令鍾鼓右

（[illegible]隋[illegible]書[illegible]氏三血[illegible]血祭祀者[illegible]皆長祭祀[illegible]其直稱釁[illegible]血[illegible]之鄭云凡[illegible]上經祀肆享祭一[illegible]上三祀但天地[illegible]血以告殺故言凡[illegible]後言逆牲容逆鼎[illegible]後隋釁今隋釁[illegible]者[illegible]其鼎在門外薦血[illegible]）

（[illegible]道鼎而入[illegible]者案中霤禮實在廟門[illegible]鼎者云古讀亦爲倚者[illegible]繹之下事[illegible]之字皆爲倚[illegible]嘑呼火嘑[illegible]呼之入○呼火故[illegible]呼之嘷者[illegible]之入[illegible]經云[illegible]人讚人言[illegible]亦來入故鄭云[illegible]之[illegible]也）體（栝息亮反[illegible]其坐作[illegible]涓故以出[illegible]初延之入[illegible]）

原書漫漶不清

堂上[illegible]羽獻脩獻[illegible]詔其尸作者郊特牲云[illegible]于堂饋獻訖又入室坐言[illegible]有作及與主人答拜皆有[illegible]云詔其坐作也◎大宗伯涖玉鬯奉玉齍詔號治其大禮詔相王之大禮○相[illegible]又玉也始涖之祭又奉之大號六號之六者以詔大祝以爲祝辭治猶簡習之豫簡習大禮至祭當以詔相王群臣禮爲小禮○疏曰云涖玉鬯者天地有禮神之玉無鬱鬯宗廟無禮神之玉而有鬱鬯但宗廟雖無禮神玉仍有圭瓚璋

瓚亦是玉故曲禮云玉曰嘉玉郊特牲云用玉氣是也云奉玉齍者此玉還是上文所涖者齍謂黍稷天地當盛以瓦簋但齍與上鬯互見爲[illegible]皆始時臨之祭又奉之詔大號者謂[illegible]宗伯告大祝出祝辭也云治其大禮者謂天地人之鬼神祭禮王親行之爲大禮對下小宗伯治小禮爲小也詔相王之大禮者謂未至之時詔告之及其行事則又相之又曰云大號六號之大者謂若大祝云辨六號一曰神號二曰示號三曰鬼號四曰牲號五曰齍號六曰幣號之等是六號之大者也云以詔大祝以爲祝辭者鄭云詔六號大祝是一事神之人又共

六號故知所詔是詔大祝爲祝辭祝辭則祝祝之辭是也云群臣禮爲小禮者則小宗伯小祝行者是也凡大祭祀王后不與則攝而薦豆籩徹（與音預）薦徹豆籩王后之事○疏曰天地及社稷外神等后夫人不與此言凡大祭祀王后不與謂后應與而不與又云大祭祀明非羣小祀則大祀者唯宗廟而已則攝而薦豆籩徹者鄭云薦徹豆籩王后之事是王后有故宗伯攝爲之凡祭祀皆先薦後徹故退徹文在不也餚○大宰及納亨贊王牲事亨普庚反又普孟反○納亨納牲將告殺

謂鄉祭之晨既殺以授亨人凡大祭祀君親牽牲大夫贊之○鄉許亮反○疏曰及猶至也至納亨者案禮記明堂位君肉袒迎牲于門卿大夫贊君及殺訖納與亨人故言納亨云贊王牲事者即是卿大夫贊幣一人也又曰云納亨納牲將告殺者謂牽牲入時也禮器云納牲詔于庭殺訖毛以告純血以告殺腥其俎朓解而腥之以此訖乃納與亨人爓祭此言納亨者以牽牲也云謂鄉祭之晨者案檀弓云周人大事以日出故知納亨是鄉祭之晨此祭天無祼故先迎牲若宗廟之祭有祼而後迎牲也云既殺以授亨人者案亨人職職外內饔

（之爨亨謂腥其俎後云凡大祭祀君[illegible]牽牲大夫贊之者此明堂位文彼魯[illegible]用天子禮故還以引證天子法）贊玉几玉爵（玉几所以依神天子左右玉几宗廟獻用玉爵○疏曰云天子左右玉几者此是司几筵文彼所云者謂王受諸侯朝覲會同所設今此事先王鬼神之几亦與王平生同故引爲證此享先王有玉几玉爵天地有爵但不用玉飾祭宗廟用玉几天地亦應有質凡不言之者文不具云宗廟獻用玉爵者案明堂位獻用玉琖謂王朝踐饋獻酳尸時若祼則用圭瓚也○天官）○大司徒享先王奉牛牲羞其肆（肆託歷反○牛能任載地類也奉猶進也鄭司農云羞進也肆陳骨體也玄謂進所肆解骨體士喪禮曰肆解去蹄○疏曰享先王不辨祭之大小彼大宗伯四時及禘祫六者皆稱享肆解也謂於俎上進所解牲體於神坐前牛能任載地類也者鄭解司徒奉牛之意故屬地官司徒○詳見備物饗牲條）○內饔凡宗廟之祭祀掌割亨之事（疏曰內饔不掌外神故云宗廟之祭祀言凡者謂四時及禘祫并月等皆在其中掌其亨之事○天官）○大司馬大祭祀羞牲魚授其祭（牲魚魚牲也祭謂尸[illegible]所以祭也鄭司農云[illegible]司馬主進魚牲○疏曰大祭祀謂天地宗廟此大祭據宗廟而言其中小之祭祀亦爲之矣饗食謂諸侯又曰云祭謂尸所以祭也者大祭祀授尸祭祭者魚之大饗即少牢下篇云主人主婦尸侑各一魚加膴祭於其上膴謂魚之反覆[illegible]公食大夫亦云授賓祭故曰祭謂尸[illegible]所以祭若王祭則膳夫云授王祭是[illegible]鄭云大司馬主進魚牲者必使司[illegible]之者司馬夏官夏陰氣所起魚水[illegible]陰類故使司[illegible]之也○夏官）○九嬪凡祭祀贊玉齍贊后薦徹豆籩（玉齍玉敦受黍稷器后進之而不徹故書[illegible]爲工杜子春讀爲玉○疏曰言凡祭[illegible]者后無外事唯有宗廟禘祫與四時[illegible]祭享故云凡祭祀贊玉齍者但祭祀[illegible]詩男子進俎婦人設豆籩簠簋贊助之助后薦玉齍也云贊后薦徹豆籩者豆籩之薦與徹皆助后也又曰云玉齍玉敦受黍稷器者案明堂位云有虞氏之兩敦周之八簋則周用簋特牲少牢大夫士用敦今周天子用玉敦者明堂位賜魯得兼用四代之器用敦明天子亦兼用何知云玉敦[illegible]即以[illegible][illegible]爲諸侯一[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玉[illegible]作[illegible]以珠槃盛牛

（耳玉敦盛血此玉敦盛黍稷爲異耳言后一進之而不徹知者豆籩云贊薦徹玉齍直贊不云薦徹明直贊進之而已案禮器云管仲鏤簋注云天子飾以玉此直云玉敦則簋亦飾以玉而不云者但玉敦后親執而設之故特言之其簋則九嬪執而授后后設之若少牢主婦親受韭菹醓醢其餘婦贊者授主婦主婦設之故不言也。天官）○外宗掌宗廟之祭祀佐王后薦玉豆眡豆籩及以樂徹亦如之（視視其實。䟽曰云佐王后薦玉豆者凡王之豆籩皆玉飾之餘文豆籩不云

玉者文略皆有玉可知若然直云薦豆不云籩者以豆云玉略籩不言義可知也云眡豆籩者謂在堂東未設之時眡其實也云及以樂徹亦如之者亦佐后也猶仍有內宗佐傳也）王后以樂羞齍則贊（齍音咨。猶贊佐也。䟽曰羞進也齍黍稷也后進黍稷之時依樂以進之言則贊者亦佐后進之案九嬪職云凡祭祀贊玉齍贊后薦徹豆籩則薦徹俱言玉齍玉敦盛黍稷言贊不言徹則后薦而不徹也其徹諸官爲之故楚茨詩云諸宰君婦廢徹不遲黍稷宰徹之若然豆籩與齍此官已贊九嬪又贊者以籩豆及黍稷

黍多故諸官共贊）凡王后之獻亦如之（獻獻於尸。䟽曰云獻獻酒於尸者則朝踐饋獻及酳尸以食後酳尸亦是獻獻中可以兼之亦贊可知也）王后不與則贊宗伯（與音預后有不與祭宗伯攝其事○䟽曰案宗伯云凡大祭祀王后不與則攝而薦豆籩徹然宗伯非直攝其祼獻而已兼后有事豆籩及簠簋等盡攝之耳）小祭祀掌事亦如之（小祭祀謂在宮中○䟽曰知小祭祀謂在宮中者以其后無外事故知謂宮中宮中[illegible]祭祀則祭法王立七祀七祀之中行也

霤司命大厲是外神后不與惟有門戶竈而已案小司徒云小祭祀奉牛牲羞云小祭祀王玄冕所祭者彼兼外神故以玄冕該之也。春官）○內宗掌宗廟之祭祀薦加豆籩（加爵之豆籩故書爲遷[illegible]鄭司農云謂婦人所薦杜子春云當爲豆籩。䟽曰王后六宮婦人無外事惟有宗廟祭祀薦加豆籩以豆籩是婦人之事故薦之又曰鄭知加豆籩是加爵之豆籩者以其食後稱加特牲少牢於後三獻爲正獻其後皆有加爵今天子禮以九飯食後亞獻尸爲加此時薦之故云加爵之豆籩即醢人籩人加豆加

（邃之實是也）三后有事則從（從才用反○春官）○內宰大祭祀后祼獻則贊瑤爵亦如之（祼古亂反瑤音遙○謂祭宗廟王既祼而出迎牲后乃從後祼也祭統曰君執圭瓚祼尸大宗執璋瓚亞祼此大宗亞祼謂夫人不與而攝耳獻謂王薦腥薦孰后亦從後獻也瑤爵謂尸卒食王既酳尸后亞獻之其爵以瑤爲飾○疏曰大祭祀謂祭宗廟也后祼者謂室中二祼后亞王祼尸獻謂朝踐饋獻后以玉爵亞王而獻尸則贊者此三事內宰皆佐后祼時以璋瓚授尸獻時以玉爵授后故

云則贊也瑤爵亦如之者謂尸卒食三酳尸后亞王而酳尸則內宰以瑤爵授后后親酌盎齊以酳尸云瑤爵亦如之者亦贊之也又曰以其天地山川社稷等外神后夫人不與又天地無祼此云祼故知經云大祭祀者據宗廟而言也但宗廟之祭四時與禘祫六享皆有此祼獻瑤爵之事故摠言宗廟也云王既祼而出迎牲后乃從後祼也者案郊特牲云既灌而出迎牲彼據君而言則知王既灌而出迎牲后乃從祼也案司尊彝注后亞王灌訖乃出迎牲者以郊特牲云既灌而出迎牲以既灌之中不言無后灌是以鄭云后灌後乃迎牲此云

迎牲後后乃祼鄭以迎牲是王事從王事自祼亞故退后祼於迎牲後也引祭統已下者彼雖諸侯禮欲見后從王亞祼之事與諸侯同也又云獻謂王薦腥薦孰后亦從後獻也者案禮記禮運云腥其俎孰其殽鄭云腥其俎謂豚解而腥之孰其殽謂體解而爓之是其薦腥薦孰也此二者是堂上朝踐饋獻之節室中二灌訖王出迎牲時祝延尸於戶外之西南面后薦八豆八籩乃牽牲入以毛血告訖以此腥其俎薦於祏前王以玉爵酌醴齊以獻尸后亦以王爵酌醴齊以獻尸也朝踐訖乃孰其殽薦於神前王以玉爵酌盎齊以獻

尸名爲饋獻云瑤爵謂尸卒食王既酳尸后亞獻之者案儀禮鄭注云諸侯尸十三飯天子尸十五飯尸食後王以玉爵酌朝踐醴齊以酳尸謂之朝獻后亦於後以瑤爵酌饋獻時盎齊以酳尸謂之再獻故云后亞獻也云其爵以瑤爲飾者鄉來所解知后以瑤爵亞酳尸者約明堂位云爵用玉琖仍雕加以璧散璧角食後稱加後用王爵知王酳尸亦用玉醆后酳尸用璧角賓長酳尸用璧散彼云璧此云瑤不同者瑤玉名瑤玉爲璧形飾角口則曰璧角受四升爵爲摠號故鄭云其爵以瑤爲飾也）正后之服位而詔其

禮樂之儀（薦徹之禮當與樂相應位謂房中户內及作所立處○疏曰云正后之服位者服謂若內司服褘衣已下六服皆正之使服當其用位謂后助祭之位正之使不失其所而詔其禮樂之儀者后之行禮之時皆合于樂節各當其威儀皆內宰告后使依於法度故云詔其禮樂之儀也又曰案九嬪職云贊后薦徹豆籩是后薦徹也天子之禮薦時歌清廟及徹歌雍是薦徹皆有樂節但內宰所詔唯詔禮耳經兼云樂者禮樂相應也云位謂房中户內及作所立處者但天子諸侯祭禮亡今云位謂房中者案儀禮特牲云主婦亞獻尸尸拜受主婦北面拜送主婦北面拜拜者避內子及尸酢主婦主婦適房中南面祭酒及主人致爵于主婦亦於房中南面拜受爵至於少牢士婦入户西面獻尸及酢主婦無入房之文即此云位謂房中户內者據特牲士禮而言也云及作所立處者案少牢有司徹云主人位于阼階上獻尸侑訖主婦乃洗爵于房中出實爵尊南西面獻尸尸拜于筵上受主婦西面于主人席北拜送爵云主人席北即當阼階故云作所立處此約有司徹而言也）贊九嬪之禮事（助九嬪贊后之事九嬪者贊后薦玉齍薦徹豆籩○疏曰贊助也鄭云助九嬪贊后之事者以經云贊九嬪之禮事是助九嬪經自明矣知九嬪贊后者即上所引九嬪職替后爲后薦玉齍薦徹豆籩等是九嬪贊后之事即是內宰助九嬪九嬪贊后也○天官）○內小臣若有祭祀則擯詔后之禮事相九嬪之禮事正內人之禮事（相息亮反○擯爲后傳辭有所求爲詔相正者異尊卑也○疏曰則擯者祭祀后當有事九嬪以下從后往小臣則與后爲擯贊也云詔后之禮事相九嬪之禮事正內人之禮事者詔相正皆是上擯但擯尊卑不同故以詔相別之又曰言擯爲后傳辭有所求爲者后爲上三事須物則小臣擯贊而傳辭與諸司求物供所爲也云詔相正者異尊卑也者后尊云詔詔告而已九嬪稍卑則言相相佐助之言也女御卑直正之而已○天官）○世婦詔王后之禮事（薦徹之節○疏曰知此詔王后之禮事是薦徹之節者見外宗云佐王后薦徹故知詔告是薦徹籩豆之節）相外內宗之禮事（同姓異姓之女有爵佐后者○疏曰鄭以同姓異姓之女有爵以解外內宗者序官云內宗凡內女之有爵者是同姓之女有

（爵又云外宗凡外女之有爵者是異姓之女有爵故知之也知相是佐后者外宗云佐后薦徹豆籩內宗云及以樂徹則佐傳豆籩注云佐外宗故知內宗傳相佐后此官相之也○春官）○公族其在宗廟之中則如外朝之位宗人授事以爵以官（宗人掌禮及宗廟也以爵貴賤異位也以[illegible]官有所掌也若司徒奉牛司馬奉羊[illegible]空奉豕○疏曰此論同姓公族在宗[illegible]之禮故云其在宗廟之中則如立位在如外朝之位也宗人授事以爵以[illegible]者宗人掌禮之官及宗廟授百官之[illegible]以爵者隨爵之尊卑貴者在前賤者在後又以官之職掌各似其事又曰言宗人掌禮及宗廟者別言及宗廟則掌禮謂宗廟之外諸禮皆掌也云若司徒奉牛司馬奉羊司空奉豕者以經云以官謂祭祀之時官各司其事更無正文故引司徒奉牛以下證之案周禮司徒奉牛牲司馬奉羊牲其司空奉豕無文此云知奉豕者案周礼雞人屬宗伯羊人屬司馬故此云司馬奉羊犬人屬司寇案五行傳云牛屬土雞屬木羊屬火犬屬金豕屬水司空冬官其位當水故鄭注周禮司空奉豕與案五行傳馬屬火而周禮司馬羞馬牲者以其主馬故）

（特使供之此注直云奉牛奉羊[illegible]據諸侯三卿以言之故不云雞犬[illegible]）其登餕獻受爵則以上嗣（上嗣君之[illegible]長子以特[illegible]饋食禮言之受爵謂上嗣舉奠也獻[illegible]舉奠洗爵酌入是餕酳宗人遣舉奠[illegible]祝命之餕也大夫之嗣爲此禮辟君也○疏曰此亦公族廟中之禮論貴適子之事案特牲禮尸食之後主人主婦賓長等獻尸三獻禮畢主人獻賓及獻衆賓畢主人酬賓賓奠不舉主人獻長兄弟及獻衆兄弟內兄弟等訖長兄弟洗觚酌尸爲加爵衆賓長又爲加爵畢嗣子乃舉奠奠者初尸未入之前祝酌奠于鉶南尸入祭奠不飲至此乃嗣舉之必嗣子舉奠者鄭注特牲云將傳重累之者又云大夫之嗣子不舉奠此舉奠者天子諸侯及士之子禮特隆云嗣舉奠盥入北面再拜稽首尸執奠嗣子進受復位再拜稽首尸荅拜嗣子奉觶拜尸荅拜則此經所謂受爵也特牲又云嗣舉奠洗酌入尸拜受嗣子荅拜則此經所謂獻也特牲又云無筭爵之後禮畢尸謖而出宗人遣嗣子及長兄弟相對而餕所謂餕也以特牲言之則先受爵而後獻獻而後餕今此經[illegible]云餕者以餕爲重舉重者從後以[illegible]逆言之故云其登餕獻受爵也登[illegible]）

（仕無嗣事之時子在堂下餕時登堂獻時亦登堂受爵之時亦登堂此一登之文包此三事以經文連於上宗廟之中宗人授事以爵以官謂衆官皆爲其事其登餕獻不用衆官唯用上嗣故云則以上嗣宗特牲餕時雖有長兄弟以上嗣爲主又曰言適長子者是適子之中長也凡適皆可以嗣今云上嗣是嗣中最上云受爵謂上嗣舉奠者以特牲無受爵之文唯有嗣子舉尸之奠爵受而飲之故此經謂之受爵也云獻謂舉奠洗爵酌入也者亦以特牲無嗣獻之文故特此爲獻也舉奠謂嗣子也名此嗣子爲舉奠嗣子既飲尸前爵畢乃更洗

爵酌入以進尸此謂士禮若天子諸侯除此酌入之數外子孫則有獻尸故鄭注小雅云天子則有子孫獻尸之禮云大夫之嗣無此禮辟君也者案少牢饋食無嗣子舉奠大夫尊於士而不舉奠故知辟正君也○文王世子）

右餘獻○記君卷冕立于阼夫人副褘立于房中君肉袒迎牲于門夫人薦豆籩卿大夫贊君命婦贊夫人各揚其職百官廢職服大刑

（褘音輝袒音誕○副首飾也今之步搖是也詩云副笄六珈周禮追師掌王后之首服爲副褘王后之上服唯魯及王者之後夫人服之諸侯夫人則自褕翟而下贊佐也命婦於內則世婦也於外則大夫之妻也祭祀世婦以下佐夫人揚舉也大刑重罪也○追丁回反褕羊昭反○疏曰前經明祀周公所用器物此經明祀周公之時君與夫人卿大夫命婦行禮之儀夫人副褘立于房中者方初入之時君在阼階夫人立於東房亦魯之太廟如天子明堂得立房中者

房則東南之室也總稱房耳皇氏云祭姜嫄之廟故有房案此文承上禘祀周公之下下云天下大服鄭注知周公之德宜饗此也則是祀周公於大廟而云姜嫄廟非辭也迎牲于門者謂裸鬯之後迎牲入之時迎於門夫人薦豆籩者謂朝踐及饋孰并酳尸之時薦豆籩也卿大夫贊君者贊助也卿大夫助君謂初迎牲幣告及終祭以來之屬也命婦贊夫人者命婦於內則世婦以下於外則卿大夫妻並助夫人薦豆籩及祭事之屬也各揚其職百官廢職服大刑者謂祭之）

原書漫漶不清

[illegible]（[illegible]舞大珈[illegible]心鄭[illegible]劉[illegible]言宜妻[illegible]者副珈[illegible]玉加於副上引周禮追師[illegible]者是王后首服言追師掌[illegible]后之首服云褘王后之正服者案周禮云褘衣揄翟闕翟皆[illegible]之所服但褘衣則是王后服[illegible]主者云唯魯及王者之後夫人服之者此經夫人副褘是魯得服之王者之後得行先代天子禮樂是王者之後夫人得服之云諸侯之夫人則自揄翟而下者言其餘諸侯夫人不得服褘衣也云命婦於內則世婦也於外則大夫之妻也者案喪服傳云命婦者婦人之爲大夫妻世婦與大夫位同故知內[illegible]世婦也不云女御及女御者以[illegible]匹云卿大夫贊君士賤略而不言[illegible]士妻及女御亦[illegible]之○明堂位）君親牽牲大夫贊幣而從（從才用反下同○納牲於庭時也當用幣告神[illegible]殺牲○疏曰此章所[illegible]侯[illegible]子男祭廟之禮君親牽[illegible]）

（贊幣而從者此謂祼鬯既訖君出廟門以迎牲牽牲而入納於庭之時也[illegible]時須告神以殺牲大夫則贊[illegible]而從君君乃用幣以告神又曰下云納牲詔於庭此有大夫贊幣故知納牲於庭時用幣以告神○[illegible]見祭[illegible]）君親制祭夫人薦盎（親制祭謂朝事進血膋時所制者制肝洗於鬱鬯以祭於室及主○疏曰君親制祭夫人薦盎者此謂殺牲已畢進血膋之時斷制牲肝洗於鬱鬯入以祭神於室於此之時大人薦盎齊以獻之侯伯子男之君朝踐君不獻故夫人薦盎又曰親制祭謂朝事進血膋時者案郊特牲云取膟膋燔燎升首報陽也又祭義取膟膋之後又爓祭祭腥則膟膋所用在膟爓之前故知血膋是朝事時也云所制者制肝洗於鬱鬯者約漢禮而知也知祭於室及主者郊特牲云詔祝於室是也）君親割牲夫人薦酒（親割謂進牲孰體時○疏曰君親割牲夫人薦酒者謂薦孰時君親割牲體於時君亦不獻故夫人薦酒又曰皇氏以爲謂薦孰之時進牲之孰體也熊氏禮[illegible]牲爲[illegible]

（也謂薦腥體熟體薦腥體謂朝踐薦腥時孰體謂饋食薦孰時崇經文君親制祭夫人薦盎君親割牲夫人薦酒薦酒薦盎既不得同時則割牲何得薦腥兼薦孰熊氏之説非也）卿大夫從君命婦從夫人（疏曰卿大夫從君命婦從夫人者謂制祭割牲之時則卿大夫從君也薦盎酒之時命婦從夫人也○禮器）

○祭有昭穆有事於大廟則羣昭羣穆咸在而不失其倫（昭穆咸在同宗父子

皆來○疏曰昭穆謂尸主行列於廟中所以至無亂者謂父南面子北面親者近疏者遠又各有次序是故有事於太廟則羣昭羣穆咸在者祭大廟之時則羣廟尸主皆來及助祭之人同宗父子皆至則羣昭穆咸在若不於大廟餘廟之祭唯有當廟尸主及所出之廟子孫來至不得羣昭羣穆咸在也而不失其倫者尸主既有昭穆故主人及衆賓亦爲昭穆列在廟不失倫類○祭統）○女子觀於祭祀納酒漿籩豆菹醢禮相助

奠（[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云以○當及女時干乎[illegible]疏曰此[illegible]於祭祀是未嫁之[illegible]文云[illegible]夫[illegible]而知經云納酒漿[illegible]王[illegible][illegible]謂以祭祀之時觀看須[illegible]薦[illegible][illegible]此[illegible]漿籩豆菹醢之等[illegible]美[illegible][illegible]一[illegible]之文包此六事言之也○內則）

及入舞君親干戚就舞位君爲東上冕而摠干率其羣臣以樂皇尸（君爲東上近主位也皇君也言君尸者尊之○疏曰此二經明祭時天子諸侯親在舞位以樂皇尸

也○祭統）○大司樂奏夷則歌小呂舞大濩以享先妣（夷則陽聲第五小呂爲之合小呂一名中呂先妣姜嫄也姜嫄履大人跡感神靈而生后稷是之先母也周立廟自后稷爲始祖姜無所妃是以特立廟而祭之謂之[illegible]閟宮○中音仲嫄音元妃音配[illegible]○祭[illegible]法王立七廟考廟王考廟[illegible][illegible]廟顯[illegible]廟祖考廟皆月祭之二祧享[illegible][illegible]上[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者以[illegible]七[illegible]每[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二[illegible]祠[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原書漫漶不清

陽聲第五也云小呂爲之合者以其一小呂巳之氣也四月建焉而辰在實沈夷則申之氣也七月建焉而辰在鶉尾是其合也云小呂一名中呂者此周禮言小呂月令言中呂故云一名中呂也云先妣姜嫄也姜嫄履大人跡感神靈而生后稷者詩云履帝武敏歆毛君義與史記同以爲姜嫄帝嚳妃履帝武敏歆謂履帝嚳車轍馬跡生后稷爲帝嚳親子鄭君義依命歷序帝嚳傳十世乃至堯后稷爲堯官則姜嫄爲帝嚳後世妃而言履帝武敏歆者帝謂天帝也是以周本紀云姜嫄出野見聖人跡心忻然踐之始如有身動而孕居期生子是

鄭解聖人跡與毛異也云是周之先母者生民詩序云生民尊祖也后稷生於姜嫄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是周之子孫功業由后稷欲尊其祖當先尊其母故云周之先母也云周立廟自后稷爲始祖姜嫄無妃者凡祭以其妃配周立七廟自后稷以下不得更立后稷父廟故姜嫄無所妃也云是以特立廟而祭之者以其尊敬先母故特立婦人之廟而祭之云謂之閟宮閟神之者案閟宮詩云閟宮有侐實實枚枚毛云在周常閉而無事與此祭先妣義違故後鄭不從是以鄭云特立廟而祭之但婦人稱宮處在幽靜故名廟爲閟宮據其神則曰

閟神也若然分樂序之尊者用前代其先妣先祖服袞冕山川百物用玄冕今用樂山川在先妣上者以其山川外神是自然之神先祖生時曾事之故樂用前代無嫌

奏無射歌夾鍾舞大武以享先祖

射音亦夾古洽反。無射陽聲之下也夾鍾爲之合夾鍾一名圜鍾先祖謂先王先公。疏曰云無射陽聲之下也者以其夾鍾之六五下生無射之上九是陽聲之下也云夾鍾爲之合者以其夾鍾卯之氣也二月建焉而辰在降婁無射戌之氣也九月建焉而辰在大火亦是其合也云夾鍾一名圜鍾者下文云

圜鍾爲宮是一名圜鍾也云先祖謂先王先公者鄭據司服而言但司服以先王先公服異故別言此則先王先公同故合說以其俱是先祖故也。春官

○**鼓人以路鼓鼓鬼享**（路鼓四面鼓也鬼享享宗廟也）

。疏曰案大宗伯宗廟有六享則禘祫及四時皆言享先王則皆是大祭縱有享先公爲次祀祭殤爲小祀皆用此路鼓以天地神祇大小同鼓故也。地官

○**大司樂黃鍾爲宮大呂爲角大蔟爲徵應鍾爲羽路鼓路鼗陰竹之管龍門**

之琴瑟九德之歌九磬之舞於宗廟之中奏之若樂九變則人鬼可得而禮矣（此三者皆禘大祭也人鬼則主后稷先奏是樂以致其神禮之以玉而祼焉乃後合樂而祭之大傳曰王者必禘其祖之所自出祭法曰周人禘嚳而郊稷謂此祭天圜丘以嚳配之黃鍾生於虛危之氣虛危爲宗廟以此爲宮用聲類求之人宮黃鍾黃鍾下生林鍾林鍾地宮又辟之林鍾上生大蔟大蔟下生南呂南呂與天宮之陽同位又辟之南呂上生姑洗姑洗南呂之合又辟之姑洗下生

應鍾應鍾上生蕤賓蕤賓地宮林鍾之陽也又辟之蕤賓上生大呂凡五聲宮之所生濁者爲角清者爲徵羽此樂無商者祭尚柔商堅剛也鄭司農云路鼓路鼗兩面九德之歌春秋傳所謂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三事六府三事謂之九功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謂之九歌也玄謂路鼓路鼗四面陰竹生於山北者龍門山名九磬讀當爲大韶字之誤○注疏詳見備物○春官）○戞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戞擊敔所以作止樂搏拊以韋爲之之以糠粃節樂球玉磬[illegible]）

（舜廟堂之樂民悅其化神歆其祀禮備樂和故以祖考來至明之○疏同皐陶大禹爲帝設謨大聖納其昌言天下以之致治功成道洽禮備樂和史述夔言繼之於後夔曰在舜廟堂之上戞敔擊柷鳴球玉之磬擊搏拊鼓琴瑟以歌詠詩章樂皆和協感致幽冥祖考之神來至矣虞之賓客丹朱者在於臣位與羣君諸侯以德相讓此堂上之樂所感深矣又於堂下吹竹管擊鼗鼓合樂用柷止樂用敔吹笙擊鍾以次迭作鳥獸相率而舞其容蹌蹌然堂下之樂感亦深矣簫韶之樂作之九成以致鳳皇來而有容儀也又曰戞擊是作用之名非樂

器也故以戞擊爲柷敔柷敔之狀經典無文漢初已來學者相傳皆云柷如漆桶中有椎柄動而擊其旁也敔狀如伏虎背上有刻戞之以爲聲也樂之初擊柷以作之樂之將末戞敔以止之故云所以作止樂變解之釋樂云所以鼓柷謂之止所以鼓敔謂之籈郭璞云柷如漆桶方二尺四寸深一尺八寸中有椎柄連氏挏之令左右擊止者其椎名也敔如伏虎背上有二十七鉏鋙刻以木長一尺櫟之籈者其名也是言擊柷之椎名爲止戞敔之木名爲籈戞即櫟也漢禮制器度及白虎通馬融鄭玄李巡其說皆爲然也惟郭璞爲詳據見作樂

合而言之搏拊形如鼓以韋爲之實之以糠擊之以節樂漢初相傳爲然也釋器云球玉也鳴球謂擊球使鳴樂器惟磬用玉故球爲玉磬商頌云依我磬聲磬亦玉磬也鄭玄云磬懸而以合堂上之樂工磬和尊之也然則鄭以球玉之磬懸于堂下尊之故進之使在上耳此舜廟堂之樂謂廟內堂上之樂言祖考來格知在廟內下云下管知此在堂上也馬融見其言祖考遂言此是舜除瞽瞍之喪祭宗廟之樂亦不知舜父之喪在何時也但此論韶樂必在即政後耳此說樂音之和而云祖考來格者聖王先成於人然後致力於神言人悅其化

神歆其祀禮備樂和所以祖考來至明矣以祖考來至明樂之和諧也詩稱神之格思不可度思而云祖考來至者王肅云祖考來至者見其光輝也蓋如漢書郊祀志稱武帝郊祭天祠上有美光也此經文次以柷敔是樂之始終故先言戛擊其球與搏拊琴瑟皆當彈擊故使鳴冠於球上使下共蒙之也鄭玄以戛擊鳴球三者皆總下樂櫟擊此四器也樂器惟敔當櫟耳四器不櫟鄭言非也

虞賓在位羣后德讓（丹朱爲王者後故稱賓言與諸侯助祭年爵同推先有德）○疏曰微子之命云作賓于王家詩頌微子之來謂之有客是二王之後爲時王所賓也蓋知虞賓謂丹朱爲王者後故稱賓也王者立二代之後而獨言丹朱者蓋高辛氏之後無文而言故惟指丹朱也王者之後尊於羣后故殊言在位羣后亦在位也後言德讓丹朱亦以德讓也故言與諸侯助祭年爵同者雖先有德也二王之後並爲上公亦有與丹朱爵同故丹朱亦讓也丹朱之性下愚堯不能化此言有德者猶上云瞽亦允若瞽能然也

下管鼗鼓合止柷敔（堂下樂也上下合止樂各有柷敔明球弦鍾籥各自互見）○疏曰經言下管知是堂下樂也敔當戛之柷當擊

之上言戛擊此言柷敔其事是一故云上下合止樂各有柷敔也言堂下堂上合樂各以柷上樂各以敔也上言作用此言器名兩相備也上下皆有柷敔兩見其文明球絃鍾籥上下樂器不同各自更互見也絃謂琴瑟鍾鏞也籥管也琴瑟在堂鍾籥在庭上下之器各別不得兩見其名各自更互見之依大射禮鍾磬在庭今鳴球於廟堂之上者案郊特牲云歌者在上貴人聲也左傳云歌鍾二肆則堂上有鍾明磬亦在堂上故漢魏已來登歌皆有鍾磬燕禮大射堂上無鍾磬者諸侯樂不備也

笙鏞以閒鳥獸蹌蹌（鏞大

缺页

弦達越以韋爲鼓謂之搏拊何以也（練朱弦五文也越下孔也凡練弦達越搏拊者象其德寬和）君子有大人聲不以鍾鼓竽瑟之聲亂人聲清廟升歌者歌先人之功烈德澤也故欲其清也（烈業也）其歌之呼也（呼出聲也）曰於穆清廟於者歎之也穆者敬之也清者欲其在

位者徧聞之也故周公升歌文王之功烈德澤苟在廟中見文王者愀然如見文王故書曰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假此之謂也○尚書大傳曰諸侯有德者一命以車[illegible]弓矢再命以虎賁三百人三命[illegible]秬鬯諸侯三命者皆受天子之[illegible]

宗廟所以褒有功而尊之義也未命者不得用天子之樂祀其宗廟○魯隱公五年考仲子之宮將萬焉（萬舞也○疏曰案公羊傳曰萬者何干舞也籥者何羽舞也則萬與羽不同今傳云將萬焉問羽數於衆仲是萬與羽爲一者萬羽之異自是公羊之說今杜直云萬舞也則萬是舞之大名也何休云所以仲子之廟唯有羽舞無干舞者婦人

無武事獨奏文樂也劉炫云公羊傳曰萬者云云籥者云云羽者爲文萬者爲武武則左執朱干右秉玉戚文則左執籥右秉翟此傳將萬問羽即似萬羽同者以當此時萬羽俱作但將萬而問羽數非謂羽即萬也經直書羽者與傳互見之）公問羽數於衆仲（問執羽人數）對曰天子用八（八八六十四人）諸侯用六（六六三十六人○疏曰何休云如此服虔以用六爲六八四十八大夫四爲四八三十二士爲二八十六杜以舞

（勢宜方行列既減即每行人數亦宜減故同何說也或以襄十一年鄭人賂晉侯以女樂二八爲佾之樂知自上及下行皆八人斯不然矣彼傳見晉侯減樂之半以賜魏絳因歌鐘二肆遂言女樂二八爲下半樂張本耳非以二八爲二佾若二八即是二佾鄭人豈以二佾之樂賂晉侯晉侯豈以一佾之樂賜魏絳）大夫四（四四十六人）士二（二二四人士有功賜用樂）夫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也八風八方之風也以八音之器播八方之風手之舞之足之蹈之節其制而叙其情。䟽曰舞爲樂主音逐舞節八音皆奏而舞曲齊之故舞所以節八音也八方風氣寒暑不同樂能調陰陽和節氣八方風氣由舞而行故舞所以行八風也又曰八音爲金石土革絲木匏竹周禮大師職文也鄭玄云金鐘鎛也石磬也土塤也革鼓鼗也絲琴瑟也木柷敔也匏笙也竹管簫也八風八方之風者服虔以爲八卦之風乾音石其風不周坎音革其風廣莫艮音匏其風融震音竹其

風明庶巽音木其風清明離音絲其風景坤音土其風涼兌音金其風閶闔易緯通卦驗云立春調風至春分明庶風至立夏清明風至夏至景風至立秋涼風至秋分閶闔風至立冬不周風至冬至廣莫風至風體一也逐天氣隨八節而爲之立名耳調與融一風二名昭十八年傳曰是謂融風是其調融同也沈氏云案樂緯云坎主冬至樂用管艮主立春樂用塤震主春分樂用鼓巽主立夏樂用笙離主夏至樂用絃坤主立秋樂用磬兌主秋分樂用鐘乾主立冬樂用柷敔此八方之音既有二說未知孰是故兩存焉更說制樂之本節音行風之意以八音之器宣播八方之風使人用手以舞之用足以蹈之節其禮制使不荒淫次序人情使不蘊結也蟋蟀詩曰無以大康職思其居是節其制也舜歌南風曰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人之財兮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人之慍兮是序其情也）故自八以下（唯天子得盡物數故以八爲列諸侯則不敢用八）公從之於是初獻六羽始用六佾也

（嘗唯　　周公廟得用八而他公遂因仍僭而用之今隱公特立此婦人之廟詳問衆仲衆仲因明大典故傳亦因言始用六佾其後季氏舞八佾於庭知唯在仲子廟用六。疏曰襄十二年傳曰魯爲諸姬臨於周廟是魯立文王之廟也文王天子自然用八禮記祭統曰昔者周公旦有勳勞於天下成王康王賜之以重祭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此天子之樂也康周公故以賜魯明堂位曰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是周公之廟用八也傳曰始用六佾則知以前用八何休云僭齊也下傚上之辭魯之僭始有所因故本其僭之所由言由文王周公廟用八佾他公之廟遂因仍僭而用之今隱公詳問衆仲因明大典公從其言於仲子之廟初獻六羽故傳亦因言始用六佾謂仲子之廟用六佾他公則仍用八也至襄昭之時魯猶皆亦用八故昭二十五年公羊傳稱昭公謂子家曰吾何僭哉答曰朱干玉戚以大夏八佾以舞大武此皆天子之禮也是昭公之時僭用八也此證正禮尚書於經若早僭非）

（容不書自此之後不書僭用八佾知他廟僭而不改故杜自明其證其後季氏舞八佾於庭知唯在仲子廟用六也。春秋左氏傳）○公羊子曰譏始僭諸公也六羽之爲僭奈何天子八佾諸公六諸侯四（疏注見祭物失禮條）○尸子曰舞夏天子至諸侯皆用八佾初獻六羽始厲樂矣（言時諸侯僭侈皆用八佾魯於是能自減厲而始用六穀梁子言其始僭尸子言其始降。穀梁傳）○三家者以雍徹子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家之堂（徹直列反相去聲。三家魯大夫孟孫叔孫季孫之家也雍周頌篇名徹祭畢而收其俎也天子宗廟之祭則歌雍以徹是時三家僭而用之相助也辟公諸侯也穆穆深遠之意天子之容也此雍詩之詞孔子譏之言三家之堂非有此事亦何取於此義而歌之乎譏其無知妄作以取僭竊之罪。程子曰周公之

（功固大矣皆臣子之分所當爲安得獨用天子禮樂哉成王之[illegible]伯禽之受皆非也其因襲之[illegible]使季氏僭八佾二家僭雍徹故[illegible]尼譏之。論語八佾）

祭之日一獻君降立于阼階之南南鄉所命北面史由君右執策命之再拜稽首受書以歸而舍奠于其廟。（鄉許亮反一獻酳尸也舍當爲釋聲之誤也非時而祭曰奠○疏曰而舍奠于其廟者謂受策命卿大夫等既受策書歸還而釋莫於家廟告以受君之命以非時而祭故稱莫又曰經云一獻知非初祼及朝踐饋食之一獻必爲一獻酳尸者以一酳尸之前皆爲祭事承奉鬼神未暇策命而尸食已畢祭事方了始可以行其爵賞及賜勞臣下此一獻則上尸飲五君獻卿之時也若天子命群臣則不因常祭之日特假於廟故大宗伯云王命諸侯則儐法云王將出命假祖廟立依前南鄉是也。祭統。）

右因祭策命○傳王在新邑（成王既受

周公誥遂就居洛邑以十二月戊辰晦到。疏曰自此以下史敘[illegible]之周公歸政成王既誥王即東行赴洛邑其年十二月晦戊辰日王在新邑後月是夏之仲冬爲冬節烝祭其月節是周之歲首特異常祭加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王命有司作策書乃使史官名逸者祝讀此策惟告文武之神言周公有功宜立其後爲國君也其時王尊異周公以爲賓殺牲享祭文王武王皆親至其廟王入廟之太室行祼鬯之禮言其尊異周公而禮敬深也於此祭時王命周公後今作策書使逸讀此策辭以告伯禽言封之於魯命爲周公後也又總述之在十有二月惟周公大安文武受命之事又曰周公誥成王令居洛邑爲治王既受周公之誥遂東行就居洛邑以十二月戊辰晦日到洛明旦戊辰王在新邑知其晦日始到洛此歲入戊午蔀五十六年三月云丙午朏以算術計之三月甲辰朔大四月甲戌朔小五月癸卯朔大六月癸酉朔小七月壬寅朔大八月壬申朔小九月辛丑朔大又有閏九月辛未朔小十月庚子朔大十一月庚午朔小

（十二月己亥朔大計十二月三十日戊辰晦到洛也）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王命作冊逸祝冊惟告周公其後（明月夏之仲冬始於新邑烝祭故曰烝祭歲古者襃德賞功必於祭日示不專也特加文武各一牛告白尊周公立其後爲魯侯○疏曰下云在十有二月者周之十二月建亥之月也戊辰是其晦日故明日即是夏之仲冬建子之月也言明月者此烝祭非朔日故言月也自作新邑已來未嘗於此祭祀此歲始於新邑烝祭故曰烝祭歲也周禮大司馬仲冬教大閱遂以享烝是也王者冬祭必用仲月此是周之歲首故言歲耳王既戊辰晦到又須戒日致齊不得以朔日即祭之祭統云古者明君爵有德而禄有功必賜爵禄於太廟示不敢專也故云古者襃德賞功必於祭日示不專也因封之特設祭烝之禮宗廟用太牢此文武皆言牛一知於太牢之[illegible]特加一牛告白文武之神言爲[illegible]用公立其後爲魯侯魯頌亦云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illegible]

[illegible]逸王命作冊者命有司作冊書也讀策告神謂之祝逸祝策書[illegible]史逸讀策書也[illegible]歲文王騂牛一[illegible]王[illegible][illegible]正月朔日特告[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公[illegible][illegible]周頌烈文序云成王即政諸侯助祭鄭箋云新王即政必以朝享之禮祭於祖考告嗣位也則鄭意以朝享之後特以二牛告文武封周公之後與孔義不同）王賓殺禋咸格王入太室祼（王賓異周公殺牲精意以享文武皆至其廟親告也太室清廟祼鬯告神○疏曰王賓異周公者王尊周公爲賓異於其臣王肅云成王尊周公不敢臣之以爲賓故封其子是也周語云精意以享謂之禋既殺二牲精誠其意以享祭文武咸皆也格至也皆至其廟言王重其事親告之太室室之大者故爲清廟廟有五室中央曰太室王肅云太室清廟[illegible][illegible]之至清廟神之所在故王入太室[illegible]獻鬯酒以告神也祼者灌也王以圭瓚酌鬱鬯之酒以獻尸尸受[illegible]而灌於地因奠不[illegible][illegible]之[illegible][illegible]牲云既灌然後迎牲[illegible]此經先言殺禋[illegible]

來之啟公之意非行事之次也其王入太室祼乃是祭時行事耳周人尚臭鬱鬯以祼爲重故言王祼其封伯禽乃是祭之將末非祼時也祭統賜曰爵祿之祭云法之日一獻君降立于阼階之南南鄉所命著北面史由君右執策命之鄭云一獻一酳尸也禮酳尸尸獻而祭畢是祭末乃命之以祼爲重故特言之**王命周公後○作冊逸誥**王爲冊書使史逸誥伯禽封命之書皆同在烝祭日周公拜前魯公拜後○疏曰王爲策書亦命有司爲之也上云

作策作告神之策此言作策誥伯禽之策祭於神謂之祝於人謂之誥故云使史逸誥伯禽封命之書封康叔謂之康誥此命伯禽當云伯禽之誥定四年左傳云命以伯禽即史逸所讀之策也上言逸祝策此誥下不言策者祝是讀書之策故上云祝策此誥是誥伯禽使知雖像讀書以誥之不得言誥策也上告周公其像已言告神封周公嫌此逸誥以他日告之故云皆同在烝祭日以祭統言一獻命之知此亦祭日也文十二年公羊傳曰封魯公以爲周公也周公拜乎

前魯公拜乎後曰生以養周公死以爲周公主洛誥**尸酢夫人執柄夫人受尸執足**疏曰尸酢夫人執柄若爵爲雀形以尾爲柄夫人獻尸尸酢夫人尸則執雀尾授夫人也夫人受尸執足者夫人受酢於尸則執爵足也○祭統○**膳夫凡王之祭祀則徹王之胙俎**膳夫親徹胙俎胙俎最尊也其餘則其屬徹之○疏曰云凡王祭祀謂祭宗廟有胙俎者謂若特牲少牢主人受尸酢尸東西面設主人俎於席前王受尸酢禮亦當然又曰云膳夫親徹胙俎胙

俎最尊也著以其胙著酢也王與尸相答酢故遣膳夫親徹云其餘則其屬徹之著以其經膳夫徹王之胙俎明非王胙俎則其屬徹之可知膳夫是上士則其屬中士已下是也○天官○**內小臣徹后之俎**俎謂后受尸之爵飲于房中之俎○疏曰云徹后之俎者謂后於東房中受尸酢之俎內小臣徹之又曰云俎謂后受尸之爵飲於房中之俎者天子諸侯祭禮亡案特牲薦俎乃受尸之酢主婦贊尸尸酢主婦於東房中受尸之酢亦有薦徹后之俎小臣所徹亦約此士禮主婦之俎同也○同上

右尸酢

夫婦相授受不相襲處酢必易爵（疏曰夫婦相授受不相襲處者謂夫婦交相致爵之時襲因也其執之物不相因故處若夫婦交相致爵不能執故處以明男女有別又曰酢必易爵者謂夫婦交相致爵之時主人受主婦之酢易換其爵故特牲主人受主婦之酢酢更爵酢鄭注云主人更爵自酢男子不承婦人爵即引此文云夫婦相授受不相襲處酢必易爵也皇氏云夫婦猶男女不相襲處則上執校執鐙之屬違鄭注儀禮之文其義非也○祭統）

右致爵

尸飲五君洗玉爵獻卿尸飲七以瑤爵獻大夫尸飲九以散爵獻士及羣有司皆以齒（尸飲五謂酳尸五獻也大夫士祭三獻而獻賓○疏曰尸飲五君洗玉爵獻卿至皆以齒明尊卑之等者謂獻卿大夫士及有司等其爵雖同皆長者在先故云皆以齒又曰此據備九獻之禮者至主人酳尸故尸飲五也祭二獻祼用鬱鬯尸祭奠而不飲朝踐二獻饋食二獻及食畢主人酳尸此等皆尸飲之故云尸飲五於此之時以獻卿獻卿之後乃主婦酳尸酳尸畢賓長獻尸是尸飲七也乃瑤爵獻大夫是正九獻禮畢但初二祼不飲故云尸飲七自此以後長賓長兄弟更爲加爵尸又飲二是并前尸飲九主人乃散爵獻士及羣有司也此謂上公九獻故以朝尸之一獻爲尸飲五也若侯伯七獻朝踐饋食時各一獻食訖酳尸但尸飲三也子男五獻食訖酳尸尸飲一云大夫士祭三獻而獻賓者欲明諸侯獻賓時卿與大夫士獻賓不同知大夫士祭三獻而獻賓者特牲禮文下大夫不賓尸與士同亦三獻而獻賓知者有司徹文其上大夫別行賓尸之禮與此異也○祭統）○凡賜爵昭爲一穆爲一昭與昭齒穆與穆齒凡羣有司皆以齒（昭穆猶特牲少牢饋食之禮衆兄弟也羣有司猶衆賓下及執事者君賜之爵謂若酬之○疏曰凡賜爵者爵酒爵也謂祭祀旅酬時賜助祭者酒爵故云賜爵昭爲一穆爲一者言若衆兄弟子孫等在昭列者則爲一色在穆列者自爲一色各自相旅[illegible]前卑者在後若同班列則長者

（前少者在後是昭與昭齒穆與穆齒又曰案特牲饋食禮初有主人獻衆賓兄弟之禮後乃旅酬衆賓兄弟此經直云賜爵知非獻時而特云酬者以獻時不以昭穆爲次者此云昭與昭齒穆與穆齒當旅酬之事故知賜爵爲酬○祭統）

○司士凡祭祀及賜爵呼昭穆而進之（賜爵神惠及下也此所賜王之子姓凡弟祭統曰凡賜爵昭爲一穆爲一昭與昭齒穆與穆齒凡羣有司皆以齒此之謂長幼有序○疏曰云凡祭祀掌士之戒令者謂羣臣有事於祭祀云及賜爵者謂祭末旅酬無筭爵之時皆有酒爵

賜及之皆以昭穆爲序也又曰鄭知賜爵神惠及下者祭統云祭有十倫之義凡賜爵昭爲一穆爲一是神惠及下也云此所賜王之子姓凡弟者以其呼昭穆而進之云昭穆明非異姓是同姓可知姓生也子之所生則孫及凡弟皆有昭穆引祭統見諸侯法明天子亦然凡言昭穆在助祭之中皆在東階之前南陳假令祖行爲昭子行爲穆孫行還爲昭曾孫行還爲穆就昭穆之中皆年長者在上年幼者在下攷云齒也○夏官）

○凡爲俎者以骨主殷人貴髀周人貴肩凡前貴於後貴者取貴骨賤者取賤骨貴者不重賤者不虛（重直龍反○殷人貴髀爲其厚也周人貴肩爲其顯也凡前貴於後謂脊脅臂臑之屬○臑乃報反疏曰凡爲俎者以骨爲主者俎謂[illegible]者各將物於俎也殷人貴髀周人貴肩者殷質貴髀之厚賤肩之[illegible]周文貴肩之顯賤髀之隱各隨所貴凡前貴於後者據周言之以周人之貴肩故也貴者不重賤者不虛示均也者言貴者不待多而重賤者不虛而無分俎多少而與貴賤是示均平也又曰此脊脅臂臑舉其貴者言之[illegible]中包其賤者不云者者

以經云周人貴肩故此略之前體臂臑爲貴後體膞胳爲賤脊脅之中亦有貴賤正脊在前爲貴脡脊橫脊在後爲賤者則正脊在前爲貴短脅爲賤故知云之屬以包之○祭統）

右獻酬賜俎○傳曾子問曰祭如之何則不行旅酬之事矣孔子曰聞之小祥者主人練祭而不旅奠酬於賓賓弗舉禮也（奠無[illegible]故上[illegible]小祥[illegible]）

旅酬大祥[illegible]無筭爵彌吉○鄭曰練小祥祭也旅謂旅酬故奠無尸賓不致爵至小祥彌吉但得致爵於賓而不得行旅酬之事大祥乃得行旅酬而不得行無筭爵之事也此皆謂喪事簡略於禮未備故也又曰虞士虞禮云男男尸女女尸檀弓云虞而立尸是虞時始立尸故云奠無尸奠所以無尸者奠是未葬之前形體尚在未忍立尸異於生故未立尸虞是既葬之後形體已亡鬼神事之故立尸以象神也又案特牲云祝延尸於奧尸即席坐主人拜妥尸尸答拜尸左

執觶右取菹㨎于醢祭于豆閒佐食取黍稷肺祭授尸尸祭之祭酒啐酒祭鉶乃食九飯主人洗角升酌酳尸尸卒爵祝酌授尸尸以酢主人主人卒爵筵祝南面主人酌獻祝祝受卒爵主人酌獻佐食佐食受卒爵此是主人之獻也特牲又云主婦洗爵獻尸尸卒爵尸酢主婦主婦卒爵主婦酌獻祝祝卒爵酌獻佐食佐食卒爵此是主婦之獻也賓三獻獻于尸尸三爵止注云尸止爵者三獻禮成欲神惠之均於室中云虞不致爵者案士虞禮賓三獻尸尸卒爵禮畢無致

爵以下之事所謂虞不致爵也案特牲又云尸止爵之後席于戶內主婦洗爵酌致爵于主人主人拜受爵主婦拜送爵主人卒爵拜主婦答拜受爵酌酢左執爵拜主人答拜主人降洗酌致爵于主婦席下房中南面主婦拜受爵主人西面答拜主婦卒爵拜主人答拜主人更爵酢卒爵拜主婦答拜所謂致爵也三獻之賓酢尸所止爵尸飲卒爵酢賓賓飲卒爵獻祝及佐食致爵于主人主婦畢主人降阼階升酌西階上獻賓及衆賓[illegible]主人洗觶于西階前北面酬賓訖主

人洗爵于阼階上獻長兄弟及衆兄弟及內兄弟于房中獻畢之坐取主人所酬之觶於阼階前[illegible]長兄弟長兄弟受觶於西階前酬衆賓衆賓酬衆兄弟所謂旅酬也云小祥不旅酬者賓不舉主人之酬之觶不行旅酬之事所謂小祥不旅酬謂奠酬於主人主人酬祭賓賓不舉也旅酬之後賓弟子兄弟弟子各酌于其尊舉觶各於其長賓取觶酬兄弟之黨長兄[illegible]觶酬賓之黨所謂無筭爵也云大祥無無筭爵彌吉者大[illegible]旅酬而不得行此無[illegible]

（云大祥無無筭爵以其漸漸備禮故云彌吉仍未純吉也）昔者曾昭公練而舉酬行旅非禮也孝公大祥奠酬弗舉亦非禮也（孝公隱公之祖父○疏曰昔者曾昭公練而舉酬行旅非禮也者練祭但得致爵於賓賓不合舉此爵而行旅酬今昭公行之故曰非禮也大祥彌吉得行旅酬今孝公不然亦曰非禮又曰案世本孝公生惠公弗皇弗皇生隱公是隱公之祖父也○曾子問）

○因其酒肉聚其宗族以教民睦也（言祭有酒肉羣昭羣穆皆至而獻酬之成有薦俎○疏曰因其酒肉聚其宗族以教民睦也者謂因其祭祀之酒肉於祭祀之末聚其宗族昭穆相獻酬教民相親睦也○坊記）

尸謖君與卿四人餕君起大夫六人餕大夫起士八人餕士起各執其具以出陳于堂下百官進徹之（進當爲餕聲之誤也百官謂有事於君祭者也既餕乃徹之而去所當皆畢至既進徹或俱爲餕○疏曰諸侯之國有五大夫此云六者兼有采地助祭也士起各執其具以出陳于堂下者士廟中餕訖而起所司各執其饌具以出廟户陳于堂下百官進徹之者進當爲餕謂有祭事之百官餕訖各徹其器而乃去之○祭統）其登餕受爵則以上嗣（疏曰特牲又云無筭爵之後禮畢尸謖而出宗人遣嗣子及長兄弟相對而餕所謂餕也○文王世子餘詳見[illegible]條）

右餕

大祝既祭令徹（疏曰祭訖尸謖之後大祝命徹祭器即詩云諸宰君婦廢徹不遲是也○春官）○九嬪贊后徹豆籩（疏曰云贊[illegible]薦徹豆籩者豆籩之爲助[illegible]徹皆助后也○天官）○外宗佐王后薦玉豆眡豆籩及以樂徹亦如之（注疏見上餘獻條○今案外宗王后以樂羞齍疏云進黍稷之時依樂以進之比云以樂徹蓋亦依樂以徹之也○春官）○內宗及以樂徹則佐傳豆籩（傳直專反○佐傳佐外宗○疏曰鄭知佐外宗者見

（素云佐王后薦玉豆籩故云佐外宗云佐豆籩后於神前徹之傳與外宗外實傳與內宗內宗傳與外者故知佐傳者矣他玉齍玉敦盛黍稷言贊不言徹爵后薦而不徹也其徹諸官為之故楚茨詩云諸宰君婦是黍稷宰徹之也○同全）

○大宗伯凡大祭祀王后不與則攝而徹（注疏見上餘獻條）

右徹

索祭祝于祊（索求神也廟門曰祊謂之祊者以於繹祭名也○疏）

（曰索祭祝于祊者索求也廣博求神非但在廟又為求祭祝官行祭在於祊也謂[illegible]廟門祭于廟門凡祊有二種一是正祭之時既設祭於廟又求神於廟門之內詩楚茨云祝祭于祊注云祊門內平生待賓客之處與祭同日也二是明日繹祭之時設饌於廟門外西室亦之祊即上文云祊之于東方注云[illegible]禮宜于廟門外之西室是也入此索[illegible]于祊當是正祭日之祊矣知者禮器云為祊乎外以其稱外故注云祊祭明日之繹祭鄭又注上祊之于東方云祊之禮宜於廟門外之西室此經直云祊不云外又注直云廟門曰祊亦不云外之）

（[illegible]正祭日祊也故下云肵之為言敬[illegible]祭之也嘏大也血毛告幽全之物[illegible]者據正祭之日明此祊亦正祭日又曰廟門曰祊爾雅釋宮文謂之祊者以於[illegible]祭名者此既正祭乃於廟門內求神應總稱云廟而謂之祊者以祊廟門明日繹祭稱祊雖今日之正祭假以明日繹祭祊名同稱之曰祊也○郊特牲）

○祝祭于祊祀事孔明（祊門內也箋云孔甚也明猶備也絜也孝子不知神之所在故使祝博求之平生門內之旁待賓客之處祀禮於是甚明○詩楚茨）

○設祭于堂（設祭之饌於堂人君禮然○疏）

（曰設祭于堂者謂薦腥爓之時設此所為饌在於堂又曰知者特牲少牢皆設饌在奧此言設饌於堂故知人君禮也）

為祊乎外（祊祭明日之繹祭也謂之祊者於廟門之旁因名焉其祭之禮既設祭於室而事尸於堂孝子求神非一處也周禮曰夏后氏世室門堂三之二室三之一詩頌絲衣曰自堂徂基○疏曰為祊乎外者祊謂明日繹祭在廟門之旁謂之祊言為此祊祭在於廟門外之西也又曰此云為祊乎外稱外故知明日繹祭也郊特牲云索祭祝于祊不云外故鄭彼注不云明日繹祭也云謂之祊者於廟門之旁因名焉）

（著以釋宮云廟門謂之祊[illegible]廟門外之西旁因以廟門為祊故云名焉云其祭之禮既設祭於室而事尸於堂者以正祭設饌在室故知繹祭亦設饌在室禰有司徹上大夫賓尸坐尸侑於堂酌而獻尸故知人君繹祭亦事尸於堂也但卿大夫賓尸禮略不設饌於室又不在廟門異於君也云夏后氏世室門堂三之二室三之一者按廟門之旁有室有堂也又引詩頌絲衣之篇者證繹祭在堂事尸也絲衣之篇論繹祭之時從堂上往於堂下之基故云自堂徂基○鉶器）○君牽牲夫人奠盎君獻尸夫

人薦豆卿大夫相君命婦相夫人（奠盎設盎齊之奠也此時君牽牲將薦毛血君獻而夫人薦豆謂繹日也儐尸主之獻尸王婦自東房薦韭菹醢○儐音賓○疏曰君牽牲夫人奠盎者熊氏云此謂[illegible]祭君當牽牲之時夫人奠設盎齊之尊獻尸夫人薦豆者繹祭故知獻後又曰云奠盎設盎齊之奠也者[illegible]祭設牽牲之時夫人預設盎齊之尊[illegible]祭牽牲時夫人設奠盎之尊至[illegible]祭夫人酌盎齊以獻尸薦[illegible]此奠盎在牽牲之時於亭文[illegible]牲[illegible]）

（酒之文皇氏文無所據其義非也云謂繹日也者以其先云君獻尸後云夫人薦豆故知繹日也云儐尸主人獻尸主婦自東房薦韭菹醢者此是有司徹文引之者證儐尸之時先獻後薦上大夫儐尸即天子諸侯之繹也○祭義）

右祊○記閍謂之門（注疏見廟制條）繹又祭也夏曰復胙商曰肜周曰繹（注疏見序事祭名條○爾雅）○傳詔祝於室坐尸於堂（謂朝事時也朝事延尸于戶西南面布主席東面取牲膟

膋燎于爐炭洗肝于鬱鬯而燔之入以詔神於室又出以墮于主主人親制其肝所謂制祭也時尸薦以籩豆至薦孰乃更延主于室之奧尸來升席自北方坐于主北焉○疏曰詔祝於室謂朝事時也詔告也祝呪也天子諸侯朝事之時坐尸於堂戶西南面坐主在西方東面尸主之前則薦用籩豆也祝乃取牲膟膋燎於爐炭入告神於室又出墮於主當此時主人乃親洗肝於鬱鬯而燔之以制於主前今云詔祝於室是燎於爐炭入告於室也坐尸於堂者既灌鬯之後

（尸出堂坐尸西而南面也又曰詔朝事時者以下云用牲於庭升首於室此云詔祝[illegible]故知當朝事時也云朝事延尸于戶西南面布主席東面取牲膟膋燎于爐炭洗肝于鬱鬯而燔之者此等並於堂上而燔燎之故云始入以詔神明以前在堂也云入以詔神於堂又出以墮于主前者謂墮祭也謂分減肝膋以祭主前也云主人親制其肝所謂制祭也者制割也謂割其肝而不相離案禮器云君親制祭夫人薦盎此云詔祝於室下云用牲於庭故知制祭當此節也云時尸薦以籩豆者即是朝事籩豆也云至薦孰乃更延主于堂之奧者約少牢特牲饋食在奧室也云尸來升席自北方坐于主北焉者以在奧東面以南爲尊主尊故在南主既居南故尸來升席自北方也尸主各席故朝事延尸於戶外尸南面主席于東面是也鄭之此注雖參禮記及少牢特牲而言之亦約漢時祭宗廟之禮言也故其事委曲也）用牲於庭（謂殺之時）升首於室（制祭之後升牲首於北墉下尊首尚氣也○疏曰知在[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下者見乎[illegible]鬐尸北墉可[illegible]）（氏祭以首者[illegible]牲鬐其首則三牲之首[illegible]）直祭祝于主（謂薦孰時[illegible]少牢饋食之[illegible]正也祭以孰爲正則血腥之[illegible]敬心耳○疏曰直祭祝于主者[illegible]至也祭以薦孰爲正言薦孰正祭之時祝官以祝辭告于主若儀禮少牢敬用柔毛剛鬣用薦歲事于皇祖伯某是也又曰知薦孰時者以上文云詔祝于室次云用牲於庭升首於室下云索祭祝于祊以文次之知此當薦孰之節也）索祭祝于祊不知神之所在於彼乎於此乎（室與堂與○與並音餘○疏曰不知神之所在於彼乎於此乎者此解正祭在廟之時或設饌在室或設饌在堂不知神之所在之處爲於彼室乎爲於此堂乎故兩處設饌也）或諸遠人乎祭于祊[illegible]曰求諸遠者與（與音餘○[illegible]也[illegible]曰[illegible]）

（繫祭爲祊之時或諸遠人乎諸是語辭其神靈或遠離於人不在廟門祭乎祊尚曰求諸遠者乎者尚是庶幾也言正祭之時爲廟門祊者庶幾求於遠處者與言於遠處求神也）祊之爲言倞也（倞猶索也倞或爲諒○疏曰此皆訓祭祀所爲之事○郊特牲）○設祭于堂爲祊乎外（注疏見上）故曰於彼乎於此乎（不知神之所在也○疏曰故曰於彼乎於此乎者以其不知神之所在或祭之於堂或祭之於外不知此神於彼堂乎於彼室乎於此祊乎以古語有此故記者引以結之又曰索郊祊牲云不知神之所在於彼乎於此乎此文唯云於彼乎於此乎鄭據上文爲注以會此文明是一也○禮器）○詔祝於室而出于祊此交神明之道也（詔祝告事於尸也出於祊謂索祭也○疏曰詔祝於室者詔告也祝祝也謂祝官以言詔告祝請其尸於室求之而出于祊者謂明日繹祭而出廟門旁廣求神[illegible]西外之祊此交神明之道也者神[illegible]

難測不可一處求之或門旁不敢定是與神明交接之道鬼神通故云道又曰云詔祝告事於尸也者謂灌鬯饋孰酳尸之等祝官以祝辭告事於尸其事廣也以摠論事神故廣言之知非朝踐之時血毛詔於室者以朝踐尸主[illegible]在户外變時之事非終始事神之道故[illegible]非也云出於祊謂索祭也者鄭特牲索祭祝于祊故云謂索祭○祭統）○宣公八年六月辛巳有事于大廟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繹又祭陳昨日之禮所以賓尸○疏曰繹陳也陳昨日之禮以賓敬此尸也○詳見序事廢祭條）○穀梁子曰繹者祭之旦日之享賓也（疏曰旦日猶明日也何休云繹者繼昨日事但不灌地降神耳天子諸侯曰繹大夫曰賓尸士曰宴尸則天子以卿爲之諸侯則以大夫爲之卿大夫以孫爲之卑立尸穀坐尸周旅酬六尸唯士宴尸與其儀少異則施意或與何同也審少牢饋食之禮卿大夫當日賓尸天子諸侯明日賓尸者天子諸侯

（禮大故異日爲之卿大夫以下禮小故當日即行其三代之名者案爾雅云夏曰復胙殷曰形周曰繹是也謂之復胙者復前日之禮也謂之形者形是不絕之意也謂之繹者繹陳昨日禮也）○公羊子曰繹者何祭之明日也（禮繹繼昨日事但不灌地降神爾天子諸侯曰繹大夫曰賓尸士曰宴尸去事之殺也必繹者尸屬昨日配先祖食不忍輒忘故因以復祭禮則無有誤敬慎之至殷曰形周曰繹繹者據今日道昨日不敢斥尊言之文意也形者形形不絕據昨日道今日斥尊言之質意也祭必有尸者節神也禮天子以卿爲尸諸侯以大夫爲尸卿大夫已下以孫爲尸夏立尸殷坐尸周旅酬六尸○疏曰禮繹繼昨日事但不灌地降神爾者正以釋天繹又祭也孫氏云祭之明日尋繹復祭故言繼昨日事正以昨日祭已灌地降神是以今日繹主爲尸作何以爲灌乎故云但不灌地降神爾天子諸侯曰繹大夫曰賓尸士曰宴尸者春秋說文也稍得言名繹在正祭之後故云去事之殺也則無有誤

敬慎之至者畏敬先君爲尸而爲之設祭則無有過誤也殷曰形周曰繹者繹文云案郭氏爾雅其下文仍有夏曰復胙之文而何氏不言之者二以諸家爾雅悉無此言故不引之春胙郭氏云未見義所出也繹者據今日道昨日不敢斥尊言之文意也者祭尊于繹道今日所尋繹乃是昨日之正祭故云據今日道昨日不敢斥尊乃是尊正之義故曰文意也形者形形不絕據昨日道今日斥尊言之質意也者正由昨日正祭是以今日作又祭相因而不絕形形然故曰據昨日道今日乃是追近而不嫌疑曰質意也禮天子以卿爲尸諸侯以大夫爲尸卿大夫已下以孫爲尸者何氏並約古禮也天子不使公諸侯不使卿皆爲其疑也卿大夫已下以孫爲尸以其昭穆同也）

○詩曰明發不寐有懷二人文王之詩也祭之明日明發不寐饗而致之又從而思之（明發不寐謂夜而至旦也祭之明日謂繹日也言繹之夜不寐至二人謂父母來尸侑也○疏曰文

（王之詩也者以爲王小雅小宛之篇而云文王詩正者記者別詩斷章取義且詩人陳文王之德以刺幽王亦得爲文王之詩也余云明曰明發不寐者謂正祭明日繹祭之時祭既訖仍其夜發夕至明而不寐饗而致之又從而思之者申明發之意既設繹祭之饗而致於神其夜又從而思之也又曰知祭之明日謂繹日也者案宣八年六月辛巳有事于大廟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是祭之明日爲繹也云二人謂父母公尸侑也者祭以念親故二人謂父母案有司徹上大

夫儐尸別立一人爲侑以助尸似鄉飲酒禮介之副賓也繹祭與儐尸同故知二人容尸與侑也○祭義）○衛莊公改舊制變宗廟易朝市高子臯問於孔子曰周禮繹祭於祊祊在廟門之西前朝而後市今衛君更之如之何孔子曰繹之於庫門內祊之於東方市朝於西方失之矣（家語曲禮公三）

六問

[illegible]人春獻王鮪（音漁鮪侑[illegible]鮪之大者月[illegible]）（薦[illegible]疏曰謂季春二[illegible]此三王鮪鮪之大者云獻者[illegible]之時故鄭注月令云薦鮪於寢魚之法歲有五案月令孟春云獺祭此時得取一也季春云薦鮪於寢此外引者二也又案鼈人云秋獻[illegible]三也王制云獺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與孝經緯援神契云陰用事木葉落獺祭魚同時是十月取一魚四也獺則春冬二時祭魚也案潛詩云季冬薦魚與月

令季冬漁人始漁一同五也是一歲三時五取魚唯夏不取宗魯語云宣公夏濫於泗淵以其非時里革諫之乃止○天官）○仲春天子乃鮮羔開冰先薦寢廟（鮮當爲獻聲之誤也獻羔謂祭司寒也祭司寒而出冰薦於宗廟乃後賦之春秋傳曰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西陸朝覿而出之其藏冰也深山窮谷固陰沍寒於是乎取之其出之也朝之祿位賓食喪祭於是乎用之其藏之也黑牡秬黍以享司寒其出之也桃弧棘矢以除其災其出入也時食肉之祿冰皆與焉大夫命婦喪浴用冰祭寒而藏之[illegible]）

原書漫漶不清

（寒而啓之公始用之火出而畢賦自命夫命婦至于老疾無不受冰〇沍戶故反朝直遥反秬音巨與音預〇疏曰鮮當爲獻者案詩豳風七月云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故知鮮爲獻也云獻羔謂祭司寒者以經云獻羔啓冰先薦寢廟恐是獻羔與薦廟故云祭司寒左傳亦云獻羔而啓之知祭司寒者以經云祭寒而藏之然祭司寒明啓時亦祭之云薦於宗廟乃後賦之者按豳詩謂仲春也乃後賦之謂三夏也故凌人云夏頒冰左傳云火出而畢賦是也凌人春秋傳曰者昭四年左傳申豐之辭也從古者以至無不受冰皆左傳文也案昭四年）

（春大雨雹季武子問於申豐申豐對以此辭云日在北陸者北陸虛也謂十二月日在虛之時而藏冰云西陸朝覿而出之者西陸昴也鄭康成以爲四月之特日在昴畢之星朝見東方於時出冰以頒賜百官若其初出薦廟時在二月是也云固陰沍寒者杜預注沍閉也謂陰固之陰閉塞不通陽之氣於是取之云朝之祿位賓食喪祭於是乎用之者朝之祿位謂大夫已上故下云命夫命婦無不受冰是也賓謂接迎賓客會同食常飯食喪謂死喪祭謂祭祀云黑牡秬黍者以其祭水神色尚黑云以[illegible]寒也排去不祥棘則刺[illegible]惡[illegible]）

（[illegible]者寒謂司寒之神則玄冥水神[illegible]而黑牡秬黍黑牡則黑羔云獻羔而啓之者獻羔則黑牡也亦用秬黍啓之謂二月時也故云公始用之云火出而畢賦者畢盡也謂應是得冰之人無問尊卑盡賦與之案左傳云火出於夏爲三月於商爲四月於周爲五月則火出季春建辰之月以周禮夏頒冰乃建巳之月不同者但建辰火星在卯火星始出至建巳火星漸高摠而言之亦得稱火出早則三月之末晚則四月之初不甚相遠又三月內有得四月節時故據夏而言之案月令季冬藏冰詩豳風三之日納于凌陰三之日是建寅之月不）

（同者鄭注豳地晚寒所以校一月也）〇季春天子始乘舟薦鮪于寢廟（鮪于軌反〇進時美物〇疏曰案爾雅釋魚云鮥鮛鮪郭景純云似鱣而小建平人呼鮥子一本云王鮪似鱣口在頷下音義云大者爲王鮪小者爲鮛鮪似鱣長鼻體無鱗甲）〇孟夏天子乃以彘嘗麥先薦寢廟（[illegible]麥之新氣尤盛以彘食之散其熱也彘水畜）〇仲夏天子乃以雛嘗黍羞以含桃先薦寢廟（此嘗雛也而云以嘗黍不以牲主穀也必以黍）

（者黍火穀氣之主也含桃櫻桃也○疏曰黍是火穀於夏時與雛同薦之如鄭此言則黍非新成直取舊黍故下孟秋云農乃登穀注云黍稷於是始熟明仲夏未熟也蔡氏以為此時黍新熟今蟬鳴黍是也非鄭義也案月令諸月無薦果之文此獨羞含桃者以此果先成異於餘物故特記之其實諸果亦時薦之）

○孟秋農乃登穀天子嘗新先薦寢廟（黍稷之屬於是始熟）○仲秋以犬嘗麻先薦寢廟（麻始熟也）○季秋天子乃以犬嘗稻先薦寢廟（稻始熟也）○季冬天子乃嘗魚先薦寢廟（天子必親往視漁明漁非常事重之也此時魚絜美○疏曰案仲秋以犬嘗麻季秋以犬嘗稻皆不云天子親往今此天子親往特云嘗魚故云明漁非常重之也以四時薦新是其常事漁則非常祭之物故云重之也○月令）

右薦新○記未嘗不食新（嘗[illegible]新[illegible]寢廟○疏曰嘗謂薦新物於[illegible]也未嘗則人子不忍前食新也）

（少儀）○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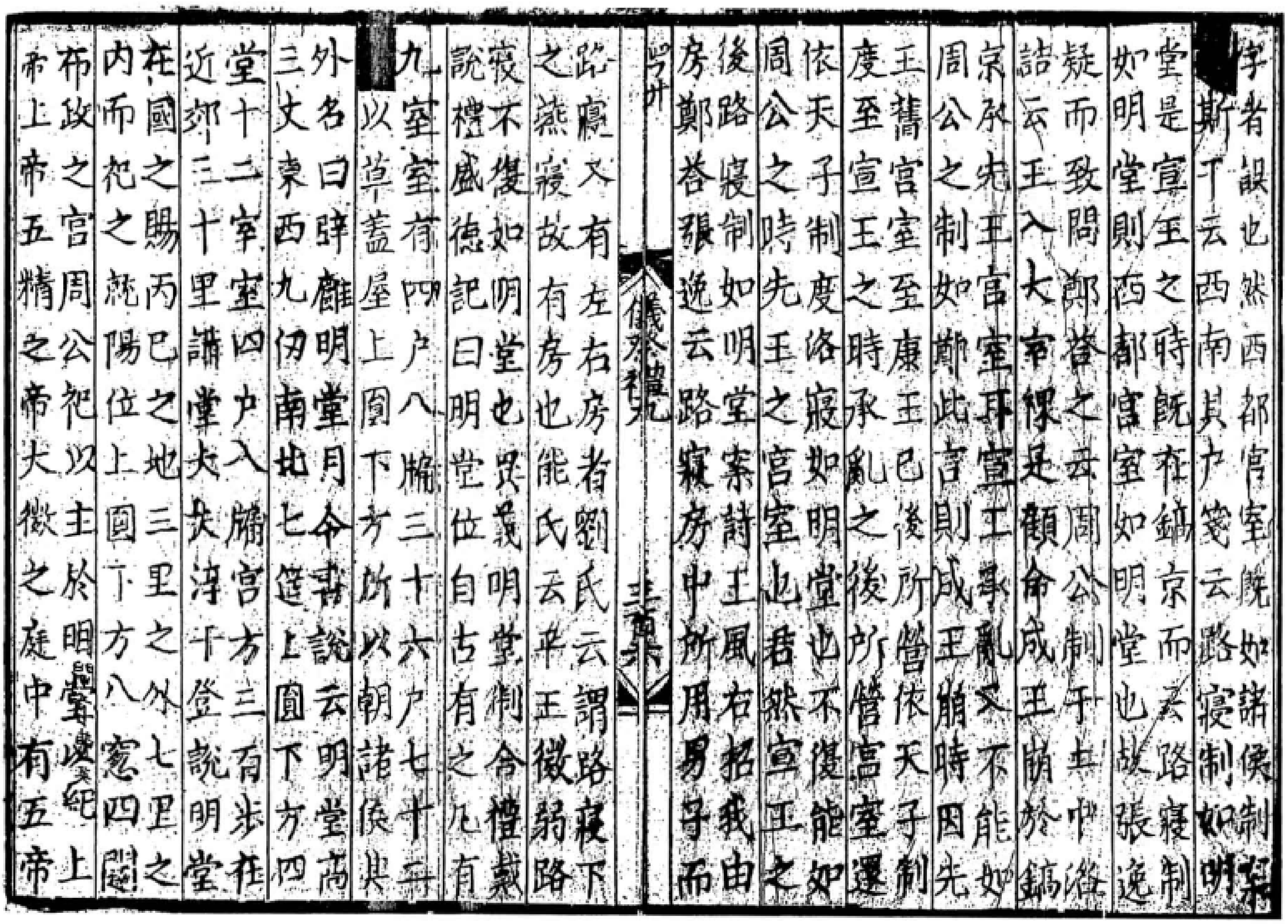
大史正歲年以序事頒之于官府及都鄙（○中數曰歲朔數曰年中朔大小不齊正之以閏若今時作曆日矣定四時以次序受民時之事春秋傳曰閏以正時時以作事事以厚生生民之本於是乎在○疏曰云正歲年者謂造歷正歲年以閏則四時有次序依歷授民以事故云以序事也云頒之于官府及都鄙者官府據在朝都鄙據三等采地先近及遠故先言官府次言都鄙下乃言邦国又曰云中數曰歲朔數曰年者一年之內有二十四氣正月立春節啓蟄中二月雨水節春分中三月清明節穀雨中四月立夏節小滿中五月芒種節夏至中六月小暑節大暑中七月立秋節處暑中八月白露節秋分中九月寒露節霜降中十月立冬節小雪中十一月大雪節冬至中十二月小寒節大寒中皆節氣在前中氣在後節氣一名朔氣朔氣在晦則後月閏中氣在朔則前月閏節氣有入前月法中氣無入前月法中氣帀則為歲朔氣帀則為年假令十二月中氣在晦則閏十二月十六日得後正月立春節此即朔數曰年至後年正月一日得啓蟄中此中氣　此即是中數曰歲云中朔大小不齊正之閏者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日一）

（日行一度月一日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二十四氣通閏分之一[illegible]日二十四氣分得三百六十[illegible]度四分度之一一度[illegible]爲三十二分度爲百六十四分[illegible]之一者[illegible]分通前爲百六十八分二十四[illegible]不氣得七分若然二十四氣氣有十[illegible]日七分五氣得三十五分取三十二分爲一日餘三分推入後氣即有十[illegible]氣[illegible]十五日七分者故云中朔大小不齊正之以閏者月有大小一年三百三十四日而已自餘仍有十一日是以三十三月已後中氣有晦不置閏則中氣入後月故須置閏以補之故云正之以閏

是以云若今時作曆日矣云定四時以次序者堯典以閏月定四時解經中序故云定四時以次序云授民時之事者亦取堯典敬授民時解經中事春秋傳曰者文公六年冬閏月不告朔非禮也閏以正時時以作事事以厚生生民之道於是乎在矣不告閏朔棄時正也何以爲民彼譏文公不告閏朔引之者證閏歲年之事也）頒告朔于邦國（注天子班朔于諸侯諸侯藏之祖廟至朔朝于廟告而受行之鄭司農云頒讀爲班班布也以十二月朔布告天下諸侯故春秋傳曰不書日官失之也○疏曰鄭云天子班朔於諸侯諸侯藏之於祖廟者案禮記玉藻諸侯皮弁聽朔於太祖太祖即祖廟也至朔朝於廟告而受行之者諸侯約天子故縣之於中門匝日斂之藏之於祖廟月月用羊告而受行之此經及論語稱告朔玉藻謂之聽朔春秋謂之視朔視者人君入廟視之告者使有司讀祝以言之聽者聽治一月政令所從言之異耳鄭司農以十二月朔布告天下諸侯者言朔者以十二月曆及政令若月令之書但以受行號之爲朔故春秋傳曰者還是桓十七年傳文春秋之義天子班曆於諸侯日食書日不班曆於諸侯則不書日其不書日者猶天子日官失之不班

曆引之證經天子有班告朔之事○春官）◯天子玄端聽朔於南門之外閏月則闔門左扉立于其中（端當爲冕字之誤也玄衣而冕冕服之下南門謂國門也天子廟及路寢皆如明堂制明堂在國之陽每月就其時之堂而聽朔焉卒事反宿路寢亦如之閏月非常月也聽其朔於明堂門中還處路寢門終月凡聽朔必以特牲告其帝及神配以文王武王○疏曰知端當爲冕者凡衣服皮弁尊次以諸侯之朝服次以玄端案下諸侯皮弁聽朔朝服視朝是視朝之服卑於聽朔今天子

此處缺葉



字者誤也然西都宮室既如諸侯制[illegible]斯干云西南其戶箋云路寢制如明堂是宣王之時既在鎬京而云路寢制如明堂則西都宮室如明堂也故張逸疑而致問鄭荅之云周公制于土中洛誥云王入太室祼是顧命成王崩於鎬京承先王宮室耳宣王承亂又不能如周公之制如鄭此言則成王崩時因先王舊宮室至康王已後所營依天子制度至宣王之時承亂之後所營宮室還依天子制度路寢如明堂也不復能如周公之時先王之宮室也君然宣王之後路寢制如明堂案詩王風右招我由房鄭荅張逸云路寢房中所用男子而

路寢又有左右房者劉氏云謂路寢下之燕寢故有房也熊氏云平王微弱路寢不復如明堂也異義明堂制今禮戴說禮盛德記曰明堂位自古有之凡有九室室有四戶八牖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以草蓋屋上圓下方所以朝諸侯其外名曰辟廱明堂月令書說云明堂高三丈東西九仞南北七筵上圓下方四堂十二室室四戶八牖宮方三百步在近郊三十里講學大夫淳于登說明堂在國之陽丙巳之地三里之外七里之內而祀之就陽位上圓下方八窻四闥布政之宮周公祀以主於明堂以配上帝上帝五精之帝大微之庭中有五帝

[illegible]其古周禮孝經說明堂文王之廟夏后氏世室殷人重屋周人明堂東西九筵筵九尺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蓋之以茅謹案今禮古禮各以其義說無明文以知之玄之聞也禮戴所云雖出盛德記及其下顯與本異章九室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似秦相呂不韋作春秋時說者所益非古制也四堂十二室字誤本書云九堂十二室淳于登之言取義於援神契援神契說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曰明堂者上圓下方八窗四闥布政之宮在國之陽帝者諦也象上可承五精之神五精之神實在大微於辰為巳是以登云然今

說立明堂於丙巳由此為也水木用事交於東北木火用事交於東南火土用事交於中央金土用事交於西南金水用事交於西北周人明堂五室帝一室合於數如鄭此言是明堂一用淳于登之說禮戴說而明堂辟雍是一古周禮孝經說以明堂為文王廟又僖五年公既視朔遂登觀臺服氏云人君入大廟視朔告朔天子曰靈臺諸侯曰觀臺在明堂之中又文二年服氏云明堂祖廟並與鄭說不同者案王制云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又云天子曰辟雍辟雍是學也不得與明堂同為一物又天子宗廟在雉門之外孝經緯云明堂在

國之陽又此云聽朔於南門之外是明堂與祖廟別處不得為一也孟子云齊宣王問曰人皆謂我毀明堂孟子對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則勿毀之矣是王者有明堂諸侯以下皆有廟夕知明堂非廟也以此故鄭皆云畢具於鄭駁異義也云每月就其時之堂而聽朔焉者月令孟春居青陽左個仲春居青陽大廟季春居青陽右个下所居各有其處是每月就其時之堂也云卒事反宿路寢亦如之者路寢與明堂同制故知反居路寢亦如明堂每月異所反居路寢謂視朔之一日也其餘日即在燕寢視朝則恒在路寢

也云閏月非常月也者案文六年冬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公羊云不告月者何不告朔也曷為不告朔天無是月也閏月矣何以謂之天無是月非常月也何休云不告朔者閏月無告朔[illegible]也穀梁之義與公羊同左氏則閏月[illegible]告朔案異義公羊說每月告朔朝廟至于閏月不以朔者閏月殘聚餘分之月無正故不以朔經書閏月猶朝廟譏之左氏說閏以正時時以作事事以厚生生民之道於是乎在不告閏朔棄時政也許君謹案從左氏說不顯朔[illegible]之異謂朝廟而因告朔故其駁之云[illegible]與以閏月定四時成歲[illegible]日當[illegible]

云說者不本於經所識者異其是與非皆謂朝廟而因告朔似俱失之朝廟之經在文六年冬閏月不告月猶朝於廟辭與宣三年春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猶三望同言猶者告朔然後當朝廟郊然後當三望今廢其大存其細是以加猶譏之論語曰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周禮有朝享之禮祭然則告朔與朝廟祭異亦明矣如此言從左氏說文以先告朔而後朝廟鄭以公羊閏月不告朔為非以左氏告朔為是二傳皆以先朝廟而因告朔二者皆失故鄭云其是與非皆謂朝廟而因告朔俱失之也鄭必知告朔與朝廟異者案天子

告朔於明堂其朝享從祖廟下至考廟故祭法云曰考廟曰王考廟皆月祭之是也又諸侯告朔在大廟而朝享自皇考至考故祭法云諸侯自皇考以下皆月祭之是告朔與朝廟不同又天子告朔以特牛諸侯告朔以羊其朝享各依四時常禮故用大牢故司尊彝朝享之祭用虎彝蜼彝大尊山尊之等是其別也云聽其朔於明堂門中還處路寢門終月者以閏非常月無恒居之處故在明堂門中案大史云閏月詔王居門終月是還處路寢門終月謂終竟一月所聽之事於一月中耳於尋常則居燕寢也鄭注大史云於文王在門謂之閏

此處缺葉

玉藻

右告朔○傳季康子朝服以縞曾子問於孔子曰禮乎孔子曰諸侯皮弁以告朔然後服之以視朝若此禮者也（家語）○文公六年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諸侯每月必告朔聽政因朝宗廟文公以閏非常月故闕不告朔怠慢政事雖朝于廟則如勿朝故曰猶猶者可止之辭不告月月或作朔誤也告朔本或作告月○疏曰周禮大史頒告朔于邦國鄭玄云天子頒朔于諸侯諸侯藏之祖廟至朔朝于廟告而受行之論語云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是用特羊告於廟謂之告朔人君即以此日聽視此朔之政謂之視朔十六年公四不視朔僖五年傳曰公既視朔是也視朔者聽治此月之政亦謂之聽朔玉藻云天子聽朔於南門之外是也其日又以禮祭於宗廟謂之朝廟周禮謂之朝享司尊彝云追享朝享是也其歲首為之則

祭

（[illegible]襄二十九年正月公在楚傳曰釋不朝正于廟是也古者視朔聽朔朝廟朝享朝正二禮各有三名同日而為之也文公以閏非常月故闕不告朔告朔之禮大朝廟之禮小文公怠慢政事既不告朔雖朝于廟則如勿朝故書猶朝于廟言猶以譏之必於月朔為此告朔聽朔之禮者釋例曰人君者設官分職以為民極遠細事以全委任之責縱諸下以盡知力之用揔成敗以效能否執八柄以明誅賞故自非機事皆委心焉誠信足以相感事實盡而不擁故受位居職者思効忠善日夜自進而無所顧忌也天下之細事無數一日二日萬端人君之明有所不照人君之力有所不堪則不得不借問近習有時而用之如此則六卿大臣之長雖躬履此事躬造此官當官移聽於內官迴心於左右政之紛亂恒必由此聖人知其不可故簡其節敬其事因月朔朝遷坐正位會群吏而聽大政考其所行而決其煩疑非徒議將然也乃所以考已然又惡其審聽之亂公也故顯衆以斷之是以上下交泰官人以理萬民以察天下以治也文公

譏閏非常月緣以關禮傳因所顯而明言典制雖朝于廟則如勿朝故經稱猶朝于廟也經稱告月傳之言告朔明告月必以朔也每月之朔必朝於廟因聽政事事敬而禮成故告以特羊然則朝廟朝正告朔視朔皆同日之事所從言之異耳是言聽朔朝廟之義也玉藻說天子之禮云聽朔於南門之外諸侯皮弁聽朔於大廟鄭玄以爲明堂在國之陽南門之外謂明堂也諸侯告朔以特羊則天子以特牛與天子用特牛告其帝及其神配以文王武王諸侯用特羊告大祖而已杜以明堂與祖廟爲一但明堂是祭天之處天子告朔雖杜之

義亦應告人帝朝享即月祭是也祭法云王立七廟曰考廟曰王考廟皇考廟顯考廟祖考廟皆月祭之二祧享嘗乃止諸侯立五廟曰考廟王考廟皇考廟皆月祭之顯考廟祖考廟享嘗乃止然則天子告朔於明堂朝享於五廟諸侯告朔於大廟朝享自皇考以下三廟耳皆先告朔後朝廟朝廟小於告朔文公廢其大而行其小故云猶朝于廟公羊傳曰猶者可止之辭也天子玄冕以視朔皮弁以日視朝

（諸侯皮弁以聽朔朝服以日視朝其閏月則聽朔於明堂闔門左扉立於其中聽政於路寢門終月故於文王在門爲閏）左氏曰閏月不告朔非禮也（經稱告月傳稱告朔明告月必以朔）閏以正時（四時漸差則致閏以正之）時以作事（順時命事）事以厚生（事不失時則年豐）生民之道於是乎在矣不告閏朔弃時政也何以爲民（爲民如字治也或音于僞反非也）

○穀梁子曰不告月者不告朔也（禮天子以十二月朔政班告于諸侯諸侯受於禰廟孝子尊事先君不敢自專也言朝者緣生以事死親存朝朝暮夕不敢泄鬼神畢感月始而朝之○疏曰周夫班告朔于邦国鄭玄云天子頒朔於諸侯諸侯藏之祖廟至朔月朝於廟告而受行之論語云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是告朔用特羊告廟鄭云祖廟苑言禰廟者以無正文各以意説或祖或禰通言之耳何休亦云藏於太祖廟每

（月朔朝廟使大夫南面奉天子命君北面而受之是亦受政之事也凡告朔之禮因聽視此月之政故謂之視朔謂之聽朔也其朝廟之禮孝子緣生以事死因告朔在廟故感月始而亦享祭宗廟故亦謂之朝享其歲首謂之朝正也據玉藻及祭法之文則天子聽朔於明堂朝享自祖考以下五廟諸侯則聽朔於太廟朝享自皇考以下三廟也公羊傳稱閏月曷爲不告朔天無是月也閏月矣何以謂之天無是月非常月也此傳云閏月者附月之餘日也天子不以告朔而喪事不數公羊穀梁皆以爲閏月不合告朔左氏傳云不告閏朔棄時政也何以爲民[illegible]則閏月當告朔與二傳異也案哀五年閏月葬齊景公公羊傳意以爲并閏此傳云喪事不數也者閏月不告朔二傳雖同其於喪事數與不數其意又異也范氏別例云書不告朔有三皆所以示譏耳則此文一也公四不視朔二也襄二十九年公在楚三也公既在楚則是不告朔故亦以爲一注又云不敢泄鬼神解生則朝朝暮夕死則每月始朝之意也）不告朔則何

爲不言朔也閏月者附月之餘日也積分而成於月者也（一歲三百六十日餘六日又有小月六積五歲得六十日而再閏積衆日之餘分以成此月○疏曰十分今爲歷者皆云周天有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日而行天一日一夜行一度故謂一度爲一日一歲十二月惟有三百六十日是餘五日四分日之一也又月一大一小則一年之閏又有六日并言之則一歲有十二日故積五歲得六十日此皆大率而言其實一年不得有十二日不如歷法細計之故云五歲得六十日也）天子不以告朔而喪事不數也（閏是叢殘之數非月之正故吉凶大事皆不用也）猶之爲言可以已也（[illegible]然後三望告朔[illegible]後無猶言猶義相類也旣獲其大而行其細故譏之○疏曰重發傳者前爲三望發此是朝廟非其故重明之不制有五等發傳者[illegible]條三十一年猶三望嫌發傳者括如見宜三年不發傳者從例也成七年亦不發[illegible]）

（例可知也……矣三之異也宣八年之仲……）（亦得不廢禮又得……朔廟禮異故也）[illegible]為不告朔（猶儀月也）天（而）曰矣何以謂之天無是日也（所在無常故無政也）猶者何通可以已（者因視朔政爾無政而朝猶不言朔者闕月無告朔禮）已（不言公者內事可知○疏曰欲道下十六年夏五月公四不視朔）

（言公矣故解之）○文公十六年夏五月公四不視朔（諸侯每月必告朔聽政因朝於廟今公以疾闕）（不得視二月三月四月五月朔也春秋十二公以疾不視朔非一也義無所取故特舉此以表行事因明公之實有疾非詐齊○疏曰天子須朔於諸侯諸侯受而藏之於祖廟每月之朔以特羊告廟受而施行之遂聽治此月之政謂之視朔因以其月又以朝享之禮祭[illegible]其以下謂之朝廟此年公疾自二月至於五月已經四月不得視二）

原書漫漶不清

（故書公四不視朔傳稱正月及齊平公有疾使季文子會晉侯則其月公初疾不得視二月朔至五月而四故知不不得視二月三月四月五月朔也春秋十二公二百四十二年計有三千餘月公以疾不視朔當非一也餘皆不書而此獨書者公身有疾不得視朔國事不廢義無所取因此齊侯疑公故特舉此以表行事因餘皆從可知也釋例曰魯之群公以疾不視朔多矣因有事而見一比猶釋不朝正之義是其事也又於時齊侯不信公實有疾書此者凡明公實有疾非

詐齊也史之所書當書其始不於二月書之而以五月書者二月公始有疾未知來月瘳否不得豫書其數至六月公疾乃積前數之闕故以五月書四也昭二十一年公如晉至河有疾乃復彼書有疾此不言有疾者在道而還容有他故取十二年十三年公如晉至河乃復此爲晉人辭公而還非爲疾也故須言有疾以辯之公不視朔唯有疾耳無所分辯故不書疾也告朔謂告於祖廟視朔謂聽治月政視朔由公疾而廢其告朔或有司告之不必廢也論語云子貢欲去）

（告朔之餼羊必是發其禮而羊蓋從是以後更有不告朔者故去其羊耳六年閏月不告月書以識之在後若不告朔不復書者蓋以閏月不告其識已明故於後不復識之閔二年吉禘于莊公也識其速文二年大事于大廟不復識之當亦如彼之類不重識也）○左氏曰疾也○穀梁子曰天子告朔于諸侯諸侯受乎禰廟禮也（每月天子以朔政班于諸侯諸侯受而納之禰廟告廟以羊今公自二月不視朔至于五月是後視朔之禮遂廢故子貢欲去其羊○疏曰三朝記云周衰天子不班朔于天下此云班朔者彼據周末全不能班之此時尚或班或不班故不傳云以公為厭政以甚矣范云天子班朔而公不視是也知是二月不視朔至五月者以經書五月公四不視朔若從五月以後數之則公或視或不視何得頓言四不視謂從閏二月至五月為四也又云是從閏朔之禮遂廢而經直云公四不視朔者左氏以為此獨書公[illegible]不視朔者以表公實有疾非詐）

（齊也公羊為此公有疾猶可言也疾則不可言穀梁文雖不明蓋從此一識之恐是見其餘不復識也）公四不視朔公不臣也以公為厭政以甚矣（天子班朔而公不視是不臣）○公羊子曰公曷為四不視朔（據無事也）公有疾也（以不諱舉公知有疾公有疾乃復舉公是也○疏曰公有疾乃復舉公是也者即昭二十三年冬公如晉至河公有疾乃復是也）何言乎公有疾不視朔（據有疾無惡也○疏曰據有疾無惡也者即昭二十三年傳云何言乎公有疾乃復殺恥也者是也）自是公無疾不視朔也（有疾無惡不當書又不言有疾者欲起公自是無疾不視朔也○疏曰云公自是無疾不視朔也者即鄭氏云魯自文公四不視朔視朔之禮以後遂廢者正取比文也）然則曷為不言公無疾不視朔有疾猶可言也無疾不可言也（言無疾大惡不）

（可言也是後公不復視朔政事委任公子遂）○襄公二十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釋不朝正于廟也（釋解也告廟在楚解公所以不朝正。疏曰公本在國每月之朔常以朝享之禮親自祭廟今以在外之故闕於此禮國之守臣於此朔ㄱ告廟云公在楚史官因書於策傳解其告廟之意告云公在楚者解釋公所以不得親自朝正也。春秋左氏傳）

○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去起呂反告古篤反餼許氣反。告朔之禮古者天子常以季冬頒來歲十二月之朔于諸侯諸侯受而藏之祖廟月朔則以特羊告廟請而行之餼生牲也魯自文公始不視朔而有司猶供此羊故子貢欲去之）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愛猶惜也子貢蓋惜其無實而妄費然禮雖廢羊有猶得以識之而可復焉若并去其羊則此禮遂亡矣孔子所以惜之。楊氏曰告朔諸侯所以稟命於君親禮之大者魯不視朔矣然羊存則告朔之名未泯而其

（事可舉此夫子所以之也。論語八佾）

儀禮經傳通解續卷第二十五